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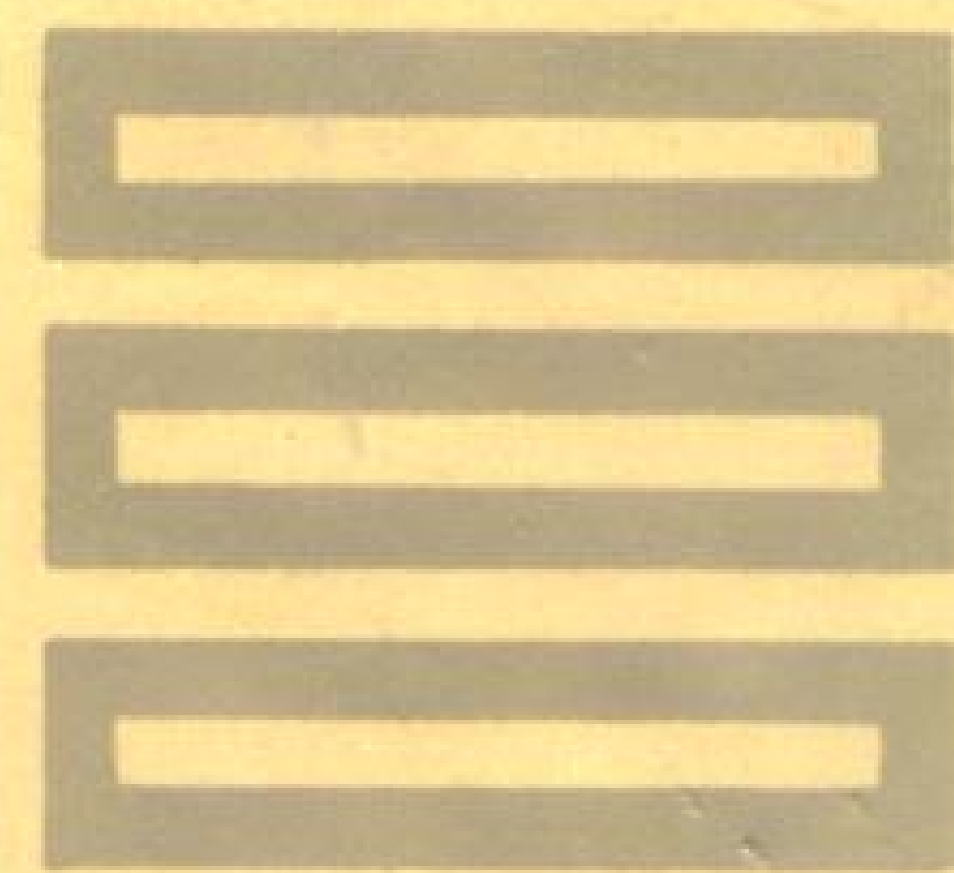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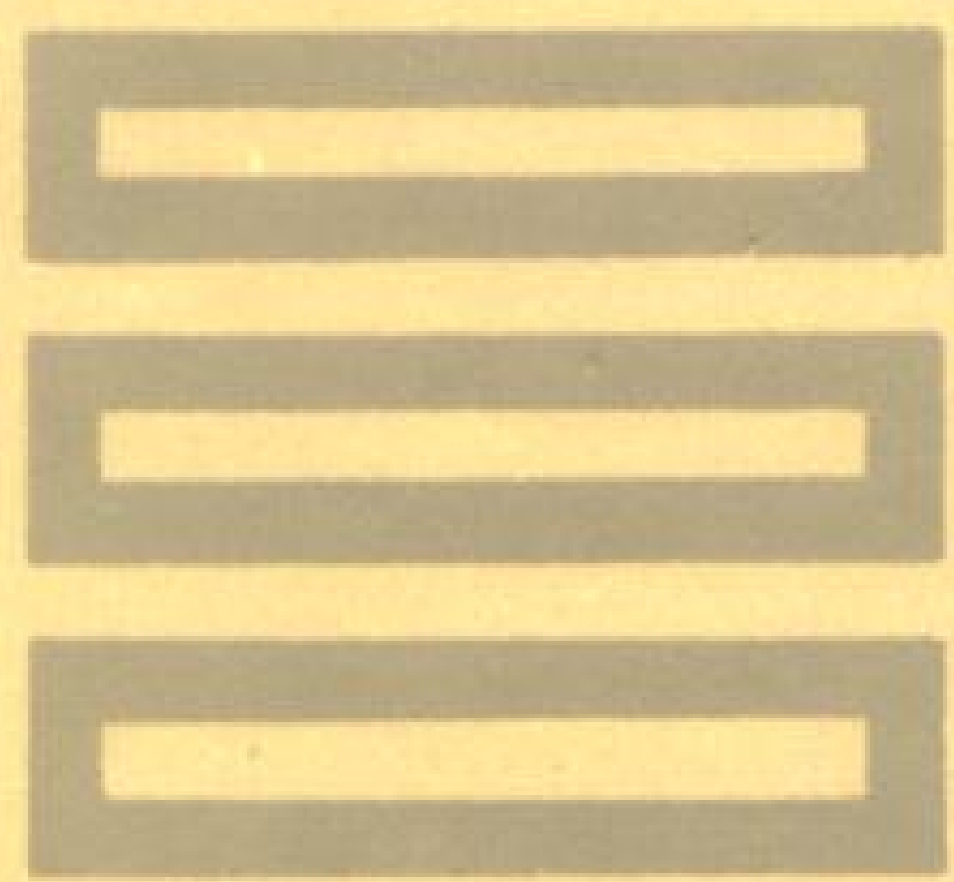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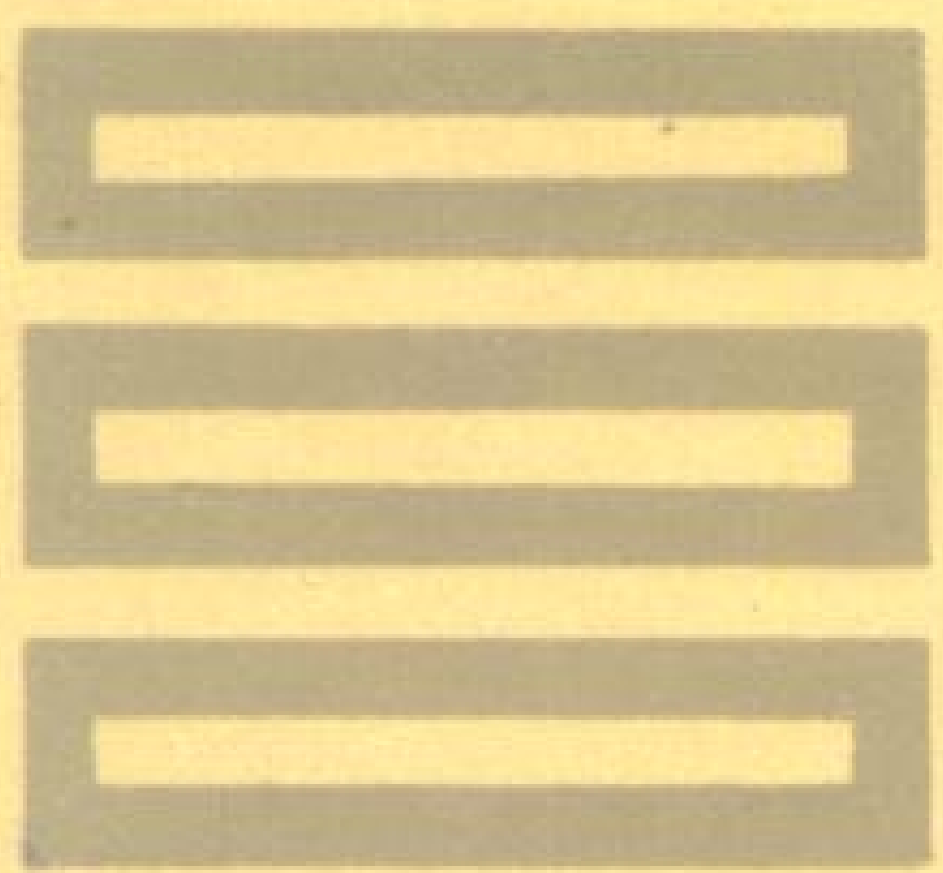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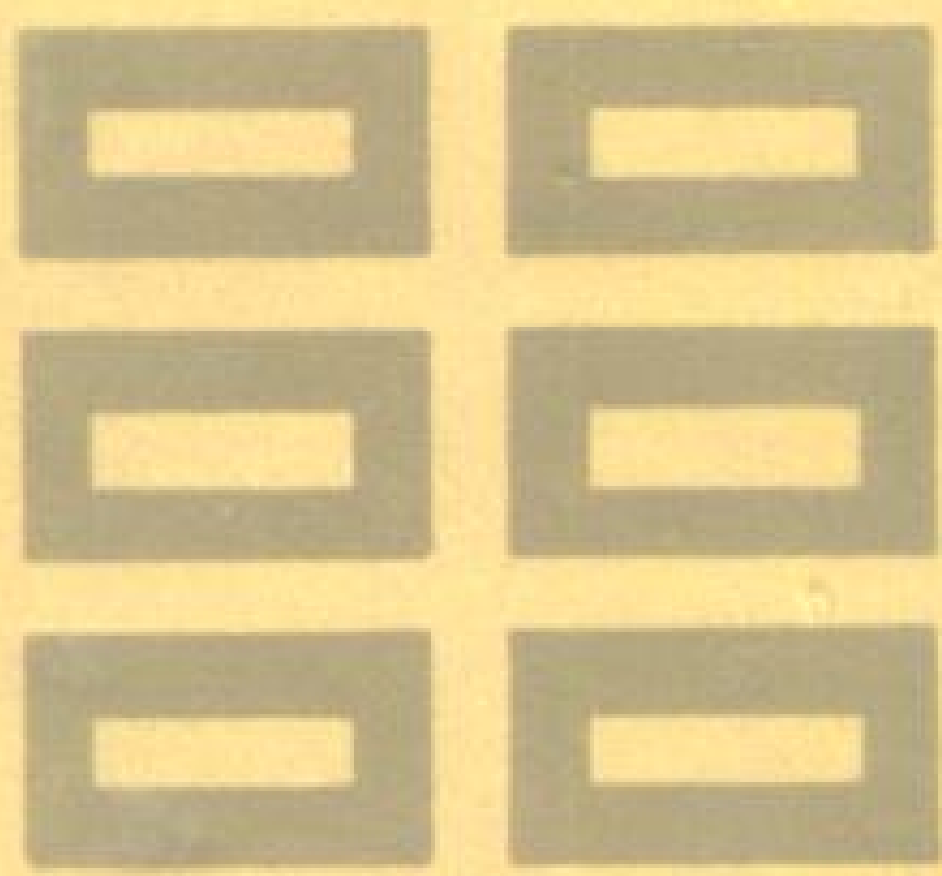
外

道

書

35

巴蜀書社



第三十五册

藏外道书

李一氓



巴蜀書社

藏外道書第三十五冊 文藝類目錄

道園學古錄

一

七真因果傳

四三三

返魂萃英

五〇八

修真寶傳

五五七

道教畫像

六〇〇

列仙酒牌

六三〇

畫論叢刊

六四三

雍虞公文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
綸國家氣象相表裏
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
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
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
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
閣然其文氣高者崛強下
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
日必四方俊彥萃於京

師竺鏞相宣風雅述倡
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予
時雍虞公方面翔甬監
容臺閒吾鄙有識之士見
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
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
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
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
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
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

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者如獲拱壁公之臨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無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然步趨方人之意機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如深山穹林葱蒨鬱莫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泊不為波濤裁剝其中

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邑乃裒公之文將傳諸梓書來京師屬玄為序玄惟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

能為前人役乎第於公
 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
 以附著姓名為幸又高劉
 君政事之暇教為風韻如
 是遂不敢辭而為之序至
 五
 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
 脩國史歐陽玄序

道園學古錄目錄

雍虞集伯生

在朝藻

卷之一

賦

別知賦送袁伯長

古劍賦

畫枯木賦

木齋賦

操

思魯琴操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自序

題宋誠甫侍郎垂綸亭

高彦敬青山白雲圖

趙忠簡公祠堂詩

賦衛節婦王夫人

題樂易齋

古詩五言

護草生竹間

高竹臨水上

月出古城東

書上京國子監壁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翰林對月

續秋日梨花

李老谷

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

賦水木清華亭

續諫資士一首

又一首答舍弟見和

後續諫資士四首

觀花有感

赤城館

同閣學士金鴨燒香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送吳子高

于仲元舍賦紅梅

寄題新治亭

題儋耳東坡戰酒堂

寄發亞父塚

應制題吳王納涼圖

步虛詞四首

題商學畫

贈藝監小吏

記子昂畫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送張道士歸上清

日出行

贈治冠者

贈寫真佟士明

寄陳眾仲上都作

贈鐵冠道者二首

贈商德符華山圖

寄幻庵主者

賦茅山道士雲松巢

酬上清道士鈔除何詩

題李溉之學士白雲半間

題浴日觀

為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吹笛圖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送李彥方閣憲

題鄭秀才隱居

題朱郎竹木

詠史

畫古木

賦蘇伯脩滋溪書臺

題薛外史瓊林臺

送張兵部分題得屋上鳥

題彭澤陶氏家譜

卷之二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張令鹿門圖

子昂畫馬

湛湛行

家兄孟脩父翰賦南還

子昂墨竹

商德符畫幽篁古木

賦吳郡陸友仁白玉方印

為達兼善御史題墨竹

畫鶴

題畫

寫廬山圖上

題旦景初僉司畫

題柯敬仲畫

白翎雀歌

敬仲畫扇

題簡生畫澗松

題繼志堂後

題柯博士畫

題高彦敬趙子昂共畫二軸

題灤陽胡氏雪溪卷

題楊友直枯木圖

題詹圖老梅圖

酬蕭侯送蒲萄

題袁應驍圖

律詩五言

林臯亭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題雲谷曉行圖

送先隴二隣僧還六二首

節婦王夫人劉氏

次韻阿榮存初見寄

雪谷早行

雪巖樓觀

送人之劍閣倅

寄子山尚書

湯興

送張尚德

寄丁卯進士陸都刺天錫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明皇按樂圖

送長沙守

送趙編修祀西嶽江瀆

代眾仲作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題宋雲舉太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玉堂燕集圖

寄谷桂風子先生

寄蕭田先生

鄭谷圖

畫檣

李負嶠墨竹

為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贈楊友直

題朱郎竹木

寄阿魯輩學士

赤壁圖

題况肩吾縣令贈行卷

送朱潛虛之廣東照磨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賦程氏竹兩山房二首

試問堂前石五首

代石谷五首

送魯子羣廉使之漢中

立春夜試墨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卷之三

律詩七言

正月十一日朝回即事

贈別兵部崔郎中

次韻錫軒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慶史治書八十

送國王采兒之遼東

送陳碩

李章玄玉

送趙子期宣 詔交趾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贈星上人歸湘中

子昂秋山圖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安慶路雖遠寺得上人超然亭

謝茅山主者贈白羅襪衣讀為作大洞祖宗師四十五贊

送莫京父廣德經歷

遊尚書何公山莊四首

次舍弟仲常葬黃氏妹傷感韻二首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送江聲伯

同歐陽原功待制宿齋宮賦

次韻張澄菴青山寺詩

次韻國子監同官二首

次韻馬伯庸學士見貽并簡曹子貞學士無信臣待

制彭允蹈待制二首 賦國史院藝峯石

進講後侍宴 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二首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弟二首

次韻道士常袖清賦詩

賦道士張彥淵為徐中孚作江南秋思圖

詩贈寶卿清歸隱茅山 右題南野亭

送寶仲章學士奉祠嶽瀆 次韻吳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次韻伯庸尚書春暮遊七祖真人菴兼簡吳宗師四首

觸石墜馬卧病寄澗之學士敬仲參書二首

送宋誠甫太監祀天妃 再用韻謝開閣宗師二首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次行楊友直北行道中

再用郊字韻二首謝王儀伯參政見和

十月十六日李澗之學士宅宣 旨賦并得其鎮紙

玉蟾

次韻馬伯庸尚書

送甘太史祀名山大川 寄天台武夷太無二君

子昂墨竹

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賦胡氏皆山

賦礪山成簡卿心遠亭

送全州錄事

送蔣山善公

玉堂讀卷

謝吳宗師送牡丹

和范德機從揚揚進士見寄

送進士劉聞赴臨江錄事

贈別錫性粹中支渭興文舉二賢良

賦別羅朋友道

贈趙生

贈昇龍觀主

訪李真人不遇

賦壺洲

完哲篤下第歸蜀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奇勝持甚嘉覺歷歷分明忻然

相告賦此

答李簡伯司業分俎

次韻朱本初訪李澗之不遇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四首

寄子敬趙平章

題張太玄為陳升海畫廬山圖

別國史院藝峯石二首

神鳳琴

繼陶居士傳

謝書巢洪宣和瀘石硯

吳蘇伯脩御史

次韻柯王支寄別

謝書巢惠梅花

再用韻簡巢翁

送王泉長老栗木果

送王君實御史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寄蒼馬昂夫提管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送劉宗師歸茅山

與薩都刺進士

送歐陽原功謁告歸陽

送王師魯編脩祀南鎮

次韻楊友直

題東平王與盛觀明手卷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題先壙為墓人書

八月十五日傷感

賦石竹

送許有季赴湖廣提舉

賦碧筠堂

寄賦朵兒只平章紫微亭

次韻吳宗師

奉同吳宗師賦蔡七祖新齋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寄來鶴亭主人

謝吳宗師惠墨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三用韻答東翁

再和二首

謝吳宗師送牡丹

四用韻一首寄吳宗師謝夏真人

題熊太古畫

題著色山圖

送淨慈書記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貳淮憲

題畫

送趙素彝

題張希孟中丞送事申達提點卷後

城東觀杏花

寄海南故將軍

寄泉南三老人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暮歸

題康里子山尚書疑春小隱

次韻杜德常博士舊歲山

次韻宋顯甫

絕句五言

宣和墨竹寒雀

上馬

雙鶴圖

題目食司所藏惠甄腐瓜行蟻圖

畫扇雀竹

畫扇柳蟬

畫雙蝶

商德符畫松

河梁別圖

題蒙古松盤書

捕魚圖

子昂畫二首

雜寫二首

題柯敬仲雜畫十五首

題李概之學士湖上讀書十一首

題熊太古畫二首

敬仲竹樹古石

六言

題柯博士畫

卷之四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長表伯長三首

木芙蓉

水芙蓉

送四川憲使五首

曹將軍馬

舊屋

誰家

馬圖

留別叔父南山翁三首

王母圖四首

竹杏沙頭鷗鷺

閬州海棠

畫猿

記夢中詩三首

維摩

題周東陽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商德符溪山小景

錢舜舉折枝芙蓉

寄馬伯庸尚書

題趙子昂馬

賦故宋李忠襄公烏石渡舊隱

商德符小景

訪杜弘道不值道中偶成

聽雨

春雲

與趙子期題閣
題陳衆仲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院中獨坐
子昂人馬圖
題畫古木
子昂幽蘭脩竹
畫竹石二首
子昂畫
畫馬二首
題納涼圖
題趙子固畫
至前一日各具宗師
壬申之春春帖子四首
李古月錄
題子昂竹
題子昂春江隱雨圖
次韻杜德常秋日西山有感四首
題畫
題柯敬仲畫
題著色山圖
題畫
題李氏浩然堂
放鶴亭
無題
與陳道士
樂府
次韻禮院李季周筵院秋夜曲二疊

招熊少府
題梅花寒雀圖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柳梢青題補之梅花

風入松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郊祀慶成頌

銘

劉氏永志齋銘

益齋銘

陳伯升新齋銘

中齋銘

陶硯銘

泚硯銘

硯銘

潭心銘

永思堂銘

贊

御書贊

御書贊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自贊

魯子聲畫像贊

蘇君真像贊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天根子贊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大象圖贊

橐駝圖贊

謝靈運小像贊

卷之五

序

雲南志序

雲南志序

高唐李氏世譜序

田氏先友翰墨序

游長春宮詩序

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女教書序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送彭德韓經筵赴官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送李其赴廣州教授詩序 送廉元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送李擴序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經世大典序錄 張師道文集序

忠史序 易啓蒙類編序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詩

送趙茂元序 送熊太古詩序

卷之六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贈何明之序 李仲淵詩卷序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安君仲文集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送李仲淵南歸廉訪使序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送魯遠序

吳張高風圖序 送王在中編脩奉祠西嶽序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序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詔使禧雨詩序

國子監學題名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送進士劉積序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陳雲橋省親詩序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送甘以禮詩序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禁扁序

卷之七 送趙茂元歸鄉序

西山書院記 鶴山書院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尊經閣記

王先生祠堂記 小孤山新修一柱亭記

致慈亭記 孝思亭記

知還齋記 誠存堂記

克復堂記 樂善堂記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天爵堂記

劉正奉壘記

卷之八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光澤縣雲巖書院記 董澤書院記

藍山書院記 舒縣城學明倫堂記

滕州學田記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潼州王氏忠孝堂記 王氏山南隱居記

松友記 可庭記

悠然亭記 琅然亭記 思蘭亭記

卷之九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悅生堂記 思學齋記

高氏貞節堂記

德符堂記

說

興雲橋記

尚志齋說

題王氏五歲女弟說

李士弘二子字說

李克峻字說

曾仲禮字說

劉仲經字說

卷之十

題跋

題趙秘書景諱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跋陸交仁所募金石款識

題孝節堂記後

書王氏草韻後

題宋孝宗書真觀道事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監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宣事狀後

李古目錄

十二

題心遠卷後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書古劍銘後

題和林志

題真西山畫像

跋王端明畫像

跋大安閣圖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題鮮于伯機與嚴處士翰墨

題鮮于伯機小篆

跋子昂書陰符經

跋陳信仲行卷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題湯東潤與張文子手帖

題宋諸陵畫象後

題陳彥和魁星圖

題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題交住學士孝友卷

書蕭氏官誥後

書仁本堂記後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題義士卷

跋謝大傳中郎帖

題申屠子適畫馬圖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

題宋南宮墨蹟

堂審察省劄

題宋南宮墨蹟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題宋南宮墨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題宋高宗所書便面

題蕭氏家世事狀

題宋高宗所書便面

卷之十一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紡績圖跋

約齋跋

王逸老草書跋

子昂墨竹跋

安生送行詩後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

賡和竹詩墨蹟

跋王贊善遺事後

李古目錄

十三

順菴銘跋

題趙楚川與張侯手書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子昂臨洛神賦跋

王維輞川圖後

所翁龍跋

題張彬孝義手卷

金壇李氏唐誥跋

題吳傳明書并李唐山水跋

跋晦翁書後

晦翁與劉晦伯書跋

跋晦翁書後

歐陽元功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跋晦翁書後

字木魯氏貞節跋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跋高宗御書

孟同知墓志銘跋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題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題高宗臨顧魯公乞米帖

題董溫其官誥 又題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又題

跋申屠君墓表後

卷之十二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表箋

經筵謝恩表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中書省賀元正表

翰林國史院賀聖節表

賀冊皇后表

監脩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建儲中書省賀皇后受箋

賀登極表

李古目

講事奏特加漢城董氏封贈表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登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謚議

翰林學士陳傑謚議

書劄

請吳先生書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賀歐陽元功待制初度啓

答歐陽少監餽歲

回胡貢士啓

卷之十三

碑

上都留守賀重慶公廟碑

趙文忠公神道碑

福州總管劉侯神道碑

卷之十四

碑

淮南憲武王廟堂碑

蘇氏先生碑

卷之十五

碑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牟伯成墓碑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國子助教李先碑

李古目

卷之十六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孫都思氏世數之碑

卷之十七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高魯公神道碑

卷之十八

墓誌銘

賀永相墓誌銘

張平章墓誌銘

張隱君墓誌銘

能與可墓誌銘

林彥栗墓誌銘

項鼎墓誌銘

揭志道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曾巽初墓誌銘

胡彥明墓誌銘

趙鼎齡墓誌銘

葉謙父墓誌銘

王誠之墓誌銘

王公信墓誌銘

王宜之墓誌銘

倪行簡墓誌銘

田夫人墓誌銘

汪夫人墓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周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程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改葬誌

表

王伯益墓表

行狀

翰林承旨董公行狀

傳

王貞傳

李象賢傳

祭文

祭表學士文

祭潘學士文

誄

謝先生誄

應制錄

卷之二十一

冊文 樂章

皇后附廟冊文

皇后冊寶文

明宗皇帝附廟冊文

皇太后冊文

明宗皇帝升附樂章

策問

會試策問二

廷試策問二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明皇出游圖

端午賜大長公主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趙千里小景

燕文貴小景

趙千里出峽圖

趙千里出峽圖

白樂天重屏圖

陳闔畫中宗射鹿圖

羅漢圖

韓幹馬

曹霸下槽馬

韓晉公土星像

柯傳士畫扇

胡虔取水希部圖

滕昌祐懷香睡鵝圖

銘

奎章閣銘

恭慶銘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趙中丞畫像贊

吳宗師畫像贊

御馬五雲驥圖贊

瑞雀贊

卷之二十二

制誥

封宣聖王夫人制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封太平王制

封營都王制

營都王夫人

封營國公制

營國公夫人

封寧朔王制

寧朔王夫人

封遼陽王制

封燕卜怜知院祖明里

祖母

父

趙平章加官封制

封悟理間八制

封鑑贊八制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封張真君制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序

皇圖大訓序

金字藏經序

飲膳正要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記

奎章閣記

五色石屏風記

御史臺記

天心水面亭記

龍章寶閣記

王條閣記

碑銘

饒州路黃君廟文惠觀碑銘

卷之二十三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黃錄普度大醮功德碑

東嶽仁壽宮碑

大都城隍廟碑

白容郡王世績碑

卷之二十四

碑

曹南王勳德碑

高昌王世勳之碑

大崇禧寺碑

太平興國禪寺碑

卷之二十五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大承天護聖寺碑

何國仙壇之碑

王侍宸碑

卷之二十六

供醮文

水陸會功德山

水陸會緣起文

國醮建壇青詞

朝詞

三清

昊天

后土

醮星祝文

太陽

太歲

歲后

金星

太陰

室宿

天罡

病符

大耗

土星

小吉

喪門

金星

醮星文

元辰天罡

羅喉

室宿

小吉元辰

太陽

參宿

太元元辰

太陽

斗宿

太陽

太白

軒轅

晚朝	第二日早朝	午朝	建壇詞	祈嗣密表	金籙普天大醮青詞	送神	青龍	焚馘	大衝	羅喉	功曹	天罡	太陽	醮星文	白虎	五鬼	災殺	病符	土星	歲后	太陽	醮星祝文	迎神	白虎	太陰
第三日早朝	晚朝	午朝	第一日早朝	皇后保安密表	建齋詞	白虎	歲后	太白	太陽	歲星	小吉	太歲	迎神	送神	青龍	密門	金神	婁宿	勝光	太歲	迎神	送神	大耗	太歲	

歸田集

卷之二十七

賦

東臯賦

古詩四言

環洲詩為蔡天璧作

冰雪相看亭

竹林七賢圖

竹溪六逸圖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王所藏蘭亭圖

寄題曹元有尚書臨流圖

玉隆留題

黃堂留題

記夢

次韻陳溪山棕履三首

浮丘公吟為陳溪山壽

和陳溪山韻

為安理普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李古錄目

二十二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送空巖印公還徑山

題張觀海所携虛舟竹所二毛圖

送龍翔高獨舉上人還金陵

送海東銘上人十首

題東郊山房

楚石琛藏主自蔣山歸却欲就林閣藏同舟清江之

上賦此贈之

題蒙菴為黃石谷賦

為黃氏賦大雅詩

南軒同登新閣登舟有賦

秋堂二首

題雪泉齋

分韻得一字送平江開元雪庵禪師

賦彭氏靜深堂

秋山行旅圖

題馬竹所九歌圖

清明山房詩為危太朴作

次韻太朴對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

卷之二十八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銘劍後

賦劉益之雲松巢

題趙子昂十馬圖

畫馬

題畫

空山歌

題樊玄圃盤溪春曉圖

題馬竹所畫

賦霍元鎮春江浦魚圖

南岡

題何大夫畫馬

題趙子昂所藏山陰墨竹

題村田樂圖

柳塘野鴨

丙吉問牛喘圖

江貫道江山平遠圖

題長江萬鴉圖

盤車圖

贈羽士費無隱

題漁村圖

題韓幹畫馬

題黃仲剛山居溪閣二首

李古錄目

六十五

題秦競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示子四

律詩五言

題王隆官所藏長翰

寄忽承旨

寄三衢守馬九皋

題朱澤民山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黃敬延送竹本

聞鴈

錢舜舉畫

山水圖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題馬竹所畫

題曹霸馬

寄陳溪山元日即事

送客北門晨望山木閣

次韻陳溪山二首

古園詩為黃思順賦

卷之二十九

律詩七言

與張元濟登仙游山

賦戴笠圖詩四首

賦黃茅岡詩五首

瑞竹

次韻明叔講生陪敬齋監郡登華蓋

贈鄧公信

贈劉雲章漢章兄弟

壽陳溪山生日

秋日同朋遊北塔山

送尼山彭山長

游洛湖田舍

題范德機詩集後

答易至善

題屏山閣

贈易用昭

和陳溪山雪中寄晴二首

和陳溪山春後三首即事

寄陳奉常

次韻陳溪山二首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已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宜春臺晚眺

歐陽德器遊京

送黃子昂

書武進縣學記

已卯臘八日雪為魏伯亮作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右鄧句韻

和天師韻

寄胡伯友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遊北塔山

寄題觀瀾亭

登華山按子岡

贈楚石藏主

寄薛玄卿

與薛玄卿會黃氏溪園

答李伯宗編文

次韻朱德嘉

題環翠亭

贈張仲華

送吳文明

答馬竹所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玄

次韻答陳溪山

寄和吳開間大宗師

答吳宗師受希年詩韻

送海朝宗調官

寄趙知微廉使

題致爽樓

東坡墨竹

白雲閣上人度夏

寄龍翔寺新笑隱

寄曾學士

答甘允從

次韻董子羽

次韻蕭空山

寄真居張先生

孫宰金碧山水

臨川冲雲寺祝壽

題披蓬圖

寄吳思可廉使

寄南安燕信臣總管

遊仙遊山

題方方壺作遊仙圖

答錢翼之

次韻蕭空山送杏

和陳溪山春雪見貽

題荆門酒樓

即事

目疾偶成二首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答野江石門江秀才

夢吳成季見訪

嘉平既望陳溪山山齋還月下獨步二首

李伯宗錄詩

題馬竹所捕魚圖

鶴

壽陳溪山

酬諸友編文

二月雪與陳齊賢

題汪華王子昂蘭石

送朱明仲

題錢舜舉瓜圖

卷之三

七言絕句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雪後偶成

築室

自贊題自畫陳可復所畫像

游仙詩五首

子昂竹

子昂蘭石

夢蟾圖

唐五王出遊圖

八駿圖

射獵圖

題白玉蟾像

題大別山相圖

各趙秉彝送地黃膏

酬張用鼎

題關尹問道圖

中秋前偶賦四首

卷魯子榮泰政四首

題赤城站壁二首

秋夜有作

玉龍圖

郭熙畫本

贈陳衆仲五首

贈聞白雲

無題

題亡弟茹魚大夫詩後

題約滿爲譚元咎賦

書蘭亭後

題黃敬申虎圖

聞機抒

賦玉簪花四首

溪橋踏雪

卷吳仲谷見寄兼簡許愿夫二首

題范德機詩後

題文丞相詩後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題魏受禪碑

寄吳景求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送臨川文菴英游京師兼簡國史侍講

和陳溪山韻

題樓攻魏繼圖

送程以文兼簡揭曼碩

西郊草堂圖爲從子宣作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寄吳門弟姪

寄成都孝成姪

葵榴雙鳥

題明皇按舞圖

題昭君出塞圖

題陳氏遠塵樓

偶成

桂亭

田舍

題孝宣受貢圖

卷饒心道

別變玄圃後重寄

聞變玄圃除御史

寄蕭性淵巡檢

題趙子固梅

古檜

題夢良梅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和陳溪山櫻桃

留題龍門寺

樂府

滿庭芳

寄阿里仁甫

法曲獻仙音三疊爲陳溪山壽

院溪沙

銘

虛白齋銘

方床銘

几銘

先君硯銘

贊

陶淵明贊

劉原甫贊

劉貢甫贊

先君遺像贊

自贊

孝女贊

玄帝畫像贊

宰淵微先生畫像贊

卷之三十一

序

周易玩辭序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戒子通錄序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鄭氏毛詩序

飛龍亭詩集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揚叔能詩序

送危太樸序

葛生新采蜀詩序

甘天民詩序

黃氏復姓譜序

送饒則明序

卷之三十二

序

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國朝風雅序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送李仲永遊孔林序

易南甫詩序

晏氏家譜序

兼宋英自度曲譜序

卷之三十三

序

廬陵劉桂隱存素序

曹士開漢泉漫齋序

秋岡詩集序

李梅亭續類彙序

送楊生序

楊賢可詩序

彌谷居懷素序

送楊拱辰序有詩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洛陽楊氏族譜序

送常伯昂序

周氏族譜序

卷之三十四

序

送李敬心之末嘉學官序

曾小軒集序

曾博齋綠督集序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饒敬仲詩序

漁樵閑對序

送吳尚志序

送李棟伯高序

熊萬初舊雨集序

醫書集成序

送朱德嘉序

卷之三十五

記

王文祠堂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奉元路先聖廟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儒學記

新喻州宣聖廟儒學記

撫州路宣聖廟學記

寧國路旌德縣宣聖廟學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撫州路樂安縣儒學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卷之三十六

記

袁州路儒學尊經閣記

南軒書院藏書閣記

尼山書院記

張敬書院記

袁州路萬載縣宣聖廟學記

瑞昌縣義學記

南康路都昌縣儒學記

考亭書院記

屏山書院記

撫州路樂安縣三皇廟記

澧州路慈利州三皇廟記

袁州路分宜縣三皇廟記

撫州路崇仁縣三皇廟記

袁州路分宜縣三皇廟記

吉州路三皇廟田記

撫州路崇仁縣三皇廟記

卷之三十七

記

飛龍亭記

推茶運司記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龍興路滕王閣記

襄陽路南平樓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崇仁縣治記

撫州路謙樓記

撫州路崇仁縣治記

撫州路羊角洞天記

撫州路青雲亭記

卷之三十八

記

大本堂記

時中堂記

思本堂記

誠全堂記

德星堂記

謹教堂記

君子堂記

柏支亭記

寫韻軒記

極高明樓記

主靜齋記

環翠亭記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徐記

卷之三十九

說

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平心說

新喻蕭淮仲又字說

劉璣彥溫字說

鄧漢淳字說

趙孟昌以順字說

趙孟誠以信字說

書

易晉用昭說

易至善字說

荅方仲約論春秋書

荅張率性書

荅劉桂隱書

卷之四十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跋劉資深墨庄後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跋文聖傳三絕碑後

題韓羅氏世譜

書范左司事後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跋劉墨莊世譜後

題先丞相蔡壘親帖

跋朱文公與黃商伯書後

跋吳先生新教誨樓詩後

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書先世手澤後

跋柳誠懸墨蹟

跋山谷書顏淵去墓後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題李有吾字通序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跋張魏公與劉和叔墨帖後

跋黃思順醫說後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跋黃思順醫說後

跋張方先生傳後

題江傳路手卷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手澤

題蘇文忠公諸帖

題岳飛墨蹟

又題

跋黃子昂所藏秦更始泉銘

題曾歐二公帖

跋黃子昂所藏秦更始泉銘

表

謝箋

卷之四十一

碑

李古錄目

三十一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崇仁縣顯應廟中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墓碑

集賢直學士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

食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陳文肅公神道碑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楊襄敏公神道碑

食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公神道碑

卷之四十三

墓誌銘

孫獲常甫墓志銘

吳仲公甫墓志銘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志銘

皮梁墓志銘

建昌軍事判官雷君墓志銘

衡州路總管府判官楊君墓志銘

表仁仲甫墓志銘

婁太和墓志銘

劉宗道墓志銘

黃東之墓志銘

卷之四十四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行狀

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祭孫獲常文

傳

陳昭小傳

公方外彙

卷之四十五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靈其宮銘

贊

佛母贊

蓮花菩薩贊

維摩文殊贊

華嚴變相贊

達磨贊

毗沙門天王贊

多聞天王贊

瑞光塔院贊

老子贊

陳希夷贊

三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張宗師贊

序

吳宗師贊

道士贊

昌上人詩序

會上人詩序

吉上人詩序

卷之四十六

序

送吳開開序

送薛玄卿序

送趙虛一序

貞一葉序

送史講師序

記

潭州壽星觀記

順慶萬壽宮記

興州紫雲觀記

雲州白雲觀記

蒼玉軒記

著存閣記

滕州新修東嶽廟記

卷之四十七

記

表州開元寺浴室院記

撫州相山保安觀記

五祖禪師寺碑

普明禪寺碑

成都正一宮碑

杭州開元宮碑

臨江清真宮碑

卷之四十八

碑

茅山崇壽觀碑

仙都山玉虛宮碑

吉水州顯佑廟碑

銘

吉水州顯佑廟碑

普安禪師塔銘

智覺禪師塔銘

大猷禪師塔銘

卷之四十九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廣鑄禪師塔銘

斷崖和尚塔銘

鉄牛禪師塔銘

卷之五十

碑

廣化真人岳公碑

陳真人碑

彭九萬碑

倪文光碑

墓銘

孫真人墓志銘

黃中黃墓志銘

張宗師墓志銘

非非子繼室志

重刊目錄

李古泉目

世

馬處士墓銘

故梅隱吳公墓銘十八卷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贈劉無作一首廿八卷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夜宿周復心李伯宗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并序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山圖

題趙師舜沈崇蘭圖

春妍帶雪圖

江村秋晚圖

題饒世英藏舜舉畫四首

題趙師舜藏雪竹圖

題饒世英藏孤鶴圖

贈朱萬初四首已上並見廿九卷

子昂書忠孝表贊二十卷

撫州臨汝書院詩序

撫州路趙經歷析雨序

送醫士吳益謙序

胡師遠詩集序

送李伯宗序

朔南風雅序

朱萬初製墓序三十四卷

撫州臨汝書院記

撫州路重修東嶽記

趙氏義齋記

浩然樓記

環碧樓記二十八卷

黃勉子勛說三十九卷

王母龔氏墓志銘

同安簿周仁甫墓銘四十三卷

道園學古錄目錄畢

一

國世

道園學古錄卷之一

在朝臺
雍虞集伯生

賦

別知賦送表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兮幾偃蹇以自窮遊劬棠以遐征兮抗
九霄之雲風煩三辰之徘徊兮違後古以爲期何夫子之儀
張兮亦踉蹌而在茲于嗟乎世德之浩浩兮恥謂人以不賢
陳珮玉於交連兮被徒與以瑤環設厚顏之鬱沉兮孰敢即
問乎津涯發疾叫于咽嗟兮衆披靡而莫支夫治倡之孤感
兮豈不足於內揆顧西子之蓬垢兮益返忌兮故意惟前聖
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知希顧源薄之多慙兮猶慷慨而尚
辭余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余以不及兮
又證余以其可余嘗究往來之爲道兮論因革之爲權莫或
知其漢落兮子獨謂其固然庶父子以自輔兮克有聞以時
行忽先我而南轅兮殆若爲乎余情廼歌以送之曰長江渾
渾兮春多浪波白日耿耿兮擊楫爲歌天薄我賦兮非以病
我于嗟兮昔之盛者何其多

古劍賦

吳季有劍古所服兮先時利行後伏匿兮歷世十百神物來
兮精英上浮父乃識兮截截庚庚玉理以質化光泯歟正
黑兮匡視白日瞻飲色兮燧人司金石水泐兮終古不磨奇
雄特兮勿襲勿試靈具戒兮鬼目睽睽頭鬚鬚兮竊擬窺之
自造慙兮靈怒睡女不女貸兮神宮無人帝湛默兮季冠如
山采衣翼兮長身好脩又正直兮稱是容佩有加飾兮魚室
珠繞維文纖兮虞于帝傍順降陟兮握奇中運授神職兮旋
陽制陰物不忒兮辟却百非五兵息兮大宰不刺完以爲德

兮變窮于傳填無極兮

畫枯木賦

夫誰畫此枯樹兮臨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嚙食兮骨岸岸
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忽機釋而神旋遺衆壤於鑿有勒不
毀之所全或聖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海無雨以如晦恍
非規而能圓澹默乎其既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
執春秋而論年噫吁嘻被草以毛膏慮用丹皆爲流眩順常
注次獨何爲托寂寞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者邪

木齋賦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羣木之間謂之木
齋余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

夫何碑碣以空我兮據積水而辭盤有榎栢與豫章兮翳松
柏之九丸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濯余纓於滄浪

兮沐余髮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兮數望之而彌高結余騷
以并馳兮氣絳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華兮又晚實之不食
更千歲其未已兮退自脩乎菴室

操

思魯琴操

龜山之陰陰兮有雲垂天河日而海口兮將見其人望之彌
尊兮即之彌親大音寥寥兮中信而真

芝亭求言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有序

國子祭酒魯公伯子彙父作味經堂自爲記以勗其子
遠公嘗命遠從子遊故賦此詩

維昔玄聖有子過庭學禮學詩詔之丁寧面牆之室雖不知

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觀于德容聽于德音誅歌周旋實流我心幾平千載聖往言在舍而不求匪固斯殆畏友暨父窮經篤行既有諸躬思貽厥成既慈既奮俾稼之食既暇既漁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曰子遠來吾經在茲遠其味之始予虛羸爾爾來食茹草飲水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自我父師倪焉斯文老至不知煌煌靈芝如彼嘉玉薄言采之在彼中谷南陽之人來聲來言君子宜弟宜其後昆

題宋誠甫侍郎垂綸亭

岷源建高駛無游舫漢會其委安流前溪有君子垂綸其下雖不得魚意甚閒暇援藹引楫至于中沱蔭樹以休悠悠永歌逝波云云不轉維石樂茲忘憂矢言不食然雲興風舉以高駝翔中天遺景九皋木其落矣魚亦潛潛瞻言風好除于風雨風吹衣裳彼為栖栖行吟望子寔勞我思山有榛棘河有鯉鯉宜其飲泉必冷之美君子冠絕秩秩大經河有清酌可以濯纓

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兩崖之間曾不容砌白雲悠悠與山俱高

趙忠簡公祠堂詩

皇元至順三年春解州聞喜縣學用禮部符祠其鄉先生故宋丞相趙忠簡公公六世孫國子博士寶翁求虞集作迎送神詩

山河邈悠宗國為虛騎箕來歸懷此故都嗚豪在樹飢饉在渚闕宮不存公食無所重澤之陂有蒲與荷子孫具來式燕以歌瞻彼洛矣其水泱泱斯文在茲俾也可忘

秦檜既貶趙公於海南隨使人過殺之公臨終從所寓寺僧索素帛一方書其上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

河壯本朝以付寺僧而絕聞喜之重澤公鄉也

賦節婦王夫人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閨門嚴嚴樂爾貞獨泛泛淇流岸有松舟閨門間間樂爾貞幽汎汎淇右有堂孔阜始始貞幽肅肅眉壽淇原有泉可濯可沿耳節婦尊樂爾高年高年樂止亦有孫子式歌衛風以告國史

題學易齋其人將詣孔林

惟學易君子慎其齋居動息有存起處是於奇耦玩畫方貞視圖書藉靜始夜根動初罔不在中日居月諸乃秉元化以時盈虛共惟玄聖啓我後愚載瞻魏魏魯林鬱如

古詩五言

謾草生竹間

謾草生竹間翠色相網繆美人欣有託君子故忘憂昔聞有

鳴鳳飲水來丹丘不食衆木實樂只淇園故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彼貞女姿當此君子心春陽不自媚夕露忽已深湘妃昔鼓瑟悵望春梧岑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官闕何處隱牧馬草上露吹茄沙際風帳中忽聞鴈傳令殺雕弓

書上京國子監壁

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晨夜雷風無時發零雨每飄灑炎光不到地蕭瑟度長夏大化漠無宰豈必事陶冶楊雄不曉事守道栖栖者玄經百無徵白髮謾盈把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翰林對月

日落吹翰林東望待月出大星何煜煜半角在昂畢草樹風

不起蛩蛩絕咽啣天高露如霜客子衣盡白羸驂餘棧發
婦泣幽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沒驛人告晨征曉曉光

憶三十年前與元復初參政同賦秋日梨花元有
句云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而忘其後句因續
之云

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
花開食實後霜風振長柯遠水良
可鑒彩雲亦易過念爾白於雪日莫當如何

李老谷

十轉山崦交九度沙磧溜始辭平漠曠稍接山木秀老病畏
行役慰藉得良觀秋嶺晚更妍寒花畫如繡故園夫如何朝
陽眩霜抽

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李古錄卷一

一五

翰音迎日轂儀羽集雲路寂寞就書閣老大長郎署為山望
成岑織錦待盈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賦水木清華亭

中流泛蘭拙望彼嘉樹林落日蕩野水浮雲生夕陰游魚戀

芳藻好鳥鳴幽岑為樂恐易老吾將脫朝簪

天曆戊辰前續詠貧士一首

目昏畏附火枯坐寒窗中破褐著絮重虛豆兼冰崇病骨於
此時浮屠吃撐空呼兒檢餘曆記日待春風雖欣解凍近翻
驚紀年窮首酒欲自屠無錢似陶翁

又一首舍弟見和

蜀侯昔罹憂嶺海萬死中詩書庶不泯焉思祿位崇爾來五
十年所以恒屢空涉世惟信道卓然立類風漫仕非我能偶
貧富人窮深耕定有穫歸嘆兩衰翁

後續詠貧士四首

老骨寒不寐夜長况聞風心悸危欲折跼踖敗絮中鷄鳴當
晨參馬疥病不充山童衣百鵲喚之愧勿勿求火掃木葉庭
樹亦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苟遂牛馬性歸放春草
豐

歸蜀越閩隴後閣危登天適越河濟隔堰水丈尺間飢寒迫
日暮舟車計茫然東家有一叟欲去初不言早朝聽詔畢喚
馬闐闐前童奴受宿戒向暖爭相先聞之嗔兒子我何為汝
牽獲無千金買吾足安暇憐

為政貴察色讀書在研覃司視既不明兩者無一堪尚不遑
吏責為師固宜慚聖世無棄物况茲夕朝替去豈我志知
止亦所諳頗聞南山下菊根浸寒潭濯餅千日期冰臙復清
涵老馬果識道更服鹽車驂

李古錄卷一

一六

天風夕號怒霜日殊清妍探架得古書前日手所編奈何視
茫茫字若萬蟻綠精意成寂寞惆悵還棄捐於惟仲尼哀清
憂不復然小子未聞道何以卒歲年

觀花有感

掛巾花樹枝酌酒花樹下風吹巾上塵花落手中竿清唱起
相壽毋遽且聊暇流光急去人莫怪行樂者

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觀蕭驂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喜
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興倚杖眾雲散

同閣學士賦金鴨燒香

黃金鑄為鴨焚蘭夕殿中窈窕轉斜月遠逝動微風綺席列
珠樹華鐙連玉虹無眠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疎條栖鵲寒衰重流螢冷戀關感
時康懷歸覺宵永晨鍾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井氣曉為霜交柯舞幽鏡隨葉響鳴璫高巢翠
羽下澄水玉蚪藏上人從定出行吟繞石床

送吳子高

懷寶獻京國悼亡還獨歸日落雲中樹風吹江上衣湘靈瑟
在席織女石支機遠道多寂寞強飲勿相違

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遠宗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來紅
袖近歌罷綠雲消揚州問何處何似董嬌娘

寄題新治亭

竊窕治亭夏蕭條江南秋泛覽山河外張樂鳳皇丘公子飛

翠蓋美人回綠舟從茲至黃髮樂哉以忘憂

題修耳東坡載酒堂

賢賢修耳城歷歷枕椰樹百年遺故丘新堂設真作清風海
上至朝陽在庭戶丹山五色鳳覽德榮來下甘辛熟桂酒羅
列雜諸預荷黎多孫子食飲祭先具蛟龍波浪深歸來風雨

除

繫井得甘泉渴者恒自私流潤不擇地委順復何疑海南絕
風雨水木况華滋隣舍解讀書諸生還誦詩何必懷故都聊
樂宜在茲星河度白鶴山月懸蟻眉來晚去何速勞人千載
思

盜發亞父塚

盜發亞父塚塚上發之得一劍云
盜發亞父塚寶鼎之塚開寶鼎盡獄吏書盜辭盜言惟
見寶尊知亞父誰項王不相信弟子遂輿尸黃腸下深銅千

歲復何為大河繞城東落日在城西過客立城下踟躕望安
期

應制題王肅書吳王納涼圖

雨過太湖上風生響簾廊紅綃排几席白紵製衣裳朱光論
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體長年樂未央

步虛詞四首

步虛長松下流響白雲間華星列燦火明月懸瓊環肅然降
靈氣穆若愉妙顏竹宮清夜望拜久乃還

稽首望太霞離羅間層霄細縹緲冲氣要眇出空諠前參千

景精後引務猷收攝衣上白鶴招搖事宸朝

朱光出東海高臺迎赫曦六龍獻陽燄九鳳保金支鍊丹軒

轅鼎濯景崑崙池拜賜冰玉佩玄洲共遨嬉

學仙淮南王問道劉更生三年鍊神丹九載凌上清日月作

環珮雲霓為旂旌因首召司命靈雨灑蓬瀛

題商學士畫

方士好服食商山多紫芝米之長松下濯以清澗澗滄涼百
里內秦皇都不知駕舟載男女築宮東海涯

贈藝監小吏

廣術何迢迢迢榆槐陰蔽之鼓鍾晨莫起車馬中間馳此有發

居者閉戶教孤兒十歲學文史十五從吏師丹青出天性落

筆有令姿藝監取材伎小大無一遺署兒篋庫下祿薄不足

為手持一束書求以慰母思告兒勿薄吏公卿出自茲請看

孟氏里刺母自有祠

記子昂畫

春風動蘭葉庭戶光陸離言收竹上露石角掛練衣車行不
擇路若以何華楚遊子憶忘歸徘徊歲云莫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陝郊得時雨生意始來復存者事稼穡還者茸墻屋安知周
際餘政可致新福闢除正廣術區井表深漬均齊定恒志忠
厚保敦篤宜無愛世士受仕在芻牧為義古多違好名常不
足治書肅將指善類庶有勗

送張道士歸上清

白雲野水上自古多仙人手携綠玉杖頭戴白綸巾袖中出
風雨天上禮星辰歸來庭戶靜芳草自生春

日出行

日出上城府日暮當歸城門已擊折出郭何馬依下馬投
館人空垣月當扉涼風振庭樹巢鳥驚驚飛起坐搔白髮忽
如霜草稀周公不復夢仲尼故沾衣老來有孺色傳聞惟食
薇求之事已晚徘徊行道微

贈治冠者

車馬入隘巷言尋治冠師反關不受客高坐哦書詩布衣不
掩脰畫食甘藿藜冠成動經歲不售亦不辭我少好文章把
筆無不為愧爾愛寂寞慎與當目茲

贈寫真徐士明

徐郎居上京閱人如風花拈筆寫其似千歲留英華近來七
十年將相紛在目來者有如此往者那可續昔我初北遊面
白鬢如鴉點染煩粉墨華星映丹霞今如雪中松苦硬難蒼
白却視當年容貌如不相識不識當如何臨風且長歌黃雲
接河漢白雪漫城陲乞身願歸老吳蜀山總好贈君千黛螺
翠色秋可掃

寄陳東仲助教上都作

學省足清書詞垣驚繁秋美人隔河漢落月在高樓持衣未

成曲吹笛不勝愁還起鵲鵲觀別製鵲鵲表

贈鐵菴道者二首

昔遊雲臺觀山色上衣青松花春雨落石葉秋露寒飢來煮
白石睡起看黃庭人間忽已老莫問少微星
海上別妻子山中求伏苓白虎藏玄清蒼龍護黃扁燒香招
五老行厨庖六丁從子似非遠丹霞祭華星

題西德符華山圖

昔祠雲臺館行穿御階柏夕陰風氣深重碧照行客獨訪張
超谷漸覺巖險迫冰生玉井頭日射仙掌側豈無鐵鎖懸翻
身若飛鵲恐煩華陰令不奈昌黎伯王事況有程車馬何忍
忽流觀終南山周覽天府國爾來十七年欲往不再得山河
相說傷感發轉蕭索摩挲商老圖彷彿希夷宅高哉連華峯
白雲滄秋色

寄幻庵主者

朝遊武東麓暮入匡廬岑放舟臨野水采藥過幽林清泉磨
寶劍鑿石鼓瑤琴臘月歸溪上還作蚤春吟

賦茅山道士雲松集

昔年李太白廬山思結葉裏雲自天上和鶴止松梢道士潘
閒遠高居古大茅誦經門戶虎看劍石眠蛟飛步脫羈鳥長
吟吹鳳匏九江攬秀色許爾作神交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殘雪松上落輕冰現裏生寫詩過夜半歌枕又天明少陵愛
何遜太白似陰遜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

題李溉之學士白雲半間

山中多白雲何由到城邑招之恐不來欲攬還無迹栖檐候
晨光納牖作秋色用冲不為盈常住寧若客分張任蒼松散

落還白石日照香燭峯月射仙掌側有恩封一鄉與子當共食

題浴日觀

煌煌赤老烏三浴乃出海波濤始見滄宇宙破冥昧西登泰華顛東望方丈外指首希夷翁今晨良慶會

爲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大茅千仞下結屋三四楹雲林戶牖潤鶴去海天平坐上登長嘯人間聞玉笙新卷春霖重衰木晚烟輕綠室嘒丹氣蒼岸受日精樵遺伐木斧其降引霓旌九鼎金還就千齡樹不傾問誰解居此云是范長生

吹笛圖

白雲悠悠去長松披高丘匡坐吹笛人似是馬督郵飛鴻遺哀響幽泉發春流女樂亦何有逍遙以忘憂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甘君有良材於政無不宜白頭郡縣下尚覺非所施奈何筭庫冗而可絀吏師宜直名吏師積學本書詩高情抗浮雲廉節濯清漪君子安所遇固無喜愠辭嗟我忝從官簪筆恒歎惟竟無國士薦從樸故知晚歲向田里藜杖相追隨尊酒以怡老未爲負明時

送李彦方闡憲

文監李公彦方出貳閩憲同朝羣公皆賦詩以爲贈彦方要權臺職激揚之宜有不待予言者適有一事深有感於愚衷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於陸氏者也

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憲中至于元晦端緒明白皆在閩中不能不於彦方之行發之去一職吏治一弊政不如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儒者之能事也集卧病目省尤其援筆書此云

七閩去天遠願連苦無告牧人受深寄昧者覆爲甚羣衆難金貝饑渴劇飲膏大言相鄙夷囊奪心自校宜無循廉吏實病黑白撓聰明屬旒旌聽榮資所到李侯金閩彦方固史擅雖校晨聞大夫奏夕理武夷棹君子慎修職寧適豐廩稍藉荔甘多毒蠱挂老堪老所懷延平翁揚休似明道授受有源委精微足深討言立聖如在表正愚可造師匠久不興真妄如杓鑿云何謂支離肆誕長寬傲異言古所誅末學足深悼聞雖在海隅前聞此淵奧正誼從簡編良俗宜善導贈言不及它持此永爲好

題鄭秀才隱居

陶翁昔好菊荒徑不暇鋤素琴初無絃名酒亦夢虛雖有二子薪水不讀書淒涼千載下高名特焉如不如鬼谷洞鄭子樂有餘種菊以爲田田中更爲廬善藥不二價詠觴送客諸有子揮五絃涼風在庭除時來青田鶴亦出溪梁魚昨者遊京師侯門曳華裾捧檄忽一喜翩然告歸與芳蒲米甘露玉漿醺清醕老父坐堂上稚子具籃輿晨遊南山陲暮濯清水渠席間撫荷蘭房中詠關雎以此得高壽何必南陽君

題朱卿竹木

倚倚淇園竹結根磐石安枝幹相扶持風雨不可干其實鳳所食君子思保完恒恐聲影疏蕭條霜露寒金玉慎高節千載承清歡

詠史

軒后邈已遠漢武亦雄哉荒忽九州外百年過煙埃變化庶
長久臨海築臺置黃金靡鏤飾喬林摧隲我樂通竟先死孫
卿殊未回不知作者意空令來者哀奉盤泣繁露馳道殷奔
雷志氣肯所在風雲恒往來

畫古木

荒郊卧蒼苔蛟龍在其上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後王撥
鐙法江南久寂寥空令沒骨畫容易媚中朝

賦蘇伯脩滋溪書堂

滋源恒伏流春雨川乃盈林晴廣敷潤草木俱繁榮臨深見
遊鱗中喬有鳴鶯君子樂在斯齋居托令名精學抱沈默時
至有收行抽簡魯史存采詩商頌并禹允追馬公湘江歌盈
生紉蘭不盈握伐木有餘情浩然欲浮海歸興還濯清方舟

我爲捐白髮愧垂纓

題薛外史瓊林臺

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最光眩白雪夕景縹紫羅每聞樵
子唱恐是仙人過塵世在足下豈能聞笑歌過海抵騎鶴開
池還養鵝外史政瀟灑太白烏足多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花發上陽春門闕未央曙城柝起群栖流光散朝羽息影頽
近檐結巢願當戶轉轉金井終日灌嘉樹

題彭澤陶氏家譜

百甍在戶外五柳當門前燕去王謝宅人依墟里煙述德尚
千載人情猶昔年以安遺孫子高哉爲世賢

道園學古錄卷之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在朝藥二
雍虞集伯生

芝亭永言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洛川老人年九十須眉如畫身玉立錦袍金帶方烏巾手挽
強弓無決拾八月平原秋氣高聞有狡獸依蓬蒿清晨上馬
薄暮返累騎毛血懸韃囊身是前朝將家子生逢太平百無
事都將英氣化高年何物小兒堪指使太守上言朝有恩求
帛養牛兼上尊洛川老人過百歲擊壤爲歌傳子孫

張令鹿門圖

張侯襄陽人深知襄陽樂十年宦李懷襄陽故托豪練寫山
郭老我不奈思蜀都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六峯常對面水

竹田戶還可圖欲往不能心懷二忽見新圖被山惱沙禽浦

樹俱可人金澗石床爲誰好向來者旧皆英雄駕言從之道

焉從弄珠月吟識遊女沉翹潭深知卧龍八月霜晴水清淺

聞道扁舟足廻轉何時古寺傍檀溪幾處殘碑在江峴呼鷹

臺高秋草多養魚池中蓮芙蓉波蜀蒿未必不如此我今不遊

奈老何張侯二二登結屋莫待史陸爲君卜要看曉上課兒

耕好在魚梁白沙曲

子昂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仍有吮豪人神駿
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陞九州人間空復看驂駟惟應馭氣
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

湛二行

湛二天字玄以駒星白如銀垂近人牛羊散漫草多露大帳

中野傍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素韃月中立

家兄孟脩父翰賦南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在母懷中郎淚沾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兄雖焚庫突父蔭弟竊微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孝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峨歸未得盤三先龍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河始冰兄歸烏帽何采三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子昂墨竹

吳興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篆籀法已絕止有

木葉雕蚕虫黃金錯刀交屈鐵大陰作兩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昔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二照秋屋

商德符畫古木

湘君宮在洞庭湖古木龍所都石壇雨長碧苔蘚水屋風動青珊瑚老人歌枕看蜨蟻婦停舟聽鷓鴣江南蜀道問來往商公三三今有無

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以爲漢物求賦此詩

將軍騎從公主時宜意刻玉爲文章珠襦已隨黃土化此物還同金鴈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木葉茂陵秋人生卑微何可忽碌二姓名誰見收

爲達兼善御史題墨竹

蜀道荒涼多古木管笛千尺相因依小年慣見今白髮杜宇夜啼愁不歸老可常作陵州守古墨蛟龍多入手春雷每忍破壁去神鼎空令楚魅走丹丘越人不到蜀脩樂何以能縱橫內府人家爛熳寫使可見之心亦驚江南御史龍頭客暫別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篆籀文故作寒泉瀟灑石

書鶴

薛公少保昔書鶴七羽蕭條向寒廓通泉縣壁父微汴故物都非况城郭長鳴聞步兒間暇解寫高情亦奇作田中三草日應長石上松花晚猶落亦壁江深孤月小白雲野迴秋霄薄羣帝相從絳節朝八公許製黃金篆誤嬰塵網跡易迷移召中洲夢如昨借懸素壁憶其侶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寒寒積雪高直過蕭臺絕栖泊

題畫

棠梨生竹間牽牛引蔓相因依晨華墜露天水碧斷蘇絡石爛斑衣點鵲踏枝歲將莫蟋蟀在戶人當歸蕭條落墨人間稀

寫庐山圖上

憶昔繫舡桑落洲前五老當船頭風吹雲氣迷谷起霜墮楓葉令人愁高人祇在第九疊大白一去三千秋石橋二客如有待累茶試泉春岩幽

題旦景初僉司畫

旦公山堂城東南畫圖古檜何甃城中無山有山癖直藉毫墨窮幽探旦公彈琴古檜下爵窓戶生晴嵐春雨時來鶴鳴谷秋聲夜作龍吟潭先皇畫坐羣玉府內使趣召飛雙駉畢宏韋偃出中秋營丘北苑開滕絨是時旦公主舒卷一二文士相交泰旦公歸來坐成想亦頗拈筆爲撫楠伯照

奉詔每有作碑刻相並將無慚嗟予懷歸亦已父摩挲老
目百不堪山中宜之真優愛可容白髮抽朝簪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為隆州
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茅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
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丘生用文法作竹木而
波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李官
之行立為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丘大守時來看山雨每盡
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煙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矛百年離亂
亡故物散篋江南誰復收新圖舊畫枝葉稍使我不樂思昔
侯碧雞祠前杜鵑叫玉女井上棠梨出棠梨樹高青子落碧
花翠葉繁牽牛楊雄無家不歸老蟪蛄蟋蟀寒相求丹丘生

李古錄卷二

生東海客何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
英留陂陲重復分細草山石繁紆生亂流眉山李官莫厭冷
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倘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
潭深濯新錦持報以此珊瑚鉤

白翎雀歌

烏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以為樂平沙無樹托營巢八月
雪深黃草薄君不見日時飛燕在昭陽沉宮殿鎖蒼蒼天
容露冷秋宵永為秦風暗春晝長

敬仲畫扇

松根伏苓如石髓服食令人壽千歲子欲求之觀此圖老身
偃蹇枝扶疎長鉞篝火新雨霽羽人丹丘期不至却剪蒼食
崖石間吹作龍吟秋滿山

題簡生畫澗松

簡生與我皆蜀人留滯東南凡幾春每拂弄紈作山水使我
感慨懷峨岷如此長身兩松樹滿谷悲風散陰霧雌雄如劍
變為龍鱗鱗成壁崖去秘閣管觀韋偃園蒼澗雄深出所
無默識形神出模畫把筆蒼蒼增嗟吁玉堂玉書本同館官
府既分難復見摩挲新墨慰衰朽雲雪飄蕭數開卷昔我樵
牧青城山坐起政在雙樹間當時簡生若相見應并寫此听
潺湲劉郎集賢好賓客好著迷憲對晴碧凌靈為我哦七言
有鶴飛來破秋色

題李受益承旨作東平章萬戶繼志堂後

將軍腰間黃金符父兄功成百戰餘太平不復事弓馬秋雨
高堂聞讀書門有喬松墓有草永言思之願終保幙中賓客
誰屬文東魯儒生固元老

題柯博士畫

李古錄卷二

磯頭風急潮水長兼葭葭蒼蒼繫魚榜青山一髮是江南白頭
不歸神獨往幽篁繞屋茅覆簷木葉脫落秋滿簾買魚沽酒
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瞻子瞻文章世希有謫向江波動星
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栖鵲驚飛怒蛟吼圖中風景偶相似欣
然揮酒春雲開子瞻應是念鄉里還化江東孤鶴來

題高彥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為戶部楊

侍郎作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
為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
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
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淡酬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
我觀之三歎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

題漆陽胡氏雪溪卷

去年予与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及東折入馬家
甕望縉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嶺過黑谷至于沙嶺
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難以嘉木香草輦道行其中予二人
按轡徐行相謂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雨過流潦如奔
泉則亦不甚相遠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
神聚處乃足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觀恨不令郭生
見之深陽胡太祝乃以雪溪自號宜所見与予二人同乎
然潦水未秋冰已堅尋常已不可舟况雪時耶當具溪意
云耳因為賦詩云

積雪平沙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翠竹
為帷樹為葆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它年此地
若相逢應著漁蓑脫貂帽

題楊友直檢校所藏李營丘枯木圖

老龍出海蒼髯鬚營丘枯木天下無回枝屈鐵墮崖雪澗底
應拾青珊瑚明堂清廟要梁棟朔風吹沙澤腹凍老身不用
嘆遲莫按圖來求萬鈞重

題詹圃老梅圖

鄉人共識古梅樹移植詹亭仍百年計時當生宣政前僻遠
幸遺花石舫昔倚室唐尋故物石樓嵯峨白沙白陵陽慈竹
樂公移根節相扶俱遠客此樹乃在隣邑間看花食實真足
間人言支離故多壽我意培植茲惟艱華蓋高人世師表為
爾賦詩歌窈窕詹家孫子多讀書早晚春雷化龍矯

酬蕭庚送蒲萄

蕭侯昔致蒲萄苗山童不灌三日焦死西上品復親致手種
窻南自澆水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薜荔墻秋深雨足
馬乳重垂囊石壓青霞紫是時蕭侯當走馬來訪衰翁茅屋

下酒酣舞劍傾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題袁慶駒圖

驂駟食粟石每既立仗歸來汗如洗脫羈展轉聊自恣落花
塵土隨身起君不見春雷起蟄龍欠伸霧擁雲蒸九河水

律詩五言

林泉亭

九月天氣肅鶴鳴在林陰使君甚好客來者總能吟紅樹秋
山近黃華夕露深隣翁八九十有酒即相尋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昔者長江險能生白髮哀百年經濟盡一日畫圖開僧寺依
稀在漁舟浩蕩回蕭條數根樹時有海潮來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二十南陵簿才名易氏同千金劍客散一棹酒船空朱紱稱

循吏安輿已病翁神明尽今日嘆惋謾羣公

病起思歸日齋居卧治時抱孫方在膝反席遽如道江路牽
愁遠坊門望到遲遙憐賢弟哭未忍老親知

題雪谷曉行圖

踏雪度嶙峋霜髯跨玉麟前瞻那有際後至宜無人松樹紛
紛老梅花的二春金烏海底出遍界爛如銀

送先隴二隣僧還吳二首

蘭若背山陰松筠夾徑深門閑容虎卧湖近听龍吟雨過泉
添澗風飄磬出林衲衣皆旧識一一謝幽岑

東嶠憶招提

歸錫松間覓旧題卜隣吾欲老母惜伴扶藜

節婦王夫人劉氏

億昔中丞在清淳古道存節高賢女弟文托外諸孫慈竹宜

家慶相植表國恩燕秦特相望美俗繫人門

次韻阿榮存初參議秋夜見寄

寓館城門夕高秋雨露開天爭華蓋近月轉紫垣來疏闊思良會淹留到不才深期謝安石揮塵散風埃

雪谷早行

積雪擁柴門行人稍出村溪頭或遇虎木末不聞猿接棧廻山閣支橋就樹根駝車上重坂回首見朝暾

雪岩樓觀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窺當大白雪門俯九疑雲伐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

送人之劍閣倅

往年登劍閣快馬著春衫設險懷前賦磨崖舊刻鄉人遊雪界郡倅試冰街歸道觀新政春江不掛帆

寄子山尚書

竹色侵衣碧重簾雨氣深白鵲翻墨沼紫燕入書林北海春尊側西山夕閣陰東曹公事少歌舞散黃金

漫興

雨閣添衣潤風簾隱几高白頭更事少病日向書勞南客傳音信東家問酒醪江邊茅屋破歸楫苦爲操

送張尚德

史館薦張尚德爲檢閱官朝廷以爲宜稱可其請未奏也有司以闕簿注新進士尚德頗有間即欽裳宵逝噫進退若是可以信史館之薦人矣予力雖不足以留之亦終不敢失之也故作是詩以餞之

六月初聞兩官河潦水生江南歸宋王稷下謝荀卿鵬鶚青霄迫蕙葭白露盈都留詩興在來聽上林鶯

寄丁州進士薩都刺天錫錄事宣差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深竹裏擊馬古松間夜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蕭爽地思尔佩珊珊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雲夢開七澤陪尾貫連山爲政煙塵表吟詩松竹間故人總華要令尹獨清閒文章偏宜老母慈賢髮斑

明皇按樂圖

新度霓裳曲三年教得成驚鴻渾不下飛燕若爲輕芍藥春亭莫夫容野水生黎園多白髮吹笛到天明

送長沙守

白髮長沙守循良又好文近辭金馬去遠有玉魚分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嶽雲漢廷思賈誼一飯莫忘君

送趙編脩祀西嶽江漬

李古錄二

西道祠官去東風入拂斜汾陰已歸鴈江水正飛花歲事閒宜穀鄉人喜過家老來思故里欲寄使君車

代衆仲作

昔在泉州住將軍每見招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池鴨穿荷葉溪魚上柳條禁城鐘鼓起車馬晚蕭蕭

題宋雲華大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許氏姪從姑相承患難餘自傷還自擔同志復同居白髮冰霜共丹心鐵石如有關名教重珍重大常書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遺朝珠浦歸舟楚道溪飛鳥愁暮雨走馬畏山泥官署尊丹鷲祠官勝碧鷄題詩遠相送紅日五雲西

玉堂燕集圖

朝廷多暇日別館又青春薄醉猶催酒清歌況有人玉堂金

硯匣翠袖白綸巾老去渾無賴憑誰爲寫真

寄荅杜風子先生

深隱廬山裏題詩忽見存風高應跨虎月落更聽猿酒熟邀
皆去丹成笑不言雲屏第九疊相與浴晨暾

寄蕭田先生

懸榻塵生席深居畫下帷齊眉安饋食擁髻近歌詩葉裏須
知乳書題憶荔枝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鄭谷圖

道士徐太虛生紙畫山居林壑春煙裏桑麻夜雨餘過橋九
節杖連屋一床書似是子真谷歸耕三月初

畫檣

茅山多古樹此檣更長生鸛鶴棲來穩蛟龍化得成雲深還
近戶月落似聞笙千載如相見蒼然故舊情

李貞嶠墨竹

河東李學士隨意放洋州月落亭陰迴雲生谷口幽江濤空
渺渺筆墨更悠悠瀟灑西清地令人憶旧遊

爲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幕中能寫竹作此兩瀟湘出石根還瘦臨溪影更長班之推
子立一一鳳雛將日有長安使平安問老蒼

贈楊友直

錐陽楊友直字擬漢中郎畫若錐穿石垂如雨漏滴舞花羞
女美醉草笑僧狂昨日鴻都李煩君寫數行

題朱郎竹木

江上復春雨曾陰覆碧波石高龍影卧林迴鶴聲過解佩倚
蘭浦揚旂洛水坡佳人翠袖薄日暮欲如何

寄阿常學士

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屧明月棹歌船陪講長
懷旧還朝獨後賢治平二三策發晚玉階前

赤壁圖

過鶴生新夢携魚憶舊遊清霜凋木葉落月隔江流隱者時
堪訪良田亦易求如何玉堂夜白髮不勝愁

題沈君善縣令贈行卷

縣庭都禁謁祗許見諸生接境皆吳峯游民亦願耕紵歌居
室迴山水畫圖清千載雲巖石能留令尹名

送朱萬初之廣東照磨

聖主多清暇臨池愛日長天章垂鳳彩雲氣動龍香進諫慚
簪筆爭書敢近床承恩君家蚤服玉向炎方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載筆趨共閣探囊索細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
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賦程氏竹雨山房二首

春雨過山竹幽泉繞舍鳴燕泥書帙晚魚浪釣絲晴奉席從
孫子連床總弟兄旧聞林下叟讀易到天明

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間開几席花底注山尊累世書
連屋頻年稻滿村卜鄰淳朴地絕幸欲重論

戲作試問堂前石五首

試問堂前石來今幾十年衰顏空雨雪幽致自風煙微醉寒
堪倚孤吟靜更眠旧湖春水長誰繫釣魚船

爲問堂前石何年别大湖春風神不王夜月影長孤不中明

堂柱空遺長嶽圖煩思嘉種木歲晚與相扶

爲問堂前石何年無膝曼纏金蓮疑可致紫菊若爲妍旧夢遺
波浪間情閱歲年枯緣相識久親爲濯清泉

碣石久淪海女媧曾補天乾坤道蕞爾霧雨護蒼然萍翺龍
隨化亦焉虎自全昔賢多賦此誰賦最流傳
爲問堂前石屢逢掌上人遠來嗟最久獨立與誰隣運載勞
車馬摩挲識鳳麟
車馬摩挲識鳳麟
車馬摩挲識鳳麟

代石蒼五首

辛自隣頑鄙母煩問歲年當寒金作坊向暖玉生煙眉黛無
歸意毛羣有叱眼涼州三百斛亦未酌觥船
昔觀一柱觀還度幾重湖雪身還瘦雲生勢不孤研穿鄴
臺九賦就草堂圖芝閣玄雲在危踪敢藉扶
牛角何堪砌砌蝸延謾自縲沉冥辟邪古蓋凝望夫妍神物須
清鑒靈根屬小年金輿曾共侍千載憶甘泉
轉徙寧論地存留亦信天露盤危欲折劫火不同然誰下殘
經斷岐陽數鼓全向无文字托寂莫竟誰傳

辛古錄二

十二

去歲留詩別嗟哉白髮人冠依子夏製居切左丘隣執節充
振驚脩辭綴獲麟終須愁坎壈勿用誚嶠岫

送曾子暈廉使之漢中

封上頌臺礼輕車入漢中節毛吹渭雨木葉動秦風把酒臺
基古馳書歲事豐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立春夜試墨

輕雪作春花飛來入髮斜紫貂迎曉霧絳蠟炫晴霞書詔頻
趨閣思歸即借車幾時將稚子隨意踏江沙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粘筆寫琅玕清風入室寒蜀山空候寒海郡更盤桓雲霧曉
蕭遠冰霜玉節完莫忘鄉里意持向曲江看

正月十一日朝回即事

宮柱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道雲氣轉蓬萊直宿沈

沉鼓晨尊灋三盃香霏簾底霧樂殷殿前雷祥瑞儀曹奏珎
淳尚食催舞庭分鷄片效獻過龍媒融雪微生早輕風不動
埃老人南極至王母上方回玉色何多喜金華得重陪裁詩
賀新雨西閣待門開

贈別兵部崔郎中覽還高麗即回中朝

東髮來東海從軍護北門珠光連旭景玉氣達春溫淵靜龍
合德門嚴虎列屯從容參帳慨昨屬榮華拜表推黎獻趨
朝謁至尊雲依溫室樹星入紫微垣不道瑤瑤貴仍嬰笮
煩利行雖近市義守不窺園春遇忘身得危難欲手援懷邦
維父母於國安錫婚 還羈勒原二致璧食魯連名克重
箕子致應存簡在從當日扶持 宿藩清宮風肅三駟來火
煇二帝所爲郎重王家報礼煇暫仲桑梓敬未愛李桃繁神
闕秋期並康侯書錫蕃九成思閣鳳六月待雲鵠

辛古錄二

十二

次勻鈞軒司徒足成旦公所藏

英宗御題之句元題曰日光昭吾民月色清我心
又題琴曰至治之音

化因多長日商人侍紫宸觀書從上相屬筆念生民雲漢文
章備風雷號令新惟應青簡在能載古風淳御翰龍池曉繡
經驚殿陰雲依清靜華月印妙明心千載堂二去諸天肅二
臨朱絃誰爲鼓至治有遺音

次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宇宙生奇變明良陷逆圖傳聞昏白晝悲憤結全區治極機
潛否思深事失誤犯車仍斷軌壞戶竟傷樞繼繼嫌明鏡強
梁忌雅模甘心成首禍藉口肆羣腰隱忍危衡決憑陵善作
俞自天俟鉞鉞累月具簞壘裏華疑亡地招魂競出都笳鳴
殘夕月馬價四交衢所痛倉皇際將无古昔殊腹心何盡蝕

肘腋不支梧列位多翹楚千城總豹驅詎言歸厄數不復頌
貞符天討公無赦皇心愛不姑報論說變錫爵爵嗚呼相
業今如在民生定少痛誰能飛璧玉唯有泣曉珠執簡書羣
盜當閑欠一夫馳奔嗟薄日沐浴山中途決去思投關違之
或汎湖危知無復死恨不奮前誅春兩煩冤滌朝陽風思蘇
謳吟申感慨述作俱無恙思離散惹蒿起苑枯神還嵩
岳峻氣直斗杓孤陟降先皇側回翔造化徒英靈常會合瞻
想宜虛無

慶史顯甫治書父八十

治世尊三壽高年見八朝羽儀參漢皓神觀邁周喬柱下声
名遠壺中日月饒微醺霞灼二新沐雪蕭二地厚原初峻天
全玉不珞一經傳今子貳憲肅羣僚倪二稱時望英二樹國
標繡衣兼絲服白日上青霄上壽歸榮異推恩錫爵超紫深

宗伯繁金重列侯腰珮膳應恒從安車必見招乞言通藥石
報德稱瓊瑤千歲庭來鳳羣工韻合韶陳詩方懿頌擊壤此
康謠

送國王朵而只之遼東

大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為位冠君公奕世王
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札舉魯新宮鹿幣金遺耐熊
侯箕失中河山仍缺契寶玉右珞弓投筆鄒枚秀揚旂內紹
雄塞雲依碣石凍雨洒遼東戎器羣藏及賢書奏納同大夫
勞賢御倬史采民風

送陳碩

蕭田陳氏慶曆名法從故家也自眾仲來京師集得友焉
凡問事脩己之事有益於愚陋多矣又從知其父兄之賢
也問所自出則南塘趙氏信乎其季之有傳矣嘗以其從

子碩來見予愛其端謹可望南歸省父眾仲送之以文予
不能忘也乃賦詩曰

六歲過閩郡書聲憶滿城目盲今子夏心醉昔延平叔同
游息吾文愧老成每分重席暖相對一燈明遠海來梓意高
山伐木情願携節竹枝往看離支生辟撥青衫旧越庭絲服
輕為言穿木榻亦未厭藜羹實慰留飛鴈蘭舟及轉鸞佩懷
湘渚贈綬向會稽迎去去江雲隔颿二島霧清重來知有意
時我已歸耕

奎章閣有次壁石詩絕名世御書其上曰奎章玄

玉有勅命臣集賦詩臣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禹貢收浮磬堯階望商雲自天承雨露披地起網緼擊拊磬
音合衡從玉兆分巨范三岳力威鳳九苞文辨位資乾坎為
山填幅員固知與寶藏不假運神斤書帙侵香閣香爐借宿

薰烟光晴冉二波影畫云二融結錄元化登崇前聖君瑞於
龜出洛重若鼎來汾柱立尊皇極磐安廣帝飭詎云陳秘玩
因願獻前聞

送南宮舍人趙子期宣 詔交趾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關陪臣已在郊衣裳鴻
羽漸干成虎皮包瘴霧衝風散龍湍急雨捎朱鳥窺土室白
雉下攢巢夜浦綬停織陽岡為折苞初筵分爵嗣後駙器笏
鏡諏日脩王貢兼時賤客庖方言書及理海錯藉青茅漢柱
苔侵篆秦林柱拂旂枝葉無意以當戶有蟪蛄即見還英節
毋煩盤繇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

在朝集 伯生

芝亭永言

律詩七言

送秦伯長從上京

日色蒼涼曉報時，巡舟乃聖躬勞天運開。
道晨留楚星散，周旋夜宿紫雲白馬錦。鶴來窈窕紫駝銀，
舞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紙有楊柳賦最高。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我到成都繞十日，駟馬橋下春水生。度江相送荷主意，
過家不留非我情。鷓鴣輕棹下溪足，鸚鵡小窠知客名。
願得耶箇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

贈星上人歸湘中

潭北湘南無影樹，一花吹度海門潮。天香蒲室定初起，
雲氣上衣身欲飄。寶月夜寒龍在鉢，銀河秋近鵲成橋。
豈無一箇印州竹，與尔松根共寂寥。

子昂秋山圖

翁昔少年初畫山，丹楓黃竹雜潺湲。直疑積雨得深潤，
不假浮雲相往還。世外空青秋一色，牕中遠黛曉千鬟。
瀛洲雞犬同人境，尚想翁歸向此間。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雪後城陰雪一坡，寒梅疎竹共婆娑。經行不覺籃輿遠，
點染還疑絲筆多。蜀棧煖雲生野樹，匡廬晴照落江波。
商公已老高公死，惆悵誰人奈汝何。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使過池陽聞上日，好懷浩蕩為君開。江干維楫車馬集，
亭上

持盃風雨來，通夜泊龍聽語。竟明年，舊路憶朝回。九華秋色翠可食，為問謫仙安在哉。

安慶路雙蓮寺得上人超然亭

超然之亭何所超，雙蓮孤塔共岩堦。城頭疎雨散花至，江外斷雲將樹朝。
晨飯舊從香積化，晚鍾常送海門潮。尋原悵望空歸去，此地安禪試往招。

謝茅山主者贈白羅縠衣請為作大洞祖宗師四十五贊

鶴望裁成雪色新，仙翁持寄感情真。清高自此全拋俗，寬博由來穩稱身。
佩玉洞間雲外響，劍光飛射日中塵。畫圖寫向群真裏，便是揮毫贊詠人。

送莫京甫廣憲經歷

延春閣下承恩日，是我經帷侍講時。方擁青編臨綺席，遙看朱紱拜丹墀。
風微細草鳴珂珮，日煖飛花近鬢絲。上憶遠人常軫念，莫言南海是天涯。

集與諸公遊尚書何公山莊公孫斯明先為剪蔬荆榛并致酒饌遂得瞻敬尚書墓道盡日乃還偶

成四詩酬斯明兄弟并簡同遊者
盛德高年陟泰階，歸尋仙隱石樓開。舊聞前引朱衣吏，每為行吟綠萼香。
夜色園林瑣圃樹，春寒庭館石湖梅。誰家今有賢孫子，黃菊高秋與客來。

先君夙有登臨志，老去無能共往還。敢謂荆華憐叔父，許教節竹歷孱顏。
地高天近惟秋好，雲淡風輕盡日閒。早晚清翁酬素約，更從几杖一躋攀。

石梯一迤仙凡交，過此先見蒼崖切。幽穿斗角潛蛟窟，危出雲根棲鳳巢。
題字百神驚澗底，嘯歌衆嶺越林梢。重吟仙伯

石樓詠一解齊人山鬼嘲

黃姑仙屋置羣羊我躡飛磴如猿猿環山翠黛是城郭平地
白雲皆海濤人頭閣上走馬健仙掌峰前飛隼高頭得金丹
摸毛骨三清八極共遊遨

黃氏妹之墓余以他故不及送之既葬之明日仲
常弟與譚元之表姪述事與僕形諸誄嘆後十餘
日始得併見諸公和章并夢惠之餘解事易於傷
感俯仰存歿不覺清涕之交頤也依舍弟韻亦述

二章一以示黃氏諸甥一以寄元之表姪

寒泉滄山木秋予弟行役荒原頭忍聽諸生哭慈母浩將
孤淚灑新丘山川神氣蚤晚復珠璧輝光日夜浮不惜乘年
待爾輩受成積德過公樓
憶別高堂十五秋不堪俯仰雪盈頭時贈玉歌清渭子正

將車從太丘久矣孤懷成寂寞助哉古學矯厲浮每看金第
承容辨如見從容月滿樓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車蓋歸來托遠林昔年曾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客
時過共賜金百歲歲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于今披圖想見
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送江聲伯

家近茅峰無百里羨君來往及清秋每看丹井晨光起幾見
龍池雨氣浮白髮紅塵嗟我老素書玉訣使人愁仙都群老
渾相識定著雲裘訪羽丘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
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柬謝
敬德脩撰

學子省初兼禁直播故人同署却相違食餘首宿承朝日生供
棠梨過夕暉則和生如東自棠梨開日短予預喜來宿秋寺燭
定知僧榻早朝不令晨瘦馬經門未想擁青綾尚掩扉

次韻張蔡國公淡菴青山寺詩

相國觀山召鳳期聖恩移許暫相違身隨雲影留三宿心了
泉聲絕百非開士談空休寶樹野人耕雨蓊山微龍深護
安得與縹緲坐諸天近紫微

次韻國子監同官

坐聽烏皮鞮肉消諸生應笑懶邊韶階前老馬隨秋草袖裏
遺編俟早朝乞米西隣最有粥留家南國最無絃經明亦是
歸耕好清夢無時萬里橋

學官南直禁垣陰假寓唯愁兩壁沉一曲鏡湖清老事三年
經幢小臣心銀河回夜天逾近草迎迎秋露轉深珍重鄉人

居巷北時能來往和鳴琴

次韻馬伯庸寶監學士見貽詩并簡曹子貞學士
無信臣待制彭允蹈待制

禁煙曉直夾城西綏寧龍光映壁奎綬閣浮雲飛野馬當階
生草伏剌鷹雷行已識天無妄風烈唯聞帝弗迷徒藉寸誠
無補報每遠來署欲鷄栖

其二

奉節興臂虎帳西重光賞玉護文奎賜餘分食兼美難侍側
專前雖豹旗樂事易成團月怨吟情深入五雲迷上林更有
高枝在彩鳳還來擇舊栖

龍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伯寧御史為僕言自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托差低盡稍崇

其址乃八月五日既克如命因賦此以報且請錄
示舊詩補故事以傳云

視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久憐翠色連重地故按
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等閑千尺接雲煙故家御史
遺書在為錄懿隆舊賦篇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扶初筵賢良敢謂占順災陳戒
猶思誦柳篇既奏文韶兼善美豈無后援暨艱難願推餘澤
均黎庶樂只邦基億萬年

初履歸來帶玉璫元臣促召不崇朝盡發誠與朋求助約約
須從痛向招御柳新條臨畫殿仙桃曉色上春潮校書寂寞
楊雄老亦賦凌雲麗九霄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弟

國李古東三

四

江梅應發去年叢叔也俄為畢竟空來後去先康節苦離多
會少子瞻窮近書時閑猶疑在舊學重思孰與同萬里相從
憐李子白頭清淚夜牕中

還京聞計在秋餘老淚無多眼易枯升極到無煩入夢佳城
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孤幼述德無聞愧老夫忍讀近織
成未訣為教衰薄趣歸與

次韻道士寶神清賦舜粟

帝德無為保太和歷山遺種有嘉禾想經稷教躬耕法正及
先時擊壤歌抑二九秋新雨露離千古舊山河曲肱飲水
幾忘肉最憶宣尼感數多

太一道士張彥輔族本國人從玄德其人學道妙

齡逸趣特精繪事為其友天台徐中宇用商集賢
家法作江南秋思圖東顧大隱蜀虞翁生為賦此

詩

一年別却釣魚磯書有新圖夜雲歸石壁蒼松含爽和江沙
翠竹弄晴暉西瞻雲嶺家何在東入天台路轉微暫留若蒙
湖曲賜題翔十似振塵衣

贈寶神清歸隱茅山

翩歸鶴自遼東又向茅山擬住家客食定依何處竹結巢
應得古時松雪滿空山騎一虎月明秋水佩雙龍別來彷彿
三千歲亦欲還栖第一峰

題南野亭

門外煙塵接帝鄉為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
東華覺地靈前淵魚游留客釣上林鸞轉把杯聽吳楚章曲
花無賴留攔終南雨後青

送真仲章學士奉祠致演

國李古東三

一

三十過從今六旬故人唯我兩吟身空華作賦相為義雲復
升堂五拜親送別轉令嗟影獨思歸從此上心頻南湖春雨
鷗波綠定職乘棹往問津

次韻吳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人間伏日當蚤休道上馬車如水流神仙不熱風雨夕父老
已知禾黍秋誰憐司馬久多病惟有杜康能解憂北溪之鵲
六月息載我八極歌遠遊

次韻伯庸尚書春遊七祖真人庵兼簡吳宗師

賞心不作三春過高興都為百事牽願解蘭舟溪水汎思携
藜杖野雲穿真人館在無塵界太尉詩如絕行仙花下共遊
仍獨往不辭泥醉晚朝天

石渠承雨作流泉中有參差行棠花近飛鴈魚駭逝柳低
步障橫晴穿紅塵朝路常參吏清書齋居幾初仙但乞會稽

尋賀監酒船一棹水中天

花時官館多賓客春酒盈缸饌在牽據石發歌風為起臨流
揮翰硯將穿紫髯一夫惟堪愛白髮頻搔豈解仙顏有看雲
高閣在江東烟樹共晴天

一住京華三十年春花秋月幾相牽高情總付珠簾卷危坐
空餘木榻穿水曲停餘新秋事墻陰題字背遊仙動成陳迹
多惆悵安得長生老後天

送宋誠甫大監祀天妃

使者受節大明殿候神海上非求仙廟前水生客戾止帷中
靈語風冷然龍牡有石載文字沉璧用縑求淵泉賈生何可
久不見海若牽職君子還

觸石墜馬卧病家

士敬仲余書

恩子告先至上京寄觀之寧

翠幃臨都尚駐郊言昭龍漢度則才雨餘草氣千原合日下
雲草五色交給札脩辭持玉筆賜美充腹出玳瑁白頭感遇
如何補阿閣清嚴極鳳巢

趨召頭齋數目昏旋聞子告荷深日鑒頌西域千金酬酒賜
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書永行吟吟若舊春溫摩挲素壁
光於雲思得參書寫樹根

閒開宗師和韻期望過思復用韻以謝

草堂長憶蜀西郊屢下歸休自折茅司馬微傳舊父老少陵
詩舌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屋江有嘉魚遠致庖乞得開身
當及早堯時元自有由巢

書卷連床度曉昏懷歸復戀君恩養生賴得南華論好客
時傾北海尊山木向秋俱老大海霞迎日共清溫蓬萊正與
懸峰接幾見浮雲起石根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雲中樓觀翠岩巖載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出略無
烟霧只風飄玉皇素側當霄立王母池邊向日朝却袖餘薰
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塵飄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蕭蕭戎馬昔升虛壯士吹笳隊不舒關外羽書三月急道傍
茅舍自年餘沙田雨足仍生黍河水冰消不禁漁洛下賈生
猶獻策車明立在玉階除

王儀伯參政見和郊字韻詩復用韻叙謝

龍游宮沼鳳游郊通水明堂不剪茅終絕草儀三日具大亨
懋帝五雲交執輿已信神為馬和鼎寧容祝代庖八月涼風
張樂地頌聲洋溢播雲巢

聖遠三澤感風俗河汾千載取知恩垂紳論道猶削古東髮

明經奉至尊車騎身從游汗漫庭闈心在視寒溫朝回未覺
歸途晚斗柄西移楊角根

十月十六日奎章奏對回至李親之學士宅宣

旨行香孔林按上得佳紙因賦此詩并得其鎮紙

玉蟾

聖恩深念魯東家林木蕭條散暮鴉鴉升詔先令脩古廟形庭
即日遣官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絢海霞偶為傳宣
到書閣就床奪得玉蟾蟾

次韻馬伯庸尚書

遼闊晨趨禁掖西莫街騎馬及鷄栖退朝每想花邊散得句
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齋居方丈有蒸蒸鳳池何似
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送甘太史祀名山山川

太史名山閱秘經承恩衣繡許趨庭江頭飛蓋逢春雨林下
幽人識使星宣室夜深燭絳石渠風煖竹書青清朝盛典
須成蹟最想通歸駟馬朝

就甘太史并寄天台武夷太無三君

武夷山裏芝三秀華頂峰前泰一炊湖老每懷鴻去遠山人
母謂鳳來遲浮閣紫雲綠書住照夜青藜賴客知賀監狂
天所放故令華髮待安期

子昂墨竹

高崖數竹凌風雨老可當年每畫之脩影自憐流水遠虛心
如待出雲時縱橫鴻爪留沙磧外轉驚群向墨池百廿湖州
仍見此故知王子等參差

二十五日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鵲立候官軍風送飛花著白蘋水影漸移簾側畔聞鶯聲

李古錄三

祇在盤東隅近床僊進名臣操筆親題列女圖大液雨餘
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賦胡氏皆山

萬山起伏如波浪外固中寬故可居日出擁金千仞雲生
納翠八牕虛亭中留客多爲酒在裏成樓更貯書朝往暮歸
勞杖獲醉翁應不憶環滁

賦礪山成簡卿心遠亭

作亭臨河河水渾草樹繞屋啼鳥聞夢面枕上彭城雨目送
檐間芒屨雲歸來黃菊有佳色坐老青山無垢氛但願尊中
長得酒曲阿莫問舊來軍

送全州錄事

清湘郡城公事少錄事官盡日間且可隨處度流水更宜
把酒看青山僧前虎跡石苔紫雨裏鳥聲江竹斑應會吟詩

一百首寄與明年春鴈還

與衆仲助教讀王臨川清事慨然興懷良上人爲
蔣山善公求送行因爲賦此

霜筠雪竹鍾山寺最憶臨川舊所遊病骨荒陂秋澹白頭
道恨思悠蕪歸雲海迷華屋驚起星河近絲舟欲托善公
重到日松間石上試相求

王堂讀卷

玉山策士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坐移籬底日官壺
馳賜殿頭春宸廷制作與龍盤漢代文章重賈誼書閣吳年
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

謝吳宗師送牡丹并簡伯庸尚書

輕風紫陌少塵沙忽見金盤送好花雲氣自隨仙掌動天香
不許山人夸青春有態當牕近白髮多情神帽斜收愛尚書

李古錄三

才思別解吟胡蝶出東家

和范德機從楊鶴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玉堂
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移還負舊
春欲莫楊梅爲我道深期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錄事

清江百人石爲城太華千峰積雨賸官厨幾時書帙靜漁舟
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學上國多傳月旦評頗有老懷
煩錄事到州爲問范先生

大廷策士問經世之道傑忝在讀卷之列觀諸進士所對有感賦此錄以贈別鑑性粹中支渭興文

舉二賢良

昔人有欲問先天卦下相期二十年已向塵埃成白髮尚從

燈火事青編獲麟春秋後鳴鳥猶聞禮樂前春雨未來農
事晚獨懷歸計在山田

維朋友道推高科拜官還崇仁賦此為別

重溪疊嶂竹交加曾著芳艸踏白沙名勝多年嗟寂寞文章
此日羨才華青雲步武繞重見白屋詩書尚幾家鄉邑相逢
煩告語好敦忠信作生涯白屋友道居近之昔崇仁有同
書國朝六科崇仁幸進士第第人墳墓故宅在
道才二人故云重見所以為期望於來者云

贈趙生

天門一日觀黃榜茅屋三年掩素扉相映蠹魚春雨潤練囊
螢火夜光微夢游朔雪留鴻跡思入南山望鶴飛會倚官牆
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贈昇龍觀主

絹前親製先生號賜與江南謝辭答大華雲開天使下少微
星動史官知龍飛滄海留珠樹虎卧丹房守玉芝聖主無為
千萬壽更應築館候安期

訪李真人不遇

退朝花底佩珊珊去訪真人曉出關芳草欲迷行徑古長松
深護步廊閑蒼龍挾雨得瑤簡白鹿穿雲致玉環如到天壇
看月影定知清露滿人間

賦壺洲

傳聞海上有玄洲曾是安期舊所遊千頃白雲都種玉一杯
弱水不勝舟與龍夜護黃金鼎鸞鶴晨朝紫綺裘波浪不驚
星斗近步虛聲裏度清秋

完哲篤下第歸蜀

西郊長憶草堂吟塵外幽居更可尋奏賦上林春事晚携書
舊隱歲華深澤錦江波紅艸浣花潭水碧沉白頭未覺

歸歟莫待子車來獻好音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奇勝待甚愛覺歷々分明忻
然相告賦此

夜來夢我山居好笑我平生豈有之野服許辭金殿直俸錢
足辦草堂費安知蓬島非兜率不是匡廬定武夷還有勝緣
同晚歲至人無睡已多時

會李簡伯司業分組

憶昔同堂肄樂歌朝陽煦々午風和炮煮升俎堆紅玉醕酒
盈尊汎綠波坐席已成三載別交情猶似暫時多尋常飽德
寧私我願賦緇衣上禁坡

次韻朱本初訪李簡之學士不遇

城南城北暖塵飛伐木相求苦未歸吟到碧桃還細雨行尋
芳草又斜暉綺纈綠筆題詩徧斗帳沉香入袖微共載小車

勝上馬重遊莫待曉紅稀

寄趙子敬平章

聞道乘閒入翠微猶愁嵐氣濕人衣道傍野樹飛花盡溪上
春雲作雨歸故舊釣絲輕在手仙人棋局靜忘機赤松曾許
同千載擬向高秋傍鶴飛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蒼食獨出千叢裏翠節
駢生數尺餘比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折筵已向
靈氣卜亦說能歸似兩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今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匹馬
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壓屋孔明廟裏柏闌珊新堂題作
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

聞道故園生瑞竹山僧為我重栽培百年雨露餘生息一日

風雲幾往迴壠上枯桑鳥幸止城東華表鶴歸來聖恩若許
歸田里千石清尊為爾開

聞道故園生瑞竹吾家孫子好歸看佛祠竟日春陰復先龍
多年莫雨寒門戶淒涼嗟老病鄉閭迢遞報平安重來慎勿
勞余夢駟馬橋邊據馬鞍

題張太玄為陳外海畫廬山圖

誰向匡廬成舊隱畫中一似夢中看千株松樹參天起一箇
茅亭傍水安清風空谷傳吟嘯白首高峯生羽翰寄語山中
陸脩靜萬中不畏過溪寒

別國史院趙峰石

秋雨菴苦數尺身文章曾見百年人吁嗟一代興王盛付托
諸公製作新垌野有詩皆在晉泰山無刻更先秦鳳麟一去
無消息空使驚駭愧後塵

李古錄三

四十三

執戟揚郎久不遷頻年從幸到甘泉賜歸特許先三日作賦
時令奏一篇翠勺娛人花帶露貂裘倚馬草橫煙殷勤為謝
堂前石何處來秋共月圓

神鳳琴

鳴鳥人間久不聞遺絃欲托斷琴絃曾看士鼓歌朝日亦共
陶尊醉夜分五色雲中迎太一九疑山下望湘君采詩應被
唐風譜早晚樓船或紀汾

繼陶居士傳

沐水滔々蜀嶺高飛蓬千里棘心勞道間化虎作人語城上
慈烏向子啼玉樹斷歌殘王氣朱門往事付鴻毛將軍莫歎
今為庶居士當年已繼陶

謝善集送宣和瀘石硯

巢翁新得瀘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壁復完知故物沉沙

俄出認前朝豪翻夜雨天垂蔭墨沈春水地應潮恐召相如
令草檄為懷諸葛渡軍遙

送蘇伯脩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頓覓文星闕下稀病起可堪江霧濕信還
莫待死花飛千年鳳鳥來阿閣萬里鱸魚出釣磯總道揚雄
文最古君知頭白久思歸

次韻柯玉文寄別

避弋驚鴻過遠汀啄苔病鶴想華亭臨邛枉騎情都盡於越
荷舟影飄賓客莫詢溫室樹君王猶問楚江萍重來賈傅非
年少前席從容對夕廷

謝善集惠梅花

巢翁遠送梅花樹正在東風四日前紅萼無言餘舊雪白頭
相見又新年喜從嘉樹來江雨憶共香秬上海船春夜不眠
賓客醉只留孤鶴伴清妍

李古錄三

十四

再用韻簡巢翁

豈無尊酒梅花側聞道長齋繡佛前方閣護雲宜煖日小車
衝雪稱高年願辭閣下金蓮炬但乞湖中畫船約取巢翁
携鶴去髮毛同白不爭妍

送玉泉長老栗木果

非青非黃栗木果使者西川馬上來楚國共疑金橘味衛人
祇道木瓜栽頻婆妙色情懷別橄欖餘甘齒頰迴歸到玉泉
應說法試令閑老聽鸞啼

送王君實御史

頓覓文星闕下稀旁人猶道此言非東風十日京城雪西道
三春客子衣裘滿朝川君定到鵲啼劍閣我思歸千花並繞
圖書府相待承恩入紫微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獨抱長鏡管白雲琴心誰錄內篇文清辭二日秋仍瘦偏體
羣真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事山經聊許世人聞已從司馬
求其錄更為通章九老君

寄金馬口尹夫總管

白髮先朝舊從官幾年南郡尚盤桓九華山裏詩題徧采石
工頭酒量寬鴈到京城還日莫馬懷餘棧又春殘何時得共
鳴皋鶴八月臣廬散羽翰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江東昔有大茅君大藥親令二弟分紺綠俄消頭下雪玄黃
初合洞中雲雷鳴春谷龍三變月滿秋空鶴一群一落人間
成老大何年名字刻瓊文

送劉宗師歸茅山

長松落千峰雲碧漢寥一鶴風十月暫離句曲洞早春
還請大明宮君王舊識蒼龍劍圖書新傳白髮翁欲把紫芝
歌隱德三茅應聽月明中

與薩都刺進士

當年薦士多材俊忽見新詩實失驚今日玉堂須倚馬幾時
上死共聽驚雷生誰謂年猶少更信空齋老更成唯有雲中
馬侍御金鞍露最多情

送歐陽元功謁告還瀏陽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游有直具三益朝墨
同朝又十年心似古人機獨敏用周當世德仍全雍祠已有
蒼崖石欲托高文與代傳

曉奉斯書進御床解纒隨見濯滄浪歸鴻不計江雲闊倦驥
亦懷野水長竹簟暑風魂夢遠茶烟清畫舫暮暮與千里

宜春道投老相求訪石霜

送王師曾編脩祠南鎮

山陰巖壑多塵迹王事能來况莫春太史好探神禹穴老夫
先是會稽人海東日出離闌近湖上風生白苧新若得極樓
同晚飯便從賢監卜為隣

次韻楊友直

真能能容客時竟深廉飛絮書家數枝為茶誰相贈一束
生芻故可招坐定驚雷經席上酒闌纖月在林樾何由共
陶弘景聽取松風作鳳韶

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

宋宣和手勅一通卷首題識四字我朝
英宗皇帝御書也帝嘗以至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幸
五華山臣有以此書獻者丞相拜在侍側就題以賜之

既歸第曲先盛熙明寫金字佛書一帙贊丞相承相因
以此卷贈之且語以其故至順二年三月八日熙明為
歐陽玄記其事於左方

聖代御題前代勅小臣叨備史臣書事業久為人土直文章
猶作世瑤瓊海淪碣石圖空在桑蔡祁連計已疎誰識全燕
天所靳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召義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輦遊露引旌幢連閣道風傳
鍾鼓出城樓群臣頌德金為刻萬歲稱觴玉作流避暑醴泉
涼氣早旋京應喜大田秋

到先隴為墓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因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音似客路
疑時髮鬢老親老長懷鄉里意孫多宜置墓田旁治生自可

依諸葛數頃膏腴八百祭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曉送出神州點點霜華入弊裘無復文章通紫禁空餘
涕淚洒清秋苑中首宿烟光合塞外蒲萄露氣最憶御前催
草認承恩回首幾星周

題煖翠亭

老去唯思卧白雲一亭萬竹喜初開波回曉日鷺鷥並沙散
晴烟翡翠分把釣左泉歸衛女乘舟北渚望湘君誰能獨采
微盈袖却道高寒思不群

送許有字赴湖廣提舉

奉詔論文秘殿西才華知合藉金閨思親浩蕩江波遠志關
邊回苑樹低望鶴樓前移綠鵲吟詩花底聽黃鸝歸來尚覺
春風早鴈字充庭玉筍齊

賦石竹

積雪初消綠華東風吹動絳綃霞龍壺石氣千年潤鶴過
林陰一選斜刻字欲尋金錯落折旌如織翠交加綺牕坐對
吹笙暖未覺人間歲月賒

集為孫兒只慎齋平章題紫微亭用王右丞語也

并賦詩一首奉寄

右丞昔向終南住獨對南山賦紫微春雨乍收原上牧晚晴
仍見谷中歸好留杜牧為賓客更覓園公共庶微聞道新亭
多雅興相持尊酒看清暉

賦碧筠堂

詞人江東雨後雲碧筠堂上注芳尊眉山老去無賓客番水
春生有子孫團扇脫涼簪綠林纖月對黃昏問誰吹得
參差玉為新蒼苔向石根

奉同吳宗師賦紫七相新齋

城南烟樹曉鶯啼石上莓苔舊題自有琴心傳內景更將
書快事幽棲晚來相鶴風生竹雨過龍鵲水涵溪蜀客草玄
成底事蕭條白髮愧青藜

次韻吳宗師

硯池滿貯瀟瀟水墨腰輕鑿翡翠釵仙苑烟雲隨地煖道山
風日向春佳集笙夜鳴金屋飛鳥時步玉階祇恐江頭
花事晚誤勞車馬賦三齋

寄來鶴亭主人

德清舊館何時到兩後春泉在滿池綠字久無弘景信紫苔
應長少霞碑數峰烟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散絲海內交遊
多老去為誰溪上放船遲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太行積雪都消盡船到舒州水正高江樹連城分野色門生
加豆薦溪毛尋原自去書山石問字誰能載醴醪為覓種椒
張廬士早收丹實待歸舸

子延祐已未秋南歸安慶城東有張教授與予

同舟從者得椒實數升至江右種皆成予復來

京師又十數年山中椒已無存者可為求種秋

過江上行取之尔

送張兵部赴規運河

畫橋水判動龍舟鴨綠嫩出御溝使者旌旗穿柳過人家
鳬鴈傍溪浮桃花吹雨春牽綫江水平堤夜唱鶯應有餘波
方浩蕩不令歸棹恨淹留

謝吳宗師惠墨

念我衰年不廢書錦囊古墨送幽居明牕塵影丹同熟玄圃

雲英玉不如敢爲文章勝虎豹紙應箋註到並魚研磨不盡
人間老傳與兒孫尚有餘

再和

慣見天真按筆書七言死麗出開居誰云太璞無在者藏在
丹房已久如寫韻虛人跨虎擬驚池暖水生魚玄霜比似
金丹秘祗得刀圭便有餘
家傳戈法負清書得墨深將藻繪居華米每慚沈既往平安
聊遣問何如畫殘翠黛愁蛾綠寫得黃庭辟毒蟲續髮如霜
還可染硯池不敢棄君餘

三用韻合集翁就以奎章賜墨賜之

隣父長思長史書不辭頻過借集居臨池三月玄霜盡對月
千篇白雪如賦敵洛波翔翠羽歌成湘浦騰文魚故分瀝石
松烟色猶是奎章舊賜餘

四用韻寄吳宗師奉祠城東依祀其一謝夏真人
送海棠一枝

休奉東封遠獻書神宮咫尺九重居香飄秘殿人願若雪降
方壇樂翕如水上被除祠候燕雨中歸牧夢占魚此時最憶
風雲地濯之清沂詠數餘

定計歸來已束書高齋虛寂似禪居好花送與春風共病日
愁看宿霧如四月落林多野荀半陂流水足溪魚今春又過
今秋早一飯跼蹐不願餘

謝吳宗師送牡丹

人々看盡洛陽花誰似堯夫小小車高閣每煩君實望西街
還過伯淳家東風寒食吹烟散燕子空梁哀景斜最憶青城
坪上樹樵人祗向檐頭誇

題著色山圖

江樹重々江水深楚王宮殿在山陰白雲初生春浦翠黛
嬋娟對晚寒宋玉少時多詠詠江淹老去倦登臨扁舟却上
巴陵去閑聽孤猿月下吟

題熊太古畫

亭上長松三百丈何人可以此經過窮冬藜杖出同谷清夏
簾輿還曲阿西鵲每來從長嶼老猿時復下藤蘿王維韋僕
久不見病目摩挲愁奈何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武進憲

淮南地沃偏宜麥况可扁舟弋鴈見此地正源能賦客中臺
新制使君符山城過雨鷺鷥春盡野老扶藜到日哺行部若臨
江岸潮烟波舟々有漁夫

送淨慈書記

寒梅的々西來意翠竹青青劫外春日出碧鷄山作雲臺空
彩鳳地無塵八年過遍湖光好萬里歸來月也新我在錦宮
城裏住白雲滿屋便爲隣

送趙東野因王君具末章以起句

朝裏儒冠盡白頭斯言三復使人愁芳叢獨見芝蘭樹幾歲
不矜穉穉秋藏書雲谷訪遺老把釣清江懷故侯太中梁棟
小橫楠匠氏尋引還相求

題畫

緝熙殿裏御屏風零落誰收百歲中錦樹總含春雨露畫橋
猶是舊青紅花開陌上懷歸燕潮落江頭送去鴻何以綠波
生太液絳桃風急綠船東

城東觀杏花

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蚤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
金魚館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丰傳

襄陽道歸騎西風擁鼓旂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提點申達卷後

十年七聘不還朝起爲飢民夜駕輕嘉樹百年誰忍伐生芻
一束不能招西州華屋交游少北海清尊意氣銷欲爲憐南
名士傳泉聲山影晚蕭蕭

寄海南故將軍

海上風來五月秋晚涼應上木蘭舟金盤丹荔生南國玉腕
清冰出北州任客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如鉤期門舊識
將軍面從獵還披翠羽裘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莫歸

騎馬城南舊題韻蕭蕭帽帶雲低東風花柳過春曲落日
兒童唱大堤繡閣草無和玉髓錦囊還有詩金蹄歸來吟轉
樓頭月池冷天容翡翠拖

寄泉南三老人

春城連海樹扶疎中有幽人八十餘便信流傳江左賦伏生
零落濟南書鄰翁社舞尊多酒弟子晨炊饌有魚前代衣冠
今絕少故懷三老載安車

次韻會衆仲助教相壽之句

老牛無力服柴車道遠鞭驅未到家碩果當留霜後樹寒梅
深辨雪中花青城萬里懷空谷滄海千年望太霞願有良朋
相慰籍釣竿隨分倚江沙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六韻

羣玉府中香滿袖凝春亭裏看花開綠雲近席微風動紅日
當牕好客來西海珊瑚墮下長東家胡蝶雪中回竹深每聽
尚書履池煖時分太液而風味浮烟金錯落鵝群隨水白毡
毬人間應得函封帖青李來禽繞舍栽

次韻杜德常侍十萬歲山

秘閣沈沈便殿西頓年立此聽春鸛風搖翠岸新生柳雨浥
銅池舊產芝玉几由來常咫尺衛門此日遂栖遲中丞欲去
紫車在杜甫長吟雪舞垂墨沼游魚語宿藻畫檐飛燕曉晴
絲山中竹簾涼如水應夢釣天九奏時

次韻宋顯甫

御溝雪融三月初是鸛鵲鴈鴈總來居蒲萄水綠可爲酒楊柳
條青堪貫魚連連天何起箕尾汎泛雲海浮青徐舟前花落
傍飛燕隄上風來濕舞裾翠輦時留金殿覆錦波不著玉夫
渠臨流宋玉偏能賦莫待東都客問予

絕句五言

燕陳公子宅贈康學士

落日照大隄花間聞馬嘶城頭鼓角起相送五門西

宣和墨竹寒雀

酒墨寫琅玕深宮春盡開蕭條枝雪不似純千山

上馬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祇好扶藜杖猶難看落花

題且食司所藏慧賢詩瓜行蟻圖

瓜腐來螻蟻梧生致鳳凰荒園成宿雨阿閣自春陽

雙蕉圖

戢翼石梁陰秋風日夜深使君莫行野江水蕩人心

畫扇雀竹

啄粟野田莫飛鳴亦來雌雄家江上雨發船歌竹枝

畫扇柳蟬

不食隨終日長吟如老翁金盤九秋露玉樹一絲風

畫雙蝶

舞罷庭花落池邊有睡兒無端雙蛺蝶飛上繡羅襦

商德符畫松

松根生茯苓松葉纏兔絲服之可長生歸哉南山陞

河梁泣別圖

落葉滿長安秋風漢節還裁詩寄歸鴈三月到天山

題蒙古松壑書

長風壑中來吹雨洒高竹憶昔曾見之終南路黃犢

補魚圖

網罟日相從天寒澤國空釣竿長倚樹老却渭川翁

子昂畫

拂石聚竹間米蘭幽林下游子惜忘歸何以遺遠者

右

松上一枝雪竹間千本蘭江濤曉遠道風雨憶春寒

李長蘅三

北三

雜寫

韓子登華封縣今指其階巖呼始得下亦不傷雅懷

右

粵人善操舟先去令人愁今年水未落不見草艤秋

右

狂罵人不怒徒然傷天和問君丹丘月當勝白頭波

右

雲間陸士龍寧知千金寶文章倘有取論薦何愧辭

右

長鬚一握雪昏目九重雲不爲成去計猿鶴皆怨紛

右

夕望姑蘇月晨瞻太湖波金章還闕下隨意竟漁蓑

右

貪綠絲君恩三年金馬門願於虎邱世頭白老人村

題柯敬仲雜畫

北苑今乃在南宮奈老何青山解浮動端爲白雲多

右

雨過蒼苔石雲生梵宇泉鳴懷春冉稚子秀娟

右

鐵石餘生色米霜作曉妍春雷明日起何處尚龍眠

右

雨過黃陵廟蒼梧雲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滿林秋

右

江上秋漠漠風雨晚蕭蕭千載誰相識惟應待老樵

右

昔過黃陂客釣衣石角斜疑舞龍作杖拾得上天槎

李長蘅三

北平

右

黃金千璫甲瑤玉六簾鉤雨送驚鷺夢烟籠翡翠愁

右

娟之生玉潤楚之作金聲羽扇迎風定羊車過月明

右

峽口春雲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桃李渡風急竹枝歌

右

蒼涼初出口黃落早知秋不遇來之客寧知散桂幽

右

明堂要梁棟大匠取修直齋屋石間秋風動蕭瑟

右

平陸望龍起近山生遠烟前村三萬頃明日水平田

右

每苦生石路翠竹自交加不惜青鞋濕臨流踏白沙

右

昨夜采樵去偶逢三尺枯山人不到海不識是珊瑚

右

蒲酒一枝新惟堪掃淨塵白雲在窓戶留作老僧隣

題李溉之學士湖上諸亭

烟蘿境

王女乘烟霧松間來壁羅飛行了無跡明月送空歌

金潭雲日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雲行紙有琴高鯉時或作群

漏舟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仙冠猶欲待冷風

紫雲溪洲

洞裏琴鳴澗洲前掉入雲凝尋雲公更同訪武夷君

秋水觀

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漫晚風

無倪舟

三周華不注水影浸青天不上銀河去空明擊棹還

紅雲臺

日出湖邊曙雲生島上紅絲舟移曲岸白簾對微風

蕭間堂

受業蕭間老令人憶稼軒高堂何處是湖曲長蘭孫

松閣

黛色浮空表蒼海積雲遶鷗鳴從此度掉臂回秋天

大千臺

等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觀還將一緒雲散作萬山雨

道園學古錄

觀心

炯之登望室微息若存仰探當月窟俯察識天根

題熊太古畫

路過秦時檜家留蜀道山長安都看徧回首入柴關

右

海內此亭古幽村春事多扁舟歸未得江水已生波

敬仲竹樹古石

雪樹寒逾勁霜筠晚更脩玄雲動巖石令我憶湖州

六言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余獨游芳洞庭野雲徘徊兮天將雨望九疑兮不可見結幽

笛弄聊延芳

題柯七畫

卷三

北

登孤丘而望遠見江上之楓林放余舟於澧浦何天高而水深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在朝集四

雍虞集伯生

芝亭永言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袁伯長

王伯生

沙禽東去避網羅，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越女白，從此

勞人魂夢多。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溟南斗低。明年白日百花靜，憶尔

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壚玉雲頭，蕭中吹得鳳凰聲。不及晴江轉，掩鼓洗盡

木夫谷

九月襄王宴清宮，霓旌羽度雲中。雨汀山雨衣裳濕，朱玉

愁多賦未工。

水夫谷

長洲宮沼醉西施，滂沱雨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

送四川憲使

晚趁嚴召直承明，侃論思歲未更國。老不應持節去鄉人

徒羨過家祭。錦溪園裏千尋竹，夏日移床就綠陰。烏帽綈衣叩竹枝，閒來

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復愁國史奉嚴祠。離鄉遊子歸仍晚，獨對

東風惜髮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況問田。不恨錦官非昔日，但尋

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多千本，仙井山中玉樹繁。老去首丘天所念，未甘

孫子祗東南。

高秋風起玉關西，路鐵歸朝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

風雨夜聞嘶。

舊屋

舊屋已為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沼，更向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湄，五月端聳入塵寒。種樹已堪維馬騎，開軒

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青衫買馬濟時危。鄉人啜茗同觀畫，解說

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連州府君

大墓始見叔父南山翁，翁與集同出太師雍國公

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

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道

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玉屏古柏與天齊，使過于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西風

江水髮絲絲。

玉渡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在，更將

王母圖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故家

今幾尚簪纓。

瑤草春深晝日閒
露芝清露自怡顏
双成吹徹參差玉
八駿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疑且舛
恃恩無賴更蒙憐
竊翻雷電天公怒
風雨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墟白雲高
空系戴勝向晨鳴
茂陵多欲非仙器
枉賜金盤五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
金明水淨月娟娟
請觀阿母神仙籍
各在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瀉瀉
狹蝶飛來石竹簾
羅襦曾試繡紋重
荷花啼鳥銀屏暖
卧看牕間唾碧茸

開州海棠
開州城南天下稀
海棠參天鸚鵡飛
百年高興付蕭散
老著

西江何日歸
畫樓
冷泉亭下呼常到
巫峽舟中聽更愁
老石枯藤還見汝
因懷經處思悠悠

記夢中詩二首
祝融君紫虛君率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
金容混漾水中央
向曾賜服玄洲玉
今結蕭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
親題彩筆篆明虹
玉樓臨海連天碧
待子扶桑鶴出籠

失脚漁磯返棹遲
波回石上候來期
老翁岩下諸年少
總解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道園學古錄

南郭名園繞隔縣
好添花竹又清時
歸來未老紫車在
百里尋春定可期

維摩
二士同開不二門
是何境界疑評論
若為普供諸香飯
貴得薰聞悟識根

錢舜舉折技夫容
白髮多情憶劔南
秋風溪上看春酖
剪來一尺吳江水
凝比千花濯錦潭

商德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
劔閣崢嶸筆底開
又向江南住三載
不為庠阜即天台

天曆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
太僕承恩出九重
前代王孫今閣老
只畫天關八尺龍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次柳花
三月淮舡當到家
賜金盡賣買田舍
坐對八公吟日斜

商德符小景
五老峰前屢往來
紫雲如蓋蔭崔嵬
十年京國頗看畫
最愛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植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薛蘿
青春白日坐蹉跎
試詢烏石江頭水
寧有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倡成
雨泥輕塵道半乾
朝回隨處惜花看
牆東千樹垂楊柳
飛絮時來近馬鞍

三五—四九

聽雨

屏風圍坐髮髻二絳蟬搖光似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
春雨憶江南

春雲

春雲漠漠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又立起頭
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超閣

日出風生太液波畫橋千尺彩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
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待漏官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
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書刻傳呼淑景遲 聖主自觀新進策侍

李古錄四

子

臣替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
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不待
吟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閑情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
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汾陽日二水生波翠袖黃裳晚擁過珠樹月明花婀娜鳳毛
春暖錦婆娑

楚宮朝雨過江潭燕二新來試浴露庭下錦衣皆稚子牕前

秀色是宜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繡簾美人時共看塔前
青草落花多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二

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騎嘶過沽酒樓前紅杏

香中簫鼓綠楊影裏軟紅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墜

雲雲偏盡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

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細思陵見而喜之恨其後

聲第五句重携殘酒酸寒改日重扶殘醉因歐陽

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腔度之歌之一再重此

字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以此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堤

揚柳舞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不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晚風蛟龍夜護王壇古劍影

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 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草
詔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祗有銀蟾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
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脩竹
舊時長見揮豪處脩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君水上鷗波
千裏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庚子蒼石如人立恐有

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却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鈎蒼龍過雨影在壁斷雲
零落令人愁

寶籥空谷中春事晚老鶴倪啾啾蒼苔生長鳴屐雨氣潤舞羽
脩脩山月明

酬書巢送棕帚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紛塵埃滿袖歸來晚誰與
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銅盤
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參長紫雨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飛千山表野有
新田市有謠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首宿秋風盡日閒白髮圍人曾習御長鳴
知是憶閑山

魏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燕泥新賜
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窗無處著神通蒼龍浴罷車持水閒玩
明珠似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隄綺牕只在畫橋西羊車薄莫過湖曲驚起
鷺鷥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雪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省唯有
河東學劍翁

題趙子固山樊瑞香水仙蔡惠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時
駐屐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蒼髯鐵圍腰一竿夷猶雪滿髯山雨欲來春樹暗盡將
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會吳宗師

解衣微息起黃庭仰瞻博桑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意手持
揚計寫來經

題吳彩雲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幃翠地月娟娟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
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春帖子

祇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若荷聖恩歸去豈東
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黃庭留白鶴偶隨
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點鬚目力都妨讀舊書兒子總堪供稼穡故人
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薪儀如紫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珊瑚莫負
深耕種玉人

華葦樓集

華葦樓前翠簾來軍士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獨對

霓裳進玉盃

為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定知
剪燭向西窓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可伶
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嘗至金陵否

集謹對曰嘗到又曰治亭是汝所題往年八九至其處
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

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虛一所種也上曰然又顧集
曰已墜觀為宮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勅題榜賜

之矣是日趙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聖上不忘治亭
之意又三日吳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為持卷來索

賦因錄所得聖語如上云

春明書侍奎章閣聖上從容問治亭為報仙都趙貞士新
松好護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曉雨圖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區不
余昇觀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歸鴈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老去
何年踏釣船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栢舟堂

白髮高堂畫霧昏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柳春雨
深荷主恩

次韻杜德常興義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從此
頻傷八月來

百頃芙蓉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空翠連玉座臨高閣只有
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林梢車馬聲風動此日
闌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轡馬手技甘泉殿幸揚雄老酒髮
秋風不受吹

題畫何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璫翠佩不勝愁一鉤纖月清如水吹笛
何人共綵舟

黃筌天容乳狗

西苑初開鼓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騁雲麟趾同靈馴抱子
花陰卧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々栖自有秋風動疎竹江南
落月不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高陽道士今何在
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僅在錢塘一日

謂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
跡也綽約新橋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

多少得似春潮夜々添又有人云長聖王勛殘粧臉
肯為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

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間語多蓄奇
夢寐與君謨開勝韻又知作詩了容過杭述古飲之詞四

泣求落籍千容曰可作一絕詔援筆立成曰龍上果空
歲月驚勞看回首自梳頭開籠苦放雲衣女長念觀音
般若經初時有眼衣白一生嗟嘆遂落籍同輩皆有詩
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淡粧輕素鵲翎紅移入朱闌便
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觀云桃花
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
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其也

世不誰是錢塘守頗解胡中作畫船曉起開茶籠井十花開
陌上載嬋娟約轉天際若離離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奈烟輕颺絲風錦囊舊賜龍圖在誰寫
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
明鏡若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秋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爲題
雲塔向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
函所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
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
守居閣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爲不知何人作其
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尊翁
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緣耶卷後多待紙故仲求
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杞墨但目
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
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
盧集書

題著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凌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閑雲
閒雨是耶非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新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憶
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護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舊新渡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楚王
宮殿在專城

山下吳王避暑宮宮前浪起白頭風抱琴響徹廊頭去多是
扁舟笠澤翁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官花紫綺袍松雲落星迴晚櫂海風
吹月見秋豪

水蒲青溪花蒲蘗浩然堂上春風小車還過溪頭去偏看
青山似洛中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寐兩山
松竹夜如何

山人不愛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真逸到借令
過海問安期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雙鬢雪飄蕭東家釀得黃精酒說道
凌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能人重覓新巢冷未堪爲報道人歸去也杏花

春雨在江南

無題

夏草琅玕冷於水綠轉魚魚手操七西風歸燕杏梁深恨不
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牕前卷書淨於水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
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牕下燒香禮黃老日午誦微大洞經白鶴
隨人啄瑶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疊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額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坐翠竹
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余院秋夜曲二疊

天濶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露蒼茫澄澄孤月轉危牆金井
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不疑霜不聞人語只吟蟬

風力清嚴掃蕙煙鋪塵不碍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大地
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劍氣一飄然

招熊少府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
雨也須來隨意且銜盃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過
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崖嵐氣着衣成紫霧雲香橫壁長發蒼苔
玉蟾相影掃空臺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裏雲裏何處在風

京雪礎幾時來鵲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牕外幽禽小春聲初動芳枝裊花落知多少春起早
苦被東風惱綠陰青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梅翁此卷相示清潤縝藉使
人意循因所題柳梢青詞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疎枝如逢舊識同在天
涯荒村茅屋斜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絲鉤青鞋藜杖翠
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盞殿東風軟花
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按藍

飛燕又呢喃重簾懷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為報先生
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臣某等敬觀皇太子受寶於行帷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
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
庸異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續祖宗之
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
歸則推奉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
而無妄素定之誠實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
道忘勢訢然無為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
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

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
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止言非聖人
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明見其事於
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
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於穆皇
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
交意孚曾是脩遠帝載龍旂其行逢之萬民僉來皇儲
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衣式好在原莫政寧與風雨孔時道
無游塵肅鑿車通宵及晨帝曰勞止毋趣行適會言近
止交喜更慨際陽之京世皇所營我母即安次于郊垧垧
有豐草雨露既渥差駟于牧饒饒耀皇儲攸止百靈具
扶群臣受詔奉寶求趣維時靈輿龍光上燭祖宗之傳景
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

道園學古錄

卷十五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聞
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為禮必親祀上帝
而尊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之公至誠而
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
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照充達水澤于澤風不鳴條群臣駿
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為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
氣發輝五采郁紛彌綸會際人神之感已兆于斯至乎望舒
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燿火
於紫微奉常告具侍中奏嚴玄表迺御輿今斯舉奠圭升燎
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應事備成坤乾

嘏乃還次于帷殿將迎轍於陽谷應龍嘘其重潤若霧約乎
曾霄天子又出次而拜覬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
陳其說以贊休嘉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
緒君臨兆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
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
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時蒙園于穹因高子
地稽古有作以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
寶為虔土宇闡章弥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礼弗愆赫
出祖百度咸秩成廟繼志莫此郊域於皇

武考敬恭翼二升配

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與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于文王
帛機盛越席陶尊將命是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備

道園學古錄

卷十五

惟我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既標於廟又議
饗帝自我踐祚于今三年兩陽若時稼穡庶蕃孰為貳摯神
發其奸孰為不庭服于師于眾賢在廷夙夜濟二人而陳規
出則將美覈各以實總綱于紀一人以寧萬國咸理升中于
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被載齊我將親祀無敢
弗共在不有司大臣若小臣間執衛桓執礼循黎
民芸二衆神殷二載嗟載咨載忱載欣惟明天子與天為
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袞冕佩躬躬酌躬薦上帝
用格明星景光卿雲覆天望之若遙顧依于壇當寒而暄陟
降舒安行礼孔彰天豈不言皇三丕基明二聖君億萬億
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保千民稽首作頌播之韶均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歛置的苟不素定便一失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為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連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已信美則若執書受徒惟志之求表表齊居尚希尚端勿情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實異其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饕餮下自豐日極而攻于凶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迂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尚鑒茲哉

陳伯昇新齋鑒北牆之兩端因空以容置合琴書則遷而宜焉請虞集為銘其左銘曰

伯昇字古希

十七

偕神于深養感于陰蓄之有方奮為雷風君子則之作度居琴內密以安外無後淫時出用之以哥雅南間靖永年勿藥以欽

中齋銘

凡人有生定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則於過不及損益寔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桑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尔齋居知中之極

為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博丹合土水火井隤然凝質幾天成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若光晶磨涅于歲無毀傾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名

姚琬銘為陸友仁作

雲生桃中化完玉膚理緝潤色正綠保而用之其郡陸

韓克莊硯銘

毓德深源達行清明磨磨圭角發潤光折至溥之澤至華之英作為文章以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各豫章揭旁硯既為之銘玉又鈔予銘予笑言哉姑拾其緒餘以謂之云耳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泉體涵空即物顯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限量可饒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歛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為而為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汎應何處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通國本古希

十八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繫乎情文匪強偽為惟均受命心同理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哀外與國俗則亡脫因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非學而合昭厥本善二之所推寧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會歟是歸弗思尔已尔美尔牆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二新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後已慎哉為人薄化還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以錫孝子

贊

御書贊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瓊而于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況乎繁然雲漢之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此之謂歟故武略將軍瑒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上於燕

冰翰墨之際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以貴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麟朝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成何間遠近顧瞻海邦波濤不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霞昔者其宵有若通者隱於湖山託此為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更至御翰墨以賜之此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拜稽首而述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篆字出令詔札陰教所在維皇念之慎簡

乃僚書以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其率職永懷忠貞以報天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聲新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渺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鄙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歟乎未能至其所至也悅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曾子畫食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屹乎山嶽之時繫乎日星之

垂端居於憂世之侃致用考儼然而有思繫當弟之君子庶人文考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碧然松柏之堅貞鎮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聖明而特起紬往哲之緒言貫典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以踰記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為於信史受深知於明主曰嘉遜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行嘉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普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為期嚴丹青之綏後

蘇君真像贊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為謹於思慮有所不語以詩書為業而不虛不疎以法令為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通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有序

公姓幹氏其先望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為番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人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段夏人嘗學孔子為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宰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與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雲之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庶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前有公從祀遺像歎歎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修廟李蓋徹其舊而新之所崇亡矣廉訪之

孫奎章閣典籤王倫都督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滅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參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編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藥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宴坐定息

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病水旱殃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爲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識其爲二三百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鬻頌立成黃金先生咲而不受它日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爲多吾又擇人授之無如子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予聞諸莆田陳衆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根子北游醫無間之山訪其友蒯子訓之徒予解后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翹乎其乾墮乎其坤氣聲軋摩營霸吐吞執鼓其素爲此翕闢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然求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中虛魏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斂微保冲繇來升體完用充出入百爲私智妄作歸求有得

不矜不伐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存迺繇金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無象瑤琴琴瑟技業扶疏靈風翳迴光儀發舒累重山日出醴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紫駝圖贊

皇武肇迹宛龍漠其居其康輯乘綽郭有服維駝圖內載嶧轟旌帷房儼輶輶軋軋千里載泉千索黃頭義義騎引顧却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勤約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繼授于邠式郭表儀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大家圖贊

皇帝畫天家二贊
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台承命裝潢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儼華樓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興游目於式任重持安賜力知德無聞以思爲之几格天章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尚軫宸臆帥武臣能不察識若稽冠徽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啓神易凝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以遐眺抗浮雲而脫屣望高秋兮極浦見夫客之出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在朝彙五
雍 虞集 伯生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遠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尊海內使有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公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舉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閑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微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若啓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

卷五

情也哉嗟夫草盡迎候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駁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孫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復雲南悉其見聞為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既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反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因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果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徠戶張慶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千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

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東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之為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百年與其國家相為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功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為民庶降為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之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降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昏因選

李古錄五

舉互為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東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為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為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為氏其在東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泰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叙次可觀而

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氏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統氣禪綿延：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帙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突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魏姓自魏晉世官大理為理氏由利貞食李此生為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湮泯雖有傳譜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為之言曰夫人之生休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膺續之交感應無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邇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為金國凡百年 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必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為之流涕而大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問

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為 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 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彭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為一卷使余為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此 楊弘道字叔能淄萊人 王盤字文炳東平人 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諡文獻 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 高鳴字雄飛大原人 張亨字義夫彰德人 趙復字仁卿楚人 楊雲鵬字飛卿 徽宗字彥辛閬東人不羈詩有律 劉百熙字善甫燕人 平玄字浩然真定人 郭可昇字仲通渾源人 楊果字正卿中山人 薛玄字微之洛陽人 曹居一字通甫燕人 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詠 趙著字光祖燕人大俠 張朴字孝純 田

李古錄五

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 史聖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

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某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突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父是故迨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為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執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無與乎宏達之親近為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

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
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
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況乎
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
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為韻以齒叙而
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
粹為一卷謹叙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表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
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
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
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
文之興衰信非其人之所能為而恥焉獨爾之緒寄諸其人

李景山詩集序

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
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
委之文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為與持深挾高之
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
曰物之盛衰迭為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當盛矣
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恠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
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
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
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
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
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

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故臣出子斥婦囚奴之
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
以為和平之辭難美愛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
之深者為言耳蓋亦觀於水夫安流无波演迤萬里其深長
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
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此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
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
其帳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
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為詩九數百篇而雲南
諸作尤為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
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叙曰其
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
能深省順趣无然尤忿厉之氣其若細諸作放曠平易又若
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
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
知景山者特未及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
子於古之人無不孝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
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孝方力後
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
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稿某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入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
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為治者也其教之
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孝礼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
女子則織紉組紃之工宗室邊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
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

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礼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蓋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礼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做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礼以道其別擬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長以能居官闕居子擢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竟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

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選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入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負闕而聞焉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偽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辭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歎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其路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山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

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諫之亦足以深導性情之正矣於是樂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東萊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其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廬羅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東萊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東萊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隱騎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常見異化史君約房翁諱孝祥則

東萊先生譜

九

學齋秘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其化與先蜀侯兄弟也其化之子以隆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淳樸民間尚多不及僕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其爲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入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其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礼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維宋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園立以祀天嘗以大臣攝

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其質禮其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撤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寘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即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沆瘳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大長官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濱而集賢周君南翁寘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礼肇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職礼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客宜而陳之也夫

東萊先生譜

十

送彭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栝櫟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越其所尚而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

既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迹者聖上嘉尚儒幸而為儒者或以迂緩異儒取些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肖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為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駢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絲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履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

道學李古錄五

十一

浩繁而今尤盛為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褒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為之恢平其有餘也政成選為中都開寧尹又選為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書諾於臺省猶優為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為成均博士時其子豫蹕園子生選為監學典籍從余且父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某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道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餼糧以突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

為未足又指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為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實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你者一旦邊警遽至小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表裏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為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卿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壓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為之序

道學李古錄五

十二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園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為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標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禺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歎者為大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以生苦李薦擢為伴讀二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為植

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某爲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爲之師其弟子往三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爲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爲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子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休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爲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

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

道園學古錄五

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者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就二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學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爲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

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孝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盡所志其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

道園學古錄五

十四

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傳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孝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蹴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猷爲二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孝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孝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

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尸牖以極先聖之闡與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夫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孔聖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孝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孝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孝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孝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

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

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孝也非朱

子之孝也不合於許氏之孝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辭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李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推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撫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奉今年有司用科李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

舊孝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

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于城於內外遐邇星列棋置聯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眾寡以次受職其子孫二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爲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勲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爲重也思睿之所字完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以爲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爲可

貴也君以金源之貴族事

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爲職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

名封以金璽使樞府如而用之皇太后及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何可勝計可謂勝矣然或不能自反者物理當然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爲幸然久而傳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爲多乎延祐初元之三月近臣以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以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以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千兵者多矣有府歲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於盛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榮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欽

請叙其言以遺之子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珎璧重宝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以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宝天命以凝於是開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廼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休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事率其屬而為之大師丞相答剌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李

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

十七

弥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油奎章閣大學士大禧宗裡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出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又命札部尚書臣巖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

號第一 祖宗勲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

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因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札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事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札樂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慮諒其具業之誠實欲更求至正踈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宋王傳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珪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宜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年之基方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廩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札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称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集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為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閭憲慎薦者又言所薦非為懷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

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得意則切上為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途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在建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為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為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為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書易揚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為是書列夏商以來未至宋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為識某曰於乎某嘗讀張子之書以為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為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為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槩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嫌於斯乎予嘗為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儼于天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為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故諸故實周有大司寇嘗亦有司寇夫何憐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醫于

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樂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保道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其範告武王也其時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為日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大人之際事理之通達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弊倫叙叙則九疇錫華倫敘則天不界之矣舜倫叙叙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微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為說而序之

易學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蓋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義又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啟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若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為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為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適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啟蒙之書若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其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為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為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開魯公以此為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璜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子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間咨

則其言辨而傳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
疇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闢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固多見之已乎其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尚從瓊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迺執廷序阻險為暴淫川杜巖有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為掾行御史臺與蜀交言論杜生事宜見表異

國朝志卷五

卷一

憲臺騰狀 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若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 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避之為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後秀與貴游久遊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為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為重不知教

授之所繫不輕也越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 天子之勅若執貴苟以為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沈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足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 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脩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張然徒以苟且尺寸蒙末為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為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為別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又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

國朝志卷五

卷二

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為新奇以取名勿為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學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破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焉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為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與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為能者在仁卿為餘事故特舉所以為教者為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為常

特身以尚孝友信忠信屬節義爲事其爲文高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求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著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其與舍弟未嘗離先君携之遊地嶺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叔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子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卧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洽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

通志卷之五

卷三

言不止先親常勸其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川魏氏子孫在吳郡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蘇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子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大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廛微以去集知

其情不敢以館閣庶常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別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爲學之說而陳之於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勗予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即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其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但見聞而失性情之正

卷五

卷四

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散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嘔斯經之難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日久矣爲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衡轡之場多識而博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嘗藏夫何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風從閭閻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來兩雪載遠道下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練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永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集六

雍康集伯生

序

九二四二二三

國子監後園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園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載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闕會為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冰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慶之又明日諸生之長的酒而慶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故事不可曉觀焉謹序

聞又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為卷以貽諸好事可曉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為先后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貨之高下故人多越之衣服幣帛貨其至於車馬之餽常而而至君亦不其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眾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為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為倒囊中餘貲以謝君曰子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後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為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為醫也不區區於一簪之

獲而以活人為心其度越等僻遠矣誠有其質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況君子知其真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草矣

李仲淵詩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潘都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偶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為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為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詠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為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太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蓋夫袁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閒公卿大夫之言也某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之官其州人能若君之尉崇仁實子寓邑也為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其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治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別為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幸里

選之遺也爲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爲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爲是幸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事以觀其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廢幾矣而或者以爲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休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唐見獨斷而行之其有肝望之之士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款焉廢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子弟仲常同客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信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爲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

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端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彼曲肱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爲也未德盛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求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其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著詩文凡若干篇寧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縣天爵之所編錄者也既繕爲乃來告曰昔寧城劉靜脩

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遞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一初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人其言衣彼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若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蟻之細大璣之微

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子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晚而求立已類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潔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而養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予以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

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
得見靜修邵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
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復親於靜修
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
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然有不
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
奉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
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肫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
其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
孫共之矣若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
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爲表有言焉受之以爲教奉之而不

李古錄六

五

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東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
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壽其耆艾康強之美倡焉
而酬之宜焉而收之律呂之和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
歌施之宴享于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于以贊 國家涵煦之
深于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于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
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
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
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
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
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
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
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
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

之間以八袞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
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叔叔叔
季隨季騶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
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
觀夫動植之類蓋有並生而馴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
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詩著於今而其
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其顯者見稱於
聖人見錄於傳記以詩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
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
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昔年盛德者
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郎宜與予游故
爲之序

李古錄六

六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
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
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
里之行每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蓋難爲別亦不
忍別也請亮其懷之誠幸甚嗟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
哉雲南之域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產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
重臣填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有不靖非惟其人
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
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
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 朝廷
不鄙夷之二意而九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

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歌美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惟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為是栖三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人者畢其辭曰說征夫每懷靡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印魏氏之任兵者曰起謂某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北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今元純正誠

辛古錄

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廼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文靖之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

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緒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清也昔文靖之歸臨印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於一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似者然也今臨印故居并爲茂亮而靖之所有且亦無幾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于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己者規以爲鶴山書院請得與

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十以爲何如某對曰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家陳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建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涪江之上時則有若實中趙希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季才蘇少才子長少約子孫章李思永備已延平張子真士佐漢嘉薩仲章級陵陽程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邵元卿諫從相爲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爲之記曰所謂教者順諸天地萬物之與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發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

辛古錄

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某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一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強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隆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敬辭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人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歡慕而頌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

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山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同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著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一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

李古錄

九

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其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曾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李本曾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微言焉謹生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羸糧治笈遠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途不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遠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博觀瞻微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子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々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

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官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吾節高行若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入深居至靜自中

李古錄

一

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簿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其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笠登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藤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路坐弟子告閤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閤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備寶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者有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嗟矣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意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尚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

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其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緼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入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入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知歸求者則真入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入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脩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節之士爲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蓋考制度一風俗爲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脩時事必曰

國史王君在中

卷十一

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此所以偏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爲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衮之萌乘上慈所鄉矯誣褒贈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焚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爲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遠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歲歲發春吏民必盼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以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井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此以數告有不忍聞者

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以羅兵之父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間田敏執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計官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民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嶽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而無有問焉於師夷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執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邊丘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掌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

孔子古序

卷十一

亦放而設是以吾間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予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刪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爲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爲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爲之存者而微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邇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其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漢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

置之舊龍右羣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羣昌則金亡已二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十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為金發喪登陣哭三日因皇子嗣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為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儼焉此許世顯者所以封龍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羣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太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諸牌行事歲月則先祭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模以傳于世論者太史大史虞基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為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等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為常京師官府眾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趨發遠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復溺者家至載之明詔廷臣恐懼思所以答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奇應將祀事有非愛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本雅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

言者乎往年其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備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顧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究轉期迫輒執時貧而使之舟惡吏人賂其備直工徒用器食卒取其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之用告命議廷中各陳格財之說有獻議曰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之絕及盡得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非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隋農故也且京師之東產菰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東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墾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強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亦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為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彈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蹶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為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為名法從參預國事而學士階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吏部落所謂大小徹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台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之官宜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為之賦詩而某為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能拔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懷燥弗生皆幣帛錫商賈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道時宿懷守者迷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

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庸殍行者道殣
存者十二三 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歲出火農之帑鉅萬
者數而兩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帶之臣使人入告于
朝曰 天子幸念疲氓使臣等奉宣 德意既竭餽餼素神
不舉而靈既非疎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
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 天子慨然以興曰孰能捕朕使
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曹顏實立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
月巳亥受 旨帷殿陰雲低回朕聖孔述學士乃召驛傳謹
齋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作
辛酉與行省舊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丞亦憐真
禱於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祈
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暘喘汗牽掖僅至親致 上命下即祠
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墻毀瓦墮受敵無所祠者
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跼蹐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消合明
日又禱大尉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
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神之
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
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龍輿之
間田苗淳興瓜蔓有實積有廬廬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
種在土得雨始萌墮填日茲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
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
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
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
誰實爲之 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 命之謹而效應如此
逆順誠偽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誅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
國人士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詩春秋禮記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
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
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
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簿二人
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貧今五百六十
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
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願之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
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
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涵草木爲之

李古錄序

四十五

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造達無所事乎
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
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
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
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害民
力竭矣 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填之吾民其庶
幾乎豫章之流湯之匡廬之雲蒼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
君子來朝其旂旆之舊聲滅之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令禮部康公子
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署掾一
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去年歲間
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吏陵墓來徵文爲別吾

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箱棗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覽蓋樂不在節制之下昔子之卿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偽備舉姦利諺欺之故慨然以為潯威後公為政治郡卿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其盛於東觀漢記而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尚母部其事而盡心焉卿先生之勞獨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潯化兼寄趙南憲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堂諫可言之行者也或有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為難也兼寄以先朝進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間一日輟以為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

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雖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望乎吾意兼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賢之為病也知證易用察難樂其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賢不敢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寧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旌之下非兼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廣集為之序

送進士劉損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必客有留為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若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子漫聽之不以為意及南宮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損維周也及登第

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時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為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育子女二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愛行四方求之知為楊將所得又轉之某家生百計不可得無以悅親心不遑寧寧則子偶至成郭問文士家折其姑適同時者叔南程復元自安未所將劉氏姑衣裝盡購得以往至家善卿問曰成郭姑氏音問否其對以文士適程狀曰何不歸以歸曰吾至矣善卿大悅德甫歿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已為憾今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卿子即損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周子高次者損次者支調興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狐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類劉氏丞相舟也意欲予書之予

李兵

不敢斬予言也故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濤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駕和於交轡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西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適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兼嬰布帛乘之屬最萬金於一醪而不為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為敖此其人豈膏之錐刀之末求與於鄉原局於嚙繁之間而效用於執轡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尊儀前殿贊禮明廷擢仰進退郁之乎有文是以

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顯問之頃博問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市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翰翰其要空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若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整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遠其羽可用為儀吉新甫尚翻々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

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美焉為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為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為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淳丘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為申為伏為淳丘固其宜哉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歿焉即葬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叅政郡公北還現往迎遷率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為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

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溪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吾龍而問焉則撫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家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擇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使家一篋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定有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別乃若區々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為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為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為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公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叙而錄之鄉先生傳季謨甫謂淳曰雖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叙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甫田陳眾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為國學官嘗為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為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泉州者也

出諸牒叙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慘然泣下隨至白石村縣署離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得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家淳雖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歿為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盡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禁範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紱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達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其趨二公所為也于後文康公揚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強記博學稱於時自統緒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偽視之更與家陋之嘆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為詳略而他石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強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盛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太父世以春秋擢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為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乎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為嫌意氣濯如也諒如也至治

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閣中一巡微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勿以別噫子終無以厲其躬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帶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纂閣達不亦美哉政書此以為別

卷六

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在朝錄七

雍虞集伯生

記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利宋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居學於其宮者而謂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傳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參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

上嘗覽觀焉昔宋臣曾公純爲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

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愛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說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復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

信此書以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傳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若尔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宋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

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微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齟齬於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倦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爲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爲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僞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

實鑒於吳先廬在焉願親為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廻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章閣思道無為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呈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微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忤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

道園學古錄

卷一

學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弊好為國奔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致諸後者曾非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謬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愛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揅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辨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體說聚訟之惑由北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冥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自奔日以弥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

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後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為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資政殿大學士蔡知政事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其不敏

道園學古錄

卷四

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緒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貲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省宿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要本末始終豪分纖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父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

負侯之心也哉侯名鼎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開緒郡治非必當爲者不爲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援至治初元之詔命司臬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罕其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快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蒙侯而祠之侯亦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齊黃氏崇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脩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爲著之記後四十年蘇燾于兵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作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爲之言曰是其爲慶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懸崖飛流出其右長秋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微當未可以傳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予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爲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

尊經閣記

尊經閣記

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賤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經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以爲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子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我冠博衣深隱乎其中將

必有爲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將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勝瑞今爲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許人有祠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人以爲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日老猶歷歷成誦其爲人豈第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喪疾皆親視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至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刈世安張君禮部守寧等率諸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不可以久大德甲辰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爲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爲廩節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奈何使先生泯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戒于其恬然寧許人以學者先生之賜也今門人盡矣獨守寧在守寧而不盡其情誰當盡其情哉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奎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吏學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遂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具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攷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倫喪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詎可忘也況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廼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 載除我宮我宮爲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若允臧諷言嚶 金石之揚人用不忘即祠于次有醴有載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

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廓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蹇結堅縝闢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復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燕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今咸在亦為慨然慨然然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其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

李侯維肅

吾為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為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峙眺在吾目中矣子當為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為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為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為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肖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為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為即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為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致慈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潔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思

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昔平梁君潤之為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渤名之曰致慈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為記蓋嘗聞之孝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況其遺骸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登而望之則必有無窮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更著於斯矣然則名之為致慈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子朝矣於法君當得封爵而進焉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辯將能祭之以祀為其所得為祀牲有石尚能為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李侯維肅

國子伴讀杜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勲而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蓋無基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康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廟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族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莫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

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街溫厚故其爲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附葬歲時上塚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爲某親此爲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爲某親之子孰爲某親之孫蓋深有所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奉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同李泰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其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供其身休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物之無窮若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爲之師憂患於危疑之日而不爲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爲懼挈宗社於大安之地而不爲於神間意定若初無爲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清學爲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爲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廼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愛深恩遠之故其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廼爲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校者衆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爲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道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

安危其道者夫今而自托於此豈以功名富貴易其心者哉某以是知勿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勵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爲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鄒陽周君之爲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斷必純澤構締必堅顯曲執必周正不偏必疏達溫清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斂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者顧使某爲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窺明內外之辯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

克復堂記

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暇乎燭之而弗迷也繁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乎其繼也渾乎其無窳鄙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若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都爲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爲北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夸者已張警者已求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美而大者也其又安敢不爲之記也惜乎其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待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廼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

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非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旁不覺有喜意大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顧予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米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因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適欲以齒者苟且之功賡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其間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伐越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據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標茂茲味之殷盛皆利

聲色之殷阜情體自東南言纖靡者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爲不肖之民夫使其人所以易爲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致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其焚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後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

李古劍七

十二

世祖皇帝特命脩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其爲君子以爲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鄧諸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

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爲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爲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久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二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尉之從力用不窮歲饑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尉除之有方泗漢患水防隄善地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願購學宮廼備廼備

釋其弓刀捐進有容後之言曰前漢李昌道先生
故知愛人之說其父奉使于漢地東之福尉以恩得官故
能感憤自樹立也嗟夫尉於縣政無所敢自遂也而及乎民
者如此自昔沛以勇名俗今父老獨不忘於一尉之善者
又如此且世之豪民狂吏以動搖劫持為能視一秩滿尉何
有此乃以終愛聞不亦善乎大吏尉益自勵所至不備雖古
循吏何以過之有司用材者能無考於斯乎尉姓李名茂字
廷實德州齊河人初為濮州觀城尉遷尉父老曰張仲昂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玄德真人之貴推恩勸爵以老子家乃築
堂以居名曰天爵以其游於玄德也來求文以記之其謹為
之記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番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
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息而公烈然如昨日

李古錄七

卷十三

也論其立志可見矣况又使其子為道家曾不以淡泊為
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適能即家建國
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
所致奉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各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
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
之盛仕者以千萬計挈然進取是務旦莫不足於心不得
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
遠遐邇也夫莫之為而為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
以及之也然而略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而觀吳公之
德其所勸不既多已乎雖然玄德以清靜為宗而能奉其親
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於時
也居有貴富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
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為天爵

乎千乘之國者願之壽何莫非天者猶與哉

劉正奉聖記

至元七年

世祖皇帝始建大護國仁王寺嚴梵天佛家以開教於天下
求奇工為之得劉正奉於黃冠師正奉先事青州行宮傳
其藝非一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
合遂為絕藝凡兩都名利有聖土範金持換為佛者一出正
奉之手天下無與比者由是上兩賜宮女為之妻又命以官
長其屬迄今四十餘年凡行幸無所不從

今上皇帝尤重宗教嘗勅正奉非有旨不許擅為人造宅
神象者其見貴異如此將作院經歷洛陽田君傳物君子也
嘗謂予言大都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順始作東嶽廟于
宮之東謀其徒曰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

李古錄七

卷十三

從吾徒游將無靳乎即詣正奉言之正奉以前勅未之許也
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恐動事未其願乃馬去後
正奉果恍惚若有所感者病不知人者三日或為之禱乃起
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為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疾良已會
立廟事奏御正奉祝曰願親造仁聖帝家既而疾大安又進
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象而佐
侍諸神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延祐四年春予
游長春因即而觀焉凡廊廡時共稱好者皆市井物恠情狀
蓋易以悅人及仰瞻仁聖帝巍々乎帝王之度矣餘皆稱其
神之所以名者予尤愛其盛服立侍俛二若不勝憂深思遠
之至者乃歎曰運思一至此乎田君曰初正奉欲造侍臣象
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象乃矍然曰
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者遽走廟中為之即日成異哉

非直藝天下無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
兩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東司命君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十
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
之白雲觀金人汾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為世所稱道今遂
配之略不可僥劣也予所見又有士都二至廟尤古粹造意
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梵佛多秘不得觀予
嘗讀張彥遠書記錄兩京寺觀祠宇蓋者數十人塑者一
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
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玩模楷久遠塑者帶一趣
好事誠者或不得而瞻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
故因君請者為劉正奉塑記正奉名元字東元劉之寶城人
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持操
者漫昂土偶上而縣之已而去其土像常微然其家昔人嘗
為之至正奉尤極好搏丸又曰脫帖亦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朝漢人 雍 真 集 伯生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京師者曰前市文縣尹張質夫以其州
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雋也建學自宋廢府始縣
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謂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
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郡城冠絕遠以
運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蘇澤作新學建大成
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殿之
門為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稱南
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年縣陞為州廟學如故泰定乙
丑前守夏侯質孫以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堯廟前池架
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令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
星宇庠廡猗隘嘆曰吾州亦小男之邦矣歲時有事於夫子
尊祖饗豆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拜跪起殆不
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昨諸學
憲歲為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為也乃節冗費究宿弊以圖
新之易旁近民間地以廣其宮而後衡繡端直凡八十丈屋
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
門階城唐堊應鎮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
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業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
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參
政雍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
千里願子有繼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然以文學進
用至於卿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太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履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其乃為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釋菜之禮焉非願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與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習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悅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繫不已重乎且其時先儒之為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欲撤而改之使得以反求為己之實憂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

先儒之愛為愛而為之制曰詢學於其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者學問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衰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失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其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其固不敢以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處社人起身江西懷府連治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士蕭煥訓導劉天桂首學張志道胡謙

光澤縣志卷之九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

謂其儼然走避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舜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皆無德其術智者故而於先王之法意未如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密察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有得罪於民則已為難矣豈復有為治之具而視於教乎若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取諸德之譏則反睚眦然其藉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幸未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有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建師方伯取以為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要有聞於時稍遷監製焚庫乃能從容為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素定未為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為達其能卒如也下車之日當強民素為長吏

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講獨諸生講學則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偽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開里親戚之情矣鄉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親若親非不羣友者幾以伐木之詩身為之詆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為深恥縣學弊侯率儒者更脩之曰吾為之吾不以它役濶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政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今而教養之令或略倣於縣學則又為義者以附其旁寬為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肯也即邑南三里有一廢寺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錄事李先先生方

子講學之故廬也先生祖子登二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即其廬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願脩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爲之乃作室蒙夫子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廡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沒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爲養學其後更諸生舍米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建之闕帥上其事請列爲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廼爲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闕也叔子歎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

卷之八

四

以其學傳諸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爭從侯得先生所爲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終身焉及其爲縣學記慨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烏乎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爲之喜乎斯邑也由况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達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爲其官其爲政若平反冤獄

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也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爲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在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蓋軻死百世無其儒治不出於其儒雖治弗善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其成則因無以異矣前聖既遠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知其說而得見諸行事者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渾融旁薄人莫得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衆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鼎奮自聞善諸生獨能學

道園學古錄

卷之八

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而弗變也及相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非天也夫公子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翁翁公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喜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來走京師見翁翁告與之歸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翁翁來求其記之其受言而作曰烏乎公爲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爲天喪斯文乎而周邵張程之說至宋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則凡朱氏之所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

賢之誦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時於青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弋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故宋時繇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弋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眾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會提刑按察司事王公其強起之至縣學以爲師縣人士翕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其又迎至郡學以爲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列薦之于朝者非其志也即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桂申益章以來學者之衆無所息游也規爲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水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爲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

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祭器有藏庖廩有所前爲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陸爲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弋陽張君始爲山長應桂繼之既列爲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爲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惟大父之爲此學也既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

仁之子思載亦游於鄉則皆值教餘澤之所出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焉而刻諸石以圖不朽焉唐曰昔者之大父之在斯堂也何以爲教乎純仁曰昔嘗聞諸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學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誠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諸儒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十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靡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驟遇舊說見其汪洋恣睢將無建誘而陷溺者乎純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儒己之學而不墮於諸虛語治人之力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爲白六經精義凡數百卷獨恨未及成書而卒耳某曰善哉其爲言也某聞之宋之季年有志於爲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爲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盡取睢陽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數年而藍山首有書院脫餘生於絳綱之餘正人心以絃誦之事以教張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爲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嚴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漸盡愚者無所啓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竊附于往昔之緒餘以誣罔俗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蓋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界付之重函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改之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繆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論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爲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夫有明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寔盛我國宗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怕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樸之美而音韻幽谷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入亦樂道之故其俗爲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庠廡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速焚理薄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已俸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凡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替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著

道園學古錄

儒宋楊椿傳熙宗文富濫工者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燹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求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教乎燹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教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從而遠之故有待於啓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清徑行父有墮於私意之所爲疑以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

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者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學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燹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燹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殫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殿燹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葺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間田與之俾畊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和之有無祭祀廩餼之充歉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人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廩廩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謀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謀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田而給

之教養奉祠之外九廟為常之飾既漢州顧之工聖時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吏無良民蒙無忌租入弗至生徒散去他昭有愛之而未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為州也以學校為先務教養為已任清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於復歸於學而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教鄉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租立石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散教又求宋文刻石以為記焉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散教又求宋文其人固易使也今侯又遠之計將質諸契券以待之詭若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乎跬步之士而私主振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兄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是歲朝廷命天下廟學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並配孔子西面北上右司或憚煩多不及奉行而侯於縣學獨更新設家如法其知本蓋如此來者尚有微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侯蒞整州治之南其至四楹覆以瓦其齋舍茅茨而已延師以教郡人之子弟出已休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置山長以為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某改築於縣之舊治其

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堂以祠孟子左講堂以明書以崇業張桓古之繼成之又給以稅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市鄉一十八畝而鐸之來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為縣督其教養備完其宮墻屋宇法具用器之未備宜于息之亡失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為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答兒山長滕昂實行田表其畔歲耕其稅亦足以備用矣鐸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于鄉為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後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研者食人而不以為勞學者食於人不以為恭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為國今為州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慨想文公之為政於斯也孰肯為牙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一貢吏四人其署在省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為四貢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架閣倉庫文字之稽備率違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

開公牘選執事以事後中書省仍舊宮城之北舍用其舊而檢校官之署則為使館有所至之部至順一府中書省治宮城東南之省檢校官亦政入大前進士孫士敏志道介直大天楊益友直中憲大夫王國器罪臣朝列大夫楊惟恭伯溫以舊署臨其處為請宰相命更作於舊署之南為堂三楹以居其官旁列史舍應院外為門以別之是年冬元正明年五月成四君子者既視事其間而相與言曰是官之設明內餘年矣而歷事通成於君四人為之口可無說乎且昔之為官者視議學故無將百人夫而生丞相御史府者豈不國節歷之可徵也其可無述以待後之來者乎四君子皆與余游故來請為之記夫宰相上承天子以出令於天下其屬多矣官有其事職有其分不得相越也於文吏無不得察視者唯檢校官為然其於宰相有奇乎且目之明有托於心督之密而望高職清又有若賓客之優游者焉蓋他官莫之及也是以每難其選而常得人焉凡為是官者來非斯堂而覽斯文尚思其任之重而有遠大之期也乎

京畿都漕運使并政記

初運外郡之粟以實京師數日以廣大江以南沿海而至者歲以數百萬不計公府之儲府之儲稍宿衛之其億至以及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夥而所係甚重者也舟車之輸載士卒之任負數經轉輸而至於京師者則有京畿都漕運使司以總之所領倉凡三十二倉之官或五人或四人三人或僅百員役於倉而食祿於官者又若干人目流選而來為是官者出納之事稍弗加謹折閱陷失有傾家身而不足以補之者是故朝廷常優之始授則增其秩終更則減其資蓋念其難也然而使之無失而得善者則槩系

於司漕者之為人矣至順二年秋千斯倉使汪瑄等來言於吏官求文以領運使北城公程公曰新與公運使劉公子善之德其言曰北城公之為使也出令曰凡倉之守吏日守其局以謹出納非運司必有徵召之事毋敢至運司又曰凡運司之胥吏卑諱不得輒至若所其負米於垣而入倉也關防有法役夫無所容弊故其米皆完好而不雜其出納也務為均平收支之數有所勘曾止從本司納帖圖帳申報無煩文也蓋倉庾之所患者收支已不得其指鑒其支也又疲於供應而皂隸百色之需挾上官而來千者紛然終日則不得不竊竊餘以應需求日夕月深忽焉而其耗多矣今運官絕公吏之操簡奔走之勞善出納之法列官於是若始得以效其本公之實而無曠官之罪焉北城公斷以定見程公善相之劉公善繼之此其等數千百人所以感激不忘願刻石紀事且以垂其法于後使來者之永充有濟也噫朝廷之法詳且盡矣其有不至者則奉行若之過也今京畿漕運之事而三公克拯其弊總數事耳而倉庾之受賜已如此其經營之密調度之大為吏有不得盡知者尚多矣乎夫萬仞之隄或潰於蟻蟻千石之水或涸於漏卮諸公之政乃得禁泉吏之侵漁此所謂所謂治者小而所益者大者也為政者尚鑒此而慎之乎札撒公家古人自循衛內廷除直省舍人歷中政院同僉判中政院事積官中大夫除隆祥總管府同知程公人今自運使除右司郎中又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劉公青州人今在任餘宜則別列于碑陰云

潼川王氏忠孝堂記

王公諱興其先太原人仕故宋為秦州防禦使歷四戎司都統生子仲以雋勇聞都統歿事曹夫人有孝道

憲宗皇帝時大兵取蜀仲家傑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眾立功授堡寧城招討使將命招朱守將楊大淵為大淵所害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論堡寧而大淵降

世祖皇帝命為奉議大夫潼川路總管起堡寧長寧軍民立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旁近之未附者以其有勞於戎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事興運以故將家帥師立功事城而治維思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而不墜世業也子孫賴首受教乃終長子世安遂隱居不仕而次子世英仕為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是故雲南行省參政李公源道同知陳川時名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南首蒙古授秩通判官京師其事狀諸君堂記是時予方

受詔脩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

祖宗功德而

學士前進士宋公本質手筆為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

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者尚多有之史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殆又將百年才能特起為公卿牧宰者何可勝計然尚論世德或隱其故初矣隱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為可稱焉南宮金人從義甫之曾大父金兩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昌黎碣石之下學者謂之碣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起從郡師長其幕府當是時軍興事多章創總兵權者有求不獲而先生之子田羅無加於先生時然而邑居之隣已四

五易主而王氏之居今不處野外之田僅給饘粥至今從義隱居而御史為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然則是居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非有餘秋矣忽焉而就奕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王氏一畝之宮數夫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讀書循行以父之可不尚乎是為記

於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為廣一鄉為狹尚古為遠於今為近也既年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樂天下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以見意焉此吾太常來公雲學所以命於為友也夫所謂友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

不得借也而斯松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之友一松而會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為

志乎昔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盤桓乎松下而有遐思焉曰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公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死拜御史出為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屹中獨立不為勢利之所移頃詩讀書日與聖賢相對超羣特出莫逆於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元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予不做公以其言再為僚也命為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育無限量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量也人心之妙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局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

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濤乎沖和而不至乎寂寥鬱鬱乎憂思而不陷乎淒淒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條暢而無所流洑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思園序記

建安陳君若虛為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庶幾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承旨吳興趙公子昂游廿年間兩得其所書晉人樓序者規為亭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思園而亭實未成也泰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僕仰陳迹誠有足悲者乃置片與題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望焉考亭公之為夫子之几焉猶慨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景峰之逸近在跬步則吾之所謂思園者有不徒在於觴詠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哲之

卷八

十八

侍夫子也舍瑟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耳豈必身在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大矣頌其詩讀其書想其德容之盛如將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樂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俯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釋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為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為乎凡歷歷於予衷者如此并以為識陳君將與教閱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在朝錄九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禮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者者自其先世宋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開門授徒以自給公者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父之樂聞其說請結屋以容師弟子與其鄉人共其間焉王某善之而未敢自隱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為大成殿正前神位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焉王某謂公者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傳之既行請公者乃度形勢視土物正丁擇材陶冶並作廟宇而舊廟堂門廡庖庫之屬俱就舊市經古具祭器實田二百畝以為食餼然學官之體備焉提學官以聞于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士民合來於先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來為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為浮屠若佛之宮既竭吾民之膏血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為當然而莫之悟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經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毫髮之正大門戶之端深固已盡聞而邪說之多岐則亦結擊排挾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既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華其反求切已至於深

待而不違者蓋鮮能為此其故何也城關之近書信所移彼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為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居之所移也然則安知如走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資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為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又得而始繼發而鍾為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疑矣其要在太宰部使皆慎為之得師以養家造端又省其力役使安於進業而周君曰去官幾半猶自就其來見求書院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蓋如此安可不為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府無事乃按府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微雖凡人

宋文貞公諱沙河人今一邑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也於是作宮學宮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有二公後州而合祠焉郡人景 蕪各以其財來助司獄從學正楊 道其役以延祐元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 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與在行間以祠事語某將築諸石以識其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擇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汙之其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此儒無耻非儒者苟且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與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

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實一朝夕之積而合祠之禮職又才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聞俗習之弊於文法頗壞滯靡而真之疎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揀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幾少荅 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 仁宗於東宮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為而已近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予仲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敬不忘有合其鄉於昭仰懷庶其在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漕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輪絕為梁經緯聯焉其高卑脩繕視水大小與人事緩急獨虹橋在郡閭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為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為回淵最險隨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樁植以木而加斃焉歲入腐燒及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梁木非經父計改作將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 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畜子孫終其身請悉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違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其算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為

之心佐郡將徇民之急不才善夫請聽文貴所為省府下其
書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其善其亟從勉成之文貴
既受命乃引里中信義者與其事以八月乙丑日工畫圖計
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貨物予直必平
無留券擇匠必精既指必足其志役者受備如歸作息有恆
勤而弗病絕水下石欽密鑄固案起拱合理綴無間圖空臨
水象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設
岸容挽迴者若干尺泰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統鈔拾伍萬
貫於是前侍御史曹南陽公與各卿大夫既老而寓於其
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南北憲節木上乃使
采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播以
民家親為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
復較論記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詎能成
於期月耶用不足必且泥賦吏並緣奸利能無侵牟推剝乎
利盡而求速能久堅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刻文記
之或曰以一民獲有司之美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
夫鄭商犒牛醢謀端溫下式輸財漢用不度度時酌宜未可
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常制死已乎不然世之兼并者或盡
民力至骨髓不饜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
擬王侯嘻笑制官將唯其所欲為而莫之禁更於斯舉不足
乎是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子業過其嘗從學者來見
予故知其人也其人殷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倍蓰於鄧者
甚衆其輕財尚義肯鄉里排災患者常多有之故為備載
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各氏請刻諸碑陰
悅生堂記

之也故人之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財之為養生生
之具焉而過之者不察也於是極其思慮之所可及拜
其有力之所得為內窮其心外伐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
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禍不啻焉者
是者逐逐乎相踵未有紀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
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
其呻吟呻吟號咷之聲以為忻愉舞蹈順適之意日有指而
歲有徵也故君子名其室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要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盛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抑有
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
其分定而無悔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君子以身為患莊周
以生為勞若其始憤激之辭也夫雖然子虛學於莊子也
吾聞善養生者咀嚙太和不在乎殺肉菜果也品配陰陽託
象乎夫婦男女也鄧鄂之固舍虛之安金玉之保溫養之厚
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豈非養生之大本乎
哉安而又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俾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
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
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
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符其才而薦用之者
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漢如雲不介意方就客
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縉書之慨然有直承聖賢
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溪仁氏力資
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子君愛
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

其來其諸焉且曰我少也學名籍居焉子爲我記之明年
予將省墓吳中將瀟湘踰嶠以成其志者有命不果又
四年景仁來京師得以思之記焉子曰原道之絕俗
又能開居山村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子何足
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授說
於原用而執筆焉尚求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
者乃試問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
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
之不能者焉會是此學而外求焉則非聖賢之學矣然而
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
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
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
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

道園學古錄九

四

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
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達之而不覺
反憧々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
去倫理措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
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
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
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
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
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
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
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
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
爲記

高氏貞節堂記

高母鄧夫人蜀之臨邛人故宋江西運管諱允績之次婦登
仕郎諱翁彝之妻而士貴之母也運管既卒於官而登仕亦
相繼歿當是時鄧夫人年二十有九其子四歲耳遭時亂離
守節自誓皎如氷霜躬自織績以具衣食又撙節贏餘以資
其子從師取友既而所居燬于火無強近之親可依托并居
陋巷家徒壁立幾無以爲生而益厲堅苦卒以成其子又教
養兄伯之孤子至受室乃已後數十年子長家裕然猶勤儉
晏眠晨興以率其家人色嚴毅不妄言笑內外親戚敬憚之
稍有餘又斥以周人弗靳也教諸孫尤不以姑息爲愛故粗
有成立年七十四有以其事聞于 朝省乃旌表其門閭於
是士貴亦大其堂以奉之其名曰貞節堂享備養者又五年
而終士貴既歿猶不忍死其親刻木象夫人置堂上飲食

道園學古錄九

七

必祝出入必告如其生時泰定丙寅之歲夫人歿十五年矣
乃來告某曰我高氏魏氏本同姓而吾二氏與子世家相爲
姻好者幾二百年若齊忠襄公鶴山文靖公則我曾大父嘉
定府君之弟而子之曾大父提刑公之畏友也從祖泰政耻
堂公與子之從祖戶部公國史婚姻之弟况及我祖兄又嗣
昏於名門而吾與子年相若情相好也先夫人之事子宜知
之而士貴也未有托于不朽則誠有所待矣然而歲月逾
邁恐就湮沒而吾子有位子 朝顯以文學爲職事則吾名
堂之意非子記之將誰屬乎某再拜受其言弗敢辭惟先夫
人之貞節表著明白如此其可泯而勿傳乎乃取其事而次
第之識諸堂上以示其子孫以勸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者
則又告諸士貴曰吾嘗聞之昔嘉定府君歿文靖公哭之曰
才名四十年四爲二千石人所甚榮而公無矜色志有不得

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待取無待望而造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求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貞節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本矣乎

德符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亦有朝聘軍旅之事未有舍其鄉黨親戚墳墓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王侯蓋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兼環於四方矣井田廢而士不處於其封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鄉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詎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乎是故大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後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高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嶺南日起徧歷堂閣及持節江南副司臬

德符堂記

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葱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舊蹟踏味歎依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參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春過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於也然而辭乎在堂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廼為攷諸王氏之故訓三槐堂銘名之曰德符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涵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繁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為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復為感矣感

應相乘於無窮者豈有涯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為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原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分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讀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子侍膳殿後得請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為文字之驩願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父未克就聞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子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顯不顯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宜以隱為高而顯為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官室者不有某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為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為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睚眦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已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更而不忘書父兄子弟之間所以相激勵敬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遐莫之濱豈無繼世長往之士聞予言

書隱堂記

顯為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官室者不有某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為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為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睚眦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已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更而不忘書父兄子弟之間所以相激勵敬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遐莫之濱豈無繼世長往之士聞予言

而一慨者乎清原荀知其人尚以告子子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為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脩石橋成河東連率圖縣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憲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居民高居安其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為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明年壬寅留守完顏褒重修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

李古錄九

十

又以水壞官家葦焉又十有二年為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連率為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終會為連率屬其副孫侯諸大同路屬其判官其縣屬其主簿其上下以次承事於是孫侯曰財不可以為費民不可以數勞必寬其所以壞而來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為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然後棧木斲石植欄楯表門闢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干日夫為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其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乎上而後行為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揆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噫善為政者當為其所

不可不為而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輕為其所不必為則民力其庶幾矣且革既壞於一日思持久於方來不以速成為能而以他日為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氏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焉可也

說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尔弓直尔矢養尔氣蓄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強力茫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強焉以嬉嬉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

李古錄九

十一

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憂戚志不為懣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為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為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後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遺漸也受業於子濟

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整還其鄉又來求說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齊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饑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堯舜之民矣乎

李士弘三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子昔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為之辭今天子追賜諡我先公寔有忠與敏三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子不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為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

李士弘

卷九

高氣揚不知為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況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為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為文家手足也為文指事在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欽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為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刻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善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為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

意非獨為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子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峻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為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中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未有不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切若明者也為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為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蓋同為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為輕俊健疾之名則失

李士弘

卷九

之矣夫所謂俊者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英配豪配髦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為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為輕捷之俊也然而義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知效天卑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邁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全盛者也苟欲為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為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為也愚既論高大之為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為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子心也

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其在簡冊濂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蘊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付切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譬諸田則可以得稼矣莊之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以已疾矣方餌滿前不命醫則膠於對證此答問達材之爲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目顏氏率是以爲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永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蓋直爲淵美也是故答問者誰可不視其所至而泥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爲仲禮字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足也知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乎其不肯爲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噉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問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自不安語始入蓋退而摩挲其所爲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措則矣因臨川之言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隱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南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諷暮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禦哉

劉仲禮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爲君

子反乎此則爲小人爲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爲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爲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爲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聊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在朝錄十

雜錄 伯生

九二四廿三

題跋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充

奎章閣學士官哈喇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

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之先臣大傳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於神廟矣所謂不惑心之臣足以當不

世有之恩者也當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然世之

遭逢時事變之不易思惟忠鯁以報 國家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奉侍殿謀風夜至石內則

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兼兼

慎 聖天子御奎章閣尚書德性准儒臣以廷問經術修文明

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

聖恩親御翰墨所 勅書以賜之建中大臣非無管轄之深

厚禁中侍御非無錫之使潘木身當密要之昭回被文

章之深者天下之至榮至幸向以踰此然則臣子者安敢

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祀書景綽所撰知郡王公唐應泰碑後

其讀趙祀書所撰知郡王公唐應泰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

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漢楊浩齋張亨泉魏鶴

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其曾父友誼最厚後蒙公名光祖

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為時師表其家居

時曾父守簡會關上漢卒為記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

浩齋公名子諱字伯昌涇川人嘗領曾父父同學易於滄江

之上讀書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

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豈泉各字義亦同

易學其利和漢中時曾父父曾為之書景泉銘而鶴山公則

東南之士皆聞之其文集則卷無曾父父之名而曾父父集

中亦無卷無鶴山諸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始不

在京師也館於其料院諸孫用其家法賜其書示即也交好

尤信因其家書所述略以所書景泉後而歸之二百年中

後生不之聞曾父父所撰金石錄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書局易合而後禮

周官其事重也其以作金石錄可見耳而世不能見其陸

文仁所撰藏板傳又古明 閣之何異見宋史陸文忠公

方六類閣天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宋也蜀先受其蜀士之以家死事者西和賈厚善

有之矣天兵至南士遂成宋昔者必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

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記承 聖朝宋金史此記宜上

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於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夫必聞之

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墓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

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計以文

字類餘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茂利如此書之錄如意就章

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為諸韻

豈非簡繁之尤者乎然其之為書者雖有疏密用筆有

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

神氣不一其制而容止則朝朝廷有大朝會
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殊然前陳參事相人
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惟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
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皇帝御書

昔宋孝宗皇帝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對曰陛下當法
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皇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以觀
政而詳於擇臣其非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
此皇陵之志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
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臣某謹書

跋御筆除丑閣太尉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閣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白宰相
以下皆中書省命其官若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璽漢昭回
龍光鳥焚木自若臣丑閣之親被御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
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閣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
而保祿於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刻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幽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
天日波瀾滿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晚安致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
一朔方奇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
可見者焉承平既久文辭之修二尤他郡莫及矣楊將
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為從此卷書尺可

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
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
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此論也將軍之子瑞持
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聞陳眾仲陳趙子期太原王
君贊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 日蜀人虞集伯生甫
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子書心遠字希甫因為辨心遠之說
以遺之曹侯克明為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
興之命其因父為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
作人之成雖輿於安定非一出之章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
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
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寔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
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其與
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器物皆有銘三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
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
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季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瑯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
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應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
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為著文甚多皆瞻博奇偉及得
此劍極古以為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
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

道舊而亡其文並三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表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院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著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詎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為之三慨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肅園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既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得因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書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家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悠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其從王公之孫續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二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書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為名言托物擬倫君子豈

偶然哉雍虞某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有藩以開平為分地即為城郭宮室聚故宋興春閣於平稍損益之以為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為上御宮殿之內不作正衙此閣歸然深為前殿後殿制等松秀傑後山誠無以加也王端明愛知仁宗皇帝其精勢名世非一時僅存之論此閣當時其備上其觀其位置經營之意無堂構之觀乎止以茲閣則不足盡振興之隆三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其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繼舒公所錄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縟宋初已差不及而後復益其早創然猶闕文者是謂之令人慨然

題宋成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永興公而後難為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胡之無書可也國朝惟吳興趙公述懷一代學者瀾倒忽見宋侯作此古法令人執卷罔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勿度為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閻公柳我拙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洛水劉公及其姪承旨公平並政事奉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之曹公子貞直公仲章而舊唐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

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玄敬吳大宗師也計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亦不敢不慎也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元續祖武朝越不廟之禮為重先生時為太常博士章儀注朝議于南郊詔尊

裕宗皇帝先生為諡為諡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文兼備經緯之非世宗皇帝上疏論東朝建五聖手

天子為之改容甚有為之諫懼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道凜然其後又卓行大節諫諍如此此守一州以役不究其

用此諸公之所以美歟而求歌者也昔唐陽城為諫議大夫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劾哭而裂其相麻後為司業守道州

以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大派然與水同傷者何可勝計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倖歟

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倖歟萬福武人年八十餘猶知諫諍官於廷吏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

乎是可為不朽者矣其初受大都教授與先生後與先生之子端史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延閣之下又得同

事編摩情苦直諫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永報奉其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家有儒士廬居而養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謹禮

其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論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為

敬先諫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

十八生二子曰與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王歿守志教子至

七十一而終方與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

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

與祖為告其隣近就焉以歸為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與祖字

也其報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為世道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已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亦見稱

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情平集之目力已病

不足窮其波瀾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

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象

飲風沙表初之豪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

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

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

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為此近是哉然緒河南

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

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

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

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

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陳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觀除縣主簿年二十三

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為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
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墓新苑皆應之皆欣然以為常而
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
為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失傳先生故宋
進士某幼時嘗得其所為賦讀之素定丁卯陳眾仲自溫陵
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實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傳又
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
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
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諱諱為信仲言如此所謂嘗
無君子斯為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傳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既有序言子已
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族弟赴選涼師者也崔丞相與僕

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

九

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
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
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
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為祿仕者苟干祿以為貧亦復何議哉
而為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為士君子
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
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為之視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
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曾公酒試諸生聯句

由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胥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
殷學著日衆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考者升之曰
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某昔

嘗取之典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其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
曾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一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
題之乃與其寮案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
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為序錄于左

題湯東潤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屬肅然若無所容乎
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則之以科名中之以緒繼
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物物侃侃之異也王
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幸未今天子
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畫象具存雖與此
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閬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
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
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
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枕參自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
魁象物以為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
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盛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

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
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
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之舊法不獨習俗
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
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精求遺軼於故老
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希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
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
叙傳者皆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錄小有關軼錄亦其勢
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得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
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三峽東萊題

題咬佳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哭隅自門入階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家古
氏咬佳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

古錄十

十一

事於太廟予與執邊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
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懷備豫章之材於江
南事嚴聚莫敢啗咬佳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
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 詔脩經世
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佳住出郡百餘
里倚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
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佳氏奉 詔建寺集慶還拜侍
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曹公所述
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
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
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若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

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關陞從事三級告重
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中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
佳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
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
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達政淺而教深唯
其用之如何耳三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
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
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久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
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
語助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
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

古錄十

十一

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
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
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
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
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
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
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
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
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
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
見諸當時諸明傳平後世師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洛範之說

太拉經世之古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鮮後生所宜知也此帖於出處臨時之義為然情至極可想見意成德若千造次所發無一妄與可徵若如此

題義士卷

施者有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飽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為心非君子之善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知何在君子則固然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私以及人因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而求諸天其報足以補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中名子並宋徽宗手書宋亡時府庫空官取此求書蓋為其士別取耳王仲勳文忠公藏此土間其六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書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于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讀此後遂之故其懷恨盡大書是方筆筆行也哉陽米市所謂寧神者政為謝公書在也其體中秘其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前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後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三年召故系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往稷丘虛矣以家流風民之望也況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中著子端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端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符前革之體矣與之言微婉而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傲岸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其寶藏之謫然尋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宋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禁門禁之事 先皇帝幸自上都次清河懼發御書以侍書學士臣蔡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為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蔡來

出此詔本御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

大都上都守把城門關領軍官軍人每八刺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家牙圓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負詳驗巡邏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家牙圓牌如無織字

聖旨不以為是何官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

卷今侍書學士臣桑來以命書樞密院事承制學士時所
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
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
使司在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異閼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恒怯

跟異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開戰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

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暇又一

旦為亂致煩重兵數年天子垂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

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得其情狀以聞厥

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

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開先

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實事不厭詳者

避文勝之史也其備負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

癸酉閏三月甲寅虞其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久安之

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

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

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
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徇之重
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兄弟者何其忠厚
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威儀至於館閣皆有之此後草詩當時
已亡其書徒存扇背者不然戒瑞酒祝以忘憂黃髮為期
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題卷

四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稿十一

雍虞集伯生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其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巨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備至渾然有渾莫無及之歟今天龍間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以是問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集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謂之則固有不得皆至乎白鹿者乎草堂軒趙公之幼子乃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喜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以獨勸其人民我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箇中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未矣爲幽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我感物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敘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久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敘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

數者文表雖不入相連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齊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以通而當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下後南渡謂和郎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如顛轉智識態尤爲內升稱賞然其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懷復者愈堅其爲學者雖感而求世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何意哉當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苕霅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無竹不用筆其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難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遂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永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以表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履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

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淵淵山宮子開孔文仲兄弟盛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昔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焉君子而為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其然文明錯著見於一日而天下抄福卒其暗夫父大之德業皆為摧敗論喪而終不可復得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為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為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為乎昔者君子覽此學之失也夫

跋王荅善清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明

裕皇有古師傳之誦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而論若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書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為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勳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海始以諸生為許又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

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筆衡舉以命之公曰

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其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

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為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

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

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

遂謂公以陰陽各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為也姑為表其常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者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大常博士虞某書

順泰銘跋

尚書元公方若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祖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折所謂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謂有富貴福澤於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與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為至順

題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患

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患內無飢饉天關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其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賢閣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乾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

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若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尼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揆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托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焉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謙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者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若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有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優愛臣若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末之或又嗚呼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齊雖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靈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煇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

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僧公在蘭林書出此觀其跡力行見示有阜陵顯字其諱又三行刻得之云是實似趙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成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荆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華簡其勢無由汎及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陶畝湖竹里館柳溪葉更游平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蓋矣是故文華絕人而隨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礙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時于以致雷雨潤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休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妙識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有死者皆無憾於葬蓋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

下者也觀乎永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竺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卿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一四十七

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焉故也唐之為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著將賜姓通儒藉者幾數十家：謀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賢舉進士京師為子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家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為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十桂而實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

參德端潤非近用然張筋脈極壯生榮之態後開宋景公欲賜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周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其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夫抵宋人書日繁考誤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疎風靡從之而魏晉之風盡矣宋元章薛紹彭黃表駁諸公方知古法而長慶所書不逮所言紹彭取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書惟不惟江南為然金

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者名而流弊南方特錄家有千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魯公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繼弱使如繡畫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其與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公贊嘆且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一四十八

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書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篆形之意其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疎不知而作大可惟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休特其書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稼軒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縣來說賜田細租事欲求一言於徐承渠自去而懸幸與詳慶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體乃佳不擬官文不敢拜書範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書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千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宣某再拜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賢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為坊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所許與其居密迩兩年相從甚熟知其音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煥也歸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迂之近而李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膾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陰改卜之議李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貴山之帖新軒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書操書而劉其父誦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迫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為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畫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公檄湖南實任錫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即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歸輒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寤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蓋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

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第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事隔此予之憾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遠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俄頃變幻備於尋尺慨然思欲鍊制形體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本曾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門閭之內雖有善可誦非禮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外則其親姻之問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本曾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參折咸備可徵不誣是為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東華在人貞節恒有而世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九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實言功也四年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楚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徽徹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及其待制彭質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

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鄭文原善之也李家奴
德源買問仲璋皆禮部尚書吳恕都不花弘中書參議張
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昭顯伯徵曉似不備或先
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久而集與燕亦則四歲皆
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請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
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
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廡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
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特
無虛文乎某乃言曰卿若公奏感退令事玉音若曰講
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使觀覽命西域工人楷書為帙刻
皮錢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為燕亦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
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
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過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

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
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錄切至於孟子
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
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師可拘收前去恐走逃了共及
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兜軍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兜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雅公於金湯
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
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兜恐其走逃殆秦檜構死
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秦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廷祐中有言修述金史至今年間未遑有所筆削
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時事相
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
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詳識之詹浦
為孟氏墓銘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前承安之迹使使人
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
之事乎詹浦書法甚精而卷中選字皆是釋字并無別
有說即因介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
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肩為之蓋勢
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吏於是用世之
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

道園學古錄卷十一

四十二

如士弘氏豈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傲之末
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
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
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
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
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華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
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為抵
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
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
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
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

而相加聚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若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從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從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惑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惑於斯而永嘉樂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舊傳以為此書雖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所史公退之暇人半盡廢筆力於斯故其詳整如與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盡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予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慈嚴嚴愛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歟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衛者也顧不鄙予而俾與親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予雖在成均會朝更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叙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微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殺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待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歟乎處士君夫人之孫澤清慎端介為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其敬識

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況其貴者乎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河北能無憾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連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杭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暍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條獄者猶加念慮況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以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

書之

故申君若表後

善也若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君若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賢者乎其來中朝待罪 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俟而類也聞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君若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諸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崇十二

雍 虞 集 伯生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 聖恩准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時六藝以無為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出山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巖於義黃集羣玉於道山植琅芳於靈囿委懷濬伯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神補然敢不誅歌雅頌極襄寶之形容探賸圖書玩盈虛之來往異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 勅美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于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穆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敬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義則盡於河圖神禹錫時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手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傳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其德之寄必經舉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人士素蒙乎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博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體上尊教禮廣原既經諮詢諮於累歲茂聞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裨兼訓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益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達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為災群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千萬國之太平下收亥末於為義俾益消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異必由於正路雖未出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敬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穆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賓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僕戴密繇於天授御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主哀繪龍章之盛前詔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迷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報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土懼心中賓有德以興無為而治御衣衣而酌範得

寶玉以備符徵十羽與龍騰是恒久而敬國前部儀律鳳乳職之以來儀武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謹遵聖訓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威權倬載之風則功績同節降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等中賓盛德在躬至重至貴不承於今緒用克續於武功宣勳雲曲威靈著暨和之文天明日神聖光被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慶臣等心願九重論道絕邦成有律於熙代中興禮樂建於其前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傳傳如天之為大顯承盛化協慶斯延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繼繼萬幾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言朗緝熙於搜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萬壽叨陪星鉉式登鈞閣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朴風乎美永歌有貞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表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祥衣永在奉景福於一人惟德配天之日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璣瑞冊之標華銜金支之奕葉茂迎蒼層發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備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映芳甸瑞紀流虹之節綈儀存輿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嚴手經緯之為章朱草醴泉妙興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衣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繡黼之文歌頌永

年簡冊載衣裘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華鴻名俯仰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爲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園總圖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解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肇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振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 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聲珥在御祚胤開昌祥雲到衡欽承典則致闕雕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辰誕膺締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之美梓榆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羣司合袞恭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閔睢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道園學古錄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表率循舊典筆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桃仍屬於元良同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嘉時格取兩應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地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等協恭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願後鈞陳華蓋有來萬葉之朝甲觀書堂兼就兩宮之慶既永崇於同本宜益重於坤儀廣備引詞林遠瞻禁衛典仁興讓常聯揀夢之和輝符壽得名克保羅圖之永固

賀冊表

鴻業隆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

初詔歌爲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降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 太宗御極而

有慶天心攸屬因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尊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興情車服旌旗皆 祖宗之舊星夜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俯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粹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謹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間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繼父之計實出聖上之厚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竊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專

官雖竭盡於微沈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備戎行其於明經實備陋况以賤軀獲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格法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難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為容悅俾瞻求護曲說以干傳私情是向大體有傷以致終慙不能感動我惟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中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願為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故舊乎章致仕上柱國某數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表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智德以久聞而弥邵心以久

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頗優禮已其時若蒙延入講惟不致廢之職事凡為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字威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為孝也博考於訓話事物之蹟而推遠乎聖賢之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傑造自得比夫未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實壤黑白之不同魯自累朝從布衣一再

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說誠謂溫潤深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一維蒙恩賜存撫為孔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忠難勵志弥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

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字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為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日即未見到任右蒙重使則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 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政除遠去雖係煩言退間初於義理無微不台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謝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慙愧况卑

職世從軍後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運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為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弘文其書畫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持自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

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在自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為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目聰明心力清遠及今不

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實為允當

講畢奏待加景城董氏封贈表自古國家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勳業或循常以

守定品此 朝廷子奪之人權也 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特異凡亦宜之乃君子孫職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私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城金之役戰於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顯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為忠貞孤介剛毅偏匪董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奮實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為宋計謀於海中也實由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時其功庸誠為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一家封贈

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二年蓋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璧公曰忠亮延祐二年五月有 旨加贈生諡於是 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德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擬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 之師與平濟南李璡之亂敗襄陽夏景之兵定高麗發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 國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 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 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譯論語大學中

情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廼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執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公信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瑒

議曰謹按 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吏條以經理糾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 奮 於智 為之將相其取者往往三不卑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因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皆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轉運副使潘公瑒者年未弱冠推轂為吏並駕群材一時模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故最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者矣然足時之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 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諸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謚蓋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若以易公名宜矣謹議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綸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父有定力勉物有成

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博之資險忍為術手屈為習巧伎為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弊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呂替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拙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致為所危陷公守職不為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流於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備以耆老精練強條理於其間豈獨為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與利之徒間出其間使國家財用之急積虛密將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

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歟歷年有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成就如此謹按證法康夷公正曰忠純心決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德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孝政事隨施而見不為言幸不用則不為憂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假塞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邪故翰林李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果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

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強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達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欽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崇其雅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矣矣謚法清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明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適客連日奉依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聖示留別之意實為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

季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季者匪輕綢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季何則區人之未喻也謹遣季生某等請于河上以必深為期惟執事留意北梓毋阻幸甚

應章廬先生初度啓

侯膺旋春綬麟紀旦恭惟敬慶伏以有相之道無親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漢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豪並與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章義賢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海賴輔梁棟以揅摘是閱衆市謂之大成永有如季士先生曾毀靈光獨立雲霄之表清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為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聖於訓戒肅論何憚於歸來穆若庶聞齊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監
衡明磨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覽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表之齡允為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元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東華執府合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
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懽懽文章之著拜父
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接初伏念其千祿不回亦既久脩踐
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惟之儒林每踵先生之履
煌煌之秀亦與晚歲之歡蓋曰歸歟若若惟孝士生
生卓尔大雅儒然靈光間具常珍永垂之維承坐苑重几
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緒常客於立雪曲加
借更俾父長洛社若英許繼兼設之芳躋漢廷掌故尚傳伏
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父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
海空聞意改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客之劍落人幾亡於世
故倦之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輯而嘆能無康
頌之思刻印以封不在維齒之後復舊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書以授賢子馳驅
將使者之華受強弓而求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
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慶并虎皮裹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
首在途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習式副望言

賀景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綏靈縣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淫屬弼昌而成錫某相知最衆揆
度云初竹簾京風請遊王堂於天上山泉醪酒更新仙果於

海中薄為慶初尚幾體照

除夜以倬送歐陽少監

看別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後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
於山虛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未希斯日未覺
為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餞歲

蟠賓迎虎擊鮮餞於來田胞吏執宰為酒遂饗於孝孚未
往大夫之拜敗宜君子之腹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藉載
持肯顧祝於有年浩飲為樂為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
悉嗣陳

答景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附記微生金篋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
陪花底之朝求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又之有在方觀水嘆

道園學古錄十一

十二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霍爾願維駒於朝夕公
憐撝擲顧問總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謂褒之政受乃若
自稱之謙甚必稍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
拱竹簾思從歸老之游浩有謝忱悉諸侍既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街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舉過情
謂承明善庭之舊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軍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
勸循輪之駕集鸞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覆下之老成何
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古謝未究欲言

答簡西碧餞歲啓

篤叙鄉情持屐節物士鵷聯首來同祝饒之鳩一鶚傳書俾
載迎春之燕肅之昌榮之獲溫之几席之謹謹已拜嘉詎云

還贊聊奉時哉之嘖想榮亮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雍虞集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姓字
遷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皆十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并賦采地之入承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豈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己而然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體性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蘇廬帳於深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
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近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
定都於燕遂以是為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
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
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
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柔撫綏使
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
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
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
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察其父老問賀
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無給用之目或一
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

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常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其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校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若工之病勞者飢寒或不稱而奇衣多重獲以賜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為獲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延至曠歲不與真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庫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賦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操嘗有強暴者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其禁中後出而有司常以關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嘗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邵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李古集卷十二

一

攷之於古昔之保藩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耳其突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霽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諱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諱惠顯子惟一某官惟賢其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為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帝休神邵言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轟車馬魚雅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樂若之亦有葡萄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降樂兮哀哀綉裳翹佩鏘乘車彭彭不馳以翔賓客在左僚吏在右慰殺孔迹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出公世侯保我子孫肅尸祝路陳盛服千秋萬禩敬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福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顯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侍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顯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李古集卷十二

一

嘗求臣為之銘以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累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雖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十七年官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縣縣官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與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建封奉元王諱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建國夫人政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 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致拜榮祿大夫上郡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充資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是年加封開平侯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卒 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建封奉元公諡惠忠以其年月日歸葬郡縣之先塋奉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眞氏相子曰惟一其官惟賢其官女衣通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繫立虎班孫曰忠貞忠貞嘗以爲

出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我諸公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容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文正公獨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請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皆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 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幾何其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 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指編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 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忽奴立韓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環甲擁肅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 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 上爲安寢達旦會乃與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歌舞以迎者驚駭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輅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 上於公不惟不聽其辭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慕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賢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欽然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 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表賴 上知其故而證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 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庶事完澤可 上領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功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 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見 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雖肝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盡乎
會其家人受富民賂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諸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慌天下
為之歎息諸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勛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
外有其署曰勛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質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醴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
如特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
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志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率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鄴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為之
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真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營是世官寔絲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弥尊令德不置是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問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既信既
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因將受遺不競不絀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瞻朔都歸尔是戢于廬于旅肅
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實售盈市本敦末紆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與孝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

出游衆庶張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祿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拔其器多藏厥德迷國之宰
余今弗憚 天子賢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尊以問與曾其
天乎衣裳之遊樂以加等人心大公建及未遠保令子爵
為名臣奉孝忠忠公志其伸公文其所有松有柏公食其朝
鼎組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更有信書石有貞詩

道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宣慰使參知政事諡忠宣公諡文惠公諡其子顯寬
諡人其諡神道碑銘並序 公諱顯寬字子顯號山陰
奉議生楚國公山勛楚公生顯國公崇國公崇生顯明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為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興國忠靖公公諡忠靖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
以郊恩補承奉郎顯寬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
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簿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
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 年以宣撫恩轉奉
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
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
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有顯文閣知衢州轉朝散郎又明
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後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
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
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如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
明年自廣州節制海上我國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詔
軍之為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
十四年也江准有將既內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廣寧宣撫使入觀秋見
出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
衣冠數馬而還之世祖凡五錫宴官其舊者四十三人千戶
五人百戶三千人撫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
察罕集賢學士學官召公足疾不能起朝明年遂致其事居
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
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卒于家諡忠貞公湖南道宣慰使林學士海郡
人父公明於是有司以故吏追贈官村而賜諡焉初胡文
定公父子伯明伯洽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
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
備德大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
下於德大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華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異國與其兄忠誠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異國
即軍中亦相繼終不棄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來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居亂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撫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策潛既以忠義著而公選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具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論盛衰市人不爲也異國
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其知體宋末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備護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更易新守
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其三千餘
人初自詣鎮更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既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遣節度則立
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持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路於
轄詹汚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追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強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更數十陰結其勢使苦民人資
力富強郡使者不能治以當公公執之無敢遁明理民三日
獄具杖脊而戮之綱諸國士明曰中朝貴人殺之有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入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
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備州寇起連
結處發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嶧行部盜逐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衛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視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倅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循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羣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朝廷雖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慨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
憲主者開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問者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問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憲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
者常歷於兩使者惴惴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交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車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
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憲制因求以困羅公公踰月
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
立請尉當有賦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
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勒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
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
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
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
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
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
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
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周公之所素恥
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

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
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權相爭輸後無虞獲捕新朝服于子名顯大
車顯我我我我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願
以前不愧旁視有問無患既勢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
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焉追思則考行此有成獨刻石載文
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奉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
與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問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為
當戎行遠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阻
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有於奔走
以洒濯其瘴瘴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潛而
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策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故再拜
使子鄭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
行省職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
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赦忽其事議遣使即問其實而
究其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
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閒乃授之弓矢馳驅至廣西兩江先
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
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閩來賓柳邑諸郡凡所
言見歿於交兵處緣高麗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
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皆踴躍紀
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
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

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鐵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宣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忍其焚尤其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官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乃為費鉅萬吏士或亡或餓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為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實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結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足以用眾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衙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子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敬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問其父相時事以觀其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鷺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部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解宋圍於華道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三千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矢而候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州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推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潰潰論功侯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擢鎮巢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護其官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鎮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二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入與十將之士屯田芍

破收穀二十餘萬石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牯二十餘所
 以備蓄饑饉夫來自南陽底正陽居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
 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也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
 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
 元英次元其十五其壻曰傅鑑陳忠善議張晦皆士族也尚
 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
 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
 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墳鄉長鄉村或曰長鄉者唐隋州
 刺史也因以長鄉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
 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節在疆府職事傳子孫承平
 旣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
 勝其子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驟然無聞者蓋多矣
 今劉氏事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千百列
 校衆正咸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
 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緒則
 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索川淨
 雲委芽孽弗齊孰茲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
 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替書啓封
 旣聞旣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雍虞集伯生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旣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軍以鎮亳䟽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
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
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
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
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
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
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
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
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属子其辭不
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

殿又親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璫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璫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璫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璫璫還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璫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常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璫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平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休其勿問其監所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主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園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費費東江漢漢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離子離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應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奔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母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關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驅至 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趨反迎刺之應手頓殛馬下立陣者同口驢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禦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爲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猛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桎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還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

今歲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朝請於 上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第廢王高南軒既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昂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乎節度倖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仕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曷之哉而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燭未息烈命海濱奉調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以此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又諭之曰劔汝制也有不用命者以此刺之且行馬李恒爲武從之至揚州還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哉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城臨海高不可近乃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馬治朝食若將持父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廻橋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降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因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頭訊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諸所部然皆視不相下有驕蹇意錢敏達其号

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旋之連環其上下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常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後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懸崖山潮至必東進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連今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是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蟬伏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省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孤營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公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嶺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後厚王以瘡瘍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使速愈之較衛士坐其門曰九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母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昇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補葬嗣子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朝上謂太師月兒嘗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爲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有戰立功也所以與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敍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衆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林已不以爲重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不屈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如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類如此薄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職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幣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丞相天祥之軍在閩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檣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臣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爲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心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者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休將誰與共

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訴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為
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緩刑中論仁國無若樂之曰天
下莫不傷悼痛惜為今燕國公又嘗謂集曰王樂世于尚
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若校建卒于今略
以斷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
有信史與王季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不可知者惟書
之而不取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其官其爵孫十一
人其官其爵皆親於蜀漢矣諸葛武侯後所任者皆立廟
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伯伯其宗不伐
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靈嘗
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
立廟沔陽親像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若子
以為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耆耋多甘棠
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
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越南國歷歷三百德
在炎燄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
江流湯湯談笑異渡木賴艸假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
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其息統養完牛
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具為奏若峻阪馳攀其後面上方畧
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驚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
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果在極臣身
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拜門闕有保其遺跡于海涯
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
敢上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挾庫排炎鄰為清夷膠舟子登存

其餘幾王言三遺不訖炎紀橫賦詩波濤不驚歷產勒銘
表于觀鰲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景懷哀與業以父大三錫備
尊以啓王封冕為佩卡盛服在昭耀慈毫人服德以世享膏
千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三靈聖萬神景從冀之風寔
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三新宮高明深
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慈高洋莽感
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育井里王為什陌其有溝洫上
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額三我慈柔懷亦有稻稌羊豕在牢
以廟則盈筵簫簫鐸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
祖荷文執父從王南征有戰是俱春兩就歸秋降霜露王其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嘆咨嗟庶士孰知其他王
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挾其要遂深蔽虧群議切
庸帝尚仁孝寧之敝家英宗赫二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適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々天難諶斯
難起若狎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續車塵徐々亦惟世
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二
其居侃侃其谷子于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々視此無斁
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什金為河南
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揚
真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鄭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問宋
亡天子為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迂之還京師久之除承
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調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任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畜
積怨毒已甚其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巨測似秦頗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觀觀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按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抹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錄治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閣課額數萬緡為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
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開廢至全臺慮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屬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

卷之十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
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
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
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暴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
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
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
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追遣治
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餘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
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
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
追理者必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
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舉
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
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承康胡長儒志其墓夫人喬氏
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 大夫食泰禧宗煙院事從德
邢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
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
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
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 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
德豈曰避仇實瘴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
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問古
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瞻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
綽有令譽維洛泮、潤澤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官

真定縣志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
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
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
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
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
家原既莫知其處墓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
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載者猶識其
為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
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
表之不為踰禮奈何忍使魂焉埋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
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為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
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

金主從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尸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資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將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咄利被寢席手挽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盡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雖校不佚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爲成書父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類其飲食醫藥之餽有問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語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其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致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爵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以爲此塋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遼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其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遺胄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親高堂廣以義斧形馬鬣恭回伏子後父食孫相伯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詢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集十五

碑銘

碑銘

九二四·廿三

領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領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志道子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其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始居之於全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其有厚餉重利諸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入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家被恩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轉徙之苦又矣丙辰之冬閏中梓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及道無行人方是時除更率惟怯懶處辭不住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耶既至曰事勢急於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蘇府護治文書數寶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之軍與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日莫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父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為遣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泥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節非為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囊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審復詳議乃奏決無赦擅殺眾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李古錄十五

一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領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究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折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縣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

其註誤者出之田廩資贖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又數百富還民間者還之閭閻五往返京師以其謀上在將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遷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天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取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改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院事府能辦庶事之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不廢其職者也然和琳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辛古錄

卷二

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更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和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更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善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為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詔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判官治公夜以繼日不

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禧次適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綱次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錢沒君子惜之銘曰

辛古錄

卷二

有肅肅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奉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塞舒何行弗藏直道若偶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授太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高顯之和戚與王攸理控制朝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矣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披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在布曰爾從我弓馬錫子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操諸孔文拙安易捷我際其會以哺以續帳府維最遠又方懷公不少留

辛伯成墓碑

見用駸々而疾不康炎々弗趨叙々非變當為而為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其嚴動不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油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助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嚙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所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

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嘗以世貴秦京官輒讓其族父諸第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張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情忠游今其係獄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其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併爲偽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嘗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容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澤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鄭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

李古錄

卷十

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其與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誕率合無據先生道其官傳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飄飄雲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覬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其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柢不見涯涘若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

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

將作監繩祖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湖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塋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其始先太史與省某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蓋及我時爲我若小傳某承命不敢常將請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其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山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

李古錄

卷十

其敢以因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學孰爲博宇藏有作運化衆錯拾偏駁欺世之詐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不窮補直所繼嘔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縣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塋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大史故爲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

開塞列保障而金之窺者自陳州出死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輒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肅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耕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山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以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撥茶山中以爲軍運司行亦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將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家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華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割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又矣昔爲

李古錄五

七

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備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嚴民之易治蓋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效也噫乎茲所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之 李西壯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出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

可謂極盛有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來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有節樂善不倦政不於寧遂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熙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滎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適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府學昭國子助教助從鄉先生大肉楊震身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移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叙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

李古錄五

一

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京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聞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懇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扶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有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貧歿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違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縣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掠奪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爲上下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阻安泰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版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版當有物色蹤跡逮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曰定所信吏往察果矣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厄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

李古乘十子

九

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廣商有備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吸舟師妻訟商殺其夫異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蒙家毆人至死幼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實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家二家微淫祀二石區興學校築塘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荅刺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

重至還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休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矣夫一摠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太行之麓有神鼎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故於世故視神唐之弊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用公葬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壻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墓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李古乘十子

十

神唐之陽溢流洋洋有燁馬宗世爲之望望之擬有梓有杞桓桓勛農侃侃御史愛賢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踰亦未期有綾纓纓臨以紫軒之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諛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某曰北印之北有重岡蜿蜒隨爲柔平曰杜村之原者古瀟四周淤淪溢流注合于瀝南溝之潯潯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旱不竭鄉人榮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束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與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爲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爲北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惟昭穆失序則無以安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塋
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卡果先人破初塋大父之次自有
誌太史其爲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
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
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
正有子器歷仕鳳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
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此印之紫之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從死不還
方言遷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
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陳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其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
居鄉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訓歟有程方

李古系十五

四十一

重純薦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
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李士元公
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
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
子素好立奇行白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
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
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
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諄以爲
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
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 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
元公皆以文孝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 朝先生慨然
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
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爲同朝集

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
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姓又公爲之銘郛城
府君之墓得姓又公爲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
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
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不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
玉郛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雲儀幼嗜李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受慶年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
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通屏絕金末往賦舊習而
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謂郛城留居萬鍾同讀書三年而後
歸爲郡李郛城病還東明遠近李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
平李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
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
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知杞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驛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
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喜相其夫教其子以有
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 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休後諸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
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爲山日對之吟
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者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
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齋乎山嶽之蒼々先
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々用位不多欽而歸藏乎以文與于
先有光我表西林永思不忘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碑

御史中丞楊襄憲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爲帖木迭而所攝害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順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憲明年月御史中丞奏用其子武備庫提舉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使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賜旌而賜卹之固已釋免愆愆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惟無以報於陛下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取勝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朶兒只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爲丞相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朶兒只罷更自結與聖左右至爲折辱等輔制中書議以再相既而居位惟勢貪虐兒穢惡甚中外切齒朶兒只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相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兒只猶御史中丞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入朝殺時宰使大奴留守出之乃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獲其私罪下餘事大子震怒有詔逮

問時宰歷與聖近付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對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侍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嗚呼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送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任太子左右恐傳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送木帖而復爲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丞相而只至徽政院與執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剌剛之書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爲

辛古錄十步

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狗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遂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憐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之罪名爲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爲之驚悔而天子久亦竟其所憾皆先帝舊臣盛不悅承反有所論論而病死嘗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丞議曰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揚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木帖而諸子列在禁近威嚴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當言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揚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趨之送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勝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 詔書以爲言 尊尊卑卑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 於乎魯君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飾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備 而一迭水帖而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 人共憤父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捕者 乃有待於父而後明焉此其入深校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 方其盛時信手因結於內街智爲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 計亦略得矣而能舉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平昔蹈死而不 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後考見其入之行事以表忠貞之 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菜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舉 明認 之萬一謹按公名采而只姓楊氏世家河內寧夏祖失判贈 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忠 定父失刺唐九亮贈推忠勇毅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離亂知自植立 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周以大器期之 事 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尤德丁未從征懷孟間 朝廷 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承師與石丞相答剌罕定議 迎 武宗于北藩 仁宗還京師議禁禁衛密致警戒 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定內難 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家令永日久侍側雖休 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後敏懌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 仁宗憐之有問後處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 之猶然母也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知慶使 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以副重寄 上顧祖之曰然然

終不外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國老將肅按而計之公曰爲政而尚設 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特許其充無良者民大悅服 上 與中書平章李瑄論元從人計孟以公爲第一 上是之拜 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 又鑄錢爲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害不當視立法 人爲鑄置銀鈔固常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 國無衆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 之遷宜微副使御史請設公臺司 上以宣徽照用不會 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其非所當言將 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 上曰諫者 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中丞又矣張珪真中丞也 上喜 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 上宴問侍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過則 上見公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諧

言興矣賴 上知公深器不得行未盡八閤月拜右德大夫 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 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問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 稱職權臣匿其姦莫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悅死御史納璘 言事忤 旨上怒巨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 璘誠不願 陛下有殺御史名 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 今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 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 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資爲 陛下言者 不得請數日 上讀直觀政要公侍側 上顧謂曰魏徵古 之遺直也 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 直焉用之 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敕出之成備直名有上

書論 朝廷闕失而觸宰相怒取 旨以之司竊將殺

之公曰 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

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 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取 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

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能况敢求多乎且我憲之

何以諷勸僚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

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

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

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

克稱其家者公慰倖人也寡言笑無厲大聲色之好獎善如

不及嫉惡如仇雖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

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權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

書其關於 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垂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絀昔在 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

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聞其幾

不驩以呻投職膠膠指竊秉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恤惻彼為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熙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抑不防兇稽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

慈聞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

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恩為凶殘遑邇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 天子別于奸忠數言

萬方大道為公至榮極盛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銘金為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犧牲之石於墓則有下窆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以

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 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

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榮祿大夫賈問來告曰昔我先世曾孫高昌王內附以

前者事逸不可致自歸 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

事 祖宗至于今日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遷居王封

於故國 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矣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遲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某常聞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 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 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 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者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 天子即以命命賜拜五品官其

人自牒素親近有譽望取于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仁宗為 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

勅則賈問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為不可及焉 國

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牒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

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

者五等之爵秩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賈問

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故諸其客傳溥所爲行狀蓋達即孖生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間也延祐二年達即孖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諡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承旨追封薊國公諡安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諡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大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諡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道國李古畢方

七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闢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逾分凡宴飲貴戚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

示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寵從在行宮力奮擊爲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營出所御服賜之

世皇質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

遠邇畢集擁伏姦隱必資偵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

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賑恤互市吏文

閥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衆關

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府國族之事肆焉或得罪其刑

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爲大宗

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薦房數百人蓋

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

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

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兩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

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

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

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間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

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首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

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

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

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算

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質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領

焉 仁廟嘗奇其材命為李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
失思孕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緒統之
態時人以為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間而始發自買
間之際遇至先王之封蓋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
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假草國邑之部落之細強者無
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
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為爪牙侍帷幄以為心腹推至誠以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惟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
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
之用尤禁於他族而其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
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為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
非吾臣而不資訪何功無報何德無獎常如薄酬不究臣勞
咨若宗正執戈策數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繫其有文以効
職守廼着高昌悠二故鄉雖不及生往造以王邈乎冥升歆
此異數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顧瞻
下土梵宇崇二牢羞膳鄉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
皇之遺托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
替惟 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 王封求
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
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坐其碑

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李士臣某等其凡
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
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
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
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勲勞之臣實佐興
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出刺子赤老
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否蓋求
以為好也上嘗與召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
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 上賜之
名而世宥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

醕則相札者贊之為之喝蓋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
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為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
則以命之而赤老溫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 上

上嘗被創甚阿刺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鎖兀都從太
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為保母太子
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台嗣鎮怯薛官
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皆遵戰績年
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其氏能修婦
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勇凡幾人健都
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
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
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連也不干刑王入親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 天子宿衛健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共官封全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部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 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條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 聖皇在御

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二濟二 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永求其源本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泛二有阡在焉勒文貞珉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在朝諸十七

雍虞集伯生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建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英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皆可見矣過若身受信任守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 朝廷若於簡冊則未有過於曾國忠獻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薨州節度任官

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其賦輸至於內府而折入於東宮者儲備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費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教率于今守之十九年來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善薩千戶王著舉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 上北巡賊廼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械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中遽起叱之若母得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 殿下還宮必以完澤養筆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潛趨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相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

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討賊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
宮闈晏然則公精審特重決斷之力也惟密副使張易素所
有權略為上信倚故以宿衛軍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
兵其速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
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為其誦賊
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嘗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
行中矢死而然家指以宿衛軍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
討賊而死焉可誅也賊起變京城至為偽太子故上與
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
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
弊而新之公首為易州何公瑄東平徐公瑛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

道園學古錄十七

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為左司郎中范為右司郎中
為為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備而朝若一時
號為得人公惟賢才是遂不以疏遠親舊為取舍是以能若
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
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肅周得官臣之體也則又曰
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
也於是立賓客論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
劉公因曹南夾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假宮中
閒暇時身先簪帶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即升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
能無感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
系也奈何為此言乎廷臣以為當三十年丞相完澤為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訊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
承是年

世祖崩成宗即位追尊裕宗冊母后為皇后即東宮
為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為徽政院公為徽政副使餘如
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
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
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冊儀東朝保佑
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假朝省而公小心謹
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付公一言而後定聞望
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
宮室服御之事士木金石絲織米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
異非眾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

道園學古錄十七

二

功猷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
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
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
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蒞官也夙夜無
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
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
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諒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後然自逸故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
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勩而終其身云公幼有音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孝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踐之學之有官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孝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惻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

道明十七

五

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

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

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部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

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

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

薊州節度使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

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

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

十金界奴方七歲承法雍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

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

有功今為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

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父職領隆福宿衛

次曰福童張氏先塋在四邑鄉坐落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

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治平七十年矣京

師貴冑之家與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

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髻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飾

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就佐天宮眾賢彙興肅以朝雖以養一

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春官亦多聞

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

成授几設醴公為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

無慳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疑既亡官

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聖孫之將隆福有

宮萬民所望徽音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有相臣

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獻有為至元之治於斯為盛民

物阜康法今脩整耆壽俊又樂乎熙辰公為諫歌以燕嘉賓

時之方設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願瞻其家有木維

喬衮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

松栢松栢九二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廼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二西山峨峨山夷川涇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異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亮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詣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既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廢事賜名普剌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薩吉刺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開喜郡侯諡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李氏贈開喜郡夫人諡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丑妃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諡顯毅加贈崇德勳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

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諡靖淑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

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侍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為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

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聞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

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

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以為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兀

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兀海之寇乞降

議者以為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兀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

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為不祥其可為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蓋信公為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食宣徽院事

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憚廷中美之閒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

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

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

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

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勅諭太子之節賜賚

之數等卑疏感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
宣徽之事為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開故嘗侍上燕坐中貴
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 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
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 上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
年 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
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 上解所服
衣賜之八年 上嘗坐輿巡遊禁衛中見衛士戶陞問意甚
勤懃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餽
粥充給誠荷 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
則宣徽院能官充堅里不花其人也 上悅賜賈珠衣一疋
馬闊里吉思以酒得疾 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
報 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 上曰臣之
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 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

者三世矣 國恩誠其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
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
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
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
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為之
請官市駝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
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
憂焉及大漸公終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或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
議宣徽院事行金 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
上大賚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
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遷陽行省
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編歷

和林北金山元海八兒思闊等處風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
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御史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
家以賜三年 上御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
法以為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為莫及 上多
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
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使為請如大德時更出
私家馬二百以充用 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
在宣徽以四方為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中近實難裁
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為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船
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為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
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賈賈王賜賜其直三百定以太

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眾矣七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益惡以累 上竟諸害公聞
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
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異國公謚忠
隱緡國夫人脫脫灰追封異國夫人王氏追封異國夫人林
氏封異國夫人子四人班卜忽里合皆為監察御史野速固
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
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本遷於某處忽里合
等之所營也忽里合街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
天子聞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
臣某等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
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一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

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於斯時也

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千時保四面而至有智有略燕有奇士發然來朝造膝時言謂孔周屬之肝簪既勤既老嘉爾黃髮入侍帷幄以從征伐享帝養賢大

亨維時守道以官並取諸順

世祖建國百廢維作羣公受職世臣若嗟二冀公夙已見

奇承厥父祖祇奉遺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

私自近及遐振其

武皇在邊熊維如材爾公爾侯千城腹心八續大統廼有大

資乃出金貝泉幣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勩往咨大師盛饗

於軍大車彭二載酒餞載部曲維維均飲同醉賢王特臣合

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

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

解三錫逾篤益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

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實蓄歎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

忌則憚以搆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保死生

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為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

舒昆弟子孫入朝以移既貴既舊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

則固辭不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

平將百年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著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

訏謨於其間以貴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職

士大夫之生平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

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

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

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

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器以亡金

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爲之薦舉成材獎

勵後進則王公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肅親尚書之孫而師

王公最父者也故公之論文則醇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

不素用能以老成爲國惜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壽

終之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建奎

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章而故老斷以斯爲

李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

之不及斯時也間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某著文以

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

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遷治儒業始爲儒

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

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

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贈光祿大夫柱

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

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

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

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

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

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

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

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

書

書仍兼翰林李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二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吳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與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符德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樓陽鄉公孫承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繼曾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備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當上直或感從而吏館方脩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

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升沉散也而大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修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育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為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與讓矣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孝請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最昏不

解治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為鳩杖以賜日

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賜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

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請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臾略

然親扶掖之鄰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

不以葬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

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稍容不以寒暑及連

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師太子

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若師儒會

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眾默然重

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

云臣泰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

葬孝請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崇城碑銘辛具

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

忘今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晉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聲賢並

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遺矣白髮蒼顏公獨

壽祉出而事君王珮珠復入而奉親榆葉滿庭多士在門有

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

昭如日星願瞻在列孰肅孰文孰為淳孝朝黜夕壞孰為疆

梁外肆中墮衆人尤之君子攸既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

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三在廷孝請式穀退若弗勝誰

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卿公孫之里

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
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莊信
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某製文以刻諸神
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
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
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謀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
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
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
夜還宮僧佛事公曰近月有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
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然不知所對即
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

司訊之左相曰尔自為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

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為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
及大都尹鉢教官衛王顏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
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共公與張尚書問易
曰此將何為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
得不令吾一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
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暮還而政府亦
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訐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
知所為至二鼓果聞人馬矢聲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
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養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
詐也因告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養羊二
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故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
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

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
中覘見已搃殿左相阿合馬及左丞相張九思曰果
賊也即命糾眾與兩指揮張其發日矢開門出衛士射而繫
之賊散亂率兵走獲王若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
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善薩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
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
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為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府司
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
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
矣

仁宗皇帝追諡其功令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賀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中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
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
以高為氏姓名聞於天監承統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
以高為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且又得考而戰焉女真
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連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各為部落
非郡縣無市井徭賦者故其為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
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石烈曰完達魯亦
或為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登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
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金義
嘗為大官而碑銘著大父孫登進士第積官州昭義軍節
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
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昭州有方高潞
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段其郡王取中原有
功爲千夫長從口溫不花王取宋黃岡時射深入營擊死焉
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傑
運糧都提亮魯台次即公也公諱麟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
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傑然雖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儲藩以信愛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幣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爲

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醢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
長其術焉

裕皇哥公材國人謂曰失刺公頑黃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擲取
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

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蠻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
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官闕公與留守野遠不在殿預重
其役功成有白金麻馬官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
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
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鑾帶鞍馬等賜 二聖益知公可大用
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
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僊公憂暴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
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
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 年
師顏佐樞府以例謂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
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

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奉大夫欽太常禮儀院上
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封魯郡君

今上時恩封 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

贈公祖魯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

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

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

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

爲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名其師而告之曰師

顏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賜勉之師顏事母夫人

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 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

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

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 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

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盡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

侍中官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

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

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斯公之女又娶

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

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繼子孫男

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順天保次順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

童次燕間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璧昌汪萬家奴

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

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肯其詐以先

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莫安 二

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撥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瞻聖子繼明麗天雖二在宮百度是宣相時大僚並俊咸又既試既庸以還宮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瑞維城啓祚孔安頌二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騰莫此京國界二居庸魏二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祗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煥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獲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連禍自躬題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開夜扣宮門儀導咸若時匪有人孰固其鑰賊敗旋踵錄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為偉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聖歷時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山為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畛桓圭衮裳不及其生有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為母儀則壽康樂子奉晨昏有應有嚴官業是敷 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在朝漢十八
雍 虞集 伯生

墓誌銘

賀正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燕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億億之計肅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字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 上所信嚮者治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卒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

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與無恙夜寒者未嘗寢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伯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選遠小名而自居乎 上然之廿四年乃顯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顯明日 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

備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
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
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
色繒綴雜瑤象獅子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跪執轡者其
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
追及斷鞢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遠聞者
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
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
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禁計
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慮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陰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
服以領之喪哥之爲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
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
知其姦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若繼之始服
罪上之改尚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
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
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
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哲而以公爲參知中
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父
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儀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
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
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
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合同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

矣上每出輒寒不敏於樹藝無上者之民自親染布帛以至
鹽苛異之物皆自運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其無
首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奸一旦稱獲發所蓄以集事
而直不時得人用病者公常閱之書按而勸之無或失其
故來藏市者師然日增以所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
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
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遺私人通管府史境察察吏務係其
氏人者擄過取無可誰何公必書其姓名治之而後已亦必
使其所當而去吏更有持一供物入門者公必問其所司
捕得奉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關入也力爭之吏乃死奉聖
州民高氏諱精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制其
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
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
知教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
之凌暴承其教成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
公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
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遠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
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
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爲問
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
官芻糗衣絮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若以爲威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聖而
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
上曰祖宗以上京爲鄉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又奚徒卧
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
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盡繩之以法官時宿儒而

丞相家奴擅閭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脩也而貪穢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為折辱留守曾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而口等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以為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帖木迭兒復為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救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

通事錄十八

四

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忠宣力保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忠惠愍實書哀則聞者咸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惟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奸究遭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賓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

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為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智氏以上都之事與智氏父子之為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懋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智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為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維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賈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贈翰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

通事錄十八

五

子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朔立忽魯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二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太姒周廟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植舉細罕維紀日亦程維昔周如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賊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欽長等以督畿甸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替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眾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烈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罵有警無避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敬事在無隱竊位為權彼究滔天我

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持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天賜
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搗為百詔國論素定公則不
值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持義伸抑又
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遂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立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
祠公庶來享南山我其庶維林公從先王歸使自今貞珉
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
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國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
丞相即日以聞上為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贈如禮公知大
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
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

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

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

墓銘事數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
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
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
攝管軍萬戶明年貢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
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詔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
面奏曰臣幼軍事重難顧者從臣父祖父歷行陳幸以副
上嘆曰知汝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
從者元領軍半成胡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

見上其誠其成立初凡內宴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
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燕湖宣徽尤甚皆僭號晉官掠
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
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
步騎數萬無湖無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
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
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所劫奔潰公傳
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
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
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母累我
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
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為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
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賊三百而自相

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
兵亦有名號誘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乃
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酋猶
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走山伏
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
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
曰張萬戶知汝捕屠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
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
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嵩西坑之
寨尤險固又嘗與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
兵百餘人馬道緣登其寨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皆
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子由他道走或請

邀之公不可賊以罕得山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
川執其首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
不能支公得徽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
賊棄械見無後拒引公公揮刀入殺數十人賊平都
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
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
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
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制省參知政
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公曰見
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
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
言制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

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會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
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漢言張瑄年尚少姑試以簽書果
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履宋盡死力
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
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
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父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
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
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軍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
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梭中奉大夫制西宋之故都
民物繁庶貢稅雜難倍從它鎮會吏豪右其心其間朝廷病
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
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強民有殺人恃其

貨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
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
功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
展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出益法
天子爲遣官教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盜官欺罔狀
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校都之
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
因得數安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
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
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
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
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
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

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閔節近侍求復相
位而江南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効之不報馳駟面
疏論之併及近侍之榮感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
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
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輦錢幣中外洶二中執法久
聞人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眞中丞惟張珪可苟不
稱我任其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
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
倚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

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

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

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難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

之臺而近侍諸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

罪 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

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

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諸言殺無罪臣請先

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

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

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

率二年而代遭化瘴腐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

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

棧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隸興聖宮

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眾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

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怒怒

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

司以清中書之務得事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坊

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

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右丞

相鉄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

上道德鉄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 上深

許公言而東朝之怒益甚矣夫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

車駕時巡既度居庸 皇太后宮幄在龍虎堂并遣使召公

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時日遂出國

門賢人士大夫祖感嘆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

斯事也所謂賞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于景元蒙 上眷過

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公病革告還歸 上驚曰

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頃首泣血不敢言 上不釋遣太議

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

憂居墓三年哀苦啜粥病體漸瘳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

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寢公生日輒上尊餅御衣

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卒其志悲

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

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為相問公曰宰

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為

集賢大學士而鉄木迭兒復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

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附藉殺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

所會地震風烈勸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

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教孝婦三年不雨蕭

楊等冤死非致咎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

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

所佩符又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

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間又不允而

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

仁廟跪金為主賓賓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

留選左丞公曰以參政選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祐不

謹當待罪而還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男暴者
則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有醫婦節而過市六七十
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
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
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
售珠於內府故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
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
識之不若乎又手疏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穢賊虐恬
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
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
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
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
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道讀公懇為上敷說皆

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其力上委曲

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

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

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
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病賓客不足
遠知真定保定何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
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贈之如
公意又一再進講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
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崇可以順神
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
老人恐之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
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間
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索商

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
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
病上遣太醫視之又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
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足為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聞
傷其意留其奉度諸府戢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
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々正色勇於
敢言千剴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為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
臨之每點侮之公一以誠懃自處又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
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
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
立矢洞其喉一軍譁譁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懈筆
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外
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

趙國夫人皆無子清州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

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
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愨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
伯忽次繼室董守愨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
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
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
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游揚世
武追王奕々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額々有成孰不肅土我千
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

替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而密
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君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
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阜康之成宗渥之穆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既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
退既藏侃二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
相時儉士睢盱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
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
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端已公
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歟在王
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爲
永新人曾大父肇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橋父煥

李士十一

十四

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耒陽人娶蕭氏
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
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
壽孫孫男曰壽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
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
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若隱君之
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而
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
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子
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象舍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
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欽崎君悉募治使
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
者法三之君又損貨者三之半兩賜之愆必齋戒爲之禱有

疾者君爲之醫藥歲幾君賤賈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
使以木償因以爲棺給資者之歛每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創
囊注善劑活之遇餓者傾懷備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
自達寧解衣易米以饗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鄉道君聚其囊
篋落甕庭中曰吾於鄉鄰爲獨贖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
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
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
之曰獨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
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待故至相四彼取其
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捕獲者弗克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李士十八

十五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親推人勇爲佐于邦惠先事惟
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涯昔疹之瘳昔饑之充非而兒黃非而
仲童歲時來者觀于鰲山下尚其勿毀以求終古

能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
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四人
受從士郎官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
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因以爲內相尚書而王龍澤
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
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有數百人因取朱子小學書
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
各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伯儒者倚
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

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廟書院祠周子兵燹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從其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宮矣劉公宣之特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口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慨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嘗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瀕先生也嘗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備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昉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為闕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

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築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有不正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儼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調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執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二行省皆早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

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礼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以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尚之以礼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採用古礼親御衮冕祠太廟奮然制礼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賜言於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礼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其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悍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早至是三易矣銘其啟緩乎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辨其正先生脩能興遺宋亡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自美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陳失此遺則疏越朱紱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為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數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為識之遠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為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

目彥栗為神童期之深遠彥栗不自足也為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家藏火炭夜分視睡潛起微讀或至日不敢令親知年十七歲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字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高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雲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皆甚畏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此去猶不忍別往遂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二十九其為人可知若如此悲夫而其為文亦從可知矣字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興宇知基之哀彥栗也故來求叙其世次而恐遂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賓州人曾祖某祖其溫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其從仕郎某祖判官至元中監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字亮宗衍宗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為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琰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孺其負土為塋廬居三十年朝夕莫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駟駟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奇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

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弱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己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大學博士磨著作廷常教授小秦王宮度宗幼時曾幸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知君在京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為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其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飲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為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盜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為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矍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為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

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其年月
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一人曰思忠曰思求孫男五子木車德
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某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指以祀
祖從神來斯賢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采見曰請有復焉
集撰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
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再拜
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為之書曰君
諱元禧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錄宋兵部侍
郎大受貴為卿等姪侍郎生漳州通守皆通守生迪功郎友
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二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

之外宰相以為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
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麗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
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為用之君曰享也吾
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
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為祠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
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為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
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
葬隆湖先塋之左君娶黃氏子曰泰之申之墓之表之武昌
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訓
誌詮諸女曰誼誼訥訥曾孫曰瑜瑜晉侍郎之弟礼部尚書
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雅公同年也乾進辛卯先公在
相位四月進擢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
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師福州朱文公年漳州書問其富其家

至本寶藏之而迪功友誼又從黃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
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為之銘二曰
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礼而好清志養而忘
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匯而斯衍尚有托乎
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
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湖其出傳至於十
數以年紀之過於二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
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為之後先學問為之潤
色嘉名善行歷三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無金銘
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李存之狀來
請銘因得見自宋至

辛酉年十八

今朝名人所為銘誌而讀之觀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
嘆焉乃為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
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
者自潘始為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藻熊公彥
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
家潘生邦字邦字生鄭二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
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樂傳君維清
士亨生登仕即德壽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
南延徽潘氏為之師
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負與登仕為
同舍生是為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
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
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潘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

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更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因未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愛前後為喪無違缺特群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不為嫌有困乏拯之不為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為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為圃以為歲寒之交人以此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為別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則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

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間居於臨川之父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為之興嘆今吳氏遭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元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二有與寂二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為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二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葉十九

雍虞集伯生

墓誌銘

王和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振蹈焉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具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更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不被者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貌莫不見知而末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實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為絕廷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篇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一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二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

鵬之兄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縣子之功功歸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龍異先朝文興就究就承慨茲其徵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々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者因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以其書為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天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

道園學古錄

卷九

以官於是太常奏為大樂署丞木幾議立圓丘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初引援致誠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議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羣上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與瑞豐勛光祿薦為典瑞知事弗就

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為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事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圖舊說論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丞相入為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亦丞相直命巽初以其書待於殿門下上方盤素御膳幹亦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偏閱其圖問人

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秘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旨命巽初為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為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衮冕大駕之至廟也司倉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注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閱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閬中人馬鑾甲被米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都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眾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

道園學古錄

卷九

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為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工疎虞之過曰必欲為之無如曹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政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為天曆二年以集賢閣未報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慨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邨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近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贈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戴陽舉進士錢舉八行又五世

排融水縣簿尉陳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簿文宇贈
朝請郎朝請生時顏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郎爲江西安撫
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
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
永豐縣君吳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
子三人如璋如寶如璠如瑤如瑛如瑗如環如瑛周預何
崇蕭斗生吳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
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其年月日葬於某處吳初所自小也
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而愛物兢然
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
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
器物名畫盡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
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述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

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

卷十

卷十

卷補註元道山詩十卷過開錄一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
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寧薦之巽初爲撫州
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
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之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盛恒以美德出見
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遠于我朝父
子迭榮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蒙有燁天命維新
濟、來朝迺使率事殿于燕瀟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
留空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與四馳達時制作試於百爲入直
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李
氏舒、弗亟弗靡舉體清虛泰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
治平百年礼樂朋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

言旂常載塗法駕軒、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
今皇又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 天子用咨
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爵之松栢茂而
摧洋、之淵弗暢以洄故山之鹿藏此遺志、藏無傳澤在
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慎愿寬厚方幼
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以不欺爲主本
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
亦不間於初里有貧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資不能償主者責
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
此乎因出已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笑
而焚之由是共服爲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

哲早世兄子

在

在

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彥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
正色不爲俯仰明識法今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
否率開政事大體爲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
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
爲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
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計
至京師葬爲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其往弔之露匍匐號於
某曰請忍死一言彥抱痛終天無所遺罪敢以誌墓爲記某
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
碑參謝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
顯仕者也 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
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

德者自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
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
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御車馬不御與
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彝為左右司數
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
彝為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
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為東宮典寶祿
女三人婚曰鄭王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
婿曰樊侯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
大德中某與彝同為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為工
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慈聽其
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涼薄而嘆嘆其福祿之未

道園學古錄

卷

艾也於時南人有為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
焦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
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欵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
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
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為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
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當於其微此
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
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為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縣神明族于鄢陵歷時積繁安陽之分則自鄢
至數本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
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橫全掩紫異席同龍宗伯啓之考
工成之詩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而弗宰
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卒于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其喪不足為車馬饌飲殯諸京師
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為何致客之
多也踰月相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
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
父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托銘於來
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
叙之君諱某受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
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
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復實司提舉典設署丞
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其官簿也諱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者間稱曰柳溪先生者其

道園學古錄

卷

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檀
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檀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
宋氏亦檀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
鄉某里者從先坐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
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
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
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
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惟然以相接而陽秋之
辯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
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
剔蠹故以革尤雜糞瘠土為沃壤通末作以佐民用又以其
陳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

石至今存焉 國家宗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
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
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爵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
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推承奉坊鄉用矣年不踰六表官不過
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之多士孰是乏
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哉 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
攸司書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漸盡安陽之墟有
木離 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求安以周利其後人
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鄭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弗諸程時叔氏之館初
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為僚恒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

國子生鄭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以見予是以弗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為之請曰恒欲求子誌
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
無遇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 有官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
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遺恒官學
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
恒也不及視其屬纊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
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
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附子
恒恂 為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徽適王壽朋孫男震女
觀銘曰
士之制行實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勗子求道習禮足以殒
世神相其志克成永父
王誠之墓誌銘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
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
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縣尉尉
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為遂州史
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吳
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
為人所殺流血狼藉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
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款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
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
父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夢之既而
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
狀殺娼而不知為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
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
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父將不可驗緩獄貴
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
寒蟄未啓有大蠅飛 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
緩轡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墨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尸果
在而李甲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
州吏目位在天子命更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
人 不以庸廢事會梅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
乎故誠之 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况其子請誌其墓
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二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
大父定昂仕金為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
以負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
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

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會問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還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趨曾是岸獄遑遑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什優游餘年就本斯非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三孫三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公信其人其人是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

王公信墓誌銘

十一

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三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己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鈔二百五十至而慙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問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登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贊季氏生三子而其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誥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永平為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綱

焉繼以荒饑存歿弗寧而某奉先父於城東有固安碑先父之明平乃為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皆用憲臺薦教授異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某官早世其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涼城之東土厚以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

王宜之墓誌銘

十一

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為已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為師命守誠與間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饒養使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有則勿況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為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奉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舉日起恒之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為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來見聞以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子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方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為某

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
曲始為太原人諱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泣然流
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
立俟少間啓曰大人何其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棄葬應
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
瑋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經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
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
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致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
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觀適父母俱喪出及
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哺父母歸猶未食之
也宜之膏病而劇父之乃無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
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
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瘳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

李古十九

一十一

矢義無兼取卒井內而負者更指與錢米使得以爲生以爲
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
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
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
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置墓田園門外又購
旁近間田以待親戚之無以養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
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已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
誠服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
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
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
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
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廷應至于太原侃侃宜之時來京

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輝然耀光爲時聞士尊封孔宗百世
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自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君
敬字行簡永豐人備三選歲而人弗敢與之仰視自持而
人不得其因言者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講說論議則明
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
取憎不伐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
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
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憐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
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
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姓名於吏部於比又二年始得注
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州之長蘆病

李古十九

一十二

舟中同邑晉仲謙與君者也其同舟療之五日而卒當葬道次
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墓父曰
曹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
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遑垂十餘年長子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棄殯道
間傷其親心子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
有傳

鄧伯其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君之葬其母之喪也其友真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乎存
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大夫之康強
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爲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
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尚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述諸夫
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

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職君卒若
千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殿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
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
也初存嘗為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
詩禮傳之涉艱險排難解紛教我先君以至有立及田夫
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
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
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為賢
母也久矣故為之銘曰
有賢鄰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
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

汪夫人墓誌銘

也而吾大父母淳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
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已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
擇明師以成其志訓使吾得世詩書為善士於鄉吾母之教
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眾多吾母之澤也自
吾母王吾家之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
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墮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負約
自毀吾母給助之使得備其旨以終養去父母功於姻戚也
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
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
孫則不孝之大者適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為墓銘
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
文穆其大父也符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
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淳宗浩宗演宗洵

宗濟宗漸宗決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
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
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皆其葬所也
葬之所所有石有銘為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何條榮數柯條榮數土德之
厚如家克繁孫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第昆衍自母汪四子
多孫之多有支別易遠而扶疎視此其本子孫之子來
省歲時求之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
以為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生
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捕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
紹為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為孫嚴州大夫諱洪則孤子

鄭夫人墓誌銘

也由其有子傳序為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為我
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為鄭令族太師尚書公魏郡忠定
王消之為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
冲之國李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遷氏
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大夫實諱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
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王管建昌軍仙
都觀妻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表氏請
命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期故表氏請
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為家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師姊以敬
宗事大德戊戌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璵次琬女四
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貴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輿
其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傳極意實通
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飲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為之配

至使殘愈遠而敬不衰其為德可信矣夫昔宋任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滿邸史衛王弥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表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門代甲乙相次今微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為之哀及冊入相年益老益感邊碩人不忍舍其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帥荆湖數更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璫璫方鄉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三維鄧睥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流三孰往而復居之恂三着之循三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三夫人父其匹之獨當於天而不有年歸嗟無所三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

高立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審易周職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職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狀曰麒麟職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職兄知時宰人義道職笑一夕職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職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子竊感而悲之為次第其

語云職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孝名適周權僑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族相望樓閣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遺職明從師而無牽於家職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職明其幼祿女二人其瑋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群處也銘曰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之夫人是為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家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弥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

相位時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杭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為子諱魯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今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今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成伯生女曰婉伯適忠勇侯尉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燾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州黃巖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鄭延祐三年六月已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某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之銘曰

會承夫鞠子實既瘁悔其晚康而身不待墜德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楠之妻合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冢婦也岳氏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一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婦儒素其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補曰予買地其以其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妒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在朝葉士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于京師者玄術也玄術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蹙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為之請曰玄術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緣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以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居學者賓客之獲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險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出其家三孫矣敬其女以嫁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術

為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玄術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見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地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術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某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為拒之而無以慰其瘞也銘曰

玄雲降兮將兩鶴而距兮杯土有子歸兮藏母幼兮碧山吹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兮有道斯勿毀兮永久

頴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時若之曾孫女葉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為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

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領
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
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幹謀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
仕郎舉孫次曰懇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
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
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
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娶家務於陰懷之際竭營辦
以足官適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踈闊
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
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以勤
儉自勵撥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謀以節推遺命爲將
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諒如也蓋
夫人昔聞訓于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沈溪

道園李古錫手

一

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異園數傳
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我冠履衣動止嚴正
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獲救略無爭
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
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
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謀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靈附葬德敬
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既而棄官不復仕
宗謀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二人長曰某
次曰某次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既出蜀以宜人
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謀等求銘
焉銘曰

貴靈之肝陳氏婦與其興隆升夫人世家門寔稱寧魄于
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
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姑亡
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
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携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
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窺身伏林間俱伏
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姬
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異不死夫人曰金亡斃不死耳
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姬歸
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
姬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親求得之

道園二十

二

即歛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
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
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秦
定四年三月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
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
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
後亦未達於紀述顧以屬台孫焉代易事父日就湮沒從事
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表公幸既爲之立傳矣而
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太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趣請刻
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
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
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某感其言爲叙其次而若
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

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歸入而程亦眉之故家各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爲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熾藥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孝念予三子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合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爲某官介後璋文由帥司幕長將改除直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郊山三也矣而

道園二十

四

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邠山之原隱何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官一廬之微三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父孤不知有躬體則神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伯以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某叙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點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與之藏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蓋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宰鄞婉伯從其夫以來見晉伯之以是爲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

道園學古錄

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爲兆以從葬於元祖札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塋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亡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歿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言而悲之故歷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道園二十

五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吳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歛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其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爲文表其墓今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素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其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次木翰林承旨

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
敢以進用常秩晚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
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
益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
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
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徵政院照磨調其
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彭
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
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異一得遇待為幸聞承
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
之伯益不肖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
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

道國三

上

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質
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
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
曾中丁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
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
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
際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
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無疑
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哉
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
按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附几却
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起喚楊載杜本來而復喚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歛其佳哭
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歸
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彼面毅然以為已事一坐皆歎
歎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
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
益之所存可信已為乎是為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榮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
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
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
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榮城奉 莊聖太
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

道國李古

四七

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
公與第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今授皇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
老於四方而太師賈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幸公俊民敬齋
李公治玉峯魏公瑄偕至於王府得人為盛已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
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言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
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科甲
宵釋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堅輒仰指曰天也即賜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出明

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海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端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泰詔取宋召公為為公辭曰新制諸侯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累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清卿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

李古錄二十

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憐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諭之然後相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筆渠壘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諸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巨則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營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

者驚起去曰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諸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餉餉併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為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統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閒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統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建公入見 上望

李古錄二十

九

見曰董某願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諧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延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疲矣延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

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
惟無術將無大名長蘆美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
中浮屠最高者才與心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
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
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
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
某熱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廼召公爲太
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
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
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雖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
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
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

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
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
所赴趨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
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
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
黨將鉅賄培克爲功廼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規常歲倍增而
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
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
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
悅其得亡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待哉
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龜猶
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
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

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
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
年拜中奉大夫江准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
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
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
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教同列莫敢仰視晚
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
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
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
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入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
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
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
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

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廼請入奏事
大畧言波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餘目甚
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
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抵適王公憚雷公鷹荆幼紀許
損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爲行臺中
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喜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
貴臣見桑喜皆屏息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
爲桑喜令人風公贊已公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
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
軍興糧糈粗備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
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
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
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

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蓋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高蘇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舊日誣諸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賴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諸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著舊故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煖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盡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其憐汝

親親取酒飲之至是眷眷至厚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雲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陞相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威近將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第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實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已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

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摧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餘貲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債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激勸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

之嗚呼蓋可謂忠孝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玘次適周徹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歷中外父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慨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帳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

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通順之辭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與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徇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也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和尚自幼時撫父兵鎮長沙及為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憲事李棟以職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方務強貨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間使朝責故人其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遠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還遠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鞠辭益明眾色變言益錯還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象賢卒積官至第

六品所至嚴而能寬而有制吏民愛服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後已者亦無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青文爲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勲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奇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宇故人身佐憲府乃贊所部民田雖實與首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說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冤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異儒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乎悲夫

祭文

祭宋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瞻觀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或莫數公其間不棄不矜師友是求問李

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落遺老或勉力接端緒家藏多書伴

昔石渠下至琴奔亦最其暇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信我從章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干時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譴公泰而舒我寒憂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勸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詫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耳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三深悲莫致之託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諧其雄辭遺于等儔國史編

摩歷躋顯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說是排學海狂瀾浩乎靡涯度我同舟有濟無乖如何不淑百瘡攻骸奄然求隔風雲蕭蕭遺車首丘丹旌掩覆一奠寓哀莫既于懷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二有章貫之有畫有章錯具贊之歷時聖神誕受于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挾其奇入遊于荒荒執迷于微執其徒行誦言如何贊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炎火日熄于燬惜予不辰與達于其際天遂降喪國武以蹶具曰多士朋皆以世湯二川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潰即淪于圯維哲時聞載號載倡彼爲不聞覆謂我狂亞伐鼓以告予手弗勝彼靡靡食息弗與弗靡時之逝矣既莫之運命

之訖矣亦莫之噫曰子有鼎有鼎有鼎我哭于庭苟無墜我

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俚二中野曷其

歸矣榮三有躬曷其爲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予陟降茲釋我寤懷素冠纓三屨數二兮繁三無容視莫二兮莫既匪親究其不識孰是造數學子以繁有馬有馬北首于風中道舒舒以究于心陵隳而夷梧不實矣黍稷則有風不食矣嗟不終食齋不淑矣車卑莫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風誓定命即終于所生有不取餓有不禦安乃瞑矣我志卒獲焉乎哀哉言瞻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虛九以著或果或否執子之手誕未遑于訪天弗遣雙鳥乎哀哉服勤終遠有嘉弟子謀謚孔臧繁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具寧止嗚呼文節亡愧於子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一

雅 虞 集 伯生

冊文

皇后附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脩闕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吉刺氏懿德

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

孝祀之必分撫綏綱成化功之簡易賢中助不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悵身振振晨空驚歲時之即遠乃修終典式替嘉稱謹遣攝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莊靜懿聖皇后升附 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于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祗服 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瞻靈闈聿崇稱號 皇后奉吉刺氏事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宗事肆朕舊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暨予力濟於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官府具宜家邦與謀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闕睢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附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諱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述出

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閱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俟戴髮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附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

明宗伏真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不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 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冲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報欽惟 皇后陛下德齊齊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於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太母之鴻名祗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 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言思齊祚胤千億臣 等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附樂章

倚那皇明世續神武敬天永達時時故能所任在塗言受率土不遐有臨永錫多祿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孝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為註疏立教者用之 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孝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

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孔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其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折而為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詩傳見迨朱氏傳出一河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傳者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題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氏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周諸君子積習而素和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道園先生書卷之一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入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陂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閼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隰河南北平行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厥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惠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滋潰嗚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閼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儲防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卒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 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朕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 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之問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續承正緒夙夜祗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禪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繼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道園先生書卷之一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書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為天立陵川澤之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為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伏羲神農黃帝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者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中之神禹之時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依造化備矣何以

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
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
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
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
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
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
瀛洲上親奉圖書伴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
宮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細葛迎颺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青春之方持輶陳節
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翦裁團圓鑑羅雪盈注
輕冰瀉玉漿塵尾可消時書永綵絲宜祝壽年長清朝共慶
宮闈貴萬歲歲豐滿況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淤洄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
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爲
惻我相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微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牕看春色
綠梨沙上暖塵飛何處

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隱寫汀渚殘雲野水三百年依舊
松筠滿春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憂至
平曠玩肆生縱逸母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臨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
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櫻桃
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閑見成堂堯率有天
何異此焉巾幘偕白蓮風

陳闕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曾見騰驤逐鹿場馳射衝波奔獲雉故知
英氣似前王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而龍還入軍持水風衣
拂著磐陀石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閑法雲還爲
等慈起覺然飛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花簇簇秋韓幹新圖摠不收天厩異龍奇骨在故知
臣甫負驂騑

曹霸下槽馬

極下長年飽，且初誰通馬語識，臥主恩深重，知何報或者東封駕轡車。

韓晉公泥土星像

倚黃靈填土中，馴伏牛類相從來，旌揚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宮，命司喬錫九農，鳴壘梓年屢豐。

柯博士畫菊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叢，外廷無奏事，殿閣自微風。

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老馬抱沙泉水流，素囊盛滿不辭勞，微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翁阿昆，虫草木感餘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滕昌祐畫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然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霞香花，懷香不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揭揭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其欽，聖性日熙，通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某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某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為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見而致美於形容焉。於顯之昂人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勲門將，曾為尚儒，素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

出祖皇帝始為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揚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若簡冊，敷庸書於常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為清嚴似揚綰，端通似李必周，敏似姚崇，剛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掃禍，蹈機鋒而不為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

古贊一

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為之贊，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之魯公泰山巖，剛毅直方為國之監，有言有猷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眷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弼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照弓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曆庚午孟夏初吉，聖天子以為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從功臣，爰置左右，踐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勅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

臣惟公之事 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以謀猷之
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德 焉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
風采者宜垂如焉謹拜手而頌贊曰

肅 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
程風雲之威日星之明昔在

世祖最重助職 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
必信必親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勤其躬亦衡其

慮 天子有行鞭弭綏綏 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溫 其儀
侃 其色珮玉舒輝前席密勿曆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

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 天
子萬年大臣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吳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已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

古錄卷一

一

於公卿聚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疑
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
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
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
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為象
兼焉斯其為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
求諸渚澤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 國家肇
基朔方奄有六公千乘萬騎風焱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
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
駟而在朝樂彼超驥內而肅 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
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 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

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驥出焉蓋神駿之尤能者也臨軒一
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羣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
文戲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
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
噫一馬之善 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
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輔啟厥
身聚者有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噓雲
耀日差勅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雀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
赤御史中丞臣脫脫納等欽奉

古錄卷一

一

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太師臣田道一脩羅天
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
內廷請署 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
鼓吹導自禁籞歷手曾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
光發舒將至平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適周羽蓋雜華
霧以繽紛法曲 繞旌霓而高其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
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奏長鳴去人尋丈若羣真之並駕
從 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眾目瞻觀驚歎神異醮
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其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
一故能深達宸衷致感玄微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內宮
至誠上達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
故玄裳綈衣羽翼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
老臣奉詔荷祈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

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橫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大常徐琰見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微之感同符

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

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

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天子昭事上帝肅、在宮齊聖無二乃瞻殊庭神明所

都嘉徽瑞圖此與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忱精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飛者羽如雪映掩載翔載舞乃占道書是為真符聖神監臨其來舒、降休隕祉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二

雍 虞 集 伯生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博典禮以彌文本闡門以成教乃瞻素主之廟尚虛元煌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遠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瑟琴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遊若於清開儀範嚴乎其合德作爾障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彙倫吾欲廣開睢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與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允隆於尊屬肆頒異數祇協羣章公主其慈孝夙聞肅離維則程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昇繹龜蒙適莫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於大名於戲詩詠德華德弥崇於威晚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續丕圖國有社稷之臣曾維世實既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鷺有謀英銳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尔父寔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書啓箴更累朝而弥顯識大歷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警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政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域闢壯莫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為天下之安危皆負食於王封今

何懸於往微是用錫之位號朕以上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鳴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勲勞建大平之業而享大平之成尔母忘於著注不昭至意式克欽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致懷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恒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原慈溫厚而老成卜以負之昔彼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嗟備若於勤勞不少留於蒼文肆子踐陳首錫發封時巡來次於近郊秋露夕濡於宿草顯茲貴典未究深衷適命外廷更申異數於職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尔溫良之懿邦家官府共與故舊之恩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伴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今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矣今俾中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祿祿共其燥濕啓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靈鑒而未釋傷兩霧之逾深轉以歸壽惟願失道予縉緇風雲千載之興獨尔親臣丘隴九原之閼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額未究於予懷乃增時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勛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明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允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賁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於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率懷舊德之臣敷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某幹赤剛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閑與衛於藩垣治軍實於輜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察徧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章棘之弄兵召使北還猶駐權帷而按堵不遺家於宵

封寧朔王夫人

肝真知體之股肱又簡朕心方將柄用延致懿遺之誅寔深耆父之恩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貴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尔子孫輔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朕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昨增耀於禕褕用齊華於圭衮具官某幹亦妻鉄理柔華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定尔世家之舊跡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賁奉丕基務推茂澤廼瞻廷臣之舊晉膺柄用之勞俾率尋章持還卹典具官哈散素資謹愿接物寬容始結宿衛之

勤勞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闈蓋歷事於五朝執政廟堂嘗首
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恭均逸外藩遠將德
意宣恩東服備著朝綬凡其登進之時奉在卓設之日久奉
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永終譽遠興遠慨秋霜在野莫
追既往之悲且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澤茲誠異數式慰遺魂
噫遼海非遙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著恩
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原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
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隤之助克勤乃事竟
隕厥躬頭融不及於當時勲業迺與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
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上公貴諸幽壤名王遂賜
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
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每
崇忠厚之風宜尔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傳之後
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遠舉
於雲中咨尔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以資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
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
長江既賈允登之勇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
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尔一
家兼茲兩府故紀勲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
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明筆昌世而益

崇忠盡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寶龜爰極文
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毅而
詳慎卓以繫維之胃儼然章布之風始事

世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扶
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茲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
許在政府爵為名臣嗟賢者之遠屯見子家之多難肅望之
身惟機禍幾貼於當時以長儒面質深文耻獨為於君子
暨于戡定嘉尔勤勞當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
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表屢引年而為說載念崇微之務
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尔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以
勸相於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烏具瞻於凡之俾之增文泰

山庸作於若尔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開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弘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開八歷世勤
脩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探風智
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真如之經寶契予心紹降佛種之傳以
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應圓悟佑福國師

封顯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顯贊八性本天成
世隆佛種昔弘宣於內典爰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舍奉已
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餘年既徇請而一來且具
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持持勝濟慈福國師

封將山寶公和尚制

朕不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延賤

真如尤深簡注實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顯
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廢休行及於千年藐在
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恒仰寶坊萬石懸鐘
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霄輦多寶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
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尚鑒至誠宜直朕躬之
儔益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為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
至聖不執於常名勝茲大歷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
某倣以興運褒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即符於神會
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著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
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
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
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奉命有密替襄邦國之休運脫誕而
弗留每當寧而永嘔猶慮人間之爵莫廢方外之游伸極崇
稱以表高致於平階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恒
佑萬年之皇祚尚紆玄覽若寵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樸著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名
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于今茲久張某淵乎授
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
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
與天下而為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小毋致於異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

以脩德為治之事嘗進說於

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李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
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
都魯都兒迷失闊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天子始作奎
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孝又勅燕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
關繫於治教者以次奉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為
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會類可
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詳說詳明
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為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
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真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
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庸哲之實者弗致於古訓故也為
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首意為敬則以
承奉疏節為忠不知古季以至於此為其君者獨何利哉今
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
徇細人之愛為具臣之事而已也於序聖心所在如天日
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
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皇后念紹隆於祖
武祈輯福於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
教一大珠藏廣啓勝緣增崇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
通五兩十風誅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竟之慈常住
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
養體成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

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家宰蓋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日莫有恒則
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
字蘭奚以所領醫官勿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
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
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
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要事以致其惠愛者矣而聖心博
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中官命留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
摹印以徧賜臣下於呼推一已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
己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為心而為
生立命者蓋如此天曆二年月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叡知之資臨御宇

道園學古錄

卷二

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
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叙盛
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
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
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
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
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脈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
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省丞臣撒迪太
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
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
金製藥開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
至奎章院奉宣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
於民也其為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為之謹禮讓治疫癘以救

扎瘡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者也今皇上上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
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為我
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奉勅撰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
月作奎章閣之閣備燕閑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章廼
置學士貢俾領事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
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
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
采斷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度閣以棲圖
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

道園學古錄

卷二

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
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省密有所圖回
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
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叡知
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源延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
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
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
是閣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
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
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
能摹擬其陰漫理紫閣可書可鐫有勅命臣集記諸而攻

木製匡廓植以爲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現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況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微感於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爲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重質陰陽之道也華納而衆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禁制於暴者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

石內臺敝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漢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近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愛樂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絀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成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

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寧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二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

皆漢人又坤蒙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千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治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陝西并肅州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察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人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察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一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賢洞臣九思得侍 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

想見其處矣於是 勅臣集賢書其勝而記之臣集賢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乎包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于中而始生為觀之為月窟陰盡于中而復生為巽之為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

物為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幾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及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隨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一汨一汨千里趨下而不爭涇而為淵注而為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大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渾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平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為臣洞天寶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為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 御書閣：看雲四大字以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鑄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度之九月一日 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率士不刺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賢執筆以書臣集賢伏恨草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 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敷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贊詞誅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于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上天縱聖孝發自宸衷作爲此書虔誠前聖於戲盛哉然而宗親戚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群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舞蹈奉詔誦頌誦嘆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以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己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逸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于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耀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世祖皇帝爲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列聖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爲長久願

李古來九二

十

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開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趣也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教則顯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孝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當蒙先

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爲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沉香之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皇上寵賜開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勅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儼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爲聖不足以盡之又有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爲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

李古來九二

十

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露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爲天者無不在是

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辟而益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夫豈非玄教之所以

為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眾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王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脩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為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易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延祐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為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表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寬阜因玄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為番君廟仍作為宮于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鉤將軍伯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為之衣以賜勅翰林院書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順神凝素文教具人于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誡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為故萬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

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

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勅以命臣集賢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茲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循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為氏番君又以吳氏與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受知

世祖皇帝事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文卿相莫及位特進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

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為公於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復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	於赫番君	相是有歸	克渙其群
江南之東	惟番惟大	洪源盛流	彭蠡其匯
大納有容	保和以冲	含生所資	神明來宮
領二千里	中城聽治	民之來享	出入多制
神道尚幽	人道尚明	別而理之	新宮乃成
既遷既好	歲久而弊	東門有田	萬神攸萃
自堂徂基	棟宇言二	靈之洋洋	來享來安
顧瞻故鄉	孰非吾土	隨感有見	寧滯方所

相方度新 在我曾孫 曾孫孫子 思若思存
 道家之宮 以祀上帝 則具是依 曷其有替
 文惠之發 人無異辭 有煒裳衣
 天子錫之 神之格思 食尔舊德 勿私尔邦
 惠我四國 史臣脩詞 麗牲有碑 百神敬共
 明詔在茲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十一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廼分侍衛親軍為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有城郭樓門階閣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廩備若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備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若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幸則以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壹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以齒上獨教授常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廼曰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思若得備戎行少游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教學無所於在兆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時亞安方為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廼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廼基乃堂于其燥剛觀泉甯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治工作程度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關三台來代亞安見儲峙之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京西鄉七十二弟子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墀墻門衛皆如常制凡費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應制錄三

維虞集伯生

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降於臣等討書禮樂以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爲度營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命臣集記之臣集受記謹具其事通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

太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

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得優游弦歌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以爲未有

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以爲壯者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雖制挺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

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悌忠信之行也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

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達順

道園學古錄卷三

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辭

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廬列藩環拱中

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戡度新宮其帥有文以爲己功衆勸其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

告天子天子曰咨我來多士戰爾干戈安爾報爾祖臣游

歌庶其在此侃侃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勛爾忠貞出奮

于征歸力于耕輯睦請茶勿忽勿爭有性有禮歲時用享觀

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爾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

崇禋言之謂者式之有仇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

辭永不忘忘君子之思

黃錄詩度大雅 功德碑

道園學古錄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 皇帝燕居穆清撫時

康寧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踐丕承之位者若有見於羹牆廼

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祉錫禧式克至于今

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忠不忘予曷敢

弗顧諟乎宗廟烝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霧濛濛予何以

見其降升天回日旋予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志意以

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 世皇瞻惟儼極之賢克相內

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

繁茂豈無葉等之傷雲漢昭回惜有氛祲之掩觸念豪髮疾

心丘山有能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

民物一視宇宙慈高懷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

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晶耀而溥惠澤者乎頃頃首言曰

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間其事甚重非臣所得

專任請吉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黃錄齋科

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群生於屯屯時請以是昭

塞旨意之萬一 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茲乎時則有若三

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

教妙幹道樞神仙演道大宗師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臣

孫履道以老成敦厚之資深符真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

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臣吳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

化機並領玄宗共承明詔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

千衆即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錄白簡萬通啓長

夜之幽局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摠禮神之儀物詞臣具

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內府發金縢而弗吝揖拜

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鄰之重有司咸

在百辟駿奔丕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於上溥天之澤莫

不均被於下赫洋洋洞燭一時盛典茂有加焉於是
陳玄功於翰墨留芳迹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
憲宗皇帝申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市金幣鏤之下或致
天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
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
人之心常兢於方盛之時不逸豫於未央之日用能保鴻
圖於永固御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歟嗚呼盛矣乃頌之以
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群公在
位曰此人事未究文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以成天工實契
我心長春之宮密迹帝所極備樽儀勿制常數飛章列符萬
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犧牲粢盛
既充既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
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下沈九泉誰復念之今振
而興俾承生基注八埏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秬域
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詠歌以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實地於
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為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
鳩工而留孫歿後年今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大
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
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
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
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
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嘗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

邑之全寧道出東山有禱於大生帝出私誠鉅萬俾作神寢
象帝與其妃夫人婢子之容天曆建元
今上皇帝即大信遣使迎大長公主于金臺還及國門皇
后迎母于郊主禮神拜跪而後即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
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為屋若干楹而大弘麗足以久
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勅命
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禪維五感在天子有若宗望之
車郊兩雲來數冒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
祇祇若天子神聖惠于民人瞻言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
戶納陛登陟青五組兼幣加璧礼有舉之祗益以因即祠
不違天子之仁但深有原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來輯
胞盈大享寢陳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
藉以先農人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視爾知遠爾煦爾澤自我
畿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于條穢流水駕
言來後受弓載饒思皇宋帝出其闔閭士女車徒來尸來宗
壽大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子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燹弗
驚當煥弗嬰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
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
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辨方
正位井有序以為孫子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
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
秉溫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
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言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

而祠之封曰祐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
內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
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
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也欽此天曆二年二
月庚子 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于上曰城隍神
廟 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非
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 世祖之意謂廟內帑寶鈔五萬緡
以修 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文以諏日弗協請俟
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
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死至順二年二月癸亥
以前所賜為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
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岩綿忽爾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
曰庀工而有餘資則以賜諸朝中給恒用於是工部率其屬

卷之六

卷之六

以即役土木瓦石金碧丹雘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
未幾而告功於是 勅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
集拜手稽首而曰 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
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 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
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於臣矣
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維四周壯於天
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坤維以初
休綴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群黎萬姓周旋禮讓維神孔迺有
室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凜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
士女畢來 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
稽顙丹雘弗新何以安之俾佑我人 皇上至仁思保赤子
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

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官府撤弊改移山嶺孔文既開
既安度其王封載加彌尊神來撫育百和奉止學天之賜為
國之祉室家祚胤福祿萬年貽及于民生靈弗忘崇禋祀
太止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祐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
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預數過人之
勇直亮不回之節以慕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祖父子孫
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為 天子之所信倚外為強敵之所
懾服故契常則有不可犯之勢禮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
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
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
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

卷之六

卷之六

連川拔營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
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為之主
而統之曲年生咬末納咬末納生亦納思

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
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
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

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勅
之事奉馬連以供王食馬連尚黑者國人謂黑為哈刺故別
號其人哈刺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
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
察卒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為句容郡王武毅王海都之叛 皇
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 相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

叛王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
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朵兒赤延於納蘭不刺
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構亂應昌脫、木以兵應之
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斤候數十脫、木懼而引去遂成
只兒瓦解六月遂大兵於秃刺河八月又敗之幹歡河得所
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 詔欽察驍騎千人
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台以獻又敗寬
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
百兩金盃盤盂各一白金鑲一梳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鶴
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
以賜之且有詔曰 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
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為民戶及隸諸王者別
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

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驛牧
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刺赤屯田益以亡宋新
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第四
千六百諫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鶴近郊田二千畝
水碓一區二十一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
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
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朵兒赤懷德之二十四年諸王乃
顏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王獲謀者得其情
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日勝刺哈為宴會邀二
大將朵兒赤懷德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
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
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
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夜

之力獲秃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親征聞詔王
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鉢哥其軍萬騎擊走之
大獲乃顏畜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
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創兀兒奉詔
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羅之士入
則操刀七以事割烹執銳以進渾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
時 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刺誅
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火魯哈孫所
攻甚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
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
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
都犯金山抵杭海嶺 皇孫晉王師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
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
兵而殿之七月 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欽班木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
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
去車馬還都大宴 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
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
康廬饒舊籍相年為哈刺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
官一子以督賦而創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 扈從至於和
林兀兒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
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之軍數已
盈萬足以備用 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名鶴細韋縑素
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
金山虜海都之戶二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

水行數日盡收其眾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
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大河又敗之擒其將字羅察
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澤事重其兄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
寶金酒器白氍毹鈔萬緡獨峯馳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
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澤守北庭二年秋諸王
從海都者皆來降澤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王龍海備之資
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又
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緡與各一大德元年拜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
如故澤澤二月至唐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有詔制兀兒世
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帥師踰金山攻八
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蒼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
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

道園學古錄

卷之十一

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為爭
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
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字伯拔都之軍
相遇字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隣者也阿雷河之上有山甚
高字伯拔都焉山高駿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度之字伯
馬下坂多顛蹶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字伯僅以身免二
年北邊諸王都哇徹二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
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
刃四面上奮擊盡獲其軍飲酒者無幾三年入朝 上解衣
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會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
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澤澤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為先付托
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闊客之地

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
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鉄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
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
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挽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
銳馳入其陣戈甲屢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下可勝計
而都哇之兵幾盡 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
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扎魯火赤禿
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
下至於諸軍咸以為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
一鶴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鞍二獨峯驢四而
武皇帝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
以功簿奏 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圍事重少留鎮
之七年秋入朝 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

道園學古錄

卷之十一

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王
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
十萬貫賜一拜驛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
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
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後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
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
者吾 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
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
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
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
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 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
兒等罷兵入朝時為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 武皇於輝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訃至入告 武皇曰殿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不忽見明里帖木兒自 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眾備驂乘之士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以 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鶻一常御帳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世制辭以命之復有尚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資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帶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鶻四豹二上曰 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輿賜王 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 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 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千金玉馬鞍一 太后加賜夏衣二十鈔一十萬輿帳一寶蓋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擲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亦麥干之地轉殺周師追出其境鉄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 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以賜王每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沉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標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者不暇慮勇者不及禦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忠義而不變同赴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龍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剛毅妻帖古該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充倫察台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札只剌真也曰兀買八里真也曰囊加真寔吉刺真也曰阿八倫寔吉刺真也曰塔倫也也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

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元
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
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府等處土哈并哈刺赤戶計達
管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
兒武德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也門事八曰斷
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
曰完者台曰兒只曰訥倫曰某創元兒之妻察吉公主楚
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兒真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
里女弟曰哈刺真塔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
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
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塔剌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祿
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赤哈兒蘭遺少監蚤卒六曰答里
國公七曰撒失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合適失兒兒駙
馬弟太忽赤魯次曰完澤合適相哥八刺王三曰納只罕適
沙藍朵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
稽首而作銘曰維皇

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
伐遠攻羣方畏德既定大業以遺孫子分地有疆維終森峙
維支之彊宗于本根執披則離執固以存赫赫世祖大集
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茲臣庶嚮焉無外夫未悔禍屬
近而悖擬為暴強并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
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敵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
君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鬼爾累百盈萬牧則
善弱飲渾孔腴往金以居鳴箭以趨鳴箭咽壯士心折卷
甲齊驅千憤一快孰為叛夫于茲于盧王先伐謀隨以勦
勿敢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况及闔死父子首戰從于宗

蒲或接或接我南水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于外心服
于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西雁拜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邊人同我太平桓
武皇實善將三定策駢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
帝胃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
信史句容之墟接于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
報亦殊特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應制錄四

雅 虞 集 伯生

碑銘

曹南王勲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亦樂命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野連迭兒以其兵從至
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
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剌罕
皆為大將戰功多又皆死王事軍中宜建封以第一等爵制
曰可有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
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諸忠定撥徹加贈
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如故
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
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官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諡桓毅故光祿
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曹國公諡武定阿剌罕加贈端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諡忠宣曾祖母
塔拜祖母滅烈母脫端閣二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
王夫人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出家行事歲月著
文于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謹按撥徹蒙古札刺兒台氏
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為之腹心
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
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為之生材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
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為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
左右者也又為博而赤博而赤者親承鈐以奉上飲食者也

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軍所向
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若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
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為火兒赤博兒赤博其父
之職也以 太宗之命事諸里吉太子為番衛之長歲乙未

關出忽都克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
萬戶方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拔重臣為大將位望崇甚而

也柳干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為察罕之副統領諸翼蒙
古漢軍馬統領屯戌大軍南面之征最為重兵矣於是取陝

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擣光壽大帥察罕致
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

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
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
烈伯顏字刺之地阿里不哥阿藍歹兒渾都海興兵為亂不

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
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

十兩且耳答衣九襲且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
濟南帥李璫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眾次老倉

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璫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
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馬鞍轡

一黃金塗銀飾其具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
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衣衣九襲

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浙江陵下至
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

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

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虎戰擒虎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發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軍使趙某提刑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嘉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政大

道園學古錄

夫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最爾海島之間亦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為言天子從之賜王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為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為萬戶總其軍後以功食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相福建行省右丞相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武宗皇帝在位思勳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資焉命玉工刻白玉為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其為上所尊信者

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至治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

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令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自倍丁未命為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鎖鐵鑲刀一帥行庚戌進為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二金三珠虎符一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鸞一至真定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至慶都賜碼碯盤杆一綉青絨袍一九月庚申為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飾鎖鐵鑲一鎖鐵寶刀一壬申皇帝即位大明殿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

道園學古錄

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充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轡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已卯哈刺赤渾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村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師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衄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而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勦於朝有勦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以為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軍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千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三月賜以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如之副以納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傳金爲織文者也海東青鶻二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癸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素難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住移乞住他鎮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已已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乂奮名義以致討風逆應天人而歸獲大位固歷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

昔在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二一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迺執干戈殲秦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竭桓毅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就滅兼弱攻昧我師我督載彼淮浦其流湯二蹀血以終

厲我國殲克繼父祖忠宣之武人錫之功世皇是輔肅南征絕江擒城左肅旅旅馳追不庭世皇御天於鏢如日式園不遺聲教迺下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溯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海旌指江東進師合攻關柵兒婦數營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迺會元戎于城之下變爲屠戮解圍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承天子曰嘻茲彼海裔爾相于佐帥士以濟臨淮揚舲海若弭靈天不慈遺聖殞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維維終亦營梁宋鼓旗聞武帳在中既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聖皇中興以止錫鑒在案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二之臣披馬于郊摧之爲塵聖皇賞功實主鷹馬還長其鎮爲國名虎額二兩軍何以表之兩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祐豐碑烈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高昌王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

皇帝若曰子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是贊運勳在盟府名著屬籍由績今德以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爲丞相爲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蔡永昌大夫往土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某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嬰若人姪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嬰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祥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具民人士田

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
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之斤
之子葛懶的斤居和林別力斡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
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
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蓋壞
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
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
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醪碎石而棄去國中鳥獸爲之
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覺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
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
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
載而我

太祖皇帝能飛於朝漢當是時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

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

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

必那顏征罕勉力鎖澤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

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大

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爲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薨子

馬木刺的斤嗣爲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薨至元三年

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木迭

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

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

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一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奧魯

只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自濟爾敢以孤城嬰

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王且吾生以此城爲家

死以此城爲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失以

書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

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

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

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

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厚載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

都哇解去其後入朝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

巴哈兒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

還鎮火州屯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實北方軍猝至大戰

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

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曾罕太宗皇帝之孫

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又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

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焉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赤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

明信賊用欽迹其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爲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護司

之官仁宗皇帝始播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

王傳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

境八卜又公主薨尚主曰兀刺真阿難答安西王之女也領

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子二

人長曰帖睦兒補化次曰鐵吉皆八卜又公主出也帖睦而

補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朵兒只思蓋關端太子孫女也至大

中從父入備宿衛又事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

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

亦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合不允嗣爲亦都

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吞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

定中召還與寬微不花威順上賈似宣靖王閣不花靖安王

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聲有焉西羌

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弗靖以撓移節征治旋就馴擾武皇續武瞻爾舊服節旄

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亦以左丞相留鎮湖廣時左轄

印綬仍護其屬乃摺王封在時仁宗旂常舒刻章以肅

相媚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俘之乃更爲中叔於

廼即永昌幕府斯建將星宵噴亦既即憲宰木陰閱歷歲

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

時顧瞻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亦恭世爵

量贊異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用事珥玉瓊琚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偷肅雖有

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勲封拜中書左丞

察有容親尊允德允功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夫在

相三月加大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述

行氏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家裳

念先生之遺意讓其弟錫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

赤烏進見退思敬于無虞匪泰伊惕大夫申明哲以字嘯

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

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土豈偶然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

昔在我

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

之報也大大世貴貴王清慎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

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

愛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太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

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勲爲宜敢再拜系

以詩曰

維皇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猷偉茲高昌列國率賦貢土

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太祖曰嘻天啓爾衷有附匪疏

以究爾功靈輶介胃十千維族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

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時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

事歷歷朝夕邦之壯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強藩爲暴

山之繁廼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嘆以爲我

突來虞劉以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爲弗順我死無貳崇

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子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爲昔

有聖僧曰贊公者自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我國家之神

義有絕愛皇用登嘆冠退代宗天子慨之羣帛載金悻斯說

之城郭室家既遷既復庶其享我皇錫之福于廬于廼狂瞽

指之矢盡衆鹹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大威以

為未足即詔珠峯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刹宮殿樓閣
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峯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
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
諸寶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鐘山之舊寺
聚銅數萬斤鑄大鐘金既在銘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鐘成
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鑲鏡萬口驚視以為寶公之報賜焉
天曆元年九月日臣某入見內殿親詔之曰且加寶公號
曰道林具其慈惠感應普濟寺口大崇禪寺改其其勒文以
記之臣某既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
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
鬼伸翼扶翊張於吾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
皇心之汪於斯乎嗚呼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為民禱
祭資用功力有司具焉今崇禪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

以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
之所以顯著於禪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大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赫赫神所保完於聖明遭善時
晦靈示奉天疎立以待春殷秋高來遊來邀游有交龍戰雲
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之生聖之澤民亦望之帝
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苦哉維梁實去之千歲善福其民
有引此替皇運勳興寶有慈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々
祠宮我管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怵吉金之良燥濕不移萬
石在廣寶乃發祥以肅群眚明珠不灼彰上之賜
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眷茲崇禪崇禪之宇永敷南
服天子萬年錫我民福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

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瘞諸鍾山獨龍之阜
帝女永安公主表以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中
太宗得誌公秘藏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
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真覺菩薩更名寺曰太平
興國賜田以食其人熙寧中王丞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刹
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淳熙中又燬
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其月累至於我國朝而規制
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守忠應請來主之禪學之士來
者日滿其室

今上皇帝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
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皇上感焉出金幣以為民先
於是行御史臺虞都縣之吏皆抵若上意始忠之治寺也
時有蒲盧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弗決忠至讓
而此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信道之矣

皇上一風動之遠亦雲集當者効其財資者輸其力工則致
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而歲堂室具其可以名書者
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
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佛殿
鐘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鐘為金數萬斤方
在治上施寶珠投液中鐘成其款有曰皇帝萬歲殊死
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共觀歎
如一時上方別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禪禪寺
者也是年秋

皇帝歸膺大寶是為天曆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即命
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惠慈應普濟聖師封名曰以
禮祠之出黃金曰金重幣以賜忠俾成寺之役蠲寺田之賦

賜守忠為佛海普印靈禪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寺兼領該寺未幾加授太中大夫以大神寺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三藏國師史部尚書王其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禧宗禪院日給廩餼賜金襴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以教紹基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設於聖恩寺乃詔學士臣某至榻前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以其事示臣某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事二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備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盡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日景運之玄契蓋有微焉茲三寺者鼎立乎一郡之間以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臣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于躬而欲溥濟均惠於天下故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

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占以字於赫聖皇聖武之系贊于克艱神作司契皇有萬方山川幅員整厥下土徒御告勤顧瞻道林在江之汭翠蓋孔旒來狩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慕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珍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而天隨龍躍以飛神師啓之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聖皇乃後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旁燭皇心載欣萬佛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生飽歌饒嬉維壯聖寧畏兵以革牛馬在野至於永夕樂其休暇動擊殖亦遂以成幽塞生克各德而亨聖皇之心斯佛之力銘以著之以示無極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雍虞集

伯生

碑

九二四二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又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為集慶寺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訖於杭州授太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錄之畫官為圖授吏部尚書王僧家奴任董其役斥廣其地為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土木瓦石丹堊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備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正工景從鄧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前於內行御史中丞亦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儒以莅之吏敏於事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明年正月甲子之吉陞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師以導道者曰傳法正宗之堂師弟子之警發辨証者曰雷音之堂法寶之諸曰龍藏治食之堂曰香積鼓鐘之堂金穀之委各有其所繇以垣廡闢以三門而佛菩薩天人之象設像床蓋座嚴飾之具華燈香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稍備以稱上意焉賜姑蘇腴田以飯其衆上在奎章閣親詔臣某製文勒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為梁陳南唐之君長據以為都會然皆瓜裂之餘僅克自保下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閔之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歟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赫高

深廣表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大舍之所
經知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 聖明之
所臨監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
忽諸今 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若執隆望重非
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甄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
祖宗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
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敢拜手稽首而述
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慈
建不續憲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為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
圯或敦崇則乃瞻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遐以邀祝融
效靈海若率我更相吉士此維與宅吉士維何建業舊邑龍
依崇立虎之磐石昔有居者不祇厥德惟我 聖皇天令攸

迪川寧於波田宜於穡民用孝敬神介景福 帝命不違師
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曆廟而祖饗郊而神格治功告成
庶物蕃息江流湯湯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
父老載慕瞻昔雲來日臨庶我心懌 皇帝曰喜予宜汝釋
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惠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
奕照汝淨月沐汝甘澤汝見大施如我來即馬寶象寶貝金
珠璧凡為汝故我施毋惜無窮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稱首我
不知識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赤一誠報
恩有永無欺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監觀萬方安啓 聖神俾一遐邇時惟
大祖皇帝神武維揚作興 帝業世有清哲秉鉉茲征猷
世祖皇帝建茲民極用輯大成既有九有戰兵包甲禮脩樂

宣神祇威者敦一本以端統緒羣吏以定分秩序有經萬世
永賴

成宗顯承法今較一我

武考受命撫軍歸續服保育民物既庶既富豐亨豫大如
日方中迨至延祐至治之間重熙累洽物大而盛弗虞險王
間敷華憲於是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德合天人之助躬脩揖遜
之節武以勘定文以宣昭忠孝聖職敷應攝伏雨暘以時年
穀順成寶與於山海波不揚嘉靖寧一利澤長父頌聲交作
度越古今

列聖之仁恩神靈之景貺布濩旁達湛湛駉臻於斯時也有
欽福錫民之志焉固皇極之道也乃託諸制作之宏祠享之
盛于以表奉先之孝于以廣濟物之慈同仁之化不亦與天

地合德矣乎天曆二年歲在己巳春 月 皇帝若曰予承
宗廟之重君臨天下夙夜兢懼思所以上繼

祖宗下安民庶者不敢少置也矧予昔在冲幼

太皇太后躬保持而導迪之欲報之德亦不敢少忘也稽諸
佛氏之書孝莫重於報親慈莫廣於及物而吾佛之所以陰
相我 國家者豈可量哉汝太禧宗經使月魯不花中書平

章明理董阿大都留守張金界奴其為朕度地以作梵刹稱
朕心焉四月 上幸近郊觀於玉泉之陽謂侍臣曰曾聞復

嶽隱隆西北太湖之浸汪洋洋洋時而東高麗山在焉旁薄
扶輿固祗園之地也使太史眎之曰吉秋八月晦立隆祥總

管府以領之鑄銀為印秩正三品以臣月魯不花領府事將
作臣阿麻求為達魯花赤國語達魯花赤官屬之長也臣金
界奴為總管 上曰建寺而不先正其名民將因其地而隲

之其署題曰大承天護聖寺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屬氓
雜居則幾平清矣實旁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以予之分
賜從臣假為休沐之師侍祠而至則趨焉且命其總管府臣
相大田以買之度其歲入以為僧食明年上受尊號改元
至順十月上命太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
土之神始命大臣治木月命書右丞臣撒迪為隆祥
總管府達魯花赤蓋以省臣重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日
始作土功治佛殿基得古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之儀物
實有密契者至寺之前殿實釋迦然燈彌勒文殊金剛并二
大士之像後殿實五智如來之像西殿度金書大藏經
皇后之所施也東殿度墨書大藏經歲庚午上所施也又
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於東室二閣在水中砥東曰
圓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壽仁上所仰也曰神御殿奉

大皇太后時容於中日有獻月有薦時有享器用金寶曰壽
禧殿上齋宮也諸宿衛之舍畢具九月上諭臣金界奴
曰朕之建寺非微福以私朕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
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庀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億並
緣為奸非朕意也今茲役也工備其直物償其價勿使有司
因得以重困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詔而退鳩工以集事
材木壁瓦丹漆設色必精必良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備
藝各奏能施無遺巧人樂效力若子趨父屬樞密儲政兩院
臣請以所領軍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被惠矣從之凡
役軍四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宮天子之所齋也嚴
重不敢褻請以所領軍將作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從之十
月十五日上覽而悅之隆祥總管府為隆祥使司扶從
二品命太禧宗禋使臣是火兒不花臣撒迪臣阿麻珠大司

農臣金界奴為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什來別殿構木別殿
大室講堂眾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是并是庖湯庫廐門垣
橋梁咸稱觀美凡規制皆圖以獻而上親臨定焉皇后
出大慶禮賜白金從戶部易銀四萬疋及割田賦之在刑襄
者以資之三年寺大成於是召五臺十萬聖寺釋師惠印特
賜榮祿大夫司徒主教於寺有勅命臣祖常臣集臣法洪臣
惠印製文以刻諸碑臣等既同奉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
國家者秘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
聖皇之心一出仁孝瑣瑣之秘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為役可
謂大矣財出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備錢而不勞於兵農
官有事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

聖上怡神穆清對時育物量準天地而一日萬幾睿知明達
而慮周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當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

之任考圖政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
宗社生靈之福哉敢拜稽首而獻文曰

於并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維維我聖皇孝
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導善閔惡
以拯我人乃作大利于國西郊瞻屋肇翼霧雨之交金玉寶
物筭同河沙曰予有所祈世不謂多飛蓋樹幢香鬘珠網聖靈
與俱來即來享福我惠我遂我煦養子孫黎民均視同仰思
我大母為世遠思顧復之勤孫謀是貽肅肅微音邇邇令儀
眷予瞻懷庶其來茲相彼流泉閣于水渙人神翊扶天子
至上鼓鐘鼎彝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羣臣百工仇
侃獻功民無勸勞府乃羨充樂石刻辭頌言誰誰億萬斯年
贊于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以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事命省其像使宰執贊之識以明仁殿寶而寵之賜宴於所居崇真萬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合樂以饗盡日廼已既拜賜公坐于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而告之曰吾在髫髻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謂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以天子之命紀名山大川東南西北輟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我父母被寵光封鄉國高年偕老時優詔使歸為壽而我曾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為我圖地必吾父母之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是命弟子歸饒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以圖來公嘆曰吾昔聞諸異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

圖也儒宗頗駭其說然即卦以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旨焉故宋江東謝公坊得其說而隱去

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迫授以官通化

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告我之兆久矣廼命作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栖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以泯然無間為深恥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微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而恩賚之厚際遇之夕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集賢待制善緒知公之意錄其平生之事畧已成編會善卒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書江南以告集曰吾蚤歲猶得見國朝諸大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方漸著如水知心之友其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久矣區區之

迹他日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為我著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夫廼為改第善之所錄以遺之云吳氏系出太伯為吳子之國子孫散處吳楚間多以國為氏其在番者為番君番之吳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之曾源其高大父也世居壽標山屋於礪石之上故宋咸寧己巳有泉出東楹之礎潤涸之脈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間達乎西楹廼生靈之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叔父教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乎仙巖之下慨然有遺世之意十三學道信州路挂溪縣龍虎山太上清正一宮之達觀堂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微得公而應焉臨川有

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學著為成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避舍延至雷先生

而公得以專受其業雖休沐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即以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為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

禁之次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二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

張公留孫在行奉勅留禁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玄教大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真宮以居之二十四年開府徵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坡居之墓新墓田之舍以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詔祠南嶽二十八年奉詔從開府編祠撤演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真宮於浙西公奉詔宣諭江浙行省二十一年成宗皇帝自朔方還案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召見賜公古珣玉螭螭之環一有旨設醮于上都壽寧宮五晝夜

公專王章奏 特勅命公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點二年奉詔祠中嶽准嶽南嶽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西嶽河濱江濱二年 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師大都崇真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火公奉 旨與近侍馳騁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官之人各以私財佐有司之不及四年 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于崇真宮設醮慶成 上齋而臨幸賜 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幣有差五年公奉 旨召嗣漢二十八代張天師與有過揚州爲守臣禱旱雨至 京師爲香刺罕丞相哈喇孫王禱旱又雨八年公父母年皆七十奉 旨降 御香于江南諸名山 賜對衣尚尊爲其親壽于齊老之堂九年作崇真觀于安仁縣賜名曰萬壽崇真觀十年 制授公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

點十一年

武宗皇帝自朔方歸纂大統 制授公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鑄銀爲印曰玄教嗣師之印視二品封其父克已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元年以歲數禁民間酒特 勅光祿寺日有賜尊 上賜公七寶金冠織金文之衣爲朝真之服仁宗皇帝在 東宮所賜冠與衣貴重華異如 上所賜公從 駕至中都中秋 錫宴 上顧其貌表粹改賜黑貂三百以爲衣纓金文之錦以爲襟二年制授公弟子夏文涼元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品三年公奉聖旨設醮于龍虎閣皂句曲三山 制贈公大父鑑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諡文靖祖妣陳氏封饒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已加授榮祿太夫大司徒饒

國公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 旨命公奉贊書歸鄉榮其親因命設醮于安仁縣之崇真觀以慶成皇慶元年

仁宗皇帝命設大醮于大都南城長春宮公奉 旨投金龍玉簡于嵩山濟瀆是年 勅翰林學士元明善脩龍虎山志者序進入改賜崇真觀額爲崇文宮延祐元年公奉 旨設醮于龍虎閣皂句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尚尊之賜如初是年傳 旨江浙行省促公還 朝 制授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弘仁靜一真人嗣掌通甲之祠事 賜銀印視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降聖書護其家六年饒國公之計至上京集賢以聞 勅翰林侍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 旨趙孟頫書字 太子庶事郭貫篆額給傳并喪十一月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母于其縣崇德鄉之山田作明成觀以奉祀明年 召還京師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于大都崇真宮 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職喪不許命弟子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日新薛玄義奉喪還二年 制授公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太師三章一一品銀印一總攝道教事二品銀印一并授之 勅省臺百司諭以傳宗之事而大護其教用開府之志作東嶽仁聖宮於齊化門外重修太一延福宮三年太上清宮又災公率其屬更作之泰定元年春長春掌教真人闕 上用公薦以計梁朝元宮孫公履道主之二年公奉 旨設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真宮護教之詔如故事 制贈饒國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謚

文康二年奉 旨設醮于龍虎關是句曲三山奉 勅華開府張公于南山之月端作仁靖觀以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建溪山真慶宮天曆改元冬公還自東京明年北迎

明宗皇帝謁見之次 賜對衣上尊及歸天所護教之詔如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真君勅改仁靖觀為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語錄世罕知陸氏之學是以進之有 旨設醮于長春宮公告老請以弟子夏文深嗣玄教 詔留公三年有 旨設普天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真宮元統元年

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 京師早公奉 勅禱之雨冬無雪公奉 勅禱之雪二年公重建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舊君之神以居之四年與神德宮明成觀皆被 重書之賜五年歲內田有蟲齧執政

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成則在六年矣 皇元初有中原五嶽之四在 天子封內既得宋而後南嶽之神得而禮焉是以

世祖特命開府張公領其祠至是屬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趙信公葵之子洪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宣春李

先生簡易者故王溪李觀諸孫過異人得丹道蓋以為遇劉海蟾而得之與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遇之王山道中始得其說既內附命為湖南宣慰使勸欲果官行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為

天子使南嶽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冲爽而有福德可以受吾道通於香寮室出其書以授之則皆海蟾王溪之秘云

世祖嘗曰 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遠近臣忠

信而識察者分道祠撤潰后土戒之曰神明之使馬不至端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里風俗美惡歲事豐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伍以周知疎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命而出每辭以為臣不足以當大事之重 上曰敬慎通敏誰如卿者遂行他日

成宗遣使遺使還額問如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華平易無為而民以安靖 上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林學士閻公復為按察使老成文學譽望甚重公時才踰弱冠議論明正閻公客之不敢忽也後閻公居翰林益加重焉

成宗既崩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閻公典詔令有狂士危言以訐閻公事閻測公力言諸李韓公孟

仁宗意解及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世祖待王鹿菴故事 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以口語傷賢者則公深有所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三公登始用重忠宣公士選薦於 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 召至不拜去後又召為國子監丞司業與時宰論不合又去公略於集賢

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賢人聽公言超奏吳公為直學士吳公雖不赴而天下隨之至元大德之間重熙崇治大臣故老心腹之臣莫不與開府有深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子巍冠褒衣以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榮

祖張公思立王公毅商公昉賈公鈞郝公景文李公孟趙公

道園學古錄

世延曹公鼎新敬公儼王公約王公士熙韓公從益諸執政
多所諮訪聞公復姚公燾盧公摯王公構陳公微劉公敏中
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源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明善
袁公棉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公元荆王
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賢蓋不得盡紀也萬引善
良惟恐不及憂患零落惟恐不盡其推轂之力至於死生患
難經理喪具不以恩怨異心則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群書
偏察群藝而於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樞之堂畫先
天諸圖于壁以玩心神明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處正是
皇未盡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見太平
之盛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切至老尤好吟詠皆
出其天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勉強尤識為政大體是以開府
每與廷臣議論及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孫之

弟子具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

武宗 仁宗之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醜設
之事是其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簡
吝然而 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曰事天以實不以文弭災在
於脩德而禱祈特其一事尔全具之教叙其祖傳有所謂玄
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 旨命公
論定公曰丘真人之所以告

太祖皇帝者其大槩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
之要在乎任賢脩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煉神致虛則與天
地相為長久矣譯者如其言奏之上大感悅不惟立公之心
事明白而

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以君子深有感
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體粥僅足以

延息涕泗滂沱繼以血淚喪葬之後力之所得為者無不盡
其力焉山田之域伐石江漢山為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
葬之日郡守王公都中親助喪事送葬者連數部車馬畢至
時方寒雨澤淅淅一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
以為孝思所感也明成觀有若存問者以致其嚴祀之意方
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親之存歿自此始矣其事開府也
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以事 朝廷尚道教無絲毫有所違
拂開府泰然委之而不疑確然信之而不惑所以能有立於
聖世者非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
開府於南山也信撫三郡守將以其官屬葬江南諸名
山之王者皆來竣事伐石題名而退擇卜之慎營繕之勞工
力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彷彿其萬一者公
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二矣久之作南山諸詩沉

辭哀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開府之

世而艱難險阻不無時見於所遺禪補扶持彌縫其闕使夫
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
之聲多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尊顯獨隆於他支封
真人者凡數十人奉被

聖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平生畫像之
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被贊書及諸堂室記頌皆
一時名筆別類為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為詩文曰看雲

錄者通若千卷集賢直學士揭傒斯奉 旨作序以傳于世
皇上即位之初親御翰墨書閣開看雲四大字題曰賜吳上
卿識以明仁殿寶 勅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玄為之
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都還次懷來燕坐帳殿
集賢大學士不吝失利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

臣全節既刻諸樂石又模勒于文梓為四節以黃金周以雲龍之飾以其一賜崇文宮閣而度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以其賜蓬觀堂 先朝嘗賜王璞命改玉之工擬太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之達觀閣而祠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御書一勝揭諸其上矣有 勅命臣某為之記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并命臣某銘之臣某先已記仙壇之記如右謹再拜稽首奉 詔而為之著銘曰

嶽乎茲山厥名河圖地闊天開孰究始初則圖示卦庶聖歷述山藏無間傳者周易易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或彰闕在道官有崇丹丘傳壇是作玄契夙符龜篆從若門人第字作之二年天子致問有貴其圖清靜佐理塔自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數在今宗師有為有文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冠代邁古白髮蒼顏長侍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游紀德

論交金石不渝量弘智周用世何有却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惠老成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木聲靈感德孔容象其粹冲幸嚴敬共以報顯融有嘉豐草吻吻鳴鹿天降甘露神穀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不衰穆其清風肅肅吾壇圓方平直荷耦參兩俯仰有則脩名度方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靈應中應通妙真君王侍宸記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清君女霖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申汝霖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境大旱請諸山川神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龜岡所謂妙靈觀去州數里侍宸宋徽宗時歸而沒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蓋禱諸汝霖以雨為已任親往禱焉既得卜乞靈水於仙舟以還舟旋旋浮水而來者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端不動及州門雨雲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稔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汝霖仍往其應如去歲三又稔於是汝霖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思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時歿又應澤及其民宜曰 朝廷有以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統于郡得專達行省乃以侍宸事為文書上之既聞於 朝事下太常博士議曰若故宋時已封中虛通妙真人宜加賜靈應易真人曰真君是時有臨川道士唐樂真以法術承應 內廷是年以侍宸教法禱雨京師有應集賢院亦上其事故 朝廷知之而得封其速也 命既下而汝霖字製錦於樂安去南豐二百里而近增封之 命至斯所以後 上賜而係民心猶汝霖之貴也公在太史幸為書其事於石汝霖以鄉人請私焉按臨川野江志宣和間有南豐人王文卿字子道號冲和子生有異質嘗為詩告其父有方外之志父歿辭母遠遊渡揚子江既濟行野澤中雨暝迷路見若有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為伴嫗者得文書數卷善火讀之雨霽火絕天且明乃在大樹下無逆旅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說云以是濟人其聚名聞江湖間當是時徽宗崇尚道教嘗夢得神人以形求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拜大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素校籍位已尊矣賜其父事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為妖人為立孤王朝理津北又有

妖蓋黑狸也奉詔効之狐狸皆雷擊死將有事於明堂而雨不止君禱之立賢有詔將封金門羽客自校籍升侍宸賜號冲虛通妙先生淮南北以無雪告上憂麥以告侍宸遂大雪爽熱賜金帛不受遂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甚召見便殿上以爲言對曰當以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電賊乃潰而道君遂歸功於侍宸矣而侍宸實預知天數數二以脩政煉兵爲請不暇聽其說乞身歸田里求去不得一日拂袖徑還南豐未幾宋南渡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爲酒食召鄉里飲別書頌爾然而逝既殮奉棺而葬之甚輕蓋尸解云神龜固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不絕侍宸歿而能福其鄉之民蒲君去他官不忘其舊民嘗受侍宸之賜其仁惠皆可錄故書之使邦人有所考焉予既爲前南豐宰蜀人蒲汝霖著侍宸王真君碑後六年爲至元庚辰十月上清外史薛玄卿以書來告曰有番易胡道玄先生人間所謂神霄野客者也得侍宸之真傳年二十餘道行關陝荆襄江漢淮海閩浙之間當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縣爭致之所歷或一日或二日嘻笑怒罵雷雨隨至官吏畏而民愛之環四五百里之間所至無不應者至於妖怪之作効治如法人以爲神遇異人於武當大頂天柱峯得修仙之道徧游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間從蓬頭金公遊甚相契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叔歿神異之迹將求各地以歸隱是以謁浮丘君於華蓋之上道過黃帝之岡故使予得見焉既見則爲余言曰神龜固碑所載事有未備者請述之云若侍宸自南豐辭親而至楊子也所遇而得書者火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世傳爲汪氏子華者蓋其化現爾其爲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陰陽挫其機者在我而已子當以是應玄微佐明主吾待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

御軍峯之陽所坐磐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尊貴與文官侍從等其後又遷冲虛大夫賜金方符使叩以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人宮中人多病者上以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効之坐未退大忽聯寢雷電交作頃之齊戶白龜甚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揚州守臣以旱告祈雨不應道君以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強之侍宸曰無已惟黃河水可借二尺耳數日揚州使至奏得雨皆泥潦計其時乃奏對之日也侍宸既以川口妖祥爲奏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畫其像而親爲之贊既居鄉二里無水旱疫癘妖怪之事千百里間雖亂離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二十餘年聞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物王玄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年載兵戈之後杳不聞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來以副虛佇又敕守臣以禮津發辭以老病不復至闕使人畫其像以進亦就題贊世人多傳之歿既久侍宸之從孫以貧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泣訴多所傳授曰明日渡江其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悄然無人一高堂中有畫像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遇傳授者乃其大父也又明日又遇之以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賜以吾書尽授之妙濟滌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作地盡以教之際賜寧宗朝法亦大顯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甚識字嗣文亦侍宸江許所命也又有陸守堅者亦酷好道見侍宸於責城山而盡得神秘書游東南得祈効治其神性有過於侍宸者游江西入閩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爲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休寧居宮觀見黃冠者多誦事權貴以自衛惡之故多不得其說其在鄉既老而得其傳者則新城高子羽授之臨江徐次季以次至金溪聶天錫其後得其傳

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悟真云人不敢稱其名但謂之譚五雷內
附後譚君猶在浮沉人間隱顯莫測廬陵有羅虛舟者故宋時
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甚有符契然譚君謂侍
宸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人若廣傳之則速死是以羅之弟子
雖多而自以為得之者惟蕭主簿兩軒其後則有周司令立禮
兩人而已周與子有姻聯然終日言之未嘗及此蕭君清文雅
孝中罹憂患然甚通至理泊然無所累其心予敬愛之而亦未
嘗言及之也周之說惟授之其子游其門者或得或不得予不
知也蕭君儒者擇人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玄
胡君一人而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客於予者頂分三髻一
劍自隨練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雲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溫煦
滿室目神炯然神觀洞徹縱橫自在物外無拘而剛介不可犯
也此亦真修仙者乎有侍宸手書詩一首蓋譚羅相傳之符契
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也戒行若冰霜立志如鐵
石曾次如水月氣象如陽春又雖生尊貴之家而世有陰德李
平清靜之門而身有福力者則以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哉雍
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六

應制錄

供醮文

水陸會功德山

我國家

聖三相承深仁厚澤波於人心累洽重熙多歷年所

今上皇帝濟哲文明纂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恭

己之誠思貫通乎上下海涵春育無間幽明兩順風調大同

遠近 聖恩盛大茂以加矣而萬幾之密猶垂念於隱微

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運勝脩法會式窮淵衷乃脩水陸冥

陽大齋于萬壽寺自二月一日啓建七日滿散乘法寶之威

光成金心之願力福蓋香華種二妙饌齋儀梵唄一一圓成

凡我佛子音自多生歷酬定業或以刀兵水火或以疾難飢

荒沉迷五濁之惡塗未返一真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得勝

妙之現前渴饑並獲於清源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土祇

奉明時回向善提增崇

聖壽臣等廼稽首而作偈曰

聖上蓮大慈憫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勇識妙

蓮華諸大阿羅漢畢支迦五明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凡

在虛空界敬禮等無二開闢諸方隅光明悉照耀迺至諸明

哲往昔善持世四生及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佛力來赴

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為智一切現苦業消滅無復續

魏二大功德皆由 聖心起我聞昔有人積實如須彌持施

得福多恒河沙難喻我皇勝妙因福報不思議視彼施賢者

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眾各生慚愧感稽首贊吾

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悠久

水陸會緣起文

原夫一靈圓妙本不昧於昏迷歷劫無明遂有淪於流轉我

佛興大憫念開方便門譬彼宵征遠道其行荆棘之林我以

慧炬照之則前進無殊於白晝又如往濟大川忽遇風濤之

險我以慈航渡之則安行無異於陸途施平等於無方卷

揀度嗟幽沉之有苦九切哀矜於是目連威定業而生悲觀

音化面燃而啓教十方諸佛共弘應供之名六道四生亦攝

菩提之海大士仰承於佛勅道場肇建於當年孤峯拔雲海

之空明白日映江潭之澄澈神靈交會凡聖混融分八位上

下之殊作萬劫圓通之施傳流既久證驗尤多我

今上皇帝與佛同心如天之覆念生成之類已在於鈞陶而

冥運之蹤尚迷於出沒廼鑒人天之意大脩水陸之儀爰命

國師俾提法要廼以三月一日於大都萬壽寺脩建水陸無

遮法會七晝夜上資善逝之恩光下拯孤冤之陰昧香積普

熏於世界盡斷惡緣妙蓮應現於池中悉離苦網咸來佛會

共沐 帝恩逍遙極樂之鄉不墜輪迴之境共報 聖明君

乃說偈以贊曰

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映如何累劫業識相

因無明展轉生死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

痼疾餓者令飽渴者與漿幽闇與明熱惱與涼况爾六道諸

苦隨業不藉佛恩何由自潔 聖皇在上運大仁心樹旛慧

幢立功德林作此道場期七晝夜平等無碍均一高下光明

圓滿如佛現前孤幽沉寢懽喜慶筵如是勝因增崇聖壽億

千萬年堅固悠久

建醮醮建壇青詞

荷天洪休膺國大統肇惟元祀奉若明禋殊庭修秘祝之嚴

肅拜候景光之集伏願環紫壇之納階開黃道於叢霄天極旋樞日星炳曜后祇薦祉川岳闡珎用期泰定之民均被豐成之賜

朝詞

聖祚在躬肇啓乾元之歲道官修禮丕昭答貺之誠禱以再三鑒茲精一伏願乾元統御坤道順承時對春陽導本支之宅達紀增神策保宗社之尊安遂以生成均陶動植

三清

荷天地之供休晉承繼序奉祖宗之成憲思究彌綸期敬達於丹誠惟謹資於玄教肅將蠲潔用極依歸伏願慶衍中朝仁儲大本休明佑啓百神受職以安寧福祚延洪萬世奉天而長久

昊天

古录卷之

入膺不緒有命自天載省眇躬無疆惟恤啓淵衷之至寶感真期於太虛伏念比屬盛時俄慨堅冰之辯永懷讓德不忘曠日之初心適正誼以廓清期與民而寧一用發憂兢之慮悉紓對越之恭伏願乾御陽剛坤成地道祖宗陟降同保佑於高明家國治平不顯承寧於悠久

后土

集基命於眇冲始建初元之紀覽福貞之廣表益思大業之興祇若寶圖誕敷金籙伏願玄功有造至德無爲道致謹於順承協成泰定物資生於厚載休令乾剛

醮星祝文

太陽

赫二太陽乘陽之精照臨天下達我皇明克循克軌永底隆平

太歲

翼二倉龍集于畢維紀綱百神運行四時相我若道壽我邦祺

歲后

金星

於赫歲陽配于陰宮承于大君內治之宗以生以成登我歲功

太陰

室宿

奕二長庚煌二啓明主我兵事宜順其經弗僭弗忒邦家以寧

天剛

龍角在田帝車所持聖人之生次舍在斯攝提殺星萬壽是基

病符

歲德所紀主病有符視其夜祥傍射在隅於赫景命靈其祓除

大耗

歲有孺神耗之大者集于乾隅衝照辰舍乃謹祓除勿害純嘏

土星

煌二鎮星位于中宮行地無疆承天之功用集嘉福懿範是崇

小吉

鵲首之舍月后所臨東井洋二景耀昭森扶我元懿萬福來歆

喪門

左挾丁符右接坤隅孰敢啓門當我吉居祈祓不祥以寧皇輿

金星

太白之精其神孔武憶我南西孰執孰禦宜歎其芒勿間多祐

九月十四日高昌王大夫傳

旨作醮星文

元辰天罡

於惟聖皇受命于夫斗車提綱龍見天田萬物振羨威信是宣以介景福樂只萬年

羅喉

赫二有威惟天之首日月之行交道暉部烜兮照臨景命先復克相有道大子萬壽

室宿

災二營室天之玄宮以藏以息肅二雖二乃瞻元台惟茲是從錫福未央如定方中

小吉元辰

位南以西爰即于坤東井洋二有溉其源肅二中宮景命在垣元吉之福既昌以蕃

太陽

赫二太陽曰躋于乾順德維坤承暉弗愆昭光猶和若春在

暗萬福來臨與天齊年

參宿

載瞻參墟明星煌二乃占其書萃謹忠良肅二中宮景命溥將僊于聖明既壽永昌

太充元辰

有嚴太衝維震之宮青陽載熙木德乃通時維聖子景命是逢導之太和被之仁風

太陽

日之行天至尊以光誰其承之維青之陽輝二煌二繼照四方星輝月輪永保無疆

斗宿

斗為天機日月耀芒酌量政事發進賢良於維聖子元台是當錫福自天欣二樂康

太陽

東望扶桑赫乎九芒下被萬物麗天為章東賓西饒靡朝敢忘錫我景福於昭輝煌

太白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掠於軒轅占者以告敬恭用登登福來報

軒轅

繫二軒轅黃龍之體屬于內廷占者所紀長庚來于非順之軌載榮載耀轉作多祉

太陰

占家于坎受陽以光配於大明流輝四方天清地寧軌道有常介我景福萬壽無疆

太歲

歲維昭陽辰在協洽神君所臨萬靈來合皇二景祚奉德秉法我將我享嘉佑斯咨

白虎

於荒耽二為允之神為素為刑二之敗嬰迎祭于西為禮孔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太耗

滿庭之過神則害子從而虛之孰可賴乎占歲之行厥有恒所尚易其齋豐我多報

迎神

肅三靈臺三光下臨官酒牲牢嘉幣吉金肅將祀事罔敢不欽赫二洋二神其來歆

送神

靈臺有享神具來格其祥如雲其近如日嘉禮告成景昭秩

秩相我寶祚於萬千億

醮星祝文

迎神

肅三清萬曆象是司維有神維土有祇爰繫牲幣以禱以祈歲祀奉迎靈其鑒之

太陽

出乎賜谷升平裨桑麗千中天照臨下方愛而煥煦畏而蒼涼威嚴有禱降福穰二

太歲

煌三明堂歲君攸居位于鵠首殿手坤闈東井洋洋土德之基錫我嘉福順我禱祈

歲后

歲德至尊歲后配之黃裳元吉象服是宜理其內教以佐無為

為國有禱卻除病留

勝光

陰之始生實自於午於卦為姤柔順斯主吉有懿威元辰麗焉是用禱祠惠我安痊

土星

中黃正炁維土之神二氣上騰煌二向晨元辰有宮其光來燭鑒于威邸悉茲多福

婁宿

維主之生誕彌其月邇其元胎在魁之揭其宿維婁光耀燁燁除我疾疾安康毋越

病符

六氣不齊庶疾乃生維其司之有神孔明執其靈符以佐歲行禱以嘉薦惠我安寧

道園學古錄

金神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遇之伊忌孰過享我忱禱毋敢凌越

災殺

沴氣所生曰能致災以殺為名不亦暴哉和以嘉醕柔以嘉脯順而好生永錫多祜

喪門

白馬素車人寔忌之執啓其門有神蒞之上帝好生爾獨何為攝而惜心安我威聞

五鬼

五氣之歸其名為鬼絀而弗仲有繁厥類載以酒漿道以車船既享而除勿為禍愆

青龍

星有角尾其象維龍蛟三蛟二東方之宮木德司春為善為仁永錫嘉祥百祿是臻

白虎

昂畢之上其象維虎有威其武在西之詩金德是司為義為刑尚飲其威美疾用寧

送神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刑欽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歡以安以順神還應逢福以時進

醮星祝文

迎神

欽若昊天觀象知微爰即靈臺秩祀惟謹大庖既享大尊既盈神其格思來享克誠

太陽

東望扶桑赫職來升群陰既伏萬國咸承朝賀賜合彝礼斯在齊宮告誠綏祿萬載

太歲

煌三歲君臨於端門有烜朱方歲德攸存當離之明如日斯赫降爾嘉祥以輔有德

天罡

蒼龍之墟左為天田神蛟應龍景命所躔斗為帝車惟剛是指相我有道來錫繁祉

小吉

維鵜之首土德是毓是為吉神厚德嘉福宮靈嚴三景命所臨微柔懿恭式薦其歆

功曹

寅為人統其方析津肅三青宮盛德惟仁煜三箕尾保我景

命克長克安以輔明聖

歲星

盛德至仁所主為歲長養生成福祿攸系煌三景光臨昭有方一人以寧萬國彌昌

羅喉

明離有神維南是司承其餘光劔戟孔威其威孔揚其福亦厚來降來享作我嘉祐

太陽

明兩作離繼照四方赫其有耀照我青陽青陽有輝百福來委俾熾俾昌以承天子

太衝

木德之盛次於震方至仁應規以佐青陽迺錫嘉福以暢元氣帝后萬年本支百世

太白

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燁三其輝輔日而行欽承光主順不執度以安以寧佐我昌祚

熒惑

赫三炎三揚光於天孰當其鋒奮烈莫前維國有道宜順軌則順行為福以相有德

歲后

黃裳元吉以順為則佐於歲君豐亨民物靈臺有祠敬恭禱祈陰陽理和百福是宜

青龍

東方蒼龍至仁至靈角尾之間赫乎明庭青旂蒼玉禮祠維肅蛇二蛇二來降景福

白虎

允為白虎至雄至武其德為金威怒執禦白旂素車象德以旂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送神

成象於天降靈於地國有令儀克致禱祀禱祀敬恭神歸匪遲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金錄普天大醮青詞

建齋詞

續述不圖恪奉 祖宗之訓導迎景範求綏家國之基莫輯福于眇躬暨息留于中壺垂象每懷於示儆祈年尤切於好生伏願慶衍宸闈祚隆繼嗣乾和保合三光全而寒暑平坤厚順寧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嗣密表

猗荷鴻休肆膺神啓念 祖宗之付托思民社之依歸重惟

繼嗣之階實繫本根之固故嚴秘祝用招高穹伏願錫祚慶
圖申受上天之貺儲祥寶系益崇萬世之基

皇后保安寧表

寅奉上穹中言中奎克相慶勤之念每嬰疾疫之虞冀遵嘉
祥用綴福履伏願高晨監格正氣宣通天清地寧保大和而
合德家齊國治均厚福以資生

建壇詞

奉玉基以臨萬國于今有年類上帝而徧群神肇修秘祝仰
輯薄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紫壇森列於人文丹闕昭回於
象緯伏願天垂甘露地發醴泉靈風受職以周旋道氣成章
而豐達永符至順享佑 皇元

第一日旦朝祭皇太后土二界萬靈上資宗祧先

聖誕神中漢垂祐邦家祝延慶壽保固不圖中閭

齊年本支繁衍

月律應時卦極正陽之盛天報開景氣升清旦之初通變闔
於雷風妙流行於山澤均承主宰成赴禱祈伏願
聖祖神宗陟降洋二而在上皇天后土卑高秩二以分儀迺
發禱符用隆寶曆延齡維永尚期懿德之同錫羨有輝更應
多男之祝

午朝祭日月星宿祈日月齊明星辰順度

離為日坎為月陰陽交易之機天應星地應潮祭上下盈
虛之候儼宸居之伊迺望景之方中敷宣榮策之文朝步
琅宵之境伏願赫曦繼照煌二旁燭於萬方素曜並明肅二
順行於九道帝車臨制四序曦和雲漢為章五緯咸若副此
乾乾之兢惕錫子郁二之嘉祥

晚朝祭五嶽名山祈社稷尊安宗藩輯睦風俗醇

厚百辟忠貞

觀符瑞而告功升中斯在出雲雨而及物望統緒崇嚴三民
庶之具瞻肅三天真之下治即秘祠而用幣及初少以飛章
伏願方嶽奠封靈祇受職宗藩輯睦永綏磐石之安風俗清
淳長被膏雲之覆

第二日早朝祭聖帝明王先農后稷消穰水旱蟲

蝗祈五穀豐稔民物阜康

繼天立極實惟上帝之聖神開物導民實著無為之化育道
乘機誠之秘教典衣食之餘功叙九歌業隆萬世藉白茅而
明薦望素履於虛皇伏願無聲無臭以作孚鑒此小心之昭
事不識不知而順則密符大德之好生民風馴致於雍熙國
祚誕膺於長乂

午朝祭風雲雷雨祈風調雨順寒暑應時

鼓以雷霆潤以風雨弥綸功用之神求諸形體原諸性情主
宰玄元之造觀萬物散殊之迹知兩間旁薄之仁無為而成
有相之道日麗端門之景雲開秘笈之科伏願天德潛符成
功咸遂九農百穀無旱乾水溢之虞四海群生享安靜和平
之福庶釋憂於宵旰用和惠於春秋

晚朝祭四海四瀆祈山川定位海宇清寧

一元合氣乘風澤於洞虛百谷來王出淵泉於溥博首五行
而善利潤萬物以資生貨殖用興舟楫以濟稽古玄圭之錫
沈茲蒼璧之章伏願地平天成府修事治玉書保運制衡漬
之洪波寶籙宜年動瀟盈之甘澤民安居於樂土國養德於
長源漸被所同旁薄無外

第三日早朝祭三洞四輔經錄傳教宗師祈百神

效職臣鄰忠孝國祚延長

太元結氣冥思浩劫之初妙有垂芒朝徹延康之上參贊化
工於物始傳流神寶於人間保昌運以長在瞻真符而不幸
將朝簡穰之福茂陳敷落之篇伏願乾坤開天坤瓊閣地種
民在宥慶言清靜之風景命溥將相協玄同之造忠言景進
道德弘光

午朝祭左社右稷城隍杜令祀典神祇祈民樂太
平物無疋癘兵寢刑措疫癘潛銷

泰社之土五色重嘉穀之屢豐方澤之樂八成致幽祇之畢
出帝命作九圍之式神靈會萬國之封力扶玉局之安重奉
璇霄之降伏願泰階昭晰坤道順寧物阜民康無疋癘札瘥
之害兵寢刑措皆生聚教養之時以至永年並依玄造

晚朝祭九壘土皇幽陰主宰資度忠臣義士兵死
橫亡六道四生俱登道岸

禮樂鬼神信顯幽之一致生成變化知闔闢之無私即昭明
君蒿之間布風雨霜露之教三光攸燭九夜斯煌伏願帝命
下招天陽來復玉抱犀甲禮余忠義之魂瓊簡羽章起厥幽
沈之趣羣類並躋於道岸泰和庶協於明時

散壇

五時列祠燁紫壇之熾火九宮飛步雍三碧落之空歌備
成絳節之朝教散瑤華之景玄科有誠至敬無文伏願陟降
在茲達玄黃之玉氣福祿來下生丹碧之芝英音與群生泰
承嘉惠

設醮詞

三清
奉承寶位對太上之顯光保佑眇躬罄淵衷而忱禱肅清瘡
館修設金科伏願元氣絪縕真風舒鬱室家祚胤膺福壽以

咸宜宗社臣民荷禎祥而均慶

玉帝

維天與祖宗既全界付自身而家國未敢祈禱爰啓其用
千洪造伏願鑒觀微懼字佑眇冲保和宮靈之安錫羨本支
之盛至于臣庶共樂生成

星主

星環次舍仰瞻天極之尊氣幹陰陽妙宰帝車之運景光來
下秘祝用陳伏願司命紫微自中宮而錫福儲祥寶系率下
土以蒙休

天皇

坤拱神圖妙秉萬幾之會坐臨華蓋旁分六甲之司歲祀殊
庭承禧穹宇伏願抱極樞而環照皆占至順之祥奉天一以
尊居增授泰元之英

后土

奉若系祇配皇天而立極統臨廣寓宅吉土以升中爲國有
祈維靈斯若伏願群生成遂九有莫忘玄乙親祠綏保微音
之嗣黃流用裸燕貽翼子之謀

至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祭星常國公奉

旨命撰祝文

迎神

顯二圓堂二光昭明四方八維系祇利貞蠲通百祺歲事告
成儀尊多儀來享克誠

天剛

天眷萬方篤生聖明受命溥將攝提建貞天田之上左角所
經蒼龍鼓福禹歲咸寧

羅睺

受天明命有靈翊扶旁燭有光赤燦之餘首享天經形隱弗舒哉爾予載迎祥帝后

室宿

河有水源木貴天根帝命降祉元台為尊定之方中煌煌燁燁推而祀之萬福之門

弔客

昊天成命如日斯照運行推移載占其小有客冠素道據隅兆祝而板之易號以笑

小吉

乾以天健坤以地厚鵲首之墟土德孔阜肅肅中宮元命昭祐六五黃裳元吉之繇

太陽

日以僕君月以僕后陰承陽應萬福備有晨光燿燿晝景煥明以壽以安以生以成

參宿

參墟耀靈土德長生台息其和發為滋榮正位居體西南利貞培本長源萬福來成

金神

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挾威以躋雄毅肅嚴戈鉞利犀尚革而從降福孔皆

太衝

煜煜青陽震雷之門玉虎有類蒼龍儲恩帝胃天錫景命翊元東望孔祠扶桑載職

太陽

肅肅紫微前星有輝上承天光仰接日儀煦煦為春明明在時陽德粹純品物咸熙

道園學古錄

斗宿

星回于紀斗臨漢潢璧合珠聯三辰齊光震夙元台肇此青陽司中有神源流長

白虎

木性東榮金行允勝刑德之交史謹其敬於莫眈眈負隅若闕率義從仁祈報斯稱

病符

六氣之邪孰執其契歲行神從臨午之位青陽占運通與之值祝以移精安和允濟

太陽

靈臺有祀報本主日仰瞻陽光步我神霄歲周星回天序有秩牲幣敬共嘉惠申錫

太歲

日月次周成我歲功百神具來群蟄畢通明堂嚴嚴盛德容容享我報祈以興嗣豐

青龍

龍有天德維木之仁大明生東獻歲發春時而淵潛時而奮申施惠自天至于庶民

歲后

赫若歲陽其配在陰以肅內治以保中臨丁女癸妃其從如林通幽達微德以敬

送神

神來如雲神惠如雨彌天映日惠澤周普歲行維新秩祀咸舉相于皇明永作神主

黃錄

建壇詞

歷念先朝悵神游之日遠言修秘祝導靈廟之時升闕玄景以通誠建紫壇而經始伏願懸珠空境扶玉方輿風馬雲車順陰陽而升降龍章鳳篆舉幽顯以鈞陶

第一朝回薦皇朝宗廟

列聖神儀

肅肅在廟永懷弓劍之遺濯濯啟靈恒若羹牆之見爰資神笑用尊英儀伏願列聖齊臨萬真環拱寅賓出日返往駕於中天妙合迴風變化機於厚地

第二朝回薦

扎牙篤皇帝

企仰山陵想音容而永慕瞻霜露感時序以增哀爰即紫壇異迴玄馭伏願天健其行而無息日窮于次而又新神氣昭明式慰臣民之望景光旋復更貽胤祚之安

第三朝回薦皇親國戚一切靈儀

藩屏國家實屬本支之盛沈淪泉壤每傷幽顯之殊迴璇宇之流光迴銀潢之逝水伏願會陵絳闕受煉朱陵在河嶽在星辰還復生民之始

第四朝回薦后妃公主嬪御靈儀

樽綸在御歷思儼極之尊車服充庭偏念機華之盛慨生存之弗求致薦悼以惟勤伏願施德自天資生縣地性靈不昧釋然幽滯之懷運祚無疆仍會聖明之樂

第五朝普薦勳臣宰輔文武官僚

追懷神聖潛殷薦於曾霄爰念臣鄰於厚壤俾偕膺於金錄庶仍從於瓊輿伏願受日之光承天之佑圭璋濟濟眡王國以並生明典昭昭秉民彝而不昧

第六朝普度兵刑橫死男女衆冤

內脩外攘罕免兵刑之用上征下暴更深泉壤之悲拯無告於重陰寔有資於大造伏願天光旁燭地氣昭升斬者續死者生頌釋幽閔之故相病者愈廢者樂未為化國之新民

第七朝普度普天宰士兆姓群生苦業窮魂幽靈

等衆

國家每念於生靈則脩治道體魄或淪於苦趣更轉化機啓勝會於今晨廊迷塗之宿業伏願陽開陰闔天施地生執錄把符仰王真而得度葆和正性固大化以長年

第八朝專爲和安天地調順陰陽保國寧家康民

阜物

存順沒寧極幽明而無憾往禪來續妙化育於不窮宣金錄之玄文保羅圖之景運伏願乾坤毓德日月垂光列聖在天共敷恩於祚胤一人有慶永錫福於臣民

第九朝昭謝皇天后土岳瀆山川陰陽主宰

天佑邦家摠基圖於九有日臨海宇妙樞紐於群生仰三景之高居罄一忱而昭謝伏願降年有永錫福無疆凡在臣鄰咸保忠貞之節庶幾民物常依道德之光

解壇詞

肅肅紫壇既備九朝之禮煌煌金錄益增列聖之光熙事告成誠心孚格伏願神隨天運福被坤輿瑞日祥雲常麗曾霄之景太山磐石永隆萬世之基

設醮詞

三清

天眷基圖列聖繼守成之緒時因曆數先皇成獻代之期敢緣追遠之初心普致闡幽之忱備伏願開明三景數落五文九轉成真既備生神之妙百靈交祀復還家帝之初仍錫壽

棋并祈康阜

玉帝

昔扣玄宮導近親之神識端臨素懷致大寶於嗣君乃陳秘錄之科溥濟幽關之趣伏願昭宣天德旋復氣機降降帝傍九族逍遙於金闕綸綸宇內群生成遂於縣圖申錫長年永依妙道

后土

基圖鞏固每資厚載之功體魄歸藏謹候昭升之氣降璇宮而來享鑒金錄之敷宣伏願效法成能資生有道超神太極齊日月於中天合景至陽綏子孫於下地

東極

先皇猷代因軫念於幽局上帝好生爰禱祈於東極異瑞光之遠逮引群識以俱超伏願甘露潤材慈雲就日丹輦寶蓋

並從妙道以高居玉曆金符永鎮生民之極樂

風伯祝文

東朝有命祗肅元壇上帝降臨萬靈率職咨爾風伯塵路惟清戢暴扇和熙事用成急急如律令

雨師祝文

咨爾雨師灑道是司和陽散陰相成祝釐

皇后修設黃籙大齋齋意

言念宗親將薦誠於既遠遠罹大故屬在疚之方深肆嗣皇維序之新申前日額天之寶普超幽爽咸濟生靈伏願道妙無方真游如在升九霄之神氣衍億載之昌圖九圉化工並承德施

正薦白文

言念先朝 列聖帝室懿親蚤遺體魄於人間思導神明於

天上鼎湖弓墜戰興皇多悲并闕禮成既得基圖之托及燕休於長樂申祈禱於太清暢然霜露之寒恍若風雲之會龍儀虎衛陽光照灼於朱陵具闕珠宮明水激揚於東井願金支之並濯與玉氣以俱升穆穆乎秉德以肅雍洋洋乎在帝之左右輯和九族驪娘還若於生存旋歷曹霄感爽頓忘於凝滯返至真而無外與造化以爲符況王政施仁必先無告而大鈞播物何間有生更推滄海之餘波徧及幽閑之苦趣妙幾所運道化同超明則復爲人亦我聖神之賜歟而錫之福庶乎寬大之恩嘉與明時共躋壽域惟天地日月合德合明保子孫黎民能安能久

孤魂榜

生死者晝夜之常汝勿認昭昭靈靈之識坎離者乾坤之用吾以開生生化化之基茲者清朝聖承慈極尊尊而思逮於

九下親親而念及於幽遐悼揚 列聖之法筵普惠重泉之

苦趣如茲良會實號希隆汝孤竟等昔受天地之降衷其初

皆善各累形氣而逐物以妄爲常貪者徇財烈者徇名忿則

如山怒則如澤極沈淪而愈降恣飄蕩以忘歸因根接塵隨

境生解爲寒冰爲湯火皆其一念之差爲鬼域爲豺狼遂入

萬殊之變原其名數何可歷陳我是以廣太上之好生推妙

嚴之濟衆酌黃華於東井蕩尔形骸耀丹冶於南宮陶其天

質宿業不存於故想化機更造於新成不瀕不焦尔可以見

本真之不昧能流能焰爾可以驗道氣之常行承茲三景之

開明即詣諸天而受度更無退轉並樂超升

正三門

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擁道蒙山

啓玄殿

只尺天光開玉府萬重道氣見金容

正萬位

雙鳳駕雲開輦路群龍環日護天香

認真殿

春當寶漢三台貴朝步星辰四輔尊

萬法定壇門

綠章封奏通二景絳節趨朝引萬神

殿後西門

玉殿受釐春意滿竹宮拜祝景星明

北斗殿

騰雲郁摺承天闕景緯昭回共斗樞

殿後東門

仙音縹緲鸞鳳合神衛森嚴虎豹間

景曜殿

三光合景扶元氣五緯齊明報德星

掌陽殿

五文結象間天極九氣生神象帝先

朱陵府

九華曲蓋迎司命七寶芳林主好生

齋厨

金鼎蟠龍甘露溢玉芝成象大庖盈

齋堂

報聞千歲蟠桃熟約取九霄飛鳳來

茭郭

莫就此間存活計便教向上得光明

祭風伯文

維風有神在巽之位地附天而不墜持率於中陽族陰而時行扶搖直上今則至尊有禱上帝來臨伏願宣靈氣於八門穿祗翁合卻飛塵於九地于宙廓清

祭雨師文

恭承帝命祇祀雨師出雲氣於山川彌綸變闢耀天章於河漢飛洒玉都今則肇起玄壇導迎法駕伏願六龍調馭順和協於陰陽萬物潤滋肅清於大地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上天眷佑長貽宗社之隆至道冲盈式衍邦家之福萬偶嬰於疾疫爰謹事於禱祈伏願聖鑒昭回祥光旁燭身逢康泰暨中壺以平安運協壽昌與多方而寧謐

青詞

治平之運仰荷洪庥疾疫之生敢忘忱禱爰命羽衣之士敬敷寶笈之科伏願五帝儲華三光協德身康疆而逢吉有永壽祺國清淨以無為均蒙福惠

崇真宮祈福保安齋意

丕承付託仰資天地之和祇有落居偶感陰陽之沴善端臻於康復爰謹致於禱祈伏願輯福上躬錫禧中壺前星炳煥協家國之尊安景貺熙明及臣民而定壹神明垂祐不顯隆平福履愆和偶嬰疾疫敬祠璫宇備藏琅科伏願景貺來臻壽祺永錫康強逢吉 承宗社之安化育成功長乾坤之造

祭海神文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既殫閱歷歲時廢漬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修用手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臣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爾以忠順主潮千吳潮今為灾吳其治乎爾其揚靈具訓海
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
令名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小上梁文

伏以龍光有赫象教方興式嚴前殿之崇祇奉祇園之勝上
棟下宇方締構於良工細補大業並具材於貞幹成規斯在
願力維和伏願天相聖心佛加神運百重開福移來天上之
慈雲萬歲山河永鎮人間之福地

吾殿小上梁文

兜率化宮移來地上梵天新刹示現人間坐延眾佛之臨殿
有四阿之制鈞心闢角先崇締構之宜審面飭材已具經營
之素式觀地架儼若天成伏願龍象翊扶鳳皇翔繞丹青金

碧赫然佛日之輝彌散文章永著 皇風之盛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以虎踞龍蟠即淵潛之佳地雲興霧湧建梵釋之新宮魏
魏中正之居赫赫大雄之座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
文孝皇帝惟天為大如日之升經綸既正於洪規崇信不忘
於願力美矣善矣大成舜帝之節韶經之營之匪為文王之
臺沼我佛有護國救民之助 吾皇示報功崇德之心黃金
滿布於祇園華構上移於兜率式崇大殿宏舉修梁相我工
人陳茲善頌

拋梁東

日上扶桑散曙紅鹿苑珠璣涵曉露鐘山
草木動春風

拋梁西

石城突兀護江堤舊遊曾見群龍舞望幸
猶聞六馬嘶

拋梁南

蒼龍曾此卧江潭風雲會合千峯一山谷
傳呼萬歲三

拋梁北

瞻望帝星臨萬國山川誰為地東南形勢
只知天咫尺

拋梁上

白玉毫光千萬丈 吾皇還似覺皇尊龍
象人天皆拱向

拋梁下

亦有幃幃千萬厦彌天法雨本無私滿月
明珠寧有價

伏願上梁之後

皇基鞏固紺宇尊高紀億萬年共祝
聖神之壽遍大千界同沾殊妙之恩萬歲萬歲萬萬歲

吾殿上梁文

伏以浴日九淵現預符於鐘阜承天八柱建名利於治城爰
開方廣之筵用祝周阿之殿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清明有鑒故舊不遺焉起
新河萬斛絲舟之容與鳳歸天闕七重寶樹之檀藥九轅跡

之所臨宜珠光之共護脩梁肇舉善頌斯陳

拋梁東

萬丈紅光接寶宮古佛昔來龍繞座高僧
時謁錫飛空

拋梁西

長安日近碧雲齊但依具闕瞻龍象即是
鸞輿慰老倪

拋梁南

千年王氣現優曇浴龍池水皆功德擁日
山峯盡翠嵐

拋梁北

上意每憐江樹碧紺宮留鎮國南門華蓋
瞻依天北極

拋梁上

紫蓋紅雲春滿漾舉頭見日度民心向佛
思君同一想

拋梁下

慈雲恩雨均沾灑二年以至萬斯年長樂

昇平承福殿

伏願上梁之後 皇風遠播佛日同輝四字八荒總被覺慈之化億靈萬載永歌帝力之加萬歲萬歲萬萬歲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歸田集

雍 虞 集 伯生

東臯賦 爲趙德莊作

出東郭以騁望得遠近之方皇窈窕脩筠之舍盤桓嘉樹之高秀野綠縹長渠翠濤界畦疇以分畫列藩籬平周禮汎崇蘭於舊畹薦幽澗之新毛爲魚樂兮天光雲影之動湯虎豹蔚兮山輝川媚之薰陶結幽居以靜好不窺園以爲傲或視明星而弋鴈或饗朋酒而包羔其有棄敝履於軒冕託遺響於歌騷者乎吁嗟惟麟黍稷在畿眇故封兮江海悵王孫兮不歸載耘載耔載裳載衣忽十世其將遠挺三君而奮飛奉賢書以造廷並榮名於常旂鸞翔鳳翔赫其有輝值炎精之既淪遽欽翻於熹微於穆季侯知德者稀中田有廬兮種瓜北山無蹊兮采薇悄悄隱憂兮顧懷懇懇留舍兮時依慨膚士之不億懼俯仰之多違侃侃廣文特起無儔內有明賢之助外嬰憂患之酬一親高年一身百謀煦煦陽春英英涼秋墨車啼於名郡常曳裾於諸侯觴詠不間於絲竹旨甘頻及於交游積累之勤百福是適婉婉子孫食德不渝嗟予少時迎于名門揮弦飛鴻垂綸遊鯤老至不知車懸身存夕草載露黯黯銷魂訊故老於岑隅索履跡於崖根秀娟娟兮既長鬱蒼蒼兮彌尊孰辟世於醉鄉樂舒嘯於丘園晨光粲其盈庭鶴鳴聞于九天黍稷既豐華實載繁俎豆衣冠古而又文東臯之人其昔之桃源也邪

芝亭永言

古詩四言

環洲詩爲蔡天壁作

溪有清流環我中洲襟華鮮明芳草和柔詠有文君鳴有雌
鳩采采遊女侃侃良時載泳載游在我中洲溯溯無端沿沿
無止既采蘋藻亦有蘭芷觀彼嘉魚一日千里彼賦彼歌皆
為方田分合雍丘我流璧旋星迴于天雲媚于川君子樂豈
眉壽永年言命輕舟言載百壺駕我乘黃履我雙鳬汎汎彭
蠡至于匡廬詠歌以歸清風載途

冰雪相看亭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百年于
茲矣其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北憲司幹辦公
事其父兩舉江西轉運司進士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
城東故地美竹萬箇作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冰雪相
看信國公之子平遠宣慰之所題也有道信厚敦愿衣
冠容氣翩翩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敏稼穡以服微賦

道園詩七

謹詩禮以保族姓無外驚無妄求弗變其父之志以老
其身以長其子孫是以士君子稱焉夫元亨利貞之為
德猶春夏秋冬以為時也君子觀乎運序以自處則合
於時措之宜而不過焉方其以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
之極則大亨春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以久非秋之
利乎其在有道為冬之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
潔而不汙凜然相看相接於他物誠得處貞之道也予
聞而善之故為之賦詩焉

擬擬直筠琴岡之陰豈無春陽匪今斯今高宜於天下蟠地
深不易其節侃侃素心豈無膚斂白駒駉駉我獨芳繁樂乎
幽林堅冰在淵積雪在岑獨往不迴悠然行吟采采紫芝園
綺是尋還求陶生撫我素琴觀乎古人副我夙欽

竹林七賢圖

瞻彼脩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立植表界壤翦茅宅
幽梁度高巘臺榭中洲方床讀書與官同休詠歌相聞觴豆
相求或時名藥或釣游脩課藝書植坐思遠游羅縵微波看
雲良疇逸而不放儼而自脩泰哉沮溺遜乎巢由按圖以觀
求宜春秋孰若五君遺其故儔糟粕塵世高踪莊周我懷古
人迹而違憂安得揮弦以招湛浮

竹溪六逸圖

悠悠逝川矯矯逸民携書相從敷席水濱支頤負暄揮羽却
塵躡致遠道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觴載陳投我嘉賓言和
茹醇優哉悠哉及茲良辰山有鳴鳥郊有游麟濟濟以寧我
懷古人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道園詩七

衡茅負晴旭有客至我門共披會稽圖山木盛續紛眾賢坐
水次飛觴汎汎云夷曠各有趣高閒知右軍幽情付後覽陳
迹感前欣悠悠千載來不異更旦昏探穴問神禹望海悲秦
君逝者皆如斯死生固奚云所以鼓瑟人思從童冠羣春服
沂新浴歸歟聊求言撫卷不知老遐思在茲文東南極積水
日暮多浮雲

寄題曹元賓尚書臨流圖王繼學參政畫

昔聞通炎服中道臨清漪瀟瀟蕩荒日悠悠動寒颼來者何
滔滔逝者不可追聖有川上歎晝夜固如斯解纓手自濯浩
蕩忘險夷高人今摩詰萬里同襟期抽毫寫幽思滯雨更題
詩三年反田里春河釋冰斯舟楫擊野服登山采雲芝庶以求年壽
喜懼集艱辛謝親慈入室換野服登山采雲芝庶以求年壽
豈惟療朝飢開囊見舊物感慨深係之歲晚金石友看雲立

多時憐我不共看寄言令我知來鴻春苦早去燕秋易衰道
遠不相親加餐慰遐思

玉隆留題

仙真治茲山重阜隱延廣冲與元氣會運至法靈與世作
司命神宇廓弘敞及門春雨來玄感副夙仰摩掌昔時樹託
身何蕭爽千載抱微息日月共來往欲為黃髮期日待紫芝
長上天垂光彩月出江海上故人不可待惆悵理歸鞅

黃堂留題

雲館息塵鞅夜間春雨聲溪水傍階長仙茅新綠生曉氣動
原野曠分見夷平神真昔參合觀泉宅幽具儼然師弟子歲
來會秋清遺民千載後高宴從蕭笙因嗟蚤好道晚歸濯冠
纓矯首望遠海駕言羽翰成神仙在平地崎嶇愧凡情太乙
有移召中洲良可營

記夢

夢行衡廬間千仞過蒼壁崇高仰神明深廣下不測雲雨蓄
盤礴時至如欲出細縕尚回旋揮霍忽奔逸物在匿若尤雙
若侯霹靂黑波汎高樹木葉走崩石身登玄間縱觀龍變
跡俯視九州野草木有輝澤乃在風雨外手畫素二尺揮豪
極動湯落墨更沉鬱圖成示坐人共咲不可得願瞻以踟躕
恍惚增歎息因之命有與出門聊有適大術何舒舒白鶴從
數客暑經幽澗濱便上青松側憑高望遠水雙景淪虛碧拂
石共客坐芳草藉况膝忽然聞鐘聲睡覺北窓席

次韻陳溪山樓覆

頗憶蜀井西樓欄每易討披心割魚子東皮充堊掃剡工巧
紉履文織象花草輕鬆隔阻如緩步得堅好長跪獻比下會
期後三早知君貴賤履降恒有道憐我涉世深垂誠不待

造龍龍歷冰縮縮奉師保時行不遠徒庶懷歲年老

其二

解得還上方歸山據枯槁禁足結僧夏陳編謝探討隱几或
過書題應遂忘掃行庭不見人誰或踐生草寔由筋力衰無
復馳走好前年當此時嚴召出城早追度龍門水賜見沙頰
道鼎湖忽踰年始克罷遊造感君素履詠幽真可長保番番
茹芝人長歌豈知老

其三

六月乃慶雨良田不憂槁獨念桂林成觸熱赴南討道路備
獲掠所過淨於掃縛人役送軍吏卒何草草繁然亦人類義
利啓戎好諍原可制亂機要貴及早夜來送者還頗言賜橫
道諸軍四面集同月約皆造誰為飢渴謀性命安可保藜藿
雖滿盤對之令人老

浮丘公吟寄赤城陳道士入山有遇為溪山壽

浮丘生上古形神盡不泯說詩秦漢間安知非斯人也俗苦
淺迫無能信直導雨雲不待族飛光越憲應童知有道者于
歲一息勻金精歷可鍊色重無磨磷蒼蒼紫玄峰只又天北
辰神明寂已定尊高此依因握機票元化同流津無垠所以
赤城子從師踐荆棘三周日却中志確神乃親虛間玉雪相
旭陽射光新稽首受餘啜骨換非昔民不遠恒在茲曉然願
知津先生旦有聞為恭若遠巡賤子請執御端駕飛騰麟
為焚理晉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焚侯起高科得邑舒水上民淳事稀簡田野甚夷曠戰爭遺
跡泯山水良足賞幽棲南昌尉英爽亦壁將古仙家白雲美
人化黃壤岩岩龍眠山一士獨可尚高懷托千載妙畫極羣
向來讀書處春雨草木長夷游昔賢遠瑤席共來享彈琴

坐終日微泉散清響來者安可期徘徊以招懷畫圖記彷彿聊以慰遐想

和陳溪山韻

幽人慎素履古道思獨往
目登高臺望雲不足上丹砂煉
仙骨沈瀛濯神爽遠懷登江靜耿若孤月朗河漢有傾注山
川遊想歛跡倦飛翼歸耕故時壤好風從東來空谷感遺
響詔書薦道逸郡府屬高仰聊持東湖水往助敬亭賞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幽林有聚蘭菁菁秋不凋
憐彼采藥人不識敷榮時涼風動
綠葉清露生華滋世傳神農經圖書竟空披深根寄連茹藉
以瓊瑰詞同心求為好豈但服食宜先民昔有言所貴希見
知舊聞絕行仙挽有童孺姿南陽有黃華西山多紫芝度世
未聞道咀嚙空齋技湛一保冲煎執御正不奇靈苗無助長

李古詩

步

無為以熙怡始信斷金利終古真不移千載同一息敢忘若
子期

送空石印公還徑山

東出楞伽室西望香爐峰曲折披翳蘿蕭條倚枯筇然燈共
過夜曉日忽經冬天山斷綠想海國識行蹤忘言及生滅抽
簡托踈慵追憶塔中相表茲雲際封螭父謝五鳳求護煩雙
龍

題張觀海所集虛舟竹所一毛圖

虛舟倚岸草脩竹相因依水木有清華魚鳥淡忘歸鷺群晚
色靜鶴羽傍林暉似是鑑湖曲幽栖掛朝衣古道日已遠昔
人相見稀蒼苔寫雲霧蓬壺是耶非

送龍翔高獨峰上人還金陟

承詔寫宮榜馳使出丹闕黃金射江海光景依日月迹來垂

十載感遇嗟白髮神靈在雲漢歎慨明發祗園何潭潭風
志返超忽幽士住精舍諸妄久息歇浩劫鑑止水高峰獨首
拳觀察勝願力知我心兀兀清風不可執振錫出林樾

送海東銘上人十首

用雲從足出海龍梅
和度公春為韻

積水眾鷗滅春空鷗餘雲捲坐脩竹天花散繽紛上人東
海客來去何見聞飛錫還日下珠宮浪沄沄
日色出海水千波散明霞一杯承足來九載不為除要觀香
爐峰折盡長風沙微吟動林樾蒼龍送浮槎
我昔茶峯霞東望候日出于從日下來海水中蕩潏坐受龍
女珠簾垂夜光室持遠定何有長空斷鴈一
為法不詳遠遊歷年載衣中得故珠終夜動光彩還持一
支韋歸泛萬里海駕言乘桴行沙際如可待
甘藷虛虛豆生芻長冰署無堪餉遠客悲下若為住行囊掛

李古詩

步

壁破榻夜風兩神光發慧劍耿射東海曙
燕坐共神月行吟向孤梅有懷匡廬山老人
峽水振木東林臺乘槎動歸思欲去更徘徊
山居如老禪坐致不請友何方簷下雲識我門前柳翠竹不
碍山黃花紛在手未覺酬對難離妄亦無取
老胡昔東游勝士乃西度到岸無彼此不憚費錢糈要之心
本空一了不移步龍宮解相迎黃金已先布
百鍊成利器千金來海邦清霜凝秋水國士歎無雙持正行
正令魔邪孰不降觀子製名字高風凜寒江
止觀覓心要律儀檢凡身密言轉相付海利幾秋春奇哉善
根熟一徹無逡巡子來得何法歸報日遠人

楚石琛藏主自蔣山歸却欲就叢林開藏同舟清

江之上賦此贈之

手携北山雲却上西江水月明洲渚生葉落風不起虛舟不
移棹寒波釣金鯉銀河轉碧落北斗去天咫龍吟匣中劍虎
躍弦上矢殺機誰敢當吹毛豈輕試貝葉啓千函木榻脫雙
履惟應勝壁觀悠然度年歲

題東郊山房

秀挺東郊山雲氣常覆之林立翳幽潛流泉發芳滋盤桓在
中谷良時濤清陂開堂直岡景長年誦書詩考友夙所敦求
道遠有師雅志尚端潔凡近諒難知康樂昔賜復詠歌足遐
思啓書訪前聞往跡無所遺瞻彼南澗松深根連喬枝亭亭
植高節鬱鬱令姿衆木不同派悠哉副深期

題蒙庵爲黃石谷賦

東南有高丘下臨萬家邑汪洋挾春潤沃衍盛秋入群山若
浪波起伏翠重疊靈運好奇險高平罕相及幽人園綺間周
覽度原隰隨山導清泉積石拾層級結庵以蒙名果行信所
執良時一來游朔月九交十門當星斗高隴卧風雨濕一川
燈火歸窮從維車登高愧能賦騰身竦山立

爲黃氏賦大雅詩

岐山鬱嵯峨鳴鳥昔有聞周公盛制作經綸以弥文朝事接
燕饗勸勞兼賓軍肅雖述盛德工歌替前勳流蕩兼濮靡何
由返咸雲陳肆輔有見吳季真不群公子有古絃歷然宮徵
分大雅忽有作青春日方殷高堂以居之樂康永欣欣

己卯十月廿二日從宜春郡懷嚴伯威觀南軒新
閣登舟有賦却寄同游者劉粹中賢良

茲郡多美泉小大有神深潤渾渾厚草木何光新披圖閱
名世碩皆仙佛人退儉寡外驚懷哉此良民退之文既遠泰
伯學未醇昔我朱與張遺言存縉紳東湖有新閣下臨南澗

濱周眺忽已晚皎然仲空曼虹經旦溪流落日車馬塵曾丘
間叢祠鍾鼓嚴昏晨江潭嘆搖落名邦感宜春爲治古有道
川原隨所因華構相爲雄大雅竟誰陳移舟古峽口西望蒼
嶺岫浩蕩無與語逝波絕垂綸

秋堂

秋堂者臨川吳生文明之親舍也生才其清美賦詩婉
麗無塵滓之汨觀其同門未之及也昔胡邦衡以詩人
薦朱文公公大儒豈以玩物以成名哉性情之正冲和之
至發諸詠歌自非衆人之所能而士大夫各以其見見
之耳生未可自喜自畫也是以爲賦秋堂詩云

閭巷多翳塵秋堂獨高深有子能讀書幽懷發微吟天高風
露下澗泉落危岑神仙絕飲食穢濁無留沉所以聽夜誦共
愛風蒲林神清易以哀情長恐成淫大冶昔有作九牧歸吉

學古錄廿七

力

金契樞下五石工成振鴻音宣風萬物暢神祇肅有臨鳳鳥
鳴岐山人文示來今候重入床下嗟哉苦勞心

清風拂高堂舊席忽已除下堂具甘旨上堂列琴書垂紳夙
夜至再拜問起居誦詩已三百習禮少壯餘納交君子室執
御長者車爲樂古之道誰能咲其迂

題雪泉齋

長河沍凝合微泉自溫活蛟龍依以生抱困待春發南雪不
到地流泉常在山飛英散絕澗流漸響潄潄融結各有方不
息在無二觀茲保深長乃得養生理濯濯尊薦寒冽春陽向熙
怡君子遠莫致永言以相貽

平江開元雪總光禪師訪子臨川山中其歸也予
與賓客用一雨六月涼中宵大江滿分韻送之不
足予爲繼之而予分得一字

積雪何處高蜀山家樹翠海東極孤絕目送斷鴻一徘徊砂
羅樹晏坐但空室園果墮宿雨當晝從定出八月露水繁石
鉢滿華密相會豈無因分床使深密

賦彭氏靜深堂

君子憺無欲淵然事幽潛具居觀物初天機引休恬寂寂象
愚朴容容無數獸群動不知止謀思墮釣箱反息不及踵乘
舟膠漸漸豈知本湛一不與利欲兼圖書發聖經受命字不
占戒慎保靈秀先幾發微纖進善取損益閑存日惟嚴浩浩
厚有積悠悠沒何淹盈科以時行小人慙屬饜虛堂積雨霽
光風草侵簾空洞溥龍澤止水澄秋蟾善學在年富勇哉副
遐瞻

秋山行旅圖

春夏農務急新涼事征游飯餒既盈粟治絲亦催裘升高踐

白石降觀索輕舟試問將何之結客趨神州珠光照連乘寶
劍珊瑚鉤乘馬垂首宿縱目上高丘策名羽林郎談笑覓封
侯大行何崔嵬日暮摧回轉古木多悲風長途使人愁羸
見木末足倦霜雪稠谷口何人耕禾麻正盈時出門不及里
酒饌相綢繆壯者酣以歌期願醉而休安知萬里事有此千
歲憂

爲題馬竹所九歌圖

屈子久去國行吟山澤秋思君不復見婆娑感巫謳仰瞻貴
神遠俯慨深篁幽衝波起浩蕩玄雲黯綢繆初陽騎扶桑奔
蒼蕩海漚渺渺君夫人遺珮在中洲壽夭乘陰陽孰知制命
由慨然長太息悲歌爲離憂和象以愴悅開卷令人愁

清明山房詩爲危太朴作

矯首望太清正色蒼以玄瞰瞰何歷歷日星高轉旋游塵雜

氛氣起滅尋丈間容光見擾擾孰與爲控搏所以學仙者凌
空怡妙顏質化入常寂凝暉托空山據會觀往來生死何足
患妙哉太朴子難爲世上言

次韻太朴良友對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之作

得謝何休澤消搖在巖阿結廬庇風雨樊圃塞藤蘿塞坐古
人書日夕猶誦歌追念少壯日玩惕亦已多兢兢事補塞奈
此遲暮何美人百里內迥若隔山河興懷貽好音綴籍三春
花報言慎芳歲卷石崇魏我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歸田集二

之亭永言

雍 虞 集 伯生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書趙子昂劍銘後

豫章高秋宴高閣乃出此劍相娛樂當時冶鑄絕精英土蝕
沙沉更銷鏤遺寶所存如冷電江光不與晝光却神光內閱
氣逾深識察誰能動冥漠等閒千年不一試壯士酣歌謾揮
霍嗟予衰朽雪消顛空對涼風起天末或言江中有蛟壁當
煩仙人下寥廓吾故臨風拂其鏐碑伏崖陰無敢作

劉忠肅公之四世孫中書舍人諱震孫之曾孫益
之題其居曰雲松巢予家與劉氏累世之契故為
書忠肅公文集之首詩三篇并賦此詩與之

丞相昔遊泰山頂天風浩浩春晝永玉檢微茫不可求但覺
靈霞熟丹鼎白日人間如水流前代衣冠成古丘悠悠憂患
何足計直道千年橫素秋徂徠之松數千尺東連海上莫烟
碧中書偉人如玉立每向南風望東北濁世公子何翩翩却
憶匡廬還謫仙夫容出水耀初日五色光新天為妍我今僑
居廬草側西視我眉歸未得豈無雲錦晚相娛月落終懷雪
山白森森喬木曾東家河間禮樂更光華勿忘先世舊遊處
吾林爾馬膏其車

吳興趙子昂十馬圖

昔在秘閣見十馬云是韋偃之所畫此圖位置畧相似心神
偶同豈臨寫馬種本自隄徒來濯濯清泉更滿酒常恐一旦
風雨至遂踏波濤遂神化豪雄意氣今豈無未見深沉如此
者君看最後臨岸驄自是真龍無世價

畫馬

百年升平却走馬立仗天閑常見畫蕭蕭難頭八十翁却寫
西來大宛者高蹄如鐵項如鈎風風蕭蕭首宿常見貢來
騎不得長嘶要蹴踏蹄立

題畫

連昌宮裏古牆陰積雨過春黃竹深老樹無枝交屈鐵立石
有書名錯全吮豪池上寫幽鳥承恩春日風光好當時就戰
今白頭却對蕭森倚秋昊

空山歌

高堂之山聳公宅推川作圖縱數天秋天薄雲千仞表春雨
喬林百年物憶昔侍郎鎮成都將佐盈庭賓客超錦官城外
加鼓發駟馬橋邊高蓋車先應舊在小東郭丞相祠堂同寂
寞嚴公同訪杜陵家退之亦到淮西懷我眉峯我久不歸江

水妖人秋日暉坐看蓬萊變乘海自古南城天下稀公子親
迎陳氏館我初至撫轡弱冠者君揮翰甚風流豈想重蓬壺
毛換君言中間一再來數見先公胸次開鶯花風雨必求友
水竹園林持酒盃嗟予晚歲始能退寧有文章驚海內平生
不受簡書畏故家高致君應最圖中山色積翠濃澗欲含子
將焉從蜀人相如家能賦行倚山木歌高空

為吳文國題趙孟頫春曉圖

夫容山陽萬家邑石嶺戴轡紫紆入溪水西行夜雨深連村
無柰春雲隱昔因荒迥少官府日暮狐兔作人立自從置縣
二百年稍有衣冠更俗讀書進士比舍間聞琴黃金亦家
給山中白日伴雲多負乘因仍是車徒變侯世貴國數傳射
策君門耻公襲朱衣依壁列星宿遠人豈意高軒及接琴不
鼓書牒稀彈缺無魚賓客集綉衣使者停車見黃堂大夫下

床揖登高遠送飛鳥歸鄉人言桐鄉人愛我
我受桐鄉重於惜畫圖千疊山水綱美余南條莫忘耳

題馬竹所畫

霜清才落江海空一棹歸來何處雙松千歲如鐵石爲爾
圓薄旋天風憶昔神龍劍所化夕臥滄波弄明月望中冉冉
雲氣生直接銀河上瓊闕

煙元鎮規模董北苑米南宮父子寫山水雲物殊
有標致見示春江捕魚圖遂賦此

春江聚網萬魚急漁人相讓魚相逐新深山何處樵利害
相乘不相及海鷗冥冥秋影微黃葉江南一棹歸人間得失
兩無迹不廢山水含清暉

南岡

華蓋三峰立天表山北山南青未了昔者兩雲出太虛幾失

餘霞落飛鳥岡頭春歸隱未歸梧桐鳳皇相因依卧龍之脈
思外氏懷望輝光生翠微

題同大夫畫馬

國朝畫手同大夫親臨伯時閱馬圖伯時絕憶鐵面語放筆
驕驄憶此都此都大夫八九十馬萬馬在胸臆偶然數鬣
落江南捲束上稍謝槽櫪

同開先南楚悅禪師觀息齋畫竹卷於崇仁晉安

寺煜公之俸室蓋煜之師一初本公所載也因記
延祐甲寅息齋奉

詔寫嘉熙殿壁南楚與之同寓庵寺同予時爲
太常博士俯仰之間已爲陳迹乃題其後云

嘉熙殿裏春日長集賢奉詔寫嘉熙殿來二十有五載飄零
殘墨到江鄉此處高人昔同住身見揮毫鳳鸞驚不枯石爛

是何年脩竹森々長春雨

題村田樂圖

尺素自是高唐物瑩如秋水宜設色何人畫此賦畝間二三
老人若相識茅屋蕭條古樹下鰥寡未殷牛在野或冷鸛鵒
脫籠勢或弄獼猴咲真股老翁政自如兒嬉高髻微負相扶
持古時粉社祀田祖移饌高尊隨所宜抱甕初來未貯酒亦
有生鶯宛延首村優競携樂真至大怪雞驚見拍手拄杖出
門欣見賓雜華滿庭生好春歲時無事得如此擊壤何必非
堯民騎驢過橋殊踴躍錄其荒政來赴約定知張果千歲人
游戲人間共孟酌

柳塘野鴨

江南水退秋光淺風柳參差萬綠然捲能驚鷺在梁鳬在渚蕩蕩
扁舟去家遠千艘轉海古長策白梁連江動秋色斷蒲折草
野水闊爛爛明星且將之翠盤擎露夜深寒玉色亭亭落月
殘太液池頭黃鵠下夢中曾見畫中看

丙吉問牛喘圖

少陽用事春猶淺丞相公行問牛喘二公職事知者稀嗟彼
德微蒙榮免天子有道守四夷中心無爲日萬幾遠有旬服
近有畿風夜明哲發裳衣

江貫道江山平遠圖

江參去世二百年翰墨豪落多無傳人間幾人寫山水誰能
意在揮毫前昨見石林舊家物春雷聲時初破墨我和集詩
頗豪放三者相望都突兀險危易好平遠難如此千里數尺
間高雲舒卷非散地曠日照耀皆名山我持美酒一斗墨
汁盈盤可濡首江生精神作此山向山呼生當至否高秋銀
漢天無雲帷中冷然來夜分黃茅嶺頭垂蓋頂畫我獨訪好

丘君

爲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橫素波瀾不驚潑水盡秋氣
晶明絕烟霧征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旋總堪賦孤村城市
僅如蟻百丈牽江直如縷蕭蕭木葉洞庭波歷歷晴川漢陽
樹兼葭宿鴈天欲霜叢寒鴉日暮就中樓觀何王宮想
見華年貯歌舞丹青倒景駭靈樞粉黛含情怨幽阻青春遊
子澹忘歸白日冷風帳中語人間遺迹何足留最惜精思墮
塵土郭熙平遠無散地小米蒼茫托天趣鉅鉅戟戟不破墨
刻畫晶瑩昔誰苦渤海細書藝文草精絕戈波絕回互南唐
後主萬鴉圖點點晨光動毛羽昔年曾見今日昏雖復逢之
亦難睹汪侯此卷山故家相示摩挲極珍子香齋犀軸見者
稀謾錄餘情示來者

盤車圖

大車麟麟牛駕輓西望大行季千尺往時飛挽實長安百兩
仰關過阡陌亂流十里九屈曲水賤車箱沙沒轂前和後應
日云暮王事有程車下宿旂旄央央昔臨洛東南會期出方
嶽侯伯有位賦有差載幣瞻迎來若君不見海艘百萬乘
天風京坻連雲多腐紅天子視朝大明宮千乘萬騎來何雄
贈羽士賞無隱

東望雲林三十六聞有仙人結茅屋清露零寒采紫芝白雪
深深斷黃獨國初山下苦流離義士傾家救世危百年孫子
俱華髮誰解燈前說舊時聖恩深重絕征戰猶慮寒濕資瞑
眩身著黃冠寫古方薄素細書二十卷相從寂寞久者誰禹
允山頭一布衣髻如鴉羽顏如雪跳入壺中夜不歸市人扣
門呼不應光影俱消聲色泯但言解隱不言無不道本無何

所隱我欲作丹須水金人間無藥不堪尋青霞如練遠相覓
華蓋衝天丈室深

題漁村圖

黃葉江南何處村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烟棹老嫗
具炊雙瓦盆霜前漁官未歸鰓蟹中抱黃鯉時白已烹其
當展聚更換寒蔬共佳席垂幸何人無意來晚風落葉何能
忍了無得失動微念况有興亡生靈哀憶昔采芝有園綺猶
被留侯迫之起莫將名姓落人間隨此橫圖卷秋水

題韓幹畫馬

韓生觀馬十二閑時寫一二傳人間波翁嘗來伯時宅見此
遺迹開我眼前行如雲塵不動後者追風絕飛輕昔人能事
已可能始知賞識非虛謬昔觀秘府韓絕少得見龍眠已驚
倒使人讀詩如見畫人中豈復生牧老五雲之中天上奇代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圖二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托筆墨懷幽居連雲一一列眉黛細雨
往往逢樵漁隣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我久居山
不待書獨念稚子扶犁組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舟直過彭蠡澤把釣
坐對香爐峯雲中烟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我欲芳蘭
寄遠者日暮天際多輕陰

題秦統二夫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貴人並輕如輕鴻承恩馳入華清宮道途先不止行客策蹇
奔趨烏帽風寒囊中何足拾豈有篇章銀相及畫史當時
妙墨傳光彩流動狂情急君不見白頭拾遺徒步歸明眸皓
齒事皆非朝天從涓涓神封事高閣雨餘宮漏稀

方壺畫山水歌

方壺之山在海中世人欲見知無從壺中仙人閉窗獨絲筆
手開三五峰亭亭兩箇老松樹萬壑千崖閱今古憶昔長從
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畫山非不多不識真山奈若
何君看昆侖上丹穴芝泉玉樹森婆娑東望方壺應不遠飛
度九州如過電便從海上問金公莫待浮杯水清淺

示因

憶我垂歲離親側足自踈踈心惻惻中年祿薄不及養人羨
清華已驚惕歸來老病五年餘閑子謀食躬犁鋤蓬蒿羅生
果竄異蛛網微細仍繁紆星河江上喜非遠况與良朋適我
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慎掩樓轉

律詩五言

玉隆宮所藏宋乾道宸翰雲壺二字

學古錄卷九

昔者雲歸壺天章自九重日華常映鳳山氣盡成龍俯仰遺
陳迹高深儼德容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寄忽承旨

投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烟歲熟無
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寄三衢守馬九皋

聞道三衢守年豐郡事稀詩成花覆帽酒列錦成圍鶴髮明
春雪貂裘對夕暉扁舟應載客閒聽洞簫歸

題朱澤民山水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門見童子禹穴閱蛟精高卧人
何在幽情幾詠成杜陵空想象晚飯掩樓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飛白妙嫺嫺新題照草亭仙遺相鶴法客借換驚經雨歸

懸黍風雲護伏今遙知春晝永深坐養黃庭

黃敬廷送竹本

分得瀟湘玉森森忽滿林香爐來曉色石檻借清陰好共芝
蘭長毋令草蔓侵清風目如畫是打要長吟

聞鴈

樓近煖雲濕夜深歸鴈低聲音燈外盡羽翮月邊迷冉冉白
榆上悠悠黃竹西應逢穆王駿春草一長嘶

錢舜舉畫

一樹花如雪清明客未歸坐看黃鳥並並夢作綵雲飛翠袖寒
猶薄羊車過絕稀相如能作賦月下卷春衣

山水圖

泛舟乘落浦望見香爐峯野水常欲樹山雲不礙鍾桃源携
客覓松徑與僧逢為託荆關輩添予九節筇

學古錄卷九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寓館隔溪津過從厭市塵振衣清露曉挂笏野亭春歸作芝
田主思存黍谷神松華頻寄取老去欲輕身

題馬竹所畫

老樹依江岸歸舟傍釣竿水花看晚淨風葉識天寒應字來
千里魚羹付一餐遠山青可隱目下是長安

題曹霸馬

將軍今為庶盡馬寄高情聚立天風起長嘶沙草生飛揚萬
里意凌亂五星精日暮太行道非哉長短行

谷陳溪山元日即事

積雪埃塵淨光風宇宙新閒來知惜日老去善酬春退密觀
群動憑虛集百神真人起居法無一是達仁

送客北門晨登山木閣

登山水閣零雨暖於春溪水解留客梅花偏照人林杳知
酒熟市遠野民淳此地堪娛老惟愁度水顛

次韻陳溪山

移棹避殘暑開樽就夕陰冥鴻聊自達幽草若爲吟離索連
三月棲遲共寸心遙怜溪上晚扶策獨臨深

又

乘興忽忘遠相思知幾何未便塵事少謾悔世緣多朝食烹
芝菌秋衣製菱荷平生但隨運何地不蹉跎

古園詩爲黃思順賦

善藥多陰德名花種滿園喧風吹雪盡暑雨綴金繁卧護煩
仙虎分嘗任野援佳兒足文學食實似桃源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師道場師姓翁氏元
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
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
應尤著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歲
恒登群生無痛死古刹抱禪悅高丘依母慈寺右有師母墳
名翁家林即師故俗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今長老我
雲當公所建東隣有一士我冠誦書詩謝表從君誠夫清秋
約杖屨千步攀松枝寺後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閣上岩堯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以抗
浮雲誰能願塵囂擬峴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
亮安可招龐公輟耕際願懷見凌霄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寥
寥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輩傷情有妙年博聞誰
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爲傳

又贈劉無作

一家俱學佛之子更幼書諸老交游徧真乘究竟餘治生惟
淨業志養足嘉疏爲問龐居士成能更父如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集二

癸亥集 伯生

九二四

七言律詩

與吳元溥登仙遊和季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况聞風雨滿溪頭。
白鷗經稻晴山曉，有雲堪作供酒樽。
無嫌可歸謀從舊，客車晚留取衰翁。
事一立

陳可復為予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稀。
仙人在舟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
遠聞何處谷頃筐，近得故時薇山中雨來。
霧光合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始來結屋相因依。
掛巾石壁畫霧濕，沐髮池水朝陽晴。

曉年車馬踐霜雪，六月寒衣無絲綿。
鄰翁問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愛菊花開。
田家酒熟邀客去，茅屋詩成懶更裁。
欲及天清食沅醴，要觀日出上蓬萊。
赤松有約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

捨却鄉人駟馬車，老身全不要人扶。
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上蘇海命長錢。
隨積雪多情被帽落，輕鳥莫圍玉帶垂。
未敢此是先生戴笠圖

仙游道士余如雲為從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下黃茅岡一曲，規作丹室喜而賦之不覺五言。

華山東下有茅岡，云是毛公舊隱場。
清露尚餘丹滿日，白雲今許草為堂。
寒風野燒開金隴，春記山雷淨石牀。
從此便為千載計，洞天先拜紫芝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乞我岡頭作隱居。
嶺上閒雲從官領，湘中流水聽閑除。
刀耕火種從茲始，雨笠風瓢便有余。
自古詩人多會合，浮丘毛氏不趁予。

石人屹立古仙壇，雙澗交流拱一盤。
臨水種松須匠匠，就中作室要寬安。
洞經即日脩真訣，玉臼逢春浴舊丹。
却恐山中添故事，題詩莫與出傳看。

仙游辦得茅千束，華蓋須分屋數間。
微吟玉經忘我老，謾調金鼎勝於閒。
龍雷變化從舒卷，鶴露清寒自往還。
何似綺園諸老者，採芝初不離南山。

茅岡初割一溪雲，玄契華陽舊隱文。
謁簡目題香案吏，封章先報大茅君。
種成和露桃千樹，借與摩霄鶴數群。
便是宸清真洞府，不煩夢想託紛紛。

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所竹挿之而生

枝葉近年翰林學士陸公謙齋作御史時亦有此瑞朝之士大夫引寇萊公故事以為徵名其室曰瑞竹而咏歌之陸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至所有仁政者清節美名者壽今為中朝老臣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字于上下此竹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寫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盆挿竹忽生根，枝葉青青向曉暎。
直節有生資地力，虛心無愧荷天恩。
陸公堂上今重見，萊國祠前孰更論。
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節杖看淇園。

撫郡天寧明極覺諸主陪敬齋監郡奉祠華蓋特

有高咏三讀敬嘆僕偶共清游輒復次韻表退不

工聊資笑粲

三峰宮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巖朝步仍垂蒼玉珮歌
還引紫瓊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賴有高人
陪後乘輕清詩句似參寥

鄧公信吾契家賢弟比奉憲書幣存問衰朽于
山中其還也無以為餞賦此與之

樓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肅肅度江城深慟衰朽勞人問豈有
文章與世驚疏傳多年餘賜盡揚雄已老太玄成憑君歸致
殷勤謝聖壤田間荷聖明

故人將命清嚴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重客裳衣
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覓酒尊此邑故家
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安成劉雲章漢章兄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長
詩皆有志文學賦此為別

步稷東行好弟兄東書街袖見才英只愁困學孤來問豈有
奇聞外素誠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業匪縱橫名鄉自昔
多君子珍重歸來在矯輕

壽陳溪山生日

西來羈客作南居來往風流舊不疎好句每容鄰曲寫高情
不解世間書溫溫中夜還丹鼎冉冉高仙畢道車千歲相期
真有約九天風露壽尊餘

秋日同朋游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隨樵斧盡屋塵
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近愛槎頭可釣魚九日懸崖
多細菊可能無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疎西人居者亦無餘春尋道士松花館秋覓
山人柿葉書太史關文誰借馬相君退食尚烹魚何因得似

先天更落下人家揔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疎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慟那解飲詩成
大字尚能書門生去上青驄馬道士歸騎赤鯉魚如此餘生
多樂事誰能七十始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丁但探有松充采薪靈光
何毀效丹青風霆形氣皆垂教金石文章具刻銘天子萬年
綬福祿曾孫奉若薦明馨

游汾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游行車田舍逐微流春眠稍可遠鍾鼓秋熟
或能求豆區萬里橋邊祠廟古百花洲畔釣船幽兒童不解
憶鄉里老夢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岩古柏兩同清東都高節鴻毛遠南海
真仙鶴骨成遺藁飄零存梗槩孤兒瘦弱賴高情若無塵外
知心友千古誰問出世名

意云耳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子賦詩易君
之季子至善輒隨錄之遂成巨帙賦此以告其美

橫塘烟雨易東家翠竹娟娟映白沙綠筆偏題詩滿卷繡簾
長對樓窗花往來一老隨天分爛熳三春感物華却問結園
商畝外曾無高味到烟霞

題徐季俊弄山閣

題詩遠寄弄山閣回首人間二十年西嶠依然仙子館東湖
還載隱君船同時翰墨嗟誰在隔屋詩書嘆獨賢欲買一舟
江海去遠看喬木翠蒼天

送易用昭

詩成長具情人書最愛東家纖翠裾遠樹斷雲春雨外華星
明月晚涼初滿池柳葉題都偏短帽梅花畫不如莫向墨池
成久別驚群還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一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詔鼎微溫過半夜玉經
細味却千灾江南水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大華高人
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東風先散息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日照瓦溝生淑氣水融
硯沼漾晴暉銀蟾試戴花枝弱玉銷新膏菜本肥尊酒欲爲
君子壽除公誰是兩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三日即事

夢朝金闕見明晨曉曉快襟懷玉塵三日新春三日雪一分
深雪一分春柳條封盡芽如栗梅夢飄殘實已仁欲破鳳團
銀盤凍冬溫且酌井泉新

寄陳奉常并序

昔聞朝廷

寧廟升祔奉常陳君新甫以世胄之貴游博洽之高誼
特奉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上金明材擇良工絕藝

新作禮器樂器求在郡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
代之盛與焉鴻儒碩彥咸嘆其委任之隆非尋常效一
職治一事之比近而已故賦相錢奇辭瑰句傳乎四方

何其盛哉僕泊然老懷未忘舊俗亦成一章奉寄

新廟工師謹駁奔奉常承詔出修門鑄金就徽揚州貢觀
樂應求季札論功德頌成詩鳳鳥文章篆定刻瑤琨千年製
作于今盛擊壤猶慙何宿恩

集自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申字韻垂教依韻
再呈殊愧遲拙

暮春長日雨兼風實得江船未及東出郭故人邀杜老輕耕
田父訝龐公謾從脩禊忘溪曲何用安車徧洛中旦起紫芝
行復長詠歸先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茶香榆火一時新千竿嫩綠搖輕暑數草
餘紅墜晚春坐憶雲林行道迹夢遊仙島意生身連根分種
如米雪求向清池對玉真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鵲能啗子未許
踴鵲共淪湯玉碗茶香分瑟瑟瑤盤櫻顆間煌煌燃箕煮金
催詩句更約鄰翁共佛床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鬢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清風東漢士百年
高興盛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采采黃花夕露滋山水含暉
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驅漢二毛太傅竟無宣至召拾遺
空署華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自出文章墓石高車過不留
應腹痛寒泉秋菊賦離騷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秋水繞渠三峽漲春雲
垂雨大瀉來萬家香火細縈合四面峰巒紫翠堆最憶老藤
陰覆地空中幾見異僧迴

廬陵歐陽德器游京以所藏先世誥勅見原功於

玉堂賦此以送之

充公孫子不離鄉封誥于今幾世藏恩數重懷全盛日標題

猶是故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未竟輟車澤一方昭代治平
多制作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子助

從師學道暫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書吟
梅夢半中春每欣老筆蛟龍走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遂成
還再到永歌同向湘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縣令之職有社稷民入之寄不敢以百里為小也有政
焉有教焉不可以偏廢也陳君子瑛治武進脩學校焉
彥思記之可以知其所系之重矣崇仁之士觀乎其記
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為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
以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具入獨子游百里絃歌誰濟濟千年

禮樂付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遙知憶故侯何事紫芝
三秀地空閒疎雨過新秋

己卯臘八日雪為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綿客舍樽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驚臘日獵園
晨出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為翠幕憐唯有寒梅
能老大獨將清艷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絲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溫君仁置卧更詞人
解頰太平年剪雲為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溫溫
千歲孰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恩錫宴在斯堂咸周一十逢熙洽正接
期願披寵光幼珮憶從仙苑集蕭韶還就洞庭張簪花舊日
今誰是試向雲籤閱舊章

舊德高年荷聖恩慢亭如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深隱園綺
來朝只暫聞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護龍文山巾七日
陽初動還禮三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瓊妃剪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惚惚鳴蒼玉佩閑居
能檢白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壽盃深雨露前白髮舊時
香茶吏幾迴七日足千年

撫郡玄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吳公所
為和詩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廿年前廬山中
所賦其一則和天師所與詩其一則予在茅山羅山第
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行大宗師囑之云到臨川即以
示予也忽復一歲一初又將北游却賦此一百六十八
字託一初謝大宗師古道高誼也

和吳先生韻

世外神丹起積痼懸崖坐見月明過侯生猶識道經草梁甫
空成鼓缶歌柱史通家今昔少番君分祀子孫多淒涼遠寄
懷賢咏譜入朱絃久未和

和天師韻

白髮高居古道山蓬萊雲氣隱重環尚方偏識前朝履特准
仍先法從班桃李成蹊春日滿風雲繞坐書陰閑梅仙舊隱
玄都館紫陌紅塵有客還

自和韻

荒陂野色帶餘曛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園鳳麟千載去玉階
鶴駕此時分誦詩自託浮丘伯垂問長勤大隱君為報黃茅
周曲舍簪端盡日宿浮雲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千古
高情兩鬢然羽客鑑空猶有鑑故人詩後更無詩懸崖仙骨
堅如玉明月長歌竟紫芝

寄題永石新造觀瀾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魚龍夜水星前起風雨
春潮足裏回尊俎誰陪賢太守文章莫愧惜英才無邊李白
登臨意更寬遺碑步紫苔

其與胡伯友書問疏闊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謁題
仰高誼賦寄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沉夜水神魚化霜落
寒汀宿鴈留紅袖烏絲酣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鉤不知肯著
枯藤杖采采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王謁饒心道六有先生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蒼苔古文獨許揚雄識幽興
誰爲杜甫邀伐木春聲生澗公涉江秋影蕩蘭若散花如雨
携雙履解與高人話寂寥

十月朔口占贈邑大用縣廢爲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疇稍給農民喜官府
多閑今佐賢黃菊不羞蓬鬢改清尊一聽酒盃延生中有客
天邊去金榜春風待鴈傳

九月與薛玄卿外史會于黃氏溪園陪坐溪山先
生談玄觀古仙像

自昔簪纓盛邑東新堂還見百年風兩人白髮驚先老一客
玄裳甚暫同食飲具陳先世業松鋤全效野人功談玄不及
紅塵事盡日溪園樂意中

會後將登華山按節問玄卿先住侯子至

石削金銀感素秋洞懸鍾乳入山幽扶藜不是人間藥聞健
聊爲物外遊雲作衣裳塵不染詩成珠玉世誰收石人久立
黃芽月歲歲能來爲客留

予與玄卿相遇山下別後和朱德裕韻奉寄重厓

茅岡七疊七香車誰賦新宮禁少霞千歲留蹤并井曰諸天
獻供萊羹瓜石人兩立春衣濕岸寒蛩來書稿講憑仗仙翁
須一到浮丘已遣鹿隨花

和朱德裕登華蓋山有題韻寄薛玄卿和詩未成
登山已遇玄卿下山道中足成以寄

相期秋晚命柴車同看華峰散綵霞晨夕苦留杭似雲山人
先許東如瓜蛟翻巨石飛猶在鶴立危峰語不詳邂逅不留
知有意林臺菊有未開花

縉山張君榮字仲華來永撫之崇仁歷兩政六年
心平氣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
闕事甚可稱也予之閒居相愛如故舊每懷從
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其風士之勝民俗之美未
嘗不談道以爲樂於其受代調官京師因記之以
詩而與之別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老兒童相
迎於東門之外又當歌此以爲一嘆之歡也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綠樹畫圖間驅車百折龍門險載筆
千峯虎帳開麥粉勸客銀綬熟梁炊持獻玉漿遠道傍父老
應常好爲說鄉風一破顏

馬公同涉龍門道歎似山陰及武夷儘有千崖如磴石但無
一棹弄清漪知君又有鄉關夢老我無木石思抱甕青梁
供玉食儲漿道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喜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牕開草木
車馬驚高逢心寬易醉母多酌事閒無私亦釐空好得公田
多稼地長年歌詠聖恩中

集家世以文學為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
墜然學未成而出早涉筆為文應事而已人或
為能自知其不足也歸田以來稍得安閑而日疾
相嬰學不加進於立德立言之事無有乎南也是
以所作事過即罷不復記錄至元庚辰冬臨川李
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棄於敝篋得粗可屬
讀者二百餘篇而錄之賦此以謝

冰生鐵硯不堪磨收錄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少應酬
長愧語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內外篇分宜自訛只恐玄經
終寂寞空煩冰月駐山阿

答黃仲律學文之問

少學文章慮每周鄉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覺下筆
流行稍自由血氣既衰尤帖帖神明自至但休休聖賢端緒
無岐徑篤信躬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為李浩卿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曾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蕭蕭露華
如洗月團圓莫疑紛窺圍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我憶舊書
陰德事百年應長萬琅玕詩人謂我元傳觀志能也

答馬竹所見示詩韻

黃菊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匹儔戴笠不愁山雨濕倚筇
嘗聽澗泉流玉堂夜永空餘夢瓦甕春生欲自浮豈料朝雲
停翠竹能從懷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摠留情爭看撤帳清風起歸拜

懸車白髮榮馬上詩成吟我老尊前花發為君清鳳池緩步
春還近莫厭羹魚斫尾頰

送吳文明

山雨曉寒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的開生面霜菊
夾英保令姿詩似仙成隨世換學如春到只心知重來宜及
東風早華蓋紫閣長紫芝

冬至後陳溪山賦以佳句謹用韻奉答

一陽初動反隆寒久雨山居絕佳還彩筆曉題傳密意綠樽
春泛換衰顏希夷睡足風雲外安樂吟餘水竹間共有往來
閒日月紛紛塵事不相閑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王玄

三峰千仞玉宮虛石骨金筋守靜孤渺渺微陽丹建地絲絲
深息火生符瓊林樹住虛明兔銀海奔香黑赤鳥持酒相尋

行迹斷人間無鶴到蓬壺

答許江鼎空山

老去文章不減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未能違對客
揮毫我病蘇春兩解憐棘下情朝陽愛及屋頭烏德生何日
賢人聚膝上瑤環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自携扶梅花照眼春常健竹葉
怡顏氣倍蘇復有新雛娛老鶴吳將舊事憶童烏書堂圍煖
歌春雪蜀錦波瀾列海圖

寄和吳閑閑大宗師

釣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為擊壤歌筆硯烟雲塵世隔簫花
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必遺簡伐木樵夫久爛柯舊識浮丘
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答吳宗師壽稀年詩韻

早接雲龍晚散萍二年交信祝脩齡公從天上承恩愛我向
山中讀道經老先幸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秋翎蓬萊清淺
人應識柱杖過頭弁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居舊聞星象動江湖尚方別賜三公易維嶽
恒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從游童冠
俱頭白幾度涼風味舞雩

能歌能辨九爲章無恨才情屬楚襄巫峽草生春易晚諸宮
花發日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目少光把筆題詩
亦聊尔坐中何用怪章郎

送撫郡經歷海朝宗調官
館閣論思拜命新風雲近接屬車塵受釐宣室多清夜奏賦
甘泉是暮春兩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來頻知君此日
行吟思馬封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趨召迎新雨對客
停思倚暮烟染翰朝朝裁五色吟詩往往過群賢故人若遇
楊開府莫說章郎髮斑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曾賜玄州水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辦說誰爲陸列守
文章孰是韓侯勳不驚天蕩蕩烟塵如洗月團團故家文獻
應催召拭目雲霄一羽翰

題致爽樓
易君小雅雅士也自其先長沙知錄公老於是邑子孫
守儒業至于耆荀又以醫藥活人鄉邦稱世有善人者
也小雅與余年相近少相好也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
小雅賜余新樓之上望眺平遠山川邑屋烟雲竹樹歷
歷在目而易氏子孫或仕或農皆循循敏藝而敦本小

雅髮須郁然顏貌充悅諸子侍立若弟兄之相次也余
深嘆善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爲我題之余以爲米
元章取號善標置署自名其軒曰致爽子之樓四面皆
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挂笏意字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架層樓擢髮鬢客至每留風燕外詩成
多在雨簾間南階竹似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閑若道神仙
平地好便從南郭竟柴閑

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似水峨眉
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栖一老何年
重會面爲揮濃墨寫淒迷

白雲間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大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彭澤小龍邀共飯潮陽
遷客憶留衣笏因春兩朝朝喫橘待秋霜顆顆肥我自本名
無所住經函松下共柴扉

寄龍翔寺詩笑隱
贏得歸來休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閒雲過雨依檐宿好雨
添泉繞舍流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塵業又何憂隨身官殿
香雲裏還見千峯百海秋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燈後天上
群龍進講餘滿座賓朋尊有酒盈時抗稻食多魚趣裝未覺
曹叅晚應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綵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著隨野鶴渾相稱行近
沙鷗亦不驚江露滿船歌醉起爐烟推袖憶詩成秋風遊子

偏愁子誰采芙蓉共晚晴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猶詫野夫亭有來妙句題章草政爾齋居讀道經積雪滿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昔年供奉熱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携書歸蜀徑幾回對雪坐茅亭女蘿蘿如新華蓋夫容麻黃經取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草青青

次韻答蕭子山

惠我名香海上來講惟還憶舊親陪微風高閣紆天步細雨深簾對露臺滿袖當時携馥郁孤村此日疊高來高人雅意相期遠未覺匆匆白髮催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夕喰金液日清虛星辰欲動合精劍靈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為脩直錄百篇餘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爻何因到隱居

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暑宮中天積翠立天容雲生金水二春柳露滴銀床五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從容舊時行處今看盡烟雨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一日至臨川中雲寺祝

聖壽慈能為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白花過雨落陰暝黃鳥隔溪鳴參秋衰朽虛蒙宣室問淹遲實愛小山留為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游

蜀人鑑夢良效楊補之掀蓬圖

錦屏山下花如錦却愛清江野水邊放筆立能無直幹欵蓬方欲開清妍最伶半面歌歌弱更笑輕身障舞筵君看上林千樹雪繁枝何處獨娟娟

寄吳思可廉使

歲月將頭傑閣成寄來三筆荷高情知公比任中丞重念我文慚吏部名王勃當年神所助江淹老去夢還驚尚懷曩日茅檐下解寫農諒詠洽平

寄南安縣信臣總管

昔同楚死又經筵一別于今四五年太守政成梅嶺北老夫吟徹野雲邊趁來每看新題字夢裏猶懷舊奏篇願欲仙茅扶病骨想能函致到臨川

游仙遊山賦詩

仙遊亭子北門東雲樹烟霞野逕通秋華峰千仞表春濃仙縣百花中昔人黃鶴何年去九日清尊此意同醉揮菊花歸路晚莫令狂客惱衰翁

方壺作仙遊山圖

身在山中屋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樹雲連屋一箇橫橋水滿湖門外從教車馬過鐘中不計輪梁儲等閑真遇華師者指與雲間一翠渠

金鏡翼之

吳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開門三月梨花雨兩兩為千林柿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莫愁芳舍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蕭子山送杏

看偏生紅雨滿林筠籠遠致百九金遙知過熟心先喜猶恐微酸齒不禁洗瓊便應催泛蟻封囊何必共來禽唯當種核

成嘉樹化遠春增翠

和陳淡山春雪見貽

弥天春雪積塵空花信今為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間九年
金粟有餘豐愁吟野徑雲俱黑睡起東牕日已紅幸自與公
同此樂莫真辭微醉注黃中

予少年過劍門酒樓賦此題曰連十八書郡人疑
其為呂洞賓詩此謾記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隘寰區劔吹白雪妖邪滅袖拂
春風楊柳蘇氣似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如今一去
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即事四月十六日

卧病立園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縣公稱壽邀相共野老
扶藜拜不前帶拭文犀看舊賜髮垂明鶴愧初筵莫言小色

天光遠朝蓋雲夢五色鮮

目疾禍成二首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烟霧亦悠悠靜聽靈龜鼎中發坐受
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丘明大清絕點
誰能畫一聯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烏巾百事無間自在身舊是王皇香案吏今為
華蓋洞天賓看花謾笑如烟霧落筆那能泣鬼神聞有紫芝
新可食園公有約願為隣

柯敬仲畫古木疎堂

不見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兼葭露濕風連海翡翠
蘭若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深雪
誰高卧亦有晴虹貫夜船

雷野江石門江秀才

道園學古錄

石門山在野江上聞似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沒道林
常見晚雲停鳥飛空界誰能賦龍負經函我所銘此地卜隣
多逸興重來為鶴向幽尋

夢吳成季真人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衣冠青山春日何須買高閣
浮雲只共看野藪不堪供七節新詩聊可助盤桓當年赤壁
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歲望陳谿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有賦

野迥霜明月轉高寒花疎影立亭皋池水下見蒼鱗鱗金海
東迴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近更揮毫茅簷數尺
當晴昊無限清歡一緼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甕牖西南暖有餘頗有襟期俱老大略無
塵滓涉清虛飢來進火烹仙木定起和丹較道書憑仗白雲

封令口免教人跡近幽居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漁者縱橫罔不踈羹食盡供晨市遠炊烟
猶待晚歸餘已知溪漠漠漁舟異昔盡洋洋鄭沼如萬里江湖
春雨闊海鷗不去小舟虛

李伯宗錄詩

老去逢春抵謾吟敢煩絲筆為追尋玉堂天上成塵夢茅舍
山中稱野心萬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雨落花深文章傳世
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蕭白髮疎高齋長日共清虛輕雷過雨神功外瑞露
垂雲壽滌餘藜杖每期天外友松肪更試枕中書九秋華蓋
通天樞千載相隨兩鹿車

鶴

予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尚書自蜀携至此色以爲珍
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嘆今二十餘
年集姪姪浚儀趙德莊從好事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
故而藏諸懷司爲賦此

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崢嶸歷九臬鐵石閣身情足脛雪霜
依骨淺翎毛通泉久失千年壁杜陵空吟一世毫老去思鄉
歸未得時時借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齊賢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翩雪滿舟病眼直驚翻玉樹吟身
渾欲覓貂裘衝寒載酒吟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得意長安
各騎馬山堂還憶醉翁不

閩惠克莊以故舊託公五世孫明仲遠徵郵老退還舊

逸荷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助至善友余表姪孫
陳誼予兄子堂仲弟之婿曾熙用昭之從子大年
等十餘人寒冬連旬日夜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
矣賦此爲謝

老去斯文付寂寥寒枝枯甲一遺蠅虛言自歎其何補好友
相求不憚遙賤篋塵埃煩數子破葱燈火每連宵書成明日
尋梅去共看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溪并簡貳憲幹克莊

道南道緒實天存徑寸神膠萬里渾陸遠抵憑霜接穩歲寒
更覺纓袍溫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弱翰不堪
酬使者遠來深愧若亭孫

送王公輔遠遊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及人

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德湖之山家傑名勝多
之游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于代其高尚深趣者則
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種湖仙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子
生著述皆無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家廟
之趣與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
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
詩一篇爲贊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
者乎問其年纔三十喜其盛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
吳越淮泗而遂至乎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鳥度幽岑欲吹簌杖同清夜靜看
梅花對苦吟江國鷺花時冉冉京城烟雨晚駸駸老來每憶
登臨處仗子芳年一一尋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太傅東山杖履行總將憂患托高情獨尋窈窕開瑤席雙引
娉婷韻玉笙春雨松間殘爽冷秋風江上莫塵生三分籌策
頻煩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夜宿周氏簡饒復心李伯宗

川上寄聞感聖聖尋源曾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子門關山澤
高深一氣通潤物已隨時雨化濟川猶歎昔人功野塘舊隱
誰能住一勺清冷謝太空

復心與伯宗留宿周氏東齋談易論語集註至於達旦
其以微疾不得奉陪然心甚喜雞鳴賦此章呈二君子
霜月高齋宿兩賢夜深清話極幽玄退藏莫測神明化通變
猶聞典傳傳五十華年思絕學二三良友信遺編選錄若欲
驅殘臘晴吳梅英新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迂道百里惠訪山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誼得見禁林貴臣名公書報萬初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

旨意中書傳聞所居官將有

朝權之喜良為助慶因賦此為別云

墨卿玄璧進明光玉硯雲興御榻香內相貽書傳異賞中

朝垂問仕何方宗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草木荒把筆欲

題新感遇半衣春夢鬢蒼浪

五言絕句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枝撐碧月孤鰲人拾翠羽泣露得明珠參差不可吹綉佩寄遠道燦々如石心歲晚求相好

抱玉下天河繞叢秋露多天寒翠袖薄日暮欲如何

翠袂倚蒼苔來尋碧玉簫拂衣成歷劫遺迹映寒潮

題黃輿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夏有遺實不食庸何傷東陵為圃地何曾憂雪霜

題趙師舜光風轉蕙流崇蘭圖

眾芳非不多金石好兄弟襟佩以間之春風接襟袂

春妍帶雪圖

玉茗深宮裏春妍帶雪殘可憐五色羽相並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疎林泊暮烟新詩吟未了槎上釣江鱸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睡起多情思依稀見太真一枝紅淚濕似憶故宮春

海棠

道園學古錄

黃蜀葵

花喜立清晨鵲黃向日新金杯承玉露偏醉蜀鄉人

芙蓉

丹霞覆苑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山茶

萬木老空山花開綠萼間素粧風雪裏不作少年顏

題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皇臺畔竹猗猗別出參差玉一枝閑盡雪霜心似鐵高風

惟許歲寒知

題饒世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清夜梳翎雪墮砌仙客不知猶是畫每聽

長喚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達寸心不逐飛烟化還作

玄雲繞紫微

近世墨以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得

真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為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

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蓋取千百年摧朽之餘精英

之不可泯者乃用之非常松也烏乎孰肯舍易而求難

必求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章野小臣春夢短猶

懷染翰侍君王

天曆己巳天下大定中外又安

天子始作奎章之閣于宮廷之西日親御翰墨時榮公

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

稱

肯得綠食之文之館其名藉甚遠在草野豈勝千古之思乎

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水釀作官壺徹底清

朱萬初以爲又直長以年勞恩賞出佐帥幕南海轉承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以名酒歸之豈其山川之望哉韓文公譏承不負余余負承承凡邑之風俗教命刑獄科賦無不得言言之當無不可行存乎其人而已萬初勉之

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觀又勞人方牀石鼎過清晝一縷山雲伴老身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闕退休之文佳品之絕野人爲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摘治所楓肪和之每焚一九亦足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爲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澤暑特甚萬初袖致土速數片空齋蕭寒遂得爲一日之供亦可喜也

卷三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

歸田集四

雍虞集伯生

○步亭永言

七言絕句

雪後偶成

千山積雪日華明甕牖前頭畫不成未有樓臺供遠眺
過午聽鶯聲

曉來殘雪在陂陀遠似羊群或似鷺鷥踏春泥看柳色駝裘貂帽度冰河

自贊題白雲求陳可復所寫像

歸來江上一身輕野服初成拄杖行祇好白雲相伴在天台
廬阜聽松聲

築室

卷三十一

溪頭築室苦不多無奈今年春雨何水暖白鷗渾不去泥深田父少相過

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遊仙詩求予書之惡其淫鄙別爲賦五首

東海轉上白玉盤滿天風露桂花寒方平欲來共今夕微聞洞簫過石壇

偶過松間看奕棋松枯鶴老忘歸時山前酒熟不中喫自有金盤行五之

閑閑睢鳩在河洲錦幄春溫吁可愁六合清凝海天碧木公金母坐優游

衣垂烟霧冠晨暉雪色鬚毛風外稀何事酒壺眠不去塵中醉裏或忘機

老婦扶兒休笑僕不肯學仙蚤已公卿東家木公合辟谷但欲

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共興爲竹枝滿堂賓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相對
茶烟賜寶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遺佩相思久
明年春願長

夢蟾圖

烟烟孤蟾兩目寒羅臺上濯神丹冰容映日初無恨故許
空山夢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柳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沙風管多相似黃髮
爲期樂未央

李古錄三子

八駿圖

瑞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玉殿重來人世換蕭
首宿漢宮城

射獵圖

羽獵長年從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蕭徒御圖中見猶想
君庖賜滿車

題白玉蟾像

日莫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飢飢負嶠何待要滿婦弱婦
嬰兒未可欺

題大別山柏圖

馮諫霜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想見樓頭黃鶴客千年
吹笙詠碧桃

道園學古錄

一度此山來

富趙乘驛送地黃膏

身如老馬視茫茫多謝銀器致地黃昨日飲餘肌骨煖解持
書卷近晨光

許張用鼎

老馬尚書實客盛淮南淮北誦君詩玉堂日是歸來晚不及
觀君落筆時

題閔尹問道圖

身隱何爲更註書區區閔尹強品卑周公制作成殘缺嘆息
何人問結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蔽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熱惱仍無夢坐到
空林月落時

李古錄三子

空林月落時

空林月落大如盤雞犬無聲曉氣寒童子假寐朝一食玉盃
盛得露漙漙

何處宋雲芝

一杯濃露滑如飴漙漙清涼可療飢畢力石田嗟已晚空山
采芝不覺過前山偶蒼樵歌吳却還人影自行殘照外雨雲
先入翠微間

次韻答魯子章茶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幾年拚落鏡中鬟高情誰與爲清游卷
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

海風吹雨散晨曦初弔高堂兩鬢絲想見東南賓客無臨江
醺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

病鶴前年下玉京空巢聊寄一毛輕白雲千載悠悠外自照
冥溪野水清

方嶽羅賢祝國開選檢吏欲藉非才故人情厚慚衰朽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恠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濕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詫艾衣多謝相如遠相問華星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絕波形質不應猶有礙鼻端惟恨桂香多

王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較銷剪得電裝就却擁

水簾上太清

郭熙畫本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參天鉄石柯記得玉堂春畫永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衆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

賦此贈之

道誼交情志竟完千山觸熱訪衰殘唯慙薄德成虛辱故詠高風小子看

百病消沉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故人遠訪閒相對共看

流泉日日新

合禮文章休道心事天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游少珍重高賢副所欽

游揚羅季生閩士千古斯文一綫微最憶相逢共紉繹開總

東海眇烟集

予去聲光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遭盡屏殘牖閒欹枕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聞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遮山松樹子憑君洒雨洗埃塵

無題

貝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窈窕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

瞻望眉山草木春西還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只託詩書論古親

五弟文章絕幻庵只餘詩句似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風雨

梧桐日一窓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泠泠消得鶯群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散申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草木低傳寫餘威千載外空山藪藪尚垂垂

聞機抒

咿啞機抒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遊滿地月明涼似水數聲柔櫓過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憶京城偏閱詩篇未識名解道折花猶帶露却愁香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護高花冠玉擲中園小冠不厭雙蓬鬢賴有
朋簪玉露繁

翠葉長筵出露華素華高樹倚微風方田種得新秋玉萬斛
濃香屬老翁

天官會升若星流簪毫同朝八月秋一色尚方新切玉舍香
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衝寒先到寄高情過橋不是尋常客共聽
空山裂帛聲

奉答具仲公見寄兼簡許愿夫
城南謾作草堂新過客全稀既有塵城開舊花二三月無因
繁枝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庵荒坡獨住策藤簾何如城北蕭閒更吟詠
高齋從適參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遙知吟詠聲聲是清酒
千壺薦膳羞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我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華星
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矢死
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露寒郊原花柳總無醒七言內外竟延景歷歷
東風舊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瞰蓬萊宮闕曉千門晴虛無外來相覓塵影

侯清遠存

蕉竹繁中舊席虛白雲不任意何如欲占正叔來消息正植
包義未盡初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愛樂事嗚然
來往又千年

題鍾文樺碑

華歆勸進鍾繇事妙畫千年不可磨惟有始皇金石刻李斯
文字更岢峨

崇仁邑士吳景求授安南定惠院書來報寺
之海崇東坡所為賦詩者今二百五十餘年技藝
復盛往山明月溪墮其坡前舊寓并錄所賦為寄
偶成三章各一首并呈賢公克莊部使者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簾櫳何妨惚化工賴得土人渾不受故容
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杏是鄉人人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還一見雨中
月下為誰春

昔年我閣俯春濤紅萼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鷓鴣
春兩老江皋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樹多年柳島上紅雲二月花惟有舊時鷓鴣子經春
仍在故人家

雨餘飛蝶傷秋闊江外歸鴻喜早涼高枝圓葉歸別野黃山
莫是謝家莊

秋聲掃葉書連屋月暮黃花醉短籬每歎觀文修竹史不遠
初志見新詩

寒陰滿白分嘉玉園果青黃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不知
冰雪歲年深

臨川父輩英茂才求書北游京師荒山久病筆墨
盡廢偶有近詩一首寫寄

國史侍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
者共一省之亦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常年志嘆人間飯聊為
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頭如雪驚飛起耿耿
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簾櫳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娛嘆歲晚一簞
猶恐有時增

幽幽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
還見丈人耘

題樓攻媿織圖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業置十直勸農使總於大
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

而教訓之今桑麻之效徧天下齊魯尤盛其後功成省
專使之任以歸憲司憲司置四倉事其一則勸農之所

分也至今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
事繫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書耕織圖使

民得而觀之而今罕為之者撫圖頌詩為賦三章章四
句

鄉里發棄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衮應無缺金玉
餘音到重絳

吳越越藥用日多始終吟咏極其安一或爾館間琴瑟宜薦
房中備樂歌

昔昔東南抒袖空詠歌蘇軾到國躬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
興王衣被功

送程以文兼東揭曼碩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厄只緣自信非鄉愿俟命
從容絕妄思

玉堂北句是秋官健筆相遺白書寒莫惟討論成證論御床
夜索草篇者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
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圖為從子宜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總舊游賢子獨知懷土念結廬
為擬草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書稱遠寄資儘有詩人在忍向
園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雪嶺高但有好孫能力學不愁
老杜不春邀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清氣常七十稀莫道錦溪賢好覺沈沈
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牕獨自吟百世詩書千古事只憑
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樓遲近百年山豈原田同水曲不堪
夢覺曉啼鵲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耶非百年增墓惟孤姪因酌寒泉薦厥微

寄吳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雨滿山湖海去扁舟強飲引諸孫

寄子安民從子宣

兩兒逐逐廣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衣冠先志在扁舟有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元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閒情雲房借宿最岑寂亦有鄰春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殘經風入疎簾月入櫺坐到夜深誰是伴數枝梅雪一銅瓶

偶行幽徑

尋春忽見叢蘭紫出新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簷端獨對篝燈坐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禁得許多寒

癸酉歲晚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葵榴絢日嬌水國不知寒暑近雙將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按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西內歸來還獨看梨園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爲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青草離離詠未休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雪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倚闌溪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開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吹面覺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床倚床自炷水沉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蒼髯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牕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塵几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色澄澄海氣深水光蕩漾入簾櫳冰肌玉骨便清夢不爲吹簫送月明

壁月珠星

繞四周團團翠樹屋東頭黃金布地香爲國此是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遊亦偶然自古無聲春亦去蕭蕭田舍日高眠

題漢孝宣受貢圖

悠悠旌旆馬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黃屋東邊渭水上從官誰是霍嫖姚

金饒心道四首

碧玉寒涼思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儘有遺音世未聞

高情更絕稀

日下紫微還獨歸陰陰夏木掩柴扉空傳秀句蒙區滿世外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草金石臺荒想獨尋

塞坐詩書日晏歌陶公於此每渡溪匡廬雨過青如舊只爲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爲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涉黑春雲濕恐有神魚起蟄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曦飛塵不礙晴虛景忘識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斂成深密靜無私始終慎獨成天德深信開天自密裁

酬酢紛拏君室席芳來漸覺就明虛漢君遠成先知約絕利尋源事廣居

別發玄圃後重寄

一四十二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

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明月幾時開

聞發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春兩春波舟一葉題詩先到鳳皇臺

發玄圃除御史後寄蕭性淵巡檢

望仙亭長最清閒日日吟詩竹樹間長官新義多冠去誰與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不解嘲留與周南舊公子歲寒聊寫兩三梢

古槽

根到深泉石作身疎疎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開圖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與聽得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却作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山猿還笑疑頑甚無見無聞忘却歸

一

揭東軒絕百非浴波紅日上雷聲輕雷谷口作飛雨知是老龍回翠微

舊得鸛雛短羽毛筠籠三月未能高携來聽法生公石風竹雲松任所遊

投閑雖久尚勞生數日山居實稱情香象渡河姑且置端然聽得落花聲

樂府

滿庭芳

微雨輕霞暖烟籠畫相尋閑步堤沙露桃風絮香影傍烏紗從倚江樓最久綺牕迴翠擁雙丫輕鷗外水村山郭帆過泊誰家東華塵土夢漢宮傳蠟燭啼鴉記當時携手何處天涯日暮清冷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山空羽醉驚雷散電深

夜未停攬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踏破城南疏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為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年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瀾諸郎長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畫太丘翁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與世間同

千歲事何許覓松喬急雨輕雷開道路星河北斗轉崑崙相對話漁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長輕色舊聚竹共幽情病骨不禁湘簾冷夢魂猶似玉堂清畫簾雨過三更

銘

虛白齋銘為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八無外既清既廓氣容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見穆清之取虛白筆錫之名況景太虛接軌真白先生之舞世豈多得天垂休光貴于丘園寶我谷神守我幽玄冥升在上日月千過顧懷下土福祿收介我瞻草木我行戶庭風雲徘徊雨露載寒齋居孔明夙夜敬止以新繁釐以報天子坤而不盈渥而不溜上帝臨女永晶遐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銘其

背曰

晝安以恭夕斂以息儼然若思順應無迹崕峒有人善脩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床前几因式致敬俯仰母傲視仰母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定敢曰毫至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復得之銘其陰以示子孫

端而溫謙斯草思德容如生存

贊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吳期乘化以

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鑑照物不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顯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遺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逮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敢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世家踐跡先覺歷患難而心常定處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彌崇

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由不忘者盛德之容恂恂與與知首實倫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菴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軌駕白雲晴窗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盡聊采靈芝以遺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治之曰金谿場實曆乙巳銀絕而治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蒞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雜取之本無所得縛祐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黃傑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惠害也神而祠之

學古錄三十

十六

呈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更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雲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為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榮榮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抹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求寧無愧血食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為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故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為國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與世瞻瞻傍有介士玉板金錄曰帝告汝錫爾榮祿毋毋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徧屋取火亟為神運掌握豪分無失三千其幅丹青既成齋戒輶塵有當受授先事穆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泚其玄蹟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案以熏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宰淵微先生畫像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運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深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相埒壽與廣成相長也

學古錄三十

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

漢丞相諸葛武侯以建興五年出師伐魏所上表後一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三十九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遇蹇々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辯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思盡忠爰致筆諫鴻爲屏風考文取義集思廣益遊藝之美傳世無斁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大德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爲子昂真蹟雍虞集爲之贊云

侃々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我遐

僻懇々陳情以謝微辟誠篤之言義命攸當敦教忠百世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瞻寔勞我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錄五
雍虞集伯生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

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平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盡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平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

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事物之理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為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者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為此書

李古錄卷一

卷一

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傳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叙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為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憾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責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數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若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叙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

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為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虞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為記禮者有曰聖人而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禮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必誦

李古錄卷一

卷一

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為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為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方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為在其為宗乎為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若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先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細小功之足察乎雖然

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
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
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
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
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
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
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
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爲人子之事親
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爲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

孝經

卷一

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
雨霜露之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
玉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
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
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
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
兇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屬人生
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況中人以上
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
其事或抑其過或勸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
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
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管於此者乎
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

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音
各以其慈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受
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
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
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點動息無非受命於
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賢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之
明不敢後也它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率
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敝
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賢曰子之家
顯且二三百百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
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二推兩端之極於一
言之間像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
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

孝經

卷一

之害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
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
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盡刻而廣
之也敝曰諸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重也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禾
遲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誦籀文九千試入
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
律官尉執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水發義
中興蔡法於唐學者蓋亦希聞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
其說著家聲傳有通釋部叙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與徐
衍博可謂極其後者矣與張謙仲著復古編亦就簡要夾
際鄭嚴仲大發類例義旨於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

長焉至永嘉戴氏父子三出訓詁六書之書之外說一
論也 國朝至元中秘書少監僧人揭傒斯等以六書之書
方字者更之能究其源流而後出已意爲說刻梓在府
成背俗秉筆作解者要與前賢同而偏旁異處不可求一字往
往終卷乃令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於
檢討聊存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矣瑞陽
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番易其正道年五十餘世爲
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則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
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
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
用工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
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
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

李古錄

上

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
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
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
然學之者無所謹實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
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
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
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乎吳興趙
公之書名大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常以此辨之
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
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
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年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

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
公穀據經以爲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
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
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
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
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
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其竊取於先儒之言以爲其書其
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
傳會糾經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
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
渡之時發憤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
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
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

李古錄

上

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
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
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聖定
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
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
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
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擬
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
命德討罪之嚴無以若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
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
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

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叙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為學矣孔子說黍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焉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常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飲誦嘆淫佚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

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為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為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為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說如此心竊異之欲

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自勸誦有阿魯叔仲自于泉南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而為序者撮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陳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補快決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多同者豈非聞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得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韓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金憲維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

程朱之遺論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為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為我叙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炎際之手筆猶其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敷歷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舉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博治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採擷田獵宴享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元元與萬壽宮任持勅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以旨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備刻于亭下所以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曹文貞公文集序

十一

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描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虛集爲之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遂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比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爲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印印者焉集束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以來求文獻於

當時雖乎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於齊齊公受知於信濟馬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厥歷臺省聲譽藉甚每其來至京師集賢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

曹文貞公文集序

十一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數舉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亭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陽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駁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與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類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戚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咷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於彝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脩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

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達而澹泊閑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誦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陳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性適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彭士王右丞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惺惺之餘子厚精思於窮調之夕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夫所守是有餘於閑澹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太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彭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咏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飲芻豢之資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天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士廣矣合萬邦之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

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出矣且乎吾子之傍惶適逢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問於雅壯強艾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爲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味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沈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遂迴三

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應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計生相問勞而無寧賢即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爲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誦誦之以說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乎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歟天幸不達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兄弟取生之編而絃歌於其堂也平生年甚當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嘗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衆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東於三峽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滔汨汨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豫章甘天民雄於文盛於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

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濶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甘歐陽子小繼於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曾與余同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更以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示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礼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棠他人之氏者

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礼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民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增於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撥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出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出爲儒者有姜氏饒氏皆有鄉譽之實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

未甚顯於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天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為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下邑無良師畏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為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母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於予有出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卷

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集卷六

雍虞集伯生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滯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為使奉詔分關綏撫其士民思有以思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其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為諸公一起為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為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遣使者禮延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為此舉也風厲傲昂四方簪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隱持節而至與君款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以平章留樞密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淳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為席與坐而告之曰出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求州道過崇仁為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公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洛湛田野筆墨不計聞

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與東西家講學脩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為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沒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憲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者男子者先生絕袖挾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結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世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

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既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事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輩懷許公超吾守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賴而求焉是爲得

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誠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舉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詩光著遠達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履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序蓋傷夫百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繁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

國朝風雅序

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閱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渾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駿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樵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

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豪芒也窮鄉晚進尚絲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為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為未可詎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豈特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三嘆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咸登華蓋山必及于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

李古錄

卷之四

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諸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置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于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為凡三三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為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

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仕者承乏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若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廡得劉性粹稟劉聞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推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盛亭之嗜焉因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舉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

李古錄

卷之四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仁宗時屢嘗以為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為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為之恐無以補上意典領太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逮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為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而數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為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強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

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蒙

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然錯致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其書輒記無復再覽頃改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充有弊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子之清通明敏因以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今聞人望濟濟之多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求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孰不以爲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祖祧之松楸甫之柏瞻龜山之雲泳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羈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決哉然以布衣陋巷窮終日坐誦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經河海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備闕里之敬歸老臨川

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求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有其時欲爲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母因循母簡慢母退志爲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數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心觀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求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求尚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求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体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

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
園文章爲鼓吹老亦奔去願獨好爲詩耳嗟夫子豈敢擬於
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囿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
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使弟子誦昔賢今人
之詩以自娛焉南浦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浦之意豈徒
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
其通也學其貧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大也則將與浩
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浦以
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
深歎其以爲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
某得其譜系而叙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

晏氏家譜序

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
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
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
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
切者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
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叙譜而見之
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以職
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寶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
皆爲貴官於

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各取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
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爲御史來求
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
曾魯公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

見內附以來疏平無所聞於四方聞曾氏有子孫者數
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
廟者慶豐從官黃田陳氏之裔孫族爲余云而今亦不可攷
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
見其譜王荆公孫四十年前在全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
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
去爲釋氏者師吉者稟然思其宗家維累其家世行事歲月
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孫有官
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
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浦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
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
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
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閨帷麟
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間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
聲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
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
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
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爲律本者其聲之哀怨
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約舊譜
倣其平仄綴續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
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
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
得乎臨川葉宋英子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

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彦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 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也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瞻昔為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二

歸田集七

序

廬陵劉桂隱存墓序

雍 龔 集 伯 生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為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已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閤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二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傑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齊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一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

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道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駢駢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勞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為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

道園學古錄

遇于集雲亭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意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覽書而數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

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為而志大言高不為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為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為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

極其力之所至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為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景帝集序

某蚤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祖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歎嘆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景帝集并續集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出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藁也御史府請諸 朝廷而刻諸學官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為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為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為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常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

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得書以來旬日傍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葉緒葉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為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為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為記其為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集叙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

於名教無所裨補父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暴懲惡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眾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為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愈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邱之舊持書省戶書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

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規復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剝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決於遐陬也拘曲文吏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堂第衣冠偉岸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滯是

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為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又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

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也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肅集序

李梅亭續類纂序

梅亭續類纂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纂三十卷其家既錄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駿撥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纂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駿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

李梅亭續類纂序

李梅亭續類纂序

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開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纂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一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賈茶賈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西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贅于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事以爲史書也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終中有所倭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卒間行葉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遺遺嘗欲叙次同行軍奏曉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者在國史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浪其行事雖有可考一百年來山川遡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樓櫓豈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中申雍虞某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龍澤之樂焉蓋昔相與二數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因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龍澤之樂焉蓋昔相與二數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龍澤之樂焉蓋昔相與二數

鑒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日晷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鸞鳴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焉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享當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竟其散還也然後熱之以脈絡之所經并穴之所在識之於已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孝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孝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孝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

也予誦其言略存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上大夫孝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不忠窮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為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一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如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宣黃之政告成蒼顏映照有夢寐思遠之意焉卧病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索數日非能

賦能說之大夫乎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賢閣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心於賦遠哉首科最為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亦然有補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終數賢賢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讀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礪谷居愧索序

礪谷居愧索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祐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學於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是書曰礪谷居所謂愧索有自命其詩

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領海北還至于茲邑嘗集拜公床下我冠履衣意度開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夫世而礪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又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懷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州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集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服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家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樞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拙翁若山則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其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為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有詩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倖死之郡人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襄立廟於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以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為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故國丘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草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宋石每曾揮淚權船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朝有兩碑一

碑斷為麟觀及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
當陰寺覃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
有聞風而起者披展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
至為太子贊善終不為起許州趙 自隱士起官至一品
京兆南鄭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
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
汴梁吳彥輝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
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
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茲惠山林特降 明詔使有司舉
遺逸御史部使者得登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

李卓吾集卷三

十一

至正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
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
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情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
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自師
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
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為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
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
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
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
患失於豪厘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答 明詔於萬里
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為序是以前之舉士不可以不
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
史官虞集曰昔恭同朝俱為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為
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天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
時至墓下乃書為譜綴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
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
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
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為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
某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
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貞然為河南轉運使辟為
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其益歷憲司御史南行
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
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

李卓吾集卷三

十一

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
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
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為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
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
氏自唐叔虞為諸侯後世有為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
亦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
孫遂以眾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
所謂華陰閩閩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為至近或者洛陽之族
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徙徙北方而卒能自歸
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
族為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
世子孫者也故為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
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遠也今則不然遠
海內外皆吾

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
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味通貫情意浹洽痼疾痼無
不畢達緩輯輟無不逮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
士者脩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被惴惴
不肯出戶限遂遂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
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儵然一室不妄交
接父之仕國衆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
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
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

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者又皆
以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之才爲請本擬云邁
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
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衿焉常庶滑
樸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擊手撻撻之生治之之方乎
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齊法度而無所暴
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隱從其欲
則易肆拂其願則易任幾微之間蒙髮千里靡度之則以簡
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
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抹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
盡思慮忠緯有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
美古者必不於實有焉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况
伯昂親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周氏族譜序

予嘗讀唐風杖杜而知同姓之可親讀小雅黃鳥而知異姓
之不可恃茲族譜之不可無也然天下同姓者其始未必不
本於一人之自其後原遠而未益分加以居徙之不常隆替
之不一於是折同以爲異合異以爲同者無怪其然也予以
是爲譜病者久矣予於周三月達海姻婭之厚一日往郡城
訪馬居訪問出其族譜以相示因囑予爲之引觀其六世祖
梅聰系出應溪之族也方編纂之遠流傳而後始知祖之
先遷于建康譜系已失其傳而未正焉凡有哭子儀之
墓稱閔子之後見笑於人者予予曰噫子之言是也作譜者
本不欲忘其祖今乃遺蹟者以証之將何以訓後人乎伏青
武人猶能不祖梁公陳涉傭耕猶言將相公侯之無種而况
吾儒之流乎真若斯自其可知者以爲始則無誣祖之咎矣

吾家遷于仁芳坊今六世已不可勝紀况欲追求於千百載
之上乎吾若祖梅聰爲始而於其下枝分派列久則又以足
爲祖譜而家置一小譜以小宗附于大宗之義則愈久而愈
可信矣今君之族分派繩繩之蟄蟄祚胤至千百指殖產至千
頃仕者圭組蟬聯隱者節義相尚別姓之在撫城者未能或
之先也宜必有忠厚以培植之禮義以充養之又讀書以繼
續之故能甲第相望佳氣相屬而綿瓜瓞之盛與眉山蘇
譜廬陵歐陽氏之譜並矣於是達海應之曰唯遂書以爲引

歸田錄

雍虞集伯生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踐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若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韶亂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脩君

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
信行篤敬而勛之至以已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
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
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既脩矣吳公之所以望其
忠信篤敬者富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今此將奚適乎
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已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
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
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
矣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
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
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
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
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

翰林直學士曹君小軒集序

晉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
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
下逮於胥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
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以功名
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
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儻焉
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

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改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璿輯其遺文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予方爲學官與之同

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編涉經史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旣亡習尚音聲益初獨能不然尤爲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熟管用蔭調桂林歸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聲譽日起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手大時封拜傍沛故代言之在彙獨

多考結成專故書一之公牘其小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為之一顧也

武王入於土三十二年今 聖子神孫承繼序承人子輩與前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忠之間并從禁近見丞相之子一人當時執政及諸賢臣之家咸決於見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鼎沸之無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微於斯乎哉

曾韓公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安太守曾侯手初度之文也侯撫州安人登軋道已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參知政事其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其公志其墓石納墓中不待見而侯之孫意以隆補官壁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

世守古錄

則由其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 國朝元統初今監御史前進士變理博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侯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叙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僑陵之求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為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為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昔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謹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昆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

磅礴雄偉之氣益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為之書

范五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助以為公所著述其多曾請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熊祖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祖書當馬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為刻梓而傳之祖為來請略叙其始末公諱潛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三舍法公自縣宰升洪州學九年貢辭雅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宰以幸幸轉文林郎七年授虔

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度有政金迫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舍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

奉 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為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害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止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侯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為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瀟溪

王氏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盡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

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

仁廟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其嘗聞之時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仁皇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較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子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吁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邑秩且滿而明詔適下其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某承乏奉常畧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

手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彼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答德意而患夫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趨而應之者僅以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爲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既輟而復興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若病衡節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爲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

李吉甫

一

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爲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三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淵淵

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其叙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俱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轡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數日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育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希谷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雖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南宮所得羅友道予忝

卷之四

七

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著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二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實為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為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皆六君子之由業績學豈苟然憐憐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能多材之出其微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為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 又附見二首云 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茫茫

驕養欲誰裁

臨川經學邁前脩集進遺書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習次獨與幽人雅士咏詩讀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家老不鄙而枉教以飲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午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數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平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謂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為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

卷之四

八

為勝水之流驚濤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冷以為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處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書篆書自以為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頗絕惟有端坐絕物便善歌快讀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矣也平故為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旦邵養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 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存若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間居食貧無以為樂恬憺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濟命其子升軒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薦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
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
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相屬於二君以望
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永贈言於子之
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因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
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也三十年間其見用於朝廷者固
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祿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
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徇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

君子之所數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宋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永易可學也且天堯舜二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燕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典章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幣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矣豈可一之哉吾故以爲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

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與詩學禮而已尔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子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若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根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開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蓄於三

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猷櫟薪之類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已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能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樵者本埋而敷匱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以盡和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殛病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肺腑。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腐已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剝削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爲功也。固將以禁暴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乎。云尔。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若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衆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參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

河間劉守真乎。而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疎。魚肉菜果。稷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循以常。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諺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悞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滿之疾。常三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胥脈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索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爲重。非惟法當宜。然而

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

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元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夸。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獗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益用大

黃朴硝數斤。煮以火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術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閑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會稽趙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自脩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爲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給有二十六峯者。古僊真人之所游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脩真之事。嘗去鄉里。適其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告挽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摺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

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
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
間南行御史臺待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
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
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
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
而言病者無遺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
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
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
學不博不足以盡其理爲醫者尚有攷於斯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十三

撫州臨汝書院與復南湖詩序

國家聖官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司
皆爲之設幕府以廣容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政小事
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
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
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隆掖之士諫歌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
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學存而湖流過者憫焉
前乎此者立無油然而嘆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
牽於同列或時有不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興念
於前者既有以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替其畫而
到官於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開暇上下輯睦雨暘
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
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
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
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游詠於賓聞之
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察太平之盛於此可
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古屋之繁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
交防禁之屬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
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李而
後仕皆歷於風憲而後官是以知李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
化移風易俗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克
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
名雷澤字師舜臺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於谷立字可
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撓不說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人
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時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以推見其
所以盡諾議公調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於四方以爲儀於

李古錄卷三十四

十四

朝著安有不可言乎郡人上其德之什九若千符而郡之南部當其部其德其片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所祈雨文

天子提封千萬里以民人社稷分計於遠近大小之吏受其任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生之生其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以數舉也先事而備則無過甚之災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失相先以盡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不成之功是以貴乎得君子以爲之用也臨川郡城至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之旱監郡碎貳參佐皆以爲已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五十里自昔吏民之所同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蘇府二三君子亦曰不可以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觀之於是經歷趙君

李古學二十四

四十一

師舜曰以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以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華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生之辭方宣精神之數已感雲沛興於川谷雨遙注於郡城奉贖而還雷隱之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明念之禱而雲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忱禱於俄頃之間沛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則未始多見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信乎凡爲政者率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一致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歷掾陝右來官臨川明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勾曲之山專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洪醫士吳益謙序

余幼時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氏洪氏傳其論散之如金料玉條殆非更師之良則不足以知其法意而行之錫河間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風者坻掌抱脫爭起而用其說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之矣予四方交游有自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間曾不一二人蓋亦難乎其久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知長沙河間之法斯人之生亦殆已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明者於河間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明道武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明之事云其子嘗忽瘡不能言而無他苦群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明視之曰此熱證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其熱證治以常用之藥伯明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兒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賢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明講明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明游益謙虛心而不倨伯明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間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以爲告使慎疾而敏於知所勸輕以贈益謙云

李古學二十四

四十一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

以為陶淵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
人出問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太雅不作而自放於無
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
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
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靜最為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
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
詩集外無世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雖殊有飄飄
凌雲之風焉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
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絳之無間哉夫君子之
為學常因美質而為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
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易曰山下出泉蒙
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
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泚徒清之謂也予
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辭入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誦學無間於出處孝者之及其門南北常
數十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
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一
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公無及聞暇有所贊
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其聞之孔子
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為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
考而孝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
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
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為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
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
以此書為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上遵此途也謹衡

繫統軌轍無他岐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
此才習之過不能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
士盡力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為孝也取論語孟子
大孝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
其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訓讀聲數
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讀之不敢以私家之難應事之權
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以私家之難應事之權
而少廢也懼夫獨守之空閒也求諸十室之所為推之百里
之遠焉猶懼夫獨守之空閒也求諸十室之所為推之百里
乎都邑之大而取之者又難矣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
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
以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
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無有異者

是以一鄉之孝者於其鄉先生二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
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
地雖殊而其言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
不可及者也末俗紛淪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歎哉雖然
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
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
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素
前無古人常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孝之精
治世之宏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為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
及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
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為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
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又

與公契其所謂高明精微者智足以知之則潛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乎死哉乃若陸先生之卒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鸞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致神會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有政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對召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爲之序未及爲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以爲請蓋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在而表以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書者矣夫文孝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畧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不得聞於當時者多矣萬里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學而薦引之有新進者

不出戶庭而得文賢爲於方冊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爲之書以爲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學敏文而善製墨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沉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耶圯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爲薦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藉三不見來者久矣一日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乎時而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者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五

歸田集九

雍虞集伯生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廼以民事爲己任先事而憂則恒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兩賜旌德若致自己且備且析得不爲當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爲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其譚其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交理博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季與郡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

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子從子宣傳其事于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爲掌於守居之側有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蓋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既而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魯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又已鮮矣而波瀾風靡之中求如公

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康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爲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進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哉我思瞻瞻言來其斤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章有雲露在彼靈谷尋窮于原亦企于石父母之邦無幾來食嘉饌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言命自天哀三民生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德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

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于小宗而祖考之伸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三尊三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緣大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歿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而爲時儒宗其文章探遺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曾公歿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

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恐其貴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獨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君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率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落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雍虞集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李古柔世五

三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郡官有歸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祲飢勿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訖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侍立

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蓋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閣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怯憐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厚之給凡爲鈔貳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李廉之贏修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解冬御史蔡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蒙民所侵學由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昇之李官六年御史安理溥化司虞以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李生美頌以其事來徵予爲文以爲記覽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當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開陝道李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才之意乎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誅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棊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數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閩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闕雖麟

點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與正學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爲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欵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閭閻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成於此時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

李卓吾評

五

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真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閭閻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機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漳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漳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

道園學古錄

總於武陵隋開皇 年始置慈利縣我

廟朝

年升爲州

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太德王

寅之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修其工上其事于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永相用禮官議其門曰樂善回道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朝南有清東西出水各樹門其端亦以樂善回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苴之功猶就圯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以學校爲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貢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

李卓吾評

六

朝廷知之行者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闊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覽以楚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免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旌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度于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澤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卜日之吉學政佐人士舍菜于 先聖先師而告焉廷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爲書以識之曰鄉里有頌後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

三五 一三〇五

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日

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
南面而坐而曾思孟西面坐而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
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
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
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爲入道之階
據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
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烏乎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爲學之
道既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
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辭末邪說
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

更相祖尚輕翻者無爲信之實元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
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是亦有告之者
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
事故爲淳樸之俗墮佚而生敝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
以表勵而率先之鄉二鄉之風其難至哉昔我

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摠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
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
數鎮外關忠政在人監州年庸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
禮清介而寬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恭侯秩
序已昌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而揚子
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民祖子孫三世
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
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
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
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
時劉時讀故生是鄉稽古則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
舊尤習焉與其弟君子博學洽聞名於一時與摯紳大儒先
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
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毀紹興二年令趙子琇始作之
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
書謝公譔爲之記嘉定八年令童壘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
公穎爲之記及內附

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
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

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依仍改至元之四年
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
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吏飭
廟學爲已任既成釋乘以告其地在城東虎嶺山之俯臨
澄瀾氣象雄固得石泉於前襟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
取其瀉灌灌入之殿廚以饋廩食舊書籍以足誦讀範銅
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
都同知小者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
人蕭巖晏南傑傳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錫故宋參
政正肅公之裔孫猷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輩前記而讀
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三
公以名法從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
術之止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爲昌古之教也尚德今

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尚學也至矣集敗不中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爲己非以爲人也然而脩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爲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以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偽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

李古三十五

九

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爲教又推致乎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于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爲公而不可易也論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治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一公尚德脩學之意凡予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出將家以門廩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爲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鹽爲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事爲卑官強以該候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動親以數營繼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者

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繼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官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父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其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擾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以愛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輔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故壞告經筵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吏得於此時書諸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甍之毀缺象設采色之

李古三十五

十

黼黻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樵植豫章之美完以朽壤墜堅之堅鑿石作閣增櫺殿之防和漆於丹雘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綉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親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亭與學訓導葉友閭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

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蓬之時至著明也退厥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論胥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規彼繆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爲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旌德唐五季宋以至於今遂爲名邑邑之

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

國朝至元十二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存元統甲戌應慶劉粹衷來爲之辛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存經兵火而禮殿弗壞殆非偶然也歲時之文物有圯毀焉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鑑朱克承汪惟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嘗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爲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啗困瘠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

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無幾乎誠不可以無記嗟夫天之所以爲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教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題而盡分則可以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以勝媮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鬭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况形勢之迫利害

幸古三十五

十二

之休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爲以盡心於其所當爲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卜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曆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廨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梁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字化言邑不動患除利興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朞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脩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齋醫師之官尤所當爲而力可爲者以次爲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最重是以大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

國朝之初得民舍從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率補相承而元博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爲師弟子執經問難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官若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術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若仁又明年而代元博者則太帖木兒也今簿彭那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龍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題柱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

李古三十五

國十三

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年來非准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

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世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紆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爲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尤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爲非沽異懦之不足與起則吾元博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

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弟聞於鄉信義乎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賢傳之言者合衡衡趨競之文而求脩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徇吏議爲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奎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悍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鄉賢何愧焉二三百之進士云乎哉元博之爲治可見者其最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懼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

李古三十五

國十三

生養使得以治其札義實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博之心乎具官虞集記

東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乃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譚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衆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朱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李有廟之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令東劉德崇爲縣講堂必在廟後擬會食堂以作

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
學瀕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之以其地爲菜圃
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讓乎乃告邑
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
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
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
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
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二尺拓
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斤
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
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
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
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

本分宜春以爲縣表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
學時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
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
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
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道法而兩
先生之言非止爲表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
而知所以爲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達掖
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百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
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
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丞之思有以
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
生之緒餘以爲告乎夫 國家定爲夫子之廟有聖人之容
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性殺器血歲有常祀郡縣

有司承 詔令行事則在乎廟太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
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
名其堂曰明倫堂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爲人物得
之以爲物而生之無窮焉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
以爲性爲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
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
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倫之至也賢
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人凡民使皆有以
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爲聖
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
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
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也道倫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
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
公之記繫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
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
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方也
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
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然兩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
其岐路之迷也其曰間有間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
下闕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
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
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
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
脩學之志矣故書以告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歸田集十
瘡 虞 集 伯生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更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時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之乎其無數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慎擇牧守宣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作教來長其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遺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運守名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守居簡靖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璧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八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吳或

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書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父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後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九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家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仰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爲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爲盛哉魏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

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闡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首誦習之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爲勝而譯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表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真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
宋時宜公之弟約定更守宜春宜公至焉郡人士思宣
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
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為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
附 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咸水齧其址址藏書之閣圯焉
其勢未已講堂見厄仍改至元之二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
凜然無多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緒大府聽其言思有所為焉幕
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
也明年前太守其定張侯宗顯去為增今太守廣信張侯熙
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
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
俸為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新松為枋沉布水底
加曾石焉延十有五丈廣日步崇二丈益石加土平接講堂
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
尚有堅完者以今候之意與書院莫諸新閣之上復藏書之
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宜公之像於閣下以
為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諫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
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為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
日告成又作水榭於上流以防衝激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
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嚴實克
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
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
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為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
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闕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
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
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

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
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
道玩心神明不令晷刻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
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退同歸一致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
至發天哉以之事上流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
若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難之手大忠
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為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
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
史之為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表之日宣公開戰而過之所
以端其為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
矣當彭守時其發墨跡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
數哉遺像藏於衣冠堂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中和純
粹之氣洋洋益充滿反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
則周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谷彭端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為
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公為滕州
郡縣在滕西百縣鄉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
尼山營聖王夫人顏氏所棲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甚顚多
蒼石諸小木皆巨無霜露既降絢如渾丹升降各途升之谷
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矣反刺者其東臨
水崖有曰坤靈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
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即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
後有中和之壑皆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
夫子之宮焉故宋廣濟廟宋朱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而

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瑞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懌時為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補為山長六月至官為萊舍山中整場私粟繼以假貸具羊豕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等具楊公文書納行部率其史程趙郎趣茲山留踏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為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實問領之首出俸以為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甃於野備餼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饒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為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成置弟子貢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

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宜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烏乎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氤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

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有時聿興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瑞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為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修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樹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儼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廡器具以給凡用

學古堂記

學古堂記

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盛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崖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于茲者且四十年詳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票于其親而請諸舅氏時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黝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應繇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歲學之士傳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學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歲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

事者室實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
終誦遺言殆為文具者多矣獨歲歲遠於城闕之喧喧
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之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寒寂之苦
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
其詠歌環十里而觀之為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
順適則志易墮之虞礪則德每孤前輩家落師友道廢遺言
之微執究孰端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虛名者假近
似以立名聲跡南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
深山茂林宜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為師表者張巖之人
其力致之也乎為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吾麓白鹿洞晦菴朱
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
事焉可也尊信則不福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
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蔡氏之名顯著於天下
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具官虞集
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汪應曹邦來告於集曰學
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為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
下車即理廟學以為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
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
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 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
治辛酉之歲食德隆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
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
推茶大使黃壁各以脩學之事壁奉命以為已任禮殿小不
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為四楹之屋於殿南
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

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二尺又後橋星門於門之
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懸舍官廳廚屋加葺焉事具
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為至順辛未大興縣公延世至
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於殿和薛公之用人也審又以
資之黃君受命如初初三月而像設之畢為裳衣五米絳緇
如章又八年為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臨毀使
燒前後簷之交承雷池壞仍薛公品公之意咨諸君受命
亦如之明年陶壁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節以文瓦
建以鵠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二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
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貢工役之備一出於私帑
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
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
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備人之

善必本於父兄也同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
審人以托之不以煩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
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厚無干於
官府者所以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礙者所以教鄉黨
也取諸敏事而不及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則聞之衆庶見
而感焉則驕吝各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
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
爲學則尚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
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簡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集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
以學其學也有司奉 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校官清海內

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勸勤此南康郡邑之俗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茂有加矣而南康之為郡也最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郡邑之為俗尤淳厚黃蘗彭鳳鳴梅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游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冰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為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訓清江宋刻以為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肉之建炎之後更作者

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為大政作禮殿講臺殿具而已其間庶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為垣以環宮鑄銅為器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劉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為氏之子孫喜學校有興也其割其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以歲末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票稍既其會其羨得二百五十餘石為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棟杉之木于芳邑以已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庾庾凡梁棟窗櫺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毀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編欄高其翼可以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稱觀美易以相稱築治垣墉而厚周

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民既為記其事如此而猶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為二耳漳潭皆不才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郡邑之民為厚誦誦之益都昌之士為深

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取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為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以美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平問學之博攻駁乎躬行之實率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

可厭也愛惠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其在方冊所謂愛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賴有才氣者又務為新奇以欺世其亦末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其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某記

瑞昌縣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素霖也素霖沒其子士仁等脩其室廡其洪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

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仲孫子仍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為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疑客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郡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為精舍以勵學者古之士焉治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以宋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宋氏之學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任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潛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思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不為聖賢之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饒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登臨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奔亦已甚矣今也緣黨庠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焉故知文公之為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道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官室不患不尊也豫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為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宋氏之學溯源流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為小人之歸必超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推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惜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為友者藉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為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伯食郡人土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為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食憲左公答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所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者為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韓公玉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費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備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為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論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為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為文書使郡人朱所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所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錄乎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叙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為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壯病莆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為其言是笑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為書自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敏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執得而窮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由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道溪揚氏之所傳至於

國朝李公

卷十三

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柢不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以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道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生歷御史史館領臺成均以至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東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泊如諸生錄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幕府諸君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成功可以至於父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一月十日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廬墓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席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其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木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廢稍而緒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一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爲之先爾爾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取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於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肅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兩露之沾濡肅高之升降觀感而

國朝李公

卷十四

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況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續絕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誦言以相勉勸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雍虞集記

豐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

世祖皇帝不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懋以大

豐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十

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脩己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邇巴泥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于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遠蒼花亦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永相親事

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來

盡平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正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享壽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固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豐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于郡縣皆立

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梁理博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祀陋弗虔爲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材庀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者有祭道焉專宮爲廟家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過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吾民也置縣于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

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其害上無微調之急外無抱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誦事以千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以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以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爭奪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恨之觸與矜勝之煩耗機弄之幽刻母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闕廢溺蠱亂脂毒搏噬蠱螫母使有以嬰乎其外也脩叙倫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并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變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爲之衣裳以宜其燠寒爲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熅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字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

爲德以聖神之能爲能元所以爲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瘡痍疾病不得不以爲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貢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坐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於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禮行事者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

國朝聖祖之深意抑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愛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酸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

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謂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脩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與之旁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永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爲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爲業售藥以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二月爲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三楹神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墻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

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
牖神之室若座有丹牖梁楹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梵祀
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
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 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
書之集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
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

聖祖之為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為吾人者何可不盡其
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常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情其若
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辟之發則善
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
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衰之疾
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
此三皇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

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
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
不敏安得不為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
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
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
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
千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醑醴牲殺之
儀蓬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
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
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
史擢為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

所以能倦倦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
神之在祀典者有 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
祀惟社稷與夫子哉 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
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為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
守令行事皆諸生執禮致拜皆享饌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
視以為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
為廟在縣治之左今令益臣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
又寓神於他神之廟則廟宇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
官於此者視為故常設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
知耀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為政年
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微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
得一十六丈自通街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

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

京廟所定殿有開天

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二獻官之次門左為惠民藥局
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為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
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為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
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
噫聖人之為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為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
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滲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
不虞隨而拯之者其職也是以我

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
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為而求於天年也而至
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

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
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某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李有伏義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樂器皿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開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李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醲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

國家制為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義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診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熅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為李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憫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為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為郡土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為李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遠陽行省醫李提舉謝縉孫以其修理醫李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李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為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梁兄亦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李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李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買田之半歸諸醫李以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留與其李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為之文書而授諸醫李師泰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食矣今郡縣有司

事無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李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為又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其府官之無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買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歸田集十一

雍虞集伯生

記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所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為近上

時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求抽身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為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為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

趙嗣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上碩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事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遊治亭見卿書以為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楹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護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俟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

能為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羨塙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焉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樵茶運司記

昔者

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又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樵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

夫惟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權茶各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省運司而以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悉遷觀望疑沮微歛夫即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 朝廷遣使周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脫脫木而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壽納爲同知魏若某爲之副某入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之舊或較朝省侍從之貴或以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吏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詆訐之訟期年之間利

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煩苛俱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又幣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于 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便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泰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其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以具公膳 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幣命其吏謝秀寔至臨川山中屬子記之噫集向在 國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

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斂培克爲能者作威煇毒黷貨殖私上爲 國家斂怨蓄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夫措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廣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府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勉勵善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君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入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微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輶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

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宜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風夜在公臺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順字 知事某郡楊杰字 照磨某郡左仲良字

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敷歷臺省並著推舉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斤

事不鄙衰朽以常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並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然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為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為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隱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無離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偽不可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矣予侮者矣其或采不

李古三十一

李古三十一

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惟怯而事於形勢則惟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為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手上力弱而見計於下是則有大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端若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揚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為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勞宰郡之宜黃賊強暴鋤盡點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勿違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予雖承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

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庫且歷去年與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縣亦修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實時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吏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致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故欲金石於此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張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為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為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

李古三十一

李古三十一

事之利害又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為之書以為廳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首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清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
紓息各踴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眾思於僚佐請
于

朝而依新之既而丞相獲鎮江浙以公或陞或遷平章
寔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有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
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為
幸今韓姚兩文公之 文章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

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遠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
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
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
事為宜宜勿辭也乃為稽諸郡檣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
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

李古錄下

卷七

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為又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
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
昔焉會其費為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
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是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
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巨承之以慶賞
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
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
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遠在南服勢若遠遼然而憑眺之
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茲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
畢通無所底滯慨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況乎
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流是藩者及
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

若傷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
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
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 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
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鄭嶺海莫不降服區宇既
定徹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
侯珪以至元 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
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
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
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
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界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

李古錄下

卷七

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
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
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
領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平周鄭管衛之郊東出乎皋
傍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環繞紛紛
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為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未麻我麥衣被乎東
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
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壑系伍隣次比鄰婚姻飽
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牆盡戮夕備不能一
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
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為郡

計為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執事王
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於是有所
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
而為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盡美徒知其長子老
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
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賈
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
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晦藹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
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
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岷首之崇樓漢之深視
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
則可以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雄樓記

撫州路重建雄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以其郡治雄樓
成屬予作文以為記集昔者以文學為職業既老而歸僑乎
君侯之野將命者郡侯更宣子從子也定來其敢辭乎稽諸
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
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雄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
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全侯
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
去無代者侯以為已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普海牙推官蔡喬
黃明經歷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三年與侯蔡斯
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刺治中和尚判官王某推官李輔
崔中經歷葉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高
賓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鼎鼐旁崇慶道
中關郡長吏帥其僚佐奉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庶民庶之受事使命資
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書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
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
為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為役也時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
其時宜而不苟於就足以賦民度材築構望飾越三年而後
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為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
賞赫然脩舉海內肅侯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
之表洵德澤悠又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
謙遜寬第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藪無有偏
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
後心生焉不為於急激則爭心熾焉但後而好爭則亡上下
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
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愛
之是故善為治者必平心而正已正已則無私平心則無忤
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
之廉恥申孝悌之教惇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碑
皐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
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為臨
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
大山也其境南當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
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來之以居治在
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
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其華之餘吏金弗

廿二十六年歲己丑達賢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曾閣崇觀從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甃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在再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賢花赤阿里仁甫定來咨其同官今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勤率隨應有餘力者散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樑榑易其朽腐陶甃土石更以完壯焉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收觀丹碧輝煥燦燦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吏有受事之舍版籍有皮藏之室獄廨之嚴固廐廩之細微出而使民無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為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來而無十

百之利大費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若茲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時弦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國朝以經術設科取士爰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慨被朝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為吏者有不暇於為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水雲識事如著燭愛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惻惻無辜相與輔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

歎易得邪嘉穀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市之家揮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之慮樂過卒之暴掠止踴突之微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讀為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絕人出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維模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相覆以小亭後父之守林侯其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為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按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為者乎侯之為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發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跼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無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庶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

以爲勝者乎今熙治之世年優生品更民相安於無事言徒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壘之表而吾百萬之民熙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端焉若夫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宣雅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師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更舍環爲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閭阜之起伏闌闌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吾寧有所未極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各山靈阜贊

事唐唐能出神明以去留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滄海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靈靈肝膈之羅網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主成以驗其豐凶昔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臨上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歸田集十二

雍 虞 集 伯生

記

太本堂記

宜春黃忠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游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太本堂其後得塔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為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編書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操想像者也其師友間及之者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天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感應反復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憂乃為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為事堂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稱禪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天道之行也必有敷肅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從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澌倒潰肩衝

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為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皆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為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雅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為之辭為後數年以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下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榮為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

李五錄卷八

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操想像者也其師友間及之者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天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感應反復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憂乃為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為事堂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稱禪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天道之行也必有敷肅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從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澌倒潰肩衝

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榮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為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為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憚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為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莫如待敬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為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
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
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
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
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
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所期於元
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
食土之祿歸而有室於鄉願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
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爲學若飲食
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誦果梁長幼以事乎先祖歷乎凡
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焉高
瞻望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故取私田五百畝之租

入別儲之以備斯堂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
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
教而思本之堂爲其二著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
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
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
者歟昔者元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黍稷牲殺器血衣服
之等其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意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
家則各有廟焉以安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庶幾之
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稱之小宗未嘗不得
專食於子孫之事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
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因於是
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而厲其族人矣而
況於士庶人家乎先王之道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

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
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
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
當爲夕入爲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
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海末以
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
乎噫苟非直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之於斯二者乎
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心長有序而不紊遠近之事陳始
終有常而無間於是飲福脰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疎戚
之情勤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數也前二百年
宗家大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
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
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金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育堂焉名之
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止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爲之
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
生亦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
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
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隱隱正思慮之所可及
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
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也人而不達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入倫之至

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厭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亦幾凡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謂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軀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其軀而微周子曰孰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緼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

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爲學人之所以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不關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事活爲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 復常甫教二子于家爾余在連池上復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歿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篤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善爲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清官衝寒墜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

昔盛時聖賢迭作 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渴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爲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岐路

之義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者而言也乃昔淺陋之士求敗世欺人之名以竊目蓋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喻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躁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爲美談厥後宋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蓋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君和家本蜀閬中文惠

公出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至其曾爲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是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聖廟王公左右尚公靜軒閣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賓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璋而顯顯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爲彥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

敬歷天恩又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豈可知其入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弟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爲之蹙蹙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寔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雲披衡茅廓豐鄣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龍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教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博能煥來告曰吾大

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園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教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園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教之辨何其愛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園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教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教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教之爲言深

有戒教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者如是其今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離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謬如是而致其謹教之功者為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東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為謹教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為學也為敦厚而不為刻薄為周慎而不為疏闊為無擇言而不為踈交為謙約而不為放肆為節儉而不為奢縱為廉公有威而不為私昵者皆必謹教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皆謹教之事其可以為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教之道乎抑之詩曰

風興夜寐洒掃庭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教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為學之道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恒有而不棄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未有如柏之為貴者也今豫章之為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部以此而得各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為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其所以受命於天托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

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千霄本固幹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棟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述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婿徐庸不遠二百里時以相視感高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二全其柏相與為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棟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

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不忽其親其誠以有以勸勉則不吝其辭而能自勉而人觀其德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為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子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二之委為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二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匯彭蠡為大浸今胡氏之居於此之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燠澤見誅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雙倘伴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出據城表而西山之勝俯瞻長江間
民居官舍之中特為變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
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
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
來城府致其懷世接俗之意而游覽無息於此蓋必有之郡
人相傳唐文謝吳絲蜀二仙嘗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
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
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
適麗神氣清明宜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
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
沈溺於胸中意謂高山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
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
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
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為說蓋唐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
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為之而況他乎遂
相傳信雖為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
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派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
有可以受誦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揚生
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辭職之
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
夫自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作席之燕暇以
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
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闢而助之波乎
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
明云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
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
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墟之中沉溺於汙穢
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
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
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
曲澗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
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
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考曰敬
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
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為風氣日降情
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
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
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夫世敬
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
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真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
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
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為
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為高明輕釋以相尚臆度以為知則其念
慮之所興云為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
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
其不足之慮外現於物無其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
而虛曠於入道為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
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然高明清子將

謂浮丘伯之神于山上高能求觀子之接誦吳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故書問之他日為敬謹焉是為記

主靜齋記

監祭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子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所以與人為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人極本堂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動一靜相為作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

李吉錄

卷一

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為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良之矣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為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

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勸令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豪之非禮則一豪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為學者之事必先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路高利以才識聲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矣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大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其予之老退蕭陋而疎微其辭且夫世俗之為學實朴者安於困陋不事散為為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虛飾疏闊以為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已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宜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誦諒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過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為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敦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為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為獨高別支受衍而

西出其止也爲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
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亭章猶有
暫游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亭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
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
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
挺王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荷荷之間者乎
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令數十萬家所謂園池
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
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
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
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循記

李古吳

十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
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
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
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穰繁息而有司寢弛於無虞
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絕高險外溥海島幅員數
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
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
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款人之
目皆強癘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
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
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

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倍克殘忍之不顧是非不明而
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長懦弱尤不免於動作
况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弱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
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悟非常之實味於賈貨之欺而
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誹經事者卒所忌者制郡縣以
拒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勞而用之官
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隄謀無所容安念不敢作
又以忠信廉介之官施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之不知
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
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爲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
薦以勳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
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經

李古吳

十

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肆其民公整軍以
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
事爲公公軍逼賊擊破分峰挑溪新田野諸等寨斬首二百
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以行
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源
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七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
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肆掠奪之臨賀富川
亦出道之未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
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塞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
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
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二
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源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
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朶

兒只願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
田米洛等處潰後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
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額輸租三
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
級擒寇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
袍笏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
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
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嘉浦縣咸水等二十餘鄉酋潘三十
一等金紫等二十一鄉酋俸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澤
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請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
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
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
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

多古采也

十七

屯兵萬戶忽都若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
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
射殺三人忽都若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
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
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
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
面搆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殲矢服為空斬首八十
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擊至賓州得
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
為徭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
北三都之餘黨保嚴洞以竄謀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
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
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

陸之軍曹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
一人斬首二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
三日會省臣洪永坤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鄂屯營盧
村洞擒其酋盧惟虛蘭嗣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還其家十
八日攻唐妙隱洞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猛等十人三年
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廣洞賊東高隆等擊官軍公遣兵出從
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頭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
還其家勒公頭問海北賊酋所在公頭云章十四在北江
田嶺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賊又端石毒
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獲車積其洞口乘風焚
之章十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焚積家獨藏
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備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糧
運不得至採野米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

多古采也

十

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
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
千萬戶三人以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查洞擒八人斬首
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香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
州倖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
級三月五日擒古香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慶
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皇爺李全甫子姪偕稱王號執
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蠻方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
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
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將元鳳誘之出
設伏擒之并李萬盛等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谷刺罕及願
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
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

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又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某人其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 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

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致因佩金虎符襲廵州萬戶鎮撫州行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野囊加万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某僉事某其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 朝而 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譬諸嬰兒飢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足以勉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為保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繫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撞人以制搖撞強而敗假融欵以制撞欵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源使則乘

險出不則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言不盡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層或駐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眾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用所部歲歲當還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成用根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荅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為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 朝廷

必將信用之為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泰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慶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為作平徭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康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吳明德隱居人幼學道於西山後其宮於隱殿宮有別室其幽邃謂之白雲深處明德養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其定御貢進士范澤既為之記而又求余言焉問之明德其宮蓋與秋昇閣為隣余聞曹南曲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為龍沙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為山山為江西之勝地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焉蓋井三往游而樂之不忍去又欲奉其親以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曲兄弟皆為大官南豐自倖越守齊守襄守洪守福守明守寧守浚皆天下勝處常奉母以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養於龍沙如此而卒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願也余明德何能安其親於高堂以久其親之樂乎以南豐之不能得而明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以養神煉神以養虛餘陰不存純陽粹明熙熙然其常春也無四時之辨焉是故雨露飭濡霜雪既降候衣煖涼視飲食寒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明德其有聞於其師乎是為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日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隄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涸其流南出多所灌漑而後與郡城眾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時江之水而東北行夫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膠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壅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

國朝崇禎

又廿

養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埋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解用詔書即此湖為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皆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為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馬公去疾即湖為堂率學者以從事焉為已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為風雲詠歸之地郡人士者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徵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為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登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二十年而內附 國朝崇禎

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度浸為旁近墮墮殖利禽飛魚躍之高深涵以汙萊之交易川諫雲飛之閒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為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為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而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為照磨覓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察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武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自

國朝崇禎

又廿

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夕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暮老老人趙君雷澤寔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為石之亭以為之勸而放生風雲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同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以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斯者乎郡蕃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錯之宜者予既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為記云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禮以行其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秋秋報有水旱疵癘則禱之祭之有其義接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久矣號乎南邦而泰山之靈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為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新美之其出於愛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方而論之東則主生藏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而及之是以有此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山林木惟異時見人用弗寧廟始作焉以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嚮慕

辛酉歲

卷八

鬼神之神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二月監郡曲薛捏同知郡事亦憐其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于公說李德芳以時有事於廟而屋宇圯壞於揭虔為弗稱五月洛陽楊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縣歷趙雷澤知事夾谷方照磨王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明之所幸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以為可以庇已而有司弗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里之民而民應之三君者各出月俸以為之先城居之有力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以助郡錄事之長曰和尚居近于廟有幹材以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美工必良未替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弊咸革丹青黼黻一變炳耀像育之設儼威惠效各當其狀極福靈動稽首畏服

牲醴體幣遠近押至其民以為為政者之撫已如此曉諭明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愛斯民而牧之其可以尚乎哉明年十月己未 聖天子見帝于郊升配太祖 詔書宣布恩澤滂沛山川神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以下稽祀典具牲殺器血冠服執事備更咸在升降俯仰衆樂並作迎休導和以稱 明詔千里之內耆倪咸嘆而曰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以谷 今日之盛歲時和歲豐安土樂業仰事俯畜奉公上之供上以知 帝力之我加次以見官政之我惠當與神明之祀相為無窮豈不盛哉予方東遊匡廬道過郡趙君以為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速之故為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為義也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則為之蓋乎已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為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至豈曰假之而非有襲之以為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微辨之精而不為客氣之難也決之以至健行之力而不撓於外物之誘也必以之事天以之事親其原同也以之事君以之悌兄其分明也行

辛酉歲

卷八

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以之治人而人無不通以之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為義之極功乎其子才於一事之末者辟諸漢汗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竭矣是以君子貴乎知本也毫之君子有居澤水之上者曰趙君明之扁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致諸義者固已詳且密哉蓋聞明之夙喪其親也有二弟焉長者方髫髻幼者猶襁褓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勗其成無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授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慈惠而習禮親

感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二弟二弟者辭不肯受弟泣而言曰微伯氏無以至今日何忍別蓄私有乎明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以奉公上之供以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辭二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以百畝為伯氏壽明之曰吾亦不敢過為虛文無以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為之儲以待可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侵明之出其餘以給不足飢者與之以食病者掇之以藥殯者送之以藏孤貧不能嫁娶者有以助其成閭閻爭不能平者喻之以理而化年且五十以行義補臺府郡國累辟交薦一無所就詠詩讀書與良朋居善教其子至於能仕御史部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清慎明敏有譽於時而明之至于今欣然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明之之子雷澤長幕府於臨川及門者以予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為義也大矣安得一言以為吾親悅之乃為之言曰仁義礼知之為德行之人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明以愛人之憂急人之急排難解紛忘已循物以為義者蓋不知此道也明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以外為義者乎今夫隱居以行義明之既得之矣推之以及人使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以優仕者乎

浩然樓記

臨川郡長趙君師舜為其表兄周世珍伯仲來予記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以為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弟兄思所以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為之言曰宋之書傳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一其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為門弟子言其義其氣而

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盛年未為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其先居從宦於閩早歸年鍾阜勾曲之麓宜識其先志則予嘗已嘗謂其基矣今夫海內宴安金陵為東南之勝才智之士懷慕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浮大白以迎長風發長歌以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然者如此者豈不流俗千百十一哉然予觀子之樓有浩然之題而竊有疑於予表者矣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教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慎於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時之間也勿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自負焉辭辭萬安無有不中及求諸心無所虧欠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久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于茲五十有餘年戰兢兢二而未有充乎父師之意是以觀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夫將有告於人不以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予心有所未盡也或以為迂闊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為記

環碧樓記

古之為民者士最貴矣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以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以脩己而治人則士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違者今布衣素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有所不暇賦畝之外授拾鋤鋤鋤刻蠶蠶生息可以饒足而君子之行康然此賢哲之所愛而近世之往二陷溺者吾從女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礼義之大閑脩愛敬之節而以其父母兄長以育其

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他沼治生之具取給於是穀粟解菜飲食服用無不備無巧取八主之供無缺鄰里之利無開所謂士之遺者其無幾乎至唐庚子鄉里告饑人不安其居維翰仰事俯育靡有遺失雖饑饉之樂施不備猶能積存餘力成樓若以秦魏諸書名之曰樓子爲記之父不暇執筆問其所以命名則曰其樓處平曠之野四外奇峯秀嶺皆在几席而黃岩之水紆徐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以名也予乃爲之言曰爲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尚寬衍而不取淺慢於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以成其業焉近世縉紳先生有三二事不偏廢爲傳家之求固其在此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集十三

雍虞集伯生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而搜至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煎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與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鑿坎焉則可聚人以爲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蠶蠶環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秦穆稻梁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雁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濱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己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撓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

負天地之托賦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職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指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推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巨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離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

李古來此

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再傳而得孟子擬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變理博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謂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其爲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肝之升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求爲

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体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無所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心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依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乎其心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其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升術請中問焉所謂方負徑寸心而相拘先天地生謂此心者何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叩而沐浴於平之謂乎

新論蕭淮仲又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又之又字仲又其從父適之求子爲之說無以爲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汗澤之滋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澤

李古來此

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固莽其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眾不擇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故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衛衝冒耕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麥之饒南不及吳楚秳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又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耕易耨發歛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又始是爲仲又說

劉瓛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瓛溫王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子申其義焉

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
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緇之以緇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
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
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王者不曰白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
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確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
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
之而礼神則爲圭爲璧爲琮爲琥爲璜爲璋爲珪爲琳爲瑯
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玦其用莫貴焉其操持而虛躁
則不足以爲用磬殺而闇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溫之爲貴
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忽忽也氣不
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譊囂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
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安乎其
危矣是以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忽

鄧漢傑改漢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然諾
敏賊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星一事之責自
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白廉慎趨學世態名敗身辱
萬一幸不敗君子之耻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
歿予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
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
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爲名也且其
字曰漢傑於君子數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
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
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
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
其可不則而効之乎顏何人哉歸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

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
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
史臣論其所以致勲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
而不樸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內行者蓋
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
際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此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
之者豈特爵祿之順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
顯舊名在仕牒彈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
字爲可朋友自此祝而勗之可也

趙書曰以順字說

後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說焉
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
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

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頫以信字誠

後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矣他日亦求其字之
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
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為誠
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
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以希乎
天也古之為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
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為墨目之乎夫信也者先儒
以其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方也
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
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
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
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
景原甫求予為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
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為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
明者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眾人之
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為學者求為通者大者而不願為塞者
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
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
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
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志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

譬諸樂管以窺天鑿牖以為室其為用也亦狹矣况乎祭之
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
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樞而充之則聖賢
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
所事乎考察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
之為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
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
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
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木暗
不聞之地謹畏乎闇室塗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
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
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為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
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
善者如曰入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
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
殃禍之微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
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
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
諸已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
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
說焉或曰以不善字其幼子不以善字意學聖賢者猶以此
而論諸凡民為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
孔子之教則已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
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

曾子所傳之書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歷取師說折衷補苴錄以爲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况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驕之也

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寶篋後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其感其善但喻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進取而不及窮經爲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焉取以語春秋耶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皆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已所得而折中之以見其所學且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今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所致幣銀以集嘗執筆國史擬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微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陳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家

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煥燁又不足知盡知其爲學之所至也是以遠處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收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於子沒叔子與叔子爲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淵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辭謝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替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一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

謝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

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轍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續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獨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

所敢當惟有皇恩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車
然如雷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為之蔽虧滿清載道
而大陸不為之昏翳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磧汰除而黃
金獨耀區區豈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
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雖
而讀之如雷兩既平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
舟寶藏充溢難掩在前筆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
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
小子迷賢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叙
其說不亦難乎姑遂謾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
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今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
奉親為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
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者不能詳好伏惟鑒

念不宣集頓首再拜

題跋

陸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
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
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
學焉是時千戈未寧六經版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
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
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
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
臨流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
甚欲為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制閩校得學製
錦於海濱秩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

就既以此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
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其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
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
而無壞屬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
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正六經去其穿鑿
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基為者車日數千兩甚
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
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
盡以微矣賴漢儒撿拾於散亂懷熹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
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
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
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

二四十八

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
朱氏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
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
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黃勉子助說

學聖孟助說紹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助名勉字
勛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象陶之所以勸禹者在禹必有所
勉之事聖聖文王文王之所以聖聖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
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聖聖之工而況於學者乎
然而為禹與文王者須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
所傳則亦有用之地乎子助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
兄之所傳者至矣集何以為子助言哉子助用力加進不以
不輟真有勉勉之意焉蓋勛與勉之為言皆用力加進不以
已得為足而盡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
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
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
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
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
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
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以著為成
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
聰明近道之賢非不知勉勉以為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
理民彝之實父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為得之者多矣亦
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
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
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之弊
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靡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尚何他求
乎然後知子助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
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易為他說之動搖或執

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或迷於岐路而不識其差
或父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
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
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
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
乎子助姓黃氏家臨川云雍虞集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跋劉資深墨正後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偽之辨蓋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發以爲樂而不待於僞爲也惟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爲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張又聖傳二絕并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故
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曰曰道孫米芾見故宋郡守徐
公霖所題如松甫老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曆己巳故翰林
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
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万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
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觀崇固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
第相如李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
爲最勝刻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
無幾時也道孫又言甘東偏髯臧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
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
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
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
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
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尚江
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
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陋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
爾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
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未技濫奏
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
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
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
千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
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
厲而嚴重崇高隱然大山巖之勢又豈硜硜經悻
悻者之所爲哉相與誦三四十十年而風聲氣習觀
乎漳

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故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為其母以身許人也其行述奏摺有詳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三府矣稽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編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韓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 著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敵王社稷大臣勲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變理曾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

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建諸侯各有其國

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若蓋鮮矣忠敵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 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者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死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眾多又分居坊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切主

始數十人衣冠文敵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輿或遇之集嘗見大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繁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任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蒙末德榮其母自卑而慎之哉

跋黃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

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賈兼井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替縷華遠鄉里耨之緒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詳詳益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

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 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溢以爲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子仕于

國朝會編建國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縣志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為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為溫厚博高上康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篇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也嘗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敵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為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又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親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為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為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

李富公

五

大夫家著譜者皆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正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二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荊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谿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谿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嘗待罪 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

讀之其不勝感懷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聖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學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相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為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又游之盛輯為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末於後來矣

題先丞相蔡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寒屋劉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縣也故遵以為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為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劉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昭合誠

之不可掩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孫輩甘琯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周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淵之書也淳熙十
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未回者當
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川以是時
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
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生所會書
先生真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
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
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學者
聞喪古道闕希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
者讀之悚然至元五年三月日後學堂集題于臨川城中

跋吳先生新刻楚辭集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廳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
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郡李米就養焉啓撰後賦
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
而自已者矣昔者曾了著大孝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
庸之書則子思子參道孝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
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孝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孝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信謬
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察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
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
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徵我之言蓋有
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

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己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表明善求佳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刊黃子中道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出
事而不以為嫌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出不見知而不為之
溫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
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蟻之齧破釜之失而歟焉以動執焉
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詘齟齬盡
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區區天地之粹精而
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呂者喻之以江海而不
足為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
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
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

六十五

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各是故又有言曰若索而得之者多室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煙素自祭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會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公起而救之各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嬰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且美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
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
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掩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
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
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為量其有所不可
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
終以好孝歸之孝者孝為聖人者也周子曰孝顏子之孝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
盡心焉豈敢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
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

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蕃
裝為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識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
王姑婦于陳氏為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
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
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野陞正郎封宜
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
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
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
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茶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諸江南震懼
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
仁十月宜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
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

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遣書
中云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以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為運
屬之孫矣其欲為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
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
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連塘之居即所
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
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歿于
連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
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三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
已父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有似徒保遺
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致後之子
孫尚有致於斯文哉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秘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
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
鐫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郭人曹彥禮先生
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畫卷經其蹟其筆精墨妙嚴勁
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精細黃蜂綠蝶各極其工之精者
矣留凡格臨玩僅半歲情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
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
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謀致榮乃得絕交書
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自障成痼略不
能辨波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
雖有至寶隱然不知深為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公集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父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歟而為之言也無愧辭其山公先生與蕭君濟夫之謂歟故其所為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後巧取旋亦流轉垂三千年於為其諸孫相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鐘鼎之劍終歸于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矣故不待於盡見其其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于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得也然能善其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可不可者皆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諸儒著之於成均院居京師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近親見公之事其大夫

人也是時公尚貧其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臨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知太夫人其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饘糜使足備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饒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隔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為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京貢館公館見其為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為養者如此而歎然猶若自以為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從軍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憲節俸祿未交而其子方以時材為顯官于朝公之教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有吾字通序

李君有吾在魏文靖公之所友友之道者是以公其字通取其目隸也而具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融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有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微與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書詳於公及先戶部與盛行于世凡為六書之說類為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有吾皆不及見之也後章藝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為必盡載魏公漢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

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為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鄆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揚所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人之子也單騎入陣幾墮元木身被數十劍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鄆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朮戰破計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所中劉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為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卷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幼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為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顛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咸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其適又與胡季隨書云其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之過不甚切已方與一一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指書却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如向來之過蓋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手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已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愛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功之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指書豈是揭本死灰心如墻壁以為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問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為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書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為其詩泊然冲澹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志也顧也蓋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

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思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為之執御焉幼嘗游楚見張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傑偉枯槁者留侯像也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像徒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為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仿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公手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平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足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為之休養云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不覺驚崎嶇遐蹤遠微帝鄉其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脩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為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慮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維公以中書舍人參贊軍機公軍事立功宋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一策及防江利害二劄極為先公所重即驟用之遂能從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糧三十萬公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勳勞于

國家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率傳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國家列聖屢有脩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

文不亦淳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體器定忠陵起魏公於責籍委以江淮諸軍間之首領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於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始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疫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思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為德則難言也一也猶難言之況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為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為之傳皆能發其幽潛以為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忘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久則又以為不足執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

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埃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玄數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為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為善士矣前史官雍虞某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重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俱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莽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為世俗刻薄佐

江西提學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為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會人園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貧者也此卷我先恭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為而為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江傳路手卷

江傳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志機書鎮山王公所為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參政所為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是宝玩而恭政書清潤完

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
可復作雖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未疾書亦不能如則矣備道
早歲脩整諸公間風采繚繚與予游幾四十年始悉史為
臨官路為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章之懿其有
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離州府居以來世有各族集之祖姑失歸離州
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蘇陳氏
姑為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者從表姪
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離州之子華
璧先生手畢集視之為表伯公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
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
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
寶文閣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間居崇仁從
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
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
慶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一百
年于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然
尚書與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若采
燈燭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度訥以下稍為疏其行事野里之
一二而集目障為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遂有行色始
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一焉者示集蓋二十二

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焉則崇仁
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
內附後留此非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謠云耳而人亡世遠
習俗侵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
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又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
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
致文林之命觀此標知文林倡忠義擊賊潰保鄉里甚直而
壯意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
宜其是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
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
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
年集在館中將纂脩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為說若
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曹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
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
而殷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
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
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淬鍊日去清虛日來
雖頹清蘊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丁歐
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環命以使華賜秩上章有之蘇實荷

皇明之下燭撥微職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穎蒙幸九迂

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常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過責之譏烟烟丹心每若蓬萊之向日

蕭蕭白髮頓驚滿柳之先秋福過留生病隨年至尚優獎其

出畫遠僑僕以循墻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

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免疏之

清燕念答後於棄道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

煩駟驥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李煥堯文聖蹟湯敏繼志述事奉

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濟於仁壽皇

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

消災宣室縱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如

謝表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類便至京錫告量而加錦恩寵草

介光駭里間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幸雖國陋非

亮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而幸載筆每親於黼座細書已納於

石渠庶幾一代之三才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

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未議深漸衰謬有勇使令疾秋日加

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沾漸醉醺衣

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荒枯乃水質塵於

盈滿茲茲伏遇

○○○○德隆扶日功厚補天要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
人惟求舊思主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
今屏棄亦被甄收臣貧固顛蒙心知眷遇江湖難違就非日
月之照臨商榷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歸田集十五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臣衛無缺則宵旰其憂顧憂變有間則舉解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擁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蜚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輿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千百其有大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

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地歲月之久問閭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道咸乎適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資承之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心德化者

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書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守蘇琦爲之啓諸藩憲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問關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表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實章來言曰昔唐渾成軍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

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遷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不可辭矣乃作而

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克仁弘遠蒙傑畢出群衆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訐謬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

東朝溫恭有恪佐政有闡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欽妙用於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若成敗而不宰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冠起南海人用震驚過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惠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莽月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豐儲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治女嫗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火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藥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吏之贏糧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

以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於穆

聖皇顯謨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獲真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收理公來匪亟未易凡凡

盜在海隅勞我師千戰威孔時不動也日就獲醜以歸司
寇承轄賓佐定功入奏宸庭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
以懷遠人副夫啓賡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顯顯印印如
圭如璋春日載陽察衣繡裳安閒久成績不有曰惟
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
彼苦羣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且我歌載誼惠及我私
毋以公歸

建寧路崇安縣尹鄭君去思之碑

唐鄒君伯願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夫諱都判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考及前進士三實仕邑

古今四十一

三

士彭炳所爲序兼取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既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并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

孝古最四士

四

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董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井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淸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壅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迹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平粟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粟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築倉資糧屢屢酒醴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粟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鋸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頃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役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畧也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父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備而徂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爲奸徃利刃以拒遠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

捕之執為偽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偽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偽造事覺吏人因為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偽造者逮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何君坐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莫梳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眾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死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黃貴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為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已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為群相率以訐官吏虛實

李古錄四十一

五十一

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為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許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微君推官多所中理崇安人請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眾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冠始平郡邑未安其署君為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敬歷臺省寬大嚴正

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微不起

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為空起公為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衣之至於勸哭旋以捐館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世及調安溪縣以君之行事為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為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張侯我民孰父母予胥矣富人饑貧已瘠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數盈倍徒覺受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饜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藹藹有詢覓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飲之酒或執執沮藏外絕不虞析因陳夷巷恬舒舒窮山深

李古錄四十一

五十一

原撫騶戢戢征呼之卒無所隳突匹夫匹婦飯黍羹先視而常斬君父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執沃而婦謹畏自持執勞而疲亦無倖遺泰徐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繁君之錫老耆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茲州視君之為莫不具脩

崇仁縣願應廟神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山為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巔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巴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實其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為桂

人定婚嫁喪紀之禮與立卒按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
令考績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
中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迂
豫章太守郡士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其產以祈禱巴素有
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
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公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
令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
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
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間巴山至縣所從入也
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
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遷家二十餘年用寶武陳
蕃爲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譴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
書理蕃武冤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

學古錄四十一

七

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
葉一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
知縣事鄭圖孫德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
山川名山曰巴懼民父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
所居而謂之君山樂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
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
淳元年縣當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
縣有漢光祿大夫樂毅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
郡有功立廟有節訟陳雲具之究竟以身殉國節凜然可以謂
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淮巫瞽史名捕鄙野非教民
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二年賜東明縣拓梁橋樂巴廟曰顯
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中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
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其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樂

學古錄四十一

八

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
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屬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
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
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
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
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
鄧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
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輒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
以興薄至祠下惴惴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作於
門應駭奔不及於歛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
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
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載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與
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
石於城北侵教諭新城朱禮遠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統
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旌倪留思欣感淵乃周覽祠
室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
不雨徧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又郡禱皆告而縣六月
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
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
近最爲活潑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爲已任齋戒兼旬而
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
而不辭忠恕校尉縣丞紹山張榮與薄及典史賈協心焉必
得雨而後止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夫
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

有教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仁作神朱紱赤
鳥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壤我識其來嘗與

兩世公字斯亨斯亨斯君假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季
與倫樞樞樞不違爾依我人何有有尊有祖系授既片
酒醴惟醴樞樞為羞有定有榮神來碩飲百物之積神昔故
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為嘉
為喬為棟為榱為桷為美為英寶藏與殖無有速運來披來譯仰
其虛矣穹窿付明就其奧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
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
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元氏
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干塔思火你赤萬戶之軍
以其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
歸柩而葬諸鄆城縣李康保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鄆城四十

里

墓

墓碑未立若若干年矣其第三子保童監邑撫之宗仁子自國
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為職事嘗見予於
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
焉於是使和尚童忠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
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
勸于時者故為之書其大父璉亦嘗為明威將軍山東道宣
慰司副都元帥

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父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
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既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
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 萬壽山 廣寒殿
御器金者獲之捕 旨授武略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
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授荊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

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發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
以蔭謀其弟山住從弟朵羅牙為京畿廣衍倉使及中更太
尉公貢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愛群弟之無室也買
舊產之歿于官者為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朵羅牙使
千祿焉如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
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
例革除與國路大治縣達魯花赤以治辦稱遷保義副尉安
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濁流北行人
弗遜于帝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
信於民者而為之誓俗以變焉 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
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
遷忠翊校尉相因倉監支納倉報九萬石出內惟謹陸莊興
等願運粮千戶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 校尉溫台

等

等

等處運粮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
戶府副萬戶親運米貳伯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
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
初 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為使常苦舟
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 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
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
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進重利厚爵必為之其
卒也致粟 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
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
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
以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
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在者其甚厚而無賴之人
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明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為之封識時

其常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日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為法運官船主吏卒水工破手之屬得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溫台上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溫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開撥而散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溫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溫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又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為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採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為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眾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監司率以鹽章為辭而執掠之無所得變公請正鹽章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鈎斷之外不預鹽章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九十餘處朝廷給牒半蠲祭之費歲為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木千封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登舟行以成山為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朝延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京師之人為群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鬭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為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鬭者悉與有司辨立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俗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刺朱丁者與公常同為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尤舊職也公白于朝堂曰其實知斯人之才能而又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為郴州路達魯

元史卷四十一

十一

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運於利害情偽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遽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費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漂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鬭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董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即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泮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董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祠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莖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郎充州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魯花赤別帖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贊

元史卷四十一

十一

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鄆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侃樵使政在刻詞有子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為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

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實為大夫院奉訓龍
為男所封縣曰玉山勲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
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卿也子為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
後、年為、年蒙恩奉被
制書位為大夫階亞忠直集賢為學士爵為侯所封曰魏郡
先世之賜履也勲為輕車都尉階三品及法當樹表於神道
子為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賢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

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
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
尊禮非有宿禱之防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
國論有宿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
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為 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於是

李古錄四十一

十一

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諡安惠祖
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諡康穆父九德太
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
上柱國魏國公諡文簡官位勲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
府有弟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

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顯
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
言以太盛為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
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
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
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外便養俸衛及遣進拜宣
城中而有魏郡之封矣歷肝宜春三為二千石皆有惠政而
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

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為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

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惟惺運籌身退名存欽拜太守太山之
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疎子孫
衆多文璫相唐表著子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
饒于歙于石笥大族之別上孫淳溪貴溪之原衣冠蟬聯
歷宋至元出有令德亦或為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
惠抱道隱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
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慈以淳惺歙鄉黨渾渾里門閭
府在朝

天子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
國三世以傳開府其君名勲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除難弟
郡侯退焉林丘嘉德孔備不競不速觀稼于田觀學于塾孔

李古錄四十一

十四

讀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
馴焉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間歷出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
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既堅既白其爵屢書繼此
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栢蒼蒼繁德之符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碑

通議大夫發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穎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

世祖皇帝

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揚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實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咸卿諸賢置諸帷幄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

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為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拓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為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傳問積學顧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樞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為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群策畢獻百廢具脩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諫有為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權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諧言阿合

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持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契曰公不得署此衆愕眙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聽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為難公在朝久如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樞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欵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為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為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甫公膺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官為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前接務簡靜平賦催理完備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字於新政權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其慶甫馬公紹子卿師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殺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為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繼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旬旬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瘦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為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

司事未幾移節西浙西大水民饑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朝命遣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諸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諸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于鐘山未烟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筭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三妻子寒饑困辱有不可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瑊奉行尤力檄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曠必激變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剝削獄行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浙監法壞擢公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領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為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

李古錄四十二

一

歲且終省檄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中廢危迫不知所為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其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賑池民兼憂隣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既督督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為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食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太常定謚曰文肅嗚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內朝省府廉慰

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故其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為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為焉忠宣曰此

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宣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孫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食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

李古錄四十二

四

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通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食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御史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宜侃二其謀翼二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警效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永茲憑我抑列在御史周歷正人立言不論直道以信方州適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滌愆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其車大

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
海江之間千里與區三治宣聞而感德英靈顯降郡級增
秩知無不為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髯烏髯鳳池孰不
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道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於九華諸
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
世為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浙江舊治足來遺風凜
然後賢寤懷昔奉國史書事為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
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謬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
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

公謚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悉出其豪傑才
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

學古錄四十一

五

而經營討謨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

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

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

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時其國人

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

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

入有定規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項即受命在左右以門

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阿罕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

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

帷幄則不得日親天顏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

命官而使給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

城之北中為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

悉受分地以為第宅式臘公得建地和寧里在內朝之西
北於朝謁為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
次子亦而只纔四歲耳亦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致
此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氣焉相顧未
有以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官臣曰昔式臘唐吾

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

二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莊重它日可望也因使

武宗皇帝而中丞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總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

內朝以王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為鐵

學古錄四十一

六

密符令之信

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公密懷之卧起勿去肘

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

北有軍旅之事

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

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

上病已久官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

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

勝憤前謂之曰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

大夫軍萬里外以敵愾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

也爾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撻擊

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

臣議所立非 祖宗法若刺罕忠獻王哈刺哈孫持重不發

遣信使趣

仁宗還鎮京師以迎

武皇帝

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見
仁宗曰 太子在北方尚遠事勢不於此時還京師 宗
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益朵而只乘傳
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

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
位群臣以次見至主藏吏 上顧公曰孰為汝所擊者太府
卿勅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
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
臣尤不敢奉 詔 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

金史卷四十二

二

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為江南湖北道
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 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
千里而遠 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
留為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 天子遣醫晝夜問
遺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三 上聞為
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
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死平縣香
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餘繼室王夫
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為後至元三
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附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
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
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已出者勸
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

學則以自 嘗思端莊不妄言笑坐前故弊而完潔不易恒
趣靜慮下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稱其其節有母道焉
衍餘之幼得見

仁宗摩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

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
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

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衍餘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
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弟在中臺時大父世
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諡忠
定夫人米下氏封夏國夫人父式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諡康靖夫人梁氏趙
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馬金

金史卷四十二

二

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
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文列其子
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餘受
知 聖明皆起家為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
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嘗奉 詔書
中丞遺事于其神道之石衍餘南來以為集雖老退田野筆
墨荒落而粗悉其世求著為銘詩不敢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于西垂相時來廷世摠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
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忠定之賢乃啓
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
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
裕皇寔由眷知二惠兢爽而弗及見榮榮發孤卒克有公
事 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

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仁廟有爲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
與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事成統宗會元爲國之經聖子
神孫有求無教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昨鄉邦柏主哀榮煒
煒煌煌有許永藏暫微復與在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
天子兩褒之叶松栢相柏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憲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

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

道碑

集昔承之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
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
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
見教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載於其可

各各錄四十二

一

於其可

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
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俊又無別
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
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
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
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
亡不仕而見知 朝廷在彼 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
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
自歸於 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
多草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
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
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老送死之

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內而爲之使
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
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
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端端憂畏其事多端
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
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事繁吏
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
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爲御史常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
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
稍有疎漏彼因得以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
固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
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
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累
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展
之其二也 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
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眩鬻以
爲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
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日之費鉅
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若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
故其事尤侈纖染提舉諸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爲
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
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
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爲 天子歛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
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問歲一省或畧應故事不復
如昔之盛其四也困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
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

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爲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爲史以廉辦稱遂佐勸廉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官徵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與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饋餼牲牢邊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若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孺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其尚公其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爲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

李古錄卷十二

十一

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榮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倉事而拜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二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實行禮學宮以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縣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任官者皆分地以爲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禮相公以學躬執衽費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雖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

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細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爲歛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學僉准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僉復嘉善縣學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薄王尉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傳汝礪孫五植構指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輝燦耀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

李古錄卷十二

十一

道矣我昔任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者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爲之銘銘曰在昔

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惡不與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黜而罷爲我威命孤詐虎視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爭以抑不遺餘力我我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携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以靡分條折綖以極其理鈎稽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

官有恒章流異之觀君子所斥謬謬有言狂制屏息公贊大
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字上恩王食不啜庶邦畢獻度其
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戲旬周詠三年載遷盡瘁以喻愛
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
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
佩歸視其什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將
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錄十七

雍虞集伯生

墓志銘

臨川隱士孫君頌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輅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
有隄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郎祖果父震祖
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
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
冠偉儒為眾庶儀表三四年而後盡君之生後於諸公而
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密有譽於州里郡人方足以致客
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率子弟受學于候間敬養如事父兄
父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園闢
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齊內燕嚴靖有恒戶外之徑常滿與

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
自得虛襟暴屬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
軌轍而郡中俊彦有聲者踵踵皆自以為出其門矣君若必
端坐出入有節持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
以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
過郡者必求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即使者郡長吏以下
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轅回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
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貴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
江西行省憲司聘皆不就 朝廷嘗遣使分道問民
疾苦於天下齊太史獲譴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
一人學官歲時致廉纁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
不稱之曰滄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
承順甘旨不飲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有三甥女皆養之親

側及笄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為長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二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二人適黃勳適王璠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為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壽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入焉君有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忽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為系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

李古錄卷三

四

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敦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說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平君子交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敢吾涼孰磨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耻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在此銘表其鄉以勸髦士

故臨川縣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已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安焉先事來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為東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耀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

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諱斬府君識文安於齠齔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子書堂以文安公侑食名之曰清個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第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廷辟為之屬矣是為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父瑞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閨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國家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

李古錄卷三

一

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為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來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於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和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為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齊謂校勘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齊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之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為求聖賢樂處崇仁甘詠中夫者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為人莫之及

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計尤得其音節氣岸又而造於仲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材學上同郡長公以爲有盛唐之風而介學士操奇揭公勇碩引以比諸侯郡憲公摯以爲屬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謙謹確論也先生初與吳項友同郡孟均時江程百年對時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復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爲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爲高善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閑居者八年始笑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與孫先生又三年而與先生而郡之老成素美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娶鄧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舉州儒學正次端爲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饒來次適張益初適徐禹王孫男四人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震無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其孤宣壽之撫州崇仁縣懷賢鄉社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

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山南陪葬昭陵爲雍人後十一世諱從從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爲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贈大父利州路提刑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公出守海上我先生從之既而宋亡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

中日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論語孟子詩書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攻已爲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者非三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楊桓辨而上之乃著煩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異斗升以爲養然所至論學設

教體初不給也版州未上而延祐

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卯公憂不及上仲常

之家君也無書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

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於諸博詩常病其

傳襲爲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

尤粹於春秋以爲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爲書尤

病左氏之繁於辭而謬於實也遂井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

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

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

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

旨趣所在盡其用力精微而有以得之非徒然也後之君子

有得其書而讀之始識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

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

官吾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爲家慟哭爲別仲常

之治湘鄉也問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爲官而仲常信所學頗

稱癖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

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寬有

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入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

又曰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起抹至連書夜告者數十寢食

盡廢而縣長更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

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虞公不信

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日得却火

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爲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

敢施鞭笞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爲大亂此

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内外果

將爲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爲之仲常

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

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暑卒幼子

豈從行殯諸挑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第集同在京師乃

營葬弗使集歸其喪未行而官已自臨川奉檄而歸諸

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

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遺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

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如疏使我兄弟得以就

學集之不肯雖縹緲食無以茹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

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

考下負賢弟者也足以歸來數年之間官等屢以斯文爲請

每一執筆輒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矣日加甚

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官次旦以書告國學生

孫裕既填梧桂墳女適賈熙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表正有

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深我親微學而自信行而自

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夫後我哀

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後爲人孰待來古

皮際字維棟江陰江陰縣學鄉下廬里人也故宋密知

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官教郎知平江縣事其之

曾孫鄉貢進士內州 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尹

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廉受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

判官留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

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祖郡侯廷之孫中奉大夫四川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

祭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太夫人之女也故翰林學士齊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爲重事薦才爲己任特爲書達于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祭爲之客其見愛重將署置幕府不胥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遷官不以爲意二知已鍾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二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幼祭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

何丑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遇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祭內外家文獻無有足徵者祭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茲噫

故修職郎建昌軍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實嗣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溪三傳生才才生震生贈承事郎雲翔承事郎生通直郎監南嶺廟賜緋魚袋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爲曾大父禮部尚書贊寧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以爲大父奉議

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君以爲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尚書夢得寶鼎於狀元坊旣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寶鼎之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爲君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疑如成人弱冠爲諸君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國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將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効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能出廣州遷至曲江道梗不能遠適大社除倖部奉尚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比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爲遂死踰年訃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其盛將

爲不利於爲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已獨歸櫬南海則以爲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能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奈何萬一尚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尚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賊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詣旌曰故尚書雷經畧之棺也冠爲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爲誰曰尚書孫也蓋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謀相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喪役行道之人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錄用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榮卿歸朝薦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

元戊寅尚書山之里第煥君奉神主抱遺書持訪諸命以
避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二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為交
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為學之志如此人
有象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二為道見誣之故大
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為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
大間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出已粟賑之至活甚眾望
人為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以賑者後庚午歲
歲後飢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為善又章書重言復
見其世澤可知矣即山為君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為過
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
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
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
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逐之君盡歸所費資以養之親喪未葬

墓志

十一

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
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
男二長鑄求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寺處安撫司教授次鑄
女四婿曰勅授安福州巡檢王奕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
孫男四承吉終吉達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
祖次適徐理孫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
子其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以請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
遠仕妨朝夕之養歸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
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為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
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
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為
之銘曰
赫一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其歸

寇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發來爾則賊生曉今儀其藏
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鑑銘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僕公居靖恭坊子孫益
顯信宗之入蜀國子孫酒膳從之其弟勝為州主簿遂家
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子年尤盛於
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星時宰退居
台州以歿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中國公而後之其仲子
也官至 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
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
國朝以嘉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以廣之
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其寇之
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墓志

十一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精北遷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
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
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
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廣慶蓋自南安公北還止此而不
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儻好學問喜交遊一時之名入
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
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
林象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公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
其無後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潘榮李公世英
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瑛知其才力薦之仕乃以父廢
除舊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務提領未新州判
官改取務郎郎武路郎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
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

娶王氏應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稟異好讀書衡州公之在仕也服勤左方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舉赴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廢授崇仁縣尉以至元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上壽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父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為厄亦酷矣哉尉知集之自揚州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語於舅氏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維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諱其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蜀則祭政其叔父也齊祐景定間侍郎與祭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衡州君欲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樵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後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僚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西望故鄉山川邈修齊二青原南安有立澤既再傳而不克永載挹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山何有與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社

表仁仲甫墓誌銘

表君公諱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第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人父世賢父士琬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麟之女于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墓之後地近鄰人之圖明善

懼它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執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甚具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冠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鄉至其鄉集君父于故其率獨全五年寇平過歸又有暴卒來犯衆爲擊殺之吏授其事持爲患害家以足益資君不以動心爲其力自經史醫藥辦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要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其葬事其爲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以表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善者從公生時書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緝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深藏之土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妻君太和墓誌銘

妻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衆政忠簡公幾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臨福州閩安鎮受知於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曹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實天畎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

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辛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數曰予過臨川登青巖之峰而求嘆焉昔嘗見其渠之煌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巋然百年之舊惟遺民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城澤時故翰林學士兵部公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與其叔父偕視簿籍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鬚髮皓白儀觀其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衣冠領群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家能有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妻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也

李古忠四十三

十四

也元統癸酉冬予自桂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徵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得妻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少庭肅然其中堂曰班衣之堂者妻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廳豆在列子弟序立執事君時已得未疾且愈猶從容相為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不覺悅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渠等將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誌子從程兵二公之文知妻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為祖之兄弟

也而同居無別籍循之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為君銘之而若予之深感者乎郡有耆德君子具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還君之行甚詳蓋以為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罪郡人傳其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婿得君君尚幼女猶侍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許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游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賞裝以之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柩索略無存者衣衾棺槨君悉為之具蓋君之資貨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守其父而行之有成人之道焉其間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

李古忠四十八

十五

整居無它好坐無雜賓服無華靡室無妄媵凜然畏慎如恐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為完德嘉遜者矣子三人架彬楫文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曰

令德之門始雖為賢德君有能者自蚤年五十而棄其用弗宣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在阡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城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二司磨勘贈太師式主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為集賢學士贈太師敬中書舍人贈太師敬太師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

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以其從子微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子先從自得得其家譜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忠厚而衆多蓋爲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有容之言曰子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父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予乃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況人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日者所能及哉以長子縉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容以時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外應戶門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役於利而用恒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愛使其親日休休然觴咏爲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微才七歲教育如已子親爲加冠而後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間手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爲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移爲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閑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爲可閑矣娶周氏十一人任女五人子任居喪方弱冠敬懷伯父之撫已也任任治喪事惟謹於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微嘗來墓在其處葬以其年某月某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成哉銘曰

年濟濟衣冠豈第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顏白頰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間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爲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爲路人而與爲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諸去游復黃我豈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爲子父之殊不安也不敢以爲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以爲子履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勸勉具

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適爲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表君誠夫爲履信求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第而勉又從誠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內附兵燹旁起米罕其父與幼子避之它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而遇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粗工所知東之從之游盡得其學所獲多矣全著保嬰玉鑑四卷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二卷集驗良方六卷藏于家於病家之酬資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貧者不復辭多或有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予學不易成不足以爲貧子遽失田則無以爲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

田來學者眾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
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
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沉默通博庶幾得之沉審不忽易者
據而不為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
謹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
小心謹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為仍改至
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子自接平生無妄
醫以殺人之罪僧道士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
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室予觀東
之氣剛而才美權重而善術者年康強隱于醫以致利澤之
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為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恒恒謂尋倫弗毀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
禮微或不妄君子弗獲善哉東之為書孔多厚生慎微古人

同科古之為治尊生辨類以此據傷是以足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三

王母龔氏孺人墓志銘

臨川益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諱
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桂適饒次劉者之母
天福齊會及女適阮能仕適錫質適揚好古及一在室者之
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
母也孺人始嫁執婦禮既廢辛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
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而於族人親戚鄉里亦欲有聞
以為勸也於是以次劉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名
士老而益篤於古文事文學而嘗
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時江太守家愛其女擇
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己出未幾
臨川內附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置畏事長者多未出
而民間大家徂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

李古四十三

十九

立室嚴於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
姑氏與仲文皆卒即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
孤行哭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
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內外肅然
受使令者執事毋敢怠其與居從子之婦張與媼之老於其
家者事纖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猶篤於教子以事詩書
不墜先業為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
戌至戊申廿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
應親戚之餽遺夢寐謹審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為王氏婦
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
飢寒而為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已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
閑白至於曾玄娛侍無倦孺人乃清靜以居讀佛書而求其
理又康健者二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

樂之不爲勞耳且非汝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
舉家爲壽歡其飲畢行後園取杏核種之頃謂眾曰此以遺
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酒食弗御曰吾清靜
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
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曰辰所值對曰
某甲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
佛號數十百萬具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來既至則曰吾往
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歛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
憮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
諸金谿之慈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
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三十年卒無憾於死生之變真
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哉壽年之高子孫之衆世以爲貴而
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大父諱、父諱、

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難卒獲其安齊斬聚身榮一
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
既至至于期頤忘昔憂患燕溫奉輿從以珍饌自約其豐
貞是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若此令德來者源
善視松柏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先在
唐時曰惟長者與李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橫
山之勝築室面橫山以居者族日以繁及宋季年有三以籍
書薦於郡者曰霆龍實生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時亦
嘗爲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以代易而廢學有聲縉
紳間 朝廷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

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東平嚴公 以功臣世家子僉省
事用爲屬郡文學三年辟爲泉州同安簿辟官歸於上元優
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愛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
斛以助不給有司以新令上其事與官不就時人高之又以
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沒葬之西岡十有七年
矣簿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爲臨川郡丞長其母族諸子皆
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
其客以爲請焉嘆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
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
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
宋既亡而前往行遺風流俗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
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閩時則至元廿四五間也日月于邁
其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 朝廷置御史

行臺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人是以

生平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以才器

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
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生開慶已未沒於泰定乙丑葬
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當卒次文榮次文榮亦
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行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
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
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日遠而書者缺焉則是爲
善者終無可以爲勸也故述所聞而爲之銘銘曰
爲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汨于沙光耀弗沉有美簿君同居以
世居以忠厚儼以嚴毅身退有時子學有師以昌其家源二
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歸田集卷十八

雜虞集伯生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官黃縣言於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虞翼招討部治之其至其處廼議曰環賊出入之道書圖分其地各以兵戍之行軍令吏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與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民已受其害冬不誅盜而欲增殺平民乎魯從者猶當貴之況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也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竟之爭主者聞榮言皆变色榮又言此吾

天子之新民也公爲首將不思撫綏以綏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納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爲合草間無特父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循進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復常氏所爲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爲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李淵率九子諸

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臨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於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幸甚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爲據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其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宣元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爲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爲吏至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猶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繼至而終賴本桓渠棟其長子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極樞樞李淵之子也李淵孝於母嘗三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況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爲表

辛酉錄平四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宗仁縣崇仁鄉咸口里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護軍追

封臨川郡公

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璣生璠始居

或曰生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聖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愛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後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與動亦如之畫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迺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縣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筋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安俱滑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皆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待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饒家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庵持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爲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

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頤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爲友頤之者昨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常往來徽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畫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爲有與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而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事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耳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耳乎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耳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蓋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涵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千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歸亂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自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

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唐平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堂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 皇元至元十一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黃西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為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音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

李古系年

卷一

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二年程文憲公奉 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巢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 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饒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 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隱慕長郝文 仲明迎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聚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

皆領會全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脩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再三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接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重不灰木曰樞密實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速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 制誥兼

李古系年

卷一

國史院編修官 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 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游離開仕對以吾思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勵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之先生為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返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 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黃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

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有因正其訛偽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 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

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為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閱乎學者之目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先生曰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蓋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真者亦皆有所觀感

而興起矣時 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入曰老儒不善騎馬折臂病矣四年

武皇賓天 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 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資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責辭之士張儀失所依有流涕者逮數十人追至河上憫留不從 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

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惟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言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為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建集賢館撰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沂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為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

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為丞相勵精為治無隙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 制誥同修 國史附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字蘭美奉 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 君相之意其為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 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浮圖藏經有 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速 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 主上為經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輟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為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流沙穽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 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 國初以來凡為經薦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

以示後世左丞曰 上帝也先生請俟為還復奏之會上朋
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 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
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為之先生先生言
溫氣和經旨數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
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 詔作太廟議者習見
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 國有大故有
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
為宮太祖廟居中央三廟為昭穆昭穆神主各以
次遞遷其廟 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
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之
與故可乎七月有 旨國史院修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
先生總其事分屬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

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帝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
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揚村
不及而還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
民田時激發額之學都中外騷動事定 詔蠲唐增之稅唯
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稅三萬餘石者
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為害亦甚先生在 朝數言于執
政者奏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後以二事為言詔
書始免包銀且命體察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
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孫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
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齊憲司即為除豁十二月抵家中
書言其登 國之名儒 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意重受之
宜有所褒異有 詔加受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全蠲稅銀
二皆有制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生若其再相也力薦起生

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 明詔肇修經
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 國家之令典其所開係非細務
也而珪以家世之舊題額之誠備位宰臣當勸講及解議
務仍俾專官自念出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樞密而況通譯之
難講明有限積誠求主不能成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博用
之心切以周尚父授冊書之戒漢中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
願為 國明聖蓋有乞 禮必於耆老之時非徒外飾虛
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涇心正而重氣氣死而神和
博考於事物之精而達乎聖賢之極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
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終始自得實與末俗俗多欺世者霄
壤不同卑自布衣一冊收召起提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
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傑聰明經學之師當代第一雖
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台台該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

復舉以自代曰 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
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
常人孰不可為當職世從中脫然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
慮非於勞勩深思遠慮責其在嘉賢輔相學士言於學通天人
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其
深文學亦其長事目今。兩朝宣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
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進金宋史 先朝
累有
聖旨纂脩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
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情洽明通孰克
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寶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
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
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

禮曰軍禮曰內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澤之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卜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皆授堂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饗餼諸侯饗餼取之大戴記中霽補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皆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適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觀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為一書其存者凡二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一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擷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

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為精密元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致者既表而出之各有附而其糾紛固泥以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爲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爲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擊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爲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

見精識去由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輒自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攷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止至若屬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幼之就礪童蒙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歡比之宋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教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烏乎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其有不可得聞者竊叙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月朔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狀

祭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自平步趨惟程綏折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爲自比諸葛宋忠其炎歆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繼作爰聘登賢麟從鳳若

君子惜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矣歸慨然歸於世指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具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慈憐獨哭交悼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是尚道德小子不敏猶聆緒言粗茲有聞敢昧其原泰位子

朝每踵先覺承之滯留平日能學自江祖燕脫里五十琅琅寄詩意速我還舊惟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頽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復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昱致清茶之奠于近故臨川隱君澹軒孫先生復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

公于吳山之下斯文之慟豈為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宣來饒之城闐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將几奉席衿珮銷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逝川云云兩雲在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後爾彥楚之歲之來觀來游永有指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環歸羅之儒林摧摧披枝一之已甚奚非之為顧影懷人孰知我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傳

陳昭小傳

陳昭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雷素知其才辟為壽春教而留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稱之昭以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數改官知朐山縣應

書猶留之懷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

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徭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參知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書居常起知其州以昭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書昭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羣僚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繕城郭備糧糗治甲兵昭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失國事以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瘁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書死之昭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闕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昭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賊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與食勿顧軀之號泣以去兵至昭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學士

一子恩澤

下

有司立廟昭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常州人得僧璘者具以昭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骨為昭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之主不肯降曰吾為吾主死耳不知其他他遂屠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昭平生多文章兵亂後零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壙志應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四人應鳳早卒應龜應麟皆鄉貢進士其曾孫顯曾今為儒陵陽卒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與勢已甚覺而嘗昭死殆無愧於遠遠昭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擐甲胄而死國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昭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
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炤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集
雍虞集

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繁赜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仲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為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為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為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為櫃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為八面面為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為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翬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開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享復亨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鍾起鍾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既為藏室亦買田

食其米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後予第十季謹修從三十九代
天師至京師求銘其藏室銘曰

昔若太始虛皇之廷天真人象氣結形結書神丹出圖帝
青龍之新角依耀耀昭明三光放落九星縱廣自然非有
使令契合萬億出物台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
之京輔示我清靜遂我玄冥天振之門壯虛玄寧配天作極
宰千化序周寧緒餘襲武承審法言神方致教以建要其示
婦如器在型上清有官萬神依停乃作壇室俠列幽屏題靈
篆式刻日雕玲龍鵠括籍虎帶紫綬玉氣充庭金耀晶陽
衛雄毅陰官娉婦人不敗靈鬼不敢輕煩爾授受俾若復丁
寶慈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稽首述銘勅作其符後天
不傾

大若巖廣福靈真宮銘

四道圖四十五

臨江道士蕭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溫州永嘉縣北
百八十里道者所著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
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谷光東啓居者如
在屋宇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絕必旁行及入其窮其
所至篝火網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
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井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
下匯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資
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稍
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
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
佛巖尤奔怒者也野永嘉中有傳隱遯王真曰者隱此洞其
弟子朱儒子見白犬走拘攬下怪之掘得根若大者其食
之身輕如石臺仙人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拘攬至今豐盛

累當產來遊者皆擬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
后陶隱居者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岩又嘗煉丹留岩中夜
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疫
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縣羅君之德始請于朝
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其地一里宋宣和
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
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廚庫在巖
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溫
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嗣龍
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壑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煙蕪
得田數十畝益以已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
屋之當治者錢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
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端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

李古里

一

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佳
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取高處木
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或不動而去淵龍數至
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爲著
銘曰

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
年赤水隱原本葛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
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劉敢壞勅以吾銘示千載

贊

佛母贊

佛念眾生如母憶子怙愛同情揀度殊智淨梵宮中寶月華
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聖真大慈者手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虛空界華與持
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二門得見見在等爲一人土出常
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故敬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城裏普賢寺舊殿宇中同供妙天菩薩像山上千年石猶結
結雲似翠華

龍眠草藏變相贊

龍眠居士宿慧通觀羣衆法界觀毗盧妙相好慧智所現
非幻作諸大勇識以次來衣冠縹緲履跡其迺至諸天諸大
大福德鬼神八部等咸應並承勝力各隨因地見形勢我思
法雲頂中寶聚金光聚起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
諸寶王香雲鬘雲雲殿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雲
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普
現普讚盡未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
繞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爲雙等閑風信生虛葉雲散
青大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居容摧斯赫持器不用填獸陰隱機槍在陸帷幄何
思幽靜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
勝欽銘篆戈默然天定

道園學古錄

老子贊

上古聖神繼若義黃氏之識知休平善忘機其成醇醪其
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若吾何
微焉

題陳希夷先生書像贊

集賢奉詔祠華陰入紫雲觀進至氣超谷拜先生遺象高
遠淵冲之風變化流涌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
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以
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謙益薛無應得先生
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人集作贊集
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雲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斷迺反無
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第一代太師

仰瞻紫虛觀手祝融飛霞成章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質金
容上承諸天啓我仙宗

第二代玄師

夷質虛閑雲霞感玄金宮流韻王樹浮烟衆真會言太帝錫
召手傳道書筆精墨妙

第三代具師

夙緣應運世胄承社妙敷人文發贊神理應霄外縻何間內
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留何爲委形虛壇今莫太
始遺經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剽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璫知之者希見之者昌

第六代宗師

維昔弟君兄升第及繼茲令縱共保靈爰玉書所在萬神衛持道以時興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集手握奇文足履輪輻蕭館虛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英中庭人以腹實我以虛寧全真玉光神文在世青童復來吾得攸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雲晨夜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濯神九清騰耀三景與天爲徒如日之炯

第十代宗師

翩翩鳳儀曉德不遲或隱或來景運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敢磨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須冥心合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亦強名坐忘銷爾塵翳高風華林旭日丹臺蓬海無師歸來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煩煩主恩上經十二妙補遺

闕亦著刻銘無愧稱絕

十四代宗師

神馮虛生至靈爲寶世塵紛揚獨靜以保時成返虛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知其真相庭之來桃源始春五龜五首動尾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未養形食氣養神鼎俎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母無假于外瞻儀有感宣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時危智者去之而彼其人慨然興悲深處幾洞流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却運藏之貴虛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方欲窮所入弟子忘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眾星聚如江南之都依我隱墟金印紫綬於我何有彼以爲貴來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域中之大惟王祖隨我以虛神彼以位實華陽之傳其書孔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游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涼颺玄圃之英濯濯其羽我翔太清霞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赫陽吐芒赤水騰光引以神鼎繼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
在盤桓玉童編衣玄帶

二十二代宗師

赤子童真伯智冥得凌虛有音履水無迹有通之朝暖如中
春執玉振金爲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我仙真兩菲闔開神生懸
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湧亮太玄其散香群仙啓閣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
道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成鹿赤湖春淵冰渙美哉僊儀皇明所贊徒其儀弗究其
道臨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真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其具故與之
遇外方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崇時息時興我行無爲彼夢有徵我我象帝玉質大
粹臨化俱返馳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藥群疾泉流林
注以無盡施時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禱祠而所福禍則不敢私謀國世誅猶冥冥
報玄獄之盛亦輔名教

三十一代宗師

流星之光下而爲人飲精含靈忘言絕塵神丹之來道不苟
授應物泊然是善方宇

三十二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素素何妨東餘幾動於微我感以
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三代宗師

於皇阜陵躬勤孝理爰尚清靜詢于真士手製華巾俾卻冠
塵疇克稱茲王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啓玄托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之英自
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含章爲
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
遷父不捨道仙詩子爲

三十七代宗師

冠中裳衣人飾其外我髮以遊返質非怪桑林之憂釋以甘
冲而不自神曰天所旣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
來匪夢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乎架巖盤遺世塵食地徇形寔滯真真處高飛危守潔非

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暫至通歸山靈夜呼芝英書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一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孰睥睨之間以人為苟可問者斯其其道告示真士善守神保

四十二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璣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迹人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三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嘔和吸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導之雷風

李名錄四十五

四十四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螭伏藏年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五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倫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閣敷既宋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恒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赫盛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呂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之巨言河海偉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象贊

暖暖曾霄二素之靈超乎象外蔚然縉紳中有至貴獨立不群霞翳弱裾翼扶道君上朝紫闕手執玉文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寥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觀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計長慮者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周密卓然建立數十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眾傑奇偉之士靡然委順而枯槁絕物者賴有以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儒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遺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利之閒或陰壞其法學利彼所謂究竟已事者俚俚幾無以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鄒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為此懼迺考禪宗傳流血脉之上溯六祖繼明教寓之譜盡以為圖懷以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始其數然也且上入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拳拳憂其法之壞若此此其人所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為教非直天下之道揆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大夫君子獨無所警乎哉予竊有感焉因書以為送行詩叙

會上入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朝覲宴享之合征伐勦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閭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淫憤諷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謠誦識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評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怪之語其類尚

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平其身則發諸音而成又
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
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
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為宗
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隱括以為辭固自
浩博宏達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
言者至唐為盛世傳寒山子之篇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
子多道之廼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節之外一語
不措者就今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興錢塘會士人以其
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
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繇之
清思終日累月嗟嘆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
精矣至其貶駁眾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

李古詩四十五

十一

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
他諸昇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為之目曰春冰結花鹿雉都盡秋空卓秀一色空
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為之序噫予歷觀世來與作者
之能事有學於東者多矣上入乃欲休予於寥寥餘泊之至
者乎故為之序

送吉上人序

嘗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眾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
之坐臥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
異於將帥賢牧守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鹿碩之福殆不
能處此也東南各刹自隋唐至宋時有隆乎而寺常盛大抵
王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盡為其學者絕無所歸
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強應世如其不得已

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侵隨處魚鼓蕭然亦
其教之運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
故今王京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地僻無外故是以
安禪而容眾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
余僚友韓君克莊見之儀相慰問外撰中寬為一方之鄉仰
豈偶然哉其還玉京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韓君獨欲其為
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實智者所
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為守者至備極盛無以加
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
實者也矣則為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為序

李古詩四十五

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方外集二

序

送吳真人序

九二四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以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其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以贊動觀聽而示諸遠近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之君子之所以綏福發也乃台館闢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並立如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虬角則距短意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若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讀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聖代涵煦慶壽之所及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風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白雲謁謁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濤霧合吾君之居任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足留連前卻行者送者

幾不能以相連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與聚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報吾君哉其可父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可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調之義趣人君親之問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誦而傳也獨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爲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其所爲以自爲方應歷序聖賢會稽薛玄卿朱鉅尹文彭蒙田駢之爲術而推其至極於開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以道德爲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玄卿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親夫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洽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已矣今天宗師以玄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雖巍高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想然以自鉢心剝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

方物為彼此至相背於賦賦規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
是而為玄教者若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秀
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為之賦詩多至數
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呼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聚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慨
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德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寧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為人
精明而能靜為學弘博好古書法為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為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謁高岳衡華恒霍會
稽吳岳等無間之山江河淮濟瀕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子
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經雲者趙君虛一也

李古愚序

君前奉使制書佩五品印治廣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
內旨還禱武夷巨壑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木
食結茅武夷之巔以居人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為古仙
異人矣庸詎知朝廷賢員貴衣羽衣持節節節天子使
神明於海岳之間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
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使使者致命畢
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
詎知得以遂事傍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一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此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水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紼唯謹忍奔
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縱轡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水君至云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為專

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
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
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者古之君子
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間有客自京師至曰
予之別汝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後鶴不識使
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從從騎返初服而後之庶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
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已酉趙雲集序

真一藥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其
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紀尤所備著遇輻輳輒至輒抽簡或管
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公華人物土產風俗

李古愚序

必參伍詢訪會同其實雖繁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嫌其心
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禮記介君特憲立志之堅確精敏
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啻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
一藥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
李浮以為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為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托蹇滯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瀉以失本原也
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為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洩也虛而不實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
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瀉也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必也審
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說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為文何有
哉本初蓋得之矣而某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
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為世所稱美在國朝則有鎮陽承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異焉嗟夫勳名富貴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壙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為其後夫因官為氏安知無自別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飄然有凌雲之思使其食九霞而賓三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擬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胥胥京塵為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壯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過叟晴雲覆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為漿丹霞以為醪自我之不見靈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為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

書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樂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為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報南地則參甯之下也占者以為人壽命應之恒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轸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為明地者作之以為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

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晉為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非上下之應次書之限宜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昭耀光明之下焉必將表見於斯也即然觀舊無田以備小童之奉慶元間自品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已門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衆人出財聚錢以訓之壽星有毀萬壽有閣鼓鍾有樓藏經有室室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為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頒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為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彈其私力以為之者何也且今為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師嗣師為朝廷所尊貴子常見其在廷中為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為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其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以報乎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事衷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為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宮重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精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甲其男女師承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為是司祿主文治利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按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為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為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賢華之祠者在順慶路

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依之者南平禁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華之為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為室事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雞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遺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游幹三子最幼者既死為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為祠以奉其先時衛堯實與之通譜為請于朝名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為請於盛 聖天子憐然興科舉未及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李古愚少子

一

今為道家之教者為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為天子致福延壽以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為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為者多以來告而求誠焉大抵修國家之福賜予之盛及其士木營繕之勞而已蓋營繕畢而漢口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獨之上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嬉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土星也予卿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蜀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為書賜之故觀有靈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北極世以次居之 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穴若孟觀之正殿莊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無為記者吾子寧新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虛仲瑞桐游名山歸終茲觀秩三有條理軌道丙戌之歲年八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所不及也乎揮手謝眾即坐化去何大師為之賦詩若曰予見白鶴自幽雲中來非予故人也即又有章思廉者名居間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號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常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曰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坐立凝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東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皆書火字微無思廉輒取筆改火為水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屢屋思廉常游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數高第故儒者亦信之時都守錢某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因學求見思廉思廉望見嘆呼曰大資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効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遠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瑞歿之歲歿八日始歿肌膚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篆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為詩招之去相傳以為呂洞賓云此三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為之嘆曰劉更生傳學之宗休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類清臣忠義之士也而

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嘆是足以病顏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終常托赤松丹丘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乎予重遠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為觀記使知道觀之所以長久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王夢樞南臺之系也虛一既有聲公卿間遂以宣命管道教建康奉定乙丑又拜 聖書兼護其觀今任特馬祖墳園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雲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餘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地真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字於州里遠邇縉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安童過雲州問州之父老曰此有真道之士乎殿以真人對丞相相拜窮從見之問以修身治世之事丞相咸焉故其相

李古錄

力

世祖皇帝以清靜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真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為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上辭曰昔為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永佐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為政能加於前乎上曰誰為卿為是言丞相曰祁真人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爰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居京師時大都新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今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繞六畝耳其後沉其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以種蔬其後惠其嗣居之聖君與其門人四子象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泰定元年真人由公被召遇茲庵改稱觀韓又彩飾家設大作供器鍾

磬之儀三年奉勅作鍾堂鐘堂者其徒列坐於堂中設盞蒲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數升發其底作蟻滿始坐時置盂水中上水滿盂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脩其道者如此施財者其人富饒然若十結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以國家之力為之宏麗者甚眾而白雲之觀蕭然數畝之宮成於攻名食淡者之計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記也泰定元年五月予知過雲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誰後四年之過也適與玄教真人偕偶及之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者其有沒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水洞泉並作聲不可又留遂去之天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過之為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未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嘆嘆欲書其事於金閣未可併識諸此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倉玉軒新記

閻宅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倉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為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齋謝公諱誠齊楊公萬里野航洪公邁晦庵朱公長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誥閣學蕭公達月湖何公異舍人張公濤司封田公渭知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澹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章公穎之所撰也江右人物於斯為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為蒼玉也不亦久且大乎於戲昔者群公道德文章之懿非自於一時而已者也而元禮乃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跨世用也何有願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

公之於陳君也謝章累辭而不為感陳君之從群公也暨歲
歷時而不為詔百年而下猶使覽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
其高風雅致誰可以淺淺論哉噫盛世之指模失延祐二年
玄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懋於所謂者王軒者樂其勝
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徒尊之而以其事示集集世
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事見
在若平國良賢野要晦庵皆其人而誠齊盤園又門下客也
於是更有感焉而為之記 年也其徒 於示師
為第 傳云

著存閣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親於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
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
以為未嫌為重室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

李古錄四十六

十一

交厚某曰子為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祠第
子知予意焉予乃為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散魂焉其歿
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詩曰
欲戰之德昊天罔弔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述乎先王於
是教之葬以卒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
致酌禮義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
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
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發
墓者可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沒也則升屋極而號
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遠矣而弗
可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
霜露之交而有毛血腥熟之薦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
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莫什而不

返也則登高望遠求諸沖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
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焉有君子歸在民也
昔之人有無但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
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為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
其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
而少之也

滕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為神於
祀典為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
不得通者焉滕之為郡嘗以東魯為宗國嚴嚴之瞻不遠伊
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雨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
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蓋大矣於是郡長吏為其民有年
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

李古錄四十六

十一

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為廟以祠嶽
神久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
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作廟於山
麓費錢幾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
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
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
思微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臣王龍脫麟奉行 詔書率
其人以興廢乃以市民董珍為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
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
丹堊金碧與凡肖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師弟子之手
時號工巧邑士朱璋當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
治棟樑用摧堂瓦如圯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昔倏
來治州事始下車禱兩黃山顧瞻蕭條慨然興嘆遂與徐佐

議新之日不可使神無所依也過以 語書所以其自長官者
自任假已俸以奉之 國官署從史民難應其用不圓乃其美
新時善工 刻吉日命廟且能者以習其成脩大殿及門整露
臺起東西廡十間凡總以垣高以切計門樹屏復增廣工
足於備役不及民侯親為餉以勸相人用加勉始於天曆已
己之春成於明年之夏既成儒士王淵杜溫用王亨之言請
於官願刻其事於石俾前朝學正李德昭求京師求文以記
之予聞其後之治郡也清與而樂為政士於教加意學校
之事勸命闢地三千畝植桑果十萬餘儲積千七百石以解
用民之來歸者有餘家庭無諍人獄無留繫民愛信之終始
如一庶幾循吏之風乎侯名鐸字振文洛陽人官奉議大夫
政成且還朝後之來者知其成之不易尚思其之以存其民
人於無窮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方外叢三

雍 虞 集 伯生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川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宋時僧善相主院有圓道人
者愛其井泉甘美時來從相飲久之留墨二九數相而去湖
南轉運李甲好然訪或語之曰呂洞賓在袁州浴室院有墨
寄其主僧可徵也李道過求之相之曰有圓道人寄墨無呂
洞賓也出以與李蓋黃金云明日回至謂相曰人知我矣遂
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荷塘山僧間來視之不能
得也獨謫巖居之文廢第子曰法琳法琳自幼參學承事
雲巖欽禪師與入室之列孤舟濟在崇勝海印如在羣力虛
谷棲在仰山皆嘗禮之使分坐說法皇慶初元持鉢遊旁郡

頗以藥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若干遂以其院建大屋
曰毗盧法界崇佛菩薩天人龍神其中曰華嚴海會端其徑
遂高其門閤又有撫州判官李某詩銅為浮屠紹興監司丞
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佛者之
言曰呂洞賓仙久既去後見黃龍超慧禪師始究竟今又與
俱隱去相為人不不可知要是可與呂俱亦異人矣然則夫所
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一事哉二人者游戲示現將無為人之
深心然而卒莫能繼之凄涼寥落百餘年而有待於琳者何
也琳遇大司空 於燕之仰山山本廬陵人其傳法遠祖
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孫本豫章人皆江西也故仰山為琳
開堂集眾傳衣排付之俾嗣其法焉由是王邸戚畹貴臣之
家多知琳者名聞天子被電書住持撫州梅山廣濟禪寺大
司徒真吃刺諸子帝師加其號曰佛慈普濟妙慧禪師而別

今曰相山者也。其麓三百里有餘，不能周升其巔。廿里而後至歧而上，新日鄉城南山已望見之。邑之官舍民室，陽者莫不面對雲和樓。出山中，飛鴻霞貫，膏潤充溢，衣木旂谷之產，魚鱉之通，豐贍之若節宣蓄泄，以爲稼穡。

道園學古錄

國朝仍用道上主祠 天子有詔書祀名山大川則守令奉 詔敬祠歲侵守令迎禱如故事民間之禱祠無所禁也然山高以險祈報嘗在夏秋時冬未寒山氣已凝爲氷雪守者非清苦不能恒居四方冠褐者膏緣文書活合苟瓜華之微利人迹罕至則鳥鼠散祠宇頽圯像設暴露農民顧瞻傷怛不知所出今監邑承直郎唐元保童大用嘗奉

以早之迎禱四君者兩亦應而送神還山目其荒涼以懼以愧充諸其故則主祠者無固志之敝也邑中景雲觀道士黃處和事玄教大宗師吳公於京師吳公呼處和歸主華蓋山之山而正一三十九代張天師已令王應真主華蓋得度弟子以居既有成績乃移處和理相山苦四至者爭利而非卹也保童君乃爲文書言諸王道教者請以處和自度弟子嗣守而葺之未數月張天師吳大宗師還書悉如保童之請相山先有上清法師孫慶衍受璽書領相山而留侍上方不能至處和遂次慶衍爲相山甲乙之始云保童告諸近山之士民曰姓某者各出財以施黃處和耕石田飯蔬食披榛刊木躬先徒工遂以至正辛巳歲九月克脩四仙之祠道衆之舍門廡庖庫以次而塞監邑通敏有才器治事有方略父而民益信服之是以作茲山也不煩勞而迨其成焉山之人不

啟昧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篆其事云保童之同官前令奉訓大夫新知寧都州益都丁也先今令承務郎郵城任果前丞忠顯校尉同知寧都州張榮今丞從仕郎某郡張友諒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佐郎主簿陳章舒文瑛今尉楚國程世臣典史陳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旦具官陳章記

勅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鄴州黃梅即黃梅為道場說法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歿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為大剎唐人尊之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景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住山始葺為禪院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李古錄四十七

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陲受兵州吏民奉師遺像入城求福州果以靈貺按堵不遘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內附日以安輯富庶僧了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汛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韓高寺上人從潘王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方為虎溪第一坐通率眾具禮請王其山是時寺之食者眾積弊紛拏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壁廂垣廡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墮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新之務極崇勝給眾之田有鳳源永福東積優古阮家鉄甕

等庄或復或創九二百餘頃其屋宇器用之宏又日完以富鍾鼓鐘磬禪侶雲至式致用而有文又備百丈舊規而行之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開闢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何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師韓某德管易其等凡若十等人其成者則大觀惠乎希復也式又曰今國家崇尚象教古昔莫能加今東山之成願力所就蓋山川之靈靈應景運而祖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闕乎乃走京師請諸朝中政院使李公信家本三韓三韓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龐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禮必親又齋沐聞于中宮製金紋伽藍大衣以賜出宮中金錢萬緡與之俾半脩塔廟半為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書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舊同奉入城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藍然燈之賜焉

李古錄四十七

月日三藏法師具奏開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正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覺禪師而詔翰林直學士臣某為文記之勒諸東山之石臣某嘗問諸佛學之人曰釋迦二十八傳為達磨入中國為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與能分南北宋宗既為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會之後圭峯密推會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即落為本意然家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為仰為臨濟數百年來行迹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及也東山之禪也矣始戒戒雲門之系也實盛于漢演濟之六傳嫡孫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弗果勒佛眼遠佛鑑勤南堂靜開祖等五祖自皆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之後若隆若果皆振世卓然之輩其所以警發又多大入看

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
師發迹茲山而戒演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
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
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況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
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
巍々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藏真寶局而不陷精純
稟具至陽德真寶不壞過金石流光萬天女芒白有睹其瞬
朝日赫承運出見保邑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冰雪
色沉々天宮萬寶積上高星漢下連澤九江匡廬在几席鬼
神與龍獻力諸天駭奔從帝釋堅章立刹成勿亟誰其作
者行通式臣其著銘 帝所錫登爾法界衆神伯持地主林
各述職祖號具足如 帝勅輔我
皇元鎮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

詔翰林命臣其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若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年歸繼大統在位四年
而奔群臣

仁廟臨御傳至

英皇當是時權茲用事謹諸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
之爲地也炎霧噴毒往鮮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
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宜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
乃捐金庀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畀
天地 祖宗之昭貺以介福于

皇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于至治元年十
月六日締構雄麗麗嶺海之間鬱爲奇觀朕雖未嘗躬陪其成
而想見其處常往來于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
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其拜手
稽首應言曰昔者大舜歷試諸難殷王高宗特勞于外豈離
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太任而成帝王之能
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悉民情上成聖德者
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
而

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顧方惓惓若親之思問 黎
庶之苦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
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昭臨萬國者日

月之明也茲於淵潛之所錫興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
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溟渤
之外獨可得而私取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 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
風露以恬以康貞幹之固狎 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
公何私肅 清宮夙夜僕載而循固讓至三至再赫乎當陽
思舊不忘曰我梵祠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臨下
謁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局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
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願望乃錫嘉名如日之升文
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崑崙龍君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
鏗司鼓鍾來儀來朝內嚮而趨 天子匪遙嗟嗟遠人
天子念爾念爾艱食離征用弛 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
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耄耋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間伊邇

詩三斯文金石相宣謳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材能豪傑之士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縕於是有人仙人仙者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若昭井之雋至于今賴之其後若朱桃推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全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按旨修歲祀于江濱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奢乎其幽默乎其潛萃乎岷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為之躊躇歎息而不能

去四川儒學提舉

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

天師張氏正一法待成嚴甚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恠之撓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為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與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為堂若幾祠其神為圓庵及東西室以居修其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為屋若干間門廡厨福庫便悉具經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條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汪君事語玄教嗣師玄德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問有敕賜宮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虛字太廣

信人今守國人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

憲宗皇帝時以兵取蜀有大功前守張氏名雋河中人嘗在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處宜為銘銘曰維蜀之郡金城靈靈閣秦關文林漢作休養自葛殷完最唐閣世千百以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父攝旋按故堵壘繁靈靈閣數丁刻除噓噓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迺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肯顧依宰于燥涿疵癘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宮敬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僭匪私於皇天子視遠如邇

郡奏朝聞父出封

力

從伊祝何秘于躬受福嗟爾眾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是用嘉爾九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新宮是詩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闕賜見于嘉禧殿館諸太崇真萬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其所領開元宮其因革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戴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以其潛邸為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閣伯命大洞法

師張其主之宮在秘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
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
大元至元十二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秘書省爲署二十八
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址庫不足稱大潘之容觀取開元
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重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
第以爲宮公主親理宗文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役甲於當
時至是易其櫺門陞榜署因加表飾設兒位被服以象其
天神帝仙人之屬隆隆然湛湛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
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 旨繼董
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主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
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璽書加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
以重所領領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爲制始備
又封植其花石竹樹疏導其池渠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魚
露鶴來沫來止所以休寧其情真者尤深密觀雅樂哉天人
之君子曾城之內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官事未幾俄賜號
曰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隱隱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閑遊矣
今爲其道者善傳 上意達諸神明導況社存著專一其
事也惟大宗師真人嗣師真人父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
數其責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憂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
者矣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得名臣敢固辭不敢
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
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嘉之若曰爲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
非有求主人主人主求之耳尚德後尊退讓以風示天下爲國
之禮則然祥聖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梓德真人

命辛士爲訓辭示褒寵刻銀爲印視一品使護杭州諸宮
觀仍治開元宮亦名璽頭以璽書而別爲璽書給驛騎五命
備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 天子見之便殿賜坐留與
語移時深稱 上旨因顧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
彌謹嗣而傳之者予必責之此其人尤弘廓用謙以爲孔者
乃字真人而命之曰有參朕知老子所爲道德經開物成務
者也善孝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
外爾尚敬宣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
於手開元之爲宮久矣縣真人深自謙抑爲 上所嘉顯
其名益遠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皇聖世治縣清靜惠宗道家受齋有祠內外相望靡不龍
嘉煌二我宮殿於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
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嚴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疆神
告不誣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堞除而圖新爰得永宜
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魏二渠二道責因循不貴改
作昔勛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馭電車大集于成在今
真人克恭璽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
職贊祠思用不渝錫福予齡 天子不有于民是數維千
萬年至於億世遊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王筍山清真宮碑
王筍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其實錄以爲本名群玉山漢
武帝授上清錄於此見有光如筍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
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
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山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山至而
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幸者或籍其治處矣按圖其山起東
南稍行而南爲二峯名赤松漢武親夫人三壇又西爲覆箱

峯特奇峻又北爲北峯中引小階而下宮在宛甕中甕則三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遊秦人孔立明等九人上昇處故曰送仙峯又東爲郁木坑其東南生與初起山相值兩山之趾大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折始出山外而中若環堵者矣意者受寶而持約符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官蓋古之得道者云又曰錄其三峰之崇高最廣故以名此近是矣其地多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壇宇之飾皆托古仙神人以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者每登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衆樂並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聞或不聞又夜間寂又如聞車馬金華之來若神物有所効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求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求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中謝修通奉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爲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績爲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爲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官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爲請于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嘗道隆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爲時所尊敬故能大其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曰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曾劉繼賢曾李謙張高老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

嵩老又作冲妙堂戊午李謙又作三清殿先後以其財來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玄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有名可考者家數人耳則其派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既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爲靈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閭寂寞之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爲次第其說而勒之以銘銘曰

太秀之山群玉之府邇有容若曾將斯不辨而固匪素而聖合冲納和伸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余我左右宰我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街中君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孰其象倬若降精歸釜時傳嘯嘯弗輕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令神于無朝陽熙熙夕顯肅二執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不降穆二在朝韓二在野我宮恒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方外集五

碑

雍虞集伯生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觀
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
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勅
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
貞觀初勅改為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
識者左拾遺孫處玄大揚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
靜先生奉勅重修復氏百家備情書寶曆三年主者有智思
賢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今名
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

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太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受言大
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
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
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
舊惟此與王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甚豈
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太元殿以後舊規象三
茅君於中東為任華王季賀五君祠西為陶隱居祠充前殿
基為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為玄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
文賢講堂而前為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太茅南面諸
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
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捧養素文刻石覆之以亭而
嚴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
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樹朝京師校予始末碑為

之坎築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號貞居
年二十棄家入道編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人靜先為
計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為師悉受其誦言從
開元王君壽衡入朝被誦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指任其志
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詔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為
文而告之願畢力效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茅遺教文會錄
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為乎自任君始居此
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父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
世各誇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謁而有待
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瞻然思與
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豁落文天也哉予故與元為
方外交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陽開闢陽洞開曲元流泉保靈宅任君
來餌黃赤石天一石錫太元曲阿受養長有擇構宮方嚴
自王伯清歸隱止靈輦格虛林森爽化赫矣福鄉帝子發甘
液不食何年來遺覽白雲
開元全盛頗百役持
節旁午致練望爾來蕭條由代隔
文士漫書誰其增
之規古昔句曲外史吳元冠為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之
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數

仙都山新作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為析僊總真洞天相傳黃帝嘗
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禁樵獵三
百里李陽冰所為題黃帝祠宇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
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宣和三年賜于冠道士游大成作之
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而勢命道士陳潮定改作之
內附 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得為之而宮日發道士

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

聖旨主領官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宣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千九代天師及玄教大宗師請以宮中師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官事間有旨從之泰定二年也嗣棋遂承

詔徧祀東南名山歸主建康玄妙觀得謁

今上皇帝于潛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雅請有肯更賜號曰教門真士玄明通虛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成未有記今既未克歸懼因循無以示久遠幸勅文表之乃為著銘曰

縉雲之虛有峻其高旁無引綠上干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遯遯祠宇在焉冲融消搖微音出空宣其下淑有宮有廡有壇

有時天光照宣百靈萃止班肅不作錫我歸社室有壽者孫曾婦子不知不識明漆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而身不衰究觀緒言渙乎無為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民萬年如斯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龍之里著相傳神姓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贛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以出於險后物色之則神長也遣人祠謝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龍其東以爲兩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嘗是時州邑縣也而郡

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于版而致敬焉勅賜其廟曰字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號自一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贈前代之舊非開敷

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牋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龍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以恭神庥而以慰民人敢以爲告於是中書

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大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祐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列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思用某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某某也學仙嘗游西比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

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其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塞占山北見有黑相駱祠龍湫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隸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有入在京師者或從質學仙言則信蓋其人習以爲常而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况石龍之事書而識之何靳焉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身神之辭曰

坎、伐鼓石龍之下注瀾盈解解性在祖神其來思管樂千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兄弟如侶神國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

天子之祐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獯鬼去我羣鼠嗚我大田寧我屋宇尔安我依至于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郡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琳言昔在憲宗皇帝癸丑之歲

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雪庭裕公主之裕公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升岩顯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鈞軒壽公六世矣在壽公之時英宗皇帝念茲寺為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加廣大焉命壽公為司徒以重其事壽公以為溫公昔事世祖豪卓現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為而歿蓋

自溫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遂湮沒誠願伐石紀事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專也乃七月二十日 上在上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待臣有奉主內司亞尉阿兒思蘭不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奎章閣下在從官中請使

賜文以賜之 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 勅至臣所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字其五一號全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於淨土院寂照曰汝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亂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訥而祝髮焉無還俗意公主

淨土莊嚴甚嚴師不以為忤庚寅之歲無還俗意與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眾然而博記多聞論辨無礙自承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

顯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為萬松侍者凡萬松獨頌法語一聞輒了之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數之為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為世祖知遇侍帷幄為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

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 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澤劉公請永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統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驅四出周於所獲必獲其志乃已自其

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響應金穀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友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餘餘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其定之安因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為違言以相危 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難須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為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眾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

世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恒州之天宮寺西向而臥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眾庶指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

博記多聞論辨無礙自承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

臘四十師有草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亦有
所論撰不及而歿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 潛邸至於混一海內
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魏 然
赫々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氏以寂滅為宗
而才器文辨如溫公者亦當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
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
厚蜿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戶僧有
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厲莫敢予侮世皇有為羣
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
屹若孤鵠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為紛更入主出擊天子有
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

李古錄四十八

一

我廬來歸匪難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
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為書為詩詩揚宗風書縱逸趣
沛將有述棄而遽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誄有辭失之若
驚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
喜之史臣屬辭以係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衆學
之士望崖而退者或眾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峰和尚師
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整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
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
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
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

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振器廣為策勵推以為大辨為縑素及
門自以為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
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關
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題曰說如幻法名曰
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為尊為見而歎曰此佛祖向
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
慧禪師

名曰正覺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大尉潘王二
璋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 上親往見之既見構
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律愛護持必納雅實
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為 上道之翰林承旨
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

李古錄四十八

一

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闡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
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迺已轉運使羅憲發作大覺寺以
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渚亦至浮舟以居而辭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溪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
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
視之選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畫象事之南詔人有
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
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
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
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為安
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
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參究
關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爾爾然為退休

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也。為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其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止於其山東岡之草庵。有訣別書。信誠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甚哀。容勁山谷遂奉全身葬於四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為大明二年正月甲子。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瑋帖木兒召見集賢殿。命之告曰。其賜師院與塔名而汝為之。詔拜其門人卑僧密即禮刻之山中。臣某再拜而言曰。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禪宗惟東南為盛。然專席稱師者。豈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為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也。請製神師法雲塔之銘曰。魏魏撈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者無上義。達摩之東。愛言多。

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遐矚。師子嚴嚴置死為關。就當吾鋒有造無還。惟幻住叟登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偈。翻翻夫豈好言。登家獨深。快提孔難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為出一手。破滿塗摩。搖囀鍊其紛紜。首為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不迷。何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敢受。職度人。辭乎法雲法雲彌天有蔭。斯普憐于皇風永填終古。

大辨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臨濟一宗最為得人。七傳為揚岐白雲五祖。圓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截。昔有端緒。不可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之初。門戶嚴峻。波瀾浩湯。自朝廷大臣縉紳先生莫不委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為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

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應庵卓然。家聲傑出。破庵先無範。演化之家。與慧相望。至於雲巖欽公。五世矣。當宋之亡。宗門專宿漸向寂。實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其方便。而鑑可極。嚴絕得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道場。宣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為倡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嗣嚴集雲之席者。則吾陵公。禪師而已。師年十九。落髮於東陽寶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遠於雙林。又依東叟。師於淨慈。掌內記。石林筆至。淨慈師亦侍者。兼外記。徑山雲峯高尤敬之。諸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餘風。得師相與議論。激揚發明。咸器重之。爭以得師為重。而師曾不以此自足。廼見嚴公。于杭遇諸。嚴舉黃龍見慈明事。問之。嚴印其額。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隨書招之。甫至。請為第一座。一日室中。嚴舉臨濟在黃蘗。一度喫六十拄杖。因忍向大愚。勸下築拳師。云鈍置殺人。嚴便打師拂袖出。至元丙戌歲。也是冬。嚴將示滅。柏師有曰。吾以此擔累汝師。曰終不向者裏活埋。却未幾。嚴果化去。眾以為佛祖向上一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縷。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曰狗子聞柱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獼猴橋吞却集雲峯。是第幾機。答者罕。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嚴。有誘掖而無假借。裨販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為文章。清麗高古。變絕塵俗。西江之老於文學者。往往往故國之偵。傲睨一世。及見師。豁然自失者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英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間有之。然則況於為其學者乎。寺嘗有水火冠履之厄。師隨尊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

所能者歲飢師每食必與眾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灶爨嘗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羹湯水以爲飲師不可曰常住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縉白迎拜道左親慕愛敬始終如一無或間然抗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久矣延祐丙辰行省票 朝旨迎師居之表人士號慕護挽或訴有司留之不可扁舟所經處靡不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以爲不羈妙善於二百年之外者百廢具舉四衆歸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請從者并几器收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峰聯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浙人長者重施以爲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爲是見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

孝古錄卷十八

十一

禮師不爲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

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

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永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大圓之號其來徑山也

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囑付時官外護宗教戒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娶之義烏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岩集及語錄偈頌凡若干卷行于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絕冲照堂一荆叟珏之次初師在衆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三至今夷異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塔前有岩桂樹常以歲三月準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

乃盈樹師平生主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四年徑山首座字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某久未克爲也良堅忍寒暑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都魯兒達失奎章閣學士恭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使殿具言師之德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永克者有旨賜號曰大辨禪師塔曰玉華之塔而命臣集爲文臣集頓首稽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中間妙義非空蹤二岩瀑春兩時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彌天竹樹綿密古雪在山巖絕人蹤畧示三關一綫之通我觀華嚴嚴儒童本智帝綱交參珠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二雷音不與羣象共酣集雲之

十一

峯雙徑之場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雨宝華諸天唱言辨才不夸聖主御世尊敬法宝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鉢二靈山儼然高會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贊以弥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方外集四

雍虞集伯生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經紉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爲乎斯世者矣其卒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爲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季進士業元齡既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

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具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坐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點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遠耕衍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穎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吝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土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其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瀟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

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嚴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二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乃作大佛閣市民就居旁近相繞新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瑄與行省丞相下今告奉寺曰其各以僧集令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其若某衆曰諾丞相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券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住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棄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盡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其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十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任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崇佛尚祖旁求碩師審贊神宇跨浙歷江梵宇于

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整我紆而父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潏慈暢宣心泯物化來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固愚今去而亡俯仰無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惜惜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常陽王景德禪寺者智有大師道場也智者荆州人自天合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歿而藏神於此願佐師建伽藍焉自隋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為著法堂記及歿又著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附國朝荆為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

李景平

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歿藏舍弟于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閣學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為法為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子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予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廣姓黃氏父某母伏蒙城人至元丁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群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律年十三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岳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

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帝有其中尊舒金色臂摩其頂呼之為拘多者九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為拘多何不禮拜師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前心源清源三歎奇事指授繪者寫其所親至本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瑞者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眾迎師歸繼珍席曾未踰時百為具舉至大二年入見

武宗皇帝出遊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大藏經滿散之日師升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萬目驚異嘆未曾有皇慶元年入見

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漣為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為授記名之曰僧錄節兒授以伽黎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三參於壁下嚴兩金剛高

李景平

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軀下為法堂又作鐘樓皆高十丈其像設嚴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旃檀林庖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閣將軍廟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為永福報隆寺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為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灣洄莫能致一夕水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徧覆田畔不絕田主欲因夜斷引綆至則見若於菟守之廼悔愧以懼更為推致云環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由以瞻敬先尊於蒙家者復之可購者購之設有水旱虫蝗之畜師默禱禱應環寺百數十里間未嘗有凶歲刻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論模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儒書道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

昔十拜領眾說法清規嚴整夙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
江胡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集眾叙別眾舉聖元
至吉嗣寺事師肯之遂跣趺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曰
雲霞地山谷悲慘南土早災彌變寒慄入龕逾夕顏貌如生
聞維之歸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也壽五十五
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
指藍三十六所王京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隱或微
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豈偶然哉今茲林亭
者知死生之人究竟已事宜多其人而依止啓發則存乎得
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擇發未至震旦當西望跣趺而
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銘曰
我聞鞠多於法大護蓋盈石室不可重數應緣出世而因現
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大法幢江漢

之埃前哲寥寥數魚絕音師始為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
瑰珠壁綴絡幡蓋充滿嚴飾田池園林材用所生來獻來歸
不煩度營百萬億佛諸菩薩眾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天威力
神忠勇之資迺暨龍君並安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堅固師於
是時鳴大法鼓四眾安然肅恭執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
十二年常如一日天華散隊以贊皇錫大衆諸經師然四馳
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初現妙相俄歸大眾仍以象
往千山之際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歛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現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熟達摩
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發
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觀彼
孤絕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字內多其子孫其

斷崖和尚塔銘

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
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光克昌有隆
有果所謂千古蒙傑之士數揚宗要風動雷聲聲光莫盛焉
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神化相
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流庵傑破庵先無准範遂終宋之世
矣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衆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
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其法嗣師
子嚴頭立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
以接後人寥寥寥寥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
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證實悟正
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間指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
氏父大有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
州德清縣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

於人世事情無所知姿貌魁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神者
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勿言曰
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技劍去機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
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嚴之死開爲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
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
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窻語師聞之忽生大
疑然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
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隱者有言即詣
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雲雲未絕峯肩
捧之不覺殞身崖下縣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捫蘿
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
公去也通曰汝幸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

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望禪庵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臺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會得一鰕一蟹今日有蜚蜉蝣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拂子為衆舉揚勸同學辭不少遂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參峯次峯令見師二曰焉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又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周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云云太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薙晦或

游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開凜如冰雪所至四眾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索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成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峰之道恒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詢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備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妻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

縫塔其晚與伴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九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習子踞跌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窟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碎雨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縹緲木鷄未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振山谷師公示寂會葬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普魯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申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璽書主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齊來求塔銘後二年鄧陽張喜式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

實司考乃按而序之集普當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臥空山思欲就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後人之的何其公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登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師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師子返樞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草草全身說法熾然無當吾幾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鍾朝夕龍象人天游宴良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閣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嗟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縣縣靈寺鐵牛神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徑自
其城行乞歸茶陵謀建神師之塔以天目僧惟則所述狀來
求為之者銘集於湖海間之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
來者者隨分贊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
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普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動見地
之實到漢語人也以其踐履經行之真實無假借無撓拾無
崖險以驚眩誅而於其體態則孤虎狼之窮山不事奔
走酬應居大剎以為崇其從之者實為死生之事以求決擇
激厲誘掖必有實得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為衣食進
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
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蔡仲常父少年宦學清湘嘗一
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若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
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囑而

則之言鑒鑒金石凡所紀載不待隱括叙而錄之無愧辭矣
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大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
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學而不接於喉吻清苦
剛立而世緣頗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肯庵勤
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雪巖欽公禪
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聞嚴公上堂云學者
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為大妄
語師默有所領迅捷奮發嚴請師主東淨師為眾僧剃髮
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供持亦染其疾居屋盤堂醫
以為不可為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用盡不得力師取
觸器於屏處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
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一相不生
至二更盡忽見山河大地遍界如雪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久

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草即頌之曰脫皮
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前河沙漏漏自信漏漏不已振衣扣
方丈通悟嚴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
是甚麼取得眼來已蹉過兩邊等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
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眾中六年當我 國朝
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嚴於正宇堂前以衣付之有偈云無相
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其雨自是從大僧
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其處
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踴
高丈許眾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
石獅子笑舞不已嚴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
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僧面前
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撒倒勢嚴云云一采

兩餐及入室問云親切處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嚴云為什
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錢嚴云
多口漢巡堂次師以指食裹身而睡嚴召至方丈厲聲云我
巡堂汝打瞌睡得得得若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盡覆德山
無虧下金鞭嚴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為號二十五年戊子歲
師遊衡陽之邵縣有桃源山者頗險絕已入嘗寨之以避兵
天兵至招之不服盡殲諸其下骸骸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當
聚怪毒瘴近甚畏其害師至眾請告焉師與其徒數人委舍
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
之戒其怪遂息師素不知神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
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禮拜邑人尹桂方與其族入捨地
段德祥父子等創殿割田以為先倡崇禎日盛為大精藍四

大禪師至寺曰雲雲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鍾鼓既設大弘
雲雲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爲
有妨於工程也行茶坐禪以身先之其將有覺者則躬候其
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是當人捨身
命與直使如虛空不挂纖毫念方有自由凡其警策微切類
如此然勘辨之次捧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
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
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資壽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永
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便衆各得其遺風焉度弟子凡七十
餘人師之友曰陳准感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爲僧又同
得法於雲巖而感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桃源法席相
望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授
之皆無所遺缺西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歛山之遺骨而瘞

李吉書

十一

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瘞焉其用
心之慈普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屬學者弟子
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雲雲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
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雲以陶
器函蓋而歛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
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
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
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摸畫之因歎曰師
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
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笑傳久奉七
徵者猶有待於剎竿之倒西來直指通霄立雪者曾不辭於
斷臂之艱獨療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
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閑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

海暗機傳者寥寥每與劍金若夫大機大用全發全收望聞
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關微服跋涉於方代行東
南威振江海華公虎丘之矯子兼揚大憲之宗嗣子孫承之
班班可考其風即止之數吾不能不慨然於斯蓋焉
粹一歲銀山鐵壁以無爲門非萬全牛之力何能無鐵壁之
分以相照也及其門者或得之於咳呼之間或顯之於語言
之際豈大法幢鳴大法鼓豈止一人而已哉信其七書夜之
言行其七書夜之事師言不妄表之後來則惟五足公也哉
噫哉後長師之松風閑話方爐之夜雪吾不敢輕於初學亦
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叙是事傳之方來蓋
以爲佛法初無繫綴於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淵
源竟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爲淫言者乃徒贊以爲之
銘曰

李吉書

十一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勞瘁病穢惱諸不堪忍苦如燔壁
木石不背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晝夜塵
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雲中月無有山河休宇宙可包
括剎剎見法身佛說衆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實以我
直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首無虛妄靈雲挑花海
嚴靜無變異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攝源源金剛王過去不
田議右嚴如楞伽真可至其頂傳哉顯明誰一見更不疑拈
草作梵剎帝釋之所贊來者如客霧一一爲法故一一接法
流不時其初心分座導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勤留此
摩堵彼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句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方外集六
雅虞集 伯生

碑

真太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賢俾各得自致其功用或遺佚是故
禱祠禮讓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宗而真太道者以若
節危行為要不爽求於人不苟侈於已庶幾以徇世務俗為
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蒙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
亂離輒草衣木食或伴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
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宰澌泯斯盡惟是為道家者多
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
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流散在郡縣
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

國朝之制凡為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
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太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
開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
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屬與全真正一
之流參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
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猷謁
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
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
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者書以名其孝文多奇奧貴人達官
來見率告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
下良久自牖間得一語而去已為幸甚過望至於道德忠正
縉紳先生則納履杖策往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為
圖以相傳翰林李士真公嘗移疾假館于天寶宮別業其

徒以真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必其可
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
而惜之曰始吾學道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
未則有本水則有源矣吾師之德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
吳公之文行是既為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
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為之辭予既思吳公知張
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事而為之次第曰真太道第八代
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
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今為涿州人生三子真人其季也
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贅寄母
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
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
今九十二年矣生而雄偉稍長不為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

絕不啖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原怒人也事極極惟

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與方以才勇為行軍百夫長疑其情也

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鄭希成真
人居懷來水峪之太玄宮住依焉十八受教被其冠服漸領
其文書谷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
而其父母且老從真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伯然委蛇其徒
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
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順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為法
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
焚香爐中有異微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眾以教事付真人
曰先師之囑如此遠以二十一年 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
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太 道教事又賜 聖書保護之自是
眷遇隆隆 中宮至召見親賜袍馬安重丞相嘗病其人視

之立差時甚神之 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為崇教札助者
多至五十餘通而 寶都而王又為初庫藏脩宮宇廣門墻
充田畝始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 年加封其祖
師錫賚元厚使人立碑隸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 詔修大
內延春閣下賜予偏及真徒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
而升仙矣始源有童謠云源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
號岳祖蓋其徵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
元以次子孫女婦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
至於蜀東望齊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戒
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朔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為真人
者如神明然信非有道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
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
槩知矣銘曰

李古錄五

二

道之大行天下為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逕前哲
病盡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肫肫補息泯泯弗繫弗割混然
樸淳萬偽日滋莫而 止故夢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渠渠千
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書敬共奉承微信玄契導和以興
緣鹿之阿樂丘崔嵬矧畏耽燭鞭風駕靈肅其能來贊我泰
定億萬千禩何以著之刻石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為老子之學者泊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作於用
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遠焉不為之動存乎中者淵
焉不見其窮冲冲乎充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
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其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
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為養
其母某夫人知公志 從師龍虎山玩心希夷為學自約人

莫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
在從而締驪者若飲醇而飲甘蒙前襟機者殆有其能者莫
不憐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
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嘗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
所見者晚歲歸為親壽無樂親戚鄉里累月人人感動及歿
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歿公以弟
子諸孫護喪歸開府朝之大人舊臣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
弔奠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辦人又以為難能然公再
罹鉅創形氣向示而為生之適傷矣蓋還京居五年洵煉清
虛一旦化去噴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
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為其道者哀
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李古錄五

四

異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吳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為
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遂召
以來深得開府心歲從 車駕行幸嘗察罕海有 旨禱雨
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宣授其法師提舉崇壽萬壽宮
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
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
詠以真人居大都崇壽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
書以四傳屬之而遽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後世務
其居在宮中取幽迥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
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足傳者 道書冊經大洞玉訣

靈寶黃籙齋科等書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當道抗抗方
早備荷弗應行省丞相咨刺軍候公以爲請公坐爲致兩告
足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
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篋中有書
數卷耳幾無以爲飲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具公出私財給
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其年月
日提點舒某其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
從游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
諱日新字又新 饒之安仁人祖諱其父諱其銘曰
真人孫賢其登天上薄太霞下蹴紫煙質化而消名在在
間我哦其詩琅琅相宣秋高露零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
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成年雨入于田雲復于山泯泯淪淪焉
窺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曾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

百靈寺度

李古錄五十五

五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
至豫章西山又六歲入城府學於紫極宮遂爲道士稍長游
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
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客之親之舉之
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
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摺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
方外士以清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
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
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
有氣汨汨從中起稍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
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一

或肅味以樂或醺然以居凡俗疑其爲狂病云何氏之宗本
卑因果之說而其徒脩儀範爲世人求福田福業其文甚
多君見而笑之取其爲金剛供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
奏而開以法要佛理粲然凡情豁焉子見之固異其有所得
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爲古仙奇藥往往
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
曰子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露李簡易先生其人也信國
趙丞相之子俱嘗面授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歸湖州聞其
說乎君啞然笑曰吾危得仙矣夫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
老願進其方乃扁其室曰青城真寓以待予來而予未之能
從也世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室祠宇其教之師采
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
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蛇焉時仍改至元之元

李古錄五十五

一

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
千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龍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栢
鞭楠檟平蒼蒼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來闌於斯也
其弟子陳子靖襲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表用宏以所
隨冠劍藏之其友載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
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玕君在時嘗求予識其
父墓頗詳上方爲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
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枕荒過之留君
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汎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
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旦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
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
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爲復宗
歿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鄉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倍捷

具在此其為觀中寶田以食眾吾無用也然後入服復宗之知人云載衍曰公幸為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為其人一來也乃為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涯耶九萬其程孰羽儀耶大羅之鹿跡峯旆旆宵山井靈氣所會之有蘭為秋為春子去不來白雲誰隣憶後之人善視松柏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邑從上都具部倪瑛與其弟瑛使人持張先生貞居之書來求製兄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表兄臨印魏君起客吳中為予言文光之善且曰部使者過其門而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為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為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為解苟有可為焉知其將無不為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為而有所不

為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為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部使者廉問所至表之敬之為宜云後予直翰林閣朝廷賜文

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賓文光之高風既達矣乎不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栖遁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瑛又知好文學予敢愛於言乎按輩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為無錫人益生俊俊生滋滋生將仕郎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寔生昭奎是為文光真人也母邵氏始娠文光夢異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屋上鄉人以為火也操具昇水四奏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已異之稍長入鄉校校師常絀其問辨為歌詩興趣自然有

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勳萬里亦且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騁聘之書至於輿地象胥之說莫不精究及冠壯志華絕欲獨念無他兄弟備養不忍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瑒按察浙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授學道書院山長具人祠于中廼也因為立學官為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秩編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為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為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元樂子莊子列子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薦諸朝以親老弟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署文光為州道判又進道正以

領祀事州人屢以水旱請禱之靜嘿內應而時變外應人莫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為鄉錫山祝之雲族而兩蝗悉入具區歲大熟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旨以玄元館為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為住持提點二年宣授常州路

道錄延祐元年有旨陞玄元觀為玄元萬壽宮仍住持提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為玄中文節貞白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法亦不徇流俗為祠以奉祀又為永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養親煥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元淳族人里中子弟不暇教者為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焉晚自

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
游寥廓又為棲居曰棲神偉觀又臨黃公澗左作小蓬萊之
亭右為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
下為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句曲自茅氏兄弟歷
陶隱居司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彬奉其大洞經法為
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
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為
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為以傳法度之事以
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絕頂下晚五湖揮手謝
別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儼然蟬蛻顏貌如生春秋五
十雖其今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
非所謂臯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為真人始
自禁廷錄旨職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

卷七

力

謂宜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朝廷任祝釐之事
不然亦當以釐事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
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蹟清顯非名實素孚者
時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識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
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為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數潤千里升為雨
雲濯濯秋明煦煦晨暉卉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為
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存貞節嚴嚴金碧琉璃雲霞蔽虧日
月吐吞消搖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純
珮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潤巖輝雙體瞻曜極樞有
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虛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
大霞下卻塵紛蕭于九淵歸息天機鬱鬱丘園遺劍在焉參
廟歲年永懷孤鶩

墓誌銘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真禮部尚書
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雨散至須丞相上
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雨尚書即為章往白丞相丞相
病在卧內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觸
婦人手且得罪寧敢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
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使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
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屈膝拜之後
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為之碑五年夏
中書參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輿聖宮遣重臣醮雨長
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憂也此祭酒雨止
月星繁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

卷八

力

其像屬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為贊以鑒識之陝西行御
史臺都事吳君昉命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翥在鳳鳴見真人
為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渭濱岸境
隱隱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為至水次登壇岸眾危之然水立
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
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謫幻者也故君子信
而傳之真人諱德或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
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十一歲為道士事天樂李真人與同
輩執事未嘗忘讀書崇陽楊公與然見而異之 猶子誠
明張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 張真人掌教時皆
親禮用之
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臣西服
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

武宗皇帝賜真人號

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師玄間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兼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爲真君高圓明李天樂爲真人穆王二師爲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真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爲出尚服賜之鎮其宮甘河祖師遇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著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歸終南優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願若退趙道真京若冲等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異人爲國光華於繁有文獨以道

者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居雲間日舒物不疵癘容容于于真人出游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爲驅天子有祈真人致之曰兩曰陽天亦不違盛德之尊豈惟玄門紛紛鄙涼亦皆寬敦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中黃基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某母吳年十二入玉隆萬壽宮事清逸學宋尊師朱致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精相贈即閉門絕來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爲業王尊師不可曰吾非有術於子也顧醫道甚精微識慮猶不至則人由我而死殊易事也將以此爲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爲莫寧過耳誠慮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西山中有劉玉真者本質行老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遇曰晉旌陽許

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希文以爲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淨明爲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爲貴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人如母苟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其言如臨天地鬼神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奉定改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薦希文者曰中黃公剛介堅毅長於幹義向嘗都監其宮治衆嚴甚人或不樂而土田之入廢舍之完公而成功昔爲忤者更交譽之觀之其後從玉真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冲淡爲達人誼公前席相表異之乃爲書請希文爲其法師玉隆方壽宮焚脩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且上有聖書之賜而希文愉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爲已

女子古無手

事古所謂清虛日來淨穢淨盡者蓋庶幾焉十二月十一日爲書寄別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爭吾骨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南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爲道士四十年度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衆不可備列趙中山嘗與希文俱來爲之言曰子爲銘其藏予重趙君之請故爲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玉百陽晶發輝表靈赫我與受書繼玄德長生不死爲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鏘金爲音玉爲書表歸其土墳元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

玄敬大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學事張公卒于京師年七十有四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奉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峯其弟子具全節以事狀致書遺集賢曰維玄敬本始干我大宗師今承承嗣之重誠不敢怠維大宗師有遺行願刻石玄宮以著無極謹按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歲始上朔唐宰相文瓘十七世公生有奇質長七尺餘清峻端重廣頰美鬚髯音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後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近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朝

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然懷願供帳從行幸上祠惺殿

詔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乘駭懼詔公禱之立山

上幸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病甚詔公禱之即有奇徵

病良愈自宮禁邸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上命公稱

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為乃號公上卿

命尚方鑄寶劔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

玄敬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為真人掌教江南分

集賢翰林為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都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

各置主掌為其道者復之無所與上用言者於道家經

裕皇以公言入告上為集賢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難祈

禁祝亦不廢岳瀆既皆在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

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勅百官饒之國南門比還所薦論

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上召問

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

為民先河成至于今便之公非洗沐不得遠去惟帳每出輒勅衛士載腰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上思與民休息公曰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有意上將命相召公以周易致用完澤得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得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願陛下勿疑元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誠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密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命以公舊德為隆福皇后隆福太后又以上意諭公善事嗣君也

成宗皇帝身復太平之盛致意天人敬以持保其氣成謂道家醮設事上帝其謹既尊信公則命為之如其方終成宗之世幾歲脩之內在仁智殿延春閣外則崇真長春兩宮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署御名每歲七日乃罷致白鶴

翔集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孛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脩德省政之事懇懇為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詔天下復用其經錄章應加號玄敬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學事又加特賜上卿

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隆大真人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上尋加特進時

大皇太后在東宮其特以優禮

仁宗皇帝在東宮其特以優禮

武宗

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為製名與聖宮記其事是以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

累朝舊德今為誰乎未及對 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為印曰玄教大宗師印 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使國工畫公像 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 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宗真宮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宮皆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列聖恩寵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重書讀之公年彌高感 上知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百言端坐而逝三日始歛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輿聖宮中宮使者繼至預朝服市來會哭莫不悲慟及出國門送者填擁接于郊吟亭午霏霧翳

李古像手

十五

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鬚髯車蓋衣帽簌簌成水花綺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約而集比葬四方弔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

有若此盛者於戲

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羣策盡屈用集大成謀略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繼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彼紛紛起滅於忽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為奏其子孫之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其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為教情

累聖命公服皆金花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衣裳綢綾劍復首絡珠玉而公常服取具弊濯 上尊大官之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逾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救時拯物常密幹於幾微未嘗以為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識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雍恂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諡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諡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祖以邵武路同知贈其父吏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衢州路同知贈其父廣孫玉山縣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

李古像手

一四

八人皆贈其人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為真人徐懋昭陳義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其人者七佩銀章者四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吳全壽王壽衍云云公在集賢時集嘗忝論撰其館政志而銘之銘曰

於赫

世祖受命維新德興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弊靡時邁瞻克永世保保張公玉色長身疑其冠衣作 帝外臣小大有位瘁躬課效我則無為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彼不驚我柔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肅肅

武廟歷資保贊

仁考之詔道維賓師其同孤公彼有成虧

我無汗隆盛德不置龍亦隨至出多富榮安尊孰儼四十七年坐觀物遷變諸逝流其來源源

聖皇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寧老棄徒俄去回光歛英飄風流

靈住來承乘降碩庭 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
錫純社大江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象玉
宗傳之中尚俾來嗣與 國長久

非非子樂至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為宗清靜無為為本其流弊
以長生不死為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純陽也其後變
為禁祝禱祈享醮符錄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
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其乃有蒙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
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發亂之機者往往從
之門戶頗寬弘樸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紀而潤飲谷食耐
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
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為其學者常推一人為之主
自 朝廷命之勢尊其尊重而顯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

李古學志

十七

可知也予在北方數州有為其道者而不可得見知書讀大
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
奉 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衣曾不掩脛而肌
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
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
知為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
高潔接其徒極嚴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井諸山而不獲
相見則予賀賀壁土歲三春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
里空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
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
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
與人有競意曰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為岫雲僅也輒
與飯一小器日向中簞稍滿即還師弟子主僕煮水瀹而食

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室者
分簞食其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
耕獲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
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辭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
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為何事耶辭
其師以去徧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山東游乎齊魯至於燕趙
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
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
之舍州郡命方士禱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
之岫雲曰欲雨乎是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為也郡中先
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
室治爾田疇行人道之當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
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摩挲玉清觀之人觀之仙游山

李古學志

一

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無陶甍瓦竹石不約而
輒有山本閣者憑虛丈尺耳王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
而去或至數旬月亦不知其耕桑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
而所言平易雅正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
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吳公為之記公嘗問爾之為學何如以
頭子喟然章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
化爾公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為作鐘
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弓一言子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
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
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沒時編與所識書別略無他意其弟子
彭致中廕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為請如悟鍾記
蓋自為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
字非抹子有偈頌普說等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玉

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為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舉

云銘曰六十而化載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夜月山未秋寧食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十九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所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藁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緝之得在朝藁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

朝時為文多不存藁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藁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

侍應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

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

數而為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

是年十月有門人李本謹識

宋景公十四年十月有門人李本謹識

新刊七真因果傳序

七真一書舊時有之惜其文不足以達其辭趣不足以輔其理使觀者恐卧而聽者返走約年置之案頭不獲一覽人皆視為具文余每欲振之終不能就昨歲自秦返蜀落於丞相祠堂默思熟想窮究七真之事得其精微終日草稿編集成書名曰七真因果以通俗語言鼓吹前傳以人情世態接引愚頑以罪福醒悟人心以道妙開化後世其於勸善懲過不為無助道會王公見而悅之囑余真確其事余揣王公之意欲付梓人刊刻藏板也余即彙成上下兩卷道會終日覽之手不釋卷嘗謂余曰此誠修真第一書也余答以修真之書甚多奚取此為第一公

七真傳

卷上

序

一

曰修真之書雖多其中妄誕不少有借法力而為術道者有托仙佛以作引誘者遂使愚夫愚婦聞之妄冀成仙成佛不顧身家性命本欲以名言覺世而反將清談誤人此等修行之書雖多將安用哉而取此書為第一者蓋此書無妄誕之言不引誘人心步步腳踏實地句句言歸正理乃事上必有之事非人間不經之文取為修真第一書不亦宜乎余以為天下妙理無窮諸子百家皆為秘世金針豈獨此書為良命名因果盡善也盡美也嗟乎道會王公能識此書為千古知音世之讀此書者能如公乎公為千古知音識此書於七真即七真之知音也欲刊刻傳於後世亦可謂後世修真者之知音也以公一人而作前

後知音誠道器也亦至人也

光緒癸巳年菊月吉日

龍門後學黃永亮謹序



七真傳

卷上

序

一

新刊七真因果傳卷上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憐貧困偶施小惠 | 入夢寐深指迷 |
| 第二回 | 萬緣橋真傳妙道 | 大魏村假裝中 |
| 第三回 | 受天詔山東度世 | 入地道終南藏身 |
| 第四回 | 談真空孫真誨夫主 | 求妙道馬鈺訪明師 |
| 第五回 | 馬員外勤奉養師禮 | 王重陽經營護道財 |
| 第六回 | 孫淵真勸夫捨家財 | 馬文魁受賂通權變 |
| 第七回 | 賄族長馬鈺立捨約 | 論玄工重陽傳真修 |
| 第八回 | 論先天真一妙理 | 除魔根不二法門 |

七真傳

卷二

目錄

三

目錄

- | | | |
|------|----------|----------|
| 第九回 | 王重陽分身化度 | 孫不二忍怒首師 |
| 第十回 | 講三乘演說全真理 | 損面容甘作醜陋人 |
| 第十一回 | 降冰雹天公護法 | 施妙算真人指迷 |
| 第十二回 | 指坐工申明妙理 | 學真道喜遇明師 |
| 第十三回 | 散壇場學人歸家去 | 換道裝師徒往南來 |

新刊七真因果傳卷下

目錄

- | | | |
|-------|----------|----------|
| 第十四回 | 試凡心屢施此責 | 順師意常秉皈依 |
| 第十五回 | 示羽化仙師歸隱 | 送靈樞門人服勞 |
| 第十六回 | 大魏村三老敘舊 | 晉安橋一言指迷 |
| 第十七回 | 戲喜紅紗計脫身 | 難泯然當真盤道 |
| 第十八回 | 王重陽真復假 | 譚長真說古證今 |
| 第十九回 | 論玄機四言契妙 | 開山洞一人勤勞 |
| 第二十回 | 煉色相烟花混迹 | 說妙偈道念純真 |
| 第二十一回 | 孫不二洛陽顯道術 | 馬丹陽關西遇友人 |

七真傳

卷上

目錄

四

- | | | |
|-------|----------|----------|
| 第二十二回 | 分請開大道不戀情 | 問相法當面把人量 |
| 第二十三回 | 化強梁改邪歸正 | 談至理因死得生 |
| 第二十四回 | 苦根盡相隨心變 | 陰魔起幻由人比 |
| 第二十五回 | 直陽足羣陰退散 | 惡貫盈合家沉淪 |
| 第二十六回 | 祈甘霖回天轉日 | 施妙術換鳳偷龍 |
| 第二十七回 | 論吾人誦誦告誡 | 論修行層層做來 |
| 第二十八回 | 賜鸞酒皇后試道 | 戴金冠真人吟詩 |
| 第二十九回 | 受丹詔七真成正果 | 赴瑤池羣仙慶蟠桃 |

七真因果傳目錄終

新刊七真因果卷上

單菴黃永亮編著

第一回 憐貧因偶施粥 人夢寐明指前程

行善當從實處行 莫沽虛譽圖聲名

虛名虛譽成何用 反惹窮人說不平

這幾句言語講的行善要有實事若只圖做得好看欲人知曉即是沽虛名也有其名而無其實只在鬧熱處做去那極苦極窮之人有不能被其澤者眾也難費了許多銀錢畢竟未曾做個正經善事既做不倒正經善事自當而錯過之嘆昔炎宋之末陝西咸陽縣有箇大魏村村內有百餘家人戶多一半姓王也算得一大族這王族內有個居婦的婦人年四十餘膝下有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壹

一男一女也曾男婚女嫁因這婦人心性慈善見了別人的小男細女當成自己生的一樣不住見長女短的唯哄他們那些小娃子但啼哭便要喊媽他就隨口答應故此人人都呼他爲王媽媽這王媽媽家頗豐厚生平也愛做善事最喜佛道兩門常好齋僧佈道拜佛看經人人都說他行善就有許多僧道登門抄化又有若干貧窮來村乞討或多或少他也隨時周濟那年殘冬之際天降大雪王媽媽站立門首見兩個乞丐從雪地走來求其周濟王媽媽責以不去傭工度日而來沿門乞討非好喫而懶做必遊手以食閑那有許多閑茶空飯侍俸你們話未說完有僧道數人前來募化王媽媽給與錢米僧道去後二

丐問曰善要婆喜施僧道不濟貧寒其故何也王媽媽曰非我喜施僧道僧能念經道能修行我雖然施他們一點錢米僧可與我消災道可與我延壽若周濟你們有何益哉不過在我門上呼得鬧熱二乞丐施恩不望報望報非施恩你今絡給一盞米略施一文錢遂欲消災延壽豈不謬乎說畢而去

佈道齋僧結善緣 貧窮孤苦亦堪憐

只施僧道不憐苦 失卻善功第一先

且說二喜見王媽媽不肯周濟只得往前行不數步來在一箇朱漆樓門大喊了一聲爺爺求周濟少時裡面出來一人這人生得面赤鬚長神清氣爽有容人之量豪俠之風年紀不過四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二

十上下其人姓王名喜字知名號德盛幼年曾讀詩書功名不就遂棄文習武得中武魁身爲孝廉這日天降大雪十分寒冷同妻子周氏兒子秋郎在堂前圍爐烤火忽聽得門外喊叫爺爺求周濟王武舉聞此言甚蹊蹺出外來瞧得見二乞丐站立門口王武舉問他倒底是求爺爺周濟或是爺爺求周濟丐者答曰話不可詳詳必生疑王武舉見他言之在理遂不復問其時風大雪緊雪隨風舞滿天梨花紛紛墜地山絕鳥跡路斷人踪王武舉見二乞丐衣止一層怎當此嚴寒忽起惻隱之心對二丐者曰那些閑話不題這般大雪如何走得我這門樓側邊有間空房房內堆有亂草可以坐臥二位何不請到裏頭避一避

雪二可者答以最好王武舉即將空房打開二可者入內棲止
王武舉轉回廳堂使家僮玉娃搬了些飯食出來與二可喫

幾人仗義能疎財 肯把貧窮請進來

只有當年王武舉 生平慷慨廣培栽

二可者在王武舉家內住了兩日天始晴明意欲告辭要走了只
見王武舉走進來後面隨着玉娃休來酒食武舉對二位乞可
曰愚下拙目有事少來奉陪今日閑暇欲與二位同飲一盃叙
叙寒溫可乎二乞可連聲稱妙王武舉即叫玉娃擺下盃筷一
乞可更不推讓也不言謝竟自喫起來頃刻連盡兩盃王武舉
又叫玉娃添酒上來二可豪飲之際王武舉曰二位難友姓甚
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名誰平生會做此甚麼生理可者答曰咱二人並不會做味他
叫金重我無心昌王武舉曰我意欲與二位湊點資本做點
小生易度活日時豈不強於乞討未知二位意下如何武舉話
畢金重擺擺手兒口中說道不妙不妙我生平散淡慣了不能
做此絆手絆腳之事王武舉見金重如此說知他不肯作生理
又問無心昌曰金兄既不能做此小生易以過日時未識吳兄
肯作此否無心昌曰我之散淡更有甚焉嘗聞家雞有食湯鍋
近野鶴無糧任高飛苦向蠅頭求微利此身焉能得逍遙王武
舉嘆曰問二位之言足見高風然而如今世道重的是衣冠重
的是銀錢若二位這樣清談誰能識之無心昌曰我等是不求

人知者欲求人知亦不落於乞討也王武舉聽他言語超羣也
不再言即命玉娃收拾盃盤同入內夫到了次日二可告辭起
身王武舉送出村外猶戀戀不捨又往前送了幾步猛見一座
橋梁當路王武舉暗想村之前後原無橋梁回頭望大魏村卻
隱微之中不甚明白正在疑感之際無心昌叫曰孝廉公快

來王武舉掉頭看時見二人坐在橋頭金重拍手歌曰欲打動孝
錢財聚復散衣冠終久壞怎如我二人他身於世外不欠國
家糧不少兒女債不說好和歹不言興和敗不與世俗交免
得惹人怪一件破襖襖年年身上戴關了又重補洗淨太陽
晒白日遮身體晚來當鋪蓋不怕賊來偷也無小人愛常存
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凌雲志一心遊上界若人知我意必要低頭拜我有無窮理
使他千年在惜乎人不識以恩反為害
王孝廉趨步上橋無心昌曰孝廉遠送當酬一酒說罷即於袖
中取出一小錫瓶上覆酒盃取而斟之滿貯佳釀遞與孝廉王
武舉接過手來一吸而盡連飲三盃醉倒橋上昏昏欲睡忽見
無心昌走來一手拉起說是休睡休睡可同我們去觀一觀景
綉王孝廉醉態朦朧隨着無心昌行不數步見一座高山峻極
巖在路前王孝廉驚曰如此高山怎得上去金重曰跟我的道
來自可上升王孝廉果然跟着他走去毫不費力傾刻走上山
頂見頂上甚是平坦有一個大池滿貯清水水內開放七朵金

色蓮花大如盤鮮麗非常王孝廉心甚愛慕連聲讚曰好蓮花好蓮花怎的摘來與我孝廉話未說完只見無心昌跳入池中將七朵金色蓮花一齊摘來交與王孝廉曰一並與你要好

好護持這七朵蓮花有二位主者則劉繡馬郝王孫是也此七人與汝有師徒之分他日相遇善為開化方不負我付汝蓮花之意也

王孝廉將蓮花接來抱在懷中即欲歸家臨行又問無心昌幾時再會無心昌曰會期原不遠只在兩箇三仍從離處遇橋邊了萬緣王孝廉聽罷移步下山忽被路旁葛藤一絆一跤跌下山去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莫說上來原不易

須知下去更為難

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五

第二回 萬緣橋呂祖親傳道 大魏村孝廉假中風

了悟猶如夜得燈

無應暗室忽光明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向何時度此身

話說王孝廉抱着七朵蓮花移步下山忽被葛藤將腳一絆跌了一跤猛然驚醒萬象皆空卻是一夢睜眼看時卻在自己家中書房內臥着見兒子秋郎站立在側邊王孝廉咳了一聲嗽秋郎聽見喊道爹爹醒來了爹爹醒來了這一聲喊叫驚動了周娘子忙來探問說相公酒醒來麼王孝廉曰好奇怪好奇怪周娘子曰事皆出於自迷有何奇怪王孝廉曰卑人明明送客出去為何還在家中周娘子答曰官人太放蕩了你昨日送二

乞馬出去半日不歸着人探望幾遍渺無踪影是我放心不下央二叔王茂同王姓前去尋你於二十餘里之外見你倒卧橋上黑熏大醉人事不省在車中將你送回家來睡了一日一夜今纔醒轉官人從今後當自尊重酒要少飲事要正為來歷不明之人休要交遊你今受了朝廷頂戴乃鄉人之所敬仰若倒卧

郊成何體面豈不自失威儀而取笑於鄉人也王孝廉起而

謝曰娘子藥石之言卑人敢不銘心刻骨我想昨日那兩個難友定是二位神仙周娘子說明明是兩個乞丐怎麼說是二位

神仙王孝廉曰聽其言詞觀其動靜故所以知其必仙也周娘

子問道仙講了此甚麼言語做了些甚麼事情那一點像個神

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六

仙王孝廉遂將幫湊他資本他如何推卻次日送他行不數步就有二十餘里遠如何作歌如何贈酒與其上山摘蓮臨行之言從頭一二對周娘子說了一遍又曰我纔飲他三盃便醉了一日一夜種種怪異若非神仙焉有此奇事周娘子言曰當聽人講世間有等歹人有縮地之法略一舉步便在十里之外一日可行千里又以迷藥入酒中帶在身傍見一孤商獨賣即取酒勸之飲酒一沾唇便昏迷不醒他卻盜人銀錢剝人衣衫到你醒來之時無處尋覓若不慎之於前終必悔之於後也周娘子話畢王孝廉自思娘子終是女流若與他分辨定然說不清口不如順他意見了局此事便隨口答曰娘子之言是也卑人

詳當識之娘子退後王孝廉嘗獨自一人坐在房中想金重
吳興昌之言翻來復去默會其理如此多日忽然醒悟金重二
字合攏來是個鍾字吳興昌作無心昌昌字無心是個昌字明
明是鍾昌二仙前來度我我今無緣當面錯過越想越像不覺
失聲嘆曰惜哉惜哉猛又想起臨別之言會期原不遠只在兩
個三仍從離處遇橋邊了萬緣不遠者必主於近也兩個三必
三月三也離處遇欲知來處必欲去處尋之了萬緣者言萬法
皆歸之意想到此不覺心生歡喜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瞬息之
間殘冬已盡新春又來

一年氣象一年新 萬卉爭妍又一春

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七

少小兒童皆長大 看看又是白頭人

且說王孝廉過了新年一混就是三月到了初三日私自離了
家庭還由舊路而至橋前等候多時不見到來默想形像心甚
誠切站立橋頭東張西望忽聞背後有人呼曰孝廉公來何早
也王孝廉回頭一看正是去年那兩位難友忙上前拉着袖襖
說二位大仙一去可不想煞弟子無心昌同金重到橋頭坐下
王孝廉雙膝跪在面前說弟子王嘉肉眼凡胎不識上仙下降
多有藝演望乞赦宥今日重觀仙顏真乃三生有幸願求指示
迷途使登覺路弟子感恩不淺說罷員是叩頭只有二人呵呵
大笑曰內金光流露燦人眼目俯仰之間二人改變形容左邊

一人頭挽雙髻身披緞衣面如重棗目似朗星一部長髯垂於
胸前幾走鵝毛扇在手中右邊一人頭戴九梁巾身穿黃道袍
面如滿月眼光射人鬚飄五綳劍掉一口呆是鍾離老祖與呂
祖純陽王孝廉跪拜低頭不敢仰視呂祖曰上古人心撲實風
俗良淳授道者先授以法術衛身而後傳以玄功成其今時世
道澆漓人心不古若先授以法術必反悞其身故先傳以玄功
不假法術而身自安不用變化而道自成道成萬法皆通不求
法術而法術自得也是謂全真之教即說全真妙理曰

所謂全真者純真不假之意也人誰無真心一轉便非了人
誰無真意一雜便亡了人誰無真情一偏便差了初心為真

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八

變幻即為假心始意為真計較即為假意至情為真垂展即
為假情所為初心者即固有之心也所謂始意者即朕兆之
意也所謂至情者即本性之情也心中有真意真情情中方
見真心真意由真心發而為真意由真意發而為真情是情
即自然景象無時非天機之呈露然則人可不真哉人不真
心即無真意無真意即無真情情當見修道士動則私念迭
起念之私即心不真處靜則欲念相循念在欲即心不真處
私欲不絕發或全無真意或半真半假即半真半假之際正
天人相乘之時是意也情所不能掩也驗真道先驗真情驗
真情即可知心真真未真知意真與未真故修真之道必以

意始意誠心亦誠即心所發之情亦誠矣誠斯真也誠若不
真見之於言則言不由衷非真言也見之於行則行不率性
非真行也修之者修去心外之心意外之意情外之情當於
舉念發言時提起天良放下人心不許疑二其心混雜其意
誤用其情方為真心真意真情一毫不假即是真道真道遍
行故謂之全真也

呂祖將全真之理說與王孝廉畢又授以煉己築基安爐立鼎
採藥還丹火候抽添一切工夫王孝廉再拜受教呂祖又曰汝
成道之後速往山東以度七真七真者乃曩昔所言七朵金蓮
之主者也呂祖叮囑以畢即與鍾老祖將身一縱遍地金光條
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九

忽不見王孝廉望空拜謝拜畢猶瞻仰空中默想仙容只見王
茂同玉娃走來說我們奉娘子之命前來我尋家爺固疑在此
今果得遇速請歸家免懸望孝廉乃緩緩而一路路記呂祖
所傳之道歸得家來不往內室竟到書屋坐下周娘子聽說丈
夫歸家即來看問見孝廉不言不語若有所思的樣兒娘子看
罷即勸丈夫口官人屢次輕身出外常使妾身就變只恐有玷
品行取笑於鄉人官人屢不聽勸如何是好王孝廉正默想玄
工連周娘子進來他都不曉得那裏聽他說甚話來只到煞尾
猛聽見周娘子說如何是好他也摸不着頭腦隨口答曰怎麼
如何是好如何是不好娘子見他言語說不上理路遂不再言

各自退去王孝廉心中自忖這般授人焉能做得成上悟得了
道若不設個法兒斷絕塵緣終身不能解脫低頭想了一會想
出一條路來除非假裝中風不語不能絕這些牽纏想罷即做
成那痴呆的樣兒見有人來故作呻吟之狀又不歸內室去就
止書屋涼床上臥下周娘子觀此情形憂心不眠一日幾遍來
問只見他口內唧唧囁囁說話不明呻呻喚喚擺頭不已周娘
子無奈何即使玉娃去請幾位與他平日知交的人來陪他
閑談看是甚麼緣故這幾位朋友都是王孝廉素所敬愛一請
便來當下進得書屋齊聲問曰孝廉公可好麼王孝廉將頭搖
了幾搖把手擺了幾擺口內哩哩喇喇說不出話來只是嘆氣

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十

幾位朋友見他說不出話一味呻吟知是有病卻不知害的味
病有個年長的人說我觀孝廉公像個中風不語的毛病不知
是與不是我們村東頭有個張海清先生是位明醫可着人去
請他來診一診脈便知端的周娘子在門外聽得此言即命玉
娃去請先生不一時將先生請到眾友人一齊站起身來讓先
生入內坐下將孝廉形狀情由對他講說張海清即來與王孝
廉看脈兩手診畢並無病脈只得依着眾人口風說果然是個
中風不語的病症只要多吃幾付藥包管全愈說罷即提筆寫
了幾味藥料不知醫得好醫不好且聽下回分解
只緣武舉原無病 非是先生醫不明

第三回 受天詔山東度世 入地還終南藏身

世態炎涼無比倫 爭名奪利滿紅塵

眾生好度人難度 願度眾生不度人

話說王孝廉原是無病之人不過裝成有病欲杜絕親擾好悟立功這張海清先生如何知道這個深心故左診右診診不出他是味病只得隨着眾人日氣詭言真是個中風不語的毛病即索紙筆開了一張藥單無非是川芎三錢防風半兩開畢即同眾人談了幾句閑話喝了一盃香茶隨即收了謝禮各自去了先生走後眾朋友亦與王武舉作別說孝廉公保重些我們去了改日再來看你王武舉把頭點了一點眾友各自走去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十一

周娘子見客走後即叫兒子秋郎同玉娃到西村裡藥舖將藥辦回川蠟子熬好俱在碗內使秋郎雙手捧到書屋內來纔叫一聲阿爹用藥只見父親圓睜雙目狠狠的跌了一腳嚇得秋郎連忙把碗放下跑出外去二次使他再不肯來秋郎去後王孝廉暗將藥領在僻靜處從此以後止有玉娃進進出出端茶遞水致於使女僕端不敢到他門前他若看見便捶胸跌腳輪請估眼噴恨不了故此都不敢來就是周娘子念在夫妻之情進來看他他也不願自他假作中風之後內外事務都是娘子一人料理也無空閑常來問他凡親戚朋友來看望他兩次見他如此模樣也不再來因此人人講說好一個王武舉可惜得

壞了病止這一句話把他藏在冷僻地方清靜靜獨自一人在書屋內悟道修真修行打坐如此一十二年大丹成就

妻為朋來子為伴清飲茶湯饑餐飯看來與人是一樣誰曉

他在把道辦一十二年功圓滿陽神頂上來出現世上多少

修行人誰能捨得這樣幹

止說王武舉孝廉在家修成大道能出陽神分身變化自己取

一個道號名曰重陽這王重陽那夜書屋打坐正在一念不生萬籟俱寂之時猛聽得虛空中呼曰王重陽速上雲端接詔

其聲徹耳重陽忙縱上虛空見太白星站立雲端口稱王詔下

王重陽跪聽宣讀詔曰

七真傳 卷上 第三回 十一

念爾重陽苦志修行一十二載豪無過失今則道果圓滿特

封爾為開化真人速往山東度世早使七真上昇功成之後

另加封贈爾其欽哉

金星讀詔已畢重陽再拜謝恩然後與太白星君見禮星君曰

真人速往山東度世勿畏勞苦有負帝心他日蟠桃會上相見

再來說敘星君說罷自回天宮重陽仍歸書屋打坐那日辰早

玉娃送水來淨臉推門不開急忙報與主母知道周娘子同着

兩個使女來到書房門外恁般叫門總不開以為孝廉必死

遂將門扣脫走進書屋並不見人周娘子又驚又慌急命人四

下找尋全無踪影周娘子大哭驚動村裡的人齊來探問玉娃

即將原由對村人說知眾人皆曰這就奇怪門又閉着人不見了難道升屋越壁不成於是進內一望並未拌一磚一瓦又分幾路找尋並無下落內中有個通請究的人說你們不用去尋我看王孝廉那個樣兒定然成了神仙眾村人齊問曰怎見得成了神仙那人曰他在這書房內坐了十二年未曾移動一托名中風實為絕塵我嘗見他紅光滿面眼內神光射人不見神仙焉能如此眾人聞言半信半疑齊聲言道敢這說他定成了仙駕雲上天去了周娘子聞言力減悲哀眾人各自散去這且不題又表王重陽那日在書屋借土遁離了大魏村望山東而來走了數千里地並無甚麼七真止過着兩個人你說那七真傳

卷上 第三回

三

七真傳

兩個人一個為名之人一個為利之人除這兩等人外再無別樣人物王重陽見無可度之人仍回陝西行到終南之下見一土山綿亘百里清幽可愛不如用個道士之法遁入土之深處潛伏理藏再待世上有了修行人那時出來度他也不為遲於是捻訣念咒遁入土內約半個時辰已到極深之處有個穴道儘可容身遂入穴內以蛰其形服氣調息以存其命

許大乾坤止二人

一名一利轉流輪

七真未識從何度

土內蛰身待後因

且說王重陽土內蛰身不知天日似乎將近半年猛聽得嘩喇喇一聲如天崩地裂之勢將土穴震開一條縫亮亮來上面

七真因果傳

金光閃爍知見師尊駕到王重陽大吃一驚慌忙縱上地裂果見鍾呂二仙共坐土臺王重陽俯伏在地不敢仰視呂祖笑曰別人修道上天堂你今修道人地府看來你的功程與別人迥異上達天心下悖師意有如是之仙乎重陽稽首謝罪曰非弟敢違天意而悖師訓實因山東原無可度之人故暫為潛藏以待世上出了修行之人再去度他不遲呂祖曰修行之人何處無之只是你不肯用心訪察故不可得也譬如你當初何曾有心學道我同師師屢次前來點化你終身不過一孝廉而已安得成此大羅金仙汝今苟圖安然不肯精進遂謂天下無人豈不謬哉汝能以吾度汝之法轉度於人則天下無不可度之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七

七真傳

人昔吾三醉岳陽人不識輕身飛過洞庭湖以為世無可度者及北返遼陽見金國丞相有可度之風於是親自指點丞相即解印歸山修成大道自號海蟾劉海蟾教吾南遊他又度張紫陽張紫陽又度石杏林石杏林又度薛道光薛道光又度陳致虛陳致虛又度白紫清白紫清又度劉永年彭鶴齡此七人俱皆證果是為南七真也當時吾以為無人可度誰知他又度了許多人天下之大四海之闊妙理無窮至人不少豈無人可度之理今有北七真即劉譚馬和孫履次叮嚀汝不去度豈汝之力不及海蟾非不及也緣汝畏難之心故不及矣呂祖說罷重陽頓開茅塞惶恐謝罪汗流夾脊鍾離老祖叫他起來站立

傍邊告曰非是汝師尊再三叮囑只因蟠桃會期在邇要詔天下修行了道真仙共赴此會這蟠桃產於崑崙山一千年開花一千年結子一千年成熟總共三千年方得完全其桃大如巴斗紅如烈火喚一頓能活千歲西王母不忍獨享欲與天下仙佛神聖共之故設一會名曰群仙大會每一會要來些新修成的神仙會上方有光彩若止是舊時那些仙真遂謂天下無修行的學道之人王母便有不樂之意上古時每一會得新進真仙一千餘人中古時得新進真仙數百餘人值茲下世量無多人故囑付汝早度七真共赴蟠桃與會上壯一壯威添一添光彩目下蟠桃將熟汝若遷延日時錯此機緣又要待三千年方可七真傳 卷上 第三回 主

赴會可不惜哉這一些言語說得透透徹徹重陽真人復跪而言曰弟子今聞祖師之言如夢初醒今願重到山東度化望祖師指示前程鍾離老祖曰地密人稠汝必在稠人密地之中混迹同塵現身說法自有人來尋你你卻從中開導大功可成此去過海則留遇馬而興遇邱可止鍾離老祖說畢即同呂祖乘雲而去王重陽復向山東而來一日遊到一個縣分名曰甯海乃山東登州府所管甯陽真人憶祖師之言過海則留莫非應在此處就在此地停留手提一個鐵鏈假以乞討為名如呂祖昔日度他之樣以度於人不知度得來否且看下文

混迹同塵待時至 時來道果自然成

第四回 談空孫氏誇夫主 求大道馬鍾訪明師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東升西墜為誰功田也空土也空換了許多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朝走西暮走東人生猶如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辛苦到頭一場空

話說王重陽來到山東登州府甯海縣假以乞化為名實欲採訪修行之人這且不題又說甯海西北有個馬家庄庄內有個馬員外名鍾是個單名父母棄世得早又無兄無弟獨自一人娶妻孫氏小名淵真這孫淵真容貌端莊心性幽靜且能識字七真傳 卷上 第三回 主

觀書追古窮今不愛提針弄線挑花綉朵雖是女流身分卻有男子氣概大凡馬員外有不決斷的事情必來咨問只在孫淵真一言半語頓絕疑惑所以他兩口兒相敬如賓情同師友只是一宗膝下並無一男半女看看已到中年

迅速光陰不可留 年年只見水東流
不信試把青菱照 昔日朱顏今白頭

這幾句詩是講的光陰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趕少年這馬員外夫妻看看年近四十膝下無兒馬員外那時對孫淵真說道你我夫妻離四十歲不遠膝下乏嗣無後這萬貫家財也不知落於何人之手孫淵真曰三皇治世久五帝建大功堯舜相揖

通禹疏九河通成湯聘伊尹文王訪太公五霸展謀畧七雄使
心胸羸秦吞六國楚漢兩爭雄吳魏爭漢鼎劉備請卧龍東晉
與西晉事業杳無踪南魏與北魏江山屬腰纏唐宋到於今許
多富貴分試問人何在總是一場空自古及今數萬餘年帝王
將相幾千餘人到頭盡空轉眼皆虛你我夫妻把前後的事一
齊付之於空只當天下莫得我們這一家父母未生我二人馬
銚聞言笑曰別人雖空猶有苗裔我們這一空連根都空斷了
孫淵貞曰空到無根是爲太空

空到極時爲太空 無今無古似洪濛

若人識得太空理 直到靈山觀大雄

七真傳

卷上 第四回

七

孫淵貞又曰若說有子無子有子也空無子也空文王當年有
百子之說於今有幾個姓姬的人在何處誰是他萬代子孫有
幾人與他掛掃墳墓又相傳張公藝有九男二女郭子儀七子
八婿寶燕山五桂聯芳劉元普雙雙競秀此數人皆盡斯衍慶
子嗣繁盛者也如今又有幾個兒孫在那裡依然淒風冷雨荒
臺古墓愁雲滿天蓬蒿遍地豈不是有無都歸於空也孤坟
豈難道盡是乏嗣之人佳城鬱鬱未必定有兒孫之輩我想人
生在世數十年光景只在須臾之間好比石火電光隨起隨滅
又如夢幻泡影非實非真大屋千間不過夜眠七尺良田萬頃
無非日食三餐空有許多美味珍饈枉自無數綾羅綢緞轉眼

之間無常來到瞬息之內萬事皆休丟下許多榮華不能受享
枉有無數金銀難買生死枉自變人一場

經營世故日忙忙 錯認迷途是本鄉

古往今來皆不在 無非借境混時光

淵貞又對馬員外曰我們於空無所空之處尋一個實而又
實的事情做一番不生不滅的功夫學一個長生不死之法馬
員外曰娘子妄言了自古有生必有死那有長生不死之理
來有始必有終那有久作不息之事孫淵貞曰妾嘗看過道書有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便真性常存靈光不滅即是長
生之道若學得此道比那有兒女的人更強百倍馬員外曰話

七真傳

卷上 第四回

六

雖這樣講精又如何能使之化氣氣又如何能使之化神神又
如何使之還虛怎得真性常存焉能靈光不滅孫淵貞說你要
參拜師傅方能得此妙理馬銚曰我便拜你爲師你可傳我功
夫淵貞曰妾乃風流之輩不過略識得幾個字看過兩本書焉
能解悟妙理若要真心學道離不得參訪明師馬員外曰參師
訪友是我生平所好但修道之人要有根基若無根基成不了
仙作不了佛所以我自量根基淺薄再不言修道二字也孫淵
貞曰夫君之言差矣但在世上幾人俱是有根基若無根基焉
得變人不過深淺之不同耳根基淺者六根不全或眼失於矚
耳失於聰手缺脚跛痴聾暗啞癯瘠孤獨貧窮下賤此根基之

淺者也至於根基深者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或尊居宰輔而
管萬民或身為官宦聲名顯耀或家道豐裕樂享田園六根完
好耳目聰明心性慈良意氣和平此根基之深者也世間所重
者富貴這富貴之人又比那尋常之人根基分外深厚若再做
些濟人利物之事兒越把根基培大了成仙成佛成聖賢俱可
以成也所以說根基要隨時培植不可以為一定足前生帶來
的若果是前生帶來又何愁來生帶不去譬如為山越累越高大
越累越高休說我們無根基若無根基焉能受享這若大家園
以及呼奴使婢一呼百諾如此看來也算大有根基之人也馬
員外本是好道之人不過一時迷昧今聞孫娘子剖晰分明義
理清楚恍然大悟即站起身來謝曰多承娘子指示使我頓開
茅塞但不知這師傅又到何處去訪孫淵貞曰這卻不難我嘗
見一位老人手扶竹杖提個鐵轡人是有心之人清爽眼光射人紅光滿
面在我們這裡圓轉乞化狠有幾年容顏轉少不見衰老我看
此人定然有道待他來時接在家中供俸於他慢慢叩求妙理
馬員外曰我們若大家務應該做些敬老憐貧的事管他有道
無道且將他接在家中供俸他一輩子他也吃不了好些穿不
了許多我明日便去訪問如何孫淵貞曰早修一日道早解脫
一日事不可遲丟下馬員外夫妻之言又說王重陽自到甯海
縣一混幾年此時將玄功做到精微之地活潑之處能知過去

九

未來之事鬼神不測之機神通具足智慧圓明便曉得度七真
要從馬員外夫妻起頭正合着鍾離老祖遇馬而興之言故去
去來來總正這團轉乞化離馬家不遠如此數年也曾見過
馬員外幾回知他大有德行也曾見過孫淵貞兩次知他大有
智慧欲將他二人開示一開示又道道得真不叩門道不輕傳
他低頭來求志心叩問方可言也因他在這團轉乞化多年
個個認得他都以為是遠方來的孤老貧窮無靠之人在此求
喫誰曉他是神仙那識他是真人偏偏出了這一個孫淵貞是
天下奇女蓋世異人又生了這一雙認得好人的眼睛就認得
那貧窮無靠的孤老是位真仙對丈夫說了要接他到家中供
七真傳 卷上 第四回 干

儀求道遂使七真陸續而進論七真修行之功要推孫淵貞為
生成智慧原非常 識得神仙到此方
不是淵貞眼力好 七真宗派怎流芳
話說馬員外聽了妻子孫淵貞之言即出外對看守庄門的人
說若見那提鐵轡的老人到此急速報與我知道看門的人連
聲答應那一日馬員外正在廳上坐着忽見守門之人前來報
道那提鐵轡的老人來了馬員外聞言即出庄來迎接這也是
王重陽老先生的道通來了正應着鍾離老祖所說自有人來
尋你之言但不知馬員外來接先生又是如何且看下文
神仙也要等時來 時運不來道不行

第五回 馬員外勸修養師 禮王重陽經營護道財

仙佛聖賢只此心 何須泥塑與裝金

世間點燭燒香者 笑倒慈悲觀世音

這四句詩講的是成仙成佛成聖賢都在這心內用功夫心正而身亦正所行之事亦正心邪而身亦邪所行之事亦邪故修行之人必先正其心而後誠其意蓋心不正而意不誠意不誠妄念百端永失真道古人有詩云妄念一生神即遷神遷六賊亂心田心出一亂身無主六道輪迴目前又曰六道輪迴說不完畜生餓鬼苦千般勸君勿起妄貪念一劫人身萬劫難所以說仙佛聖賢只此心此心不可不正此意不可不誠若不正七真傳 卷上 第四回 三

心誠意徒以塑像裝金燒香點燭有何益哉笑倒觀世音者笑世人不能正心誠意而講修行徒以燒香點燭而邀福澤是不知此心之妙也故發笑耳閑言少敘書歸正傳又說馬員外聽說提鑽的老人家來了即忙出外接着拜請老人到家內那老人隨着他來在廳上竟自坐在椅兒上大模大樣氣昂昂的問曰你叫我進來有何話馬員外曰我見你老人家若大年紀終日乞討甚是費力不如就在家內住下我情願供養於你又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話未說完那老人勃然變色說道我是乞討慣了的不吃你那無名之食馬員外見老人變臉變色不敢再言扭身進內對孫淵真說那提鑽的老人家被我請在家

內我說要供養他他言不吃我無名之食眼見是不肯留之意因此來問你看你怎樣安頓孫淵真聞言笑曰豈不聞君子謀道不謀食小人謀食不謀道你見面便以供養許他是以飲食誘之也君子豈可以飲食誘之也是你出言有失話不投機待我出去只要三言兩語管叫老人安然住下

非是先生不肯留 只因言語未相投

淵真此去通權變 管叫老人白點頭

且說孫淵真來在廳前見了老人拜了一拜道了個萬福只見那老人笑曰我乃乞討之人有何福可稱孫淵真曰你老人家無事無礙逍遙自在豈不是福耶不憂不愁清靜無為豈不是七真傳 卷上 第五回 三

福耶這塵世上許多富貴之家名利之人終日勞心多憂多慮妻恩子愛無休無息雖曰有福其實未能受享徒有虛名而已怎似你老人家享的真福那老人聞言哈哈大笑曰你既知道逍遙自在是福清靜無為是福怎不學逍遙自在怎不學清靜無為孫淵真曰非不學也不得其法也欲逍遙而不得逍遙欲清靜不得清靜那老人曰只要你肯學我不妨教你孫淵真曰既你老人家肯發心教我我們後花園內有座邀月軒甚是清靜請你老人家在裡面住下我們好來學習老人點頭應允

說話投機通古今 先生今日遇知音
知音說與知音聽 彼此原來一樣心

且說老人聞淵貞之言心中甚喜點頭應允馬員外即叫家人
馬興將後花園邊月軒打掃淨安設床帳被褥椅板燈一
應俱全請老人入內安身又撥一個家僮名叫珍玢來
早晚送飯又說馬員外對孫淵貞曰我同那老人講了半
日話未知他姓甚名誰去問來孫娘孺子說大恩不謝大德不名正
可以禮相過何不定知其名呼為老先生便是通稱馬員外
不信定要問孫淵貞攔攔不住只得由他去問馬員外來到
後花園邊月軒見老人在榻上打坐馬員外走攏跟前說是啟
問你老人家高姓尊名家住何方為甚到此一連問了幾遍老
人回睡雙目高聲答曰我叫王重陽家住在陝西千里不辭勞
七重傳 卷上 第五回

為汝到這裡馬員外問言吃了一驚說道老先生原來為我纔
到這裡王重陽拍手大笑曰咱咱正是為你纔到這裡馬員外
又問老先生為我到這裡倒底為何王重陽曰到這裡為你那
萬貫家財馬員外聽了這句話又好笑又好急老着嘴臉抵他
一句說你為我這萬貫家財難道說你想要嗎王重陽答曰我
不要我使不來這兩句回言氣得馬員外面如土色各自出去

先生說話令人驚 世間未聞這事情
平白要人財與產 其中道理實難明



且說馬員外出了一整月軒邊邊想自言自語道老兒好莫來
頭動不動便想別人的家財虧他說出唇來連小孩子都不知

還有甚麼道德回到上房坐下默默不語孫淵貞見他臉色不
對必定又受了那老人的話遂笑而言曰我耳你莫去問你卻
不信定要問孫淵貞孫淵貞問得合理被老先生言語冲突了須
要放大量度不發怒那小家子見識馬員外問淵貞之言顏色
相和遂對淵貞曰我怕那老兒是有德行之人誰知纔一個貪
財鬼孫淵貞問道怎見得他是貪財之人馬員外便把王重陽
要家財之言說了一遍孫淵貞聽畢說道王老先生要你家財
必有緣故你怎不問個明白孫淵貞道千年田地八百主這財產
是天地至公之物不過假手於人會用的受享幾十年或幾輩
人不曾用的如雨打殘花風捲殘雲隨到手隨就化散了又到
七重傳 卷上 第五回

別人手裡所以說財為天下公物輪流更轉周流不息貧的又
富而富的又貧那有百世的主人翁千年的看財奴

萬貫家財何足誇 誰能保守永無差
財為天下至公物 豈可千年守着牠

且說孫淵貞勸丈夫馬鉅曰王老先生要我們這家財必有原
因只要他說得合理無妨相送於他況我們無兒無女這家財
終欠要落在別人手裡話未說完馬員外笑曰娘子說得好容
易我有輩祖人從陝西搬到山東受盡千辛萬苦掙下這一分
家產我雖不才不敢把祖宗的苦功血汗白送與人況且你我
夫妻纔半世年紀若將家財捨與別人我們這下半世又如何

度日又吃味喫味豈不苦了！事孫淵貞曰：枉自你是個男兒，漢卻這般沒見識，我們家叫送與他，是求他長生之道，既有道便修成了神仙，要這家財何用？又曰：一子成仙九祖超升，怎麼對不過先祖？看來這一個道字，比你萬貫家財值個些。

金銀財寶等恒河 不及道功值價多

財寶雖多終用盡 道功萬古不銷磨

且說馬員外聽了孫淵貞之言，說道：娘子之言，非為不美，倘若修不成神仙，豈不畫虎不成反類其犬？孫淵貞曰：人要有恒心，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何況學神仙乎？有志者事竟成，無志者終不就。只在有恒無恒，有志無志，皆言神仙本是凡人做，只七真傳

卷上

第五回

三

怕凡人心不專，只要專心專意，做去自然如求如願，得來歷代仙佛那一個不是凡人修成？惟道生下地來，便是神仙。馬員外聞言，點頭稱善。到了次日，到遊月軒來見王重陽，說道：老先生昨日說要我這分家財，但不知老先生要這些錢財以作何用？重陽先生正色而言曰：我意欲廣詔天下修行悟道之士，在此修行，辨道，將你這些錢財，來與他們養一養性，護一護道，使他們外無所累，內有所養，來時安樂，去時歡喜。重陽先生將這真情對馬員外說了，馬員外聞聽此言，心中方纔說服，但不知把家財捨與不捨，且看下文分解。

能做捨已從人事 方算超凡入聖人

七真因果傳

第六回 孫淵貞勸夫捨家用 馬文魁受則通權變

萬法皆空何所求 借財護道養真修

將此物通權變 他日依然一槓丟

話說重陽先生將借財護道詔集修行人之言，對馬員外說明。馬員外悅服，向先生言曰：你老人家如此說來，是個大有道德之人。我與拙荆孫氏，都願拜你老人家為師，不知先生意下如何？重陽先生曰：只要你夫妻真心修道，我則無可無不可，但必須先捨家財，而後傳法。至道可使一心一意，免得常欠常掛。馬員外曰：你老人家要用銀錢，只管去用，我並不吝惜。又何必捨？王重陽曰：不捨終是你的，我不得自由。自便馬員外曰：田地在外，銀錢

七真傳

卷上

第六回

三

在內，我去將契約賬據呈上，交與你老人家，便是捨也。重陽曰：生曰：契約姑存，汝處只須清放，長立一，締捨約便可為據。馬員外變喜為憂，辭了先生，轉回上房，將重陽之言對孫淵貞說。知又曰：我看來此事，不要淵貞曰：怎得不愛？馬員外曰：難道娘子不知我們族內的人之心麼？淵貞曰：人各有心，焉能盡知？馬員外曰：我們這族內的人，見我們夫妻之嗣無後，一個個都眼巴巴的，只等我兩口兒一死，這家財田地俱歸他們了。馬員外曰：我這家財捨與別人，我故曰不要。孫淵貞曰：這也不難。你明日請幾位得力的族長，來商量，他們若依從，便能若不。應允你，可如此做他，定然樂從。包你此事成就也。

馬員外聽了笑道娘子果有才情這事多半能成即喚馬興去請族長准於明日午前取齊馬興去請族長自不必題到了次日族長來至又跟了一些同班的弟兄與其下輩的子姪都跌倒有席棹來吃換喝當下這些人到廳內分班坐下有一位倫輩最高的名曰馬隆是個貢生當時馬隆問馬員外你今請我們來有何話說馬員外說孫兒近年以來常想嗽啣三天莫得兩天好一人難理百人事更兼你那兒孫媳婦屢害老昏難以管事今有陝西過來一位王老先生是個忠厚人是我留在家我意欲將家園付與他料理我同妻子吃碗閑飯他說好便好要我請憑族長與他出一張拾約因此我纔請各位尊長到七真傳

卷上 第六回

三

來商量就出一張拾約與他權馬員外話纔住口惱了一位堂兄名曰馬銘這馬銘站起身來指着馬員外說道你知了馬興了嗎胡言亂語祖宗基業只可保守那有捨與別人之理你受了誰人籠哄入了彀般圖套說出這不沾因的話來馬員外自知其理不合見他作惱不敢再言有個堂叔馬文魁是位儒學生員又有個堂兄馬劍是位國子監太學生這兩位紳縉是馬族中兩個出色的人才凡有大小事務全憑他二人安頓或可或不可只在一言開消這馬文魁是有權變之人當時見馬劍搶白馬員外口接着說是不要埋怨他我們這員外是個老實人埋怨他無益可去叫那王老先生出來待我問他一問看他是

何原故說畢即叫馬興去喚來馬興去不多時即將老先生請到廳前他也不與別人見禮別人也把他全不放在眼裡馬銘一見大笑曰我怕是那一個王老先生即原來是那討喫的孤老馬文魁對重陽先生曰你這老漢在我們地方上乞討數年未聞你有何能為不知我家員外看上你那一宗把你接在家中有穿有喫足之够矣就該安分守己過活日時以終餘年未何蒙哄我姪子叫他把家財捨與你你五六十歲的人未必全不董事天下那有這道理說出聲來豈不怕人耻笑馬文魁說畢重陽先生答曰我生平莫得能為不過是窮怕了故叫他把這家財讓與我等我過幾年快活日子管他們耻笑不恥笑話七真傳

卷上 第六回

美

未幾有馬富馬貴跳過來向着重陽先生面上啐了幾碎說我把你這不要臉的老兒歪嘴了頭想戴鳳冠黃鼠狼想吃天鵝肉柱自你活了幾十歲說這不害羞的話令人可惱馬富對馬貴說我們休得嚷鬧只把他逐出庄去便是好主意說罷要來擲扯只見馬劍前來擋住說不必趕他念他是个孤老我們員外既留他儘他去罷只不許員外捨業就是了馬富馬貴方不動手馬員外向馬貴生耳邊不知說了些甚麼言語只見馬隆對眾人說是你們這些娃娃子不肯開懷各人回去罷我自有個定安我不叫他捨他焉敢捨這馬劍是馬族中一個老輩子誰敢不從於是各自歸家馬員外暗將馬隆馬文魁馬

到三人留下請到書屋坐下款以酒食老馬生坐在上頭馬秀才下首相陪馬監生坐在馬秀才右方繼坐下即有家人小子傳杯遞碗把盞提壺美味佳餚自不必說酒過三巡馬員外站起身來說到三祖二叔大計俱在此我馬鍾有庄心事要與祖祖和二叔商量一商量馬秀才曰你有何話只管說來我們大齊揣摸馬員外說我豈肯真把家資捨與王重陽麼不過暫叫他看守幾年我得清閑一清閑馬鍾曰叫他看守倒不要緊又何必立甚麼捨約馬員外曰大哥不知這無非一時權變欲使他真心實意與我看守我也得放心他也可不怠馬文魁曰你這道理我卻不明白你可慢慢說與我聽馬員外曰二

七真傳

卷上

第六回

无

叔聽小姪說來只因小姪多病你那姪媳亦屢患頭昏難以料理事務久欲尋一個忠厚老實的人替我經營幸得天從人願來了這位王老先生是個極忠厚老實之人我有心把家園付與他料理因此對他說你好好的把這家務經營要當成自己的家園一樣不可三心二意那老先生不會聽話他即問我曰你叫我將這家財當成我自己的樣難道你把這家財捨與我不成我見他說這話我便隨他這痴話答曰捨與你就捨與你有味來頭明明是一句戲言他卻信以為實要我請憑族長與他立一紙捨約我想他是一個孤人又無三親六眷親戚朋友便捨與他他也能不到何處去況且上了幾歲又能再活

七真因果傳

幾年就與他立張紙約且圖他一箇歡喜他好替我出心事意經理我卻字字清閑養養疾病他死之後家財仍歸於我有何損傷望二叔與我作主成全此事馬秀才曰族內人眾我也作不了主可問你三祖爺看是如何馬文魁話未說畢老馬生馬隆搖頭曰我一輩不管二輩我也作不了主看馬鍾如何說話馬監生曰有族長在前我馬敢自專馬員外曉得空口說空話不行即進內去取了一種寶貝出來在他們眼前上一晃便把他們迷住了由不得他不作主你道是個甚麼寶貝白森森又硬又堅明幌幌能方能圓

七真傳

卷上

第六回

三

无

且說馬員外將這寶貝與他三人各獻了些他們得了這寶貝眼睛都笑合了縫不得不轉口過來馬員生即對馬秀才曰馬鍾適纔講得明白不過借捨約拴那老兒心的使他好專心照理家務也是無礙之事馬秀才曰雖然權變一時必須大齊湊力馬監生曰只要三祖爺與二叔肯作主那些人有我安服他們馬文魁曰自不然我與你三祖爺兩個作主但不知你怎麼樣安服眾人馬鍾向耳邊說了幾句馬文魁喜曰妙妙如此說去問愁他們不服當時起身對馬鍾說你只管放心包你能成但不知這捨約是怎樣立法且看一回分解

有了銀兩大事

何愁捨約立不成

三五十四四九

散去後人讀至此處有詩單道馬鈺當年捨業勇決故此我道亦快詩曰

家財捨盡慕修行 一物不留慾念生

此日早將妄念了 他年故得道先成

且說馬員外見族人散去方入內房謝淵貞曰若非娘子教我如此如此焉能將此事做得成孫淵貞笑曰凡事順理做去無不成也馬員外說成倒成了我們求道之事又怎樣去求孫淵貞曰求道之事須緩緩進步待先生養息幾日我們同去拜師馬員外連聲稱妙不題馬員外與孫淵貞商量求道之事又說王重陽先生一心詔集天下修行之人在此修真養性猶恐四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臨捏造言語滋生事端免不得先要施些惠澤使人人懷惠個個沾恩方為我用於是廣行方便多施仁德或錢或米不時周濟貧窮與及孤寡獨之人馬家族內有少長缺短之事必幫湊一二男不能婚者必使之婚女不能嫁者必使之嫁凡有疾病喪葬無不周全有借貸不還者也不尋人討索正應馬劍說他有仁有義之言故此內外肅靜上下相安任隨先生召集多人人在此講道談玄再無閑言閑語有頭有腦全始全終皆施惠於人之方也凡為人上者或富貴之家多以憐客居心而不施惠於人矣後人讀書至此有詩嘆曰

慳吝居心事不成 閑言閑語隨時生

若非王祖能施惠 焉得連年享太平

且說王重陽先生既施惠於外又經營於內乃創建十餘座茅庵在當中的一座茅庵悟功一日馬鈺同孫淵貞夫妻二人來到茅庵雙雙跪下向先生求道重陽先生曰道者覺路也使人歸於覺路而出迷途也然必由淺入深以小致大依次序做去方可有功但凡學道者先要煉性蓋性本先天之物必須將他煉得圓陀陀光灼灼方為妙用夫性與情連性情發動如龍虎之猖狂若不煉之使其降伏焉能去其猖狂而歸於虛無也煉性之道要混沌沌不識不知無人無我煉之方得入法降龍伏虎之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道既行又必鎖心猿而拴意馬所謂心猿意馬者心如猿猴之狡意如烈馬之馳故必拴之鎖之使猿無所施其狡馬無所逞其馳使歸於靜定靜定之功能奪天地造化陰陽妙理能靜則萬慮俱消能定則一念不萌順而行之為凡逆而行之為仙要使心內無一毫雜念莫一點障礙空空洞洞不著一物杳杳冥冥莫得一樣所謂一絲不掛一塵不染此乃道之大略更有深奧不可名狀只可心領意會待汝進步之後吾必與汝指點馬鈺更取道號丹陽孫淵貞更取道號不二至永無二心之意道號取畢孫丹陽孫不二同齊拜謝了師傅轉歸房內孫不二對馬丹陽曰未拜師學道之前是夫妻如今同拜師傅學習妙道

第七回 賄族長馬鈺立捨約 談立功重陽傳全真

流光迅速莫蹉跎 名利牽纏似網羅

萬丈懸崖撒手去 一絲不掛白無魔

話說馬鈺外用了孫淵貞之言將族內三個當事人賄賂通了

馬文魁遂使馬鈺對族中人言曰馬鈺說捨家財之事纔是一

計眾族人問曰是個甚麼心馬鈺曰馬鈺要樂清閑故留那老

兒做個看財奴眾族人又問怎見得留他做看財奴馬鈺曰馬

鈺見那老兒是個忠厚人要留他照理家園又恐他不肯用心

故假說把家財捨與他他便認以為真要索捨的馬鈺想不與

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他立紙捨約又恐他不肯用心看守故此邀約我們做個見證

就與他寫張文約拴着他的心使他實心實意看守豈不是惜

虎守山麼眾族人曰捨與他就是他的了馬鈺得不得看守馬鈺

曰他分毫都望不去怎麼說是他的眾族人曰怎見得他分毫

望不去馬鈺曰他是遠方來的一個孤老莫得親人又若大年

紀吃不了好多穿不了好多眼睛一閉空手來時空手去原業

仍歸舊主人那老兒白白替人看守一場豈不是看財奴眾族

人聞言俱笑馬鈺又以利誘之曰那老兒死後家財仍歸馬鈺

馬鈺乏嗣無後何愁不落在我們子姪手內如今順水流舟欲

一個假人情滿他一個心願我看那老先生也是有情有義的

人我們把此事作成日後有少長缺短也好曰他借貸所以說

當面留一線過後好相見眾族人聞馬鈺之言俱皆樂從

言語原來不在多 片言都可息風波

若非受賄了私事 縱有好言也錯訛

話說馬鈺見眾族人應允了約於明日取齊到了次日眾族人

來在馬鈺外家中見老貢生馬隆陪著王重陽先生坐在廳上

說笑笑指手畫腳論天談地親熱不了馬文魁在分付馬鈺

外多辦席棹安排酒餚見族人俱來齊即開言說道族中長幼

尊卑人等俱已在此今有馬鈺願將家財捨與王重陽老先生

不知你們依不依從這些人都是馬鈺說對了的那一個不依

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先當下齊聲應曰我們俱已願從並無異言馬文魁即叫馬鈺

寫了捨約契來念與眾人聽馬文魁接著使馬鈺念曰

立出捨約人馬鈺今將祖父所遺家園田產房屋銀錢貨物

家人小子僕婦使女家具器用什物等件一並捨與王重陽

老先生名下管業任其自由自便馬姓族內人等並無異言

馬鈺自捨之後亦不得後悔恐口無憑立約為據

族長馬隆馬文魁馬文賢馬文德馬文玉在証人馬鈺馬

銘馬鑑馬鎮立捨約人馬鈺是實

馬鈺將捨約念畢仍交與馬鈺馬鈺雙手呈與重陽先生先生

接了即分付開席大塊子肉大盃子酒儘他們吃個醉飽方纔

是爲道友我稱你爲師兄你呼我作道友再者學道之人要絕
恩愛必要分房月居不得你私自到我這裡來我也不私到你
那裡去有事商量可命使女往來兩下相請同到前廳議敘馬
丹陽曰憑在於你無不可你能真心我也能實意便一年半
或不到你房裡來也是無防丹陽說畢即叫馬興來抱了也抱
得在前面廂房鋪設床帳馬丹陽辭了孫不二來到廂房安
身後人有詩言他夫妻分房勇決故成道亦易

大道原來不戀情

戀情焉得道功成

且看馬祖當年事

夫妻分房意最誠

且說孫不二自與馬丹陽分房之後不覺半月一日喚使女來
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請馬丹陽同去茅菴問道馬丹陽即離了廂房來會孫不二兩
人同到茅菴泰見先生問曰師傳昨言性是先天之物敢問先
天何所似重陽先生曰先天者渾沌一氣也無色無聲不識不
知有何所似有言似者便非先天也似之一字便失妙諦不可
以似言之但言先天有所似即着於相也一着於相便失先天
之體人言先天在這裡這裡已屬於不是人言先天在那裡那
裡也非先天義說來說去無一物即將一字來擬議休說一字
是先天一字原來也不是你今欲知先天理學下與孫不二詳
重陽先生說罷提筆在手要判先天妙論不知怎樣判法下文
性本先天最靈物 能煉真性即先天

第八回 談先天真一妙理 除癰根不二法門

心外求仙路就差 水中月影鏡中花
先天妙理君知否 只在一心便可誇

話說重陽先生對丹陽孫不二曰性本先天之物圓陀陀光灼
灼雖有其名而無其形不識不知難言難描有何所似吾今爲
汝等勉強圈個形像汝當自識先生說罷即取筆在手向紅漆
棹兒上先畫了一個圈圈○後又畫一個圈圈於圈圈之內點
了一點○畫畢即向馬丹陽孫不二曰汝二人可識此義理麼
馬丹陽與孫不二齊聲答曰弟子等心性愚昧不能識此義理
望師傳指示重陽先生曰頭一個圈兒是渾渾沌沌天地未分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日月未判之象名曰無極無而生有故於圈內生出一點是名
太極這一點生天生地生萬物這先天由太極而生這一點即
爲一氣故曰先天一氣這性從先天而發發而未有其身之前
著於已沒其身之後這一點靈性是不生不滅之根故曰靈根
這靈根無人不有只是凡人自昧耳自昧者自迷耳自迷本性
遂使妄念齊生邪侈隨念而入永失先天不聞大道也昔海無
邊何所是岸際乎悟道者無幾人行者少寔參先天隨處皆可
驗真以人心問先天若以人心問於先天先天原不可得將道
心問於先天先天即在目前人心者及一切暗昧貪求之心也
道心者即天良發現之心也天良既發現先天不求而自得也

又要却病却病者非却風寒暑熱之病要却貪嗔痴愛之病此病一却百病不生可以延年益算可以成佛作仙為聖為賢合將這一部工夫與汝等當勉而行之

除病之道要除病根尋着其根病不難除也其病多半從貪嗔痴愛得來又由酒色財氣所致是故修行之人必先除酒色財氣去其外感後絕貪嗔痴愛去其內傷病根自拔病體自愈然後大道可修長生可得今指酒字而言有人知酒之為害於道也必除之及見酒猶津津以戒自持或因人勸或見人行令而遂有欲飲之意本不曾飲而此意一起即如飲也此乃酒之病根也除者須於起意之時除之方能拔淨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其根有人知色之為害於道者誓必除之及見色猶念念以戒自持或嬌姿獻媚窮究其情而心意頗動遂有羨慕之情本不曾通而此情一起即如通也此乃色之病根也除者須於起意之時除之方可盡去其根可見酒色之病根皆藏於心意之間欲去病根之道先正其心後誠其意而病根自斷也其病根之不斷者由心意之未正也心意未正偶發一念雖不曾飲而此意已欲飲也雖不曾通而此情已通也先時原無此想因感外而動內猶水中之月岸石激水動則月亦動俱動雖無其實而形影已搖也直道不可得也卻不斷根之法儒有非禮勿視非禮勿動見如不見聞如未聞釋有忘人忘我忘眾生之語道有

視之不見聽之不同之說此皆可以勸酒色之病根也至於財字難言矣有因道緣未就而暫作計較者有因身家甚窮而姑求生活者其勢不得不然尚在略迹原心之例其餘若講門而者有講聲勢赫奕衣服飲食者有講田園廬舍者以及奇技巧術者常在名場利數中打擾屢於算盤斗柄內苛求既欲求名求利又欲成仙成佛這箇樣兒也來學道豈不可笑至於氣字人人未平剛氣誰人有正氣誰人養不過使一切浮氣躁氣血氣俗氣或於貌上流露或於言中爭勝或於事中爭強或於忿中逞雄認氣不認理安有浩然之氣哉如此等人也來學道豈不可笑此等病根欲求絕斷之法儒曰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雲又曰持其志勿暴其氣釋曰不受福德得成於忍道曰悉破慳貪慈心下氣此皆可以除財氣之病根也以上四端欲斬斷病根必正其心念儒在乎醒釋在乎覺道在乎悟能醒能覺能悟則天下事看得透徹也重陽先生說除病之理已畢馬丹陽孫不二又問打坐之工如何用法重陽先生曰靜坐忘情正念心死神活厚鋪坐褥寬解衣帶於子時向東微微離膝打坐握固端身叩齒嚥津舌抵上腭耳以反聽微聞其目以垂眼簾以神光返照於臍下故曰玄關靜坐之上須止妄念有一毫妄念則神不純陽而功難成也又要忘情情不忘則心緒不甯道亦難成也

往也子時者乃陽氣發生之時也而向東者取生氣也盤膝而坐者收養神氣也握固者即舉手以兩姆指相第三指爲忘形也端身直脊者使兩間通達而氣不擁塞也唇齒相叩使重樓無耗氣之患口乃氣竅口開則氣散故宜閉之耳返聽者耳通精竅遂於音聲故返聽而不聞微開目者使不坐於黑暗也目爲神竅目傷於色神從色散全開則神露金閉則神暗故半垂簾也目光白玄宮返照於臍下猶天之日月光明而生萬物也寡言語以聚氣使氣不漏於口絕音聲以養精使精不漏於耳空色相以凝神使神不漏於目故謂之無漏真人也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美

80x

重陽先生講道已畢又曰此乃打坐之工入德之門矣不可視為虛妄汝等當勤而行之自有應效休得懈怠自誤前程先生說罷又格外指撥一番馬丹陽孫不二默會其意辭了先生各歸原處依法行持漸有應效以爲道止於斯再不到茅菴叩求精微只按倒這一點工夫儘做過了月餘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只見重陽先生走進來馬丹陽目只接入先生坐下語丹陽曰大道無窮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要便貫通萬化不可執其一端要誠心向道真心改過方可有益於身心也

道不向不成一時一刻不離本體一言一動必由寸衷惺惺不昧念念皆仁此真向道也過不改不除如病在私則以公心去

其私病在欲則以理心去其欲病在偏則以中心去其偏病在傲則以和心去其傲凡病在此處卽此於此處治病求功如此隨起隨覺隨覺隨掃隨掃隨滅自然心中和如春風朗如星月澗如天地靜如山岳漸漸氣滿溢默運乎一元充周乎四體不却不自覺之間而大道成也不題王重陽先生與馬丹陽談道又說孫不二獨自一人正在房內打坐用工忽見王重陽先生掀開門簾走進房來孫不二猛着一驚慌忙站起身正要開言問他只在先生笑而言曰道理精微道法無邊一體貫通萬派朝宗要活活潑潑做來自自然然行去方爲有功如你這冷冷浸浸孤孤單單坐在這裡總是無益豈不知孤陰不生獨陽不長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罕

81x

似你這樣死坐使陰陽不能相通怎能懷胎怎能產嬰兒我與你講若要這個不離那個你若耍那個依然不離這個王重陽先生幾個這個那個把一個孫娘子說得滿臉通紅羞愧難當氣得渾身打戰急忙掀開門簾跑出外面到堂前坐下叩喚使女秋香快去請員外來秋香見主母如此作怒不敢遲慢忙到前廂來請馬員外丹陽正陪着重陽先生講說妙道忽見秋香慌慌張張走進來對馬員外曰不知主母因何發怒坐在堂前叫奴婢來請家爺有話要說馬丹陽卽辭先生曰師傳寬坐一時弟子去便來重陽先生將頭點了一點說你去你去不知解

不明這個那個理

故起這樣那樣心

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回 王重陽分身化度 孫不二忿怒首師

吾度眾生授真傳

無無有有口難宣

明知大道非遙遠

人不專心便失緣

話說馬丹陽聞秋香之言說孫娘子在堂前怒而不息要請員外去有話馬丹陽即與先生說是我孫道友不知因何煩惱要弟子前去敘話你考人家寬坐一時弟子去了頃刻就要轉來奉陪王重陽先生笑曰你去馬丹陽離了前廂來在堂中見孫不二滿臉通紅怒不可當馬丹陽陪作笑容問孫不二曰孫道友因何發惱莫非家人小子冒犯於你當主人須要放大量些不必與他們計較孫不二曰師兄有所不知我們把王七真傳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聖

八十一

悶悶不樂也回內房去了又月餘馬丹陽親至茅庵與先生問道重陽先生曰爾且坐下吾省語汝乃浩然嘆曰

嗟乎世之修道者或在內修或在貌上修或在口上修皆夫之遠矣於道原無分毫又有從耳目上修肚腹上修恭敬上修一切有為之法皆非道也有失真道之體不可謂之道也其形流露不可盡言有進於旁門者有假託修煉者有浮華重而鎮靜少者有心志切而力量弱者皆各有病病在這個太輕病在那箇太重都未由中自然做去故樂在此而憂在彼進一寸而退一丈未得大道之妙趣而實不知也總之人心不滅道心不微人心不滅者未看淡俗情衣服恐其不華麗飲食恐其不鮮

七真傳

卷上 第九回

聖

八十一

美聲名恐其不彰揚才華恐其不顯露銀錢貨物恐其不多田園屋宇恐其不廣一切不能看淡而有求福之心時而有欲安之意時而有貧若之嘆時而有奢侈之思滿腔私欲此即所謂人心也不滅者不能看淡世俗使之去也凡人皆具真性是有可見人人皆可修行

選之道器可成之根基却因不能看淡世俗而使道心不微也所謂道心者有也淡無也淡美也淡醜也淡得也淡失了淡毀也淡譽也淡生也淡死也淡能看淡一切便是道心此心用來修道而道可成用來降魔而魔自消也修道者不可不去其人心而存其道心耶但願人人皆發道心而成正果也

不表重陽先生與馬丹陽論道又言孫不二自那日在堂前被

馬丹陽幾句話說得他默默無言回在房內心中不服若說在做夢又未曾睡夢從何來況且明明白白見他進來言語歷歷在耳爲何又說他在廂屋並未移動今人摸摸不出是何緣故正在猜疑之際又見王重陽先生揭起簾子笑嘻嘻闖進來說大道不分男和女離了陰陽道不成孫不二讓他入內坐下白已却退在門跟前站下開言問曰先生不在茅菴打坐來在閑閣何事重陽先生曰因你背了造化爐靜坐孤修氣轉枯女子無夫爲怨女男子無妻是瞋夫我今明明對你講一陰一陽小可無陰陽配合是正理黃婆勸飲手提壺西家女東家郎彼此和好兩相當只因黃婆爲媒証配合夫婦入洞房二入相當歸七真傳 卷上 第九回

交感結成胎孕在身傍十月工夫溫養足產個嬰兒比人強你今依我這樣做立到天宮朝玉皇孫不二聽了這話也不回言竟出門外將兩扇房門挪來倒扣了一心要踐前言對直來尋馬丹陽見廂房關着問家僕馬興說員外在茅菴去了孫不二聞此言即向茅菴走來且說馬丹陽正在茅菴陪着王重陽先生講道先生正說在人心要淡道心要真之處忽哈哈大笑對丹陽曰你快去有人尋你來了馬丹陽聞先生之言恐是有客來到即辭了先生出得茅菴往前廳走正與孫不二劈頭一碰孫不二一手將他衣服拉着說你去看馬丹陽問曰去看甚麼孫不二曰你且莫問去一看自然明白馬丹陽只得隨他一

直來到內房門前孫不二將扣扯開時馬丹陽進去看來馬丹陽不知是何緣故只得走入內去四下一望床帳鋪設如舊箱篋仍如原樣除掉椅之外並無別物遂問孫不二曰你叫我進來看孫不二曰看你師傅馬丹陽曰師傅在茅菴與我講道那禮又有甚麼師傅孫不二不信親自進來掀帳揭破床底床後到處尋遍杳無踪影口中不住說是奇怪奇怪馬丹陽曰有何奇怪之有這是你道念不純着了魔也孫不二曰師兄說在那裡去了我生平無雜念一心好靜豈有着魔之理師傅兩次到我房內去形容宛然在耳聲音宛然在耳言語歷歷可記豈是着魔馬丹陽曰先生說了些甚麼言語你可告訴我孫不二

七真傳 卷上 第九回
遂將重陽先生兩次入房內說的那些言語對馬丹陽說了一遍馬丹陽呵呵大笑說孫道友是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回却迷了孫不二曰怎麼是我迷了馬丹陽曰學道之人要虛心下氣不恥下問方能得一步進一步高似一步積絲累寸積寸累尺積尺累丈以十成千以千成萬道之妙處不以數引故曰道妙無窮你今略得了一點玄工以爲道止於此每日死死守着這間房子灰心枯坐不明陰陽之理不識造化之機也不去師傅跟前領教礙以男女之別遂起人我之見先生見你死守此法終不能了道想親身來指示你也是妨於嫌疑故此陽神出現分身化度先生愿對我講一陰一陽之謂道離了

陰陽道不成這陰陽是陽火陰符之陰陽也非謂男婚女嫁治世之陰陽也這個是言如此妙理惜你不悟那個是言這般玄機嘆汝不識獨陽不長者陽屬大火多必燥不能成丹孤陰不生者陰生水多必濕不能成丹此孤陰獨陽者比譬水火不能濟也總而言之修道之人要水火既濟陰陽貫通方可還丹說你背了造化爐者明說你不明真陰真陽之理也曠夫怨女奔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之義也故明與你講學道之人不可無此陰陽此陰陽者乃還丹之妙用黃婆者真意也以真意會通陰陽如捉飲良美矣真意屬土上色黃故喻之為黃婆西家女金也金旺於西故曰西家東家郎木也木旺於東故曰東家

七真傳

卷上

第九回

聖

兩相當二八一斤之數也金非木之子不剋木非金之子不此陰陽造化五行生剋之理也修道者必以意會通如媒之說合兩家使金木相逢兩無間隔如夫妻之好洞房者丹庭也使金木歸於丹庭金者魄也木者魂也聚此魂魄於一處總總不捨依依相偎魂不離魄魄不離魂似夫妻一般兩下相當永也是八兩鉛也是八兩交感是結丹之處是言魂魄相依精氣若有所感凝結其中如懷胎也十月者十為足數溫養者火候也此言精氣凝結以火候煅煉成丹是乃圓滿之謂工程圓滿嬰兒降生嬰兒是真氣攝化之神也此神從泥丸宮出來上竅金闕而為真人豈不是神仙麼丹陽說畢孫不二大悟

第十四 講三乘演說全真道 損面容甘作醜陋人

既得真傳道可修 三乘妙法任君求

淵真當日毀容面 換得金身萬古秋

話說孫不二聽了馬丹陽之言似當頭一棒打破迷網恍然大悟如夢中驚醒嘆曰若非師兄之言險些悟了大事我平日比師兄頓悟些怎麼學起道來就不如馬丹陽曰非是你不及我只因你不夫領教故不如我也所以說聰明反被聰明悟許多聰明悟自身天下事只有學而知之生而知之者能幾人也孫不二謝曰謹遵師訓誨從今後當虛心領教馬丹陽大悅自回廂屋去了過了數日要到母舅家去祝壽將禮物辦齊與先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吳

生說明又邀孫不二同行孫不二推病不去馬丹陽只得命家僮携上禮物自已跨了黑驢望母舅家去了不表丹陽出外又說孫不二在內因馬丹陽說他不肯領教故此不明道妙他記在六耳不傳心中今見馬丹陽不在家中眾奴僕俱在前面頭要他乃獨自一人來到茅菴見先生盤膝打坐他便跪在面前告曰弟子孫不二心性愚昧不明至理心致兩番失候昨蒙師兄開示方知前言是道自悔不及望師原省重為指點說罷一連磕了幾個頭王重陽先生言曰你且站立吾當與汝言夫道有三乘量力而行今吾講與汝聽看你能學那一乘孫不二即起來站在傍邊躬身聽教重陽先生曰學道之人要值先死於度外頗得

一個死字可爲不死之人上乘者虛無之道也一系不掛一塵不染如明月當空萬里無雲只一點靈根能奪天地之造化可參陰陽之正理以法煉之可使有歸於無而又生有也能與天地同老日月同修此上品天仙之道也中乘者秉虔誠而齋戒奉聖真以禮拜誦天尊之聖號諷太上之利文一念純真萬慮俱清上格窮高萬靈洞鑒靈光不滅一點真性直達虛無位列仙班此中乘之道也夫下乘者積功累行廣行方便濟人利物多作些好事常檢點過失真性自可不昧靈明原能顯著或隱或現與仙無異此下乘之道也汝自量力願學那一乘吾當授汝真訣孫不二曰弟子要學上乘天仙之道重陽先生笑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聖

聖

曰汝心却大志不堅孫不二曰心却不大而志甚堅此身可滅而志不可奪也重陽先生曰凡修道者要得山川靈氣故地利不可不擇焉今東都洛陽靈氣正盛應出一位真仙若到那個去處修煉一十二年可望成道汝能去乎孫不二曰弟子願去重陽先生將他看了一眼擺了一擺頭說去不得去不得孫不二曰弟子捨死忘生怎麼去不得重陽先生曰死要死得有盆若死得無益豈不白送了性命洛陽離此有千里之遙一路之上風流浪子不少輕薄見即甚多若見你這容貌如花似玉豈不動心小則狂言戲謔大則必致凌辱你乃貞烈之性豈肯受彼穢汚必拼一死以全名節本欲求長生而反喪生也我故

曰去不得孫不二聞言沉吟半晌也不辭先生出了茅菴來到厨下將煮飯的人盡皆支開親自將火燒燃把一鍋清油傾入鍋內待油煎滾然後取一碗冷水在手把臉兒朝着鍋裡雙目緊閉硬起心腸把冷水傾入鍋內那滾油見了冷水暴起來濺得一臉都是油點油點着皮皆盡成泡孫不二忍着痛苦來見先生曰弟子這個樣兒可以去得麼重陽先生一見拍掌笑曰妙哉妙哉世間也有這等大志向人也不枉我到山東走一場先生說罷即將陰陽妙理造化玄機煉陰成陽超凡入聖之工盡傳與孫不二傳道畢曰大道隱於不知不識這不知不識工夫又要帶幾分瘋顛方掩得過於人使人不知我有工夫不識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聖

我有修行等到大功成就之日方可現身說法汝待面上油泡痊愈速往洛陽也不必來辭我等功圓果滿之時蟬桃會上再相見也先生說畢瞑目不語孫不二向着先生拜了幾拜出了茅菴只見僕婦婢女從外進來劈頭碰見駭得他們大喚一驚若不是原樣衣服險些認不出來當時齊來相問是何緣故孫不二說是我欲與重陽老先生造幾個油餅恐你們不潔淨故將爾等支開我親自動手候將冷水傾在滾油內一時躲避不及故此滿臉都盡成泡這是我一時災星不甚要緊你們不必驚慌各自去料理正事勿以我爲念說罷竟歸內房將門掩閉默思先生所傳的工夫逐一做去口訣妙言從新演來過了

兩日丹陽歸來將進門眾僕婦便將孫不二被滾油盪壞面目對他說知馬丹陽不勝嘆息先到茅菴見過了先生然後到上房來會孫不二只見他滿臉是泡泡已潰爛黃水交流把一個如花似玉的面孔弄成一副鬼臉馬丹陽一見未免嘆嘆遂叫了一聲孫道友你然何不小心被油盪成這個樣兒苦了你也話未說完孫不二圓睜雙眼將馬丹陽望了一望大笑不止走上前一手將馬丹陽擲着說你是西王母的童兒麼他叫你來請我去赴蟠桃大會我今日便同你上天宮去快走快走說罷就跳上棹子手扯窗格要往上升之狀忽一跌跌將下來睡在地下呻吟不止馬丹陽忙將他扶起他却又哭又笑馬丹陽見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癸巳

他這般光景心中覺得有些悽慘復至茅菴來見先生曰我孫道友想神仙想瘋顛了如何是好重陽先生曰不瘋不顛誰做神仙馬丹陽再要問時先生已瞑目人靜並不理會馬丹陽見先生不揪採只得了茅菴轉回廳前悶悶不樂這且不題又說孫不二一些瘋話把馬丹陽支開了落得清清靜靜正好用工做到性體圓明妙不可言心地朗然纖纖辨道有許多好處甚是喜歡即取菱花鏡兒一照自己已也著了一驚照見滿臉疤痕紅黑不一又兼月餘未曾梳粧亂髮蓬蓬就像一個披毛鬼分明是鳩盤茶活夜叉那廝像甚麼員外娘子孫不二照罷形容心中大喜自謂洛陽可以去也於是胡亂將衣衫扯破用些

七真因果傳

鍋煤向臉上抹了一把跑到堂前大笑三聲早驚動了那些使女了頭家人小子一齊到來將他圍住孫不二見他們攏來便往外走眾使女來攔孫不二即用口亂咬有一個貼心的了頭死死攔住孫不二衣服不放被孫不二掉轉頭來照他手上一口咬出血來那了頭將手一鬆早被他走脫了眾僕婦使女見他勢頭凶猛不敢攔攔慌忙報與員外得知又說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忽聽外面喧嘩忙下座來往外觀看只見眾僕人來報道孫娘子瘋顛大發跑出外去了馬丹陽聞言猶恐有失急命僕人快快去趕自己隨後也來追趕且說孫不二一直走出庄來那看庄門的人也攔擋不住他庄前庄後的人一時認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辛巳

不出是孫娘子所以被他走脫孫不二知後面必有人來追趕見那邊村外堆有亂草他便闖入草內果見馬丹陽同着家人小子僕婦便女趕來往前去不多時忽又轉來仍由原路去了孫不二在草內看得明白見他們走遠了方纔出來望東南而行白日乞討鄉村夜晚宿在古廟總是荒涼僻靜無人之處大樹懸岩能遮雨之地若有人來問他他便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胡言亂語又哭又笑別人見他這個樣兒知他是個瘋顛之人也就不問他了所以一路之上平平安安見正人君子也問一問路不上兩月竟到洛陽不知果能成仙了道否且看下文

一葉扁舟遊大海

萬丈波濤不著驚

第十一回 降冰雹天公護法 施妙算真人指迷

咽喉沉淪已有年 愛河滾滾浪滔天

修行自可登高岸 何用中流另覓船

話說孫不二自離了馬家庄一路之上假裝瘋顛行了數月來到洛陽地城外有個破瓦窑他便在窑內棲身常往縣城乞食裝成十分瘋顛惹得那些小兒跟倒一路瘋婆子長瘋婆子短所以把他呼出了名久來久去這城鄉內外都曉得他是瘋顛女人再無人來擾他因此得安心悟道合着重陽先生大道隱於瘋顛之言也又說洛陽縣有兩個出名的痞子算得總不要臉的東西不過是張三李四那些名色屢見孫不二在街上乞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一回 至

食雖然面貌醜陋却也明眸皓齒若非臉上有許多疤痕却也人材不弱這兩個痞子看眼裡記在心裡那夜月白風清滿天星斗二人從鄉間病騙良民轉來吃得醉醉熏熏路隔破瓦窑不遠張三對李四說我們且去與那瘋婆子作一作樂李四說去不得去不得我嘗聽人言若與瘋顛的女人做了事一輩子尋到頭永不得長運氣張三說咱們是天神不收地神不要的人管他甚麼長運氣不長運氣遂不聽李四之言竟往破瓦窑走來李四也跟他一路二人往前面走去行不數步猛見頭上一朵黑雲將近窑邊猛然一聲霹靂如山崩地裂一般從二人頭上震來吓得張三李四渾身打戰那朵黑雲倏爾散慢天

地昏暗伸手不見掌狂風驟起吹得二人徹骨生寒一陣猛雨落將下來在二人頭上如擂鼓一般打得二人頭昏腦疼李四用手要顧腦腕那雨打在手背上如鐵彈子一般方知不是雨原來落的是冰雹鄉裡人呼為雪彈子俗名冷子這冷子打得二人走頭無路莫處躲藏李四不住說道活報應我原說不要來你舉着走來且看如何張三聽見李四埋怨心中作惱忽一脚踩在雪彈子上那雪彈子光溜溜的如何踩得穩一溜就是一跤慌忙爬起來又踩虛一脚又是一蹶跌就係有人推他一般一連跌了幾跤跌得頭破眼腫肉爛血流只時暈天少時雲開月現依然星斗滿天李四雖挨了些冷子却不曾跌倒無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一回 至

大損只有張三被這幾跤跌得頭悶眼花只是吐舌搖頭說不得了不得這瘋婆子犯不得李四說你纔曉得犯不得看你二回再來不來張三說那個背時倒灶的再來二人邊說邊走各自回家李四把這段事情對那些流辰痞子說知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因此那些不學好的人與及乞丐等再不敢到破瓦窑來孫不二在洛陽一十二年修行悟道永無歹人相犯皆賴李四之功也後人看書到此有詩嘆曰

真人在此悟玄工 豈叫狂徒來逞雄
冰雹降時遭毒打 方知護法有天公
去下孫不二又說王重陽且說重陽先生在馬真外家內不覺

年餘外面有幾個村老閑談說馬員外不會享福白白將一分家財捨與別人把一個員外娘子惹瘋子不知走往何處去了內有一個五十餘歲的人名叫做安仁說道我昨日到他庄裡去會馬員外門外無人看守我對直進去並不見一個婦女盡是些男子我問員外在那裡他們對我說在後面茅庵內聽重陽先生講道我便往後走見修葺許多茅蓬馬員外同王重陽在當中一所茅蓬打坐馬員外看見我即出來陪我到前廳敘話我問他孫娘子的下落馬員外說他有他的道我有我的妙我又問怎不見了頭使女員外說男使之婚女使之嫁各立家室永無欠掛我又問修造些茅蓬做甚麼員外說召集修行入悟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一回

聖

道養真性我又問重陽先生怎不見出外員外說他最愛清靜不與俗人交我問畢與員外把事交代了出來遇着馬興我又問馬興你們這庄子先時多熱鬧如今爲甚這般冷淡好像寺院一般馬興說你不知道我家來的這位重陽先生是個活神仙他不喜歡熱鬧愛的是清靜自孫娘子走後他將庄裡了頭使女僕婦人等盡行遣去只留下我們幾個老好在此看守故這般冷淡我又問馬興怎見得重陽先生是位活神仙馬興答我曰凡家中的事與其外前的事莫得人對他講他都曉得這不爲奇還有未來之事與及某日晴某日雨他無不知豈不是活神仙麼假安仁將馬家庄的話說完眾村老之內有一個姓

潘的老漢曰依你這樣講他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們這乾了許久未曾下過雨何不同去問他幾時有雨眾村老齊曰好好即同潘老來至馬家庄先見馬員外說明來意馬丹陽便引眾老同到茅蓬問重陽先生幾時有雨先生曰你們村東頭土地廟牆壁上註得有雨期你們去一看便知眾村老聽了這話即出庄來回往本村向東頭走來到了土地廟跟前果見粉壁上寫着幾行字潘老即念與眾人聽曰人王面前一對瓜一瓢珍珠照王家二十三天下大雨和尚口裡吐泥巴後面幾個小字寫着四字破潘老看罷笑曰這是那些學生陸子在此寫的一首字謎有甚麼雨期眾村老曰是個字謎你猜得着否潘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詩

老曰我這字謎怎麼猜不着眾村老曰你既猜得着快猜來我們一聽潘老曰人王下加兩點是個金字王字傍加一點是個玉字二十三下雨關攏來是滿字和尚去其和字而留尚字泥巴土也尚字加在土上豈不是個堂字明明是金玉滿堂四字那有雨期眾村老走上前用手指着二十三天下大雨之句曰這明明是雨期你們偏說莫有難然是幾句啞謎却有機緣在內今日十九隔二十三日有四天春二十三有雨無雨便知他靈也不靈眾村老齊曰既哥言之有理於是各回家去到了二十三日黑雲滿天大雨如注從早至午雨方止眾村人始信重陽先生之神也又有此村一人失牛遍尋不着來問先生重

陽先生曰牛在南村大樹之上鴉雀窩內更奇希有之事那人聽了這

話忍不住笑說若大的牛那一點點鴉雀窩如何裝得下重陽

先生曰你去自可得牛不必多言那人只得出了茅菴來在南

村果見大樹甚高有雀窩裡人原會爬樹即爬上樹去探

取雀巢原是一個窩用手扯了一吓那枯枝墜來打在臉上

畧一低頭看見村裡破屋之內拴着一條牛過細一看正是所

失之牛這牛卧在破屋裡外面堆柴草四圍遮掩若非從高望

下在也看不見其人忙下樹來心中明白這村裡原有一位梁

上君子慣做此事若非先生指示他到晚間便把牛牽到遠方

賣與別人再尋不出其人到破屋裡各自去把牛牽回此話不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一回

壬子

題那日西村裡又有幾個人來問事內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娃

子說他哥哥出門數日不知幾時回家因此來問老先生重陽

先生曰回去問你媽的手更奇那娃子聞言笑個不了少時回得家

來見他媽手內拿着一封書信說你哥哥在萊州做生意帶得

有書信回來帶信人將纔走了你可折書念與我聽那娃子折

書念曰不肖男書奉慈母自父去世蒙母教育成人今體父志

出外貿易願還順遂目前賬未收齊不得速歸以慰母心待秋

涼之時九月半間歸家侍奉甘旨那娃子未嘗看完拍手大笑

說好靈驗好靈驗他媽正要問他只見門前來了五六個人不

不因漁父引

怎得見波濤

第十二回 指主功申明妙理 學真道喜逢明師

恩愛牽纏解不開 一朝身去不相偕

於今撒手無沾滯 直上瑤池白玉階

話說西村那娃子正要將重陽先生問手之言對他媽講說忽

見門外來了五六個人問馬家庄那條路去娃子說你們問馬

家庄找甚麼會活神仙麼那些人答曰正是是娃子聽說他

們幾個要會活神仙便高興不了對他說不遠不遠我引你們

去說罷即往前走眾人隨着他離了西村不一時來到馬家庄

合該有緣正遇着馬員外坐在廳前見他們進來即起身迎入

廳內坐下便問眾位到敝庄何事他們幾人說是我等是來求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壬子

道的馬丹陽聞言即引他們到茅菴參見先生內有一人姓譚

名處端號長真子黃年身染沉疴王重陽初到山東之時曾授

與却病之工將病却好一心悟道遍訪先生杳無下落今聽人

言馬家庄出了一位活神仙名叫王重陽方知先生在此又約

了一個好道的人姓郝名大通號太古是本府文登縣人其餘

幾人也是學好之人不必表他名姓當下譚長真又謝先生昔

年却病之恩始言今日來學道之意重陽先生曰法門大大開

去的去來的來去者不留來者不拒即命馬丹陽送他們到茅

菴第二號去哇扎過了幾日又來了兩個修行人一人姓劉名

處玄號長生子一人姓王名處一號玉陽子俱係山東人氏馬

丹陽接見問明來意也是來求道的即引他二人到茅菴參拜先生重陽先生命馬丹陽送在茅菴第三號樓止於是東來一個西來一個不上月餘來了數十人重陽先生叫馬丹陽與他們議定執事各管一宗俱有條規不得擅越諸事停妥重陽先生與他們講論坐工眾弟子分兩班序立躬身聽講

重陽先生曰人生以氣為本以心為根以性為幕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腎是內腎臍下三寸三分是也正串着一脈以通夫息之浮沉息總百脈一呼則百脈皆開一吸則百脈皆閉天地造化流行亦不外乎呼吸二字人呼吸在心腎之間則血氣自順元氣自固七情不肆百病不治而自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至

消也打坐之法每子午卯酉時於靜室內厚鋪下褥於褥上盤膝而坐微目視臍以棉花塞耳心絕念慮以意隨呼吸一往一來上不隨呼吸之間勿遲勿速任其自然坐一炷香久覺得口鼻之氣不粗漸漸柔細又一炷香久覺得口鼻之氣似有若無然後緩緩伸脚開目去耳塞下座行數步又倒身偃卧片時起來啜粥湯半碗不可作勞切勿惱怒以損工夫而傷真氣也

打坐工夫不在多

全憑煉氣與除魔

且將障礙一齊去

勿使心頭有網羅

障礙不消煩惱聚

網羅不解惹婆娑

分明至理相傳授

切勿因循自坎疴

重陽先生講論坐工訖下座養息眾弟子亦各歸寮去下不敘

又表這山東登州府棲霞縣豈村有一人姓邱名處機字啟發

弟兄三人兄長啟明次兄啟興父母早喪這邱啟發多蒙兄嫂

看顧得以成人讀過幾年書也能詩詞歌賦但無心於功名一

味好靜常獨坐終日不與人言談似乎其中有所得意處而人

莫知其所以然兄嫂屢勸他讀書求功名他便答以讀書原為

窮理豈希圖功名又欲與之議婚他又堅辭不肯曰男子未立

豈可以婚姻絆縈兄嫂聽他言語不凡也不敢苦勸他自便

邱啟發讀書人口口人生在世若不尋個出路路終日爭名奪

利貪妻戀子無常一到萬事皆空人以為世事皆真於我視之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至

如浮雲朝露夢幻泡影一日聞聽人言寧海縣馬家庄有一位王重陽先生廣有道德是個大修行者我們這棲霞縣也有幾人在那裡學道邱啟發生平愛的是道聞聽此言也要去學道本得與兄嫂說明又怕兄嫂不許他去只得暗地收拾一點盤費帶了幾件隨身換洗的衣服悄悄離了家庭望寧海縣而來不一日到了馬家庄那日正遇馬丹陽當值問明來歷簿上註了姓名譚劉王郝等齊來探問俱皆歡喜說道如此青年便能發心學道誠罕聞也說罷即引他到茅菴拜見重陽先生馬丹陽遂將他來學道之意對先生說知重陽先生把他瞧了一眼擺一擺頭說此人心思太多過於伶俐學不了道早些各自回

去罷休得自快邱啟發跪而曰小子一心學道並無二意還望先生收錄馬丹陽也替他哀求先生只是不允說非是我不收他此人苦根甚重怕他後來受不過磨難必生退悔之心不如不收他爲妙邱啟發再欲哀告重陽先生竟出茅菴觀花去了馬丹陽等無奈何只得將邱啟發引到前廳住下使他打掃廳堂暗裡也與他傳了些打坐功夫一日啟發對馬丹陽曰老先生既不肯收錄於我我今何不就拜你爲師馬丹陽曰不可求人須求大人拜師要拜明師我不過略曉得一點初工致於大道我亦未聞你且安心住下我與你慢慢周旋邱啟發聞言甚喜早晚二時感懃一切若有支使聲叫聲應住了幾日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堯

人父

把眾人都混熟了個個都喜歡他一日跟隨眾師兄到茅菴只見重陽先生坐在當中眾弟子兩傍站立恭聽講說

重陽先生曰吾自到此來血心度世苦口化人意欲使人人同歸覺路在在共出迷津夫余異人也生能好道少而痴蠢長而怪異狀而通神世之奇吾者皆以吾爲異也夫吾豈真異哉不過蠢耳庸耳愚耳已矣吾何愚不貪不妬不想不妄蠢也不知計慮不明巧拙愚也不言怪異不落塵俗庸也世人說我蠢笑我愚責我庸吾轉庸世人之至蠢至愚至庸而不知振拔吾卽以至蠢至愚至庸之道以醒悟世人汝等不能知心卽不知道故修道者必自煉心始然煉於未發猶質煉於既發如游心放

心諸雜念心皆既發之心也而欲使之寂然不動殆必守其心定其心收其心夫守心是守其未動時定心是定其必動時收心是收其已動時收之不易生要隨起隨收收之愈疾守之愈堅守之愈堅定之愈永此乃我道門修心之妙要使此心空無一物益心者卽先天一氣之真陽結成故心屬火非純陽無陰也陽中自有真陰故心形上有三數覆下下有個月載光可見陽非陰不長陰非陽不生真陰從真陽故以心名所以動一毫妄念心內就短少一分真氣一事入心便添一種障障故心一起卽不以心名是名曰念念字之形人有二心也有二心不能專一故百事無成至於道更遠也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卒

重陽先生說心爲一身之主有一無二若起二心是謂之念也此念一萌便生出許多虛妄之事而心也不能作二致使此身陷於沉溺嗟乎難以拔度也正講之間只見邱啟發在人叢中聽得高興連聲稱妙先生將他恨了一眼遂不再講眾門人出來盡埋怨他不該張聲以致先生停講邱啟發裝不聽見恁他們胡怨恨一陣暗思先生煉心之言卽煉道之訣也煉道者若

不先將心煉好縱有妙道亦煉不成於是每日檢點其心有有差失無差失有過錯無過錯一日見眾師兄不在前廳必是在後面聽先生講道他也跑去聽講不知講些甚麼且聽下文

天下原來無難事

口怕世上有心人

第十三回 散壇場學人歸家去 換道裝師徒往南來

嗟嘆凡夫不悟空迷花戀酒逞英雄春宵痛永歡娛促歲月長時死限攻弄巧常如貓捕鼠光陰恰似箭離弓不知使得精神盡願把此身葬土中

話說邱啟發見師兄道友不在前廳必然在後面聽先生講道他卽往茅菴走來果見先生在座上說法眾門人序立兩邊他也不進內去就在門外洗耳靜聽只聽先生講曰

修行念頭細中有細有一念之私卽有一毫渣滓在心有一念之欲心中卽有一大魔障蓋私欲一起卽失先天必去私欲方可存先天即一氣也先天者一氣也私欲起則火動火動則氣散氣一散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三回

空

何有先天又何以審火候私重則氣散又何以復靈機欲甚則氣枯又何以得奧妙其機如此私念當除不當除欲念當除不當除妄念當除不當除有思念者聽吾言必戒有欲念者必戒有妄念者必戒總要將心養得寂然不動然後念頭可滅念滅則私盡私盡則欲淨欲淨則陽純陽純而陰消也真仙大佛無不從中得來皆於念頭處下手不可視為具談

重陽先生正講到精微之處邱啟發聽忘了形無意之間說了一聲好重陽先生向眾弟子說門內說法門外人聽試問多人誰是知音先生說罷馬丹陽往外一看見是邱啟發卽叫他進來先生一見怒向馬丹陽曰我曾分付你打發他回去然何仍

在此處話未說完只見劉長生郝太古王玉陽等長真一齊上

前告曰邱啟發既來拜師求道望先生憫念將他收在門下早晚領受教誨重陽先生曰非是我收留他怕他心不真切偶一受磨難便生退悔之心那時道也修不成反招罪愆不如不收他爲妙劉長生等又苦苦哀求邱啟發跪在地下不起來重

陽先生曰爾等既再三苦引難道我全不推情你們這般看照他我卽將他收與他取箇道號叫做長春邱啟發卽起來三

禮九叩拜過了先生又與眾人作禮先生下座各歸原處又過了月餘先生分付馬丹陽邀齊眾道友到內廳講這回說法必須於菴外設壇馬丹陽領了先生之言卽去辦妥少時大眾齊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三回

空

集衣冠楚楚禮貌堂堂同到菴前請先生上座說法重陽先生出了茅菴上得座來正容端坐良久言曰我教以靜爲主這靜字上可參贊化育下可以包羅萬象我將這靜字爲汝等宣說說不但修行悟道可用卽齊家治國亦不可少也

靜之一字妙理無窮但言靜者多而靜靜者少故欲靜而不能靜矣是未尋着靜之根源靜之根源先要看空世界靜之門卽從不靜處當下斬絕工夫靜之終當於常靜時宜用防備妙法

念頭一起隨卽消滅滅而復生不使之生生而卽滅使其永滅靜之極不靜自靜何嘗言靜何嘗言不靜止於至善者莫過於靜靜之於斯泰山崩前而不驚也非故不驚也崩前而若未崩

前也美女當前而不動非故不動當前而若未當前也至於動
作行為待人接物其鎮靜之功自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父母
見之頑者慈也兄弟見之戾者和也妻子見之悍者順也朋友
見之偽者誠也俗者見之粗者細也士人見之肆者斂也以此
忠君思是性分以此愛民愛是真民之愛非姑息之愛有行不
行之道不伸之志哉斯言非奇也而奇不可言不特靜中靜而
動中亦靜動靜俱靜道可自成佛言明心見性非靜不能明與
見也儒言窮理盡性非靜不能窮與盡也道言修真養性非靜
不能修與養也靜者三教之命脉不特此也試看一日非夜之
靜無以為晝之動之本四時非冬之靜無以為春之動之本是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三回 奎 8811

道本於靜自然之理也道本自然含靜從何入門
重陽先生說這靜字是三教不離的工夫士農工商王侯將相
都要由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父母能靜而子
自孝焉上能靜而臣自忠弟兄能靜而和睦朋友能靜而信實
夫婦能靜而順從把這靜字說與眾門人聽明知這數十人之
內止有邱劉王譚馬郝六人纔肯專心悟道其餘那些人俱是
始勤終怠有起頭無煞尾算不得正經修行之人後來難免爭
名奪利之行故將這鎮靜之工說與他們一聽使他們得這工
夫消一消乖戾習一習涵養雖不能超凡入聖亦可以修身齊
家不失為好人也不枉到此投拜一場閒話休講且說邱長春

聞聽先生把這靜字說得自自然然透徹徹有許多好處不
禁心頭發歡起來手舞腳蹈却被先生看着怒指長春而言曰
你這人問道不進知理不悟徒以聰明顯露伶俐施逞不能隱
忍潛藏只知使巧弄乖非道器也我幾次說法被汝越規犯矩
我今當遠避汝於東南免得你常來擾我遂對馬丹陽曰我明
日要往江南訪道隨行只要劉長生譚長真郝太古王玉陽四
人同去汝可照理家園其餘諸人任他們或行或止聽其自便
我此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纔得歸也先生這話分付出來就
惹動了眾門人思家之心有的要回去看望父母有的要回去
顧盼兒女連夜收拾包袱行李只得天開亮眼都來與馬丹陽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三回 奎 8811

告辭更話轉覆先生馬丹陽少不得送他們出庄去了齊拱手
一別馬丹陽轉回茅庵重陽先生分付馬丹陽取出五件衲衣
五個蒲團道帽棕笠芒鞋草履岩瓢便篋一切等物重陽先生
與劉郝王譚俱換了道裝道家打扮趁着天色未曾大明悄悄
出了馬家庄馬丹陽送出庄外回身轉來只見邱長春作揖告
辭馬丹陽問他何往邱長春曰我要去跟隨師傅馬丹陽曰師
傅見不得你因此纔走你今趕去必要受氣邱長春曰師傅豈
當真見不得我不過願我學好我若不棄豈不辜負師傅一片
好心說罷就走馬丹陽叫曰轉來我有話與你說且看下
諸人思家各自去 長春戀師將來

新刊七真因果傳卷下

第十四回 試凡心屢施叱責 順師意常秉飯依

去惡猶如解亂絲 寧心自有解開時

若教錯用些兒力 萬劫千生莫了期



話說馬丹陽叫邱長春轉來言曰先生與眾師兄皆改換道裝方可遠遊你這個樣兒仍是俗家打扮如何去得我有衲衣道帽你可穿戴起來便可去也邱長春聞言大喜即時穿上衲衣戴了道帽又將馬丹陽的蒲團便鉢岩瓢一齊拿上來趕先生走了一會遙見譚郝等隨着先生緩步而行長春見鄉間有人喫早飯他暗想我們都走得早未曾用飯不如我去化些齋飯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四回

一

供養師傅從未化過緣又不知怎樣化法管他老着臉站在人家門口將岩瓢拿在手中却怪黃犬一吠就有人出來一望轉身進去滿滿的掇了一碗粟米飯來傾在他岩瓢內長春歡天喜地又化了兩家瓢已裝滿雙手捧着來趕先生且說重陽先生走了多時到一大樹下緩息問劉郝等可曾帶得有盤費麼劉長生答曰因先生走得太急我等一時忙迫未曾向馬師兄討得盤纏先生曰既未曾帶盤費各自化飯喫去罷我在此等候四人聞言各拿岩瓢化齋去了重陽先生獨坐樹下忽見邱長春捧一瓢飯來供養先生重陽先生怒曰誰教你來擾我我受不起你這供養長春再三啟請先生全然不理少時劉郝等

各化得有些齋飯來請先生用先生將劉長生所化之齋喫了一些便不用了他們俱已食訖同齊起身行了十餘里天色將晚見路傍有座冷廟即進廟去打掃潔淨鋪下蒲團打坐一夜次日師徒六人又往前行邱長春在後面沿路化齋遇着一家善人叫他喫飯長春曰我有師父在前面他老人家未喫我焉敢受用那家善人說這也無妨你且去喫我與你另收拾些潔淨齋飯掇你岩瓢裝着端去供養他也不爲遲長春見他說得有理便上席去飽餐一頓然後下來與善人道謝果見岩瓢滿盛齋飯雙手捧着往前趕來見先生相隔不遠只叫師傅慢走弟子送飯來了重陽先生裝不聽見只顧前行長春放大步走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四回

二

來趕上先生將飯食奉上先生將飯看了一眼說此方一家之食我無功可受豈不聞一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乎長春聞先生之言默默無語轉眼之間先生往前去了心想把飯還那善人一去一來搬路路程想喫了肚腹又飽無奈何掇着岩瓢隨後而來端得兩手酸麻周身汗流方見眾師兄同先生坐在前面石上用齋幸喜他們所化飯食甚少他即將這一瓢飯與他們俸上一家吃上一點纔把這飯喫完是夜又宿古廟長春心中暗想我師傅是陝西人不喜飯食愛喫磨麵我明日去化幾饅來供養於他是夜主意打定了次日果然化得幾個白麵蒸饅來敬先生重陽先生怒曰我原說不喫的你苦苦擾作我

却是將屍骸奪過往地下一片險些把屍骸拌破那
幾箇屍骸滾在坎下邱長春忙將屍骸拾起把蒸餅撿入瓢內
看先生時已走遠了他即隨後趕去看官你道重陽先生爲何
這般凌辱長春因他是年幼學道不比劉郝王譚是化了氣質
的人若不深加琢磨焉能使其成器正所謂磨他總性誰知長
春根基深厚屢受叱責並無一點怨恨之心閑言少敘又說王
重陽先生師徒幾人走了兩月有餘到了江南所管一箇大鎮
市這鎮市後面有座廟子叫做佑聖觀他們師徒六人就在廟
內棲止廟內並無僧道止有一箇看香火的老漢這老漢到也
通方就留他們住下過了兩日先生想喫肉他們各化得有錢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四回 三 803

鈔即去割了兩觔肉先生見肉又說我此時不想喫長春聞言
將肉掛在壁上即同劉郝等下鄉化齋不覺一連住了幾天那
日重陽先生見他們出門抄化去了遂將肉取下送與廟老漢
去另遣白鶴仙子在海外蓬萊島上啣來一塊肉芝先生接在
手中吹了一口氣即化爲猪肉仍掛在壁上少時他們幾人歸
來先生分付將肉烹飪即於壁上將肉取下一段真氣
令人不堪忙告先生曰此肉腐臭不可食矣弟子身傍尚有錢
鈔另與師傅去辦重陽先生怒曰你們這幾個造孽徒把十方
上的錢財化來如此作賤既買得有肉爲何不早烹煮大齋同
享只待腐臭令人難餐我今也不重責你們你們只把這肉生

喫了便能先生這話說出來嚇得劉長生郝太古王陽譚長
真四人當時臉上失色邱長春心中暗想我那幾位師兄俱是
斯文之人如何能喫這生肉不如我將這肉喫了我就把我喫
死臭死我也無怨恨主意已定便將肉掣到口邊其實臭得難
聞硬一硬心一口咬去咬脫一大塊喫在口內不似肉的味兒
好像蘿蔔一般略帶點甜味並無腥臭之氣一連幾口將肉喫
完覺得精神倍加只因邱長春後來有數十回大餓之厄先生
恐他忍餓成癆故化肉芝與他喫了永不生病後來得成金仙
皆賴此肉芝之力也此話不言又表劉郝等見長春把肉喫了
大齊方纔放心是時天道寒冷他們在鄉間化得有幾捆柴草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四回 四 804

是夜雨雪十分嚴寒他們取了一些柴草來燒火拷重陽先生
一見心中作惱走來將那幾捆柴草一齊拋入火內霎時燒着
烈焰騰騰火星亂飛重陽先生掣着便鎗將柴草按了幾下火
焰頓減濃烟亂冒熏得他們走頭無路廟子又窄小風又往內
吹邱劉等被熏不過只得出山門外避一避烟一個個揉眉擦
眼都說好烟人好烟人先生見他們出去即將山門閉了把蒲
團移於門下抵門而坐他們在外站了一會到不烟了却又寒
冷起來轉過身推門那裡推得動又不敢叫都在廊簷下坐
着忽一陣雪風吹來冷得他們幾個戰戰兢兢劉長生說先生
傳得有火工我們大齊何不做一做以消嚴寒邱長春與眾道

友做起工夫來閉息聚氣搬運起來做了一會不惟不冷反覺熱起來少時天色明亮見山門已開大齊入內只見先生坐在蒲團上怒而不息向他們言曰汝等畏熱懼冷貪生怕死棄真求假貪燒假火而不肯運真火苟圖安然而不深用工夫這般懶散如何修得成道若不重重杖責畢竟始勤終怠說罷即命王玉陽把戒尺拿來每人責打二十以戒下次劉郝等聞言面如土色不敢回言邱長春跪在先生面言說道這是弟子一人之錯與眾師兄何干我情願受責望師傅却他們先生曰聽汝這樣說來敢是願替他們挨打麼邱長春答曰正是重陽先生曰既是你願替他們受責每人二十總數算來該打一百劉七真傳

卷下 第十四回

五

郝等齊來求饒先生嘆曰汝等互相告免吾焉有不釋之理但下次不可如此恐自誤前程也說罷即將戒尺丟在地下又對劉長生日我一時興起執意南遊至此興盡仍欲北還即刻起程勿容擬議說罷便往外走邱劉等慌忙收捲蒲團拿着便鎚與那看香火的老漢告辭已畢隨後來趕先生仍由舊路轉回山東不日到臨海縣來在馬家庄邱長春先去報與馬丹陽得知丹陽慌忙出來迎接先生入內仍在後面茅菴往下一向無事不必細言過了月餘那些門人聞聽先生歸來一箇箇又來學道依然鬧熱起來先生想出一箇妙法要遣散他們不將假意道開去焉得真心悟道來

第十五回 劉先生歸隱 送靈樞門人服勞

風搖動處原正真 本性圓明見法身

解得拈花微笑意 從來無處著纖塵

話說重陽先生見那些學道之人依然聚集察其中並無真心向道之人不過徒沽虛名指道為由欲人知他在修行悟道其實並無一點道念若不使他散去久必以假亂真使法門不得清靜矣想出一箇妙法來點了一點頭忽然大叫幾聲不好不好驚得那些人齊來相問先生曰我不該出門在路上受了那暑濕之氣使我心頭結鬱身上起泡解衣與眾人看果然心頭腫起渾身是泡慌得馬丹陽與邱劉等忙去求醫尋藥一連請了幾個名醫用過妙藥數劑總不驗效又過兩日泡皆潰爛膿水交流臭氣難聞那些學道修行之人背地私議說重陽先生定然無道自身難保焉能度人病都却不了焉得成神仙我們各自回去罷免得耽誤大事於是陰走一個陽走一個不上兩日走得乾乾淨淨止丟下邱劉譚馬郝王六人日夜服伺先生自眾人走完遂叫他們六人近前分付曰我明日午時必死但我自到此來把馬鈺一項銀錢被我周濟貧苦又幫湊別人埋葬嫁娶以及遣嫁使女了鬻成家人小子一切齋醮聘禮化費銀錢若干又供養這些來學道的人一兩年故此將銀錢盡行用完如今庫藏一空我死之後若辦喪事必要當用賣地但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六

依我分付不許化費銀錢我若死時也不須悲哀啼哭休得祭奠開孝只要幾塊薄板裝着臭皮囊使邱劉王譚郝五人輪流抬回陝西樛縣終南之下繩索斷處是吾葬身之所不得有悞若背我言我必不安邱劉等聞先生之言唏噓欲泣重陽先生曰勿作此見女子之態也先生雖如此分付邱劉諸人不免含愁生悲自不必題到了次日午時先生衣冠齊整端坐蒲團之上喚邱劉譚馬郝王六人近前講曰

性命雙修之法要內外俱有缺外功則德行不全缺內功則本源不清夫外功者平生居心須使無虧一言必謹言有功也一行必慎行有功也一事必苟一介必嚴莫非功之所積功之所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七

推夫內功者何惺惺勿致於昏昧防意如防城之險空空不着
一物守心更比守身之嚴時而天人介於幾希天人即交戰之
會也吾將內功重而言之蓋內功不可以色見不可以相求不
可以僥倖不可以苟安掃去一毫之色相即有一毫之陽生掃
去無端之色相即有無端之陽生將色相掃盡不留些子芥蒂
則純陽之體也有等修道者非不信心堅固而弊在速成功夫
未到便思證果又有習者非不加意盤旋而弊在安閒日
日淹淹欲睡時時悶悶不樂精神不振艱於行持不肯用工豈
不知一長一技用盡無限心思方得隨心應手半絲半縷費盡
了許多氣力方稱心而足意豈學神仙者不下苦工夫乎

重陽先生說畢又取一書名曰韜光集乃先生親手所著內有晦跡之道隱逸之妙付與馬丹陽曰汝等六人當於其中探討至理知之非難行之為難必勉力行之方無負我心汝孫道友道果將熟不必掛念止有邱長春功行尙少汝當指示一二劉長生色相未能盡空另有一番波濤郝太古東遊西返所見之處即了道之地譚長真遇顧而通玄王玉陽逢姚以入妙邱長春石番溪邊苦根盡龍飛門上大丹成重陽先生說罷一笑而逝邱劉等謹遵先生遺訓不敢聲張依法入殮用繩索將棺捆定尋了一根杠子兩個橫担到了次日辰早邱王譚郝四人抬起靈柩便行劉長生揹着行李隨後走來馬丹陽送了二十餘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八

里臨別之時在身傍取出一包散碎銀約有四五兩交與劉長生曰家中銀錢被先生做好事用盡一時備辦不出止有這點散碎銀以作盤費路上簡省一二可也得够葬師之後急速轉來咱們師兄道友同在一處修行劉長生將銀接過遂與丹陽分離行不數里見有許多人拿着寸香片紙攔路祭奠劉長生近前一看都是先生門下學過道的那些假修行劉長生逐一稱謝誰知重陽先生在生之時生平見不得假修行人今日仙逝真靈不昧見了他們猶然犯惡從棺木內放出一股臭氣臭得人人掩鼻個個發嘔站立不柱胡亂磕了幾個頭一齊走了那臭氣也息邱長春與郝太古等抬着靈柩仍往西行走不

上十餘里有人攔路送飯邱劉等以為與先生往年有交識之人今聞先生歸天特送頓把飯來盡個人情不足為怪忙放下靈柩便來吹飯吹罷道了一個謝字抬上又走行不多時見路傍有座古廟便抬不動了即將靈柩落坪在廟歇宿次日天明又抬到了早飯時候又有人攔路送飯午飯時候也是一般天晚即有冷廟棲止如此走了月餘要隴陝西邊界邱長春暗想這事可不奇怪天地間那有這般湊巧的事近處以為是先生相識之人盡一盡情未可料得如今走了許多遠還有人攔路送飯其事真乃奇異我不免悄悄問個緣故心正在默想時當晌午忽有人送飯來請他們喫劉郝王譚與那人道謝畢即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九

取碗筷用飯邱長春把送飯之人扯在一邊問曰你怎知我們到此送這飯來與我們喫又是何原故那送飯之人說從早有一位穿黃衣的老道長在我們村裡來募化說他有五個徒弟從山東送靈柩過此要擾主家一餐我那主人最是善聽了此言故使我送飯至此長春聽罷記在心頭到次日早飯時節推說肚皮疼痛要往前村討碗滾湯喝求劉長生幫抬一肩長生應允便將行李交與他接過杠子抬着邱長春攜起行李放開大步往前走有數里果見一位穿黃道袍的老人像是先生模樣往前村裡去邱長春趕緊幾步跑到跟前一手挪着道袍跪將下去口叫師傅慢走弟子在此侍候重陽先生掉轉身來

七真因果傳

怒容滿面責長春曰你這造業徒不知天地盈虛消息晦跡之道一味施逞乘巧漏洩仙機以此推來日後又要多用三年煉魔之工是自取其咎也言畢化清風而去長春正在悔悟又見靈柩離了去接過杠子抬上仍將行李交與長生自此以後永無人送飯若不馬丹陽所送銀兩做盤費難免受餓又走了半月始到長安由樛縣而傍終南忽然繩索齊斷靈柩墜地長春用目一觀見前面村外站立一位老翁即走去施了一禮未及開言那老翁反問曰你們可是從出東抬靈柩回來麼邱長春答曰正是老伯何以得知老翁曰我昨夜夢見王孝廉說他已死徒弟五人抬靈柩便山東到此要求我捨一穴之地埋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十

葬其身我想昔日與他同在省城科舉咱二人甚是知交遂隨目應允我又問他幾時埋葬他言今日午時我醒來方知是夢半信半疑出來看望幾遍纔見你們抬着靈柩正落在愚老地上長春亦將先生繩索斷處即是葬地之言對老人說了一遍老翁甚喜即入內去喚了幾個庄漢出來各帶鐵鋤提箕等物來在靈柩跟前將棺移過即於其處打井安葬傾刻累成大墳邱劉等叩謝了老人又與眾庄漢道謝那老翁又請他們師兄道友到村內款待了一頓齋飯然後邱劉寺與老翁告辭又問明大魏村路徑大齊打一個拱手而去不知此去如何

送師西歸大事畢

訪道東行真道成

三五十四七一

第十六回 大魏村三老談往事 晉安礪一言指迷途

萬轉身如不動舟 風翻浪湧便難收

臨流執定篙和舵 一路輕帆到岸頭

話說邱長春同眾師兄到了咸陽大魏村見屋宇破壞村落荒涼有三位老人坐在一個廟子門口長春上前深施一禮便問王孝廉的居宅內有一位鬚髮皎然的老人便說你問王孝廉的居址敢莫有啄瓜葛邱長春日他是我們的師傅在山東傳道羽化昇仙我們幾人送他靈柩歸來昨在南山之下討地安葬今者欲回山東故到此問一問他家人口可以平安否老人聞言嘆了一口氣說你師傅是我宗兄我排行第三人呼我爲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士

王三老自我宗兄離家之後周氏嫂子憂慮成疾因病身亡他兒子秋郎跟着岳父去了一年半載回來一遭他家現時無人長春又問這村子如何恁般敗壞王三老又嘆了一口氣說道自從我宗兄走後村內莫當事的人他們都是各顧各有事來了無人出頭料理任隨別人搞搗故此越稿越爛越奸越窮竟將這村子敗壞後來聽說孝廉成了仙都說他把風脉拔去輕輕將這罪過移在他身上長春又問怎知他成了仙王三老指着廟子道這是南北幾村與他修的廟你們進去 看便知長春同眾師兄進得廟來果見上面塑着師傅神像儼然如生齊上前禮拜見匾額上寫着挺平人豪四子左右對聯題目頌道

德於咸陽噴酒滅火垂慈光於故里施符驅瘟邱劉等看畢不知其故便問三老怎樣驅瘟滅火三老曰那年我們這一方疫流行傳染甚重人人驚恐忽有一位黃衣道長硃書靈符遍施鄉村並不取分文得此靈符貼於門上瘟疫頓息又聞人言咸陽市上起火燒着民房撲之不滅見一位道長也是身穿黃衣從酒店內出來手中擎着半杯酒喝了一口向火噴去其火自滅市人感他救火之功都來問他名號他言三橫一直是姓三士張口爲名說罷飄然而去轉眼不見過後有人識破這兩句話語三橫一直王也三士有口嘉也說他定是王嘉這話傳到我們村裡方知他成了神仙我們有個族嫂人呼爲王媽媽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士

者臨終之時也說孝廉叔子身穿黃衣來接我去故此南北幾村感他護庇之恩倡修這座廟子以酬其德左壁廂懸有木牌以紀其事一看便知邱劉等同到木牌下仰面讀其文曰蓋聞者勤勞於國者祀之有功德於民者祀之我村王公諱嘉異人也幼年讀書壯歲習武自舉孝廉後托病中風不語人莫窺其動靜養病一十二年未出門前眺望忽一旦失去不知何往四處探訪渺無踪跡嗣後症起瘟疫公施符救免保全性命頗多鄉人均沾惠澤又於咸陽市上噴酒滅火謎語留名度寡嫂而升天祐鄉人以多福公既不忘鄉井而鄉井之人豈負公哉況有驅瘟滅火功德於民祀之未爲不可故邀集鄉人公議

倡修殿宇裝塑神像歲時祭祀以酬其勞是以云爾

邱劉等看畢嘆曰先生神機莫測變化無窮非我等所知也又見上三老向着一個小厮耳邊不知說了些甚麼言語小厮點頭而去少時同一庄漢提着一個簍子走來內裝麵食之類請他道友幾人受享邱劉等纔說了一個謝字三老曰勞你幾位送宗克靈柩還鄉又來探望他家無好款待不過便飯當不得一謝邱劉等見他這樣講說即來喫飯是夜歇在廟中便有許多人來相問次日天色將明有七八處送飯食來他們道友幾人那神喫得許多不過每家用上一點領一領情劉長生與眾道友商議將馬丹陽所送的盤費銀還剩有十餘兩拏來交與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三

三老以作培補先生廟宇之用眾道友稱善遂將銀交與三老說明其意王三老將銀收訖邱劉等即告辭起身離了大魏村走有十餘里到一大樹下大齊坐着緩息譚長真曰我們送師西歸大事已妥若再到山東也不過把馬師兄飯喫些錢用些也當不了味嘗言到世無不散的筵席又口道不戀情戀情非道久在一路豈不聞三個成羣五個結黨反惹物議大有不便不如各走一方得以自由王郝等曰師兄之言是也於是劉長生往東南而去王玉陽西南而去譚長真往南走郝太古向東行邱長春見他們把幾條路走完他也無走處就在這陝西地方募化度日苦志修行這且不表單說郝太古遊到晉地見一

座石礪有八九洞礪下根脚但是生長的磐石每到秋冬河竭水枯常有那逃難饑民在礪下歇宿郝太古見礪下甚是潔淨正是水枯之時他便在礪下打坐起先無人知覺到也清靜後來漸漸有人知曉遂惹下牽纏感動了近處居民見地終日打坐知是修行之人故此常與他送些饅饅餅餅他怎麼喫得許多剩下的就堆在面前被那些鴉雀老哇你啄一片我啄一塊飛在半空或吊下來落在水內或墜於路上那些小娃子看見便撿來喫尋踪捕影來在礪下到太古面前頑耍見他坐着不動猶如泥塑木雕一般那些小兒來耍熟了就把他當菩薩要蓋廟廟撿了些石頭瓦塊在兩邊砌起做牆又折些樹枝架在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四

上面為樑扯了些草草蓋着每日在家中喫了飯便邀約一路到礪底下來向着郝太古磕頭作揖嘻笑喧嘩鬧個不休郝太古是有涵養的人並不在意恁他們翻騰吵鬧打跳總不揪採這也算他閑中取靜不為無說一日前村辦觀音蓮臺會那些小娃子看會去了甚是清靜郝太古見一人在礪下磨磚磨一會又掣起向臉上照一照照一照又磨磨一磨又照如此數十次把一塊磚磨銷化了又取二塊來磨郝太古見他磨了半日以爲把磚磨個甚麼器皿今見他將磚磨成泥漿毫無所用又欲磨二塊磨他自用工夫有心指撥於他遂問那磨磚人曰你磨這磚意欲做個器皿乎其人答曰然也郝太古便對他說你

要做個器皿先須立個成心或鋒高而削平或取方面就圓依乎規矩方成巧妙此言此為你今不取法則胡亂磨怎得成功我且問你倒底磨個啥氣且其人答曰我想將磚磨光亮做個鏡兒早晚照一照面容郝太古聞言笑曰磚乃瓦泥非銅非鐵焉能磨得光亮豈不白費了工夫那人大笑曰依我這樣講說我這磚既磨不成鏡你那坐又焉能成仙你如此枯坐無異我之磨磚也郝太古聞言猛吃一驚慌忙站起身來急趨上前意欲請教那人飄然而去不得與之言談郝太古知是異人到此指點枯坐無益收拾行李離了晉安礪望幽燕而去有詩嘆曰

磨磚枉自用工夫 靜坐孤修氣轉枯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五

雨下俱為費力事 一言提醒破迷途

不表郝太古北遊又說長真南行一日來在隨州之地天色將晚並無古廟涼亭又莫招商客旅見路傍有一座大庄院房屋甚多意欲前去借宿隨便化點齋吃將走到庄前只見門內出來一人像似掌櫃的樣子此人姓顧名足成號裕豐昔年也是好道之人因被那些不學好的道人丟登子裝神仙透哄他錢財上了好幾回當所以見不得道士正是前頭打沙子嚇怕後頭人且說顧裕豐見譚長真往庄上來便高聲呼叫道長不肯來我這裡僧道無緣譚長真將他看了一眼意欲開示於他不知他受不受開示欲要別人信服我須將我事信服人

第十七回 戲喜紅定計脫身 難渾然當真盤道

心境原來要明明 莫因一事誤平生

昔年曾被假人騙 今遇真人認不清

話說譚長真見顧裕豐有幾分善氣意欲開化他誰知顧裕豐不等他開口先就說是道長不必多言你們那些話是我聽厭煩了的你就說來我也不信我是被你們哄怕了那有甚麼修行人依我看來盡是苟圖衣之輩說罷竟入內去再不出來譚長真聽他這言語把道門說得全無道氣有心不振宗風抬頭一望天色已晚他就就在庄門口打坐到了要黑時候那些庄漢催逼他走開提了一桶冷水將門口潑濕依舊進去將門閉了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夫

譚長真見他們如此作惡便不到他門前去即於路傍打坐是夜天又下雪堆積尺餘天明之時那些庄漢出來一看見譚長真坐在露天壩裡周圍白雪堆積却怪他身邊毫無片雪即報與裕豐得知顧裕豐聞言親自出來觀看走攏他身邊覺得熱氣迎人知是有道之士即請他入內待以客禮說是非我不信道只因道門無好人像你老人家這樣苦志修行誰不尊敬我今願供養你就在我家中住下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都喜歡我明日選一個良辰要拜你老人家為師不知你老人家可應允否譚長真本要開化他今見他略起信心猶未大於敬信如何不允於是點頭應允顧裕豐大喜即命家僕在後面打掃一

間房子即請譚長真人內打坐參玄每日齋茶齋飯供養不缺
又使了長喜紅常請譚長真端湯遞水真乃道尊德貴妙理無
窮光陰迅速此大半年不見顧裕豐來求道問理揣他心意
是好道不是學道欲使人受他供養替他造福替他修行他
却受享現成福德譚長真識破這個機關便不願在他家受這
供養屢次告辭欲行顧裕豐苦苦相留那裡肯放他走反分付
家中人等小心看守故此譚長真連走幾回都被他們擋轉來
譚長真因為走不脫便想出一條妙計必須如此如此方能走
也少時喜紅送茶來譚長真故意將他手腕捏了一把說你這
手兒好白淨呵令人愛煞喜紅臉上發赤勉強答曰白得如凍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七

一樣師傅休得取笑說畢便往外走竟到上房說與顧家娘子
得知這娘子即對丈夫曰譚師傅調戲喜紅的了頭也非正經
修行人可使之去顧裕豐聞言不信說這是喜紅不耐煩服伺
他故造成這些浮言娘子見丈夫如此說反將喜紅罵了幾句
喜紅不敢再言過了兩日顧裕豐見喜紅與譚長真送茶去他
却跟在後頭窺其動靜果見譚長真挪住喜紅的手笑容可掬
說道你這手兒如玉之白似綿之軟真愛人也裕豐在外一聞
此言心中大怒便要趕他出去又想他曾屢次欲走是我再三
相留今又逐他顯我不仁不如寫幾句話兒貼在門上等他各
人知趣定然自去我只分付手下的人不必攔擋他便是好主

意不表顧裕豐暗裡鋪擺又說譚長真次日坐到早飯後不見
喜紅送茶遞水知是計已用靈即走出來一望見門上貼着一
張紙帖兒上寫着四句話曰

西風儘夜雪飛花 冷坐蒲團影影斜

休羨今朝手似玉 迴思曩昔身如蛙

譚長真看罷笑了一笑走進房內見棹子上有筆墨取筆在手
復出外來向他紙貼上也寫了四句話寫畢入內收拾單行一
直跑出堂前連叫了兩聲謝無人答應竟出庫門向南而去遊
了兩年始往北還此是後話不表又說顧家那些奴僕因主人
曾分付譚道長出來不須擋他儘他自去因此見譚長真出來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大

都各迴避待他走後方報與主人得知顧裕豐聞言來在後面
見他原紙帖上添了四句話在尾後你道那四句

休言雪月與風花 心正豈愁形影斜

不說喜紅手如玉 此身定作井中蛙

却說顧裕豐見了這四句話方知譚長真調戲喜紅是脫身之
計也嗟嘆不已此話不講又表王玉陽自大魏村與眾道友分
別之後遊到房州地方這房州北路有位官人姓姚名崇高曾
做個新安遊府因看淡世情告職還鄉樂享田園平生最是好
道見了出家人就如遇親人一般管他有修行無修行都要談
敘一談敘他側近有個遇仙觀觀內住持也是道家凡素來的



僧道常在觀音宿世曾預先囑付觀主凡有修行學好之人必通知於我觀主應允過了一向來了一個不僧不道的修行人自稱有道之士曾在人前賣弄精神說他有九十六歲曾遇着張三筆數次又曾遇呂洞賓幾回達摩是他師傅濟顛是他良朋也會坐工一兩天不倒單那日來在遇仙觀說了些度人無量話觀主聽入了耳聞他姓名他言號叫渾然子觀主問引他去見姚老爺一見面他就說和尚是色中餓鬼道士是氣中魔王也成不了仙作不了佛要像我這個樣兒能把萬事看破一座不染方算當真修行習吾道者要活幾百歲姚崇高聞聽此言心中大悅便拜他為師留在家中供養那老兒說話全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九

無避諱句句都薄僧道其時遇仙觀的道人在側聽見他談論僧道心中不服暗想這老兒好不董事我好意薦他來受供養他全不顧人臉面當着我就毀謗僧道不知但揭房上瓦且看簷下人他只圖姚老爺尊敬他却把我們來輕賤我必另尋一個會打坐的人來把這老兒鄙薄一番方遂我心想罷即辭了姚老爺回到廟內過了幾日恰好王玉陽來投宿觀主見他氣宇瀟灑必是有道之人又見他終日打坐精神爽快要駁倒那老兒離不得此人欲與他說明恐他不去心生一計即對王玉陽說姚老爺家內來了一位大修行人能坐十餘日不倒座我欲同道友一路去訪他一訪不知道友意下如何王玉陽聞言甚

喜遂與觀主同至姚府門公即進內通傳姚崇高親自出來迎接同到客廳待茶未及言談忽見一個白頭老人走將進來王玉陽將他一看這老人生得眉粗眼細鼻仰額高唇掀齒露而方耳長略他幾根鬚鬚頭披幾根白毛像個老妻子形走進來在上而椅子上坐下觀主即與王玉陽講這位老先生便是我對你說的那位大修行人王玉陽聞言即上前與他見禮那老兒昂然不動把王玉陽全不放在眼裡說你是道友或是我花或是棟柳王玉陽茫然不解未及回答那老兒又問你可有了妻室麼王玉陽只說問他在俗的話便隨口答曰妻室倒有如今拋別在家內渾然子呵呵大笑曰枉自你出家一料連這幾句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十

話都不知我與你講我花是少年出家棟柳是中年出家問你有妻室是言可得了真陰消息麼你答我以世俗之語是不知道也若再問你懷胎之事你更不重這渾然子當面搶白人王玉陽倒不介意怎經得觀主臉上早已失色王玉陽見觀主羞得臉兒通紅不得不辨論幾句人齊頷一頷體面乃笑而問曰適纔老先生言說真陰這真陰果係何物又說懷胎但不知胎從何處而結所懷者又是何物渾然子一時答應不出啞然笑曰玄機不可洩漏豈可與汝輕言觀主見那老兒強言知他不曉便對王玉陽曰道友只管講來王玉陽說些甚麼話不知屢次誇大話 一問答不來

第十八回 王玉陽以真服假 邱長真說古證今

閒說西方種異蓮 花開十丈藕如船

靈臺自有無因樹 本地風光即佛天

話說王玉陽幾句切要的話將渾然子駁倒回答不上觀主在一傍拍手大笑催王玉陽只管說來不必作難他量他也不能知渾然子見觀主說他不知便要作怒王玉陽即爲之解曰老先生非不知也不肯言也小道敢將此理說來大齊參詳看是也不是夫陰陽者陰陽二氣也真陽之氣藏於肝真陰之氣聚於肺肝者木也聚魂之所肺者金也藏魄之地金爲兒女木爲震男木旺於東金產於西故喻以東家郎西家女而欲使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王

金木相逢魂不離魄魄不離魂如夫戀妻如妻依夫此即陰陽會合之理渾然老先生問我可有家室之話也然必要借黃婆勾引方得相見黃婆者真意也是言必借真意會通可使金木兩無間隔方能如夫妻之好意屬土而多情其色黃而好動故喻之爲婆東西往來會通兩家如媒妁一般懷胎者是言真氣凝結於丹田之內如有孕之狀真氣具足發現於神故曰神爲氣之子氣乃神之母故有嬰兒降生之言到此地步大丹成也可與天地同老日月同休姚老爺問此言稱讚不已渾然子恐王陽陽把他飯碗奪去乃大言曰有德者不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你敢與我做坐功要三兩日不沾茶水方算有工夫

王玉陽笑曰多的日子小道便不能坐若說三四大愚下願奉陪說罷兩個便各起工夫來就在客廳鋪下道蓆並肩而坐渾然本不能坐三兩日不沾茶水只因要與王玉陽比賽已看了一點忿恨在心遂致坐不安寧生出許多煩惱一時要想喫茶吹水一時又去出恭解溲一口下單幾次坐到第二日便坐不住了竟下坐尋飲食喫打起瞌睡來了睡得鼻鼾連天王王玉陽硬坐到第三日方下單來反覺神清氣爽姚老爺再三誇獎說師傅坐工老先生不能及也王玉陽曰非老先生不及我因他年紀高大人老氣衰若我到他那般歲數只怕坐半日也不能耐渾然子聞說心頭悅服重來與他談敘不敢自高自大漸漸虛心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王

下氣起來王玉陽在姚府住了幾日也教了他幾段玄工兩下甚是相得一日王玉陽推說到遇仙觀取單行一去數日不見轉來姚崇高打發家僕去問觀主說他當日回來當日便走了姚老爺聞聽此言跌腳長嘆自謂無緣渾然子亦有不舍之意丟下王玉陽之事又說劉長生自與眾道友離別之後南遊一遭復往東魯在泰山精修三年得成正果飛昇上界赴晏瑤池參拜王母見王母身後有數十輩仙女簇擁容顏殊妙世間罕有難描難畫可愛可羨未免一念之動將眾仙女偷看了一眼王母問曰汝應他們意欲何爲劉長生聞王母之言自知失禮惶恐謝罪俯伏奏曰臣偶見霓裳飄舞彩袖展揚無意之間將

仙女瞧了一眼其實並無別意望慈顏赦宥王母責以人我猶存色相未空縱使金丹成就也不能超凡入聖可再下凡間苦修苦煉卽命仙官送下南天仙官奉了王母之命領着劉長生來至南天門劉長生正要乘雲氣而下早被仙官推了一掌跌下南天門去忽然驚醒纔是夢幻曲思瑤池之事直乃一念之差況重陽先生也曾說過我於丹道俱優只是色相未空今夢入瑤池王母責備之言與先生相同但不知這段工夫如何做法必須下得山去訪一位高人指示於是下得山來行不數日遇見譚長真各將往事訴說一遍劉長生日你不受顧家供養念頭不爲不正我在瑤池錯瞧仙女念頭不爲不差今欲煉空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色相未識從何下手譚長真曰昔者許旌陽年少之時專好射獵一日獵於山中箭射小鹿小鹿帶箭遶逃旌陽率家人遍山尋覓得二鹿於山凹小鹿卧地大鹿與之舐傷見人來大鹿也不走避俱被所獲回家釋縛二鹿已斃剖腹視之母鹿腸已寸斷其小鹿雖受傷而腸却完好可見痛子之心比受箭之苦分外痛切旌陽觀此情形心中惻然遂將弓箭折毀入山修煉得成正果意欲化度十方乃登臺說法收得有弟子數百餘人一日旌陽對眾弟子說汝等數百人不多棄家學道不爲不虔但修行之人要看空色相汝等能見色不貪乎眾弟子齊聲應曰若論財氣與酒或者未能盡去致於色字我們原看得淡

並不貪他許旌陽曰汝等說得這樣乾淨只恐未必眾弟子答曰我等豈敢妄言騙哄師尊許旌陽曰我有一法可試虛實你們每人各辦木炭一段要二尺餘長或三四尺更好放在床上伴你睡一夜到明日晨早齊來交與我看自有的確工夫傳與汝等眾弟子聽了此言不知其故各去備辦木炭置於床上是夜眾弟子一覺睡醒來身傍有人同睡以手摸之溫軟如綿光滑似玉再探下體却是女身慾火忽熾按納不住卽與之綢繆真陽既洩猶依依不捨相抱而眠及至天明外面喊叫快來交炭師傅等候多時了眾門人從夢中驚醒人人懷中抱着一段木炭正在驚疑外面又在喊叫只得穿上衣服前來交炭旌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陽分付眾弟子站立兩班挨一挨二來交眾弟子聞言不敢違拗站立兩邊卽有一人上前交炭許旌陽問曰你有多大年紀其人曰弟子今年七十六歲許旌陽說你若大年紀未何把這色字看不破其人答曰怎見得弟子看不破許旌陽曰既然你把這色字看得破你那炭上糊的是屎其人將炭一看半腰之間有些淡淡的白點形跡始知是屎交炭所洩真陽曰這顏低頭喪氣不敢做聲眾弟子纔知昨夜所淫之女卽木炭所變也再看炭時形跡更多都怕出醜各各呆立不來交炭連催幾遍毫不動彈只有一人笑而上前將炭呈上毫無跡印許旌陽問曰色者人之所好汝緣何不好那人答曰弟子從色中煉出

來的工夫許旌陽問他怎樣煉法他說凡有所好必有所懼始則恐不得到手既到了手則歡喜樂不肯休歇久則神衰氣弱又懷性命之憂是以懼也懼甚必避故對境而忘情絕慾以保身我幼年之時浪蕩不成終日眠花醉柳竟年不歸把那烟花院當做自己屋簷見過了許多美貌嬌姿說不盡無數風花雪月弄傷了神體而欲避避不可得故逃在此而學道欲保全性命不復貪戀美色此無他巧不過見多識廣經歷過來許旌陽聽罷點頭即將眾弟子遣回單留他一人傳以道妙後來也成了正果以此論來凡事總要經見過見得多方纔看得快丟得脫譚長真把這一輩古人講完劉長生日我原無意於內事不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過悅其外貌他日常往烟花院去覽盡油頭粉面做過見多識廣使眼睛空濶一空濶譚長真約他到晉地看道祖降生處二人走了數日路上會着王玉陽同往前行王玉陽便將姚府與渾然子盤道之事對他二人講說一遍劉長生笑曰倒便宜了這老兒把我們的道妙被他得去了王玉陽曰若不是我會坐工那老兒猶不肯服譚長真曰這樣看起來坐工是我們學道之人的打門樞凡在吾門者不可不學也三人邊走邊說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你們走得快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文

嬌姿原是粉骷髏 暮樂朝歡總不休
一旦無常萬事了 夜臺難遣舊風流

第十九回 論玄機四言契妙道 洞石洞一人獨勤勞

陷溺沉淪已有年 愛河滾滾浪滔天

修行自可登高岸 何用中流更覓船

話說劉長生和王玉陽譚長真三人正行之際忽聽後面有人呼叫三人掉頭觀看纔見那太古當下彼此相見各敘離情四人同行到了苦縣地方尋到太上降生處見有九井環着一座八角亭亭邊有林李樹相傳太上生於李樹下四人步入亭內亭中間有座石碑綴着降生之時上言盤庚時改商為殷殷之五年此地有居民善曉數理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清靜涵養之工終身隱遯不求聞達居民有女年十九未擇婿此女淑性幽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靜不喜言笑一日偶見李樹下見枝頭一李鮮紅可愛摘而吞之遂成身孕因女無夫而孕偶有浮言居民推察數理知有大聖人降世故善為扶持女得無恙聖胎在腹選擇年月降生選得好年又無好月選得好月又無好日選得好日又無好時選來選去選了八十一年其時聖母已滿百歲白懷聖胎不饑不寒無病無災是年二月十五日李樹下散開太上裂母左脇而降生而白頭下地便能行走上前七步退後三步大呼三聲天上地下惟吾獨尊畢半空中仙樂嘹亮香風縹緲玉女散花九龍吐水沐浴其身所沐處遂成九井太上神智無倫聖德如天指李為姓因生而曰頭時人呼之為老子此降生之由也

其他神異載於經史應有考證非無據也劉師人看畢曰
太上道風遺範千秋永垂萬古稱揚不盡迴思你悟道多年
玄工奧妙未知誰劣誰優對此仙境無防吐露玄機

郝太古曰明師劉師人斗寒無由而入擊臆束手難生端蒲團坐二更

月九時見月龍虎蟠

王至陽曰仙亭覽古敘溫寒考證玄工最的端捉得金烏並王

覓自然虎踞與龍蟠

譚長真曰道法無邊神鬼寒超凡入聖豈無端一拳打破痴迷

網偃月爐中龍虎蟠

劉長生日提起令人心胆寒寬裳襲處始生端聰明反做痴迷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漢說甚仙山龍虎蟠

四人說畢王玉陽復又問曰我等三人所言皆契道妙言勝不
言敗然何劉師兄不言勝而言敗短人之興恐非道妙也譚長
真曰心胆寒非道也痴迷漢非道也然而能使胆寒不可謂之
無道能識痴迷不可謂之無妙是不言道妙而道妙在其中也
不以勝敗論之有何興之可短郝太古曰劉師兄之所言非止
於此必有別故譚長真笑曰不錯不錯劉師兄端池赴會偷看
仙女王母作怒復降人世是我二人中途相遇他對我不答
他以本炭試道旌陽主意他問我言一心要去譚長真講到這
裡便住了口王玉陽問曰他一心要去甚麼譚長真曰他要

其紅粉隊離悟道明師場中參玄重用工夫以空色相王至陽
曰觀之不見聽之不聞自無色相郝太古曰不如人我兩忘色
相自空劉長生日二位之言上士至人方能行之我今欲以多

見為妙用廣識做工夫王至陽與郝太古皆曰煉色魔者古今
不少未聞如此之煉也譚長真曰有志者可以使巧無志者可

以守拙各有妙用不必深言說畢天色已晚四人即在亭內打
坐過夜到了次日分路而去單說郝太古行至華陰道上猛指

頭見一座高山其形如掌高聳雲霄前次送師西歸靈樞壓着
肩頭顧不得張望故未曾見此山今則散淡逍遙一路之上少

不得觀山望水一眼應見心甚仰慕又憶師言所見之處即了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道之地乃登臨其上見萬山俯仰低於其下背冠萊嶺崎嶇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迴首白雲低

原來這一座山乃西嶽太華仙山山上有宮觀十餘處皆有道

人焚獻香火甚是繁雜郝太古乃覓一僻靜處自己原會石工

遂去製造鍾鐃運用神功在石壁上鑿成一洞堪能容膝正欲

入洞靜養忽然來了一位道友身掛蒲團手拏便鐃要求郝太

古把此洞讓與他打坐郝太古未及回答他竟自走進洞去將

蒲團鋪下打坐起來管他肯與不肯把洞先自占了郝太古是

個心慈面軟之人說不得將這洞子就讓與他去又往上走見
路傍有一大石高數丈即將此石開鑿又費盡了手屢方打成

一洞比先前那洞子略寬大些心中甚是歡喜誰知又來了一位道友說無處打坐你老人家何不將這洞子遷移於我郝太古是個修行人便滿他心願將洞子又讓與他去連十餘年費盡千辛萬苦打了七十二個就來了七十二人把這七十二個都求他讓了郝太古仍然無處修養尋到後山見一個去處可以鑿洞却在萬丈石壁之中燕飛不到之處苦在那裡打成一洞任他飛得起的道友也走不到那洞來然而無路可通必壁繩而下升繩而上郝太古看罷下得山去便將屢年所積抄化的資財買了一根長繩半路上又收了一個老實的徒弟師徒一路上得出來將繩索拴在一株大樹上郝太古帶了鍾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鑽手那長繩足登石壁緩緩而下直達其所其間原有一隙之地可以坐立每日只管打洞那老實徒弟與他造飯郝太古每日只吃一餐要晚間纔回來這老實徒弟要得不耐煩心中想道我只說學道清閑誰知要我煮飯是這樣辛苦我來學道何益即起了不良之心暗將柴刀帶在身傍知太古吃了飯必要去打洞他却隨後跟來見太古挪住長繩正往下墜那老實忠厚的徒弟取出刀來一刀將繩斬斷那長繩往前一縮墜下萬丈懸巖不知郝太古生死存亡今人有好事者在郝洞石壁上寫了四句話你道那四句 緣和洞者不取往者不取來一百餘里君子小心小心下云九里三分人從華陰墜下商州去把屍尋

且說那老實徒弟前長繩一刀斬斷把師傅墜下萬丈懸巖去真為一定時成肉泥便將他鋪蓋行李盡行收拾打起就走往前山下去走有十餘里到一大石邊見山下上來一人好像師傅仔細一看可不是他大吃一驚汗流夾脊劈頭一碰說不得要喊聲師傅往何處去來郝太古微微笑曰只因這鑽子鈍了我往商州喚鐵匠家裡鑄鑽子去來你今背着行李意欲何往那老實徒弟答曰我見師傅久不歸來特到此接你郝太古呵大笑曰真是好個孝順徒弟師傅纔一個時辰未歸你便如此費心掛起單行來接我這上山還有十二里路太陽只有三丈多高怎麼走得隨若不是你把鋪蓋措來今夜難免受凍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郝太古說罷往前走了丟下這徒弟坐在大石之下左思右想我這個師傅真莫來頭恁般高的懸岩把他跌不死是他勞苦未盡又要費打洞之力不得逍遙又想他如此行為莫非成了神仙不然如何把他跌不死又回來這樣快當況見了我只是發笑並無嗔恨也算得是個大量之人我今錯過這個師傅普天之下再尋不出第二個像這樣慈悲之人看來多半是我不是不如仍上山去服伺於他看後來有個出頭之路否於是隨後跟來見了師傅說長繩已斷如何能去打洞郝太古曰這也無防待我跌將下去說罷將身一躍跳下萬丈懸岩面去身輕快如飛鳥 何體懸岩萬丈高

第二十回 煉色相烟花混迹 說妙語道念純真

見美如無不動心 工夫到此自然深

有人學得真空法 虎嘯龍吟過古今

話說那太古是得了道的人如何得倒他徒弟斬斷長繩之時他已脫了凡體今者不過來顯一顯道使後世人知神仙原可學也他那徒弟見師傅跳下石壁心中駭然候了幾日不見上來各自去了話分兩頭又說劉長生一心要煉色魔聞聽人言蘇杭二州出美女即往蘇杭而來檢了幾塊頑石點成黃金白銀退去道裝買了幾件綢緞衣服穿戴起來大搖大擺走入烟花院去搗兒接着未免問敘劉長生對他講說我號叫長生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回

子燕山人民採買珠寶至此出外入曠要尋一位最好的姐兒散一散心那搗兒聽說是珠寶客知是財神菩薩來了推下笑臉加倍奉承即引他到一個頂絕色的姐兒房中這姐兒名叫似玉也算得烟花出名的妓女彈唱歌舞件件都能寫能畫又會吟幾句詩嫵娜可愛這似玉見得長生子氣宇瀟灑言語溫和又且大大方方並無一點塵俗之心這姐兒客如何不愛遂放出十分溫柔百媚嬌姿舞弄獻媚長生子依着重陽先生這倆徒弟却不老實竟在房中不驚不驚也扇前而若未扇前也那兩句話泰山崩前而不驚非故不驚也扇前而若未扇前也美女當前而不動非故不動也當前而若未當前也長生子依着師傅這兩句話把心頭弄得空空的一無所有魔障無由可

入枉費了那姐兒千般情能萬種風流總不能動他的心乃一身之主心不動而身自靜其意愈靜愈清心不動他也不敢動只有眼睛和耳朵是兩個好事的人見了好色聽了好音要來報與心知道長生子把這心恭維得好叫他不信耳朶眼睛的話免得誤了大事這心果然依他之言便裝成個不識不知的樣兒好比那小孩子一般只知戲耍不識情事就睡在一床同一個枕頭無非是一張臭皮囊陪着一個粉脂纔也莫甚麼大趣不過是紅紅綠綠難免於眼叮叮噹噹難免於耳長生子又把眼睛耳朵恭維一番教他一個方法見如不見聽如不聽他兩個當真依了他的方兒一個裝瞎一個裝聾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回

雖與那姐兒同起同落畢竟還不知他是何等樣人有那些貴重話說劉長生因把心主眼睛耳朵這三位老人家恭維得好這三位老人家保着他在烟花院裡修成了一洞真仙此時更不拘形迹常在那些妓女房中頑耍那些妓女見他肯批銀錢又不求實事那一個不與戲耍故此終日嬉笑且說那一日有幾個妓女與似玉姐送花來見長生子與王姐並肩而坐隨手將那鮮花與長生子插了一朵在頭上又要脫他男衣來換女衣將把胸前鈕扣解開忽聽外面有人咳嗽一聲闖進一位胡僧來面黑鬚短眼大眉粗額拱鼻高形容古怪嚇得幾位妓女都躲在長生子背後連聲也不敢做你道這胡僧是誰却原西

士達摩祖師說 南海轉來路過杭州見有紫雲胎空起自院內
應真仙降世 何流落湖州意欲前來點化度他一番進得院
來正值他奴女與長生子戴花晚衣開住一團院內見着
頭在收拾箱簪其餘的妓女都在各人房內打盹聽見後面姑
笑之聲一直闖將進來長生子一眼瞧見知是異人急忙起敬
請他坐下見棹上有把銅壺壺中水冷沖不起茶一時曉之不
及忙將銅壺掣來放在肚皮上運動火工霎時壺內蒸騰响起
來了壺嘴熱氣衝出知水已滾另取了一撮頂細毛尖茶葉放
在茶碗內沖上滾水雙手捧來奉敬達摩這幾個妓女見這希
奇只管呆望着齊稱古怪長生子笑曰這乃五行中一點真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回

火何怪之有我還能在肚皮上打餅子烙鍋盔眾妓女聞言不
信取的去取麵弄的去弄水傾刻做成一箇碗口大的餅兒掣
來叫長生子烙熟長生子接在手中放在肚皮上左轉三轉右
轉三轉餅子已帶熟色翻過來又轉了幾轉餅已成熟交與眾
妓女被那些妓女你扯一塊我撕一片將這餅子喫了達摩是
看空了世界的人把萬事都不放在心頭生平不與人計較有
十分的涵着廣大的慈悲若是包羅淺淡的人豈不也要顯一
顯道術全纔全然不動反裝出幾分慈來說你這個法兒倒好
要子我去了轉來要與你學一學說罷拱手而別臨行說了四
句話曰既識東來路西歸勿教差休將真性昧久戀不歸家劉

長生聞聽也回答了四句曰空空無一物得得真真無二心
作主何處是吾家達摩應了這四句話知他是有修行之人也
不再言飄然而去不言達摩西歸又說王陽南來因在苦縣長
生與他講過要到蘇杭煉魔一別年餘他恐長生子久在烟花
迷失真性故此前來探訪意欲勸他早歸山林是日來在杭州
走了幾處院房尋不着他到此經過見兩個油頭粉面站立門
前他便走至跟前意欲問個下落那兩個妓女見他攏來便笑
嘻嘻的問道你這道長敢莫來會那位肚皮上烙鍋盔的客麼王
玉陽聽這言語蹊蹺疑是長生在內便隨口答曰正是來會他
有一個妓女曰你既要會他可隨我來說罷遂往內走王玉陽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回
隨後跟了進來你道這兩個妓女如何知道他的來意因昨見
那胡僧身穿大領年掣便鐘今見王陽也是穿大領掣便鐘猜
他是來會那客人必又要娶一個把戲落得一看故引他進來
將至房門忽聽媽娘喊叫他兩個撇了王陽竟自出去王玉陽
見房門半掩用手推開果見長生子陪着一個絕色的妓女坐
在床邊打磕睡王陽一見忍不住笑掉子土有個火媒筒掣過
手來輕輕將火敲燃向着長生子臉上一吹煤火亂撲飛在那
姐兒面上燒着細皮嫩肉猛然驚醒用袖亂拂口中嚷道是誰
在此弄火燒人長生子笑曰魔頭與我戲耍王玉陽亦笑曰我
與魔頭戲耍也長生子隨口答曰你說我魔頭使魔一魔可以

免踉蹌你今弄火燒人面彼此較來應涉多王陽正與他相敘劉長生日快去快去有人在此地等你自可同登道岸王陽問師兄幾時走長生子說走時我自走不必定日期王陽聽他說話有因畧一拱手出了烟花院向楚地而來在途路遇着譚長真都說奔走無益不如靜養有功二人共入雲夢修煉數年得成正果譚長真著有雲水集王陽著有雲老集譚長真四月初一飛昇王陽四月二十四日飛昇此是後話不題又說長生在烟花院煉空了色相離了蘇杭仍回東魯入山靜養於嘉泰三年癸亥歲二月初八上昇著有修真集世言那太古在太華山修養多年於乙丑歲十一月三十日上昇著有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太古集七真之內了局四位只有邱長春馬丹陽孫不二三人之事未了就從孫不二講來他在洛陽苦修一十二載大道成就變化無窮便知馬丹陽在家看守終難了道意欲回家指點於他又想我在洛陽多年人人都呼我做瘋婆若不顯一顯道怎能化度人心即出城外折了兩樹枝吹了兩口真氣喊聲變那兩樹枝即變為一男一女你攔我扯往洛陽城內去了百姓們看見瘋婆子挽着一個無名男子在街上跑上跑下抱肩攬腰罵又罵不走打又打不退如何不氣泥這洛陽是通都大邑禮義之邦豈容他胡鬧大齊商賈要收拾他二人自古街道宜靜雅豈容男女亂胡為

第二十一回 孫不二洛陽顯道術 馬丹陽開西會友人

道教六賊日相攻 色色形形總是空 悟得本來無一物 靈臺只在此心中

話說孫不二將樹枝化為一男一女容貌類已日存在街上樓頂抱肩打也打不退罵也罵不走街方無奈移同上了一桌同城舖戶人等見其正風化以肅街防事情因數年前是方來一瘋顛婦人攔身城外破瓦窰中我等念其疾苦不忍驅逐賞給與飲食活其性命今瘋婦同一男子每樓肩抱頂嬉笑過要屢次驅逐不去實屬不成事體洛陽乃通都大邑南北衝要何堪當此醜態貽笑外方伏望廉明作主殄此妖男妖婦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那洛陽縣的縣主見了這張稟帖沉思半晌提筆判曰所謂瘋顛者迷失本性也以爲不曉人事故凡事免咎今據此稟是本性未迷而故作瘋顛也男女同遊原干禮法樓肩抱頂大傷風化自畫尙敢如此夜來不言可知街坊非作樂之所破舊豈宜淫之地既驅逐不去必殄滅形踪俟其歸巢穴勿惜一車之薪舉火而焚之使絕其種類

判畢衙役傳出街坊得了這個判語便各執柴薪一束向破瓦窰而來正走之間見那瘋男顛婦攜手見開進窰去眾街坊人等吶喊一聲將柴薪往窰中拋去傾刻之間把這瓦窰堆成柴山點起火來烈焰騰騰火星亂飛忽一股濃烟從窰內冒

出化為五色祥雲中端坐三位仙人常中坐者那人正是在街上胡鬧的瘋婆子頭女人那瘋婆子頭女人在雲端上對眾街坊人等說我是一個修行人家住山東姓孫名不二借風頭隱身在此修煉一十二載今者大功成就意欲借火飛昇故將樹枝化為一男一女牽引諸公到此今承列位相送當保合地安寧將此一男一女送與諸君以作實據說罷即將左右二人推落雲端滾將下來眾人慌忙用手接看纔是兩根樹枝俱各大笑再言那瘋婆子時已入霄漢身漸渺小轉眼之間止見一點黑影如鴉子一樣直往上升漸小如錢如豆而沒眾人望空禮拜果然一連幾年風調雨順物阜民安眾人感他盛德修了一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七真傳

座三仙祠凡有新禱無不感應這是後話不題又說孫不二回到山東寧海縣進得庄來早被馬顯一眼瞧見忙來迎接孫不二一直走入廳內住下馬顯即去與員外得知馬丹陽即出來相見說孫道友辛苦孫不二曰無見何言辛苦這苦字乃是我們修行人的考證受不了苦焉能修行正言之間眾僮僕俱來參見不二用好言安慰是夜同馬丹陽並肩打坐馬丹陽夜之間也要下來回把孫不二坐利並未移動馬丹陽曰我看孫道友的坐工比我強孫不二曰不惟坐工比你強些更有玄妙比你強十分馬丹陽曰你休小視我我能點石為銀孫不二曰你能點石為銀我便能點石成金但金銀了不得生死成不

了神曲原無用處昔純陽呂祖跟着鍾離老祖學道老祖以錦囊裏一物重有數十觔使純陽負之指負三年兩膀磨穿毫無怨言一日老祖命純陽取裏視之乃石也純陽亦不嘆恨老祖曰雖是頑石可點成金也不枉你背了三年說罷用手一指那塊頑石變成黃金向純陽曰我將此點石成金之法傳你如何純陽問老祖曰化石為金可保永無更變否鍾離老祖曰所點之金與真金不同真金始終如一所點之金五百年後仍變為石純陽呂祖便向老祖辭曰如是則弟子不願學也此術與利於五百年前遺害於五百年後豈不悞了五百年後之人故不願學也鍾離老祖嘆曰子之道念我不及也證果當在我之上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七真傳

以此論之這點石成金的妙術只好遺害後世於道有何益哉這一些話說得馬丹陽默然無言又一日孫不二燒了一鍋滾水用桶提入房中傾在浴盆內請馬丹陽沐浴浴時當八月天道尚熱只見那水氣騰騰的不可下指馬丹陽用手探了一下險些盪成泡連聲說道難浴難浴孫不二笑曰你修了多年行連這點工夫都沒有待我浴來說罷解衣就浴湯沸拂水毫不言熱浴畢披衣起坐馬丹陽曰你我同師學道一般用工為何你的道術比我強些孫不二曰傳雖一樣煉却不同我在洛陽苦修一十二載方得這些玄妙你在家中樂享安閒守着這幾間房子寸步未移不肯苦修怕離巢穴焉能得此妙用馬丹陽曰

師傅羽化升仙之後無人看守庄廊故未遠出今得道友還家可以付託我也要出外訪一訪道是夜換了道裝待天色微明趁著眾人睡熟悄悄出了庄門無人知覺徐不一見丹陽出外此去必要成道預此許多錢財何用智來修補神路周濟貧苦又過繼馬銘之子接把馬銘宗枝諸事停妥遁入泰山玉女峯修養數年於二月十九飛昇這是後話按下不題又說馬丹陽離却靈海縣不知往那裡去繞好猛然想起師傅墳墓在陝西何不往陝西一遊主意打定即往西來一日到了長安地土遠望前村出來一位道友好像邱長春一樣心中想道管他是不是我實叫一聲於是大叫了一聲邱道友那人聽見如飛一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般跑到面前果是邱長春當下彼此相會見禮以畢同坐路傍馬丹陽問他這幾年走過那些地方工夫煉得如何邱長春答以師傅墳墓在此不忽遠離煉性之工未敢拋荒馬丹陽笑曰師傅是得了大道的焉能得死所謂死者不過欲絕後人妄想成仙之意也豈真死乎煉性者內工也德行者外功也先生曾言內外兼修方可謂之玄妙汝今自謂未敢拋荒豈不謬乎邱長春聞言恍然大悟忙向丹陽謝曰微師兄之言終身暗昧今得一言開悟實邱某之幸也又將送靈柩之時得見師傅之面對馬丹陽敘說一遍丹陽曰師傅嘗說你不能離光晦跡一味違乖弄巧成道當在六人之後汝今不可不戒若能躬自思省

藏其智巧致其候實其富將師傅我之遺骸與你長春聽罷喜之不盡遂引他同到大坡村拜謁馬先生廟宇又到終南山下參過墳台然後作伴共遊衡襄邱長春深自改悔形骸跡不復逞弄弄巧馬丹陽果將道妙玄機與他指撥即長春時妙諦不敢懈怠馬丹陽見楚地風光繁華不及陝西樸實仍同長春由襄河而達斜谷一日天降大雪二人困於冷廟之中共一箇蒲團打坐你道二人為何共一箇蒲團只因邱長春到馬家庄學道之時並無道家器具後同重陽先生下江南馬丹陽將自己所製的衣蒲團便鋪一並周全他後送先生靈柩之時將這蒲團裹着衲衣捆在梢上帶過陝西這幾年把衲衣穿得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一回

已上加巴蒲團到還未破馬丹陽在家中打坐自有遺傳故不曾重製蒲團臨行之時又走得慌忙只帶了幾件換洗衣服數兩散碎銀子又見邱長春時幾兩散碎銀子都用完了一向全憑長春暮緣度日一人化來做兩人盤費那裡還有餘錢去辦蒲團故此二人共這一箇蒲團背葉背打坐修行之人原不求安逸只要能將就便可以了結這是前言無非畧題一二擱下不講且說馬丹陽和邱長春在斜谷冷廟內打坐是夜下了一場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這斜谷又在萬山之中離人戶又遠無從覓食二人餓了三日三夜邱長春忽起了一箇念頭且解下解

饑寒逼迫難言呂 怎不教人妄念生

第二十二回 分靖國大道不戀情 問佛法當面把人量

作善如登百尺竿 下時容易上時難

只須勤力行功過 莫使身中胆氣寒

話說馬丹陽同邱長春在斜谷冷廟打坐被雪阻隔不能出外化齋邱長春不識馬丹陽是有道的人只憐他是富家出身又何受得如此冷凍這般饑餓得一碗粥湯與他解解饑渴意欲去尋一個人戶化一碗齋來供養他走出廟來一望只見雲橫秦嶺雪滿千山莫說看不見人戶連路影兒都被雪壓了不知從何下腳苦強勉走去難免沒入雪窖不惟粥不可得而性命亦不可保也看罷仍進廟來坐下因憐馬丹陽饑餓動了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聖

這想吃粥湯的念頭擾亂了神氣心緒不寧坐不安穩一夜之間被這念頭打攪展難止息早驚動木境上祇慌忙到山凹裡張老兒家中去托夢張老兒正睡到神魂顛倒之際忽見一個白髮老翁走進屋來說道我廟裡有兩位修行人被雪阻隔饑餓了三日三夜你快起來造些飯食送去與他們解一解饑渴說畢不見張老兒猛然驚覺便將老婆子喊醒對他講老婆子一生平最是信神聽得此言忙起來將火燒燃又喚兒子媳婦一同起來大齊造飯便將他老子之夢與他說道這兒子媳婦也是歡喜不一時將飯食造好天色已明老兒也起來了即命兒子將飯送往冷廟裡去請他二人用食馬丹陽以為是鄰近的

人見他們挨餓偶起惻隱之心送這飯來以解饑渴也是有之遂同長春將飯吃了道了一聲謝仍自打坐張老的兒子見他一人吃畢即將碗筷收拾各自去了又說馬丹陽坐到午後方起身出外看看天色見那邊來了一人恐惹牽纏忙進廟來正欲坐下只見邱長春站起身來說道看來修行之人也有感應我昨夜恐師兄難忍饑餓偶起一念怎得辦點粥湯來與師兄充饑誰知我這念頭一起今早即有人送飯來豈不是有感應麼馬丹陽勃然變色怒曰君子謀道不謀食你不思進道之功一味貪於飲食豈不聞過去心不可存現在心不可有未來心不可起你今三心未了一念不純焉能忙道我今止與你司行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聖

就此分單罷長春聞言自悔錯起念頭好言相挽二人正言之間廟外來了一人此人因家內柴燒完了是來剝廟前這幾根樹子的馬丹陽見他手土挈得有些柴刀即借來一用那人不知何用即將刀遞與他馬丹陽將刀接過把蒲團掣來砍作兩斷將刀交還那人對長春說道一個蒲團分作兩段你一半邊我一半邊各自辦功勿得始勤終怠自誤前程說畢出外而去邱長春那裡肯捨隨後趕來却被那剝樹之人看見說這般時候師傅往何處去邱長春見問忙答曰要去趕我師兄其人四下一望並無人影說你師兄往何處去了我却看不見邱長春推中間說道他往這路上去了那人曰這路幾十里無人烟天色

已晚又在何處止宿不如聽我相勸暫過一夜明日再去尋他不遲長春曰如此你我相識幾聲或者他聽見肯轉來也未可知那人即在樹上人叫道長快轉來去不得去不得一連呼了十餘聲並無響應下得樹來收拾柴枝回家去了却原來丹陽此時道果已成故與長春分別使他自修自煉好用工夫若在一路上耽誤他的前程是計出得廟來即借土遁一直到河南嵩山養靜於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二十七日飛昇著有修真語錄傳世七真之內了局六人只有邱長春尚未修成自馬丹陽與他分單之後深加勉勵立下幾種誓願製成一首除妄詩曰妄念萌時不可當饑思飯食渴思湯今將妄念一齊了改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聖

換巽時舊肚腸妄得人財筋骨斷妄貪人食日生瘡般般妄念總消盡身內空空無所藏詩成喜之不盡行了月餘不免有所遺忘乃於木匠舖要了一塊板板做成一個小小牌兒借來筆墨寫了八句話在牌兒上以便觸目警心你道那八句話

妄念欲除除不清今於牌上寫分明妄言妄語齊除盡妄想妄貪俱掃平妄接銀錢手爪斷妄貪飯食口生疔時時戒身邊事莫教七情六欲生

邱長春將牌兒寫訖帶在身旁每日總要看一兩遍正是
一分工深一步將這除妄工夫漸漸煉得純熟東遊西蕩一日來在河東地方見路旁有座庄院甚是齊整庄門大開時當晌

午便去化齋見一個小廝從內出來邱長春與他說我是遠來持到善門化一飯小廝聞言即入內去不多時手捧一盤飯食出來放在庄前石墩上便請長春用飯長春正要來吃忽見一位老人有五十餘歲的樣兒鬚髮半白從內出來將長春瞧了一眼用手在盤內取了兩個蒸饅給與長春其餘仍叫小廝搬進內去邱長春一見心中不樂對老者言曰這小哥捧飯食出來與貧道結緣為何又叫他搬進去莫非老先生捨不得或者貧道不學享受請老先生明示勿諱那老者笑曰一飯之緣愚下焉結不起因道長無福消受也邱長春大驚曰我連一頓飯都消受不得其中必有原故望老先生明以教我老人曰愚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聖

下自幼精通麻衣相法在江湖遊走多年斷人窮通壽夭榮枯得失毫無差錯江湖上與我取個綽號叫做賽麻衣適纔我觀道長之相是吃不得飽飯的若飽吃一頓便要饑幾頓不如少給一點使你頓頓有吃這是愚老一番好意非捨不得也長春聞言點了一點頭說老先生正言着我的敗處不差分毫再請老先生將我重相一遍看我修得成道否老者果然又將他相了一相口不能不能莫怪愚下直言觀你相上鼻端兩條紋路雙分入口名為騰蛇鎖口應主餓死其餘別處部位雖美然終不能免此厄也此厄既不能免焉能成道邱長春曰可有改乎老者曰相定終身有何更改除非一死方休那管你富貴

貧賤不論在俗出身該餓死終該餓死逃躲不脫無法可解我
說兩輩古人與你聽列國時有個趙武靈王是該餓死之相他
是一國之君如何能餓死因他兩個兒子爭位動起干戈也恐
他有偏愛之心先將宮門封鎖以兵把守兩下欲殺起來一連
數月不解宮中絕糧宮人俱皆餓死趙武靈王餓了七日茶水
未沾看見宮前樹上有個雀巢意欲取嫩雀啖之有長梯在側
移置樹間勉強精神上得回去誰知嫩雀已出了窩止有一個
雀蛋架在手中正欲食之忽被大雀飛來閃了一翅趙武靈王
手一鬆將蛋落下地來打爛只因相該餓死一個雀蛋都吃不
成竟至餓死又有漢成帝時一位官長名叫邴邴通邴士說他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聖

該主餓死他一日見了漢成帝奏曰臣邴通居官清廉家無餘
積相士說我應該餓死臣想我家如此淡泊恐後來當真餓死
漢成帝曰朕能富貴人也能生死人相士之言何足為憑朕賜
你雲南銅山鑄錢使用一年可得十餘萬銅錢十年之中家資
百萬焉能餓死邴通自謂可以免餓誰知成帝不久晏駕太子
登位眾文武並奏他狐媚老王希圖肥己敢將國家銅山私自
鑄錢使用其罪非小這後生皇帝見了本章心中作惱使刑部
官將他家私抄沒姑念先帝舊臣不忍誅戮打入天牢又被多
官復奏一本斷了水火餓了七八天臨死要口水吃獄卒偶發
惻隱取水來到被獄官看見大喝一聲獄卒心頭一慌偶而失

七真因果傳

腳將身閃了一下把一碗冷水傾潑在地活活餓死水都吃不
倒一口此兩輩古人富貴之極終歸餓死豈非相法有准乎所
以伯夷叔齊二人知命情願死於首陽山下梁武帝與後秦
王符堅不知命一餓死臺城一餓死五將山知命不知命該餓
死終要餓死豈能逃乎賽麻衣這幾輩古人把邱長春比弔了
魂將這熱念化作冷灰一團悟道之心頓成瓦解冰消即辭了
賽麻衣也不往前進仍歸西秦一心要學伯夷叔齊兩位聖人
知命順天一日來到秦地一道嶺崕兩邊都是高山中間一條
深溪溪兩岸亂石縱橫是個山僻小路少人來往他即揀了一
塊大石偃臥其上餓了七日七夜水都不吃一口安心餓死只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哭

因他是修行人神氣飽滿輕易餓不死若是平常之人早已嗚
呼餓到第九日不知何處落了陡而平白漲了一河大水看看
淹到身邊他是求死之人要做安命聽天以驗相法不肯尋別
路而死故有此遲延若不安命另起一念跳入水內豈不省却
許多困苦古人之心執一不二不以生死移其心念故稱良道
也開言少敘且說上流頭水打來一枚鮮桃其大如拳隨着水
勢在長春面前浪來浪去一股香氣聞入鼻孔長春本無意吃
他心想趙武靈王臨死不能吃一個雀蛋邴邴通臨死不能吃一
碗冷水我今也是臨死之際不知可以吃此鮮桃否

命不該絕終有救

天賜羊桃口邊來

第二十三回 化強梁改邪歸正 談至理因死得生

富貴由來水上漚 何須騎鶴上揚州

蓮池有偶收心法 靜裡晒吟七筆勾

話說邱長春見水打來一枚鮮桃以為命該餓死恐這鮮桃不能得食今且試之看是如何想罷伸手將鮮桃拿來咬之香美非常喫畢精神大振饑渴頓解溪水已消一輪紅日高照晒得渾身汗流睡不安穩翻身起來自思命不該死於水邊必要絕於高山正是一念着魔終身執迷所以修道之人總要把手死二字看得空不可一定貪生不可一定求死生也由他死也由他不可執於有不可溺於無如此則魔不能入身心自得寧靜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聖人

也又說邱長春來到秦嶺見一座小廟在山梁上是個荒墟去處人跡罕到之所即進廟去即將蒲團鋪下偃臥上面又餓了八九天水都未吃一口看看命在須臾忽聽外面有人言語長春睜眼觀視之見有十餘人坐在廟前又見一人走進廟來將他看了一眼問他從何而來長春心不耐煩那肯答應他緣起眼睛止有一線之氣這人見他要死不活的樣兒也不再問各自出外來和那些人去尋柴找水川三個石頭架着鐵鍋在背篋內取出一大塊肉來丟在鍋內煮熱便來獻神獻畢將肉截碎煎炒入味傾在一個瓦盆內又盛了一鍋水來下麵背篋內又提出一飯酒斟在碗內你哥我第大吃大喝起來你道這

一夥是甚麼人却原是秦嶺山上攔路打搶的強人其出色幾位好漢一叫趙雄一叫李雄一叫張建一叫王能一叫朱九因做了一庄好買賣一來獻神二來分贖解得自酒食之類在此聚飲當下團團圍坐吃喝起來酒至半酣王能對趙雄曰趙大哥叩門叩見做了一輩子歹事今我們也做場把好事可乎趙雄曰有除好事可做對哥子說來無不周全王能曰廟裡頭因倒那位老師傅並不是害病我看他那樣兒是受了餓也我們何不煮些麵湯與他吃救他一命趙大哥曰好好好兄弟們快去辦來那些人聽見大哥分付七腳八手的不多一會將麵湯辦妥共人廟來叫長春吃長春不肯吃被他們扶起來抱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哭

住腦曉一連嚥了兩碗霎時肚內飽煖還陽轉來口中埋怨道看看我的大事已妥又遇你們這些人弄這無名之食與我吃了使我又要多受一番磨難真乃求生既不可得而求死亦費許多工夫長春正言之際惱了朱九的情性腰中拔出鋼刀怒沖沖用刀指着長春罵曰你這野道好不曉事咱們弟兄將你救活你反說我們是無名之食你今既要求死咱就與你一個快與說罷舉刀欲砍邱長春全不害怕把肚腹拍了一拍說你要殺不須殺別處可將我肚皮割破待我理出腸子來還你無名之食死也心甘話畢朱九忍不住笑說道你這老師傅真莫來頭那有吃了的東西還得倒原我不殺你且問你為何求死

可說來我們大齊一聽邱長春遂將麻衣相上說他該餓死永無更改故此我願學伯夷叔齊兩位大賢做個知念順天長春話畢趙大哥笑曰老師傅不須如此既怕餓死咱們弟兄每人幫湊你兩把銀子可得十餘兩之譜你去尋一個廟子住下招一個徒弟大齊勤苦些多積些米糧焉得受餓趙壁話未說完張建李雄各在身邊取出幾件散碎銀來約有三四兩之數其餘俱要取銀邱長春搖頭擺手說不要不要我生平不妄取人財眾位好漢不信我有一個牌兒為證說罷即於身邊取出牌牌兒來與眾人看見上面有妄接人財筋骨斷妄吃人食口生疔之句王能在傍笑曰咱們弟兄心甘情願湊你幾兩銀子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兇

又非你向我們索取何以為妄邱長春日凡無功而得人財者是謂無因無因者無故也無故而取人錢財吃人飲食豈不為一乎朱九日依得王法打死人依得佛法活不成咱們帮你幾兩銀子你都不敢要怕帶過帶錯像我們專以打搶營生又不
知罪惡許大邱長春日列位與我不同我是前生毫無施濟於人故今生受不得人家供養列位是前生放得有債賬那些人騙了你們的錢財故而今生相見攔路討取加倍相還若是不少欠你們的你們便遇他不著縱然遇着也輕輕放他去了邱長春這些話說得他們一十三人毛髮悚然李雄聞因說道這不得了不得依這道長說來難道人人都少欠我們的我們未

必就不少欠別人的倘若少欠別人的二一世別人也要攔路討索只恐我們還不清自趙壁曰咱們身邊俱有點銀兩可以做個小生意度活日時趁此機會改邪歸正你們意下如何朱九日大哥之言有理我們就此收心罷說罷將刀拋入亂草之中趙壁又對長春日老師傅好好修行咱們弟兄少不得後來都要拜你為師習學妙道也說罷一齊走了又說邱長春着了這一心要餓死的魔雖遇趙壁等將他救活畢竟魔根猶在仍要求死下得山去化了一個多月的緣湊得有兩三百錢買了一條鐵鍊一把鐵鎖帶在身旁尋了一個去處也莫得廟宇又不通路徑周圍都是樹林這樹林在深山之內人所不到之處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辛

古木參天荆棘遍地他把練子拴在大樹上挽個套兒然後拉來拴在頸上用鎖鎖了將鑰匙望空拋去不知失落何處倒臥樹下自謂這回再無生理也誰知他這一做早驚動上界太白星君變了一個採藥的人走到跟前問曰老師傅身犯何罪是誰人將你鎖在樹上連問幾遍邱長春方纔開言說你去幹你的事休要管我採藥人曰天下的事要天下的人辦理怎說不要管你我也是個道道人把你心私對我講來我與你詳解一詳解或者可以分憂解愁也未可料也長春見他言語在理即將麻衣相他該餓死之言從頭訴說一遍又將白言求死屢次遇救之事也告訴一番故此來到此處自鎖在樹上示以

永無生理免得人救並無甚麼憂愁何用分解採藥人哈哈大笑曰愚哉愚哉執迷之甚也我怕你有甚麼憂天愁地之事却原一念入魔自誤終身吾今與汝言之使汝魔當自消相定終身只定的尋常之人若大善之人相也定不准大惡之人相也定不准相分內外有心相有面相外相不及內相命好不如心好大善之人相隨心變心好相亦好該死者返得長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大惡之人相亦隨心改變心歹相亦歹該善終者返惡死福轉為禍喜變成憂故相之秘訣有言福壽綿長必是忠厚傳家歲命短促定然輕薄為人該貧賤而轉富貴者因他心存濟世該富貴而返貧賤者由其意在利已該餓死而返吃七真傳 卷下 第三十四回 至

用不盡者因他愛惜米糧該吃用有餘而返受饑餓者因他拋撒五穀蠶斯衍慶其人必有好生之德之嗣無後居心定無仁慈之風此心相之大畧也面相何能為哉況你們修道之人能幹旋造化扭轉乾坤把一個凡體都要修成神仙未必神仙是相上註定的麼總是由心 做工夫悟出來的只要你能修成神仙地位那一個神仙餓得死若你這樣所為生不免為餓殍死不免為餓鬼生既無用死又何益哉這一席話說得邱長春如夢初醒似暗忽明纔知一向欲死之見如婦人女子一般非大丈夫之所為也足堪惹人恥笑即欲脫鎖苦無鑰匙

千般道理千般妙 一處不到一處迷

第二十四回 苦根盡相隨心變 陰魔起勾由人生

元霄燈火更無燈 萬古常明只此心

助照終天終不滅 光明浩浩到於今

話說邱長春開聽採藥人之言猶如睡夢中被人一棒打醒纔知往事如孩子見識一般非大人之所為也急欲脫鎖莫得鑰匙心甚作急採藥人曰鑰匙是我拾得即於袖內取出將鎖月門邱長春曰我是已死之人蒙足下片言開導絕處逢生死而復活莫大之恩也採藥人曰我又未曾與你銀錢給你飯食不過句把言語勸解於你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你若能信便可以不死你若不信終不能生也生死二字由你自造於我何涉七真傳 卷下 第三十四回 至

有何思之可言說罷飄然而去霎時不見邱長生從此以後把這求死的念頭如一天雲霧散得乾乾淨淨依然青天白日晴空萬里毫無障礙若不是太白星君一篇正理拔去他的魔根縱有百萬天兵一千個韋馱把降魔杵打斷也打不退他這魔障拔不了這魔根所以太凡修行人魔障一來便要尋着他的根脚看是從何而起即於所起處輕輕拈去毫不費力若魔在這裡着根你往那裡尋苗一輩子也尋不出來就把天下的好話對他說盡說不着他的心病他也不能服你又說邱長春自採藥人指破迷途之路重立玄工再不苦行一日來在一個地方見山川毓秀有一道溪河橫於路傍正值夏日溪河水漲其

河平坦造不成橋架不了船只好涉水而過近處鄉人熟知水性過來過去原不在意遠方過客未免臨流嘆息不敢輕於渡水邱長春便起了一個念頭要做些苦功行一行方便有不能涉水者他把他指過河去也有大方的人給他幾文錢買飲食吃略可度日又有些人分文不取也指他過去水消乏的時節便去化齋早化七家晚化八家化得齋來或遇有饑寒之人便給與他吃自已却餓一頓若遇雨隔雪阻竟日不吃前前後後數年之間餓得有百餘回故如今有云大餓七十二回小餓無數又言邱長春在此做苦工夜宿冷廟見匾額上有礮溪眾姓弟子敬獻之句方知此河是礮溪也忽憶重陽先生石礮溪邊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聖

八

之言苦根當盡於此也乃大發恒心參悟道妙閑暇之餘打坐用工如此六年風遭困苦曷可勝言但到水窮山盡之時忽又感動好善之人來與他結個善緣使他也可略免饑寒

蒼天不負修行人

只恐修行心不真

若得真心苦悟道

何愁衣食不終身

邱長春行了六年苦工應該圓滿之時忽然溪水大漲來了三人軍裝打扮各帶鋼刀手提人頭自言斬獲大盜上省報銷不識水性要他指過河去長春本是來下苦工焉有不指之理於是挨一挨二指過河去指到第三位軍爺那人胆小不過戰戰兢兢說道我生平畏水汝要小心長春說無防不必害怕便來

指他指到河中間水緊之處忽一浪打來邱長春立腳未穩被浪一推身子閃了一閃那軍爺在岸上叫了一聲不好急用手抓着他的衣服一轉手便將人頭墜落水中那軍爺只叫怎了怎了長春用目一望見那夥人頭隨波逐浪而去長春也自作忙算倒幾步將他指攏了岸要去尋那個人頭及至回頭一望波浪滾滾洪水滔滔那裡去尋這顆首級何處去撈那個人頭再看那軍爺時捶胸跌脚呼天叫地慌得長春心忙意亂一時也無主見即對軍爺說你拿刀來把我這顆首級割下以償你那個人頭何如軍爺曰人頭是我失手墜落與你無干長春曰我是孤身一人死有餘辜你乃數口人家賴此生活死我一人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聖

八

活你全家未為不可軍爺說你到也是番好心只是我不忍殺你嘗言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你若周全我的大事只可自裁說罷將刀遞與長春邱長春接刀在手正要自刎忽聽半空中有人叫曰邱長春還我笏來長春往上一看只見三位軍爺站在五色祥雲之內說吾等三人乃天地水三官也因見你道心堅固苦行圓滿特來化度於汝汝果然捨己從人積功累行今將汝凡身化作道身幻體更為仙體六年悟道已就七載成仙將與汝可精進勿悞長春忽然心頭明悟靈機顯著再看手中擎着一片朝笏並不是甚麼剛刀又見三官之中一人空手知是他的朝笏少不得上去交還試將身子往上一縱已入

雲端將紛星上三官大帝高彩雲冉冉而去邱長春正欲縱下雲端忽又想起麻衣相士斷我該餓死我今道果以成量不能再受餓何不借此雲頭往河東一走再試他試看他眼力如何主意已定即將雲頭撥轉傾刻千里到了賽麻衣庄前墜下雲端走進庄來見一個二十餘歲的人就是那年撥飯出來的小厮即對他說我是來求老先生相面的那人說家尊久未出外既要面相可隨我到廳上說罷即引長春入內那賽麻衣正坐在廳上見長春進來忙起身接人待以賓客之禮坐下吃茶長春見賽麻衣鬚髮皆白老邁龍鍾便曰數年不見先生條面鬚髮幡然賽麻衣曰老朽不知在何處會過道長一時忘懷七真傳 卷下 第三十四回 盡 八上

邱長春曰先生不記蟒蛇鎖口該餓死之人麼賽麻衣聞言即將他相了一相拍手大笑曰妙哉妙哉道長不知在何處做下大功德事竟將昔年之相改變了邱長春日老先生曾言相定終身永無更改之理今日然又說改變之語麻衣相士曰老朽只知相面不知相心今道長相隨心變非老朽所知也昔者雙紋入口是名騰蛇鎖口應主餓死如今這兩條紋路雙分出來繞於承漿之位這承漿上又生了一個小小紅痣配成格局名曰二龍戲珠貴不可言應受帝王供養福德不可量也豈思老所能知哉長春聞言也服他相法通神即告辭起身仍回磻溪廟內打坐只因動了一點計較之心要去取笑賽麻衣惹出

一番魔障來正在打坐之時恍惚之間若存好像身在萬山之中忽起一陣狂風現出一隻黃斑虎張牙舞爪向他撲來他却把這死字看得淡全不在意又到香冥之際見一個道童走來說我師傅馬丹陽到了師叔還不起來相見果見丹陽從下走來長春想道不戀情來也由他去也由他忽又見許多人來說難為你指我們過河今當收穫之時與你湊得有一石多麥儘够一年吃用另外又稱補你兩錦錢縫件把衣服穿說罷將麥指到他跟前堆積許高又將兩錦錢擲擲身邊要他親手來接他更不在意昏迷之間又見一美貌女子年可十七八自言被晚母毒打私自逃奔欲到母舅家去奈何孤身七真傳 卷下 第三十四回 盡 八下

難走老師傅何不送我一往感恩非淺說罷嬌嬌滴滴欲哭欲訴長春總不理會與他一個無人無我不識不知轉眼之間見二嫂帶着幾個小孩子走來告訴曰你二哥已死大伯將家園湊吞使你這姪男姪女衣不終身食不終口我是女流之輩如何能撫養他們你可看在我二哥面上念其骨肉之情如何安頓我們母子說罷那幾個小孩子便來挪挪扯扯哭哭啼啼三叔長三叔短不住暎叫要脫要喝胡亂挖抓長春靜極之中智慧偶生若無一物猛聽德半空中响曉一聲南天門大大打開見二童子控一白鶴到面前說奉玉敕請真人跨鶴飛昇莫教三凡生幻境 須防六賊亂心田

第二十五回 真陽是陰退散 惡貫盈盆家沉淪

北邙山下列墳塋 荒草迷離怪鳥鳴

長臥泉台人不醒 桃殘李謝過清明

話說邱長春在磻溪廟內打坐用工正在虛寂之時忽見二童子控一白鶴至其前曰奉上帝敕令請真人跨鶴上昇邱長春默想三官大帝之言七載成真當與焉有今朝飛昇之理莫非這是我心中陰魔相攻生此種種虛幻敗我真道止這一點醒悟二童子也不見了也莫甚麼白鶴獨自一人坐在半邊蒲團上意外星月交輝萬籟無聲這纔是平白生出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來若不是念頭報得穩險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悔不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該逞一時之興去試餐麻衣故惹下許多陰魔若不煉去陰氣焉能純陽又想了一想必川過混魔之法方能羣陰剝盡使他無隙可乘乃爲上策於是離了磻溪來在一個土山見坡下有一圓石重可百觔也是個僻靜之處乃結草爲菴打坐其中若到陰魔發現之時他便速來將那圓石往上搬運移至半坡復使墜下又來靜坐眼皆空靈明日著天機自應知有一庄故事但天機不可洩漏須去點化一番若能使他醒悟可免此沉淪不失上體好生之德下開救濟之門當時離却土山要去辦這件事情且說判隴之地有個富戶姓王名雲家中富豪人

都稱他爲王大戶也算得一個財東傍山依水而居自得山環水抱之勝門外一道溪河這王雲雖有若大家私却居心刻薄慣使大秤小斗輕出重入一味欺貧凌弱占田奪地他家那些奴僕狐假虎威狗仗人勢估騙鄉愚姦淫婦女無所不爲仗着主人勢耀造下彌天罪過猶然不知他家門外有一大石長丈餘高數尺頭大尾小像獅子一般故此呼爲石獅子在外前做活路的人甚多每到吃飯侍看守庄門的人跋在石獅子背上川柳一敲四下都聽見即回來吃飯這是常規相去不遠有個山坡坡上修了一觀音廟是王雲先祖所建也施得有地土招得有住持王雲當事之時把住持逐去將地土取回只是未曾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折毀廟宇打壞神像也算他還有一點善心雖留下這廟子却成了一個冷廟邱長春從寶鷄地方到此就在這廟內棲身每日聽見柳响便去化齋化了十幾天並無一人掀採於他莫說化齋連水也化不倒一口止有一個了頭名叫春花見他來了幾回皆空手而來空手而去心中不忍暗地藏了幾箇簍出來與長春送入油內說老師傅快去此非善地也又過了兩日邱長春來化齋正遇王雲立在門首長春原不是來化齋於化今見他站在門前便說了四句話來打動他話曰貪名爲利不回頭一旦無常萬事休縱有金銀帶不去空遺兩眼淚長流長春將說畢只見王雲勃然作怒曰你這野道休得在此胡言亂語

我生平是不信佛法之人你各自早去免受凌辱長春曰貧道特來貴府化齋隨長施濟一施濟士雲見門外有個拾馬糞的簍子內裝有馬糞傍邊有把拾糞的簍子他拿過手來向簍內鏟了一鏟馬糞走到長春面前說道你求我施濟我便將此物施濟於你何如長春正要試他心念見他這樣子恐是作戲政將岩瓢往前一丈他當真把一鏟馬糞傾入岩瓢邱長春曰這馬糞與我有何用處王雲曰這糞都是我雇下人工拾來的今平白與你也算我施濟也長春聞言曰稱善哉善哉那王雲與眾僕俱各大笑問家大小聞此言盡皆發笑只有春花心中不然一日見那些奴僕俱上坡做活去了暗藏幾個蒸饅在袖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元

內走出外來恰好正遇長春站立門外即欲將饅給與他長春曰我非來化饅也有一句要緊的話對你言說你可牢牢緊記若見門前石獅子眼睛紅時便可到山上觀音廟去躲過一時三刻方保無礙說罷飄然而去霎時不見春花把此言記在心內每日出來看石獅子兩過如此數日却被一個放牛娃子看出形情問曰春花姐你每日出來看這石獅子所為何故春花對他說道那日化齋的老師傅他對我說等這石獅子眼睛紅了之時叫我急到觀音廟去躲避一時可免大難放牛娃子聽得此言甚是異奇欲與他戲耍一戲要暗地尋得一塊土紅下午牽牛歸來跋上石獅子去用土紅在石獅子面上抹了兩側

紅圓圓就像一對眼睛抹畢即下來問在一邊看他如何是時天色將晚春花在內忽然心驚目跳行坐不安心中暗想莫非石獅子眼睛紅了急忙出外觀看也不顧主人嗔罵出得外來果見石獅子眼睛紅大如一驚竟奔觀音廟去放牛娃子見他跑上廟去也隨後跟來將到廟內正欲問他猛然一個乍雷震得山搖地動俄而狂風四起黑雲滿天霎時間大雨傾盆如瓢潑桶倒一般直落到半夜雨纔住點春花和放牛娃兩個伏在神棹下耳聽响聲颼颼如千人搥鼓一般似萬馬爭奔之勢到得天明方敢出來觀看正是不看之時猶小可看了之時吓出魂却原王雲這所庄廊昨夜不知甚麼時候蛟龍王此過路見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卒

他這房子修得十分體面就借往水晶宮去了止有石獅子不肯去却倒臥在河當中却說春花見王雲合家被水打去未免心酸流泪少時驚動遠近大小男男女女齊來觀看個個俱言天爺有眼報應不爽又見春花痛哭便問曰你的主人全家覆沒你怎麼逃脫性命春花遂將道長指示之言對他們訴說一遍眾鄉人紛紛議論都說王雲惡貫盈滿天降水災那道長想必是位神仙前來指點於他他不肯回心故此被水打去你雖然是一個了環却有點善根故將你救出又帶繫放牛娃子不死看來人生天地之間總要做些好事大難來時方有救星又問春花你今如何春花曰這廟原是老主人當日修造的周圍這些

地土已拾在廟內如今我欲在這廟裡帶些修行也不想那花
花世界紅燈美景眾人說如此甚好我們與你湊些盤費暫且
度日待秋收之後不少吃用眾人說畢各去湊了些錢糧交與
看花又尋了一個老叟子與他伴伴春花謝過諸人從此一心

意苦志修行過了數年邱真人在龍門洞靜養知他真心向
道便來度他邱真入爲師後來也成正果此話丟下又說
邱長春自指示香化之後遂入隴州山中見一石壁壁上有洞
乃秦末漢初之間張景先生定日月之處下有溪河這懸岩石
壁臨溪水其水彎曲轉折遠處望來這石壁如跨在溪上其洞
如門時人重的是科甲見此山洞像門一樣就取名龍門蓋取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空

鯉魚跳龍門之意也長春到此始悟門上龍飛之語應在茲矣
便於洞門養性修真不兩年隴州乾旱隴州太守率領郡民祈
禱雨澤不降看看苗稼焦枯萬民憂苦邱長春乃赴州郡自言
能禱三日霖霖普救萬民州官大喜拜請登壇邱長春乃嚴整
衣冠俯伏壇庭一念救忱誠通上帝果然滂沱大降下了三日
三夜田禾豐足萬民遂安明年北直一帶大遭天訖久旱不雨
天子率領百官求雨不降元順帝信旨張掛榜文招求有道之
士祈禱雨澤有能求得下雨者官賞百兩以酬其勞皇榜懸掛
各省知聞隴州太守保舉一人能求雨澤不知此人是誰下看

古今回轍譚

如今勅帝王

七真因果傳

第二十六回 祈雨澤回天轉日 施妙術喚風偷龍

一片至誠可格天 却將凶歲轉豐年

休言元主愛民切 還是真人道妙玄

話說元順帝張掛皇榜招求道行清高之人祈禱雨澤隴州太
守奏招進京上言隴州龍門高士邱長春道德清高昨歲隴郡
乾旱賴此人之方祈得霖霖普救萬民今皇上欲求雨澤以舒
民困非此人不可臣以救民爲切故此奏聞元順帝覽罷奏招
龍心大喜即命哈哩脫脫大夫來聘長春不日到了龍門呈上
玉帛即宣元主之意長春欣然應召即與大夫同到北京次日
朝見元主元順帝尊以師禮賜坐九卿之上委以求雨之事長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六回

空

春奏曰皇上憂民心切臣敢不効微力但必須高設雨壇皇上
親自拈香禮拜臣然後禱告上帝限三日有雨元主大悅即命
有司董理其事又使太監送長春到集賢館安身次日早朝有
司奏稱雨壇已設端候法師登壇元主即宣長春同到壇所天
子恭自焚香禮拜已畢細駕回宮長春俯伏雨壇奏言懇切到
了第三日午未時分紅日當空如火輪一般晒得遍地起塵人
皆汗流長春以楊枝蘸淨水向紅日洒去少時日邊生出一段
黑氣倏變爲雲將紅日遍掩一霎時天昏地暗大雨如注便梗
下了幾日轉枯爲榮變作回春人民騰歡羣生咸賴元順帝龍
心大喜封長春爲宏道真人留居京師待以上賓之禮一日元

三五四九七

主官真人內遊玩至御苑這苑內有長青之草不細之花奇
石怪樹不可名狀元主與真人同坐石上談道論玄有五色祥
雲覆於空中如華蓋一般講到精微之處元主嘆曰朕若非承
緒大統願從赤松子遊待朕有了後嗣當拜真人為師入山修
煉邱真人曰主上免慮皇后已懷龍胎不久當生儲君元主暗
想真人果是神仙便知后宮有孕即隨口應曰皇后果然身懷
六甲但不知是男是女邱真人曰臣已算定是男萬無一失元
主曰果如師言朕之幸也真人退出元順帝回宮對皇后說邱
真人算定御妻身懷龍胎不知准也不准皇后奏曰他焉能算
得如此的確何不宣國師上殿與真人同算兩下言語相符方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六回 奎

為定准元主大喜次日宣白雲寺白雲禪師上殿與真人同
算皇后身孕到底底是男是女白雲禪師屈指一算奏曰依臣所
算娘娘身懷鳳胎定生公主元主又問邱真人真人奏曰臣昨
口與主上講得明白皇后身懷龍胎必產儲君何勞再問白雲
禪師笑曰汝既在悟立必知數理再一算邱真人曰算不算總
是龍胎必生男也禪師怒曰我數理所算無遺汝何得妄言接
亂聖聽邱真人曰數理不如天理陰德有回天之力善行有俟
數之功今聖上躬自祈雨普救萬民昆蟲草木均沾其恩此陰
德之大者也或者感動上天轉女成男化鳳為龍亦未可知也
白雲禪師曰吾以汝為有道之人却原也只尋常懷胎在前祈

雨在後豈有生成胎孕復有更變之理邱真人曰我已料定何
必強辨白雲禪師曰你敢與我打賭邱真人曰打賭使打賭有
何不敢白雲禪師曰若是龍胎我將白雲寺輪與你邱真人曰
若是鳳胎願輪首級輪與你禪師笑曰莫生後悔真人曰一言
為准何悔之有禪師曰口說無憑要立字樣為據邱真人即於
御前求了紙筆便在龍書案前寫了字樣上寫立賭首級人即
長春今與白雲禪師賭勝倘若後宮主母產生是鳳邱長春為
輪願割項上首級並無異言白雲禪師也在御前提筆寫道立
出賭白雲寺人白雲僧今與邱長春賭勝倘若後宮主母所生
是龍白雲僧為輪願將白雲寺輪與邱長春永無異言寫畢兩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六回 函

下書押成此交換各念了一遍然後呈上御案元順帝龍目暫
過親自收存待等皇后分娩之時便知分曉是日朝散各歸其
所且說白雲禪師回在白雲寺想起邱長春如此勇決莫非皇
后果然是龍胎是我錯算不成放心不再再推數理並無差失
心中暗喜自言自語說是邱長春你也怪不得我了這是你自
惹其災白丟性命枉自修行一番不言白雲禪師背地嗟嘆又
說邱真人回到集賢院算定皇后分娩之日飛了一道神符在
九天玄女宮內借來一位神女名曰玉貞仙女變化無窮神通
廣大這仙女奉了九天聖母之命來聽邱真人差遣邱真人若
對仙女言曰今夜丑時宣王府中王外官產兒孩你可將請

化髮女嬰換他男孩他年全壽上待我換鳳之後你附鳳去
換回法蘭神女領白雲禪師也止不題又說是夜子附皇后
分娩產生一女果應了白雲禪師鳳胎之言宮人報與元主省
知元順帝甚服禪師算法有作又受真人性命難留必設法救
之方是為君之道於是駕設早朝眾官已知皇后生下公主當
時齊來朝賀白雲禪師也來賀奏曰臣聞皇后產生儲君接
聖盛朝一脈臣不勝之喜但願古皇萬歲太子千秋元順帝嘆
曰朕命應之嗣不足為恨但願真人結算陰陽其輪宜也朕念
祈雨之功欲為救免願捐皇儲十萬培修白雲寺以續真人首
級元主說罷白雲禪師尚在沉吟黃門官奏報邱真人來朝元
主與傳卷下 第二十六回 鑒 88X
主即命宣入邱真人朝拜已畢也賀元主曰皇后產生儲龍臣
故來與主上賀喜元主曰真人誤矣皇后所生是女邱真人曰
臣算萬無一失若果是女請出與臣一觀臣死也心甘元主
本欲救護今見他這般抗直心中未免不悅遂叫宮娥入內將
女嬰抱出此時已到寅卯時分神女將葫蘆化作女嬰換了男
孩掩了神光在金鸞殿上等候了許久只見宮娥抱出女嬰到
御前回覆元順帝使宮娥遞與真人自去識認邱真人雙手接
過用袍袖一掩早被神女將帶換鳳胎一個男孩換去女嬰到
王府交待去了眾官都是肉眼凡胎焉能得見白雲禪師不覺
有些智慧却無神通如何知曉當下邱真人使了這偷龍換鳳

的手段雙手拈着男孩遍請百官觀看到底男是女百官看
罷齊呼太子千秋氣得白雲禪師面皮失色走將過來把孩子
接在手中一看明明是個男孩加神是女嬰當時滿面通紅只
得也與元主稱賀道果是後朝儲龍說罷將男呈上元主一
見大奇其事隨即改口曰朕聞宮人傳報也未親觀孩子遂致
認為女嬰此宮內之悞也即命光祿寺擺宴三日大赦天下元
主退殿文武散班邱真人問白雲禪師曰我師怎樣分付白雲
禪師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明日交廟與你你搬進來我搬
出去萬事俱了有何分付說畢各自歸寺邱真人一回館內神
女即來搬還葫蘆上九天去了這且不題又說白雲禪師回到
七真傳卷下 第二十六回 突 88X
白雲寺心中不服再推數理總算不出真乃棋高一着難取勝
技弱三分總是輸眼睜睜要騰地頭未免嗟嘆身傍有個侍者
對禪師曰邱長春獨自一人焉能古得大寺院我們要一人頂
一人一個換一個若頂不盡換不完我們還是住下慢慢再說
道理禪師聞言大喜次日邱真人來到白雲禪師曰僧多興廣
廟闊人稠來一道我去一僧一個換一個一人頂一人若換
不盡便走不完僧也住得道也住得邱真人曰妙妙原要如此
纔好我到山門前喚他們進來說罷走出山門外將袖內拂塵
取出把拂塵上棕絲拔了一些向空拋去不知如何且看分解
莫說我今人力小 須知身旁玄妙多

第二十七回

論道眾請告誡 論修行層層說來

花落花開又一年

人生幾見月常圓

打開名利無拴鎖

烈火騰騰好種蓮

話說邱真人走出山門在袖裡取出拂塵暗將拂塵上棕絲拔斷一些吹口真氣白空拋去被風吹散不知落於何所霎時來了無數道眾跟隨邱真人進來將寺內僧人換盡白雲禪師即於邱真人所居集賢館住下這些僧眾散在各廟棲身你道邱真人然何定要這白雲寺因北京地方王氣正盛知是久都之地欲借此盛地開一開壇演一演教二者白雲禪師應在南邊發跡開闢三江一帶地方若久在京都守着這白雲寺終難開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七回

宅

玄妙又有幼失依怙老來孤獨來出家者不過借吾門以棲身有何看破之事總而言之既來者則安之管他看得破看不破來在三寶地都是有緣人進吾門者不窮出吾門者不富既入吾門當體吾心上者參玄打坐中者誦經禮誥下者作苦做工亦可以了出家之事人所不能者我勉而能之人所不忍者我必忍之能者能絕情慾忍者能忍饑寒如此則過於人也要使心中空虛勿容一毫障礙勿起一點偏私不惟無人更且無我以我所無而魔從何有哉要在此虛無之中求道工夫自得若於做作上做工夫反失真道凡事量力而行不過不及識其大者成其大識其小者成其小傍繩墨而去循規矩而來雖不能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七回

宅

闢故此竟將這寺院占了使他好向南去普度眾生故而天地生人各有其所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或利於彼而不利於此上士修真必取其相生相應者而居其於相尅相防者則避之此謂得其地利也閑言少敘且說邱真人在白雲寺招集道侶不上一月便來了幾十位道友應酬事務各派有職司一時間開熱起來邱真人見道友們賢愚不等少不得開示一番邱真人對眾友曰所謂出家者出塵離俗也必先有一番看破塵俗之意隱居求道之心方可謂之真心出家也若一時妄冀成仙或因氣忿或貪安閑而出家者是借道為由而實妄頓其身也故猛勇心易起長遠心難得以道為可有可無所以終失

成仙佛亦不失為好也也不枉出家一場若止知挽髮是道削髮即僧五蘊不空四相未忘外面儼然衣冠內裡幾同禽獸名利之心不淡是非之心常存華為念只恐衣服飲食不及人僥倖在意常望所作所為皆如願如此之人雖說出家竟未出家名呼為道全不在道以此看來不及還俗歸家染苦為樂可必久戀玄門指道營生造下無邊罪過今生既不能超拔來世猶墮於苦海是今生之福果未得而來世之罪孽早種當自思省邱真人正言之時山門外來了十餘人俱是高長大漢你道這些人是誰乃是當年秦嶺山上打救真人的幾位好漢趙壁王能朱九等同着一夥弟兄到這白雲寺來却原他們昔日在

秦嶺山上救活邱真人被真人說了幾句罪福因果的話把他們提醒各自改邪歸正做了一個雜貨生易奔走幽燕之地却也可以度活日時一混十餘年趙璧李雄張建俱已老了只有王能朱九尚未留鬚他們聞聽人言白雲寺有位邱大真人是個有道之人去歲祈禱甘露普救萬民後來又算皇帝娘娘定生太子與白雲禪師打賭將一座白雲寺廟在手裡他如今廣招學道修行之人在那裡講經說法他們聽見這話大齊歡喜趙璧曰當年我們在秦嶺山上救活那位老師傅他牌兒上有邱某奉行之句敢莫他如今得了道否我們何不同到白雲寺去瞧一瞧張建曰我們常行在訪問有道之人今者或可遂願

七真傳

卷六

第二十七回

完

也未可知朱九曰只要他有道有德我等便拜他為師出家去罷趙璧曰朱兄弟之言甚是爽快於是大齊來到白雲寺正遇邱真人和眾道友坐在大殿院裡講這出家學好的言語見他們進來邱真人卽站起身來說道眾位好漢別來無恙趙璧等皆認不得邱真人了當下見問忙答曰蒙神天護庇得獲安寧你這老師傅像在那裡遇過一時忘懷敢乞明示邱真人曰不記秦嶺山上飯的道人麼趙璧曰道長就是當年指點我們那位老師傅麼邱真人曰不是我誰趙璧等聞言一齊下拜曰別後不覺十年有餘我等俱已衰朽老師傅容顏轉少真有道之人也昔日曾說過老師傅得道之後我等要來投奔望老師

傅將我等收留願拜在門下為徒不知老師傅意下如何邱真人曰昔承救命之恩至今未忘若說我得道我實無所得也不過仗道以開化世人嗟乎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昔日不過是警誡自己之意誰知眾好漢一聞此言洗心革面勇於改過不失為好人十餘年來守志堅實今者看破紅塵要來出家也是一庄快事但既來出家俱是前生積有善行纔能起這個念頭雖發心為僧為道必謹遵法言法訓當要慈心下氣恭敬一切不可使性縱情妄念千般更宜捨己從人最忌傷生害命勿謂我不如人遂起妬妬之心休言他不及我便生輕慢之意莫將好勝心凌辱於人休起輩高念驕傲乎已我不如他是修積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七回

半

未到他不及我是他時運未來道無大小更無尊卑不論富貴貧賤何分尊卑老幼有道者為大有得者為尊好學者如金如玉王不好學者如草如茅不貴金銀財寶只重仁義道德天子出家不為貴乞丐出家不為賤我當年幼失依怙蒙兄長提拔成人知與紅塵無分一心訪道修真後遇吾師重陽真人授以至道又蒙師兄馬丹陽深為指撥自斜谷分單之後深自勉勵大餓七十二次幾自殞命小餓無數苦難盡言然而我心如鐵石寧死不退初心越受磨難其志愈堅後在磻溪行苦工六年其中困苦曷可勝言嘗言苦盡甜來一朝頓然醒悟蒙天眷顧屢祈雨澤悉降甘露一時名動帝邦身赴宣召雖曰道果未成到

此地步亦非容易爾等既要出家當作斯念不以富貴動其心

貧賤移其志視我身爲已死之人今於死中得活當大起一個

念今修道人苦不遇即真入後世本爲教其共法則求個不死之法方可謂之至人也邱真人語畢趙壁等皆

唏噓流涕痛念真人當年修行之苦邱真人曰不到苦之極處

苦根不盡智慧難開今願爾等當於苦處求之受一番苦即退

一番魔障受十分苦而魔氣全消也真人語畢擇日與他們冠

巾挽髮俱各取有道號自不必題又說皇后自思我明明生下

是個女孩抱出殿去打了個轉却變成男孩把白雲禪師石

失一座寺院輸與邱長春這都是爲我一生出這投禍來又

恐白雲禪師心中煩悶遂命內侍宣禪師入宮安慰一番說爲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七回 圭

這小小孩子致使我師受累白雲禪師曰數理算定是鳳不知

邱長春用何法術換作男臣恐非社稷之福也皇后曰當今

以之嗣爲念本后也不敢言聖上得了這個孩子故邱長春

如神仙每日在御苑內講道談玄少回宮院白雲禪師曰昔唐

明皇在位滿朝文武稱張果爲神仙唐明皇以毒藥人酒中使

張果飲之張果連飲三盞口中說道酒無好酒殺無好殺說罷

昏迷半刻滿口牙齒盡黑醒來忙索御前鐵如意將黑齒盡行

擊落閉口片時滿口復生白齒唐明皇纔信他是真仙下降今

娘何不學唐明皇故事鴛鴦酒於案頭宜酒不死即真仙也暑施些小計 神仙也難逃

第二十八回 賜加封 后試道 戴金冠真人吟詩

丹成九轉盡純陽 入聖超凡壽命長

不有一番曲折事 焉能萬古把名揚

話說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命內侍到白雲寺去宣邱真人

皇后乃預置壽酒以待且宮內官兒奉了娘娘之命來召真人

入宮真人已知其意臨行不付趙李諸人速備二十四缸清涼

之水一字兒擺着待我歸自有妙用不可失候以候吾事用

臨已畢即同內侍入宮參見鳳駕皇后日前者真人算定本后

必生太子果如其言本后無以酬勞今則欽賜御酒三杯昇仲

敬意說罷命內侍捧酒至真人面前邱真人也不推辭連飲三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八回 圭

杯辭了皇后轉回白雲寺見二十四缸清水擺列廊下真人即

跳入缸內冷水浸着霎時水熱起來又跳入二缸內二缸水熱

又跳入三缸內一連跳了二十三缸到二十四缸水未挑滿淹

不及胸毒氣未盡毒火上升把天庭上的青絲髮沖落有三指

寬遠處看來就像如今半頭道士一般這且不題又說白雲禪

師打聽邱真人未死又進宮來奏聞皇后皇后曰飲鴛鴦酒不死

定是神仙無疑也白雲禪師曰或者酒毒未甚不致於死也是

有之臣聞神仙能起五金八石凡金銀銅鐵到他手中如泥土

一般要方便方要圓就圓道門有巾有冠巾者覆髮也冠者束

髮也今爲不知總而言之爲巾冠娘娘即以巾冠作金冠賜

他黃金 錠使其戴於頭上他若戴得穩便是真仙若戴不穩大齊取笑一番他必不自安無顏見人定退歸山林皇后聞言大喜又命內侍再到白雲寺宣邱真人入宮真人即隨內侍來到皇宮皇后見他天庭無髮即問曰真人額上何無髮也邱真人不慌不忙說出四句詩來

昨承丹詔赴瑤堦 王母與臣賜晏來
連飲三杯長壽酒 遂將頂上天門開

邱真人說畢皇后心懷慚愧本不欲再試道妙無奈已曾應允曰雲禪師之言乃笑而言曰真人果是真仙神通非小令人欽服本后御製金冠真人可戴在頭上配一配道相說罷即命內侍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八回

七真傳

官兒用瑪瑙盤捧出一錠黃金對真人曰娘娘御賜金冠請真人戴上以好謝恩邱真人早已知覺袖內帶有鋼針雙手將黃金接過運用三昧真火回黃金吹去其金遂軟如泥用針把金捶透將黃金穴在髮上用針挑着幾根髮插入金穴內針尖上又挑幾根髮前後勒住那錠金子可不是穩穩當當戴在頭上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不過欲取笑邱真人誰知與道門遺下個規模今日道友們所戴之黃冠即興於此也這話不題又說邱真人將黃金戴在頭上來與皇后謝恩日中吟詩一聯

塵承丹詔頌恩深 臣敢將詩對主吟
君子心中無冷病 嬰兒頭上有黃金

七真因果傳

真人吟詩畢皇后自覺不安站起身來言曰本后知過也真人諒不介意邱真人曰那有皇后之錯是臣久戀塵塵自惹魔障言未罷白雲禪師從屏風後跳將出來一把拉着邱真人曰邱長春也不是你自惹魔障是老僧魔障於你邱真人曰禪師乃四大皆空之人焉有魔障障於我者來實是我自取其咎也

貪迷世故戀塵囂 久戀塵囂魔自招
煩惱實由我自取 別人怎使我動搖

當下邱真人說了這四句詩歸咎於已原本白雲禪師不曾多事是真人偷龍換鳳魔障了他白雲寺故此他纔生出這一點障礙勸皇后置酒賜冠以圖報復若真人不占他白雲寺焉有這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八回

七真傳

一場是非故真人歸咎於已是天良不昧也後人勿以此勝彼敗為口實可也白雲禪師聽得邱真人自歸其咎禪師亦悔用意差失隨口也說了四句曰

讀過佛經萬事空 為何一旦心朦朧
說龍道鳳終無益 枉費心機錯用工

皇后見禪師真人皆各自任其咎迴光返照心中大喜正欲讚嘆幾句忽見宮人報道聖駕來也皇后即忙迎接聖駕入宮邱真人與白雲禪師齊來參見聖駕元主甚喜說道朕見二師不睦時常憂慮今往西宮故問方纔宮人報說一師和好朕龍心大喜故此離了西宮來陪二師閑談皇后又將二師皆各歸咎

曰已之句對元順帝奏了一遍元主大悅說是三教原無二理
僧道原屬一家朕今也要說幾句話賀一賀二位師傅

一僧一道在京華

僧道原來是一家

從此不須分彼此

共成正果爲菩薩

邱真人和白雲禪師聽得此言齊來謝恩元順帝對白雲禪師
曰朕已發皇餉與國師新建寺院待工程圓滿可將白雲寺佛
像移於新修寺院內另取寺名將白雲寺改爲白雲觀重塑道
祖神像以別僧道各有所宗爲千秋香火作萬世觀瞻素不負
二師保朕之功也真人同禪師重新謝恩元主命宮人擺設素
筵君臣共樂筵間又談了些道妙佛法佛以空空設教道以虛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六回

去

無爲宗空者無也虛者亦無也看來總是一理少時筵罷二師
辭了元主各回原處自不必題又說白雲寺出來那些僧人在
各廟內駐紮一日偶會在一處大齋商議曰我們好好一座寺
院被邱長春占了難道罷休不成內有一個好事的僧人自言
董風鑑若依我主意在白雲寺前面修一座西風寺管教白雲
寺大敗眾僧同致敗之由那多事的和尚曰豈不問風水怕人
破以我西風吹彼白雲何愁不敗何愁不散眾僧問言拍手大
笑曰妙妙當下做了幾本緣簿又有一個廣有文才的僧人提
筆寫了一箇序頭一齊來見白雲禪師求他出頭請幾處官衙
隨將西風吹白雲之話對禪師說知白雲禪師笑曰是誰阻你

們打造主意眾僧便指出那好事的和尚曰便是這位上乘菩
薩白雲禪師便問他你要起西風吹散白雲是何意也那和尚
曰晚輩欲與上人報仇白雲禪師曰我佛開教以來只可與人
結緣未聞與人結冤出家人四大皆空一塵不染有何仇之可
報乎昔佛被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我佛並無怨恨故此
諡位大雄不生不滅皆由能忍辱仁柔方能具足神通故吾門
以空說法空諸一切無人無我不聲不臭既無人我之見有何
怨之可報有何風之可吹況且邱真人與我原無怨恨這白雲
寺是我輪與他的又非他來強奪昨日天子曾御賜皇餉另修
寺院汝今捏造這些言語滋生事端倘天子知道降下罪來老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六回

去

僧擔帶不起你要修你去修罷說罷各自養靜去了眾僧聽了
白雲禪師之言陡然醒悟將起西風吹白雲的念頭霎時消化
把緣簿用火焚化依然散住各廟住下只有這會破風水的和
尚心中不服出來逢張劉李都說我化得有幾千銀子要在白
雲寺前面修座西風寺我這西風一起將他白雲定然吹散管
教他們那些道人一個也住不成他以為說些大話將白雲觀
道友們嚇一嚇殊不知道友們十個就有九個會說大話聽得
這些言語也散些流言出來說道叫他只管修等他修起我們
在前面築一垛高牆如扇子一樣等他風來我一扇扇去名爲
返風自吹自散忽一人大呼曰你們能返風我使去放火

第二十九回 受丹詔七真成正果 赴瑤池羣仙慶蟠桃

修成大道出迷途 纔算人間大丈夫

日月同明永不朽 乾坤並老狀玄都

話說那些誇大話的道友正講到他若把西風寺修起我們便在觀外修一堵照牆自古道雲怕風風怕牆這牆壁當把扇子風來時與他一搥那風便往回吹名爲返風話未說完那秦嶺梁上攔路打搶人的朱九在傍大聲吼曰只要你們能返風我便去放火燒他一個乾乾淨淨王能見他如此冒勢忙來喝住說他廟猶未修你去燒味等他修起之時再燒不遲眾道友聞言大齊笑了一陣誰知就有那好事的道人把這些言語傳將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九回

老

出去也是逢張對李胡說一番年代入了話柄還在相傳不實以爲真有此事說和尙修一座西風寺要吹散白雲觀被道人用個破法迴光返火把西風寺燒了其實並無此事不過那邊出了一個多事的和尙道邊出了一個講大話的道人你說過來我說過去惹動了那喜歡生事的人編成話柄有許多老修行在京地上生土長都把這座事攪摸不清白今依古書較正無訛庶使後世門人不爭強論弱則於因果有光輝也

自古說傳不可當

說來說去越謊唐

今人認作真寶事

屢把前賢論短長



又說邱大真人白與白雲禪師和好之後靜養之餘將修行工

七真因果傳

夫九九八十一轉輪爲九九八十一難以真性本情心猿意馬

爲本身所用以七情六欲三尸六賊爲外魔侵奪著成一部大

書名曰西遊記書成之後普道童送至集賢館獻與白雲禪師

白雲禪師是個大有智慧的人一覽便知也將那動中坎象靜

裡妙用六六三十六路外魔來攻本身以智慧神通生剋變化

著成一部大書名曰封神演義也今沙彌到白雲觀奉與邱真

人從此兩家合好白雲禪師此時神通具足飛錫到江南地方

開闢去了這一仙一佛著下西遊封神永垂萬古妙用無窮

兩部大書藏妙玄 幻由然作理當然

七情六欲從中亂 生出魔王萬千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九回

美

閑言不敘又說邱真人在白雲觀開壇演教講說戒律大開度世之門重興全真之道設規立矩以警後人又垂訓文以遺後世開叢林七十二座接立裔百千萬載三千功果八百行滿應赴紫府之選以成大羅之仙三十三天丹書下詔十月十九跨鶴飛昇是時也霞光靄映紫霧騰空對對金童而接引雙雙玉女以導行和風習習半空中幢旛飄舞清音朗朗雲端內仙樂鏗鏘宴時離却北京之地傾刻來到南天之門王馬殿趙見而拱手張鶴許薩笑以相迎朝至尊於金闕觀天顏於玉京俯伏玉陛之下凌霄殿前稱臣吾皇萬壽無疆大哉帝德好生上皇一見甚喜即命考校功程三官上殿保舉七真功德堪稱考

三五五〇五

功外功。長春為第一玄通妙於無極太極劉長生為
譚長真道心堅固名列三等馬丹陽清靜無為第四莊稱
八古一塵不染舉為第五王陽萬慮俱寂應在六名孫不
一智慧圓通首倡修行其功最大應該超羣然則遜讓一步者
則以他為始今以他為終也註明第七全始全終七真之果紫
府已標名姓今臣敢以奏聞奏罷天顏喜悅逐一勅封七真邱
長春封為天仙狀元紫府選仙上品全真教主神化明應主教
真君劉長生封為玄靜蘊德真君譚長真封為宋玄明德真君
馬丹陽封為無為普化真君郝太古封為通玄妙極真君王王
陽封為廣慈普度真君孫不二封為玄虛順化元君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九回

堯

上皇封贈訖劉譚馬郝王孫六人俱已謝恩只有邱長春不肯
謝恩三官大帝呼曰邱長春怎不謝恩邱真人俯伏玉陛涕淚
交流惶恐奏曰非臣不謝恩只緣道本難學仙不易成後世修
行學道之人如臣受那百千萬勞而不退初心者萬中難選一
也好最難學非學好不能了道臣有學好難本章上奏

悟道不易學好最難蓋學好之事非大力量之人不能學也
要能忍饑受凍忍辱受恥有時衣不終身食不終口日斷兩
餐夜難一宿無日不惹人嫌厭屢受凌辱言之酸心聽之寒
胆臣經歷千般苦處故知學好之為難也一好字而難學敢
望仙乎臣恐天下後世修行悟道之人不能如臣受苦受難

有學道之名而無學道之實也使臣無從化度有真吾皇榮
封之恩故臣不敢謝恩也伏乞赦宥

邱真人將這好難學奏聞上帝羣仙默然只見四大師內走出
一位星君你道這星君是甚模樣

生成赤髮赤面赤鬚赤心隨身金盞金甲金鐙雙足踏三
五火車追風逐電統領百萬貔貅降臨是怪無私人稱
鐵面雷公護法有感共尊先天靈祖

話說靈祖在位時聽邱長春奏稱學好之人有許多磨難無人
護持當時起了惻隱之心願作護法之神遂大聲喝曰長春
你只管謝恩後世若有修行之人學道之主他有三分修持我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九回

今

有七分感應他有十分修持吾便隨時照臨自有人辦齋造供
不使他忍饑受寒邱真人聞聽星君之言方纔謝恩又與星君
作禮把三個幾千觔重的擔子與星君擲在肩頭上少時上皇
退殿羣仙散班七真同到紫府參見啟祖東華帝君鍾離祖師
賓祖師又拜見師傳重陽真人東華帝君使紫霞真人引七
真到威儀館習學瑤池禮儀不日蟠桃會起以好朝謁高真到
期東華帝君引領新進真仙南宗北派五祖七真端望瑤
瑤見瓊樓玉宇金闕銀宮珊瑚為欄赤玉作階金碧交
映祥光掩映異香馥郁瓊林玉樹之中鸞飛鳳舞金
虎嘯龍吟玄鶴梅鹿青獅白象皆配成對鳳輦龍

車轡與鶴驂世無其雙說不盡瑤池莊嚴表不完崑崙美景且說東華帝君引着新進羣仙參拜王母王母待以賓客之禮少時間聖真如雲而集王母接見啟問已畢依前會古規各有次序只有新進諸真必待主人安排西王母曰新進羣仙對此上聖自不能逐一參見今可便宜行事立在丹墀向上三拜普同一禮王母分付畢東華帝君引領羣仙跪於瑤墀三禮九叩拜畢王母逐一安位樂奏鈞天歌舞霓裳席上珍品難以明言皆非塵世所有許多仙童傳杯遞酒無數玉女把盞提壺有數十童子手提紫竹籃筐凌空飛走直登樹梢摘取蟠桃從上而下傾刻滿筐滿籃仙吏仙官互相轉運須臾盈庭揀選最大者上

七真傳

卷下

第九回

全

奉天尊大聖其次者供養大羅金仙三真正神再次者賞結蓬島散仙侍衛人員一切眷屬其桃非容易而食要有修行的人方可得也後世門人有欲慕此桃者也學七真用心苦志修行得道成真參拜瑤池王母必以蟠桃賜汝吃一顆壽活千年不老長生會畢千真萬聖各回天宮七真隨東華帝君轉歸紫府這紫府在方諸山上這方諸也與崑崙相似但不及崑崙之高其大其中也有四時長青之草八節不謝之花亦算天官第一境界不易到也詩曰七真因果永流傳惟望吾人習妙玄受得人間無限苦定做天上逍遙仙

七真因果經傳卷下終

七真因果傳

返魂萃英

乙亥年九月

山東煙台慈光社印

中華印書館存板

三五—五〇八

中國道教協會藏書

叙
按此書之命名。即返魂丹之變體也。蓋返魂丹者。係於壬申夏間。我純陽祖師。念切普渡。特於升雲壇中。會集仙佛。飛符垂訓。用以開化。書成。顏曰返魂丹。蓋其中命意措詞。均係現身說法。事確情真。捧讀一過。快心悅目。誠驚夢之晨鐘。破迷之金針也。謂為返魂。逼真名稱其實。逾年。濟佛奉命。以升雲祥光四繞。瑞氣上騰。改壇號為慈光社。從此主壇者。聖帝。輔之者。濟佛與我祖師。其間一切規模。較前大不相同。是以聖帝於去歲降壇。特命輔法帝君。與靈佑帝君。將前所出之返魂丹。以四冊編成兩冊。佛門一冊。名西天指路。此一冊名返魂萃英。其篇首表列之仙銜。與發端之詩詞。及生平事跡雷同者。概為改正而刪除之。至其原訂之篇次。亦均以先傳後記。移置得當。以便閱者醒目。此無他。蓋以當今之世。正三合收圓之日。有此書之助化。可

返魂萃英

煙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以收效於將來。故為重行釐訂。以變其體。既省印費。又便攜帶。用以遍佈天下。誠易易也。我聖帝為渡化一事。其謀慮之周到。與盼望之懇切。可謂心血嘔盡矣。讀是書者。其能仰體此意否耶。
民國乙亥年慈光社弟子奉命 敬序



手捧太極下大羅
 灵英顯化仙跡多
 度尽眾生離塵苦
 方遂婆心樂謳歌
 輔法帝君讚

返魂萃英



足步芒鞋遊
 大千因果位
 受極樂天終日
 法舟渡塵苦
 半是添諧
 滑稽設
 孚佑帝君讚

三五—五〇九



新明天氣曙
光寒執塵杖藜
站雲端一片
婆心救世界
面目全身
爾再為
誠意帝君讚



慣吹玉簫
尋知音雲
中顯像露
半身玉人已歷
千百歲為何
猶比弱冠人
孚佑帝君讚



一片丹心垂灵光苦度
震生日忙拈花已露
玉液竟雲霞不朽道
味余

輔法帝君讚

返魂萃英



遙指天心
下碧天
仙踪縹緲離
蓬瀛居憐大
地多煩惱日
垂沙箋敲去鐘
輔法帝君讚

三五—五一



倏然九霄一
靈官濟世活
人達萬千方
壺島中推
第一無量
功使人羨
乎佑帝君讚

返魂萃英

孚聖純陽祖師鑒定

元陽帝君

闢化真君

同降監壇

輔法帝君

普濟帝君

同降招待

王靈官降鎮壇

純陽祖師降陪駕

諸生肅靜恭候

返魂萃英

玄玄上人

我已經數次混沌。所有事實。史冊未載。即通鑑之說。亦不詳也。今將吾之如何看破紅塵。如何修道。如何得道仙去。爲爾等詳言之。以備後世修道者參考。作爲標準可也。我降生之日。母夜聞鈞天之樂。異香滿室。及長聰慧異常。賦性好道。夜夢天神謂我曰。子好道多年。而未得長生之法。子向下多作好事。中元上人汝師也。爾力作善。自能感格。仙師傳法。予一驚而寤。自念此夢。定是神人指示。遂竭方作諸功德。努力修諸善功。行凡七十一載。一夜坐於月下。聞鶴唳之聲。見一老者自天而下。予甚驚異。叟曰。子勿驚惶。我中元上人也。念子虔誠。修諸功德。故特來授爾玄術。我遂再拜。師口授吾。凡一夜始盡所傳。師曰。子今得玄術。切勿急煉。當再培陰功。免他日行火時。有種種魔障也。予聞師言。不解魔障爲何物。師曰。即天地間暴戾之氣也。隨人而化。亂

人心君。苟得久視玄術。如功德不滿。亦不可行火。懼其擾亂也。甚或有功德不足。而行火喪命者。初我前渡之品光子。積德四十年。吾授以玄術。告彼多積功。再入山不遲。彼負功已將滿。遂入鹿鳴山中。行火。凡三載。爐火外散。彼慌恐失神無措。遂得驚狂之疾。半月餘。遂卒。故有道必有功德輔之。不然。大願難成也。吾遂再拜受命。師遂去。予出雲遊。立諸善功。又四十五載。方入深山。煉此不死玄術。凡十二載。神功始成。遂出山雲遊。處處接引善緣。住世四百七十二年。始升天去。歷觀盤古以來。成道者不下萬餘人。半皆功德積成。當今之時。三期已過。末期又來。而諸仙佛。處處飛騰設化。冀挽人心於已死。凡世之修子。既入吾道。當以立大功德為目的。切勿躊躇進退也。須知浩劫遍地。處處災殃。俯首下視。惡氣直冲霄漢。誠可悲也。故逢此末期普渡。知者趁此機會。修諸善功。不惟能保其家及其身。並可登仙成佛。是誠萬劫難

返魂萃英

一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得之良機也。此機若失。萬劫難逢。切莫甘自暴棄。後悔不及。有緣之子。若見此書。總當竭力修德。有力者量力作諸善事。無力者修諸苦功苦行。亦大功德也。果能竭力為善。天宮自然掛號。紫府自能標名。小則降百福其家。蔭其子孫。大則超凡入聖。永脫五劫。與天地同古。自在清閒。其樂何如也。即有衆生念差失足。有大罪孽。苟一旦回心改過。向善。亦必名列仙籍。其與無過修道者。修成則一也。切莫灰心功德。自暴自棄。永落沉淪也。今日吾本無暇來此。經逢來諸仙之請求。吾故特來少談化世。此書一出。凡見是書者。即是有緣。無過者加勉。有過者立功補之。吾經混沌以來。已久隔塵囂。須知我言不汝欺也。大地有緣。速出苦海。跳上道岸可也。

靈寶道君

今日經諸仙邀請。吾故乘暇來壇。將吾修道事實。為爾等告之。憶昔日看破

浮生一溜烟。沉淪苦海。幾時上道岸。纔放下塵緣。不想置身青雲間。惟閉習作禪。將靈台清淨。得皓月長圓。枯坐七載。未見半點靈驗。我自念頑空。恰似野狐仙。因常思念。功行七載。丹不成。不如訪師求真傳。遂棄家雲遊四方。誠心訪道。急結仙緣。奔走數載。未遇仙。心緒已亂如蓬轉。自念雲遊為訪道。至而今。數載未得傳。他快欲返。遇見一老者。策步如飛。似甚康健。不由自納罕。定是異人在世。度有緣。急跑近前。揖之問根源。老者曰。我年已四百餘。體康健。有妙藥長生丹。若能服一粒。壽同天地。作神仙。俺急忙叩妙玄。老者曰。欲得長生法。須加功德。你休求得兩耳。須知這玄術。價值何算。予遂乞哀憐。老者勸我回家積德。善轉瞬杳無跡。我驚訝萬端。聞笑聲在長空。急忙抬頭看。老者站雲端。指揮彩雲。布成四字玄玄上人。我急忙叩拜盡虔。瞬已杳。暗念曰。求仙全憑功與德。若無陰功。難遇仙。我回家作善事。積功德。準備一千

返魂萃英

三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三百善。定要作個長生客。逍遙自在仙。及至家。見善盡力為。努力造福田。無事即尋些苦功。積些善。苦修二十載。那一日。蒙道祖降我家。玄妙傳。謂我功德尚未滿。再積些功德。方能入室煉金丹。我再拜受教。道祖欲去。俺送至街前。轉瞬失所在。我遂回家。貨了些莊田。積功德。行三載。入室神丹煉。三年功始成。棄家度有緣。雲遊十七載。玉旨下。駕雲起。說果玉清天。這是我生前修道之實事。托出和盤。勸爾後世修子。多積功德。自然仙。書成傳大地。儼同救生船。有緣者修功德。到他日功滿入諸天。這一部天書若告成。真是衆生奇緣。吾之言語。其各勉旃。

魏伯陽

吾之里居。與昇仙之事。實均詳載仙傳中。姑不多贅。茲將我飛升後。有一二小故事。為爾等言之。其一為劍誅妖道張三。張三。東遼人也。習採戰

之術。有邪法。能點石化金。隱寓茅山蓮花峯下。有徒三四人。皆富豪子弟。慕其術。崇拜門牆者也。初以多金買民間之及瓜女子。恆見其中七八人。多則半年。少則數月。未有不瘵亡者。初尙命其徒。於人間買之。繼用邪術以盜。故良家女子多受其汚。彼煉此術。計不滿五秋。而死女子不可勝計也。當是時。上天大怒。命雷部殛之。又被其邪術所汚。墮二龍於茅山之隈。此二龍勢將就危。恰吾雲遊至此。見之不覺大怒。是時其廬前妖氛惡氣。直冲霄漢。吾即入定。察其罪過。見惡籍中批云。若以雷殛。雖死猶有餘辜。吾復幻一書生。察其動靜。至其廬扣門者再。有一人出應門。問之。彼言三峯其師也。命于少待。進通客室。少頃。其人復出相送。隨之入。見室內置一高座。有一道人坐其上。予即知其三峯也。室中女姬不下數十。皆面黃肌瘦。予不覺心頭火起。默運三昧之火。意將焚此妖區。而妖道甚點。問曰。火起無名。將何所用。予應之曰。

返魂萃英

四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燒盡道中罪人。話未竟。慧劍已刺其喉。彼未及防。遂倒地。上呼吸猶如遊絲。予復割其頭顱。遂起三昧之火。焚其妖屍。其徒見此。叩首不已。予念此數人。害人罪狀。罄竹難書。並皆決其首焉。自此而諸女姬無主。均星散矣。予復咒盪水。滿二龍身間。霹靂一聲。騰空而去。此張三峯之罪狀。雖探補能卻病延年。而天譴實難逃矣。後世有習此術者。務急歸正。以免雷殛。姑錄之。以爲鑑。可也。

其二爲救孝子田以坤。以坤貧無立錫。父早歿。事母至孝。母疾喪明。而以坤在村。傭工自給。值麥黃時。利那入山中。時方午。鄰家不慎於火。連及以坤之宅。其母乃一瞽嫗。忙迫中號聲甚慘。是時四走無路。而以坤耳熱眼跳。念家中必有苦危。緣其天性大孝。急奔至家。而門窗盡火。殆不能救矣。聞其母之求救聲。急投火中尋母。而其母固無恙也。而孝子亦未受傷。初未遭回祿時。

予雲遊至此。見緋袍者。執法旗號令指揮。予念及其家。雖前有微譴。然孝子節婦。亦可補其祖上愆尤。故以坤在山中。耳熱眼跳。皆吾所爲。特欲試其孝行。真假耳。果然名未虛負。越三四日。予又造門拜謁。留三日。盡吾之談。予遂西去。後以坤之母謝世。彼遂隱於武當。結廬香爐峯下。後道成仙去。使當日以坤非孝子。豈能救其母。豈能成其仙。故孝者修仙之根本也。

混沌子

憶昔日悟澈世事。水月鏡裏花。俺纔訪至人。芒鞋跑破。走遍天涯。雲遊數載。處處留心看。細尋訪。那裏有個仙家。幸我志不忘。虔心訪察學丹砂。總是俺功德不足。披星戴月奔還家。看一看。歲月已逝。朱顏改。何異雲抹殘霞。我焚香發誓願。要把善功千三培下。他日遇師。倘蒙宏慈傳我法。我定要普渡衆生。力積功德如恆沙。俺從此立功德。那管囊中錢多寡。惟儘日見善即爲。非

返魂萃英

五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虛誇。積功正七載。夜夢神人謂我曰。你功德已將滿。此番雲遊訪至道。定能遇仙家。恍然醒。喜得老仙眉開眼花。次日收拾些零星碎銀。棄家訪丹砂。月餘抵匡廬。終日踪跡滿山中。遇見個老人。髮如白雪。面似紅蓼花。腳踏木屐。身服破黃綢。風清而月朗。飄洒一仙家。俺趨而前求印證。老人半响笑而答。我名浮邱公。原與爾有緣。分當授爾法。予再拜稱師父。老人口授半日。我已心領而神會。火候層次功法。辭恩師出匡廬。奔程轉回家。俺復積些功德。行些善。半載入室煉丹砂。行火凡三年。神丹成。工夫罷。諺云。雲遊四方便是家。俺遂出遊。渡些有緣人上寶筏。飄蓬十四載。功已成。果已滿。感得上蒼丹詔下。駕雲冉冉升。果真是功德積多。樂應他。勸爾修子。勤把善來積。功圓滿。踏雲霄。終日行樂無碍無罣。逍遙自在。白雲是我家。

壽華子

憶昔日學長生。不學迷徒眠大覺。你看這飄零秋色送涼風。黃葉兒飄飄落。寒砧將作聲。北雁南飛。哀鴻啼長空。韶光最易逝。俺雖非智者。却看破浮生。因此力作善。積陰功。貨產賣田救貧寒。俺想開錢財事。臨命終帶不得分文行。常言道。有錢難買金剛體。俺纔把道味寧。不被名利鎖。要學長生。那怕這饕餮不給。但保這丹道性命。冀遇聖師。傳我這無字經。修我的性中靈。靜養的方寸。空空洞洞。那一日逢一老者。策杖而行。滿酒仙骨。飄飄然有出塵之仙風。我急忙趨向前。盤問仙師道號仙名。老仙曰。我生於混沌初開。與五老同時降生。我受那東方氣。名叫木公。今日你有緣。千里來相逢。你真不枉叫鬱華子。緣結幾生。我傳你玄玄真經。保你透金石而無礙。步日月而無形。你切要功德勤動。積你君光陰一擲梭。不留停。早積功行。我再拜而受教。恩師授我道法。半日間。誦我曰。爾已會玄奧。我的錦囊已罄。你從此切

返魂萃英

六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要盡力培善功。語畢。師已失所在。俺望空膜拜已。徒步回家中。焚香禱天地。答謝神靈。默佑我鬱華子。得了丹訣長生。俺自此見善盡力爲。修功行。積善十八載。動起爐火功。運離火。鼓巽風。煉得那陰氣剝盡。一陽復生。恰似春雷動。一團和氣之象。惹得那妖魔試我丹功。遭四次天魔。我自守個寂而不動。管他甚麼鬼哭狼聲。俺一意守中宮。任他設法擾亂。我鼎內的丹兒正熟時。如彈丸。似朱紅。納入口間。咽下腹中。咕嚕咕嚕一聲。落在那南化世界。一個牟尼。恰似那夜明珠懸掛當空。心兒似古鏡。不磨豈能明。守得個靈台纖塵不染。乾乾淨淨。俺從此大道已成。遊四方普度衆生。飄蓬十七載。滿了三千善八百行。玉旨勅下。駕雲而上升。上了碧落天玄法宮。眞真是逍遙自在客。靈性兒。煉成萬古不油的夜明珠。日遊非非天。興時遊玉清。玉帝選時。穿起我的道袍。登上我的芒鞋。執我的葵杖。戴我的簪等。徐步白玉京。這是俺

鬱華子事實對爾講。有緣人見此書。早積功行。你千三善滿日。我引你到碧落天。逛一逛玄法宮。那時節你可無愁事。樂無窮。全虧了我鬱華子。這一席話兒將你點醒。你只要力積功行。培福田。也不用你領情。

文昌帝君

吾司人間祿福。故舉一二事故。爲諸生言之。萬歷間。順天張風。名士也。家道小康。妻林氏。里有四德之稱。而張風尤攻讀不輟。一日散步門外。見鄰女風致娟好。頓起惡念。而女家故貧。暗以利動之。託賣花者劉嫗。風示其家。爲其母大相詬罵。嫗潛遁回覆。張風慾念火熾。日伺其女之隙。越數月。散步郊外。遇鄰女偕二三女伴。採山菜於隴畝間。適山中有野獸大吼。諸女伴驚走東西。而張風惡念膽生。隨女之所之。尾之。至無人處。遽前強姦。而女秉性貞潔。堅不允。竟致殞命。彼即暗埋於叢塚中。遂歸。鄰家失女。凡山中蹤跡已遍。諸

返魂萃英

七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女言。初時聞虎嘯聲。即分散。家中以爲葬虎腹中。其母朝夕思女。半載喪明。又無親族。因餓而死。後張風赴秋闈。頗以文名自負。榜發時。竟落孫山。意憤憤不平。私以沒頭帖。黏於學憲門前。謗試官受賂。而試官險被擬斬。自此又常爲人創訟詞。混亂黑白。能使直者曲。曲者直。一日吾命朱衣神。勾其魂魄。及至。吾將祿籍令彼閱之。意其尙能遷善改過。謂之曰。爾本二十五歲遊泮。並立子。三十六中亞魁。因爾強奸斃其二命。非但科名無望。且促爾壽三紀。爾後非但不知改過。挽天之怒。且又刀筆魚肉鄉民。混淆黑白。若不速改。天譴立至。遂使朱衣神送之歸。及醒。乃仍無改過之心。且謂妖夢不足憑信。惡行如故。一日家中夜間失火。竟遇於難。次日火熄。鄉里尋其屍。已焦頭爛額矣。自此家破人亡。雖薄有田產。皆爲族人瓜分。彼雖遭此境遇。報不爲慘。世之有經綸而無利祿者。當返躬自省。須知因果。天理循環。豈能差毫

髮也

吾再將徐步蟾登科事。爲爾等言之。徐步蟾者武進人。家饒於財。攻讀寒窗。慷慨有義士風。鄉里有貧者。竭力周旋之。一日遊於通衢。見遊人如堵。似有哭啼聲在中者。因往步就之。見一麗女。持父柩而哭。因問何故。其父自言。王姓名春畦。因富室楊姓。豔其女美。誘入博場。其中博徒。皆楊姓之黨。凡數日。擲輸不下三百餘金。貧無以償。楊姓風示。欲娶其女爲妾。時引惡棍恫嚇之。當時楊姓言寬七日爲限。若過期不付。即差人迎女。明日即至。期是以悲耳。步蟾聞之。大罵楊姓富而不仁。時楊姓之黨。亦在觀者中。謂之曰。汝一書生耳。徒抱不平之氣。有何所益。苟能代償王春畦之戲債。方算大丈夫耳。不然。於汝何干。步蟾聞言。謝之曰。苟能爲力。吾所願也。遂告王春畦曰。三百金非難得。予當爲汝湊之。王聞此言。頓首見血。約以翌晨相見。徐遂歸。至家多方

返魂萃英

八

烟台中華圖書館代印

湊貸。始足其數。次日候王於門。則王攜女見徐生。膝行而前。徐生當以金付之。王及其女。復叩首而去。尋富室楊姓以金付之。楊無詞。恨徐步蟾之破其謀。日伺其隙。適有妖人金維勤。係白蓮教徒。妖言惑衆。被有司拿去。楊賄賂上下。俾妖人誣徐步蟾爲同黨。事成。許以相救。妖人允之。次日即有皂役數人將徐步蟾索捆進衙。有司升堂。問徐生同黨者幾人。徐不知所措。心知已遭不白之冤。上以籤下。勢將動刑。忽見一位神。環眼虎鬚。怒目堂上。眉皺欲裂。怒曰。若再瞞瞞如是。吾必決汝之首。上下均皆失色。瞬息不見。官雖受賂。恐遭白刃之誅。竟屈意縱之。其案遂消。會徐生赴試。連捷春闈。一日予念其爲人。思以勉之。命朱衣神引之來見。予謂之曰。爾命至薄。命亦無子。終身科名無望。且三十五歲雙月當替。四十二歲壽盡。念汝爲人慷慨。濟貧救急。又救王春畦父女之散離。非但八字不賒。且福果叢生矣。是之謂命由我造。福

自己求。吾已文請。上天加爾壽二紀。祿至三品。賜爾一及第之男子。復勸其向下多培善功。前程未可量之語。復命朱衣神送之歸。及醒。竊自喜。更學爲善。後官至大學士。次年妻舉一子。後亦成進士。子孫世代昌盛。此清朝乾隆間事。即此時。其子孫亦武進之望族云。使徐生無慷慨之事。救難濟急之心。即科名亦夢想難到。而子嗣及其期。是不更難乎。吾望大地衆生。存心爲善。則前程之亨泰無量矣。

萬星教主

我已經數混沌。我之事實。仙鑑未載。今將吾修道實事。爲爾等言之。我降生時。母夢白蓮滿空。及生育時。異香滿室。稍長頗聰慧。凡經傳過目。即能成誦。及長文名大謨。予無心青紫。好談吐納之術。意欲尋師。乃高堂年老。竟未敢離膝下。一日夜起納涼。見地上白光滔滔。於次日持鉢開之。見一小箱內。貯

返魂萃英

九

烟台中華圖書館代印

書數卷。閱之盡仙人吐納之術。大喜欲狂。自此遂閉門精研。載餘。吾母謝世。予哭泣悲哀。將母殯出。吾自念心事已了。遂竭力作諸善事。凡見貧寒者。悉皆周濟之。行之十四年。遂棄家入鶴鳴山中。結廬山下。行爐火之功。煉神丹。行火五載。神丹始成。遂棄丹房。出山作四方之遊。到處宣揚妙法。接引善緣。住世百餘年。功果方滿。一日聞仙樂隱隱。吾知功行已畢。遂解去。上朝玉帝。帝嘉吾大孝。命我統轄天上星宿。吾之證果。大概如此。今日之來。蒙孚佑帝君邀請。吾故趁暇來壇。自愧世外之人。久疎文墨。姑將吾修道成仙之實事。湊成半篇。庶書成之後。傳諸各地有緣之子。當不置之迂腐。吾在世之行。雖不足爲法。望有緣之子效顰之。即登仙成佛。當亦不難也。且當此世道到處浩劫。實令人目不忍觀。苟靈根不昧之緣子。趁此機會。早早回頭。努力作諸善事。則庶幾仙可成也。佛可證也。苟不猛醒。仍執迷於名利之場。恩愛

之鄉。迷失本性。猶自洋洋得意。絕不計終日沉淪苦海之中。苦去苦來。吾未見其安閒。亦可哀已。吾望書成之後。衆生其各盡力。廣爲流傳。則實造福無量。且使有緣者見之。回心向善。亦可同登覺路也。吁。百世勸人以書。此言誠不謬也。書成傳之大地。定然向善者奮勇競前。作惡者亦宜回頭也。望爾有緣之子。其各勉諸。

黃龍大仙

憶當年俺訪道玄。走盡天涯畔。兩足胼胝。俺的志高。俺的意遠。心如鐵石堅。俺遇見丁令威。在那武當山。家道祖道法傳於俺。這真是踏破芒鞋無覓處。是這等奇遇。幾生的仙緣。俺遂辭師。四海訪侶伴。好備這法財。偈地言妙玄。走盡天涯。竟未曾遇見箇有緣。奔波四五載。纔訪着梅夫趙士園。俺遂混俗和光。煉這大還丹。十月胎成。三年乳哺。俺又到武當去面壁九年。俺的丹成。

返魂萃英

十一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離了古洞武當山。普渡有緣。世俗人難測俺的隱顯。扶危濟困。拯難救苦。全憑俺這道法玄玄。俺作這種陰功。廣積福田。自丹成至升天。屈指算來。正正的五十七年。苦行立下了八百功德。培了千三一。俺遊於長安市間。耳聞這笙歌嗽嘈。舉目抬頭看。見一天使。勅旨兩手攬。俺不覺自喜怡然。俺黃龍登上雲鞋。拜母瑤池天。

廣成子

我道成於上古。曾渡一童真。是童名喚賈壁。年方十三。在學攻讀。吾一日靜坐崆峒山古洞中。慧眼下觀。見綿竹縣中。賈家村內。白光數條。知有有緣人。吾遂駕雲遙望。見賈壁放假歸家。吾遂按落雲頭。幻一書生招之。壁甚詫異。不覺至於近前。因叩以何事。吾謂之曰。吾有道術。能千變萬化。遂將吾手中持之葫蘆。望空擲去。有無數蝙蝠自內而出。又少頃。顯出浮屠七級。玲瓏奪

目。壁見之。手舞足蹈。問予可學否。予應之曰。可。遂將葫蘆收回。壁求借觀。玩多時。不忍釋手。予謂之曰。吾名廣成子。隱崆峒山。已數百年。壁聞吾言。觸動靈機。知吾仙人。跪求錄爲弟子。予謂之曰。是不難。要在心誠否耳。固求乃允。予念其塵緣尚未了。未卽引之去也。臨別囑之曰。他日至無可奈何之地。可尋我大山中。遂別。壁歸家。憶吾之形音。如在目前。越月餘。思意漸忘。會其母以疾卒。半年其父相繼亡。孑然一身。田產盡爲族中惡棍霸去。壁無計。不勝悲咽。忽憶當日吾之所囑。遂南向尋吾。經月餘。盤費已盡。兩足胼胝。受盡辛苦。遂丐食。逢人輒問我之名號。丐遊半載。始遇予山中。見予持杖大哭。予謂曰。年方童齡。歷百難而不退。儒子可教也。遂授以九轉丹訣。靜修三年。丹自成。吾復命其混俗和光。救難濟苦。接引有緣。居世凡十七載。千三功滿。遂拔宅飛升。往古觀之。童真修仙者。寥寥無幾。惟賈壁與韓仙朱涂而已。

返魂萃英

十一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馬成子

憶昔年棄家學道慕神仙。奔盡五嶽。遊了許多名山。總未把神仙遇見。不覺豁然。後遊至匡廬。聞人言。山陽有座白鹿洞。洞內有個老神仙。俺越嶺拾級而登。遙見一片黃雲。却失所在。洞天少頃。見一童兒。俺遂近前問路。童顧予曰。君馬成子乎。予不覺詫異。打個寒戰。問童兒幾年幾月成的仙。童兒曰。吾並未成仙。特來指爾道中玄。看汝誠心訪道已多年。不知功德爲何物。虛心要想成神仙。你看甚易。我看實難。君試思之。天上那有個無德之神仙。有道是地仙善三百。天仙善千三。俺應曰。未立功德。先訪玄。訪得道法煉神仙。丹熟拋却黃房去。混俗和光積功善。童兒鼓掌曰。仙若如此容易成。大地凡人盡登仙。吾又曰。恐其志不堅。功到自然成。火到豬頭爛。大地凡夫俱如此。準備滿地盡神仙。童兒曰。談何容易。行恐難。若如君等定難仙。疑心可在紅

塵地。行踪恐污匡廬山。俺聞其相識。相向顏。掛之曰。求仙兄你費心指示。俺那白鹿洞天。童兒曰。吾師現在正酣眠。那容俗客相攪纏。嘯我在此相等。勸爾回立善千三。予負氣相別去。自己尋覓這洞天。見滿山白雲。竟未遇這古洞天。時日已銜山。越了峻嶺崇山。失路所在。嚇的俺魂飛九天。無奈何。蹲在峭壁間。嗚嗚虎叫。心驚胆寒。又恐果獸腹。又恐落下淵。時已夜深。心中倍常的辛酸。自謂曰。信是無德難覓道。信是無德難遇仙。懊喪不已。深夜中。打了多少寒戰。天已將曙。聞童兒遙相呼曰。馬成仙人。你為何身負峭壁間。俺家差溫求垂憐。童兒越壁如飛。負俺落下淵。謂我曰。你回家當竭力功德。廣培福田。力行四五年。你再來此山。遂送俺出山。可憐了許多加勉。俺念當初有興而來。回至旅店。收拾行李。咱再作個敗興而返。從今後纔知道學神仙的難。一路上曉行夜宿。走了月半。纔抵家園。伯仲兄弟均來相見。甚多藏

返魂萃英

十二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鋒譏辱俺。俺着實無言。每日力行功德。也不管這莊田。行凡五載。想起當初童兒言。收拾行李。要重到匡廬山。於是辭家。那一日到了廬山。童兒早在等候俺。謂我曰。有道是真金。那怕火煅煉。這番德重。師父定然道法傳。行不多時。白鹿洞天在面前。童兒推開洞門。見一老仙。靜坐冷蒲團。老仙曰。吾爲白石生。登仙已千年。見子誠心。衣鉢分爾傳。予復展拜。師談論風雅。盡是玄玄。信宿四宵。盡得其傳。師命俺出山。俺遂別師。童兒送至山外而返。俺遂歸。謝絕塵事。煉還丹。行凡七載。丹已成。千三功已滿。那一日值鄰家飲酒。客四五人。俺亦與焉。酒至半酣。祥雲冉冉。白日羽翰而升天。勸後世之修子。功德切莫輕看。我若早立功德。何用重進廬山。看起來無道有功能仙去。有道無德難成仙。爾等以吾回家專心功德爲法則。庶幾功多不難入九天。

王仲都

想起當年拋妻子。不戀莊田。看破浮生若夢。一心訪神仙。收拾了行囊。先奔終南山。行了月餘。遙望不遠。終南在面前。俺遂在下少憩。坐石上。身體困倦。不覺已入南柯間。見了個牧牛童。在村外吹鐵笛。聲韻悠揚可辨。其曲云。春花秋月自榮瘁。幾日芳滿園。至而今綠葉叢叢。却少紅一點。怨東風吹謝。幾個燕子。簫間呢喃。不知秋之將至。真令人辛酸。曲終。又見一童兒。亦持一鐵笛。信口而吹。其曲云。御風列子何處去。空令人憶其當年。嗟春花已萎。嘆皓月不常圓。聞斧斤聲。却是在月中盤桓。噫流光易去。人何不樂而學仙。曲終。餘音彷彿。隱隱猶在耳間。予不覺嘆其工絕。自謂曰。此地牧牛童。風雅若此。此地之人。亦可想而見。怪得神仙多住在終南山。方驚訝間。豁然而醒。方知夢景。遂信步而入山。行了半日許。越了許多峻嶺。拜了許多仙觀。日已薄暮。俺尋途出山。休於旅店。擇了個清靜所在。跏趺而參禪。時夜已深。

返魂萃英

十三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聞空中言曰。棄家千里訪道玄。看破恩愛名利關。惜乎此來無功德。恐遇至人道不傳。傾耳聽之。聲似出於壁間。只此四句。遂寂無聲。予亦就寢而眠。及醒。日上三竿。急忙盥沐。用些早飯。憶昨日牧童之歌。及夜間詩聲。定有仙緣。遂復至終南絕頂處。却似有一洞天。遂拾級上。哈哈。果然果然。急忙叩洞門。內中應聲曰。何人求見。俺答以王仲都。拜訪道玄。內似老叟聲。咄咄。未晚未晚。我問你培下多少功德。作了多少善事。前來訪道玄。俺答以回心向道。離田園。未及作德。赴終南。今日相逢願受教。老師慈悲或垂憐。內又曰。欲求地仙者。當立善千三。欲求天仙者。當立善千三。你無功無德。妄想作神仙。你總然甘言蜜語。除有功德外。打不動老仙的心。你總然苦求得舌敝唇焦。亦徒然。俺聞此言。若喪膽。心知無法動這神仙。慈悲心。急忙離了洞口。附攀而下山。仍尋舊途。返回旅店。夜宿逆旅。不由得長吁短嘆。不尤人。不怨天。

只埋怨自己作事差。無有功德。忙赴終南。訪神仙。若說無仙緣。已與仙人隔。洞門問答了半天。若說有仙緣。却未得玄玄。快悔了一夜。次日收拾行李返家園。行了月餘已抵家。焚香禱天地。誓立下善功千三。俺從此作種種之陰功。廣積福田。行之七載。張建先頭門傳玄玄。又歷五載。內丹已成。外功已滿。駕雲冉冉而登仙。

東華帝君

憶當年。渡走了漢鍾離。飛升蓬萊天。又渡韓雲湘。再有終南山趙玄玄。韓雲湘。還東人。事母至孝。家素封。他飄蕩半世。纔回心向道。學神仙。有一日。我靜坐古洞中。偶然間心血來潮。兩耳如炎。我悶悶離了碧落天。降臨塵寰。雲中開看。見遼東蘇家村。紅光匹練接霄漢。我不由心中暗算。知道村中有好道的學神仙。我遂按落雲頭。降至蘇家村。指點指點。到其門前。俺復暗打算。幻

返魂萃英

十四

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一遊方道人。賣藥其門前。值其門前點。俺高聲曰。賣的是還陽草。長春散。外帶延年益壽丹。他實在有緣。聞俺言語。急忙跑向前。問俺的還陽草。長春散。益壽丹。要價多少錢。俺答曰。不要錢。不要錢。世人若欲買。要善不要錢。這還陽草。長春散。要你八百苦行。這益壽丹。要你一千三百善。這幾宗藥。童叟無欺。你要服之。管保你身輕如葉。成個長生不老仙。你說價錢高不高。你說價錢廉不廉。他聞我言。跪倒於俺前。俺勉之曰。要想成佛亦易事。若想做仙固不難。只要你勤向善。你多積善因。廣培福田。你可盡力善。待幾年你功滿時。我這還陽草。長春散。均奉送你。捎帶這益壽延年丹。吾言畢。形遂隱。半空中飄飄落下一紙單。上寫着東華帝君降座寶。接引有緣碧落天。爾若有志行吾語。他日保你自在仙。他見這一紙。詫異老仙。他自謂曰。韓雲湘。韓雲湘。幾生的仙緣。遇空中遇見了東華帝君指點俺。他朝空中九叩三參。遂歸家。力

返魂萃英

作善。行之十餘年。他功滿果圓。俺復降於其家。渡這孝子上三山。傳於他各種妙玄。俺遂別去。他又行之三年。羽化而登仙。

俺渡趙玄玄。他本是終南山。隱着的地仙。只因他脫離了塵緣。功果未完。煉成小還丹。雖然是丹成。他却不知善功圓。那日枯坐參禪。來了許多的天魔。擾其參禪。攪其元元。他心形兩忘。一個靈念。守住了心川。這天魔顯出奇手段。霎時間。險些兒散了元元妙法。命喪玄玄。那時俺在天宮。慧眼觀看。方知玄玄隱士。遭難在終南山。因此纔離碧落。救這隱士玄玄。俺至前。全憑着一把慧劍。擎天魔見慧劍。踪跡不見。均逃跑各奔各難。俺至前。教醒了玄玄隱士。他跪塵埃。拜謝甚虔。俺問他遭魔時。有何爲旨。他答曰。平日間自守心川。他問俺來此時。羣魔潰散。定然有妙法元妙術玄。俺答曰。修道時煉成慧劍。又煉一功德光。玄之又玄。修道人原貴乎勤勤力善。功不滿。果不圓。難成金

返魂萃英

十五

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丹。你雖然煉小還。未曾立善。無功德。無善功。妄想神仙。從今後你再出山努力行善。功滿時。東華帝接你上九天。玄玄士聞我言。倒身下拜。重出山。行善功。歷有數年。那一日見還仙籙。他功圓果滿。俺遂降座。傳妙法。渡這玄玄。看起來。有道無功丹難成。看起來。無道有功自然仙。

黃石公

吾於上古時。爲中黃丈人弟子。年幼頗慧。諸書過目。概能不忘。及長好習莊老之術。吾嘗自謂曰。人生泡幻。此可虛度乎。遂負笈出遊。在外三載。迄無所遇。復歸。自念訪道三載。而一無所得。是殆無德難載道乎。遂立誓默禱蒼空。凡於種種善事。悉皆竭力爲之。因復窮究陰符等書。冀他日爲訪師之考證。行功方七載。計一日未曾虛度。功之大小。亦必存之。一日予獨坐齋中。聞扣門聲。因起出見一老翁。鶴髮童顏。因問何之。老翁曰。聞子功行將滿。特來傳

汝丹訣。汝未聞中黃丈人乎。卽予是也。遂掛之入齋中。翁自言。願錄汝爲弟子。留於家三日。傾其所訣。師遂辭去。予不覺怡然自喜。設無功德之念。卽芒鞋踏破。無覓丹訣之處。况踵門相傳乎。因按序行火。三年而丹成。吾之事實。仙傳中雖載之。頗不詳。吾之隱現。代代皆出。惜無好事者錄傳之耳。待吾徒來時。當備補遺事可也。

費長房

憶昔遊壺中。茫然吾浮生。求得還丹訣。已證一仙翁。昔日壺中趣。說與衆生聽。市上訪得壺老仙。見他長跳壺中間。因詰其所以。他將奧妙對我言。約我同遊。他先投壺內去。俺便相隨跳於壺間。果真是袖內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只見市廛中。人往人還。奔走其間。只見那許多商人。皆被利字一線牽。只見那樓臺殿閣。高連雲漢。只見那山明水秀。却疑是塵寰。只見那各種芳菲。滿

返魂萃英

十六

明古中書印書館代印

徑緣漫。鷄犬相聞。別有地天。少頃。至一茅舍。徐行而入。見桌上滿陳書畫古玩。那壺老丈把我指點。傳於俺七返九還。他說他是天上神仙。謫降人間。教我勤修善功。免得流浪塵俗間。話至夜半。他又引俺到了一大山。是山名爲中黃山。內中有一靈台洞。有一老仙道號慈心。他行善多年。今已升仙。遂引吾走了許多崎嶇路。纔到了中黃靈台洞。要拜訪慈心老仙。壺老丈三叩洞門。內有童兒應聲曰。何人叩玄關。因以名稟。童兒復問曰。到此何幹。吾二人應曰。跋涉百里。特來謁那慈心仙。童兒曰。老仙乃吾師。片刻不能離這洞間。無心於世者。若有仙緣。吾師必當迂進洞內。談論元元。你可知人人有個慈心仙。等了多時。未開洞門。我與壺老丈尋舊路出了中黃山。不多時。到了茅舍。時天已曙。俺遂辭別壺老丈。尋路走出。見日光下射。俺抬頭看。原來是壺口朝天。因復跳出。默自思想。壺外一天地。壺內一地天。却教俺真偽難辨。坐

立多時。壺老丈從中出焉。俺將此疑意。求其開示。老丈曰。壺外天地亦是幻。壺中天地。不異蜃樓在目前。吾聞此言。喟然而嘆。至此方知萬象皆幻假。惟有一點慈心。可能作個長生不老仙。

真武大帝

吾之事實。詳載報恩經中。今日無別言可叙。姑將吾渡二三仙客。爲諸生言之。李玉琦。居黃岡。事母至孝。感皇蒼。值歲亂。負母逃難於四方。遇賊人於路旁。若非大孝命卽傷。俺憫其孝心。施妙術。驚潰了劫掠惡棍衆虎狼。李玉琦拜謁伏地上。謝俺的大恩。活他的萱堂。我謂之曰。若非爾的孝心感天地。老仙焉能降下方。我位鎮北極玄天上。真武大帝世間揚。我遂傳妙術。天遁劍法。伏魔章。吾又勉之曰。孝心能感天合地。好好孝敬爾萱堂。他日爾的功圓滿。我命仙童。引你入仙鄉。李玉琦拜別吾仙。逃難去。我復駕雲北極走忙忙。

返魂萃英

十七

明古中書印書館代印

李玉琦自得吾訣。遊天下。廣積陰功。感上蒼。未幾其母謝世。李玉琦苦功苦行。千三滿。吾命那青衣童子。接引他飛升上了北極蒼蒼。看起來。人生百行孝爲首。看起來。不敬父母。妄想上天堂。

少待吾尙有二則

魏欽者。南屏人。家擁巨貲。樂善不吝。年四十六歲。三子一孫。值歲饑。隨畝受水傷。茫茫盡成澤國。而南屏民衆。啼聲饑饉到處矣。魏欽秉性樂善。卽開倉賑濟。每日貧民相屬於道。至秋實大熟。施賑三月有餘。救活貧人不下數千。鄰里中無不稱揚其德。口碑載道。一日吾慧眼下視凡界。見南屏一村。有瑞氣數條。詢之方知。吾思一渡之。遂離北極。乘雲至南屏按落。化一行脚僧。至魏欽門求見。欽出視。問予住持。予應之曰。在北極玄天寺中。今寺中佛殿。半多傾塌。願求檀越布施。魏欽遂邀予入客室。問予談吐玄妙。以建寺爲己任。

予遂語之曰。觀檀越道骨仙風。頗有出塵之意。復談及修仙修佛之難。予應之曰。是皆不難。要在誠心與否耳。彼聞予言。頗似有感。固求詳指梯航。予復語之曰。無論修仙修佛。非培功德。徒空談耳。予言及此。形遂隱。欽知是仙佛指示。遂立誓皈依。竭力培功。凡七載。遂羽化。予命寶幢迎於玄天。其子孫昌盛。又爲此時之望族云。試觀人生夢夢。若魏欽者。於塵寰頗不多得也。

有羅子卿者。大名人。家清貧。然性至孝。其父染沈疴。病勢甚危。子卿延醫診治。未曾見效。復百計禳禱。均無效。邑北有真武廟。彼復具香花禱於我前。緣其心最誠。跪拜之間。孝念至剛。若其父不愈。即欲一死報之。拜已。復捶胸大哭。頓首見血。恍然間。遂睡。倒臥地上。予念其父遐齡已盡。其子之孝烈可取。因入夢中顯身。謂子卿曰。爾心虔誠可取。今禱於我前。吾頃察簿籍上。爾父之壽已盡。因念爾孝心。加壽半紀。爾父即愈矣。上天又賜汝多金。須待七月。

返魂萃英

十八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必能得白鏹於惶迫間。遂推其醒。頗怡然自喜。越數日。其父沈疴自失。子卿一日鋤草於田間。日正午。聞虎嘯聲。倉惶欲奔村中。時汗流淫淫。惶迫間失足墜於泥坑。外有腐草覆之。內中白鏹無算。見其上書一條云。贈與孝子羅子卿。遂以草覆之。陰告其父母。皆歡喜顏解。至夜。父子至山運之。凡三夜白鏹始盡。自是家漸置田產。未幾年。房田連阡。儼然世家矣。後孝子娶一妻。一妾。育三子及長。皆成進士。里中皆謂其孝心所感。上天賜之福報云。後孝子壽九十餘。無疾而終。

夏黃公

在世時。高隱商山。拒絕俗緣。日與清風爲侶。明月作伴。希聖希賢。園中種紫芝。學神仙。破衲自縫。疏名把利淡。雖然是簞食瓢飲。卻富有書千卷。嬰兒姪女。服事坐臥間。俺終日長生酒醉。那管這干戈。那愁這烽烟。高興時

返魂萃英

站在雲端。目極那雲外三山。吾之事實。俱詳於仙傳中。今將渡繆蓮書事。爲爾等詳言之。繆蓮書蒲東人。幼失怙恃。家清貧。韶秀如風前玉樹。年二十五。猶螢窗攻苦。有鄰女窺其秀慧。一日生方夜讀。女偵其未睡。梯垣入。時方中昏。門尚未掩。女蛇行以進。見生方朗誦自若。女遽前牽其袂。燈下挑之。生介皇視之。謂鄰女曰。瓜李之嫌。須避。奈何夜入曠夫之齋。若予所否。則促予壽。若人知之。名節道喪。爾獨不畏人議乎。女復挑之。生作色讓曰。若再強人。則當高呼矣。女觀其辭色甚厲。有凛凛不可犯之勢。抱頭越垣去。生聞空中曰。見色不貪。可謂鐵漢。有古人風。坐懷不亂。向下力善。仙根早見。吾言不欺汝。生知是神人點化。自此青紫之想頓消。遂起意赤松之遊。力行種種善事。葬埋叢塚之白骨。以期感神仙之相遇。行之十餘年。適予鶴駕至此地。見瑞光繞其門。予知爲善人。遂往扣其關。生出逆客。予見滿面善氣。飄飄乎有出塵

返魂萃英

十九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之意。予遂分神察其善簿。見其奇功苦行。將逾千三。予向生詳言丹訣。凡一晝夜。盡我之所學。予遂辭去。潛修十餘載。丹成仙去。

張三串

吾將渡曹汝陽事。爲爾等言之。明末間。天下大亂。吾雲遊湘湖北一帶。聞曹汝陽者。家資巨富。婦居修道。樂善好施。吾慧眼望之。祥光繞門。念其苦節柏舟。思以度之。隱幻一書生。攜一小童叩門。有家人出應門。問客誰何。吾答言路經此地。中途遇盜。盤費劫掠一空。聞曹夫人濟危恤貧。特來求少助資斧。且借宿一宵。翌晨早行。其家人令予少待。進通有書生。途窮日暮。微頃。其家人引入客舍。儀禮周至。款待甚厚。予復問其太夫人花甲。其人曰。太夫人姓曹氏。十八嫁。二十而寡。無子女。僅一人而已。家資巨厚。而夫人雖一女流。樂善頗不忘。春秋放棹。施濟鄉黨及鄰村。學已四十餘秋矣。今老而且病。無復

康健矣。予應之曰。樂善不倦。天必有以嘉之。且益以苦吟柏舟。是殆魔氣到乎。時天已薄暮。其家人爲設床榻。又呼燈至。話無多時。辭去。翌晨復臨水。敬禮備至。少頃。復設餽饌。款待甚厚。予叩其故。蓋夫人之囑也。又備三十金爲行路費。予欲進謝。而夫人堅不允。家人往返數四。始招予入。見一龍鍾老嫗。坐堂上。予前仲謝。嫗亦答禮。問予鄉籍。現往何方。予應之曰。意將往終南尋仙人張三丰。嫗聞此言。似有所感。因問張三丰升仙之事。實。予爲詳言一過。嫗不覺泣然。謂予曰。老身將以就木。不知有緣識張仙乎。予曰。張仙雲遊天下。普度有緣。有能誠心禱之者。當必有應。嫗咳嗽似不勝語。予遂遞取成丹一丸。謂之曰。服此卽當愈。所囑之言當牢記。吾遂隱形。嫗知爲仙人點化。時哮喘過甚。服予之成丹。非但喘病頓息。且身輕如葉。目花復明。日夜禱吾不息。越三月。予又降臨其家。盡吾之訣。遂賜號汝陽。予遂別而去。汝陽潛修三

返魂萃英

一一一

續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載丹成。遂仙而去。

東方朔

憶昔當年。偷桃瑤池天。白鶴童兒。他追趕老仙。俺東跑。他西跑。他西趕。嚇煞了俺老仙。驚壞了俺曼倩。自瑤池跑到蓬萊天。俺跑吊一隻草鞋。渾身大汗。老仙愁的無計奈。拔了根鬚髮。念動真言。變了個仙桃。擲在空中。叫了聲白鶴童兒。且慢趕。偷你個仙桃。還你個桃仙。白鶴童子。他將桃揀。揚揚得意。回到瑤池天。你看看看多危險。只爲個蟠桃。自己担驚受怕。却惹得諸仙白眼。斯言千古傳。老仙錯了一時。老仙抱歉抱歉。吾之事實。均詳載仙傳中。今舉一事。爲諸生言之。老仙遊於雲端。看見些黑氣。空中瀾漫。我當作妖魔試邪術。在這山谷間。呀。此處有老仙。你縱是妖魔鬼怪。神通難顯。你豈敢豈敢。又回想你是山精當快逃。你是水怪。也當水中藏潛。實辨這黑氣。却起在

人間。我急忙慧眼觀看。看見有人倒在床上。吐青煙。一根竹筒口中咬。一盞燈兒火燄燄。守着些長壽芙蓉膏。呼呼的吸洋煙。頭也懶抬身似酸。吸了多時精神暢爽。看其滋味甚甜。卽似那身起雲間而登仙。骨欲酥。身如棉。暗自謂不啻天上自在仙。却不道離離不堪。看你兩眼含愁淚。實可憐。看你過癮時。興悠然。看你癮足時。可恨甚焉。張開嘴。睜開兩眼。不話張家長。就說李家短。真真是傷風敗俗。真真是自投鬼門關。真真是廉恥道喪。真真是無錢時。生出了險詐心。鬼域百端。你細思想。輕者廢職業。重者賣房田。惹得那妻愁子怨。到了那在陳絕糧時。悔之已晚。親戚朋友。目爲不足齒之儔。你可笑甚焉。你可笑甚焉。哈哈。哈哈。老仙回瀛天。

馬鳴生

拐仙邀俺。急忙跑下蓬萊天。不多時跑到升雲境。他教俺俚語講幾段。我聞

返魂萃英

一一一

續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此言。嚇煞老仙。聊將管窺咱們談一談。也教衆生臥遊三山。蓬萊天在東極綿亘可萬里。弱水三千。山接霄漢。有諸名勝對爾言。初進九曲橋。旁設玉欄干。更進數武。丹房在焉。爲諸仙眞辦公之處。守門者是松檜二仙。其後樓閣連綿。處難盡指。名不盡言。更進之。卽爲閭風之苑。內有四時不謝之花。點綴風景。令人忘返流連。更進數層。有諸奇觀。石壁巉巖。白雲頂上往還。旁有浮佑上宮。左有諸仙洞天。地皆白玉所砌。前有丹桂兩株。可數百圍。高插雲間。琪花瑤草。奪目燦爛。諸仙暇時。或敲棋。或飲酒。飛觴盡歡。種種盡難枚舉。待他日諸生功圓之日。老仙引你蓬萊遊玩。

其二

老仙當日訪道玄。走盡天涯未得傳。老仙不由嗒然。倦臥榻上。恍然間。見一老叟鶴髮童顏。他笑謂我曰。學神仙。志須堅。不備功德。難結仙緣。若有志向

力行善。德足之日。自見神仙。我問曰。善功多少可謂滿。老叟曰。苦行八百。功德須千三。功行滿時。雖不還丹也能仙。何況登仙之客。日遊塵寰。在在接有緣。叟語畢。杖指吾者三。倏不見。我遂慨然醒。心頗詫異焉。果然是俺一片誠心。格蒼天。夢見這老叟。定然是神仙。但不知臨別去。杖指我者三。不知是何啻謎。測也不透這個機關。可難壞了老仙。轉念自謂曰。時纔他教俺爲苦行八百。善功千三。俺只管盡力去作。他又曰。善功滿時。不丹也能仙。思及此。暗自喜。我盡力功德。管他遇仙不遇仙。俺遂回家。竭力作善。凡七載未出遊。日與功德作伴。那一日。聞人言。武當山中。紫霞洞內。有個老神仙。他道至高術最玄。俺遂千里訪師求真傳。也是俺功行滿。到了武當洞門外。求見老神仙。內中叱曰。何人扣洞門。俺答曰。馬鳴生千里訪神仙。內中應曰。要訪神仙不費難。不知來意度不度。爾若能受三百杖。老夫傳你九還丹。俺應曰。千里

返魂萃英

二十一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尋真仙。來意本誠度。願受杖三百。煉粒不老丹。語畢。洞門已開。有一老仙坐蒲團上。旁有一人。蓋其弟子也。持杖而出。予無奈。伏地上受杖。受杖之時。心頗快爽。即覺痛徹筋骨。復轉念曰。既修道。何畏此小苦。杖遂下而不知痛。須滿三百之數。聞內呼曰。馬某可謂心虔。遂止杖。引入拜見。收爲弟子。予暗問師何名。答以王仲都。予不覺吐舌。後師傳我丹訣。苦修三載。丹成仙去。諺云。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此言良有以也。奉勸後世之學道者。切勿因小苦而生退心。切勿無功而訪仙。即我前七載之遊。皆無德所致。苟早知功德爲重。當必早登仙也。

張紫陽

吾自道成以後。和光混俗。七十餘載。雲遊天下殆遍。此後遊於江南。遇一奇特之事。爲爾等詳言之。有彭鶴年者。家擁巨貲。而刻薄成性。年逾花甲無子。

返魂萃英

嗣有一女名碧玉。翁愛之。不啻掌上珠。而時以無子爲憾。後復納數妾。皆不育。翁不知悔過。時對人怨天。有鄰翁譚積善。擲之曰。君以無嗣爲恨。何不問禱於三賢寺乎。時三賢寺靈應如響。香火最盛。而鶴年聞此言。頗有所感。越數日。遂備香花燭菜。爲文謝之。供禮頗厚。祭畢歸家。夜宿齋中。聞空中大言曰。生性刻薄。不仁不讓。種種惡跡。罄竹難詳。賜爾一子。破爾家業。有女碧玉。他日爲娼。滅門招禍。奇禍奇殃。力改前非。將功補過。當有祿祥。語畢。而鶴年冷汗不覺淫淫矣。默念青天難欺。此言信不謬矣。想到他日子盜女娼。今日又抱往昔之愧。恨欲自經。轉念神人之語。力改前非。自有祿祥。思及此。遂發誓願。自願竭其所有之力。作種種善功。此念一萌。又聞空中大言曰。多培善功。善緣自生。苟能應念。前途福增。可以補過。可以長生。若能力行。紫陽門生。聞訖。揣胸自思。頗不知末句作何解釋。惟大改平日之所爲。力行善功。真

返魂萃英

二十三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有當仁不讓之風。凡於善事能爲力者。金玉不惜。又開倉賑貧。數百里賴以舉火者。不可勝計。逾二年。家漸落。而其銳志更勇。不熱其家之蕭條。惟思其善功之不足。越三月。其女碧玉夭亡。未幾其夫人亦相繼而歿。翁非但不痛。且喜己之冤孽已消。又念及諸妾皆青春少女。配吾白髮老翁。悞其青年。是罪莫大焉。均爲之擇壻。一時鄉鄰中。無不以爲疑者。或有平日知己。勸其今日之所爲。翁但笑謝之。家中僅自一人。復盡貨其產作善。逾七年。貧無立錫。已流於乞丐中矣。時予遊此地。聞其事頗以爲奇。暗中質之。見瑞光起土地祠中。因過之。見羣乞兒中有一老翁。衣服懸鹵。而滿面善氣。予頗有意度之。不意此翁已近予前。頓首認師。乞予超拔。予問其故。翁曰。昨宵夜半時。聞空中語云。鶴年仙年。善格蒼天。翌日有道人過此。是爾師也。知福緣已至。冀他日登仙。故今日在此伺候。予鑒其誠心。錄爲門生。賜道號曰淨芝。而其平日

三五—五二三

苦功苦行。已逾千三矣。予遂傳七返九還金丹之火候。復授其天遁劍法。囑其隱居終南。遂辭予而去。潛修六七載。道成仙去。荷使此翁不知悔過遷善。何有登仙之日。彼鄰叟者。正以耶揄生其機緣也。

完璞子

憶昔年。看破浮生一溜煙。一心訪道學神仙。交遊的盡是緇黃流。盡是隱賢。學俺這輕家好道之慕仙者。頗未多見。那一日邀二三知己。小飲在花園。酒至半酣。舉目看。見桃花片片春謝却。想起人生一世。猶如宿雨曉煙。不由得長吁短嘆。俺自念那如訪道學神仙。到命終也免得路走黃泉。想人生百歲。終難免地下長眠。我守此浮財。那如我行些功德。濟飢寒。也給子孫留下些福田。思及此。不由得泣然。遂謝絕交遊。杜門窮研丹經。備他日訪師時。印證妙玄。於是凡仙聖之丹經。窮究力研。凡半載餘。一心出遊訪真傳。收拾些銀

返魂萃英

二十四

細古中書印書館代印

兩作盤錢。出門後。竟不知何往之善。俺躊躇。不如先赴武當山。行了兩月餘。到了武當山。行李寄在旅舍。每日遊山中。覓訪神仙。也是俺從前作下許多的善事。神差鬼使。遇見神仙。隨了俺的三生願。那日附攀登一絕頂。見二老叟。松陰下棋。戰手談。俺細看盡都是鶴髮童顏。意其定是仙。遂旁坐石上。待了日銜山。局纔終。俺前揖之。求指妙玄。南坐者呵呵大笑。北坐者亦開笑顏。西坐者更爲解頤。座間閑堂。問我曰。你有多少善功。要求仙人的心印玄玄。南向者謂曰。彼已立下許多的功德。咱們大家可結此仙緣。指二老曰。此爲王方平。此爲陰長生。我丁姓是令威仙。值俺今日遊戲此間。你遇着俺是幾生緣。今日隨了你的三生願。賜你個道號完璞子。俺三人同授你萬古不洩之傳。俺聞此言。再拜受口傳。半日俺已心領神會玄中玄。師又令俺背誦三四遍。也是俺的靈根不泯。竟未遺漏丹訣中半語片言。師謂我曰。卽此丹

訣已明。可急回家多培陰功。廣積福田。你再入室安爐煉丹。古云。善無止境。切要竭力把功德辦。須知丹中火候。肝腎的功夫。全憑這功德助之。方能燒成丹。少一分之功德。多一分之魔障。可嚇數四。你可牢記吾言。俺再拜受教。辭別衆師。尋徑而出山。回到逆旅。收拾行李。行了月餘。纔轉還家園。自此遂大出金資。修橋砌路。濟飢周寒。作種種之陰功。廣積福田。道德並行三載。燒丹已熟。可謂順風而抵彼岸。遂棄家雲遊。接引善女男。雲遊七載。千三功已滿。玉旨下。俺登雲騰空。白日羽翰。

劉安

俺是漢朝淮南王。名叫劉安。看破事君王。猶如伴虎眠。不願作富貴客。願隱深山學神仙。因此纔入深山。訪神仙。踪跡遍荆楚。竟未遇神仙把道傳。俺遂回故園。竭力把善辦。作種種之陰功。濟彼飢寒。修橋砌路。培諸福田。貧者月

返魂萃英

二十五

細古中書印書館代印

給薪水。老弱者與之以錢。疾者施之藥。貧死不能葬者。施之以棺。或開倉放糧。或命家人四處尋難艱。種種盡難枚舉。冀功德之滿千三。行之七載。有一老叟刺求見。俺素好客。聞家人口談其狀貌。倒屣出見。此老叟道骨珊珊。叟暗念決非貧俗人。定然是九天降下的神仙。急忙揖之入。讓坐客廳間。叟謂我曰。聞王慈善心。作功德已數年。王果居心何求。你可對俺言。吾應曰。看破浮雲富貴。功名敝屣。一心訪道學神仙。前數年足跡遍荆楚。遊盡了些大山。竟未遇見神仙。以吾度之。定然無仙緣。老叟改容曰。是皆無功德之過耳。何云無仙緣。王幾年來立的善功已屈千。切勿云無緣。卽俺便是仙。今日之來。亦王功德感。設無功德。俺定然不臨這窮俗塵寰。吾遂下拜。老叟答禮。稱道不敢不敢。遂語以七返九還丹。論半日。吾已心領神會其玄。復令吾背誦數遍。叟曰。卽此可燒丹。遂起欲去。吾苦留之。叟將所持之杖。跨之騰空入雲。

間。我遂望空展拜。自此後杜門謝客煉金丹。凡三載而功成。白日羽翰。鷄犬隨去亦成仙。

陳圖南

蓮峯道士。陳姓名博字圖南。仙歲亂。攜書隱華山。虛結蓮峯下。幸遇真人劉海蟾。授我蜃龍法。又傳九還丹。自此學蜃龍。經月不醒。祇愛眠。太宗徵士詔。三徵始出山。鶴駕至朝。封吾希夷先生。隱士陳搏。越月辭歸山。爲俺的逍遙自在仙。後訣傳詩客白玉蟾。俺復雲遊天下。普度有緣。拔苦濟。既難。神通廣大。遊戲於人間。有疾者施藥。見貧者散錢。天旱禱雨。遇滯年龍畝成澤國。俺神通默運。又使稼穡鮮。如是種種陰功。難筆於簡。積功累行。滿千三。丹書來詔。俺隨之冉冉而登仙。

張虎皮

返魂萃英

二十六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當年訪道玄。走盡天涯畔。後至柏樹莊。紅光冲霄漢。暗思此處山村。定然有住世之隱仙。走向紅光處。入村中紅光已不見。致俺踪跡數天。那日街頭上。見一童兒翩然。因問此處何人好神仙。童兒笑曰。吾師樂道已多年。他今日命我在此等候。說有一訪道者。與他有緣。在此村中盤桓數日。竟未遇神仙。俺聞此言。毛骨悚然。暗念曰。有道是道成神通大。此言今果然。遂掛童兒求其引見。遠望一疎籬。繞着梧桐院。童兒遙指曰。此即吾師合陽道庵。俺自念幽徑作茅舍。何異小洞天。真是個神仙棲真處。徘徊却是入仙園。童遂命我等候。進茅舍。通客已至。見一長者出迎。童顏鶴髮。飄洒一神仙。讓坐茅舍中。見牙籤層層。丹書約萬卷。更問吾曰。子何來家園。訪道學神仙。當思萱堂年已邁。爾又無雁行承親顏。孝行已虧。何忍於心。川漫道訪玄玄。即有神仙面前站。觀子之忍。也難把道傳。子與我有緣。故此把汝勸。你速歸奉老母。待辭

返魂萃英

世後。再出雲遊亦未晚。又云無道有德登仙去。有道無德難成仙。子歸切須力功德。庶幾他日得真傳。予見其隱隱。丹訣定不傳。其詞嚴。其意堅。俺默問心田。家有老母在堂。未盡孝養。實愧心田。罷罷罷。辭別這老仙。權作個割阡他日重入天台山。更送出門外。叮嚀千萬。俺遂別而去。一路上曉行夜宿。走了月餘。纔轉還家園。從此不想出雲遊。一心事母悅親顏。努力培陰功。善字耕心田。凡四載。老母謝世去。俺纔棄田園。重訪隱仙。行了月餘。到了柏樹村。謁那神仙。至宅叩關。有童出應門。謂我曰。吾師已仙去。留下丹訣數卷。囑他日虎皮張定來求傳。把這丹訣篇傳於他。如法修之自能仙。遂將書授俺。俺謝別而去。尋了一紫雲洞天。燒丹將成。竟遭魔頑。險些兒把俺這命損。快喪嗒然。予重把爐安。夜夢神人曰。功德尙不足。何得妄燒丹。醒而半疑信。如此連夢凡三。皆作如是言。次日收拾了行李奔家園。後至家竭力功德。努力造

返魂萃英

二十七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福田行凡五載。內功已成。外功已滿。上天勅旨下。冉冉而登仙。勸爾後世修子。切須努力作德。不然。雖有道術。難成其丹也。若有德而無道。脫壳之日。陽神出現即仙矣。

蕭紫虛

憶昔年看破浮生。挂冠潛遁訪道玄。在那匡廬山。遇見虎皮張真人。傳俺還丹訣。辭恩師轉家園。謝客杜門參玄妙。安爐立鼎燒大丹。行火月餘。小丹將還。有數十魔女裸體淫於前。我自一念不動。任爾廣大神通。怎能亂俺的道念。不多時魔又換。室中火起忽然。非但是衣上盡是火。且燒了坐下參禪的蒲團。俺自一守中宮。牢守靈念。一霎時火息。只見數盜白刃加我頸。要把我命完。俺執一不動。看看你尙有何等的手段。轉眼間鬼卒滿我前。置一大油鍋。其下火甚熾。鍋內之油滾浪翻。牛首馬面以利叉挑一人出。呼號之聲甚

三五五二五

可憐。聞因呼我爲兒。察其音不異吾父聲。急忙抬頭看。竟是我父受難油箔間。我遂大喝一聲震房。魔景寂然。遭此頃刻魔。竟而爐火斷。丹已散失。不山得濟然。於是重安爐。另燒丹。如此者數次。延了將三年。竟未成丹。那日師過我。我將層次對師言。師謂我曰。自古至晚今。登仙客已達五千。凡功德足者。安然成其丹。其餘無德者不待言。即或有德而不足者。非是走失。卽是魔纏。憶當初白玉蟾走丹數次。遂有秋扇之嘆。後又培功德。丹纔成焉。想是子未立功德之過也。須知欲成此丹。跳出五行。不受陰陽之陶鎔。作萬古長春自在仙。此豈易事。若無功無德。魔豈能心甘。你作速立功德。竭力培福田。勤行幾載。你再入室燒丹。若不然。只可抱道終守。百千萬劫難成仙。俺聞師言。再拜受教。師遂去。俺從此竭力作功德。努力培福田。善無大小盡力辦行之五年。計無一日不行善。師復來謂我曰。子今功已將滿。可以入室燒丹。

返魂萃英

二十八

聯合中學印書館代印

俺遂重安爐。整三載。煉成一粒長生紫霞丹。至此時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真真是妙中玄玄。後出雲遊渡世。接引善緣。凡二十二載。玉旨勅下。冉冉而上天。勸爾修子。努力作功德。自有仙佛踵門把法傳。須知神仙到處接有緣。你只有善功。自能感動仙佛格蒼天。吾言不汝欺。好記於心間。今降俚語。聊作修仙者之登雲梯。升仙傳。

角里先生

憶當初。雲遊微山湖。化醒盜魁蘇延福。赫赫蘇延福。江寧人。聚衆爲寇。潛地道寡稱孤。無賴七百餘人。獨霸微山湖。終日打家劫舍。官軍不能捕。可惡者。他草菅人命。姦淫婦女。俺遂顯神通。救這塗炭無辜。強寇蘇延福。夜間眠榻上。俺用幻術。警此惡徒。引其魂魄至冥司。他看這冥府。刀山劍樹治孽人。炮烙柱上嗷嗷呼。寒冰獄罪人。多少死而復蘇。雖堪其苦。他默想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是言信有夫。觀畢。予引之出。見其嚇的面黃如塵土。汗流滿脅骨。叩頭見血對我訴。想我爲盜多年。罪難枚舉。難數。不知老道祖。你有何妙法。令俺他日不走此惡途。俺方纔問。看見這等悽慘景。我的渾身麻。腿兒蘇。吁。嗚呼。俺兩掌鼓掌。笑謂曰。蘇延福。蘇延福。今日知之乎。何不悔當初。我勸你速改前非。解散同黨。回頭向道。把過補。定能離惡趣。永不到冥途。若不改過。眼前教你嗚呼一坯土。任憑你隨意善惡兩途。蘇延福歎血盟誓。再不敢蹈惡途。干天怒。願從此放下屠刀。持齋念佛。予又謂之曰。予名角里先生。念你的罪惡滔天。特降凡塵。把你渡。你醒後。切莫謂妖夢不足憑。把你的前程誤。予推其醒。隱觀其動靜。可取者蘇延福。立志皈依。戒殺拜佛。忙了數日。解散了惡棍徒。分散了財寶。各自奔四海五湖。蘇延福攜了珠寶。潛危拔困。造後福。苦功苦行。他竭力造。整整三十五年苦功夫。到臨終西方接引。立地化爲

返魂萃英

二十九

聯合中學印書館代印

佛。勸衆生有過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卓童雲

憶當年訪真傳。馳驅十餘年。走盡天涯畔。遇一老叟。他對我言。莫愁神仙不能遇。須知千三功滿凡也仙。你空抱好道之心。訪師千里。可知心最虔。你無有功德。是枉然。我意其踪跡。定是一隱仙。因排之。求其把丹訣傳於俺。叟怒曰。爾不聞古人之言乎。德在道。道在德。頃言無功德。你虛心求仙亦枉然。語方畢。拂袖而去。予不覺心嚅然。默念有道無功難下手。有德無道亦成仙。思及此。心欲酸。馳驅訪道已十年。偶訪一真仙。他言無德。難結仙緣。愁於無奈。把家還。俺備他苦行八百。積下善功千三。到爾時遇這善功。定能格佛仙。思及此。負笈回轉。力作種種之陰功。周濟些貧寒。遇疾者施藥。貧者施錢。飢者施之食。貧死無力者。施之以棺。或印造經文。或募緣創修寺院。或修橋而砌

路廣培種福田。如此行之數載。負笈訪師於廬山。也是俺雲開見日。在朝陽洞外。遇見一老仙。我問他姓名。他脫履姓司馬。承貞字焉。他說丹已早成。在此候結。知子日夕來此訪求真傳。遂袖出三卷授予曰。此書中漏盡古佛妙玄。予跪受之。視之一爲洪爐秘寶。一爲五雷朝元。一爲洞天秘傳。予再拜深謝。司馬師謂我曰。古云面壁於山林。煉性於市廛。子其勉之。遂送予出山。予歸。安爐立鼎。煉此龍虎丹。凡七返而九還。整整的煉了三年。見明星應於天地。生黃芽。甘露酒透須彌山。此時丹已熟。俺降下重樓十二。往南華世界。取來了龍虎丹。從此後跳出五行。不受陰陽之陶鎔。遂雲遊度世。莫測隱顯。俺功圓果滿日。赴蟠桃分瑞天。

雲霞散人

富貴一場。何異露凝花間。看破紅塵盡泡影。俺纔棄家訪神仙。踪跡了些名

返魂萃英

三十一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山。跑破芒鞋多少。一心學神仙。雲遊三載師未遇。無奈何。在長春觀出家。緣爲這長生法。立下了許多誓願。竟未得其驗。後每夜半五體投地。虔禱神仙。半載餘。一夜方跪禱。聞空中曰。學仙當須學天仙。要爾善功一千三。苟能努力培功德。他日傳爾九還丹。俺聞此言。心地開朗。終日誠心禱神仙。歷有載餘。今始感動仙。惜乎聞其言。未曾傳吾丹。猛想曰。神仙時纔言。若有功德。他即傳金丹。看起來。萬個道門皆是假。惟有功德能格天。從此後。俺再返俗作功德。不在此處盲修瞎煉。得甚麼道果。成甚麼神仙。次日收拾行李。走了半月餘。纔到家園。至夜間。盥沐焚香禱青天。我從此竭力作功德。培福田。若見善事盡力而辦。庶不負天地覆載之德。須超這九世祖先。也可對己無憾。禱已。聞空中有人曰。能好善。不難仙。天地德已報。要在善心堅。功圓果滿日。上超九世祖宗。下拔九玄。作了個長生不老仙。恐你的志不堅。言及此。聲寂然。

自此後作功德。力苦行。整整二十年。一日偶病。見兩個青衣童子執幢旛。一仙官宣勅旨。言吾功行已滿。當即尸解。俺知言已終。遂坐而逝。奉勅後世修子。總當竭力作功德。善功滿時自爲仙。亦不用金丹九轉。若立下千三善功。雖未煉丹。尸解即是仙。君試看吾未煉丹。而今已登仙。若問俺的名合姓。是蕭崇年。

綺里季

俺講段渡世奇遇。傳這金丹道。教後世效。有一奇人奇事。感動了商山四皓。奇人施姓名汝道。爲人慷慨。小康的家道。一日觀書。看見地仙三百善。天仙千三百。他粗曉。便變其薄產。行些善事。希望着功成步雲霄。行了十餘年。未見效。又投技擊。學拳脚的玄奧。十數年技成。獎賞如洗。難受貧窮中之煎熬。遂去道而爲盜。周流南北。恰似蓬飄。他鋤奸去暴。殺富濟貧。竟成了奇

返魂萃英

三十一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人英豪。一日玩逛禹神廟。看見內中有數道士。禪房中藏婦女二三。風姿娘娘。他因問婦女。何故在荒廟。婦女說。一箇道士邪術把俺招。初時在門外。遇見個妖道。轉瞬間房屋盡無。汪洋無際。有一線路。前面是道士。予遂身不自主。尾之多時。入一古廟。這些惡人。姦淫終日。擾天乎天乎。雷聲他定難逃。施汝道聞其言。怒髮冲冠。咆哮大叫。罵聲淫亂的妖道。跑至諸道士所在。殺了個流水落花。血污霜刀。遂放開這數婦女。詢其里居。送至其家。他急奔道。又遇見數人扛一屍。潛至荒郊。待其掩埋畢。尾之。隨至一村。日方暮。至一家門。遠望見窗上燈火焰焰。他遂越屋一躍。潛立窗下。原來是小叔姦其寡嫂。其嫂素通姦夫二人。均被暗害了。施汝道火起心頭。暴躁而跳。闖進門去。露出白刃。一個一刀。這奇人施汝道。如此事種種。益以心田好。到處是殺富濟貧。鋤奸除暴。可算是在盜而修道。一日予遇之。見其貌雖惡。善氣滿面。耀知

其奇人傳以道。潛修數載丹成。他又出替天而行道。在世數十年。千三功畢。飛升蓬萊島。

薛道光

憶昔年。看破水月鏡花的塵寰。難髮西京臥佛寺。未免存了一片的妄想。要成佛作仙。守五戒。淨六賊。住持十二年。俺敢說是清規未稍犯。日誦法華經。把木魚敲破。一心想成佛作祖。入聖超凡。那一日誦經法華殿。聞空中曰。薛道光薛道光。你一生不愧於心田。你守五戒。能寡過。誦佛經。能與佛聖結仙緣。要想成佛作祖。除功德外。恐你永作混世漢。你試想天上那有個無功德的佛仙。語畢。聲遂寂然。俺自念。當此化日光天。又在這法華殿。縱然有鬼魅。也不敢逞凶頑。不是佛祖指示。定然仙人點化俺。這幾句話。頓開俺的株守心田。俺遂在佛殿。盟下誓願。要立下大功德。善功千三。越月餘。回家轉。典了

返魂萃英

三十二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住房賣了俺的田園。各處行慈善。見了功德事。無不盡力辦。返俗歷三年。爲作功德。把些家業。賣了個淨淨乾乾。又無飯吃。衣破補丁縫。復棄家雲遊訪神仙。飢則化些齋吃。飽時尋些塚白骨埋掩。或去當路瓦石。作些苦功。冀滿善千三。行了七年。遇見石杏林。俺看他飄洒似仙。俺遂前掛之叩妙玄。蒙師不棄。收爲弟子。傳俺七返九還丹。謂吾曰。汝功已將滿。速擇一侶伴結善緣。爲爾護法。煉這金丹。俺遂辭師去。往依通都之大家。試這妙中玄。凡三載。並配成坎離丹。當是時。身輕似葉。神通廣大。遂傳法而辭去。雲遊接善緣。行凡八載。功滿果圓。玉旨勅下。飛升碧落天。

伍守陽

憶昔年。好談莊老慕神仙。窮研義同悟真篇。備他日印證妙玄。一夜對燈閱丹經。見一烏鴉飛進室間。予起欲捉之。烏鴉飛撲窗檻。振羽紙爲之碎。予笑

曰。紙上非大道。想由此出。比登天還難。聞空中鼓掌曰。子可謂識見不偏。既知紙上無大道。何不立功德。學神仙。予舉目四顧。烏鴉已杳。聲音寂然。暗念此定是仙佛點化。若不然。門亦掩。豈能飛進烏鴉。何必振羽窗檻間。是始有因。且空中謂吾紙上無大道。俺從此當努力功德。培福田。庶幾他日功行滿。遇見神仙。傳俺七返九還丹。遂焚香跪地上。禱蒼天。從此竭力培功德。不敢存怠念。凡種種之善事。竭力而去辦。轉已聞空中笑曰。子苟立志功德。他日不難仙也。四顧無人。時夜已深。急忙臥榻眠。恍惚走入一大山。見樹下坐一人。鶴髮童顏。望之如仙。近前掛之。叟曰。未晚未晚。子當努力功德。他日我將丹訣傳。遂失所在。恍然問。予亦遂醒。見日上三竿。暗自思。想此雖夢景。定是仙人堅俺之念。遂竭力作功德。行之十二年。一日散步荒郊外。見一人坐樹下。恍如所夢。遂急趨向前。掛問姓字。叟答曰。曹姓道號還陽子。登仙已多年。

返魂萃英

三十三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今日特來傳丹訣。授指玄篇。遂將層層火候對俺言。半日。俺已心領神會。玄中玄。師遂辭去。俺回家。入室燒丹。凡三載而丹成。憑功德竟順風抵道岸。棄了丹皂。雲遊各處。普渡有緣。行凡七載。外功已滿。玉旨下。白日升仙。

斗姥

今日臨壇。無別言可叙。姑將范陽縣范生。奉斗之感應。爲衆生言之。范生者名書春。家苦貧。而其禮斗甚虔。每日受持不懈。一夜在天井中禮斗。予念其數載清修。思以堅其信心。書春方持斗咒時。予遂顯金身。坐蓮台上。放大毫光。書春見予示法身。復叩首不已。予因謂之曰。一卷北斗經。萬方施靈應。禮斗勤不忘。禍祥降重重。有疾頃刻愈。求名自顯名。求財虔心禱。佑爾冠金城。凡有求子者。賜爾福慧童。虔心禱壽者。佑爾永遐齡。凡有諸苦難。誠求北斗經。千應與萬感。災去來福星。受持永不忘。命終入蓬瀛。時書春聞我所言。因

韓之曰。寒士書春。室如懸磬。持北斗經數載。知斗姥天尊。大慈大悲。有感即應。吾復語之曰。以子虔心禮斗。已越數載。而惟家徒四壁。乃汝福命至薄。今嘉爾誠心。賜爾以小康之產。添爾鶴齡。向下虔心立志。福報不可思議也。語畢。蓮台飄渺。予駕回天宮。書春自此白晝作小生意。夜靜則盥沐禮斗。愈見其誠心。一日予命貪狼星。增其祿籍。書春一夜禮斗畢。早簪上下時有白氣。因憶古年。有見白氣得祿籍者。今此處白氣漫天井中。吾其將利達乎。因持鐵杖之。見土中埋白鐵二塊。自知斗姥之言已應。因出資經營。漸權子母。遂娶一妻。經年產一子。取名天佑。越七八年。里中稱素封焉。兒漸長頗慧。書春七十一歲遂終。其子亦能承繼父志學禮斗。又七八年。家資巨萬矣。

青霞子

俺看破浮生。恰似草頭霜。纔訪道學仙。想作個逍遙自在登仙客。官修十四

返魂萃英

三十四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年。竟未作個神仙。窮研參同契。飽看悟真篇。竟應了古人言。紙上若能尋大道。定然滿地盡神仙。每每長吁而短嘆。看日月如梭。流光似箭。俺遂收拾些銀兩。備些盤錢。一心要到捷徑終南。走了月餘。那一日夜投旅店。見一老翁神彩煥然。聞其言語。半是黃白術。論其風酒。應是一得道人仙。近排與語。老翁曰。來此何幹。客以訪神仙。老翁曰。神仙還得神仙作。那有凡夫成神仙。俺客曰。苦行功八百善功足千三。雖是凡夫亦能成神仙。老翁鼓掌曰。其矣哉。子之迂也。既知之。何不先立功德。後訪道玄。再學神仙。亦不費難。我看爾無片善。又想入聖。又想超凡。是何異緣木而求魚。刻舟而求劍。俺答曰。俺是個愚公的志願。想移那山。雖然力不及。俺的志大。俺的心遠。你是個智叟。不能灰俺志願。一心要訪神仙。老翁曰。任爾能言。無功德。你打不動神仙。常言道。終南捷徑多隱仙。有德者誠求自遇。無功者踪跡滿山。亦是枉然。子如不

信吾之金石語。即僕便是仙。袖出一葫蘆。放在地中間。念動真言。老翁跨之起雲端。顧我曰。回去多把功德辦。他日我傳紫霞丹。瞬息已不見。予不覺驚訝此翁妙術玄。看起來。仙翁特地來度吾。看起來。無功德。遇見神仙亦枉然。看起來。此番訪道空回轉。看起來。多立功德。神仙纔能把道傳。看起來。在此空遇見這位老仙。罷罷罷。收拾行李奔陽關。走了月餘。回到家園。立誓作下千三善。好備他日訪神仙。自此後。凡見諸善事。悉皆竭力辦。行之十二載。老仙翁登門把道傳。謂我曰。子今已滿千三善。我今傳爾紫霞丹。凡三年。爐中黃芽已長成。鼎內白雪漸成丹。納入口中往下咽。飄飄乎身入雲間。精神煥發。身體轉健。棄了家雲遊度有緣。又積功德八年。玉旨下。跨鶴升天。

金蓬頭

昔日嗜酒傲公侯。蓬頭類瘋顛。那一日在酒肆間。遇見個羽士飄酒似神仙。

返魂萃英

三十五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近與吾語。俺問其仙鄉何處。羽士曰。家住白雲巔。俺復問其姓字。答以黃姓字子久。號大癡。住世多年。彼問吾姓名。俺答以金蓬頭。有名的酒中仙。羽士笑曰。恐你酒仙名虛傳。俺與你較酒量。敢是不敢。我答曰。哈得糟邱等岱山。比比酒量。你是醉鬼量兒淺。我是海量酒中仙。羽士曰。你既要較。一口一斗須應乾。切莫虛傳酒中仙。袖取一大斗。盛酒滿滿添。俺大口喝竟不見少。半日喝不了一斗乾。忙謝曰。你不是劉伶。定然一地仙。俺欲從遊。不知意下願不願。羽士曰。既欲從我。切須耐勞莫愁艱。待他日傳你妙術玄中玄。羽士遂出。俺隨之行。走了半天。日已薄暮。羽士遂就地畫一室。禹步咒之。頃刻間。高樓大廈接雲漢。引我入落坐。謂我曰。子好飲酒。我今與你對飲。權作蟠桃宴。遂袖出兩斗。少頃。家人捧赤盤。蟠桃大如碗。俺喝口酒。把蟠桃餐。吃個醉酩酊。大醉。倒臥席間。俺遂呼呼睡去。及醒。覺渾身冰涼。抬頭看日已上三竿。四顧

無人細辨之。睡在自家園。及起見一紙上書云。遇道人三丰仙。遨遊塵世。渡有緣。若隨我天上去。要你善功一千三。俺見此知是仙人把俺點。看他妙法無窮。怪不得是神仙。心中暗自算。善功一千三。竭力爲之。當亦不費難。俺呼家人排香案。點炷清香禱告蒼天。第一炷香。願我作個長生客。第二炷香。願力培功德早得傳。第三炷香。願重親遇道人面。跟隨論元元。拜罷方起。聞空中呵呵大笑。急忙抬頭看。見那羽士執塵立雲端。俺急忙下拜。仙翁手招俺。身帶凡胎臭皮囊。枉存一片上天心。見仙師招。急得俺手忙脚又亂。猛想起仙師言。若隨他天上去。要立善功一千三。少間雲影遮得仙師面。俺不禁兩淚如漣。又回想無功無德。豈不空自念。任你望穿秋水。亦定沒個度你的神仙。俺自此見善事盡力辦。作陰功。冀積千三。行了十三年。恩師張三丰。踵門把法傳。俺煉了三載。竟成這龍虎大丹。棄了丹兒出門去。雲遊接

返魂萃英

三十六

通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有緣。又十載。外功滿。玉旨下。跨葫蘆冉冉而上天。

劉綱

昔日得道煉金丹。三年功成。竟作大羅仙。俺的功未滿。行未圓。混俗和光作功德。積這一千三百善。令於浮雲縣。三年而大治。百姓無含冤。又一年。俺欲辭官。上司不准俺。遂挂冠而去。普度有緣。雲遊三載。那日走至壽安縣。見一村中。有一家白氣冲天。俺知是行善者。想渡他脫離塵寰。作神仙。縱步走至其門前。叩其門。少頃。有人出。貌豐而短髯。真是慈善滿面。問客自何來。答以武當山。掛我入。讓坐客舍間。我問其何姓。彼答以姜姓名好善。彼遂問我姓字。俺盡答焉。我曰。聞你好善樂施。真可謂看破浮生如雲烟。彼笑曰。仙長過抬俺。善字名虛負。豈敢豈敢。俺又曰。自古道八百行滿。千三功完。自然脫塵俗成神仙。到那時享安閑之福。樂逍遙不計年。無罣無碍。任他滄海變桑田。

彼曰。十年訪過仙。竟未遇神仙。踪跡了三四載。未得真傳。纔回家作小書。今日思之。真是無緣。真是無緣。吾又曰。何便云無緣。功德圓滿。自然有至人踵門把道傳。彼曰。怪得昨夜南柯間。夢神人曰。不日即遇仙。俺不由手舞足蹈。大喜而醒焉。俺自念是殆妄想所致。恐空兒怎能遇神仙。今遇劉君光臨寒舍。定然與我有緣。必定是一萍俗仙。倒頭便拜。我應曰。何敢云仙。有還丹術。本是古聖心心印。口口傳。俺得此訣。煉了三載。竟成大羅仙。遂和光混俗。作了四年澤雲縣。掛冠逃官。雲遊各處。渡有緣。頃在村外遊。偶一抬頭。見白光數條冲霄漢。我遂隨光找。原來是君焉。俺遂起傳法之心。將君來渡。不意你一隻慧眼。竟識俺是仙。俺遂將七返九還訣來傳。口授半日許。姜好善已心領神會。玄中玄。負靈氣。背誦吾言。還丹訣一字不漏。真可謂靈根不昧。前生有善緣。俺復叮嚀曰。子之善功將滿。可以入宰煉金丹。遂辭而去。後五年

返魂萃英

三十七

通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遇這姜好善於雲間。寒暄畢。俺問其何日而成丹。彼答以三年而成焉。遂棄家渡有緣。後雲遊十三載。玉旨勅下。而上天。勸世人修道者。總當立功德。若不然。憑何物格蒼天。感動神仙。荷使姜好善無功無德。俺怎能踵門把法傳。附錄作半篇。爲後之修道者木鐸焉。

王方平

憶昔年。看破浮生黃粱夢。纔努力積功德。培福田。想遇神仙把道傳。幸而我善心堅。積善功。整整十一年。敢說是樂善不倦。後遇真人馬鳴生於途間。願我爲大器。可以學神仙。遂傳俺七返九還丹。俺別恩師回家轉。暗想入室煉金丹。俺自念常言道。無功無德休行火。不然難免魔來纏。俺急於煉丹。典質了些田園。凡種種善事。悉皆竭力辦。又二年。俺杜門謝客。煉這玉液丹。也是俺功德滿千三。煉三載。竟順風而達彼岸。哈哈。刀圭入口。變成長生不老的老。

神仙。俺遂棄丹皂。雲遊各處度有緣。積下了苦行八百。善功千三。玉旨救下。冉冉而升天。奉勸爾修子。總當竭力功德辦。你想一想。人生能有幾日天。常言道。大壽難過一百年。轉瞬走黃泉。你縱有地連陌。大廈連阡。賢妻孝子。也難免這場入黃泉。君試思之。在世苦奔波。受熬煎。到冥途。空空兩手冤不冤。依我看。總是鉄石人。不禁也淚漣。見閻羅將你一生功過判。你若無功無過。平平常常。命你轉世間。你若罪孽。打入酆都諸地獄。作個無期的刑犯。你若有大功大德。也不能走此冥路。定然是三寸氣斷。諸仙佛接引上天。你看俺早將世情來看淡。所以積下大功德。俺纔成了仙。爾衆生休賈乖。休戀錢。趁此三期普度好機會。力培功德自然仙。你可千萬千萬千萬。休作惡墜落地獄間。休作惡墜落地獄間。

陶弘景

返魂萃英

三十八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憶昔年。看破情緣學神仙。逢着許師道法傳。俺纔入深山。煉七返九還丹。六年而丹成。靜隱古洞白雲天。作高枕宰相。聊積德於世間。後功畢。上天勅旨下。尸解入碧天。可嘆這俗緣。迷住了多少英雄漢。貪圖名利。不知積功善。終日間跑跑顛顛。只爲幾貫錢。幾時得安閑。奔得有地種。還望大廈連阡。常言道。饒君錢財等俗緣。難免無常不來纏。看紅塵多少英雄。多少豪傑迷其間。君不想人到古稀世間少。事事難隨心中願。君不見紫雲北邙山。多少英雄葬其間。彼若有知在地下。也應悽慘長吁嘆。看起來。處世惟有行善好。積些功德。作些好事奔三山。可嘆世人名利看不破。不顧他日顧眼前。有人若把善來勸。假吁假嘆說無錢。竟看這錢財是性命。不作功德只愛錢。若是何異守財虜。富貴一場南柯間。幾守錢財。籌及百世兒孫。不用愁吃穿。哈哈。若是兒孫能守業。亘古至今。大富貴竟無二百年。若是兒孫。好嫖賭。好吃穿。待

返魂萃英

他日朱門生乞丐。思思想想冤不冤。錢財者儻來之物。看破你休戀。古語云。合則必離。離則必合。推之世道上。亦猶是貧富循環。貧者富。富者貧。如輪而轉。看起來。何樂作這看財奴。各各當當不積善。依我看。那如作些功德立些善。上可超七祖。下可拔九玄。自己命終時。也可作神仙。嘆舉世人覺者甚少。大半是癡呆漢。何似俺功名看薄。利也看淡。作逍遙客。作自在仙。今已千餘年。清癯不磨。丹心不散。千餘年一出中宰相。又在塵寰化世焉。後世之修子。要看破名利多積善。作三百善功。可爲一地仙。欲作天仙者。須立一千三百善。命終之日。仙人引爾遊三山。也不用打坐。也不用參禪。也不用日精月華。也不用踪跡天下訪神仙。煉金丹。只要功行立滿。脫壳便是仙。吾言不欺汝。聊作半篇修真丹訣傳。

東園公

返魂萃英

三十九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當年在塵寰。渡一人。現在瀛洲一散仙。趙姓名學仙。想他當初。輕家好道訪師。遊盡了大川名山。我見其心誠。見其心虔。俺遂化一方外士。去求見。他問俺仙鄉何處。俺答曰。雲外三山。問俺華髮多少。俺告他壽已三千。他問俺貴姓高名。俺答曰。隱姓埋名已多年。東園公是老仙。他問俺所學。俺答曰。無非是煉的造福藥。救世丹。他問何用。俺答曰。妙法最玄。他問是二丹煉時。誰後誰先。俺答曰。先煉的造福藥。後煉的救世丹。這造福藥受盡了千辛萬艱。最易的是救世金丹。他問俺所言。如有所會。似有所感。跪倒埃塵。哀求老仙傳他妙玄。好煉這造福藥。煉這救世丹。他哀求甚苦。他的鐵石心堅。固請之。俺謂之曰。道非容易得。法豈容易傳。你可知欲求地仙者。當立善三百。欲求天仙者。功德須千三。諺云。千三功滿凡也仙。你聽我之言。廣積陰功。多種福。要求口訣。你再待五年。你牢記我言。多培善功。我又叮嚀千萬。若不然。休說

三五—五三一

是五年。就是十五載亦枉然。予遂別而去。可取哉趙學仙。苦功苦行。奔了整四年。敗產傾家。妻愁子怨。他置之不顧。道心最堅。那一日。俺東園仙到其家。趙學仙跪於我前。哀求老仙。傳他造福菓。傳他救世丹。俺老仙捧腹哈哈笑。謂之曰。你煉成了福菓在心田。福菓中藏的救世丹。你從此可長生不老。俺遂攜手。冉冉入九天。

赤精子

當洪濛初判時。五老同時降生。我其一也。我之事實。仙傳中已詳載。姑將我之渡世。爲爾等言之。我時遊塵寰。普度善信。當周朝鼎革。我又遊於人間。路過汾陽。見一家白光直冲九霄。知是積善之家。故有此瑞祥也。我遂徒步向前叩關。有人出迎。問客誰何。吾答以赤精子。彼遂讓於客舍。吾見其滿面善氣。因思一度之。問其姓名。答以楊姓。白安名。世居此地。我謂之曰。聞吾子

返魂萃英

四十

皇合中印書館代印

好善樂施。迄今已數十載。是大好事也。楊曰。何敢言善。行些小方便是已。吾曰。古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然子之功德大矣。苟再努力前進。則成仙佛不難也。楊曰。先生言差矣。舉世之得道者凡幾。予自知盡其心而已。况天下豈有神仙乎。古云。神仙還得神仙爲。况其無乎。即有之。僕亦不敢望此。予曰。子何見之淺耶。自洪濛以來。化生五老。五老又用金鼎。煉出嬰兒姖女。嬰兒姖女又煉出人數。殆不可勝計。其後五老憂其作孽。常遊塵世渡之。至今屈指算之。成道者不下千人。子何見之陋耶。楊曰。常聞人言。凡人之修仙者。必得玄術。方能成其道。不然。即如何度心。亦無能爲力。予曰。是言誠偏見也。子不聞乎。凡修仙者。當立苦行八百。千三百善。否則雖有通天徹地之能。想得長生救死之丹。不可得也。楊曰。先生之論。固是甚妥。然自古及今。修丹道而成者。至其羽化之日。皆有種種之憑據。種種之顯應。種種而成者。誰見之乎。予

曰。此理易明。吾當爲爾詳言之。夫積德而成仙佛者。皆其平日能不愧於心。不愧於心。即不愧於神。則靈光明矣。其心中無黑暗矣。既無黑暗。則心中之地獄空矣。上力行功德。作諸善事。則其靈之陰氣漸漸退散。其陽氣自漸漸充盈。夫惡者陰也。善功陽也。苟其不愧心。力作功德。善功既滿。陰氣純陽。雖不欲仙。豈可得乎。若夫惡人。終日作諸愧心之事。陰漸長而陽漸散。既散盡陽氣。則純陰也。則心中黑暗矣。心既黑暗。則種種之地獄現像矣。至此時。雖欲脫離地獄諸景。不可得矣。故謂善居陽。惡居陰。人苟力作善事。煉至純陽。至尸解之日。陽神出舍。能透金石而無碍。蹈日月而不見形。惡屬純陰。及其氣斷之日。魄濁而重。其孽案累累。自墮於諸獄。受諸苦惱。此理之必然。子何見之不廣耶。楊曰。然則修仙當以何法。予曰。吾頃已言之。當以功德爲修仙之築基。子既好仙道。此後當竭力種種善功。可預卜他日登仙也。楊曰。

返魂萃英

四十一

皇合中印書館代印

然則仙道。以培功德爲築基。則古人何用訪師千里。求真傳乎。予曰。子誠愚之甚也。夫無論修仙修佛。總當積下千三善功。八百苦行。始能望其異日成功。試再以修丹積德二者。爲爾分別言之。積德者其修易。不用千里訪師。自能跳出紅塵也。所異者功德滿日。而陽神所在。不能退出泥丸。必待其尸解而後發現也。修丹者。雖得師傳。然亦須功德圓滿。方可行火燒煉。及其成功。或三載。或四年。神丹已成。待雪花飄飄時。泥丸竅開。則出陽神矣。較之積功而成者其初難。而及其陽神出舍。跳出紅塵亦易也。楊子曰。今聞先生之言。弟子真三生有幸矣。遂誓作千三功德。八百苦行。予遂起作別。後十三載。遇楊子於途。寒暄畢。問其修道及其成道。共幾年。楊子曰。自別以後。予遂竭力功德。積諸苦行。至尸解之日。陽神遂出泥丸。予不欲冲舉。願在世普度有緣衆生。予遂辭去。後其雲遊百餘載。始升天去。勸爾後世修子。無論修仙修佛。

總當竭力善功。待功滿之日。脫壳仙去。或住諸天。或住三山。作逍遙之客。其樂何如也。後世之有緣見此書者。再竭力積德。則庶幾登仙成佛有望矣。勉之勉之。

萬法天師

我已經混沌一次。今將吾成道之事實。爲爾等言之。我姓李氏。降生之日。異香滿室。及長頗聰慧。好讀吐納之書。凡與吾交往者。悉皆緇黃之流。我性好善。凡見諸善事。悉皆量力而爲。後途遇非非上人。傳我道法。我遂入山煉丹。擇落雲洞天。凡燒丹七載。三成而三敗。一夜見一青衣童子。自天而下。謂我曰。師命告汝。未滿功德。切勿煉丹。因知爾之三成三敗。急速出山。須培諸功德。積諸苦行。再入山不遲。予遂再拜而受命。童子遂去。予復出山。回家作諸善事。凡十三載。家已漸落。予遂棄家雲遊。力諸苦行。飄蕩四十八載。遇吾師

返魂萃英

四十二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於野。師謂我曰。子之功德未滿。何得擅自燒丹。不懼于天怒乎。予遂頓首謝罪。師曰。凡好道之士。必先竭力作德。方能感動人。傳授玄術。及其得道。更當竭力修諸功德。作他日煉丹時之保護也。不然。雖道通天地。不積功德。動有層層魔障擾之。亦難成其丹也。予頓首受教。答言知悔。師曰。德之與道大矣哉。猶如鳥之羽翰焉。缺一而無所用也。此番須再竭力。修諸善功。再入山可也。師遂去。予經師之訓責。遂益發憤。力行諸德。又二十年。夜宿懸崖下。見一青衣童子。自天而下。謂我曰。師言爾功行已將滿。可以入山矣。予遂再拜受師之命。童子遂駕雲去。次日復尋前日之洞天。至則白雲往還。竟迷所在。遂入鶴山。擇一洞天。入煉十二載。神丹遂成。即出山遊。普度有緣。凡二載。遇赤雲子。遂將吾之丹訣。傾囊授之。初赤雲子富室也。性慷慨好善。凡於諸善事。悉皆竭力。行三十餘年。學服氣煉形之術。不成。日常怏怏。夜夢一老人謂

之曰。萬法天師汝師也。力行功德自能見之。赤雲醒。暗念定是神人指示。遂竭力作諸善事。行二年。遇吾傳法。予謂之曰。子無功德。必難遇我。今既得訣。當力作善事。免他日燒丹時有魔障也。赤雲再拜受命。遂與我同遊。作諸苦行。凡二十九載。予命其入山行火。予遂獨自雲遊。又十二載。予遊戲空中。見我徒赤雲子。煉陽神於山下。忽起忽落。予大喜。知其功已成也。吾遂尋之出山。同行積德。接引羣迷。又十一載。上天旨下。予與我徒。遂攜手上天。環顧寰宇。處處皆是煩惱。人生其間。切要破名利。丟開情緣。力作諸善功。則他日跳出五行。不受陰陽之陶鑄。逍遙自在。樂何如也。望爾無量衆生。各當省悟。無極老母

手扶鳳釐落紅塵。點點珠淚透衣襟。當日東土人烟少。纔命我兒降下東土。轉紅塵。哭一聲。衆皇胎。是好根本。爲甚麼。既轉世。忘了娘親。爲母的。依門問。

返魂萃英

四十三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望穿秋水。爲母的。思兒女。飯不沾唇。爲母的。想兒女。寢眠失宜。爲母的。想兒女。刻不去心。爲母的。想兒女。時時流淚。纔忙了。諸仙佛。降下凡塵。因此纔設亂沙。飛簷處處。想度這九二人。回鄉省親。普東土。設亂壇。大小萬餘。勸醒了。幾個人。返本復真。爲娘的。日盼望。衆兒回首。休墮落。惡道中。苦海沉淪。哭一聲。衆兒女。忘却家鄉。令爲母。直愁的。終日昏昏。

憶昔日。東土地。人烟絕少。衆兒女。降其間。常思家鄉。爲母的。念東土。衆兒不戀。因此纔。設下了。名鎖利網。自心思。東土地。從此成世。又誰知。衆兒女。本性迷茫。哭一聲。衆兒女。急速回頭。登道岸。出迷途。來見黃堂。爲母的。坐瑤池。時刻落淚。盼諸兒。早脫離。苦海汪洋。諸兒女。立善功。自得善果。免爲娘。牽望。日夜悲傷。哭兒女。哭的我。心如酒醉。望諸兒。速返本。積德流光。當此時。末期度。度這東土。九二人。切莫要。與故道常。言及此。拭眼淚。升雲離去。衆皇兒。體

我意銘心莫忘。

寶子明

昔日垂釣老漁翁。釣得白鰲。眼光閃閃似求情。我方寸慈意起。放入大江中。後三載。夜間得一夢。見一個風雅書生。跪於我前。謝俺救其生。我無以答。書生曰。今日切勿問。久而自能明。遂袖出一部玄玄經。謂我曰。此是三清秘旨。這是白玉神京。爲神仙之要道。不異黃庭。君窮究細研之。自能得長生。我曰。我一凡夫耳。何能修長生。書生曰。是不難。遂將其經授予。落坐於廳。篇篇爲我剖析講解分明。書生謂我曰。恩主再力修功德。自然性功卜早成。遂辭去。予送出門外。掛謝之。恍然醒。俺自思這個夢景。若有若無。豈有傳書之神仙。在夢中。究竟不足憑。天黎明。起振衣。見一卷落地。拾而視之。見其卷首曰。三清秘旨。細視之。皆神仙吐納之術。紙包書名。與夢亦同。其間惟這傳書書生。

返魂萃英

四十四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定是個仙翁。轉思呼爲恩主。其中情節實難明。俺遂望空展拜。自此後勤演經中奧。習長生。遂竭力積功德。培陰功。凡見諸善事。悉皆竭力行。積功七載。復起學靜定。三載而成功。陽神出舍。俺有廣大神通。遂棄家雲遊天下度衆生。住世三十二載。功已滿。果已成。玉旨下。跨白鶴赴玉京。勸爾後世修子。多立善功。常言道。立下千三善。天仙自能成。切勿甘暴棄。誤前程。積功德。立苦行。你功圓果滿日。仙佛接引。足下雲生。

水精子

當洪濛初闢。五老化生。我其一也。吾之事實。載於通鑑。考古家當備知之。今日經純陽懇請。趁暇來境。與衆生一叙。吾自道成後。時遊世間。接引諸緣。又常分靈轉劫。救濟衆生苦惱。今舉吾近年一事。爲衆生叙之。有秦好善者。積德賢人。好談莊老吐納之術。癖好林泉。其村南有靈台山。山中風景甚佳。又

爲修道瑯瑯。凡修成道果者。仙佛多出此山中。一日秦好善。偕數友人遊山。憩於石上。予見其數人。均有靈根。因思以度之。遂落雲頭。幻一羽士。坐空心嶺上吹笛。曲曰。洪濛初闢我化生。終日度化癡愚蒙。逢場作戲。警世人巧奪化工。看富貴畢竟一場遊仙夢。有緣者趁此機會早回程。我師引爾遊碧落天。赴白玉京。時和風徐來。秦及友人。聞笛中之音。皆相詫異。舉頭見吾。均指吾爲異人。遂同徒步上嶺。至吾跟前。皆向吾作禮。予答禮訖。問彼曰。頃品鉄笛。已見居士等遙指畫。定有不妥之處。望居士指教一二。秦等曰。非也。吾等頃在嶺下。得聞佳音。其聲悠揚飄飄。似有出塵之意。且字字嘹亮。如仙人度世之曲。未聞煞尾聲。似帶愁音。故特來拜訪。予曰。居士謂煞尾帶愁音。真可謂吾之知音矣。吾之所以愁者。憂這世道蒼茫。浩劫遍地。是以憂也。秦曰。坐談多時。未敢領教姓字。予曰。吾名水精子。生於洪濛初闢。上帝以吾居北

返魂萃英

四十五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方屬水。故名曰水精子。偶然踰遊。見居士數人。林中清談。吾知是高人。吾不禁現醜。衆聞吾言。均各拜倒嶺上。口稱道祖慈悲。今弟子有緣得覩金身。亦非偶然。敢請傳一延年之術。吾謂之曰。爾等之請延年法。當求之於本。究之於根。諺云。福自己求。命由我造。益壽延年之法。在於方寸。凡世上一切有爲。皆屬心君用事。日作種種惡事。則短命促壽。在其中矣。苟日作種種善事。則益壽長生。富貴在其中矣。爾等果能努力。作諸善事。則仙佛之果。可坐而待也。衆皆頓首謝恩。其中有一吳姓者。名天良。跪請曰。弟子頃聞師言。善惡兩途。已皆明了。弟子有心向善。無奈平日愧心處多。聞師之言。汗流浹背。不識亦可修仙佛乎。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言爾當牢記也。且往古至今。諸多書籍。言善人修道得道成道最易。惡人不能修道。天不容也。此言真失三教度人之宗旨矣。不聞釋家之言乎。苟能同心向善。火坑中有青蓮也。爾從

此同心。力作諸德。則爲仙佛亦不難也。況此時三會龍華。度諸有緣之子。無論善惡人。凡入道者悉皆錄之。所以者何。務期速成正覺也。善者加力修善。功果滿日。自然詣赴諸天。惡者同心竭力積德。將其善功補從前之罪過。補滿。再立善功。至於脫壳之日。或登仙。或證佛。要在其平昔之緣也。子牢記吾言。我將靜觀諸子德業矣。遂騰身雲端。衆皆再拜。後三年。吾見紫府選仙簿上。吳生及秦生之姓字。均放毫光。吾不覺大喜。緣其尚在塵寰。前程之廣大。猶未可預料也。

王質

憶昔年。採樵入深山。遇見四五老者。圍圍棋盤。俺遂立旁邊。看一看。誰勝誰負。誰占先。一老者笑顧俺。賜一棗令俺餐。我納於口間。咕嚕吞下。身輕似葉。我四十餘歲。精神倍添。轉成蓼花顏。似少年。旁觀約半日。老者謂我曰。離家

返魂萃英

四十六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多年。你回去看看。俺遂拾斧斧。柯已爛。腰中的裏糧似黃泥。我不覺驚訝甚焉。尋舊路出了山。走不多時。村莊在眼前。見些老幼均不識。急忙走至自己門前。抬頭看。呀。吾住的是茅屋數椽。堵敗不堪。却爲何半日的光景。改成大廈接霄漢。吾不禁納罕。是何人竊我房產。我憤氣填胸。尋着估宅人。我揮他一頓老拳。思及此。趨步向前。我王質若是鬪不好你。咱們也可執手到衙內。擊鼓喊冤。清平世界。則則乾坤。竟敢把人家的宅舍佔。何處狂徒。你的胆大包天。暗自思。此事雖然奇巧。那有此人。青天白日橫竊田產。且我來去只一日。即有百萬帝王財。鳩工造大廈。也難以不出半日間。這其中定有緣。暗念定是妖人竊眼。我王質從不信邪法。且耐着性兒。門外等了半天。未見個人焉。自念幻術窮眼。或如海市蜃樓。望之畫棟雕梁。近前摩之無迹焉。這定是有形而無迹。我且試試。真與假。是幻非幻。急近前。推一推門兒有聲。摩一

摩粉牆平川。門內黃犬吠。少頃。出來一個風雅的少年。問客何來。我不山的氣填胸。要發作俺的老拳。自念曰。且慢且慢。我且向前問個明白。盤問根源。俺遂走向前。恭恭敬敬。問這少年。我來此無別事。特訪王質。請問老兄他不在家焉。若是在家中。你費心通稟。我與故人見一面。還望你老兄照看。少年聞我言。眉頭一縐。打了一個寒戰。他答曰。我是王質的七世玄。曾聞祖父言。我這高祖他採樵入深山。也不知遇神仙是得了真傳。也不知是暴亡深山中無人見。空令子孫悲哀也不還。俺聞此言。不禁放聲大哭。淚淋漓。爾不知我即爾祖王質焉。我採樵深山中。遇見四五老者圍棋盤。我在旁觀看。停半日。臨走時斧柯已爛。腰中的裏糧如灰塵。當時我甚納罕。今日之事。我定然遇見的老者是神仙。真是萬古奇緣。少年迎讓吾入其家。我自念四五老者棋局定未完。看看世上數百年。仙家纔半天。這正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幾

返魂萃英

四十七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千年。不如我趁此早回山。求求這老者。咱也得個小小的神仙。我遂辭少年。少年苦苦拽我。我加力外掙。一心心要奔深山。少年看看留不住。竟撒手。招得滿街上人嗤笑多端。衆口齊說俺。這老者未免心意倒顛。俺應聲曰。倒顛不倒顛。看破世情回俺的深山。山中爛斧柯。回家已竟數百年。俺遂說遂走。大踏步走了半日。入了深山。看見四五老者棋局未完。俺跪在旁邊。叩求老神仙。傳俺個不老丹。老者曰。你方纔吃的棗。那就是長生藥。服一枚。還同地天。你從此後。出世積陰功。善果滿。自然入諸天。作神仙。少頃。老者均不見。且喜我服了一粒神丹。永不飢。俺遂出山雲遊。積些功德。接引有緣。凡十八載。功成。玉旨勅下。冉冉而上天。

張志和

憶昔日看破紅塵。不作春夢婆。想學個神仙。騰身上大羅。棄家雲遊。尋訪聖

師。覓些善事。積些功德。訪道至誠度。身似飄蓬客。走至中條山。遇見仙翁手。持藜杖。頭戴簪笠。身被袈裟。口中不住誦短歌。其歌曰。不作名利客。深山自婆娑。世外閒人多自得。永辭紅塵路。百代光陰似水流。冬夏伴我一竿簑。俺聞其歌。暗自念。這定是個仙客。若或隱居深山古洞中。亦是個羽客。趨向前長揖之。求玄妙出婆娑。俺是訪聖師的張志和。我把世情來看破。因此不戀這高樓大廈。不作春夢婆。我今日有緣遇見仙師。望你爲俺疑團打破。我弟子定然立志報師恩。度緣人上大羅。老仙曰。俺是中黃丈人。遊世度有緣。挽狂波。我今隨你心中願。傳你金液還丹訣。你回家再努力積功德。八百行圓。千三善滿。你駕祥雲上碧落。作個雲外三山客。樂如何。遂將丹訣點於我。授半日。俺已心領而神會。暗自念。信是仙家法無邊。此中玄奧多。辭恩師。披星戴月陽關上。半月而抵家。努力作功德。逢見善事竭力爲。絕不計較化錢多。行

返魂萃英

四十八

唐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六載。惹得些凡夫破口笑話我。看你這無功難受仙家福。俺把兩眼閉着。兩耳堵着。管些甚麼一丈魔。看你世上有百萬富。俺他日作神仙。住宮殿高巍峨。還是仙家樂趣多。又三載入深山。隱於火蓮洞。行起爐火。三年功成。把丹房拋却。出深山雲遊。度緣人上大羅。又七年。積下許多功德。那一日醉臥松樹下。聞空中一曲鈞天樂。俺遂陽神出舍。把個吳皮囊拋却。作了神仙上了大羅。吾之事實大概如此。望爾修子力培善功。廣積陰德。功圓果滿。自在逍遙。作個長生不老客。這都是俺的經過。常言道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這其中樂趣實在多。你與俺個萬里河山。俺也不換此中樂。哈哈。俺也不換此中樂。

軒轅集

憶當年。混俗接有緣。在那潯陽畔上。渡醒了曹真元。曹真元。年四十。他樂善

不倦。我特降世俗。渡這個有緣。那一日他在那街頭上站。俺看他道骨仙風。儀表不凡。落雲頭到靜處。搖身一變。變一個丐者。癩滿身間。頭戴開花帽一頂。身上的衣服纏綿不堪。跣足垢滿面。手持一根拐杖。狂歌街巷間。俺歌曰。天天年年。天天酒醉醉天天。年年朝金闕。浮雲伴神仙。百歲光陰最易逝。人活百歲世上鮮。勸君急早培功德。與俺軒轅集。接緣作神仙。時吾歌未已。觀者圍繞如堵。皆謂吾瘋顛。時曹真元亦在觀者內。獨被異我之行踪。予復作狂。嘔吐痰數塊。復歌曰。一塊清痰是仙丹。世人服之立成仙。有緣給你快咽下。且莫錯過此機緣。且莫錯過此機緣。因持以與觀者。衆皆作惡。皆謂一瘋顛丐者。觀者盡避去。只剩四五人。曹真元作禮於我前。因邀至其家。予見其心虔。隨之。見其茅屋十餘椽。却雅潔。讓我客舍。跪拜如儀。問俺行踪。叩俺的妙玄。俺均推不知。予欲辭去。他苦苦的纏俺。無計奈。只得在此幾日盤

返魂萃英

四十九

唐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桓。予復日日嘔吐。穢氣散屋間。腥臭之味。實在不堪。俺特試試那曹真元。心誠不誠。心虔不虔。他不但厭。反與我語。謙恭開笑顏。盤桓了七日。他七日未離我前。俺傳妙訣於那曹真元。一日夜盡我之訣。俺遂辭去。駕上雲端。他潛修七載。丹成又出雲遊。積陰功凡十五載。他功果圓滿。兩足雲生。騰身而天。

貧極道人

昔日看破浮生如浮雲。作閒漢。把杯中之物食。雖然不能成佛。也要作個酒中仙。俺放蕩多不羈。與這花酒結淨緣。世人何似俺。行樂不顧愁。不顧囊空無有錢。好的是丹道。愛學的是神仙。也莫有名利鎖把俺絆。俺跑於終南訪真傳。踪跡三四日。望見一洞天。見一老叟閒遊把步散。俺自念此老丈。定是個神仙。急忙趨向前。叩玄玄。老叟曰。俺也不是佛。俺也不是仙。即爲何問

俺叩玄玄。我見更不傳。長跪乞垂憐。望師父開慈悲傳我玉液丹。更曰。學金丹也不難。我問你立下多少功。積下多少善。丹書云。千三功滿凡也仙。想你在家的時。未把書來翻。你竟想雲遊。即能遇神仙。你看何容易。恐怕難。若是神仙不積功不積德。想仙便成仙。這天下神仙也能滿世間。我勸你訪道且不忙。急速回家轉。積些功德作些善。我必踵門把法傳。俺哀求半天。這老叟慈心不發。丹訣不傳。竟與俺個無顏。俺遂拜別。尋舊路而出山。俺遂收拾行李。奔陽關。走有月餘。回家轉。焚香禱於天。發大心願。誓要立下八百苦行。一千三百善。俺自此竭力作功德。努力培福田。凡諸善事。量力而去辦。行凡七載。家漸零落。典房賣產。淨淨乾乾。又二年。日與凍餒作伴。一日身體不暢快。大限來到。陽神出泥丸。俺雖是未得丹道。脫壳亦成仙。雖是貧極。與俺個帝王此樂亦不換。勸衆位莫把名利來貪戀。你要想人生一世須行樂。氣斷

返魂萃英

五十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時思一思從前。何異華胥夢一場。何異南柯問。我看世人多執迷。以假爲真。忙忙碌碌跑顛顛。錢也不夠化。衣服不夠穿。穿的粗布想綢緞。到臨終。你試看衣服身外物。兩手空空難帶錢。依我看。何若在世把德積。功圓果滿入瀛天。哈哈入瀛天。

王重陽

浮生恰似一枕黃粱。多少英雄。如服迷魂湯。不謀修道學神仙。終日奔走名利場。君試想富貴花間露。恩愛却是草頭霜。也是俺看破世情盡是假。纔遇着恩師呂純陽。俺邀至寒舍下。住居月餘。門第實有光。蒙吾師傳我還丹煉剛陽。俺先立了許多功德。廣培福田。纔下手入丹房。爐火三年神丹成。棄了妻兒。拋却莊田。出離大名。雲遊四方。接有緣人上慈航。雖則是隻手難把狂瀾息。俺却要憑這口角。把道法處處宣揚。君試想富家受財作銅臭。俺貧道

返魂萃英

守道道味香。君試想王重陽。大名是吾舊家鄉。俺雖不房屋連阡。地連陌。俺也是一世家赫赫有名揚。俺不戀大廈與高樓。俺不愛甚麼金馬玉堂。若論俺雖然不是惺惺漢。也作了萬劫不壞一金剛。俺此後逢着呂師對我講。教我到山東密海。度幾個緣人上天堂。俺遂來到密海地。認了個徒弟馬丹陽。開化全真庵。自此後收了許多徒弟。得道七個。隨後相繼煉陰陽。功果圓滿格上齊。是事七真傳內載得詳。也不用俺多講。諒你們盡知。這七真憑道德。纔入白雲鄉。逢此時末期普度。早回首把道岸上。君試看。孽海波浪翻。遍地是魔障。這一場浩劫。真令人胆寒心慌。忙的諸仙佛降魔世。勸化人挽這滄桑。終日間奔走凡間。勸緣子磨得舌敝唇焦。跑得汗流。走得慌忙。你若回頭向善。三冬煖。若不同回頭。豈不枉費婆心一片。六月涼。我希望有緣子。早上道岸。我希望九二人。同登慈航。我希望大地衆生休執迷。我希望速修道德入

返魂萃英

五十一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仙鄉。但願得有緣人。回心向善。諸仙佛定然是歡喜鼓掌。書成後傳大地。定然是滿地回春。且坐待看一看。他日仙佛滿天堂。是俺希望。是俺厚望。你切莫執迷。苦海中。生死流浪。

譚峭

看破生死流浪。識透世情。附炎避涼。浮生懺悟幾個醒。放下塵囂事。學神仙上天堂。也是俺看破紅塵。恰似苦海茫茫。纔訪聖師。雲遊在四方。憶昔學道棄家去。鄰里笑俺無道風。無仙骨。定難遇神仙。不久即還鄉。聞此言。不由俺暗中笑。是何異慰我的妻子兒郎。俺經年出遊。訪玄術。非是誇獎。真真是熱血一腔。奔走數載。跑破了芒鞋多少雙。也是天公垂憐。遇見仙翁妙法宣揚。邂逅相逢王東陽。他看我虔心一片訪至道。他看我爲拜聖師走慌忙。笑謂我曰。雖然是雲遊訪道已多年。果真是一片誠心格上齊。纔遇見仙翁俺王

三五 五三七

東陽當言道求仙金丹有功德不立善功。銀錢銀神舖空自誤。你今有緣。我遇。我遇你無字道經。你得訣後還回家。要三千功德。功德下。你再入空煉金丹。保你三年大道成。定然金丹氣味香。請口嘗。若不培下一千三百善。卽得丹訣。想燒神丹亦枉費心腸。當言道欲求天上寶。須用世間財。所謂財者。非是香楮敬神。收你舍施錢財。造福田。培些功德無量。你這再拜受教。我師遂將古聖心印。和盤托出。層次火候對俺講。口授半日。俺已心領神會。這還丹法。全憑着千三善功。八百苦行。金烏半升。玉兔八兩。爐中火候。交文武。方能煉成金剛。恩師命我休雲遊。速還家鄉。先作些功德。再入室煉剛陽。我遂別恩師。陽關路上。走了月餘。進了自己村莊。鄰里看見吾吃吃面笑。俱道我在外數年。竟不掛念妻兒田莊。俺答曰。我是個鉄石人。看破紅塵不貪戀。俺是個穿雲鳳。九天翔翔。俺是個大鵬雲路九萬里。俺是個登仙客。要徐

返魂萃英

五十一

上海中華書館代印

步天堂。行不數武。門庭在眼前。俺遂叩關。妻子出迎。他笑俺竟是癡呆漢。還家鄉。我暗指曰。你看我癡。卽把丹訣。已訪得玄術滿錦囊。到而今。一心心要作神仙。不學那些迷徒。想那金馬玉堂。雖然是衣徹袍。你可知身帶無價寶。待丹成。入金石而無碍。步日月而無光。準備這些凡夫望見。成個饑眼腦。學不得俺譚峭之行藏。俺自此作完功德。繞入室安爐立鼎。將火水倒倒顛顛。要煉純陽。三年而功成。棄丹皂。拋田園。雲遊四方。住世四百二十載。玉旨勅下。跨鶴上天堂。奉勸後世之修子。只要你善功圓滿。卽不煉神丹。脫壳之日。亦必上西天。或入帝鄉。

憶昔當年訪道玄。踏破芒鞋。雲遊十餘年。那一日。走至河陽縣。遇見個童兒。牧羊村外邊。他信口而歌。俺聽其清曲。怡然。其擊節歌曰。豔陽天。豔陽天。

想當初火龍拜師終南山。他結仙緣得丹訣。煉成一粒紫霞丹。君若無功休妄想。君若無德。訪道亦徒然。其歌嘹唳清越。俺聞童兒歌。不由酸心淚如漣。想起訪道在外多年。也是俺無有功德。難遇神仙。俺不由得暗自打算。打算在外訪道好。不如回家多把功德辦。俺果是功行滿。難道頭上無青天。定然能感動個至人。光臨寒舍間。俺具一片至誠心。焉知不與俺個靈丹。那時者俺定然歡地喜天。髮白重黑。齒落重生。身輕如葉。作個長生不老仙。俺正在妄想。忽轉念自謂曰。郝大通。郝大通。你無功德想神仙。疑心一片作妄想。真枉然。真枉然。復自念。俺在外多年。未曾訪得道玄。拋妻兒。不戀莊田。雲遊多年。實指望遇見個異人。把道傳於俺。至於今未見一仙。諺云。黃泉路上無老少。思及此。愁更添。恐怕立德來不及。怎能平空結仙緣。倘若壽元不永。黃泉去。豈不誤俺轉世一生。拋的那妻兒叫哭連天。莊田何人管。眞眞是癡跑。

返魏轂英

五十三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十餘年。俺又轉自念曰。當初妄想最高興。而今懊喪不堪言。罷罷罷。歸旅舍。收拾行李。咱回家轉。丟開這些妄想。盡力功德辦。有道是青天不虧君子心。有道是功德能感諸神仙。俺遂回家。竭力作功德。努力培福田。行及五年。傾了家。敗了產。惹得妻愁子怨。俺却終日苦苦禱蒼天。常言道德重鬼神。欽而今胡不然。忽聞空中言曰。王重陽開化全真庵。與爾有緣。速速前往訪道玄。俺遂棄家至齊海。拜師得真傳。煉丹正三年。燒熟了一粒龍虎丹。俺服了刀圭。捧腹大笑曰。哈哈。哈哈。這纔知命由我造。不由天。哈哈。哈哈。雲遊七載。積下善功千三。俺功已圓。果已滿。羽化而登仙。眞眞是樂道遙分不計年。

黃老

當洪濛初判。玄玄道祖。化生五老。我其一也。我之事實。仙傳中已詳載。姑不多贅。今將吾之渡世。爲衆生詳言之。爾時我見無量衆生。沉淪於苦海之中。

我時隱顯。接引衆生。當周末世。天下大亂。羣雄割據。我遊於常平。見一人耕於野。面有善氣。因思一度之。遂過其前。是人見我。排曰。長者雲遊天下。得非黃老乎。予暗念予之渡世。隱顯無人知曉。予答曰。然。此人曰。予姓公孫氏。邴名。慕道多年。昨夜三更。夢雲氣滿天。一龍見首而不見尾。醒而占之。當有大聖人過此。然不知經山何方。復策之。應在西南方。故待於此。頃見老丈飄洒不凡。故敢動問。予曰。我五老之中黃老也。時遊塵俗間。隱顯渡世。公孫聞我言。遂再拜受教。予扶之起。謂曰。子既慕道術。當知修道之基。公孫答以不知。予曰。所謂基者功德也。凡古之修仙者。越此莫能爲。故修仙之道。全憑功德。爲修仙之基。所謂基者築基也。如修蓋房屋。必先築其基。築基既固。則房屋自然耐春秋。苟基不固。而望其房堅。豈可得乎。譬如修道。不力積功德。蒼天難格也。聖師難遇也。卽或幸得玄術。而功德不足。含糊而修之。亦易成易敗。

返魂萃英

五十四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也。故古曰。德者道之基。道者德之本。道德並行。脫此生死。則易如反掌也。公孫曰。修道築基之法。弟子已明。敢請其次。予曰。其次莫如淨心。夫淨心者。亦修道之一步功德也。心淨而後念清。念清而後諸欲寡。諸欲既寡。性自常明。此心中有一分之念。卽有一分之不明。性既常明矣。則陽氣聚。陽氣既聚矣。則陰氣漸消。漸消不已。乃化成純陽。則此心中永無黑暗。既無黑暗。卽無愧心。既無愧心。久而長。長而久。則純陽之性輕浮矣。故云修道。必先淨其所欲也。公孫復問曰。淨守之功夫。弟子已明。敢再請其次。予曰。凡修道者。必先積德。其次淨心。寡諸欲則過無矣。再其次者。莫如立大心願。當思成已成人。苟存此心。則定能擴我之功也。須知世人沉淪苦海。爭名奪利。性靈全昧。絕不思及修積功德。可以跳出五行。所謂度人者。見人勸化。故此功德莫大焉。吾故曰。擴充吾之德業也。公孫曰。弟子聞老丈之言。不覺頓悟十成。吾曰。爾既

了然修道之旨。卽此數言。爾勤行之。則久視長生之法。不待言矣。予遂辭去。後公孫力行諸德。凡四十八年。予復授以爐火法。彼煉之十二載。玄玄遂成。後復雲遊渡世。又四十二載。始升天去。吾今本無暇來此。經諸仙之懇請。吾故現身說法。此書成時。諸善子須廣爲流傳。小則可修己之善功。大則可移浩劫於無形。此書已出。凡用心觀此者。卽是有緣。總當竭力修德。則庶幾上道岸也。若有衆生。曾作種種大惡。如見此書。欲回心修道。紫府亦皆錄其名。蓋勿論有何大罪過。先立功德補之。待至修成仙佛。則與無過者之修道相伯仲也。切勿躊躇不前。此時正末期普度。無論何等之人。苟能回心向道。上天悉皆錄之。爾等萬勿甘自暴棄。須知吾此次降塵非易。吾雖非位尊德重。然決不空談欺汝也。後世有緣之子。其各勉諸。

王處一

返魂萃英

五十五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憶當年爲吃穿。五更起。半夜眠。一片利心只愛錢。那一日在街上耍玩。忽聽得哭聲震天。也是俺多心。細打聽却原來是某紳之父謝世焉。他享壽八十有五年。俺聞此言。不由心暗酸。俺的淚如漣。想起了壽過古希世間少。齡享期頤。亦難免黃泉。思及此。利心灰炭。我何不趁此健康訪神仙。也免命終時。鬼卒來勾。手拿閻羅批判。我遂回家。收拾了資斧辭家園。起初時聞人言。終南山內。隱着許多神仙。其餘諸名山。在在有洞天。此番訪道。難道說不遇見神仙。先進了武當。踪跡數日。一無所遇。次至終南。白尋了數天。又至華岳。空行竟占。跑了年餘。至此敗興。不由俺叫苦連天。俺無法。只得回家轉。耐耐性兒。天公豈能不睜眼。行了十餘日。纔轉還家園。街坊鄰里。他笑俺是癡人。說俺是瘋顛。族人譏辱俺。你有福不會享。妄想學神仙。自古道神仙還得神仙作。那有凡夫成神仙。你訪道年餘。定有些玄玄。演演你的妙術。教俺井蛙看。

看青天。那時俺又遊又差。不由暗打算。恐俺王處一。教你們當作笑談。俺默不言。用功夫讀些指玄篇。其一章上寫云。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欲求天仙者。當立善功千三。聞及此。打了個寒噤。呀。怪不得訪道年餘未遇仙。俺從此盡心竭力。把功德辦。俺想成天仙。立下善功千三。難道說凡夫不能成神仙。俺且盡力爲。竭力辦。行之六載。聞人言。南海縣王巨卿。開化全真庵。喜得俺眉開眼笑。此人定是個神仙。俺收拾行李奔南海。投此全真庵。命我入。師一見吾。卽收錄俺。侍師數載。後傳俺還丹訣。命俺出訪有緣。擇一福地煉大丹。俺遂別師去。擇一洞天。煉了整整三年。纔燒熟了丹。內功已畢。俺外功未圓。辭古洞出了山。混俗和光。接引有緣。行功德七載。那一日青衣童子。空中宣玉旨下。俺隨之冉冉而登仙。勸後世學道者。無論是修佛修仙。不立功德。雖然誠心難格蒼天。須知千三功滿。學佛者是佛。修仙者是仙。爾等修子。牢記

返魂萃英

五十六

陽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老仙之言。一篇俚語。功德爲重焉。勉旃勉旃。

鬼谷子

昔日疎名把利淡。丟開婆恩子愛學神仙。訪聖師胖臍兩足。奔波十一年。天公垂憐。把薛華仙師遇見。師見我的心誠。傳我妙法玄玄。我辭恩師回家轉。舉目遍地盡善事。乃手中無錢。愁無奈。纔把地賣茅房典。救濟些飢寒。行功十餘載。入室把丹煉。行火三年。猛見庚方新月一勾彎。渤海中波浪滔滔。直上翻。龍宮雷隱隱。紫氣繞泥丸。神丹已煉成。從此後俺的大壽同地天。再不受陽陰陶鎔。閑王拘管。俺是個金剛不壞體。大羅神仙。遂棄家攜書隱鬼谷。面壁調元元。終日靜守古洞。全無半點俗緣。四時自行樂。逍遙不計年。春聞鳥語。夏聽蟬鳴樹間。秋瞻隴畝黃雲。冬賞山林白雪。樂無邊。復分神雲遊渡塵寰。廣結善緣。我想着喚醒舉世人。這是我王樹的心願。當周時。化身遍天

下。只渡個孫臏作了神仙。奈世人春夢不醒又酣眠。俺自想與這衆生同樂。瑤天。任你舌敝豈不白談。若說是神仙。人人欲爲。若說是先積功德。那個割愛這錢。你須知這修道甚易不費難。地仙三百善。欲求天仙者。當積一千三百善。你只要志心挨。努力辦。這千三百善功實不難。你功圓滿。命終陽神離這臭皮囊。步九天作神仙。壽同地天。何等自在安然。惜乎迷徒看不開。疑心看守這几串錢。聞行善。說艱難。說手中空空。囊中無有錢。若遭禍事。無錢也有錢。常言道。能教錢屈。不教人受冤。你細想。當初若把錢作善。也許無有今日天。迷徒速醒。切莫作守財虜。他日含冤。有一等曾作惡。不甘向善。甘暴棄。令仙佛替你心酸。逢此末期度。無論善惡人。悉皆收錄紫府列仙班。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勿憚改。無異聖賢。書成日傳大地。有緣者急早回首。切莫貽誤。你追這神仙。我講的粗俗話。盡是實理。望有緣早跳上救生之船。我住世

返魂萃英

五十七

陽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三百載。玉旨勅下。我纔跨白鶴。騰於霄漢。

沈萬山

憶昔日寄世時。秦淮落落一大家。看破浮生黃梁夢。樂善而好施。功德豈止恆河沙。從不惜金玉。只知行善積功德。一場富貴。却似鏡裏花。也是我愛積善。天公垂憐吉人家。靜坐書軒。門外有人叫。俺纔倒屣急出相迎。見一道人。仙風飄洒。頭頂簪笠。身披鶴氅。手持拐杖。兩腳芒鞋。問我曰。沈萬山。是否卽此家。俺聞言。不由驚而訝。這道士真真是袖裏百中經。悉陰陽。判五行。斷八卦。真不枉你風清而月朗。雲遊霞光踏。忙答曰。不錯不錯。是咱是咱。請道師入客舍。吃幾盃薄酒。喝上幾盃茶。表一表咱們慕風林下道。士亦不謙遜。走進客舍。與俺問答。我問曰。道師棲真在何處。道人曰。雲遊到處便是家。我問曰。道師高姓名。道人曰。博陵的張三丰就是咱。道號遇遇。俺聞此言。急

下拜。懇求恩師。你將我收下。弟子慕道多年。竟未遇見神仙指點。咱三丰師謙遜來拉。謂我曰。我今特來指點爾。傳你道中話。憶昔日官博陵。年已六十。我只想做一場富貴。何異華胥夢。何異風前燭。也是我謀隱林下。挂冠而逃。直奔終南。捷徑訪神仙。誠心一片。不把家掛。戴月披星。走入終南山。遇見火龍師。纔傳俺攢簇五行術。九宮會八卦。煉金丹。飛紫霞。我遂辭恩師。離終南。訪仙伴。已經四秋夏。好備法財而入室。冬至一陽生。把手下。至於今未遇個有緣人。亦是我晦氣。亦是他們無造化。俺問你有餘慶。是積善人家。特來造訪。我作個傳法師。你作我的個護法。咱們入室燒丹砂。俺問師言。喜不自勝。稟師曰。師父說好便好。俺自此擇一黃道而入室。按爐立鼎。煉紫霞。恩師作丹客。我作了金液護法。恩師三年神功成。把妙訣盡傳於咱。復授我點石成金術。果真是富甲帝王家。師遂辭我深山面壁去。俺又散些貲財。積些功德。

返魂萃英

五十八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德。這個長壽花。積善三載無懈怠。非誇口。真真是無量功德。數如恆河沙。俺遂下手採真陽。三年神功成。雲遊四方度有緣。宣揚妙法。道成住世十八載。功已成。果已滿。玉旨勅下。俺遂脫壳去。冉冉入雲霞。奉勸世之有緣人。早修長生果。早栽延年瓜。你切莫貽誤鵬程九萬里。徐步踏烟霞。無力者立諸苦行。有錢者施捨錢財。自能無碍無罪。功滿日。赴玉京。朝金闕。樂靡他。

慧通子

憶昔日。夙鍾仙緣。總角知行書。年既長。俺雲窗攻苦十餘年。一心拾青紫。志在凌雲天。那一日放假歸。路途上遇見一虬髯老仙。白雪侵於兩鬢間。他問我。孺子青紫想。這都是幻泡絲。你一腔熱血凌雲煙。何若隨我而修仙。可不知你意下否。願我聞言。不由心納罕。忙問曰。常言道。神仙還得神仙作。那有凡夫作神仙。道士曰。哈哈。你謬見何偏。你須知功滿千三凡亦仙。祇恐凡夫

返魂萃英

志不堅。你若有志從我去。引你遨遊大羅天。俺聞此言。心中暗喜。拜於其前。求仙人收錄弟子。再不作妄想。俺從此誠意虔心學神仙。師遂賜我道號慧通子。引我走入終南山。至一絕岩。上有一洞天。吾隨從入。見其中室當空懸。別有一地天。師遂授我還丹法。俺遂爐火煉金丹。三年而功成。師命我出山。俺遂離古洞。回頭看。石壁峭立。那裏有古洞。那裏有神仙。定然是住世的隱仙。俺忙下拜。復尋歸路而出山。雲遊接有緣。凡十三載而功成。玉旨勅下。入九天。奉勸修子。各當努力作善。功圓果滿。待尸解。陽神出泥丸。作個逍遙自在仙。俚語幾句。權作指路碑。權作救生船。要普度天下有緣。爾可牢記心間。哈哈完。

鍾離雲房

俺雲房漢朝一大將。失兵機。竄入天台。遇見東華授我不死方。俺自此悟徹。

返魂萃英

五十九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道中真妙理。終南山內煉玄黃。也是俺靈根不淺。上天憐。爐火三載。燒成一粒長生藥。脫去法網。見閻王。俺自此雲遊塵世。要渡些有緣之人步天堂。那一日遨遊在市上。遇見個老者求丹方。俺問其何名。他答以姓岳名善。本貫西洛是家鄉。一生好神仙。雲遊在四方。飄蓬數十載。竟未遇聖師傳丹訣。成金剛。於是苦苦哀求我。俺遂引之旅邸中。傳以爐火煉丹方。是日靜夜。俺試一試他的量。於是幻一盜。破窗入。探取其錢。這岳善恍惚間知被盜。持燭遍照。惟失一錢囊。他暗自念。得不足喜。喪不足悲。是即時運道尺而魔丈。滅燭復登牀。呼呼睡去。竟未有惜財心。果真是天大的量。至次日予即還之。而岳竟無歡悅色。果真是將這炎涼腹內裝。吾謂之曰。昨夜乃吾幻巨盜取爾囊。爾可謂得失不動於中。函囊有方。岳跪曰。弟子既入此門。只知行善。豈顧得失。金銀者儻來之物。弟子豈以些小錢財。迷却性王。俺聞言喜如狂。收者弟

子竟看破錢財。竟悟徹修善。煉這不死方。此日岳辭去。俺復飄蓬至他方。雲遊千餘載。渡了些弟子上天堂。後遇岳善派鹿野。寒暄畢。我問其幾年成丹。煉成金剛。他答曰。辭別恩師後。回家園。力培功德三年正。復又爐火煉丹方。三載而功成。至今雲遊接緣子。却未曾謁見恩師。罪過實難當。談論畢。分手騰空去。他積善又七年。丹詔下。騰身把天上。此後至唐朝渡純陽。亦在長安酒肆中。待其自講。吾姑不言詳。這是俺的事實對爾講。望你們有緣人。趁此普度。急早上慈航。也免得他日見閻王。哈哈。也免得他日見閻王。

浮邱公

昔日看破浮生似曉烟。俺纔棄家訪神仙。踪跡遍天下。遊入匡廬山。見一道人飄洒怡然。兩鬢垂白雪。面似蓼花顏。鶴形而龜背。儼然一神仙。俺趨前叩妙玄。道人不答。長嘯一聲。騰身而上天。指揮白雲。布成功德二字。復哈哈大

返魂萃英

六十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笑。俺心會其玄。定是我無功德。不將丹訣傳。俺遂再拜。這神仙已不見。俺遂尋路出深山。離匡廬。一心回家。積功累善。俺遂披星戴月。進家園。及抵家。焚香發誓願。求天公恤憐。俺定立苦行滿八百。善功一千三。自此後。凡見諸善事。盡心竭力辦。並不計較。囊中有無錢。行善四年餘。負欠親友許多錢。俺遂典房賣田園。看破錢財是通寶。那能常在咱眼前。未幾相繼零落。常與餒作僑。凍作伴。俺却厥志不忘。要學個神仙。旁人貽笑我。俺却愛惜這妙中玄。常言道。善功積圓滿。自然遇神仙。把丹訣指點。又二年。果真是室如懸磬。那有瓢米半文錢。俺纔遁跡浮邱山。具一片至誠心。定將神仙見。蒙中黃老人傳我玄中玄。俺遂入室起爐火。一心要煉玉液丹。行火二載功半成。咳嗽咳。也是我魔障起。一粒金丹。走入夢寐間。我復重安爐。重立鼎。煉這元元。復三年功方成。俺遂靜隱在此山。終日逍遙瓊漿醉。並無半點煩惱纏。閑時會五老。

把棋敲。閑時駕白鶴。遊諸雲山。俺自塵俗遁跡入深山。終日間逍遙自在。怕到塵寰。住世百餘載。玉帝勅旨下。選我作仙官。俺遂赴帝闕。將俺這片心思。祇以長生而為樂。不願上天作神仙。上帝嘉勉。俺復駕雲回古洞浮邱山。至今千餘載。未曾降塵寰。今日經呂友邀請。俺纔來降鸞。要渡些有緣人。同俺高臥浮邱山。若個有緣早回首。苦行完善功滿。咱們自晤面。幾句粗語。休當耳旁風。宜牢記胸臆間。

孫臏

憶昔日看破名利。遁跡入深山。鬼谷師傅我返魂丹。俺遂按爐把鼎立。擇冬至一陽復生。把火煽。將一天殘霞收拾鼎內。要煉就長生不老藥。作個大羅仙。行火凡三載。神丹已熟。止爐火。一粒刀圭吞入口。方知我命不由天。俺默思功行未積滿。不如雲遊接有緣。主意已定。俺離古洞走出山。身似飄蓬客。

返魂萃英

六十一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逢場作戲。那有一點心事牽。雲遊二載餘。遊至榮陽。遇見個有緣。他見我飄洒似神仙。近前一揖。認俺作師父。我不由的驚訝。便邀我至其客舍間。我問其姓名。答以韓志堅。復請我姓字。俺答以姓龐一字淵。書生曰。決非決非。我問其相招何為。他答曰。昨夜一夢真希罕。夢見個老人。說我靈根不昧有仙緣。又益以積下許多陰功。造下許多福田。待明日長街狎狂的。就是個神仙。你須具一片至誠心。他傳你丹訣是必然。言畢。倏不見。我恍然而醒。嚇得渾身大汗。自思妖夢不足憑。頃復睡去夢如前。俺次日醒。暗自思。此夢當有奇緣。故晨起散步於街上。留心訪神仙。不料竟將師父遇。你可傳俺妙中玄。我聞此言忙答曰。你雖學道心切。你可培下多少善。韓答曰。弟子雖未曾培下許多善。慕道心頗切。自幼好神仙。樂積功善。我見其心最誠。道念堅。夙種靈根自非凡。今日相遇我。亦是前生緣。也不用我考試心田。忙答曰。我是則足

道人孫膺仙。韓生復下拜。我謂曰。自古道。忠孝即是天堂客。鬼蜮豈能作神仙。當日爲隱士。與龐涓雖未同朝而官。他却險詐。誑我的十三篇。又別我足。我纔作作瘋顛。你看他欺心頭上有天眼。恢恢天網豈能逃。他被箭射死馬陵道。我却修煉而登仙。要作蓬萊客。須備苦行八百。善功一千三。這些德行。方能買得一粒長春丹。韓生再拜而受教。我將玄妙傳。口授半日。他已會其玄。我囑曰。你切勿急於成丹。須先立些功德。免受妖魔纏。道尺魔丈。切莫輕看。功行足。再入室。當不爲晚。倘若急於行火。不先立功德。層層魔障來相鬧。終難燒成丹。我遂辭去。韓生送至門外。俺騰身入雲端。又七年我遊遊漢水。見我徒遙立於水畔。彼見我。寒暄畢。我問其根原。韓曰。自昔日蒙師傳我玄中玄。我遂積陰功。培德行。整整有四年。遂辭塵事而入室。三年而成丹。我遂棄家雲遊。度有緣。我嘆曰。看起來。德爲修仙本。無德難成丹。苟別後不立功。

返魂萃英

六十二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遂入室。卽經百千劫。亦難燒成丹。語畢。遂相別去。韓住世三十一載。功成。玉旨下。職授蓬萊天。勸爾後世修子。其各盡力積善。功滿之日。自然入九天。

劉一明

憶昔日攻苦在雪窗。一心鵬程九萬里。博得個學士金馬玉堂。夜讀書燈光下。一霎時悟澈修善。自能入仙鄉。復觀呂祖火龍傳劍記第二篇。五十年富貴。一枕醒黃梁。俺不由暗自付度。暗自想。大壽難三萬。何異蜉蝣朝生而暮死。水國鄉。錢財猶如下山虎。終是一片撲嶼的心腸。昔日石崇守富財。到而後家產被人有。綠珠墜樓下。千古空自傷。初我一心無二意。想作個朝郎。看起來。這功名何足慕。奸貪臭名罵萬世。耿耿忠心。到而後也是無有下場。昔比干諫而死。一點丹心萬古明。又想起妻子共結同心侶。到冥中再難見面。何異那蘭草散沁空谷香。卽當初買臣負薪而苦讀。家清貧。崔氏求休書。分

離了鴛鴦。俺又想起兒女冤孽債。終日間勞勞碌碌。替他們作馬牛。思想思想。冤枉不冤枉。憶昔日卜子夏。哭子而喪明。這都是挂肚牽腸。俺一時心亂似蓬麻。看短檠燈光亮亮。這一片青紫心。付之汪洋。戀他甚麼學士。愛他甚麼朝郎。終不如趁此少壯。俺也學學佗帝君。醒這夢黃梁。自此日。備了些零星碎銀。負笈遊四方。倘若天公加憫憐。准備遇個神仙。傳我不死方。俺離家飄蓬無定所。三載餘。遇見龍谷老人坐路旁。俺見他飄飄似仙客。白髮朱顏。恰似風清月朗。諒許功未滿。他混俗和光。俺急趨向前。求個不死方。老人曰。此處非淨地。你隨我草舍中。我將層層火候對你講。老人緩步行。我徒步從之。俄抵其柴扉。見其滿院野花香。芳草連階綠。犬吠客入慌。老人引至草舍間。門橫一支匾。書曰不死堂。老人呼童烹香茗。復問我姓字家鄉。俺俱答之。老人曰。相隔關山十萬里。內容我盡詳。少頃茶至。品茗講仙真。某也得道易。

返魂萃英

六十三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某也得道難。某也幾年飛升入仙鄉。師見我心誠。傳我不死方。留三日。我盡受其訣。俺遂辭行。師囑曰。多培功德。再煉金丹。庶不遭魔障。我拜而受命。辭師回家鄉。爲積這功德不計錢。貨田又賣房。俺也是一世家。把萬貫家財。六年化個淨。祇剩一空囊。我遂歸隱棲雲山。煉神丹。當大藥之過關。俺將這一層火候忘。咳嗽咳。一場魔障。俺想也想不起。究也究不詳。罷罷罷。離深山。走四鄉。訪聖師。把工夫來點俺。也好再煉丹。不枉我這熱血一腔。走至青城。遇見仙留公。我看他貌堂堂。似少年得靈養。我跪求丹訣。蒙師大發宏慈。指點我。俺復辭師回棲雲。煉這長生藥。試這不死方。三載而功成。俺一片慈悲心。棄古洞。雲遊渡世忙。積功二十載。玉旨勅下。俺冉冉祥雲上天堂。勸爾修子。勤把功德積。八百行滿。千三善圓。雖不行爐火。脫壳陽神出。作個不死的金剛。俺是清朝人。天下有名揚。道號悟元子。錄之書上。

嚴子陵

憶昔日看破名利鎖。青紫殊不想。賦性懶作塵世事。樂安閒。俺終日蓑衣箬笠爲侶伴。飲於蓼灘前。幸遇蕭史仙。他憐我風前燭。瓦上霜。殘喘延幾年。授我玉液丹法。又囑我多培功德。再燒丹。俺拋却這釣竿。再不結來生孽冤。力作功德。好下手煉金丹。我遂竭力作善事。急培下一千三百善。苦行三年。纔入室。按下八卦爐。將些藥物放爐間。若問那位藥。老仙對你言。硃砂半斤煉陽氣。水銀八兩釜中煎。戊土引之行火煉。忘的是心亂神魂散。俺執起陰陽扇。看火候文烹與武煉。文火時。念茲在茲。武火時。俺擎寶扇盡力煽。行火三月。爐中紫霞直冲霄漢。惹得意馬邀着心猿來偷丹。俺仗着神通。降伏這魔頭。十月停釜火。掀開丹竈。取出一粒金丹。不由得我喜地歡天。俺從此不受閻羅管。俺從此作了個長生不老仙。俺從此脫離塵事。無煩惱。俺從此要飄飄。

返魂萃英

六十四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蓬渡有緣。只待他日丹書來。謝恩金闕前。思及此。急忙納入口。咕嚕的吞下喉嚨間。哈哈。一團太和。恰似扶身在雲端。手如酥。體如綿。雲霧如春雲起九天。俺復面壁九年。四方雲遊渡有緣。六載而功滿。丹詔來。拋却破笠舊蓑衣。換上杏黃道袍。冉冉而上天。勸後世修子。力積功德。脫壳自然仙。

左元放

吾之事迹。均詳載仙傳中。今舉一事。爲諸生言之。龐觀劍兩人。有道術。常飲酒擲杯中。化一白鶴。時吾在劍南雲遊。見白鶴蹁躚空中。吾遂起而乘之。觀坐庭中。遙見吾氣色。咄然。因咒杯落。吾遂降於其家。寒暄畢。問予姓字。予答以左慈。復問何以至此。予應之曰。接引緣人。相慕已久。觀遂言此處有一人。覆姓公孫名硯。爲人孝弟。聞一方。又學樂善。遂同謀度之。一日公孫硯立街上。吾與龐觀思一試之。觀幻一少婦。予幻一書吏。值通衢無人。獨公孫

硯散步於巷。少婦近挑之。予僞爲婦也。夫者。尾察之。見公孫詞色凜凜。予遽向前執之曰。何敢調戲良家婦女。公孫謝以不敢。詞意溫恭。予盛怒勃勃。向公孫揮十餘拳。堅欲上控。而公孫視溫恭如故。予復分神幻一白鬚老翁。經此處。予方在理論。老翁前問何事。予答以爲公孫所欺。將控官耳。老翁爲講和。勸公孫硯出錢十千了事。慨然允諾。當即出錢付予。予遂同散去。既歸。觀亦先候於家。語予曰。若公孫硯者。世間頗不多見。越四日。復欲試之。吾與觀化二丐者。叩門索債。公孫出應門。自言從未負人債務。苟欠人錢。決不能貸於二公。吾又揮老拳。觀臥其庭中。公孫遂問負欠多少。予應之曰。十千。公孫復改容謝之。曰。是不難。當即湊於二公。取錢去。少頃。以錢十千付我。予又曰。尙欠米二斗。硯無難色。諾之。以袋盛米出。強顏謝曰。有負二公。吾遂謂之曰。庭臥者爲爾鄰龐觀。予即左元放是也。升仙已多年。今吾隱顯度世。接引有緣。

返魂萃英

六十五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緣。前聞吾子之名。頗不深信。故我與龐道友特來試之。名不虛傳。今果然矣。予與龐觀皆復原形。硯素耳吾二人之名。固請至其家。讓至客舍。留三日。盡吾二人之訣。後三年丹成。亦雲遊度世。凡十六載功滿。遂仙去。

煙霞叟

憶昔日看破紅塵。不受名利牽。訪至道。走盡天涯畔。竟未遇神仙。俺不由暗自打算。常言道。欲求地仙功三百。求天仙者千三善。定是我功行不足。不能遇聖師。將丹訣傳。俺何不回家園。再積些功德。培些善。庶幾天公肯垂憐。早遇聖師早登仙。思及此。披星戴月奔家園。半月餘將至家。遇見顯道人。賣那返魂丹。我不由笑其誑。爲趕路程。那有閒工夫將他訪探。走約半里許。忽想到必是神差而鬼使。恐我錯過此機緣。遂轉念這道人。定是神仙。我何不尋他論些虛無生白雪。印證玄玄。想到此處。遂復返。顯道人口中又不住的聲

喚。賣這返魂丹。俺至前求一觀。道人於葫蘆中。取出數丸。俺接在手中。見其色如硃砂。光似雪。問其何用。道人曰。此名返魂丹。吞服一粒。立刻老者轉少年。身輕如秋葉。智慧廣無邊。且此藥價亦最廉。我戲謂曰。今日出售多少。道人曰。爐焚神丹三千粒。我雲遊叫賣已數年。竟未售出一丸。然此藥亦擇主。無功德者服之。腸胃寸寸斷。我遂問要價多少。道人曰。小丸三百功。大丸千三善。我聞此言。心納罕。道人接口曰。我雖是賣藥。却不要錢。我問其我有善否。道人曰。非予所能知。有一小鏡照之。知善惡分不難。袖間取出一銅鏡。口中不住念動真言。頭一聲。宣的是一輪金烏當空懸。第二句。善惡分明在心田。第三句。倘若有德者求我藥。第四句。也須善功足千三。辭畢。見其寶鏡放光輝。道人喜曰。你果真是無罪過。且培下數百善。俺今日送你一粒返魂丹。你服之。管保你益壽而延年。道人又授我七返九還爐火法。教我及煉些丹。

返魂萃英

六十六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藥濟大千。俺叩姓名。答以安期生。我不由浩歎。想我崔州平。幾生的緣。今日遇見老神仙。俺遂再拜辭師回家轉。又竭力培許多善。越七載。內功已成。入聖而超凡。俺遂棄家。靜隱在深山。分出無數陽神。普渡有緣。功滿玉旨下。披鶴氅。跨青鸞。冉冉而上天。今日降塵俗。聊作幾篇俚語。普渡些有緣。要送些返魂丹。有緣人力培善功。自然不難仙。若問仙丹在何處。哈哈。不遠不遠。在爾靈台間。善即丹。丹即善。善功培圓滿。脫壳日。陽神離泥丸。即作了逍遙自在大羅的神仙。哈哈。希罕不希罕。

麻衣先生

憶昔日看破浮生那夢。立善功。冀遇神仙。後得玄妙法。靜隱在深山。白雲往還秋已老。鼓爐火。將白雲鼎內煎。禪坐凡三載。黃芽生出頃刻間。俺自此一粒仙丹吞入口。竟作了逍遙自在大羅仙。俺復棄古洞。走塵寰。要把千三

返魂萃英

善功滿。雲遊談相法。處處演妙玄。當是時。俗人說我是瘋顛。你看俺三寸舌。積了許多善。遇見善惡不養生者。指其佳境在眼前。遇見盼行人者。指其不久即還。遇見問病者。答以日即見痊。遇見富豪。告其惜福多行善。遇見惡徒。按照揣骨法。論其氣色。即勸其速改過。不然。惡星頭上懸。遇見飄洒者。論其才出塵凡。遇見貧窮者。指其後路有可觀。遇見婦婦。贊其柏舟苦節。他日是女仙。遇見盜賊流。勸其改行爲善。凶惡自消潛。遇見爲官者。正言以規之。說其積德易。作罪亦不難。遇見爲吏者。稱其多智慧。勸其休拷罪人。割肉錢。諸如此類。非好作妄談。惟隨人隨事。用此曲言以解之。則默受吾成全者。爲數無算。雲遊三十載。丹訣與相法。傳於連家道士陳搏。從此俺的功圓滿。玉旨勅下。踏白雲冉冉而升天。勸爾後世修子。多積功行。脫壳自然仙。幾句俚語。牢記於胸間。

返魂萃英

六十七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黃初平

憶昔牧羊深山。一心要學仙。訪得金丹訣。煉成了長生不老延壽丹。那日兄尋吾。同羊所在。吾大叱一聲。羣羊數十立石間。兄見吾術高。心頗暗喜。歡。遂亦謝絕塵事。從俺學神仙。苦煉數載。亦得服食金丹。俺遂出山。接引有緣。雲遊數十處。竟未見個善人。俺却無法結這仙緣。遨遊三載。那一日走到雲陽縣。因幻一乞丐。身服縐紗衫。聞得此處有一善人。姓李名汝南。他年已半百。孳孳爲善不倦。他冬則施衣棉。開倉放賑濟飢寒。又施藥材。又施錢。行及目下已有二十年。你看他苦行滿八百。功德足千三。纔打動了我老仙。一慈悲心。俺遂至其門叩關。這汝南善人出迎門。他見俺是個乞丐。他心却不厭。問俺何事。俺應聲曰。要渡你成仙。李汝南非但不以乞丐輕視老仙。他就以實爲實。意俺定是他。因讓之客舍。恭恭敬敬。愈見其心虔。他問老仙幾時

得道。幾時成仙。俺應曰。誠心訪得道。功滿成的仙。他聞吾語。遂拜俺爲師焉。我遂傳妙法。勸其廣積陰功。及早成金丹。汝南復再拜曰。蒙恩師不棄。傳於我還丹訣。今復言廣積陰功。方能成丹。弟子愚昧。敢請其玄。吾笑謂曰。爾若無二十年之陰功。爲師豈能至此。傳爾玄元。今得丹訣。若功不足。也難成其丹。汝南似有領悟。予復叮嚀數四。哭別而去。後汝南更加竭力。煉這七返九還龍虎大丹。凡三年而功成。上天勅旨下。遂羽化而登仙。試看世人學道者。如牛毛。而成道者如麟角。是言蓋有因耳。每觀許多學仙者。非參禪而即念經。視功德爲無用。須知道德二字。並而行之。可仙可佛。若徒知好道。而不力行功德。培植陰功。是猶緣木求魚也。

孔邱明

憶昔避秦亂。結侶隱於玉笥山。悟澈流光。猶如烈日烘殘雪。歲月似箭穿。終

返魂萃英

六十八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日間慕至道。安得神仙傳妙玄。同難侶沐手而焚香。誠意祈蒼天。他日若能遇聖師。定然普渡接有緣。未曾舉意仙早知。感得東華降深山。傳我七返九還法。又授紫府秘訣篇。我遂待至冬至日。下手煉元元。三年玉液成。刀圭入口。始知我命不由天。俺復面壁九載。智慧廣大。道通地天。想俺功德尚未足。分陽神。和光混俗接有緣。立功凡七載。將丹訣傳於駱法通。俺遂跨龍赴九天。勸爾修子。多培功德。千三善滿自然仙。吾退。駱法通在。

駱法通

看破名利瓦上霜。夢醒華胥訪神仙。要入白雲鄉。也是俺虔心誠意求至道。雲遊遍天下。非誇口。果真是熱血一腔。當是時。刀兵起四方。俺無奈。攜書結廬在玉笥清風崗。終日參禪學玄黃。諺云。道法萬劫始一傳。是言真不妄。一日携童遊山下。看見孔師同數老者。環坐而講。我見其蒼蒼白髮。參花顏。却

似雲遊仙。離却白雲鄉。側耳靜聽。談的是修仙要道。論的是登仙梯航。俺不由手舞足蹈喜欲狂。我想那此處便是神仙鄉。俺修整衣冠。趨前而聽講。衆老者見我至。同起爲禮。俺也答禮不遑。俺呼童煎茗助清講。老者復出酒相對飲。同話滄桑。直飲到日落西山天薄暮。與衆老者作別。回我清風崗。對短檠暗自想。那有如我痴呆漢。遇見神仙。不把道法訪。俺真是忒疏闊。遺恨長。神仙原是飄蓬客。朝遊峨嵋。暮遊扶桑。思及此。嗒然若喪。把一腔熱血。頓化冰雪涼。眼看燈影搖書幌。錯過機會。越思越自傷。把一天愁。撮在眉尖上。復轉念倘若。有緣。明日再造訪。亦不枉費俺好善的心腸。時已半夜精神倦。一睡睡到天亮。俺急起盥沐已。徒步訪老者。離却清風崗。一片白雲深。誠心把神仙訪。遙望見鐵笛峯下一茅屋。外繞短牆。暗念定是老者廬。攀葛而上。微頃至門前。見一小童。問客何來。俺答以來造訪。小童進通。老者出。把俺迎進

返魂萃英

六十九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草堂。俺跪而認師。老者自言孔邱明。受得東華不死方。分當傳爾。俺急再拜。師將玄法一一對我講。半日間。奧旨已盡詳。俺遂辭恩師。附藤而下。回至清風崗。果真是喜氣滿胸間。隨心從天降。訪道十餘秋。今日纔得不死方。俺遂入室行爐火。三年神功成。竟作了不毀的金剛。拋丹皂。離却清風崗。憑俺這點純陽。要普渡有緣。雲遊這四方。積功累行十五載。玉旨勅下。跨龍上天堂。張果老

跨黑衛。踏遍界三千。乘酒興。趁工夫。講一講隱顯渡世在當年。俺誕生於周顯於漢。蒙東華傳俺玉液丹。我學靜隱。結廬中條山。煉成不壞金剛體。分陽神。四海遨遊接有緣。那一日洛陽道上跨黑衛。惹得愚人笑破口。殊不知引您早回頭。分明苦海怨慈船。也是俺樂長生。不愛升天。飄蓬至六朝。踪跡終日紅塵間。那一日遊嵩山。遠聞朗吟妙中玄。聲音甚哀。曲帶怨。俺急忙落雲

頭。幻一書生。近前看。原來一道人。臥而高歌。俺一揖而前。問其根原。道人彭姓。名曰仙。我問曰。有何傷感事。詞哀而聲怨。彭答曰。君不知且落坐。我將遭魔事對君言。自少讀孔孟。雪窗螢火十餘年。後觀神仙傳。打動心口。不愛名利恩愛。一刀而斬斷。爲這金丹訣。誠心而虔意。走盡天涯畔。後遇王方平。加憫憐。傳我玉液訣。勸我煉性天。及臨別囑我曰。道尺而魔丈。近言之。勝猶寒。常言道。培下功德千三百。入室下手防魔難。若不竭力積陰功。終受萬劫難成仙。後辭師而旋里。竟負我師言。只恐怕三寸氣兒斷。走黃泉。一心入深山。煉成金丹再積善。至今日丹成失去已數次。兀的不教人心酸。我笑曰。君遭魔是自取。休尤人。莫怨天。這是未立德與善。常言道。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雲外有神仙。神仙還得神仙作。千三功滿凡亦仙。詞雖淺。意不偏。此言最詳。你須記心間。彭聞我言。起爲禮。將而訝之。暗自念。這書生見何寬。這定是九

返魂萃英

七十

明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霄降下一散仙。我笑曰。是仙不是仙。全憑德與善。同是一樣人。何必驚訝焉。無功德者是凡人。有功德者即是仙。彭聞吾之言。甚納罕。遂再拜而請教。執弟子禮甚虔。吾謂之曰。既得王師玉液法。你速回家積這善千三。再煉丹。千三功滿丹即成。保你蓬萊一金仙。即不煉丹。培下千三功。脫壳之日。陽神出泥丸。亦能作個長生不老客。你識見何偏。彭聞言。作辭而去。收拾法器離深山。轉回家。竭力積功德。培福田。後相遇在蓬萊天。君試看。竭力修功德者。罕有不得仙。俺至唐末。玉旨勅下。纔直赴雲外三山。勸後世有緣人。多積德。也不用枯坐而參禪。也不用訪師尋友遊天下。也不用入兩汞。半斤鉛。安爐立鼎煉金丹。只要你積下一千三百善。俺保你脫壳之日入蓬萊。

藍彩和

憶昔年。金花名利看已穿。俺纔棄家訪道玄。呀。走到山窮水盡處。方知學仙

返魂萃英

最是難。遊匡廬。登嵩岳。入終南。纔將東華遇見。授我延年法。又傳玉液丹。臨行謂我曰。道尺魔丈。古人言。你且先立功德再還丹。牢記我言。俺再拜受教。離終南。披星戴月還家園。爲積功德。典賣些田產。家居整三年。默思功德將足。遂收拾行裝奔華岳。恰似一溜煙。結廬仙人掌下煉金丹。十月道胎圓。咳嗽。却將這陽神迷於泥丸。將出神之訣忘却。竟作地仙。無神通之變化。無智慧難作隱顯。名爲地仙。却與那守尸之鬼一班。也是天公睜開眼。蒼天不虧善人心田。當是時燕相劉海蟾。神丹已成。渡世隱顯。純陽兄告彼曰。藍彩和養道華岳。十月胎不出。甚似奇觀。你可點化之。劉海蟾至華岳。揖我示曰。十月功夫好玄玄。雪花飛時胎氣圓。若守心中死不出。要經萬劫終難仙。我見此詩。鼓掌呵呵大笑。陽神趁此出泥丸。自此乳哺凡三年。心已尋通。空山面壁又九年。俺纔棄廬舍。奔走紅塵間。接引有緣。那日在長安。遇見劉海蟾。

返魂萃英

七十一

明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寒暄畢。謂我曰。信是丹訣玄奧理。實費鑽研。若是功德足。則層次功法。何難何難。俺答曰。功德不足莫煉玄。玄中奧旨實是難。倘若千三善功滿。不得奧旨也能仙。少頃。純陽亦至。俺三人飲畢。同升雲端。當是時。酒肆人莫不驚訝。這是俺當日登仙事。聊寫之於書篇。勸爾後世有緣多積善。脫壳之日。仙遊蓬萊天。也不用安爐而立鼎。也不用採煉汞鉛。也不用牽白虎。縛青龍。也不用造錫慧劍。這都是仙家的寓言。你莫觀此書。以辭而害意。只教你作些功德。積些善。外功滿時內功圓。善即丹。丹即善。你切莫走入歧路。功德之外求金丹。功德即玄玄。哈哈。功德即玄玄。

李鉄拐

諸仙事實已講過。今日輪到俺李拐的班次。你休笑鐵面殘腿仙。咱也要將修道成道。講與衆生爲座右箴。也好記於胸中。防那道尺魔丈的事。憶當日。

三五—五四七

灰心青與紫。俺雖一書生。却負出世志。將田園置度外。將妻恩子愛陌路視之。散貨財。周濟貧寒。作了許多的善事。復棄家學雲遊。踪跡訪聖師。冀他日成箇長生客。跳出五行外。此身永不死。上可超七祖。下可拔九玄。哈哈。何幸如之。那一日在旅邸。遇見個老者。童顏而鶴髮。飄洒若神仙。暗念此人。真可爲百世師。俺趨前。求印證玄牝之事。老者問我曰。我是一神仙。你欲何求。可對我言之。欲富貴。我能富貴之。欲貧賤。我能貧賤之。若作世外想。我能教你得長生。欲雲遊。我能教你朝遊滄海。暮遊玉笥。數條道路。爾自思之。我聞言。暗自念。佛經云五眼。我却獨之。今日之相逢。真可謂着天隨了俺的心中事。這老仙。他有這許多神通。任我擇。俺訪道已多年。這富貴何異曇花現。三寸氣斷。少不得也要走陰司。其餘若得長生。學雲遊。均隨心所欲。俺不由得自語曰。這纔是我心中事。我答曰。我欲求恩師。傳我紫府秘寶。那是弟子

返魂萃英

七十二

關台中華書局代印

最愛的一件事。老者曰。你可謂未曾虛負世外之大志。遂授我金液還丹訣。半日開心領而神會。跪在塵埃。稽首如搗蒜。謝我師。這纔是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師父告我曰。我名李伯陽。特到塵世。接引些有緣之子。語訖。一陣清風。倏失所在。俺復朝空拜我師。自此日得道。披星戴月奔家園。曉行夜宿。月餘到了家中。散貨財。復又作些善事。家居凡七月。遂入山。將黃芽爐中煎之。丹尚未成。有兩個訪道者。至爐中認我爲師。俺只得考試考試。果真是一片誠心求至道。無半毫邪思。俺均收錄下。終日間。他殷殷勤勤將我事。爐火三年金丹成。終日出陽神。遊紅塵。接引有緣子。那一日。宛邱先生同老君降爐中。約我岷崙山赴這木公會。我皆應之。二仙辭去。我謂徒曰。赴岷崙七日即返。七日若不返。你可將我之尸以火化之。徒問其故。我答曰。我今行神已足。果證蓬萊上乘。有一日之軀壳。即有一日之羈絆。此番赴岷崙。

謀將與木公言之。但看上天能否符我心事。我遂出陽神。駕祥雲。即赴岷崙。與諸仙互相歌和。凡七日將作別。我將心事。對木公一一言之。木公曰。雖有一日之軀壳。不卽化去。是皆數耳。予遂作別。駕祥雲。不多時到了廬舍。將雲頭按落之。舉目看。尸已化。俺這陽神無棲止。不由怒火中熾。我徒不知那裏去。俺也要尋他一細問之。於是駕祥雲至其家。見吾徒遭大故。手扶喪杖一身的喪服。俺怒沖沖欲問之。無此軀壳。却仙凡路隔。難以訴說俺的事。罷罷罷。暫且壓住心中恨。離他的廬舍。身心無主。當此時。行至一水邊。浮萍草裏浮一餓殍尸。暗自念。何不借此遊歷世。又嫌他殘腿一隻。膿血流四肢。實可厭。許多的蒼蠅飛撲。將膿血舐。晦氣晦氣。撞見此餓殍尸。暗念我師曾授我一錦囊。我何不折開觀之。急取出。開錦囊。中藏一首詩。上寫着。赴會岷崙尸已焚。爾徒亦是一孝人。你莫量空將他怪。浮萍草下是爾身。俺見此

返魂萃英

七十二

關台中華書局代印

詩。自念這也是定數。陽神不自主。撲向餓殍尸。合而爲一。俺扒起跑至岸上。暗自思。從今後怎麼見道友。從今後怎麼與諸仙蟠桃會上。唱和霓裳詩。暗想間。聞空中哈哈大笑。舉目看。原來太上老君我恩師。俺忙稽首。師囑曰。這都是定數。師遂不見。俺遂雲遊處處。逢場作戲。渡些有緣子。積功十八載。老君賜俺鐵拐與葫蘆。自此後。神通廣大。丹詔來。即赴蓬萊作神仙。作仙客。世人無不知俺的事。這是我的事實對爾講。望爾等衆生細味之。

沈線陽

憶昔日秦淮落一大家。我父名萬山。常同三丰師廬汀夜話。俺雖是一女流。貞潔好丹砂。三丰師常謂我父曰。是女他日一仙客。時機尚未至。待看遇師日。走石而飛沙。年十七。夜夢一女仙。站立於雲霞。收我爲弟子。允傳爐火法。數女仙。擁我於雲中。不由我胆兒怯。心兒怕。恍然醒。原來是一夢。舉目看。

一片涼月籠窗紗。自念遊仙夢一枕。竟打動道心。則則看破塵世事。水中月。鏡裏花。俺細想。夢裏踏雲而步霞。再待何日能遇師。渡我離苦海。燒丹砂。俄大風撼山岳。一女仙引我入雲中。俄抵一山。纔按落雲霞。見數女子。宛如夢中人。引我至一屋。見一女仙。我急跪下。女仙曰。我名樊雲翹。與爾有緣。傳爾法。遂口授還丹訣。半日盡其奧。非是誇。師命我速下手煉金丹。待他日功成接有緣。立德恆河沙。俺忙謝師恩。復與諸同學相問答。舉目看。樹杪一張斜陽掛。問師此何樹。師曰。是名瀟湘神仙境。你幾生緣。今日相會得丹法。俺遂擇一淨室。冬至一陽把手下。爐火凡三載。舉目見瑞雲籠月華。此時神丹成。一粒吞入口。竟作長生不老客。樂離他。住瀟湘正八載。雲翹師送我轉還家。我父是時丹已成。遂同我父隱顯而渡世。宣揚無窮道法。後功成。老母懿旨勅下。俺駕祥雲入瑤池。母命我掌管寶符玉匣。這是俺緣陽登仙事。勸地流。

返魂萃英

七十四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及早回頭。免得老母終日懸望。勸諸姊妹。亦不用煉丹。不用聽法。好好孝敬堂前活菩薩。多作些陰功。福自大。功圓果滿步雲霞。逍遙自在樂無涯。係不二。

憶當年重陽師。苦渡俺夫妻二人修道玄。後師傳我法。雲遊十餘年。受盡辛苦。備嘗艱難。纔煉成了一粒坤元寶丹。俺的功未滿。果未圓。天上豈有無德之神仙。俺遂遨遊。接引善緣。那一日遊至泰安縣。見一茅舍。有紅光繞繞。默念兩巷紅光。當是有神仙。俺遂往叩關。一女出迎。他見俺一老婦。讓進炕前。俺問其青春多少。他答癡過十八年。又問其父何名。來母何姓。他答已謝世數年。無兄弟姊妹。一人度日。發下心願。定要學神仙。俺默念此女。夙根不淺。雲遊數載。竟未見個拋卻青春學神仙。世上真少有。志願可算女中男。吾遂曰。你要學仙。是實最難。豈有坐待而得的神仙。女答曰。吾曾飽讀丹經。重在

功德。却不重在丹。具此一片誠心。敢云能格天。昨日夢寐間。見一紅日墜室間。今日却喜姥造訪。觀姥滿面道氣。不是佛祖也是仙。俺忙答曰。不敢不敢。不是佛。不是仙。是一個女丹客。雲遊培功德。接引善女男。功尚未滿。果尚未圓。何得妄稱是神仙。女忙下拜。求指妙玄。時天已薄暮。俺遂下榻其家。與女談玄玄。不覺東曦已上。盡吾妙玄。吾遂別而去。後女潛修數載。遂成金丹。亦出雲遊渡世。莫測其隱顯。雲遊八載。功滿果圓。王母傳來詔。飛升瑤池天。樊雲翹。

昔日得道事。說與女伴聽。我秉靈根。母夢蘭而生。異香散滿室。自幼學刺繡深閨中。天姿聰慧。書畝而描龍。復從父學讀。凡經書過目。輒不忘。女學士鄰里稱。後讀陰符與黃庭。纔悟澈曇花浮生。從此慕至道。想煉形。無師難奪造化工。發宏願。焚香禱蒼穹。誓培諸功行。感得玄女師。授我丹法在夢中。謂我

返魂萃英

七十五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曰。既得女丹訣。多積善功行。時機尚未至。莫動爐火功。恍然醒。謹記師言。向下力培功。我自此事父母。較前尤為恭敬。凡有諸事竭力行。三年許字劉綱。及出關。夫亦好道行。常雲遊竟似飄蓬。後得訣回家。夫妻同室行火功。攢簇五行。三年而丹成。又混俗和光渡衆生。我後厭塵世。功德既修滿。跨鶴而凌空。奉勸諸姊妹。多多積功行。趁此末期渡。各宜奔前程。此機若失。萬劫再難逢。當在未嫁時。孝父母。敬嫂嫂。若有姊妹。切莫因細小而起忿爭。守身如白圭。切莫踏街頭。賣風情。防口勿多言。舉趾切莫輕。此謂女子之正行。及其于歸。更宜學順從。下則和妯娌。上而敬姑翁。切莫不孝不賢。悍如播臭風。或有兄與弟。切莫枕邊流淚說假情。致出分鬻聲。是為修德行。苟或為繼室。兒女莫視眼中丁。更宜加愛護。如親生。饑飽寒暖常關情。切莫狠毒。一世留罵名。是即積善行。有時姑出關。粧飾等類。切莫視如命。一切都是笑顏應承。此皆

坤流應知事。莫當耳旁風。其尤要者。勿以穢汚衣服。出見三光。勿以皂火熱香。觸怒神明。字紙莫剪裁。五穀須珍重。日用要儉樸。器具求潔淨。種種條段。更僕難終。但願諸坤流。體我此意。急把衆善力奉行。他日功圓滿。旛幢齊來迎。俚語降塵世。說與女流聽。切切牢記於胸中。

何仙姑

今日臨壇叙我事實。在當年。我本瀟湘神女。寄托在凡間。父爲唐朝節度使。姓何諱泰。四海有名傳。我父愛我。何曾掌上珠。獨因仙品志非凡。自幼餐蓮粉。弱質父母均升天。自此誦讀諸丹經。想學金液作女仙。自念閨中一女子。豈能訪師叩妙玄。自此終日禱仙佛。感得東華授妙玄。我遂入室燒丹藥。屈指整整有三年。玉液已成智慧大。自念善功培千三。我遂棄家出雲遊。蓬頭垢面驚儒頑。復遇平佑授我法。特授仙桃令我餐。謂我他日當渡世。女仙之

返魂萃英

七十六

御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中我占先。從此處處渡坤流。喚醒豈止有萬千。住世四十載。丹詔勅下。冉冉騰空。拜母瑤池天。勸坤流早修善。莫待途窮日暮。空自歎。趁此工夫力加鞭。作個長生女丹客。逍遙自在。任他滄海變桑田。若不然。悔之晚。一旦無常來。悲悲切切走黃泉。到那時。問天無語。叫地無言。將誰怨。空自恨。未有功果在生前。你須知功德即是長生藥。你須知作善方能結仙緣。也不用香燭花菓來供奉。也不用稽首塵埃備誠虔。只要你多積德。多作善。在世爲完人。脫壳即登仙。

劉伯溫

憶當年看破浮生。梅花月上羅浮夢。終日想學仙。俺遂積功德。急培千三善。未出雲遊。感得東華授我玄。俺遂修成延年藥。煉合益壽丹。自此後智慧日增。具六通五眼。自念恩師曾授一錦囊。囑我他日可開看。俺急忙取出。中藏

一詩語多玄。上寫着。煉成神丹功未滿。當輔諸聖創河山。待到四海昇平日。自入蓬島爲上仙。我見此言甚納罕。爲何成丹。助人創江山。是殆定數不可移。常言道。順時聽天。後助太祖成帝業。封我誠意伯。天下有名傳。後歷歷世脫壳去。縹緲仙踪赴瀛天。至明末復遊紅塵間。渡些有緣子培德善。那一日鶴駕遊中岳。見一書生。踪跡在深山。意似求道玄。我遂落雲頭。將法身幻變。幻一美婦行深山。不數武竟抵書生前。顧視流盼。書生見我。急忙避於叢草間。我慧眼觀。其心果是鐵漢。不枉他想作世外客。靈性自非凡。我欲授一丹法。又恐其有始而無終。躊躇進退兩難間。駕雲騰身起雲端。將塵尾擲下。我遂念動真言。這塵尾落山坡。化成一猛虎。白額而斑斕。咆哮直奔書生前。誰知那書生。膽又不顧心不寒。面上的顏色又未變。端坐草上朗誦佛經心不移。我只得收回塵尾。復降凡。幻一道。携一囊。經過書生前。書生流顧我。俺將

返魂萃英

七十七

御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些金銀埋土內。假裝尋路而出山。這書生見我有動作。他頭也不抬。眼也不看。尋路而上山。我見其不動。真是耳未聞眼未見。果是夙乘靈根。未曾加修已半仙。遂復原形。先登山頂。高唱醒世篇。書生聞聲。前來尋俺。跪倒塵埃。備盡誠虔。求我印證指玄篇。我問姓名。他答以姓王名雲顯。訪至道。雲遊已有三四年。我遂將金液還丹傳於他。俺遂駕雲回蓬天。後這王生回家轉。竭力復積下諸多善。三年神丹成。飄蓬度世焉。雲遊三十載。丹詔來。即赴蓬萊天。其後事他自言甚詳。俺今錄之於書。聊作勸世之篇。勸爾有緣子。多積功德。脫壳自然仙。

楊椒山

吾之事實。均詳載明志。今無別言可叙。聊垂俚語一段。爲有緣者之指津。並藉以勸醒迷徒。休戀榮華。是爲切望。君試看梅花月下羅浮夢。一場富貴數

十年。睜開眼。名也無。利也無。一場空。人生世界上。浮生南柯夢。終日間。東跑西奔。運良籌。奪利而爭名。家存千貫想萬貫。身為王侯想朝廷。君試看漢鄧通。蜀山鎔金錢。到日後。餓死黃泉路上行。一身罪孽帶將去。鐵面閻王豈留情。那時後悔應萬狀。含悲忍淚受慘刑。君試想三齊王。功成身不退。未央宮裏喪殘生。為人知足自不辱。生前留下身後名。又道是作惡猶如三春花。行善恰似松柏。冬夏常青。君試想人生受罣絆。無非為的幾貫銅。在生時。有人勸他行些善。他反說。幾如洗。兩手空。金石良言那肯聽。這真是大地之通病。眼下自為計。原慮及子孫受貧窮。這等痴呆漢。迅雷也難驚。待到無常來到日。走入黃泉。淒淒草草蔽天空。君試想。人死後。能否帶去一文銅。碌忙一世。賺了個兩手空空。常言道。為善最樂。豈計乎利達窮通。此中有定數。圖謀總成空。勸迷徒趁此末期普渡日。要作神仙。急須培些陰功。切莫將此良機。

返魂萃英

七十八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付諸水流東。君試想。大道萬劫最難逢。當是時。上天普渡有緣子。善者功滿入蓬瀛。前有罪過者。苟能回心而向善。紫府也標名。待到功圓滿。騰身白玉京。你切莫錯過此機緣。悞你行程。你切莫暴棄而自甘。到他日黃泉路上後悔行。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說人非聖賢誰無過。過無憚改是奇英。這几句粗語牢牢記。無論其人善與惡。苟能竭力積功德。前面分明是蓬萊第一峯。

濟小塘

憶昔年遇呂師。傳我七返丹。俺遂起爐火。整整的三年。從此後智慧廣大法無邊。處處驚儒頑。後功成即赴碧落天。往事詳載昇仙傳。今將近日事。對爾諸生言。去秋遊武進。見一忤逆子。罵其老母在街前。俺見此不由心火起。自念莫若顯個神通。警此逆男。按落雲頭在村外。搖身一變。幻一雲遊道人。跟

踏至其前。此逆子高聲又大罵。俺遂至前將他勸。逆子口出惡言抵觸我。我笑曰。你如此忤逆。頭上有青天。不出今日定受雷譴。一霎時。烏雲遮日雷轟轟。把這逆子嚇的。膽碎心又寒。跪於我前。我笑曰。長非我為之。你非一日積的。苟欲懺悔。當亦不難。你可對天盟誓。向下再不忤逆。永承親顏。逆子聞我語。對天盟誓。不孝之罪再不犯。再若犯時。永墜那地獄無間。轉瞬。我用手一指黑雲散。一輪紅日懸當天。這逆子自思雷聲。必非是來擊我。少頃。隱隱雷聲撼河山。這逆子暗自念。果真是頭上有神明。向下作事。再不敢欺天。我見其真心已改過。復勸其盡孝在堂前。雖然是從前有過惡。力修善功。亦能補前愆。若餘下些功德。到命終。非但脫去地獄苦。上天按善行賞。或授神職。或為仙。這逆子聞言而感泣。後失我所在。他方知我是個神仙。自別後。我常將他察看。這逆子行孝在堂前。惟恐親不悅。更加力修善。今日來壇垂訓語。

返魂萃英

七十九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昨日特將他的功過看過。已將補竟。觀此子。他日定能作神仙。自古道。上天不罪悔過子。况逢末期度有緣。勸後世有緣人。急早回頭。總有天大的罪過。回頭即是仙。今日舉此事。聊作後世之鑑。

孫思邈

憶昔日。悟徹浮生電光閃。我纔發大願。留心訪妙玄。田園置度外。散貨財。濟苦厄。救些饑寒。修德正七載。棄家去訪仙。踪跡遍天下。未遇至人傳妙玄。暗自思。丹經有旨。求地仙者。當立善三百。求天仙者。當積千三善。我訪師千里。未得傳。備盡誠虔。飄蓬已數載。終未遇見個神仙。兀的不教人心酸。自念定是功德不足。何不返家園。重積善。庶幾天公憐我。授我長生法。或遇聖師。賜我返魂丹。遂收拾行李離旅邸。夜宿曉行奔陽關。不幾日。來到了自己門前。見一替者治人病。觀者如堵。俺也趨而前。這替者術最妙。醫最玄。病者應手

而卽痊。俺已至家。無心流連。急忙還家中。不由的暗打算。常言道。人不可一日而無業。像此弊者。學此醫術。濟人利物。積福田。俺雖非他學。也具一片救世心田。何不鑽研醫道。悟此妙玄。自此後搜羅醫書。終日窮究。而力研。習醫凡八載。雖未通神。亦盡乎奧玄。雖未及扁鵲之妙。所治病多應手而痊。俺遂棄家雲遊。發下了宏誓大願。一者要醫盡衆生病苦。二者要不求謝儀。是俺本心願。三者要借此訪道客。冀遇神仙。那一日行至一沙灘。見些頑童擊一蛇。俺急忙至跟前。蛇尚未斃。俺急忙探囊取數錢。與那些頑童分散。取藥敷蛇之受傷處。俄頃蛇似痊。遂急放之水中。俺作此一小事。豈存於心間。那一日見數貴客將我邀。俺問其何幹。他答以家中主人得重病。特地來求俺。我遂從之行。俄抵一海岸。貴客揖予前行。俺却心寒膽又顫。暗念奇波猛浪。不如退後不向前。這數貴客。尙不知其人焉鬼焉。休上他的套圈。思多時。忽轉

返魂萃英

八十一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念。我孫某從未存那險詐心。頭上有青天。俺敢云這一世婆心一片。常言道。蒼天不虧善人的心田。難道說我就遇見魔難。吉人自有天相。那怕那怕。俺須寬寬的海量。放着膽。思至此。貴客似已覺。均分水在前。俺從之行。見這海水壁立在兩邊。俄見水族兵將來迎迓。俺答禮。竟前行數武。至一宮殿。貴客進通。復出引俺。俺四面的打量細看。瓊樓貝闕。一似碧落天。見一王者降階迎。謝我救其子難。俺甚驚訝。王者笑曰。且落坐。我再細談。有內侍進玉盤。桃似碗大。王者持數枚送俺前。俺取一嘗之。比蜜還甜。王者曰。我姓敖名順。爲四海之主。前小兒遊戲出海。險受斃命之慘。幸遇先生救其厄難。又敷以藥。當時立痊。小兒之生。乃先生所賜也。我起謙讓不敢。方悟是乃龍宮。談論多時。王者復列酒筵。讓我上坐。我謙不敢。強之始坐焉。所進之菜。目所罕見。復命將官助樂舞劍。又選劇樂侍於兩邊。一時笙歌嗷嘈。予此時身際雲天。王

者勸酒。復又猜拳。極盡賓主之歡。直飲到紅日銜山。乃收殘筵。欲辭去。王者強留再三。予不得已。留住三日。凡龍宮處處。王者皆引予詳觀。其中天地。別非人間。復欲辭去。王者強留再住幾天。乃予雲遊之心甚大。辭語甚堅。王者乃不復強。復排宴筵。特命內侍請客水天。一時三海龍王齊到。讓坐訖。復行令猜拳。此番之樂。備盡難言。有頃筵散。王者命內侍取出金玉寶玩。予皆却之。王者嘆曰。此事足見先生之廉。現時世風已頹。凡爲醫者爲人治病。饕餮無厭。君之廉潔。當能入聖超凡。遂授我長生之訣。玉液之丹。水府秘方三十有三。予既得長生之訣。再拜謝之。王者謙讓。豈敢豈敢。予遂告辭。王者前之貴客送我。半日間。已到海岸。此時不雲遊。遁跡入深山。行黃芽白雪之功。三載修成七返九還。復出雲遊。接引有緣。立功十載。復入太白山。著千金方千金翼傳於世。照方用之。自能應手病痊。住世百四十載。丹詔勅下。飛升蓬萊。

返魂萃英

八十一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天。吾之得訣。苟非抱定廉潔之志。定難得此長生之丹。吾在世事實。載於仙傳。聊舉此一則。爲後世醫者之鑑。觀夫此時爲醫者。不力追研。却又輕看。習醫三年。世上無不治之病。治病三年。亦當知治病之難。乃有一等。高自位置。始終大言不慚。有求診者。非車馬而不至。脈理不足者不看。以吾觀之。恥莫其焉。又有一等。見人富豪。垂危待救。乃故爲勒索。無厭饕餮。以吾觀之。罪莫大焉。須知醫術。濟人利物。能積功德。也能招愆。苟欲以此欺世。哄弄愚人。將人誑騙。見死不救。頭上自有青天。生前幸免報應。死後永墮酆都無間。吾爲醫一世。從未受人一錢。故上天見憐。得受長生之訣。今姑錄數事。以爲醫者之勸。

柳元陽

我名元陽子。本姓柳。最好植柳樹。成了癖。又好金丹煉九九。時人呼我老樹。

精傳至今以訛傳訛。均謂吾仙是株柳。素性好積德。立功三十年。家門之善氣接牛斗。感得半佑師。踵門尋吾柳。授我天遁劍法。復傳金丹數九九。我遂入室。爐火燒金丹。功將成。夢寐間。險將丹洩走。也是我功德多。未遭此魔。定然是仙佛暗默佑。後我金丹成。時出學雲遊。隱顯人難測。渡些有緣人。積功德。赴瀛洲。後功滿。丹詔來。我遂棄世走。作了雲外三山客。終日間逍遙自在。未有片愁。眉兒爲皺。果真是與佛爲侶。與仙爲儔。

今日降實事。將我近日度化。爲爾諸生詳言之。今春降乩。在那廣西慈光壇。其中修道者秉性誠虔。有一惡棍。常作鬧這慈光壇。其後些修子嫌之。循而不敢前。予是日警之。遂顯像其前。那時變態。果真是怒髮冲冠。這惡棍自嚇得魂飛九天。却像死人。後諸生灌一姜汁。始蘇醒。踉蹌把家還。過一宵健康如前。他又生出詭計多端。寫一無名狀。揭這慈光壇。大約均是迷信。及惑衆

返魂萃英

八十二

臺中中華書局代印

謠言。我見此事。恐諸修子遭此不白之冤。夜間顯像於那縣衙前。此時萬目盡睹。均各納罕。果真是有神仙。錯愕間。俺之形身倏已不見。次日此事傳於衙內。其事遂寢。這惡棍見此事。不山納罕。又設計謀陷此慈光壇。真可算百折不回的孽冤。吾遂乘其睡夢。引之遊陰間。而見十殿閻。復觀諸獄情事。心碎而膽寒。吾謂之曰。吾柳仙師也。常降乩於慈光壇。見汝執迷不改前非。故吾引爾遊遊黃泉。開爾眼界。廣爾識見。常言道。上天不罪悔過子。你向下多積功德。不難作神仙。你須知此事雖夢景。這却是爾之親目獨見。爾醒後。切勿以爲幻夢也。時月明如晝。送至其榻前。這惡棍見其軀壳。猶在臥榻眠。吾復叮嚀數四。推之合而爲一。這惡棍自嚇的渾身大汗。自念曰。若說無仙。今日却遇仙。若說是無地獄。俺却遊這些地獄。拜謁了十殿閻。遂起披衣。焚香盟誓。願從此後諸惡不作。竭力積功善。吾見其回心。駕雲遂去。今日察其功

過簿。又積下許多的大善。觀此人。定是龍華會上客。觀此人。定能作蓬萊之仙。勸後世有過者。回頭早醒。你須知回頭來不難成仙。此是我今年之事。望有緣早修善。同赴碧落天。

濟佛

呵呵。你看俺兩屏濟頭。身披紫袈裟。半是破不堪。處處補丁縫。內中的虱子藏萬千。俺摸也摸不着。捻也不盡捻。想是道未成時。咱們結下冤。也許在世時。未曾五戒招的愆。想到此處。俺當初也把狗肉餐。又飲酒又吃肉。你道俺是佛是仙。若說老納不是仙。俺終日把這盃中之物食。若說俺不是佛。俺現在證果光明。落在西天。若評俺是佛。未爲可。若評俺是仙。實在是攻乎異端。爾可齊聲曰。半佛半仙。則庶幾近乎理焉。

俺手執禿塵。俺的草鞋倒穿。我與爾陽。可算是一痴佛。一顛仙。你看你

返魂萃英

八十三

臺中中華書局代印

個傻不堪。更可笑者。你一隻殘腿半空懸。你身負着葫蘆吐青煙。俺看你濃眉短髯。却像是奉勅旨的火神。下了九天。

李擬陽接句

尊一聲面和尚。你少加笑談。俺請你是化世。何故把俺李拐。滑稽取笑俺。你又說俺濃眉。又道俺短髯。又說俺一隻殘腿半空懸。你可知濃眉皺開名利關。你可知俺這短髯。半長半短。俱都是無量大仙。俺這半空懸的殘腿。是條摩訶般若船。一個愁世瘡。長在大腿邊。膿血滴滴流。你可知這是龍鳳膏。這是救世丹。你看俺像不像一個活菩薩。你看俺像不像八洞中。一個李拐大仙。

濟佛接句

你且慢誇。你且慢講。你不當喚俺爲痴和尚。你看是痴。却不知老衲的

心性爽。俺五眼六通。腹藏經三藏。俺的禿廬。是根救世梁。八大金剛問我借。俺借與他。可笑他抬也抬不上。俺這兩隻草鞋。價值無量。左脚上的西半球。窟窿似大江大洋。右脚上東半球。老納對你講。高爽處似雲外三山。低下處似蓬萊弱水三千丈。你李凝陽回蓬萊。越不了老納這隻草鞋上。你看俺佛家神通大。佛法廣。却不似你這鐵面的李凝陽。

韓湘子接句

你們二位且莫講。聽俺韓湘子說端詳。凝陽是救生船。濟佛是濟世航。一個是普渡衆生救塵苦。一個是接引有緣往西方。一個是道法無疆。一個是神通至廣。一個是李拐大仙三山下。一個是光明磊落的濟佛。下了極樂邦。凝陽且斟救世藥。濟佛且開一渡世方。

濟佛接句

返魂筆其

八十四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韓仙且漫講。老納講端詳。我與凝陽又好說。你看看我終日奔波救世忙。我雖是舌敝唇焦把法講。可惱者世人不知老納的婆心腸。任憑你諄諄叮嚀。他不回頭把道岸上。只當着耳旁風。遂聽遂忘。你可評一評有何妙法救滄桑。

李凝陽接句

你救世無法且莫講。你看看俺只爲挽劫運。俺這兩腿不住忙。可惱的世人。不聽俺言講。說法者沙盤爲穿。聽道者頃刻即忘。奔向苦海。九牛難拉他道岸上。可惜咱的一片婆心。可恨他這些衆生。真真是迅雷驚不醒。憤憤無良。

韓湘子接句

你看濟佛草鞋跑破。你看凝陽愁世豈如霜。從此後這部救世書成時。

定然是大地回春。虧了咱們的救世良方。凝陽亦能得安閑。濟佛也不用終日忙忙。韓仙也不用這里世心腸。

呂純陽

濟佛

李凝陽

爲著這部天書。只忙得李拐殘腿。上。膿血直流。何幸今日消散了俺的一天愁。

濟佛接句

憶當日。純陽對我講。這苦海茫茫。却少個度人舟。談論間。抓耳長吁氣。兩眉間現出一天愁。

李凝陽接句

返魂筆其

八十五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多虧俺李拐運良籌。因此垂寶卷。作個救生船。作個度世舟。

濟佛接句

當爾時手佑無法。他將老納求。俺纔將著書之事勸手佑。笑你李拐見功。直奔前不落後。無半些兒羞。還誇你運良籌。哈哈。運良。

李凝陽接句

你休道奔前落後。那像你終日間。談談諾諾的窮愁。一個破袈裟。窟窿千個。將你的肉兒漏。

濟佛接句

休道老納的肉兒漏。這其間法寶三千界。風也吹不着。雨也打不透。那像你蓬頭面藏垢。還終日勸衆生。把些善功修。終日流連墳場中。可惜修子未見你那醜。一跛一顛下瀛洲。

李凝陽接乩

休道俺一跛一顛下瀛洲。休笑俺的醜態。俺却將大功已告就。俺要想將那九二原人。度回作仙客。俺作個勸世的領首。

濟佛接乩

罷罷罷。領首領首。老衲也知你大功已告就。爲這著書事。纔忙得你東顛西跑兩腿殘。纔累的你比黃花還瘦。

李凝陽接乩

你看俺終日度世救衆苦。立下了許多大功德。那怕黃花瘦。那似你癡和尚。終日間燒酒狗肉。你也常肥胖。却怎麼比我還瘦。

濟佛接乩

叫凝陽休逞利口。咱們均是度世仙。咱們終日紅塵走。同是一樣的度

返魂萃英

八十六

風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世。你是個顛仙。我是個聖僧。却高出你數籌。

李凝陽接乩

俺是個高道。你是個癡僧。早已評論人口。最可笑你喝醉酒。東倒西欹。反筋斗。醜是不醜。

呂純陽接乩

你們一佛一仙休鬬口。憶昔日若非濟佛勸著書。怎能勸醒迷徒他回頭。若非凝陽終日忙。邀仙佛。今日怎能將大功告就。依我看。濟佛功也多。凝陽功也有。你們一仙一佛休鬬口。

濟佛接乩

鬬口鬬口。惹得滿肚兒氣受。咱再也不爭這些閒氣。阿彌陀佛。閉口閉口。

返魂萃英

李凝陽接乩

俺李拐氣得腿兒麻。一步不能走。南無元始天尊。禁口禁口。

濟佛接乩

老衲要走。老衲要走。

呂純陽接乩

勸濟佛休生氣。叫童兒酌酒酌酒。

李凝陽接乩

可惜無大蒜與狗肉。

濟佛接乩

純陽邀俺來賀這大功告就。晦氣晦氣。撞着殘腿的李拐仙。惹得這些閒氣受。

返魂萃英

八十七

風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呂純陽接乩

酌酒酌酒。濟佛是救世棟梁。凝陽是度人之舟。我半佑作個搖櫓人。咱們且回蓬萊。飲上幾杯慶賀之酒。哈哈。

濟佛接乩

我走我走。

八月二十日

呂純陽

黃梁未熟夢猶酣。一場富貴五十年。方悟浮生水裏月。纔知名利鏡中天。靈性未昧方求道。夙根不泯叩指玄。幸蒙雲房授我法。修成金剛不壞丹。

劍負龍泉紅塵遊。渡世亦有千餘秋。喚醒多少有緣子。證果授職在瀛

三五五五五

洲。

憶昔日兩任德化縣。未曾貪墨。黎民未受不白冤。去任後回家轉。囊空如洗。無有錢。也是我樂善不知倦。家居凡三載。險將薄田賣淨乾。後至京。閒無事。長安市上來遊玩。見一羽客飄酒。仙風不凡。復聞其歌曰。坐臥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我側耳聽之。甚納罕。意這羽客必是仙。我遂趨而前。近前揖之。羽客答禮焉。我請其名姓。答以覆姓鍾離。字雲房。名權。道號正陽子。雲遊接有緣。復勸我學靜隱。訪師叩妙玄。俺答以大丈夫。不博青紫以榮身。豈可久作寒士焉。當是時。腸鳴已饑。雲房謂我曰。當煮黃梁爲君餐。時門外微雨。予體覺倦。恍然間。見有太監一人宣帝旨。授我淮陽縣。我遂跨駿馬去赴任。當是時。僕從如雲。三日始抵縣。堂上一聲呼。堂下百聲諾。恰似際身霄漢。爲令凡三載。有政聲。後升夔州府。一路

返魂夢

八十八

國古中華書局代印

上各縣縣官。接待列酒筵。後到任三月。復遷湖州刺史。半載值賊亂。我遂用計謀大破之。斬賊數千。帝復降諭嘉獎。賞錢數十萬。予遂家於湖州。真真是房連陌。地連阡。僕從如雲。家中的珍寶無算。後官至首相。保國家忠心而赤膽。旋受奸臣誣。帝怒發配去嶺南。當是時。妻兒相送。叫哭連天。旁觀者淚多如漣。予心中備極辛酸。後行至薄暮。四顧無人煙。兩個解差。要害我命歸陰間。幸遇數大盜將我解下。殺死解差。我遂乘昏夜。奔一村落投宿焉。天微明。急起奔陽關。路又遇數盜。將我渾身的衣服盡奪去。險些兒命喪黃泉。無奈竄於一山中。投一禪院。終日間採樵於深山。後忽得病。一命歸陰間。冥司謂我無大過。復轉人世。纔兩歲生疹痘。受盡熬煎。那一日女奴抱我戲街上。偶一失手跌地上。恍然間遂醒。雲房鼓掌笑曰。黃梁尚未熟。一夢到華胥。我聞此言叩其故。雲房笑曰。時纔富貴五十年。我已早知焉。予聞言。見其所炊之

黃梁果未熟。這場大夢頃刻間。我遂灰心功名。一心要學仙。遂拜鍾離爲師。叩求妙玄。師謂我曰。且慢且慢。得道易。成道難。復約我他日相見。我師遂辭去。後復十試我。俺自道念堅。恩師遂授我七返九還丹。我遂入深山。起爐火。三載而成丹。自此後復遊終南。遇見火龍真人。他將天遁劍法傳我。住世四百載。發大願。要度盡凡夫上蓬天。後丹詔來。授職金闕選仙使。永住蓬萊天。事實仙傳均詳載。獨這黃梁夢一則。後點綴失其真。故我特降此一篇。勸緣子急早回首。積功德。功圓果滿爲神仙。苟有罪過者。回頭便是岸。積些功德自然仙。切勿自甘暴棄。誤你遊三山。

近本

增補即想

諸人善士如積有靈驗藥方。煩詳細註明。寄下以資編輯。刊佈廣行。方便如蒙慈愛。覆示寫山東烟台慈光社收啓便安。

返魂夢

八十九

國古中華書局代印



雪山修煉五月就
終太極界執掌中天九
殘零不齊難圓周末年同
用道原正心人信經史不
大道重為習習於各事悉切
摩東土執梁武九丁未年
便打落一牙受熱多日未
為尋常聚集諒似其誠云云

修真寶傳

張傍一古耳荒後命達摩去度現直挽半仙
度神光普庵曹洞黃梅岸五祖度六祖定傳
楊本具以眾洞相不見殘零結還鄉伴下
沿傳地藏觀音弥勒蓮下凡三位菩薩及聖
祖扶助弥勒好如國里相也界通一線九月
就華掌次天師教旨不意慢由後部何作
片儒東土眾生難化轉王藏度了國覺仙姑
曰三藏難教旨為尋常收下凡末教眾生

一、念結如音由海不願了六丁十九崇教之
自教旨聖誕家似好更善薩思切素真言
露出王抗末教叔國批子遇少十供養事
臨凡度中似因出書多信真信者勤名人結
緣修真傳序士人君子仔細研醒道回法
家佛似教各人掌教等早亡教能

音維

嘉慶辛酉年復性子教撰



觀音菩薩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寂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修真實傳。

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咒。能除一切苦厄。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摩訶。

凡誦是經。務必洗心滌慮。默想菩薩聖像。如在目前。然後誠心誦念。所求之事。無不如意也。

觀音大士齋期

正月初八日 二月初七日 初九日 十九日 三月初三日
初六日 十三日 四月二十二日 五月初三日 十七日
六月十六日 十八日 廿九日 七月十三日 八月十六日 九
月十九日 二十三日 十月初二日 十一月十九日 閏月



修真寶傳

觀音大士像讚

慈尊菩薩商朝出家男化女身坐
卧蓮花善者救度惡人醒他慈悲
萬古千社鴻恩功法恒河沙一點
婆心長在普濟群生归吟哈

修真寶傳

新刻修真寶傳因果全部

西江月

大明天子有道士庶人民修真新出一部稀奇文修真因果
書正勸人皈依學好仙佛婆心度人說書君子要聲音兩
傍洗耳靜聽

話說此書出在大明北京順天府崇禎二年六月十九日
乃是南海普陀山觀音老母得道之後眾仙齊集叩賀拜
見爾時菩薩登臺講經說法時有金童玉女龍天八部文
武眾聖十二圓覺護法諸神前有韋馱後有靈祖護經只
講得天垂寶蓋地湧金蓮

修真寶傳

觀音老母蓮臺證	金童玉女兩邊分	龍天八部來站定
文武眾聖顯威靈	十二圓覺都齊整	護法諸神左右分
前有韋馱護法令	後有靈官作証盟	
天垂寶蓋層層景	地湧金蓮朵朵新	滿堂眾仙來跪定
拜請慈悲講經文	觀音菩薩開言論	眾位弟子聽分明
無字真經	上上一乘	洗耳靜聽
採藥三品	神與氣精	恍恍惚惚
進火守定	空身空心	有無守有
功圓果滿	脫壳飛身	得者成聖
聽之行正	聞之超生	佛經講盡
		無人體行

善言不信 惡孽造深 酒色財氣 奪利爭名
紅塵滾滾 害命殺生 不修片善 奸惡邪淫
不敬三寶 不信佛經 不忠不孝 不義不仁
天地最恨 惡黨紛紛 種種罪等 萬劫沉淪
有傷天地 未劫染成 三災將近 八難來臨
老母悲切 珠泪長傾 吾見不忍 立願度人
有緣有分 迨上天京 無緣無分 掃入幽冥
昧者早醒 信者堅心 大悲大願 大慈大仁
五十四句 信受奉行

無字真經表不盡 觀音菩薩泪淋淋 眾位弟子頂禮問

修真寶傳

二

菩薩悲切為何因 觀音老母咽喉哽 諸位弟子不知情
東土眾生惡恨恨 十惡不善亂紛紛 看看三災將要近
八難不遠面前存 蓮花執事不夠運 怎麼普度見世尊
話說觀音菩薩言道東土眾生人民十惡不善看看三災
將近八難已臨不免命得圓覺會中金剛菩薩劉素真下
凡去度十位善男信女度回蓮台以作香花燈水菓茶食
寶珠衣佛壇運用已好收圓普度永鎮菩提

觀音菩薩開言論 叫聲弟子劉素真 素真蓮前來跪定
師傅慈悲說元因 菩薩當時開言論 弟子一二聽分明
蓮前執事不夠運 命你下凡度眾生 去度十二蓮前鎮

即連領旨下凡塵 素真當殿把旨頒 菩薩當賜一部恩
佛言一道無相印 慧劍一口斬魔神 去度原人要考正
何惡善誰不高增 百叩慈悲領佛旨 若母囑咐又叮囑
大慈大悲為賢聖 弟子牢牢記在心 素真拜辭眾神聖
不敢遲延久住停 五色祥雲來駕定 去在紅塵看分明
劉素真駕祥雲霞光萬道 四部洲只遊得仙風飄飄
見世上男女們迷昧不少 比不得為仙佛快樂逍遙
有一等為着名不思睡覺 有一等為着利受盡煎熬
有一等為美色功名不要 有一等為飲酒惹禍勞叨
又還有做高官羊伴虎跳 又還有為子愛背磨肩挑

修真寶傳

三

又還有習棋牌正業不料 又還有浪蕩子嫖賭嚼搖
又還有殺生命作惡自造 又還有喂鴿子遊玩荒郊
又還有為財的東進西跑 又還有為氣的提斧弄刀
又還有父母在忤逆不孝 使父母反為他苦把氣洩
勸行善他說是神仙所造 那有個凡夫體上得雲霄
講作惡他的心哈哈大笑 用心機計害人難大難逃
世上人作惡的英雄勢雖 你看那行善人受盡煎熬
只等得惡貫滿闔王鐵票 差無常與五鬼拿進獄牢
閻君審判官善惡查到 查善簿他沒有一絲一毫
查惡簿他的惡簿挂滿了 不由得閻君爺怒氣心焦

罰銀與他破肚斬殺
十八重惡地獄層層要到
有銅蛇與鐵狗張牙舞爪
見惡人就在那眼睛估料
那時節你才思修行大道
那時節想悔悔之不了
勸世上男和女皈依正道
好一庄便易事最玄最妙
不須你進傍門為僧學道
塵忙中學偷閑回光返照
儒釋道三教理天地含包

修真寶傳

四

授三皈和五戒永不退道
却十惡除八邪得赴蟠桃
三五年修成了何等顯耀
為仙佛成聖賢九玄高起
上西天坐蓮台母有封誥
苦中苦成了道萬載民朝
却說劉素真暗下雲頭來在北京城外心中想道這般形容
如何去得不免變化一位唱道情道人去在城中化緣指
醒愚民有何不可

霎時週身來變化
形容打辦是道家
驚動老幼一街娃
口中出言把人化
也有好人聽我話
也有愚人叨我媽
神仙凡人怎學他
不孝父母罪孽大
好吃懶做混天涯

世上也有多媽罷
說七說八鬧嚷嚷
惡人便叫拿棍打
世人只曉享榮華
鬼門關前跌牌挂
天上神仙似林麻
話說順天府知府張龍夫人陳氏所生一子更名陽春一
女取名玉秀內姓陳春秋三人同窗攻書那一日張龍閑
生二堂悶悶不樂就叫書童去在街坊請個說書的先生
來與你家老爺散悶速去速來

修真寶傳

五

兒童領了老爺命
並無一個說書人
連忙上前開言論
連忙與我一同行
時才領了老爺命
大人便把道長尊
大人請觀古今本
名利二字說根生
二堂說話不打緊
却說張陽春張玉秀與表兄陳春秋三人在書房攻書耳
去在街坊請先生
轉身又把西街進
道長你且聽元因
來在府門把衙進
請來說書一道人
二人見禮來坐定
在你喜歡那段文
金剛菩薩主意定
張龍吩咐快請進
道長開言把話云
張龍回言都不論
暗暗點化他修行

聽府中二堂漁鼓簡板响聲三人私自回二堂聽說書。你等先上曉得主意已定來在二堂門後悄悄靜聽。只聽得道人說道尊一聲大人陞坐聽貧道把名利二字唱來。

未曾開言泪濕衣 世人皆因名利迷 文章都是虛圈套 金銀好似引魂旗 多少燕飛不到處 爭名奪利把鄉離 教子讀書習禮義 何必強為去奪魁 屢試科場不得志 好似書呆雨打雞 真金那怕紅爐煉 才淺逢場遇難題 志大何須揚名早 才高正喜登科遲 縱得紫袍金塔站 伴君如羊伴虎棲 人非聖賢焉無過 龍心一怒按本提 樹大當風和根倒 退毛鸞鳳不如雞 比干臣相剜心死

修真實傳

六

非刑炮烙死杜回 韓成替死馬家渡 風波亭上死岳飛 忠臣良將今何在 文武廟內只見碑 聰明反被聰明誤 老實忠厚天不欺 名字一時表不盡 提起利字暗傷悲 能人貪財喪魚腹 浪子貪利輸了妻 賊子貪利監禁死 佳人貪利解羅衣 毒人之食休要食 違條犯法切莫違 倚勢欺人自古有 聚強霸佔今不稀 黃河尚有澄清日 豈可人無得運時 錦上添花休要去 周濟貪難天自知 兒孫自有兒孫福 刻薄銀錢終何用 人活百歲古來稀 貪難之人定死期 我過終朝誰管誰 金銀買得長不死 嚴松在朝為宰相 梁武皇帝銀錢廣 餓死量成誰不知

金碗教化被犬欺 君子固窮呂蒙正 賈臣無食休了妻 家正運轉萬姓中 賈臣時至太守為 三貧三富不到老 足用何須用心機 提筆休寫詞狀紙 凡事忌議天不欺 天下衙門朝南向 有理無錢誰認誰 官是男兒民是漢 青天也有雲布時 金堂一响心頭戰 自行屈膝把頭低 常言官斷十條路 還有九個人不知 勸君讓人三尺地 除了父母誰跪誰 人惡人怕天不怕 人善人欺天不欺 自古忠厚又忠厚 刻薄成家子孫稀 一世英雄無常到 父母是誰兒是誰 貧富皆葬一穴土 肉化清風骨化泥 人生在世如大夢 生死貧賤有定期 看破名利兩個字

修真實傳

七

早尋靈山學皈依 每日栽培心上地 不貪名利睡日西 九轉丹成神仙貴 逍遙快樂證菩提 却說道人唱完打一拱手 恭喜大人祿位高陞張龍道再 唱一段好的來聽聽大人尊坐聽我道來 天也空來地也空 人生寄在在其中 日也空來月也空 來來往往有何功 田也空來宅也空 換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來銀也空 死後何曾在手中 父也空來子也空 黃泉路上不相逢 夫也空來妻也空 恩愛臨終一場空 朝走兩來暮走東 人生恰似採花蜂 採得百花成蜜後 到頭心苦一場空 大藏經中空是色 般若經中空是空

夜靜忽聞三更鼓 收米又聽五更鐘 回頭仔細思量想
人生在世一場空 高宗吉宗與真宗 到頭都是一場空
堯帝舜帝梁武帝 那箇帝王不入地 秦王楚王與霸王
都拋白骨喪長江 曾子顏子與孟子 那箇長生而不死
飛禽難跳千樹葉 世上難尋百歲人 不信但看桑村樹
花開能有幾時紅 朝中多少公卿相 死後還歸土中藏
身歸泥土氣隨風 一兀黃皮喚血膜 釋散不如猪狗用
何不修行早悟功

修真寶傳

八

緣大人辭官早修煉清淨無為一洞仙張龍听了言道糊
說叶左右快把這箇糊說道人趕他出去素真蓮不消赶
貧道自去就是詩曰去矣去矣真去矣好笑張龍迷到
底有朝一日無常到富貴榮華空歡喜道人出府按下
不提却說公子三人听了書中言語如夢醒覺王秀曰二
位哥哥我亦不讀書了說罷轉回綉樓去了不表又說公
子二人轉書房去了
二人書房來生定陽春使把表兄尊道人說書情理正
不知表兄若何能春秋比時開官諭表兄你且听元因
中庸天命之謂性可離非道聖人云弟今再把表兄問

不知你心若何能為兄立意修性命表兄表弟同得心
五經四書不理論一同立願去修行從此不想高官做
不思富貴不圖名一心不戀紅塵景要看如來三藏經
公子二人主意定驚動虛空劉素真
話說劉素真在雲端慧眼遙觀張陽春張王秀陳春秋有
心進道不免變化一位老貧婆臨凡去賣西瓜指示度他
素真當時來變化變成一個老媽媽一身醜陋令人怕
懷抱一箇大西瓜一陣清風書房下口中出言賣西瓜
話說公子書房閑坐耳听外面有人叫賣西瓜有八句詩
內中話語驚人正合他心意隨即出來一看只見一位老

修真寶傳

九

貧婆手抱一個瓜兒啼叫而來有詩為証
須彌一個瓜龍虎看守他佛見俊秀雅神仙笑嗟嗟
修人遊玩耍觀見好光華學箇益瓜法驚醒夢中娃
公子笑道貧婆這箇瓜兒吃了有那些好處貧婆道我的
瓜兒能使人成仙作佛公子說何不拿來賣我吃貧婆笑
道只怕公子買不起公子說我乃官宦之家把你一個瓜
兒就買不起無非銀錢不是貧婆道二位相公你只知人
間洪福不識仙家妙用你且听我道來
賣瓜歌歌賣瓜瓜藤何處長根芽瓜子種在西土下青藤
綠葉開黃花開黃花不發枝藤牽西彌東海巴登轉崑崙

青幽雅春長夏茂花發芽。花發芽要開花。花香龍虎看守。他花開八萬四千朵。和合二仙笑嚶嚶。笑嚶嚶要結瓜。又怕狂風吹散花。結箇瓜兒如斗大。得飲瓜兒坐蓮花。生蓮花吃西瓜。飯戒精嚴不吐渣。菩提祖師留下種。帶回東土叫西瓜。叫西瓜。瓜兒甜。世人懷抱瓜兒眠。不知瓜兒其中味。誰知瓜兒值金錢。值金錢。有妙玄。瓜兒吃了成聖賢。要知瓜兒度人數。佛子十萬零八千。零八千。樂無邊。六萬六千聖先賢。八萬四千真神位。五萬六千星宿金。星宿金。大收圓。九十二億上西天。一齊同赴龍華會。共吃西瓜彌勒仙。彌勒仙。証寶蓮。大開瓜兒闡妙玄。那時得見瓜兒面。九玄七

修真寶傳

十

祖盡昇天。盡昇天。好機緣。十劫修持為聖賢。若差一劫未修滿。依然投凡受熬煎。受熬煎。苦難言。皆因未修十善全。勸勉修人遵規戒。毫釐差錯不成仙。不成仙。戒不清。未把瓜兒認得真。不知瓜兒香甜味。紅塵滾滾誤了人。誤了人。假聰明。爭強論勝不讓人。夜晚抱住瓜兒困。不識瓜兒值黃金。值黃金。認不清。酒色財氣落大坑。不識瓜兒真寶貝。爭名奪利理不伸。理不伸。為兒孫。興家治業苦五更。壽滿無常來取命。空勞空手見閻君。見閻君。泪漣漣。生平做事不敢言。善事簿中無半點。惡事堆積挂滿篇。挂滿篇。照篇權。十。八。地獄受熬煎。六道輪迴去轉變。一。夫。人身萬劫難。萬

劫難逃。失。那。祖。慈。悲。不。忍。心。命。連。摩。行。晉。度。直。指。單。傳。躲。閻。君。躲。閻。君。要。修。行。早。買。瓜。兒。轉。而。成。於。透。瓜。兒。西。來。意。學。道。長。生。不。計。春。不。計。春。候。真。經。時。刻。不。離。觀。世。音。菩。人。而。是。西。來。性。仙。佛。蓮。花。來。化。生。水。化。生。信。得。真。纔。把。瓜。兒。當。寶。物。惡。人。物。類。投。靈。性。他。是。初。劫。轉。人。身。轉。人。身。算。根。深。不。信。齊。戒。不。信。經。見。人。行。喜。他。厭。恨。講。起。作。惡。喜。盈。盈。喜。盈。盈。惡。魔。人。有。作。有。造。地。獄。門。殺。生。害。命。他。不。論。何。曾。想。著。修。來。生。修。來。生。他。不。信。花。言。巧。語。哄。自。身。有。朝。一。日。閻。王。斗。那。怕。高。官。帝。王。君。帝。王。君。佛。門。修。釋。迦。太。子。步。瀛。洲。奉。勸。世。人。宜。看。透。地。府。鬼。使。日。悲。愁。日。悲。愁。何。日。休。皆

修真寶傳

十一

因。前。世。未。曾。修。何。苦。將。身。惹。塵。垢。端。透。世。情。急。早。修。修。鎖。猿。猴。牢。拴。意。馬。守。玉。樓。採。買。瓜。兒。功。成。就。嬰。兒。姣。姣。把。情。偷。把。情。偷。樂。天。休。金。烏。玉。兔。一。眉。波。勸。君。早。覓。無。上。咒。功。圓。果。滿。步。瀛。洲。步。瀛。洲。要。種。瓜。早。種。瓜。子。早。開。花。瓜。兒。開。花。能。結。果。得。收。果。兒。佛。菩。薩。佛。菩。薩。得。西。瓜。不。是。原。人。莫。勸。他。千。兩。黃。金。買。不。下。留。來。送。與。積。善。家。積。善。家。識。此。瓜。貴。如。至。寶。當。金。花。迷。人。不。知。這。造。化。抱。住。瓜。兒。不。識。他。不。識。他。送。別。家。仙。佛。慈。悲。不。丟。他。世。尊。悲。泪。如。雨。下。命。人。東。土。賣。西。瓜。賣。西。瓜。指。引。他。惟。願。世。人。早。歸。家。三。災。八。難。纏。身。架。那。時。難。遇。我。賣。瓜。我。賣。瓜。賣。好。人。能。忍。能。讓。能。和。

平十惡不善買不去。標賭博買不成。買不成無處尋要。出苦海萬不能失却。小兒好緣分。又有十二萬年春。

公子聽罷忙回話。婆婆從頭說根芽。家住何方在那塔。

因何賣瓜到我象。貧婆當時把話答。老身家住在雲霞。

四大部州隨我要。靈山會上是祖家。我師觀音神通大。

十一圓覺姊妹他。降龍伏虎在我押。八大金剛鎮門沙。

句句都是真情話。只怕公子難遇咱。

公子笑道你滿口胡言。天話口稱聖賢。罪莫大焉。老來只。

衣少食。還要折磨自己。貧婆說。你眼內無珠不識賢公子。

道。你是真神仙。我就要盤你。貧婆道。相公請盤。

修真寶傳 三

公子說你真仙。偽。我有幾句問根芽。天宮何人他為大。

地府十王朝誰家。看經念佛何人發。呼神譴將是誰誇。

金榜題名何人化。說來一字要不差。二位相公請聽話。

听我從頭說根芽。天宮止有玉皇大。十殿朝賀地藏家。

看經念佛釋迦發。呼神譴將道祖誇。金榜題名儒門化。

不知說來差不差。公子便叫請進罷。我們正要訪仙家。

書房見禮。纔坐下。王秀開言問根芽。了環上前來稟話。

玉秀姑娘見媽媽。四人見禮分坐下。玉秀開言問根芽。

聞聽婆婆通佛法。可有女人學仙家。昨日二堂听書札。

奴听回心想出家。伏望婆婆慈心發。一心不願享榮華。

素真即使回言答。姊妹三人听根芽。修行總是磨考大。

道。死亡身學釋家。湘子修行受考打。邱祖餓得脚手泥。

二賢離死陽台下。單瓢陋巷是儒家。梵王太子二辭駕。

六祖吞碓受熬渣。洞賓九載不說話。地藏受苦穿袈裟。

仙姑已曾入仙跨。觀音火焚坐蓮花。骷髏假壳值甚價。

惟有修行賽烏紗。歷代仙佛受苦難。磨去磨來坐蓮花。

姊妹修行考懲大。千磨百難赴龍華。一得永得不鬆駕。

再不收束染塵沙。每日修行無縫塔。時時刻刻採二花。

三五年間乘鸞駕。五色雲中放光霞。受持三皈五戒罷。

指出自性主人家。句句成仙作佛話。在你姊妹去打樺。

修真寶傳 三

公子小姐听此話。口稱師傅笑嗷嗷。我們姊妹造化大。

得遇恩師到我家。三人跪在塵埃下。拜求師傅指根芽。

素真道。你姊妹請起。既要投進佛門。要辦供儀。敬獻佛祖。

然後傳你。三皈五戒。

檀香五次爐內燒。五菓几儀敬神僚。弟子神前來祝告。

千佛萬祖下塵埃。三尊皇帝都請到。尊歌靈官善惡標。

封佛發願已不小。反道五雷定不饒。師傅三皈五戒道。

十惡八邪不犯高。皈依佛法僧三寶。一不殺生仁慈愛。

二不偷盜義相好。三不邪淫禮道牢。四不酒肉智慧曉。

五不妄語信名標。三皈五戒傳畢了。百叩佛祖謝師勞。

貧婆勸咐莫說道 三人成仙把名標 若還弟子退了道
連累九祖墮陰曹 有子修行報大茅 九五七祖得高超
為師指你玄中妙 三箇緊閉搭天橋 指你迴光並反照
嬰兒姪女兩相交 指出你的無價寶 時刻不離這一爻
三年五載修成了 脫壳飛身上靈霄

話說貧婆傳了三皈五戒指示公子三人項禮已畢說道
弟子在家修行你父母知道必有磨難古來仙佛離家修
煉為師就此告別去也公子三人苦留不住公子道此一
別於何處會貧婆道為師有祕語四句牢牢謹記
日月並行秋三點著一鈞道還寸土下道果團圓周

修真寶傳

古

貧婆去了且不講 又表公子把詩詳 三人仔細來思想
明白話中天機藏 明字看來日月並 三點一鈞心字藏
寸土乃是寺字樣 得會師傳煉純陽 三人心內明白了
王秀轉回繡花房 針帶是行不理料 迴光返照煉丹忙
王秀修行且不表 又把公子說根苗 五經文章不理料
衆神打坐想高超 那日先生出題考 文章做來不上條
先生吃驚已不小 自幼二人才學高 為何今日不對了
去與大人說根苗 二人一見事不好 這回考德怎開交
也是佛祖考德到 考他根基牢不牢 各人智慧有大小
又看主意高不高 果然是個棟梁料 三十三天樂道遙

若是根淺難過考 一失人身萬劫遭 張陽春來無計較
任隨考德不勸招 陳春秋來叫老衣 為兄回家走一遭
母親亡故週年了 回去燒紙往外逃 陽春回言主意好
二人分離泪相拋 春秋回去且不表 人把陳爺說根苗
話訪兵部尚書陳文忠夫人趙氏所生一子更名春秋他
在攻書那一日陳爺閑坐二堂忽忽想起趙氏夫人亡故
不覺週年我兒讀書應該回衙與他母親化財言水畢只
見春秋回來
春秋孩兒今禮問 爹爹安寧不安寧 兒在寒窗攻書文
少在堂前奉父親 母親亡故一年整 不覺週年到來臨

修真寶傳

五

回衙更把爹爹問 燒錢化紙報娘恩 大人听言喜不盡
我兒說話甚聰明 開言便把家奴問 三牲祭禮可造成
老奴上前把話稟 只候相公化財臨 春秋靈前來跪定
俯伏塵埃哭母親 慈母陰靈多照應 孩兒立願去修行
母親為兒血河困 兒學日連報母恩 哭訴一場主意定
家奴點火化錢文 大人又把春秋訓 叫聲我兒聽元因
人生在世要孝順 愚孝二字值千金 春秋听兒忙答應
爹爹教兒費精神 了環上前奉茶請 老爺相公飲盃巡
公子一時拉了病 不能上席奉父親 大人叫聲兒去困
明日早去讀書文 公子假意推不肯 家奴點燈進房門

不說公子去安寢 又長大入飲盃巡 榮華富貴嘆不盡
滿門飲酒醉昏奪 飲罷散席各安寢 回書又把公子明
睡在床上主意定 耳聽燕樓鼓三更 收拾齊備往外邊
私有出外去修禪 忽然想起一事緊 未退姻親誤了人
不如修書去指醒 有緣同修念觀音 若是無緣另改聘
退親文約有把憑 春秋當時主意定 燈光之下寫書文
七字頭上添三字 損成十字說根生
上寫着陳春秋頓首轉拜 尊一聲李小姐細聽開懷
我和你成姻親前世註載 二家的父和母喜笑顏開
有媒証來說合到老不改 周公禮配陰陽古往今來

修真寶傳

六

兄今日寫來書別無心 是為兄看破了酒色氣財
不愛那名利利花花世界 不愛那恩與愛牽纏受災
那一日遇恩師傳我皈戒 一心心念觀音去赴蓬萊
賢妹妹發慈悲同把佛拜 學前朝劉素真得赴瑤階
倘若是你無緣高門另採 任隨你去改嫁各自安排
退婚書交賢妹做個憑在 自退後如輓石永不轉來
兄倘若有意天雷損壞 賢妹妹書為憑兩下丟開
話說公子寫了退親文約無人送書不好通知媒人忽然想
起李賢妹乃是張表弟之姨妹他姐姐李桂英就代得去
故意說是要請做文工針黹主意算定行至後房叫醒了

環你相公有書信一封命你送去交接張表妹明日早去
休等老爺知道了 環說相公我不去公子就取銀一錠拿
與了環了環說相公放心明日早去就是了環接了書信
依然去睡公子轉回書房又想起發發不知信息如何是
好不免修書一封放在棹上使其父親知道
提筆未寫珠泪吊 拜辭父親大恩高 春秋孩兒大不孝
未報親恩大劬勞 孩兒一心去修道 功名富貴一概拋
要學目連報大孝 父親寬心把兒饒 三五年間修成了
來度爹爹得高度 句句實言無圈套 父親不必念兒曹
若有虛言天雷報 萬劫沉淪不昇超 一十二歲鑽門跳

修真寶傳

七

那知修真樂逍遙 春秋書信寫完了 放在棹上泪雙拋
時逢十四明月照 出門不管路低高 立意入山參玄妙
獨自一人往外逃 不怕強人並鬼叫 出城晝夜走通宵
離城八十有山凹 不辨山高路遠遙 柳陰樹下來坐倒
汗流滿面用手交 前後並無客商到 不知前途路一條
公子嘆嘆難盡表 又把菩薩說根苗
話說劉素真在雲端觀見陳春秋遠遠來了不免變化一
個二八佳人試他道念真假如何
變化親似真美貌 好似天仙下塵壕 身穿五色多熱鬧
手拿白扇把人招 面如雪白哈哈笑 形容走路最妖嬈

上前便把相公叫
魚水夫妻過逍遙
各自抽身往前跑
相公不必把奴拋
我是入山去修道
那兒凡夫上天曹
若是凡人成得道
無憂無慮過終朝
各人生死各人了
算得真心佛根苗

修真寶傳

開言便把相公叫
樓房瓦屋修得高
挑花綉朵奴伶巧
琴棋書畫顯英豪
倘若爹媽亡故了
我今碰死在荒郊
我是修行家玄妙
尊聲相公听根苗
公子無奈把話表
單生小子命一條

你今要走那山凹
公子一見事不好
巍巍不動一絲毫
公子把他無奈了
讓我過去走一遭
何人把你套哄了
天上神仙似滿堂
春秋又來開言道
管你終朝不終朝
三次再來試一道
不如在此賠奴好
低頭不語氣冲霄
住人又來開言道
姑娘請你听根苗
佳人听说嘎嘎笑
佛在何方把手招
不如與奴成親好
姑娘讓我路一條
素真心中暗想到
看他道念高不高

六

奴有真情吐根苗
水閣涼亭都光耀
支賓待客門門交
無兄無弟兩個老
你我夫妻樂逍遙
公子只得來告苦
誰個把你人命遭
鄉貫住持說我曉
家住北京父官高
一十二歲鬢門跳
看破名利世事拋
家園田地我不少
奴家本算一富家
也還會做詩詞調
任隨相公支持交
若還嫌棄奴容貌
姑娘慈悲要恕饒
菩薩又來開言道
持引修行路一條
母親趙氏亡故早
看破名利世事拋

昨夜三更私逃了
姑娘洗耳記眉梢
甚麼叫做無價寶
誰是不生不死苗
賓中主來誰是妙
勝過仙真下塵埃
真經就是無價寶
自性不生不死苗
來的之時主為妙
不知說來高不高
來在這裡遇你緣
相公常真來修道
甚麼叫做一口消
無相怎麼回光照
主中賓中甚麼高
春秋即便回言道
阿彌陀佛一口消
嬰兒姪女回光照
去的之時賓為高
這些被你猜着了
我今指你路一條

修真寶傳

九

明心寺內好修道
莫辭山高路遠遙
十萬八千也要到
公子抬頭望山凹
公子一時醒覺了
百叩慈悲求恕饒
在路行程已難表
此處蓬萊樂逍遙
只見師傅出來叫
靜室堂中把香燒
靜室堂中悟高超
春秋回言蒙指教
修行之人不辭勞
哄得公子把頭禪
望空拜謝大恩膏
起身上了陽關道
遠遠望見一山高
松柏長青團轉照
明心寺內鐘鼓敲
參拜佛祖禮畢了
修真養性出塵埃

素真又把弟子叫為師言話記眉梢
就在此處勸修
安你在此接賢餘若有善男信女到煩你提攜把他邀
功則半滿丹書詔永鎮香烟萬民朝春秋落點我不表
又把陳翁說根苗

話說陳文忠次日開坐二堂只見家奴荒荒張張上前稟
道說公子逃走了只見神上修書一封老爺拿去觀看

陳翁見書雙流淚哭聲我兒好傷悲枉自哺養把心費
我兒恨心把山歸越思越想越悲泪蹬脚心焦把胸起
兒學修真神仙位為父何人把孝披軍生我兒一寶貝
百年歸山父莫誰我兒不想榮華美可惜文章奪高魁

修真寶傳

二十

可惜象簡烏紗貴可惜高官顯神威可惜珍饈和百味
可惜金銀有幾堆可惜珍珠瑪瑙貴可惜庄村好田肥
可惜家奴成羣對可惜房屋好光輝可惜佳人成對美
可惜綾羅少人披陳翁傷慘多悲泪春秋修行去不回
却說陳翁啼哭心中暗想不知我兒去向何方不免叫家
奴去在街坊請位卜卦先生前來問個方向也好尋覓
開言便把家奴呼你爺言話听的端命你去在街坊上
請位先生把卦占家奴听言不遲慢即便行程出府前
來在街上轉幾轉驚動素真慧眼觀
話說劉素真在雲端慧眼遙觀早知其意變化下凡遇

家奴那家奴抬頭一看見是卜卦先生面如滿月手拿招
牌上寫着卦命如神四字家奴道我家老爺正要請先生
卜卦隨我一路速去

素真隨奴到府前見禮便把大人恭
說來與你下細占陳翁開言把話講小子走失好慘傷
先生陰陽八卦算占卜卦又落何方花廳之上焚香案
陳翁跪地祝穹蒼伏羲文王把卦降六甲六丁听言章
不知春秋何方往先生又家仔細詳或凶或吉莫誤講
直言休咎莫瞞藏素真依言把卦斷尊聲大人聽端詳
令郎一去不回轉青龍又動上天堂白虎搖揚西方上

修真寶傳

三

勾陳又動入山岡朱雀玄武都不管尋覓走失落空亡
我今細細觀文象恒卦成道大吉昌五行判斷九年轉
父子相親喜揚揚謹依文王八卦斷直言無隱未拋荒
陳翁听言真傷慘不覺兩眼淚汪汪取銀一錠來謝賞
些微茶敬望收藏

素真道陳大人貧道自幼出家修行之人不貪銀錢奉勸
大人辭官修道父子同登彼岸豈不美哉陳文忠道神仙
本是神仙做那見凡人成得仙若是凡人成得仙天上神
仙堆滿天素真道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
陳翁開言把話講道長你且听的端年老如何學修煉

天子焉能准辭官

榮華富貴正好享 凡夫如何上得天

素真道大人陞坐

貧道有輩古人說與大人听

奉勸大人學修養

三丰七十煉金剛 林爺不願都堂掌

漢室鍾離煉純陽

然燈古佛辭宰相 張良辭漢入仙鄉

聖賢也是凡人像

今人效他又何妨 功名富貴寒霜樣

太陽一照化長江

大人細細回頭想 光陰似箭如紙張

任你高官並宰相

無常一到莫主張 一生善惡三曹掌

陰司難逃十殿王

照簿權衡來清算 善無半點苦難當

善多惡少人身轉

惡有善無四牲行 轉輪車上來發放

六道輪迴苦忙忙

何不回頭思量想 訪仙學道煉純陽

修真寶傳

三

逍遙快樂瑤池上

不生不滅壽無疆 叫聲道長聽元因

難舍高官好職品

難舍黃金與白銀 難舍斗大黃金印

難舍紫袍金帶身

難舍有道君王正 難舍文武眾大人

難舍京城好百姓

難舍家奴小子身 難舍京城好風景

難舍住的好衙門

難舍滿城好光景 難舍家門眾諸親

難舍金堂執事侍

難舍前呼後勇人 修行一事難承任

凡夫從何成仙真

素真道陳大人你

買不買口氣不斷

這此物華美景何足為妙不及俺貧道

蓬萊仙景小小一

坐茅庵。滋味更長陳文忠道你這糊言

的道人訪海口把你一個茅菴就眇視一切素真道大人

不信聽貧道茅菴妙用嘆來大人听。文忠道快快說來

尊一聲陳大人洗耳听倒 听貧道把庵景細表根苗

茅庵中好景致許多玄妙 寬八尺長三丈一丈六高

庵圍轉又還有松林相罩 庵門前双林樹兩來相超

庵左邊又還有青龍踴躍 庵右邊又還有白虎相交

庵後邊又還有烏鴉在叫 庵頂上又還有白塔多高

庵下邊又還有清泉上冒 庵東邊又還有木母吹簫

庵西邊又還有金公打鈸 庵南邊八卦爐熬煉丹膏

庵北邊有水閣涼亭睡覺 庵中共有一座圓山包

修真寶傳

三

山包上又還有仙桃一樹

若有人吃一粒天榜名標

茅庵中也還有文房四寶

茅庵中挂字畫文筆滔滔

庵上面挂一軸觀音聖觀

庵上邊書匾字道德清高

庵門口書大字一元復始

庵堂中有琴棋書畫隨操

茅庵中也還有半邊鍋灶

茅庵中挂慧劍威風飄飄

斬酒色和財氣連根拔了

我庵中無相印除盡魔妖

我庵中太極圖霞光萬道

茅庵中鴛鴦鏡日月通宵

茅庵中九蓮燈乾坤照耀

茅庵中草蒲團滿地鋪交

茅庵中煮點燈風把地掃

啞童兒唱詞調聲女鐘敲

庵門外石獅子做得大咬

茅庵裡壁上畫金絲活猫

庵壁上畫金雞五更報曉
庵壁上畫鹿子兔兒能呼
庵池下三脚蟬聲聲在樹
庵林中有白鶴會嘆玄妙
他嘆道富與貴如露如電
他嘆道做高官羊伴虎跳
嘆世人看不穿凡情因雲
世上人四堵牆把他迷倒
釋迦佛跳出了洪基不要
然燈佛跳出了先天掌教

庵壁上畫青龍蓮室火燒
庵壁上畫麒麟起鳳騰蛟
叫不醒世途人說計奸刁
他嘆道這功名如夢一遭
他嘆道貧與賤學道高起
他嘆道假骷髏終有禍遭
為妻恩與子愛背磨肩挑
若有人跳出了世外飄飄
太上爺跳出了道祖名標
觀音母跳出了蓮台登高

修真寶傳

二

眾仙佛跳出了何等顯耀
作惡的惡貫滿冤冤相報
說不完嘆不盡茅庵玄妙
却說陳文忠道這說天話的
為說天話用手一指陳大人
的更妙哄得文忠掉頭一看
菩薩站在雲端呼 叫聲文忠
你無緣 嘆出玄妙幾多便
昧迷不識大羅仙 陳爺抬頭
用目看 悔斷肝腸也枉然
有勞上仙臨凡勸 肉眼凡夫
認不端 俯伏九叩蒙恩仰
菩薩騰空上九天 埋怨自己
無根善 無緣無分把仙攀

迷昧的醒覺了要他速拋
行善的功果滿跨鶴九霄
勸世人學長生蓬萊逍遙
果然有譜素真道我這不
看那旁來了一個說天話
在雲端現出金身
嘆出玄妙幾多便
悔斷肝腸也枉然
俯伏九叩蒙恩仰
無緣無分把仙攀

哭聲春夜後堂轉 花園遊玩解心寬 要知後事來落點
請聽下回說詳端

話說陳氏夫人閑坐花園只見夫人悶悶不樂不知是何
緣故

張龍花園來坐定 陳氏開言問事因 老爺為何帶憂悶
從頭一二說分明 張龍此時忙答應 夫人不知這根生
前日先生把話咏 書房之事對我云 他說陽春懶得很
讀書這句不專心 不把文章來要緊 如時不比從先文
望他文才往上進 誰知反退七八分 話未說完書童稟
老爺奶奶聽知聞 陳府公子變了性 昨晚逃走不知音

修真寶傳

三

夫妻聽說罵聲轟 春秋姪兒少聰明 大人就把書童命
快去書房問根生 春秋黑夜為何隱 難道同窓不知情
陽春聽言打冷勁 冷水交懷着一驚 是好是歹往前迎
元來怕死不忠臣 一見爹娘禮恭敬 爹娘叫兒為何因
二老當時咬牙定 你們做的好事情 陽春說兒無冷病
爹娘也要說根生 春秋黑夜為何隱 難道同窓不知情
陽春上前來告稟 他去修真為好人 二老罵聲不孝順
畜生跟倒打和聲 那見凡人成得聖 枉自讀書兒聰明
神仙根本是仙分 何得妄想起貪心 公子上前來跪定
爹娘你且听分明 中庸天命之謂性 天子庶人以修身

孔子五十知天命 道不遠人而遠人 孟子存心養其性
則知所以始修身 顏曾思孟為賢聖 一以貫之聖人云
一堂說書兒來听 道長之言動人心 孩兒看破紅塵景
不想富貴不圖名 兒是一心主意定 要看如來三藏經
多蒙恩師來指引 兒同表兄學修行 傳授三皈五戒正
不敢瞞哄二雙親 爹娘聽說雙腳蹬 嗔罵奴才不成人
手中家法來拿定 打死這個小畜生 公子只叫來饒命
二老責打不順情 房中妻子來忙問 相公遭打為何因
公子只是不答應 了環在傍說分明 李氏桂英開言論
公婆耐煩放寬心 我把相公來勸醒 媳婦下跪講人情

修真寶傳

三

公婆便叫忙請進 小姐哭得亂紛紛 二老越打越加勁
陽春叫苦不住停 妻子在傍心不忍 跪在塵埃叫雙親
等奴勸他來改更 伏乞雙親准人情 二老听勸纔鬆勁
公子一身盡打疼 爹娘在上容兒稟 攢成十字說根生
張陽春未開言兩眼流泪 尊一聲我二老息怒慈悲
我父母養兒子苦把心費 難道說兒不知養育恩垂
大丈夫在世間忠孝為貴 我父母百年滿兒把孝披
兒今年長成了二十四歲 當大事兒知道送老墳堆
我母親為兒女血河代罪 為兒女生下地殺牲必肥
我修行報母親苦海之罪 學目連度娘親同把西歸

修真寶傳

五

學釋迦度梵王佛門寶貝 學觀音度父王一門光輝
學湘子度叔叔報孝恩垂 學聖賢報大孝纔見高魁
想從前吃五葷許多迷昧 出火坑回頭看好不傷悲
儒釋道三教禮修行尊貴 你看那許旌陽拔宅身飛
一不愛在紅塵榮華富貴 二不愛做高官耀武揚威
三不愛家業廣苦把心費 四不愛貪銀錢玉積金堆
五不愛食五葷殺牲造罪 六不愛為功名去奪高魁
七不愛貪紅塵苦海迷昧 八不愛稱能幹管人是非
九不愛起不良奸貪詐詭 十不愛妻與子恩愛相隨
兒一心要赴那龍華大會 兒倘若不報孝明有天雷

第一愛這大道虛靈不昧 第二愛這大道回得西歸
我爹娘阻陽兒枉把心費 兒愛的十件事縱死要為
二老听言仔細想 七竅生烟氣昂昂 這個畜生不上算
挪去跪磚花園傍 八月中秋天明朗 家家戶戶觀月光
空中佛祖考懺降 陽春修行受災殃
一更裡跪在磚咬呀跪在磚 兩腳疼痛不安然 屈身汗出
如雨樣 黃昏跪到月色鮮 非是父母來作賤 空中佛祖考
良賢 要做神仙過磨煉 考他無量曠劫冤 咬呀曠劫冤
二更裡跪在磚咬呀跪在磚 好言哀告叫仁天 父母施恩
把兒念 就我修行報恩還 人逢少年好修煉 道成度親坐

金蓮陽春說得蓮花現父母全然不耳邊呀的不耳邊
三更裡跪在碑呀呀跪在碑口乾舌燥頭痛懸發火發燒
心緒亂難打精神受熬煎平地磚石又加鍊身斜脚歪不
許偏兩傍父母齊呼喚家法考究最森嚴呀呀最森嚴
四更裡跪在碑呀呀跪在碑心肝五臟似箭穿兩膀肩頭
軟無力一身皮肉似麻酸仰面朝天嘆口氣無奈將身往
下捐方才躬腰倒一騰提耳扯髮如刀懸呀呀如刀懸
五更裡跪在碑魂飛魄散到大千昏昏沉沉扑到地恍恍惚
惚歸了天父母當時來吩咐將兒抬在花園邊佛祖空中
雲頭轉陽春跪死會神仙呀呀會神仙

修真寶傳

六

話說劉素真慧眼遙觀張陽春受難花園跪磚三魂飄渺不
免命得金童玉女把他靈性引到南海朝見觀音老母使
知魔考後來結果收圓天機大事

素真雲端把話傳

金童玉女听詳端

你把陽春來引上

接引南海把母容

金童玉女如風响

接引靈魂上九天

一陣清風南海岸

陽春抬頭用目觀

只听金鐘一聲响

琉璃界中光無邊

一位菩薩坐在上

只見頭上五色鮮

觀音老母開言講

韋馱靈官听的端

快把陽春來引上

待吾指點慧眼觀

觀音母坐蓮台傳旨一道

叫陽春上前來細听根苗

怕死生看不穿几情圈套
假骷髏真皮囊終有禍遭
修行人你總要固惜三寶
犯三皈和五戒打下陰曹
未來的天機事指你通曉
要真心要久遠纔算志高
任千磨並百難永不退道
任隨甘任苦纔算英雄
古今來仙佛祖受盡磨考
吾當年白髮守曾遭火燒
釋迦佛為修行斬頭三道
韓湘子他替橋入仙道遙
有達摩為大道門牙打了
却長春為大道餓死不焦
張陽春听此言苦告哀告
求老母大慈悲千萬恕饒
殘零子六萬年迷昧不少
慈悲尊赦除了總報恩膏
菩薩說只要你一心在道
你縱然苦一苦莫怨絲毫

修真寶傳

二九

候你的功果滿自有封誥

為聖賢成仙佛萬載名標

休學那無根種誘毀大道

陰司地免不得油鍋內熬

下凡去還陽體勤參悟道

無量劫種種罪這回全消

囑咐完觀音母又傳口詔

護法神送還春速下塵寰

觀音老母把話傳

護法神來听話端

速去速來記心肝

陽春只听風聲响

家奴小子兩傍站

哭得一家泪不乾

山土地聽的端

你把猛虎來送上

山王天子領法旨

吩咐猛虎听端詳

花園去救修行郎

猛虎听得山王講

忽然一陣狂風响
家人小子盡走荒
四處房門緊閉上
陳氏夫人痛斷腸
夫人越思越傷慘
又把公子說端詳
一雙猛虎花園傍
大家一齊心內想
又怕猛虎進門房
埋怨大人以難講
哭哭啼啼轉內房
一門傷悲且不講

話說陽春醒來只見一隻猛虎站立面前叫聲大虫你要吃我擺頭三吓你要救我點頭三吓只見猛虎點頭三吓立在面前陽春騎在背上眼閉一霎時就到明心寺下了虎背只見猛虎化作清風而去陽春拜謝神虎打救之恩

修真寶傳

三

陽春拜虎歸山上
進了明心一廟堂
只見春秋出來呼
二人相見喜揚揚
又來滿堂茶佛像
靜室堂中燒炷香
凡情盡拋莫妄想
克己工夫煉純陽
時刻水深來火照
龍吟虎嘯在一腔
心花開放明朗朗
性修圓明亮堂堂
巍巍不動明晃晃
玄關呼吸道源長
一週週天漫漫養
拆橋散意莫荒唐
下丹明心寺內轉
撰詩一首樂安康
詩曰 遇難成祥張陽春 受盡磨難為修行
神虎打救歸山隱 時刻不離觀世音
話說陽春落點我且慢表又說李桂英思念兒夫修行公
婆打罵花園跪磚還魂被虎咬去不知下落了環對如所

言玉秀姊妹已在修行待奴問個明白
開言便把了環叫 綉樓之上走一遭 去請姑娘把話表
速去速來莫辭勞 了環領命樓上跑 一到綉樓把門敲
玉秀婢功龍虎嘯 忽听樓門有人噪 連忙下丹開門了
了環把話說支消 玉秀心內明白了 嫂上為兄問根苗
隨定了環忙來到 只見嫂上双泪拋 玉秀見禮把話表
嫂上為何泪眼淘 桂英此時回言道 為你哥哥心內焦
修行受難被虎咬 為嫂不解一絲毫 請問何故妹可曉
你把根由說支消 聞所妹妹進了道 是奴一心問根苗
倘若爹娘知道了 我看妹妹怎開交 玉秀聞言勸嫂嫂

修真寶傳

三

為妹言語听根苗 歷代仙佛受磨考 誰是平白出塵壕
釋迦洪基都不要 嗔危所到過剛刀 觀音大士他修道
每日挑水運花苗 受盡父王百般考 白鵲寺內被火燒
湘子修行受磨拷 越牆成仙出塵壕 陽春哥哥修行好
跨虎登仙得高超 三五年間修成了 功圓果滿赴蟠桃
為妹已曾進了道 紅塵世事一並拋 任隨爹娘來磨考
臨死不犯一絲毫 憑我一心行正道 那怕油鍋與剛刀
我勸嫂嫂修行好 修真養性出塵壕 水在長江日夜流
幾般快樂幾般憂 人人都想快樂處 總是前生未曾修
人到中年正好修 早修佛堂免心憂 只說紅塵難丟手

修真寶傳

三

王把筆勾
二十七八正好修
兒女年小不捨丟
五十七八正好修
酒肉香甜難捨丟
那時思想佛門走
道遙快樂步瀛洲
話說李桂英听王秀
只說了環素告說外
秀說原來師傅到來
了。姑嫂二人行至
門口接進二人見

禮已畢。分賓坐下。了環奉茶。

姑娘不知師傅到
操擾姑娘太勞叨
嫂嫂立意要進道
為師言語記牢牢
速辦供菜傳你道
檀香三炷爐內燒
若是開齋並反道
十惡八邪不犯毫
明心內中有座廟
接駕來遲求恕饒
王秀開言把話表
請師開示指高趨
修行跳出火坑好
指示修真樂道遙
桂英爐前來祝告
墮落輪回苦一遭
三官文簿挂了號
姑娘離家出塵壕
素真回言言重了
有勞師傅下塵壕
素真就把桂英叫
不在門浮受煎熬
不多一時供齊了
千佛萬祖听根苗
師傅三皈五戒道
出離苦海得高超
為師告謝要去了

去度原人走一遭
善薩去了且不表
又講二人主意高

話說王秀心中設下計較呼聲嫂嫂我和你在
情絞繞功夫不得大進不免瞞了父母私往明心寺去修
行。桂英道此計甚妙。妹妹先去。待為嫂辭別公婆替妹告
知。然後回娘家辭了雙親。以免連累公婆。那時脫身而全
其美。王秀道言之合理。

姑嫂二人主意定
辭別起身轉回程
幾步上前把門進
攢成十字說根生

張王秀他那里主意打定
今夜晚私自逃出外修行

修真寶傳

三

自幼兒看破了迷魂大陣
看看的日落西更深夜靜
這都是虛空中佛祖照應
黑夜間一人走冷冷浸浸
為的是躲無常去修性命
一個人黑夜走心血費盡
明心寺不知道那條路近
行一程又一程把人走運
上一坡又一嶺兩脚走硬
行只在柳陰樹方纔坐定
別父母去修行只為本身
做一個女粧男混出府門
若不然這一事難出火坑
倖喜得有月亮星斗光明
怕的是紅塵綾失落人身
不覺得出京城五更來臨
只望着青山走好去藏身
走一里又一里不覺天明
發善念去修行毫無怨心
去頭巾與藍衫現出女身

多蒙得天老爺佛祖照應 若不然難脫禍這樣逃生
話未完只听得人馬嘒震 抬頭看見林中吵鬧沉沉
好叫奴一時間主意難定 不知道是何處來的官兵
看看的就在那面前路近 張玉秀慌忙了躲入樹林
不料得眾嘒囉一眼看定 叫了環快留下買路錢銀
張玉秀叫強盜休得糊混 你姑娘修行人那有黃金
嘒囉說無路費休想活命 拿你去見大王定死得成
拖的拖拉的拉拿往前進 張玉秀只嚇得胆戰心驚
誰知道劉素真借凡考正 考玉秀他道念胆量可存
或是真或是假這回考定 果然是考不退上得玉京

修真寶傳

三

話說花桂芳閑坐山寨只見眾嘒囉押着一位女子上前稟
道小的們奉令下山無有客商來往搶得一位女子候大
王法律桂芬吩咐帶上來嘒囉答應嚇得玉秀魂不赴體
大王一聲傳下令 玉秀小姐帶了魂 開言便把女子問
可曾留下買路金 玉秀見問忙答應 大王在上听知聞
我去修行歸山隱 那有白銀與黃金 伏乞大王施仁政
放我過山去修行 大王聽說咬牙定 了頭休想活殘生
若有金銀留你命 若無金銀活不成 大王在上你且听
听我從頭說元因 大王若是饒我命 陽雀過山遠傳名
你要大王饒你命 除非與我結成親 若是了頭不承認

一刀殺死活不成 情願大王刀下盡 縱死不與你成婚
了頭才拐來逃走 假意說走去修行 你今可有名何姓
從頭一二說分明 尊聲大王你請听 攢成十字說元因
張玉秀跪塵埃苦苦哀告 大王爺你在上細听根苗
家住在北京城聲名不小 父張龍母陳氏知府官高
大兄長進佛門皈依大道 我嫂嫂李桂英跳出塵壕
我自幼看破了紅塵絞繞 一心心念彌陀學佛高超
大王爺請慈悲我有話表 我勸你休學那古今英豪
休學那圓覺會李忠李孝 不為王光相寺修行名標
你又看釋迦佛洪基不要 目連僧報大孝救母獄牢

修真寶傳

三

韓湘子為八仙終南修道 看破了紅塵事不戀美姣
大丈夫出世來親恩當報 又何苦自稱王要英豪
你又看劉伯溫入山修道 觀音母度滿門學佛高超
漢張良去修行官高辭了 然燈佛辭宰相不願在朝
三國中關夫子玉泉成道 為聖賢人朝敬萬民香燒
你又看楚霸王英雄勢耀 死烏江枉費了韓信功勞
魏曹操現今在十殿受報 諸葛亮用機謀未能高超
岳元帥他精忠真成神道 秦檜奸下地府受苦陰曹
歷代的英雄將一時難表 大王爺醒覺了萬載名標
這篇言或高低切莫記較 大王爺請息怒千萬恕饒

句句的是真言並無因套 有一言哄大王不得身超
桂芳所言醒覺了 枉自男子要英豪 開言便把左右叫
請起姑娘生几枝 尊聲小姐莫記較 小生言語听根苗
我是自幼不學好 打劫客商過終朝 花桂芳是我名號
自幼在外耍英豪 從今改邪歸正道 不在紅塵逞矜驕
玉秀又乃開言道 善人你个听根苗 就從今天皈依了
自有明人把你邀 桂芳回言蒙指教 吾有好處報劬勞
王秀當時開言道 告辭善人上山高 桂芳苦苦留不倒
親送小姐五里邊 臨行分別把話表 有勞善人走一遭
桂芳回山且不表 再把玉秀說根苗 路上景致無心照

修真寶傳

三

遠望見一山包 行程不覺來到了 一轉幽雅令人瞧
明心寺高多峻耀 有一童子吹簫 一見玉秀哈哈笑
善人請進把佛朝 玉秀幾步就走到 童兒忙把鐘鼓敲
春秋陽春出來叫 原來姊妹把佛朝 三人姊妹來會倒
不由喜樂在眉梢 從頭至尾把話表 姊妹苦楚知根苗
靜室堂中來坐倒 左男右女悟高超 出離苦海空玄妙
姊妹同修樂道通 玉秀落點且不表 又說桂芳落下稍
却說花桂芳自別玉秀回山吩咐眾嘍囉各人散去做正
經生理眾人辭謝而去點火把山寨燒了修行去罷
桂芳去訪長生道 不在紅塵逞矜驕 國覺菩薩虛空照

不知此人勞不勞 開言便把韋馱叫 變化臨凡試一遭
話說花桂芳正行之間只見一位大王面如藍靛髮似冰
砂手拿剛刀身騎白馬牙如利刃口似血盆大叫一聲如
雷震地過路之人快快留下買路錢來桂芳道大王健命
我乃修行之人無有買路錢財求大王施恩放我過去那
大王咬牙錯齒答道若無買路錢財與你一刀兩斷
桂芳即便回言道 大王慈悲請恕饒 無有金銀買路寶
放我過去乞恩膏 大王又把話來表 吾的言語听根苗
若無金銀買路寶 投吾麾下為將高 若說半句推不好
立時斬首命不牢 桂芳只得苦哀告 大王息怒施恩饒

修真寶傳

三

我去修行參玄妙 不為富貴逞英豪 叫投麾下萬不了
情願大王一剛刀 大王馬上高聲叫 你對為王說根苗
桂芳無奈把話表 大王在上記眉梢 小子自幼不學好
玉京山上逞英豪 招積嘍囉稱王號 打搶客商過終朝
前日遇逢善人到 勸我回心學賢僚 要學修真養性道
不在紅塵逞矜驕 哀求大王放我好 靈山會上報恩膏
大王說道有人叫 前途有一善人嚟 桂芳拜辭往前跪
韋馱騰雲上九霄 忽然不見大王了 莫非神仙下塵埃
心中思想言未了 有一婆娘用手招 善人修行來領教
傳你三皈五戒牢 桂芳朝東來跪倒 素真指他修行高

三皈五戒傳畢了 指他玄關守一毫 桂芳拜謝師指教
明心寺內修煉高 教聲弟子把頭掉 素真裏時上天曹
轉眼不見師傅了 莫非騰雲上九霄 莫非神仙來指教
望空百叩謝恩勞 在路行程已難表 那管前途路低高
忽然來到明心寺 春秋出來把他邀 迎接進殿朝三寶
靜室堂中嘆根苗 清閒安樂迴光照 道果圓成把名標
落點且不表 請听下次說根苗
話說李桂英自思王秀妹歸山修煉半月有餘今日天
色光華不免辭別公婆回娘家而去一則辭親修煉二則
勸妹修道三則度我母親以報劬勞養育之恩正是

修真寶傳

三八

桂英當時主意定 行在堂前辭雙親 公婆在上容媳稟
從頭一二听分明 自從相公虎傷命 孤了為兒百年春
我今看破紅塵景 對佛發願去修行 王秀妹歸山隱
修行辦道念觀音 句句都是真情論 特來辭別二雙親
二老听说咽喉哽 虧你下得這斷情 可憐你夫虎喪命
咬去不見一尸形 王秀女兒不昌盛 女流之輩修甚行
幸喜未放門戶定 不然連累二雙親 媳婦還要歸山隱
無兒無女混眼睛 二老說得喉嚨哽 氣死一刻又還魂
桂英又把來話稟 爺娘只管放寬心 王秀妹修成正
回家來度一門 那時全家為賢聖 道遇快樂萬萬春

二老听言全不信 那見凡夫步青雲 倘若凡人成仙聖
天上神仙數不清 媳婦休要入迷陣 仙根仙體修得成
桂英回言把話論 爹娘在上听元因 地藏菩薩把孝盡
十二圓覺劉素真 神仙本是凡成聖 只怕凡人心不真
拜辭公婆往前進 四禮八拜上轎行 二老無奈以應允
夫妻哭得死復生 一路行路表不盡 不覺來到自家門
連忙下轎把門進 老幼一家喜官親 員外二老前來問
家奴小子搞不贏 堂前見禮多恭敬 父母開言問事音
堂上公婆可清政 女婿讀書可辛勤 桂英見問忙答應
不覺兩眼泪紛紛 父母在上听兒稟 堂上公婆壽康寧

修真寶傳

三九

兒夫未曾讀書本 不料進道學修真 公婆知道考打問
五更跪碑入幽冥 跪到天明還魂醒 一隻猛虎咬去吞
爹娘听言咽喉哽 不覺兩眼泪淋淋 可憐我兒好薄命
年方二九守孤燈 話未嘆完有人請 叫聲女兒進內庭
目前趙友約期定 為父他家飲盃巡 他與為父交至際
不然我也不動身 員外去了都勿論 回書又表母女們
母女同把內房進 青英妹妹把話云 姐姐你今來坐定
從何說起去修行
話說李桂英見得青英妹問嘆就把兒夫修行之事與同
玉秀勸他投進佛門之事細細說了一便青英道何不提

携為妹桂英道實不相瞞陳相公已曾修行去了帶來書信一封賢妹拿去觀看便知明白

青英接書用目定從頭至尾看分明
相公修行果是真他也思想菩提證
蒙他修書來指醒願做龍華會上人
孩兒也要去修行陳家相公寫來信
王氏母親開言論為娘正要問根生
母親在上听元因人生在世如夢過
男子罪孽由自可女人罪孽似山坡
死在陰司坐血河兒女陽間多代過

修真寶傳

早

男學目連莫幾個母親何必苦奔波
死在陰司難受磨奉勸世人早看破
持齋修行能躲過早求仍悔念彌陀
陰曹地府受奔波劍樹刀山實難過
牛頭馬面眼忿火判官小鬼似閻羅
見了善人笑哈哈母親姊妹快看破
修真養性能躲脫立地高超上大羅
不覺兩眼泪如梭忽然如夢知因果
女兒如何就醒覺同人指你修大羅
怎麼知道生血河母親在上請听著

修真寶傳

血湖真經講破兒纔立願修大羅
要度母親出血河又不出家剃腦脫
人宅修煉成正果得見如來笑哈哈
幸喜青英退婆婆要把你父來瞞過
青英當時開言說兒要從姐養太和
門外來了一婆婆三人接進見禮坐
婆婆家在何處坐因何到此姓甚麼
家住蓬萊太閤窩第二團兒就是我
桂英頂禮把話說有勞師尊下婆婆
開示母親養太和青英姊妹思因果
他想修真念彌陀

修真寶傳

早

素真叫聲母女坐听我說篇十字歌
今日裡我的話非為別件大眾的婦女們請听善言
世上的男和女紅塵貪戀那一個他講道學佛學仙
又有等當住你奉承體面背地裡說謊謊毀聖賢
為生死只有這善惡兩件世上人不化氣甚是兇頑
好酒的為朋情茶館酒店好色的為風流日夜貪眠
為財的想金銀普天遊遍為氣的不忍讓苦苦結冤
你看那為名的做夢貪戀你看那為利的坐臥心懸
又有等為妻恩難舍情眷又有等為子愛賊船相牽
口說善心而內全無半點只推他有幾件事未完全

到來年事未完還有幾件 為名的只等得氣斷喉咽
到陰司去受苦你把誰怨 悔不轉在陽間未結善緣
這如今馬和牛要我去戀 誰知道造孽多苦海無邊
想我們婦女家前少修煉 得一個婦人身幾多不全
三從周四德完還有下賤 怎比得男子們勢耀冲天
修行人看破了把人相勸 真正是醒世文一篇真言
在紅塵殺生命五葷貪戀 吃半斤還八兩還要相添
生男女這惡孽自不覺見 到陰司坐血河好不可憐
趁如今得人身正好修煉 體學那古今來聖佛仙賢
何仙姑為八仙何等体面 又還有女中仙張氏香蓮

修真寶傳

聖

黃氏女念金剛得歸天界 周氏女他割肝已上西天
李氏女摘野菜菩薩指點 光相寺苦修行上品金蓮
有徐氏和五氏柳氏修煉 功圓滿道成了圓覺神仙
善惡記張氏女苦把夫勸 請佛旨度劉京善義可全
十一人離紅塵女身修煉 盡都是為聖賢大羅佛仙
這篇言婦女們所告相勸 恭喜你成仙佛九品金蓮
話說王氏母女听了這篇十字滿心歡喜說道願拜師傅勝
下修行悟道素真道擺設香案傳你三皈五戒纔好修真
養性
不多一時供上棹 請師上香祝大羅 千聖萬真都請過

母女立願莫心多 王氏若是把齋破 打在陰司下油鍋
青英皈戒有差錯 我今一命喪韋馱 三皈五戒牢記着
十惡八邪不差訛 指出你的無縫鎖 嬰兒蛇女唱笙歌
行住坐卧守這個 九轉丹成大羅 母女拜謝請師坐
口中念句阿彌陀
却說王氏母女受戒已畢素真吩咐桂英弟子在此調攻
夫一日速往明心寺修行為師就此分別了母女二人苦
留不住素真去了按下不題再說桂英調教一日功夫辭
別父母去也
桂英辭別父母去 苦留不住出大門 一心只想往前進

修真寶傳

聖

阿彌陀佛念觀音 出門一路上前進 員外二老好傷情
一路行程表不盡 且听下次說元因
話說劉素真遠遠望見李桂英入山修煉待吾變化一個
男子試他一翻道念如何
素真當時主意定 忽然變化一書生 眉清目秀又白淨
好似仙子下凡塵 年方二八如嫩笋 夫子履鞋脚下登
頭巾藍衫多齊整 行路舉步又斯文 齒白唇紅多雅韻
手拿白扇色色新 上前便把小姐問 為何獨自一人行
面容失色心不正 默你情形思我身 桂英當時開言論
你這畜生了不成 清平世界口糊混 爹娘知道抽你筋

書生又來把話論
配成夫妻過光陰
休要錯過好緣分
罵聲公子不是人
奴是修行歸山隱
那見凡人成仙真
觀音菩薩為媒証
當天一拜做夫人
然何知我名和姓
隨着磨考不偏心

小姐你好不聰明
你青春來我年嫩
田地房屋我齊整
兩榜進士占頭名
姑負小姐百年春
桂英又來開言論
你家也有姊妹等
人家調戲自摸心
公子走開讓路行
公子回言我不信
不知何人把你哄
白日白鬼哄死人
叫我來會李桂英
這個姻緣天註定
桂英所言打冷勁
冷水交懷着一驚
這是一庄奇事情
受持三皈五戒正
馬聲公子你請听
虧你在讀孔聖文

修真寶傳

器

枉言觀音欺神聖
你在此處阻路程
菩薩便開慧眼認

只怕墮落在火坑
我是修行去為正
眼目汪汪往下滾
縱死不與你成親
此女心真意念誠

話語公子叫道小
小姐道畜生請盤

姐你是真心修行
就要盤你道中根由

甚麼太極論動靜
幾宗道來幾宗僧
何人一道傳三友
地有幾寶何處分
那年那月那時生

盤古初開幾個星
幾個男兒幾個女
何為天來何為地
甚麼人來治乾坤
何人一炁化三清
天有幾寶從何論
人有幾寶講分明
那一年間佛出世
甚麼人來生佛聖
那一年間降老君

修真寶傳

器

那月那日那時候
那位夫人懷道祖
那月那日那時候
懷胎孔子甚麼人
老君懷胎幾十春
孔子懷胎幾年整
何人三綱五常論
何人三皈五戒行
何人治世到而今
何人傳你佛心印
甚麼叫做賓中主
甚麼叫做主中賓
甚麼叫做西來性
甚麼叫做不死生
如何纔得見世尊
三教道理對我論
貧道一二說根生
無極太極論動靜

盤古初分一個生

一個男來一個女
一宗道來一宗僧

乾為天來坤為地

菩薩老母治乾坤
洪鈞一道傳三友

老君一炁化三清

天有三寶日月星
地有三寶水火金

人有三寶神氣精

甲寅年間佛出世
四月初八午時生

牟尼公主生佛聖

混沌初開降老君
二月十五酉時臨

李氏夫人懷道祖

癸卯年間孔子生
十月廿七子時定

懷胎孔子願夫人

佛祖懷胎十五載
老君八十單一春

孔子懷胎三五論

三教共百單十春
孔子三綱五常論

釋迦三級五戒行

老君三清五寶行
三皇五帝治世分

師傳傳我佛心印

阿彌陀佛一口吞
來定之時賓中主

去的之時主中賓 修成仙佛人不死 打坐恭神莊死人
進洋且指西來性 陰陽交媾煉黃庭 無孔洞中龍虎陣
自性不死又不生 九轉玄功修成正 收圓普度見世尊
話說劉素真考桂英的智慧果然明心見性呼聲小姐那
傍有人來了。哄得桂英掉頭一看公子霎時不見桂英道
這就奇了。莫非神人待我望空拜謝而行。

在路行程表不盡 望見明心寺山門 連忙上前把廟進
只見玉秀出來迎 恭拜佛像心誠敬 靜室堂中煉虛靈
陽春上前拿禮問 有勞賢妹受苦心 從今跳出紅塵景
男左女右苦修行 掃心飛相神功進 時刻不離觀世音

修真寶傳

哭

九轉丹成為賢聖 且听下回說分明 桂英落點且不說
又表青英念彌陀 母女香房勤打坐 不理凡情是非多
只說修行道遙過 不料家中要出魔 了環二人多代過
平空白浪起風波 一個叫做黃懶惰 一人取名張囉唆
那日無事灶房坐 講說母女齋甚麼 苦我二人少吃活
設個主意把他磨 員外近前放把火 小姐定然開齋麼
那日我們井邊過 檢得白扇起風波 二人對面悄悄說
如此如此不差訛 堂前去對員外說 見了老爺笑哈哈
員外便問黃懶惰 二人堂前做甚麼 了環跪地把話說
姑娘齋戒學邪魔 假意說是修因果 暗暗相與情男哥

白扇一 他人落 老爺觀看是真麼 員外一見心如火
進房去把小姐拖 青英說兒無差錯 爹爹打兒做甚麼
員外開言把話說 為父叫你見閻羅 就把前言對他說
女子之輩齋甚麼 不行正道休想活 王氏母親不敢拖
一連幾棒命結果 母親哭得泪如梭 員外性情真可惡
青英一命上大羅 員外高聲把話說 叫聲了環往外拖
丟在井中斷了禍 可恨了環作孽麼 紫真空中把神印
護法神來听詳端 命你去在花園上 去救青英上仙山
護法神將不急慢 來在李家園亭邊 一陣狂風吹得响
救出青英轉回還 把他拉在水井坎 灌入三粒紫金丹

修真寶傳

哭

青英甦醒睜眼看 不覺兩眼泪漣漣 護法神聖把話講
李青英來听的端 隨着駕起雲端上 半個時辰到仙山
撥開雲頭往下看 霎時下地把眼觀 多蒙神聖救我難
拜謝恩德進廟前 桂英姐姐出來呼 姊妹進殿把佛恭
嘆出苦情好傷慘 姊妹相逢靜室間 眾位道友頂禮散
男左女右把神恭 離塵脫俗來靜養 克煉功天純陽丹
青英落點且不談 再看下次說一端
話說有一貧子姓趙名海州有父母雙亡無由報答劬勞
養育之恩存心食齋三載不覺清明之節來在父母墳前
無物祭獻一場悲傷孝心感動虛空劉素真臨凡指示

素真暗下雲端走 只見孩子哭墳址 三牲祭禮全無有
你對貧道說根由 孩子上前打拱手 道長在上听從頭
皆因時乖運不就 我名叫做趙海州 自從父母亡故後
田地房屋不曾留 小子今年十二壽 無衣無食度春秋
岳父魯仁多富厚 嫌貧愛富不認留 每日乞食沿門走
無有祭禮哭墳址 承蒙道長來問候 遇逢高人正好求
指引一條好路走 以免下賤令人羞 素真開言此事就
海州你且听根由 三條大路任你走 上有一條步瀛洲
中有一條紅塵走 下有一條地府遊 海州听言解不透
慈悲只是說根苗 素真當時開金口 海州請听說從頭

修真寶傳 哭

爭名奪利紅塵走 修行辦道步瀛洲 不修因果地府走
墮落輪迴地府遊 天地人曹都講透 三條大路任你遊
海州思量把頭叩 弟子情願學參修 素真道你要修行辦道朝東跪下 拈土為香傳你三皈五
戒
對天發下洪誓咒 傳你三皈五戒修 千佛萬祖虛空佑
日月星光听根苗 弟子當天來啟奏 我名叫做趙海州
得道三皈不保守 死在陰司坐獄囚 素真傳授無上咒
遵皈守戒學參修 靜室好念無上咒 明心寺去把行修
行程不與黃昏後 無慮安身令人憂 豺狼虎豹遍地吼

修真寶傳

天宮又降大雨流 口念佛祖慈悲佑 平安吉祥把身修
佛祖空中降考究 誠他道念周不周
却說劉素真命土地二老變化二老翁土地廟變成一座
樓房瓦屋待吾變化一個二八佳人試他道念可有貪染
紅塵富貴否土地領命而去
海州躲雨往前遊 只見林中一戶人 連忙幾步往前進
二老連連口內遵 堂前見禮多恭敬 分賓坐下把話云
今晚借宿來安寢 明日一早就起程 二老歡容便依允
客人只管放寬心 只見一女年輕嫩 香茶一盃到來臨
雙手奉茶多恭敬 一見海州笑盈盈 只見二老代憂悶

修真寶傳 哭

海州開言問分明 二老為何愁悶 你把來由說根生
土地二老把話咏 客人你且所知聞 我們二老時不正
單生一子命歸陰 家中金銀用不盡 田地要值幾方銀
我兒死了不打緊 丟下媳婦守孤燈 我觀客人容貌整
不該與我做後人 家園田地交與你 媳婦配你結為婚
說罷之時珠淚滾 這事定然要認承 海州當時把話稟
二老在上听分明 我是修行歸上隱 不能與你做子孫
婦人點燈把客請 相公去睡奴安寧 海州當時開言論
我在堂屋好安身 婦人一眼儘觀定 海州真心不動情
百發調戲他心穩 果然算得佛苗根 就在堂前裨生定

不覺全難報天明 忽然醒來開眼認 獨自一人廟安身
莫非菩薩來顯應 試我道心誠不誠 拜辭土地往前進
明心寺在面前存 將身就把山門進 只見春秋出來迎
開言便把道友請 隨我進殿拜世尊 恭拜眾聖歸靜隱
拜見師兄道友們 男左女右神功進 口唸彌陀觀世音
海州修行表不盡 把話分開別有音

話說劉素真心中暗想趙海州之妻乃是魯仁員外之女
更名魯金花未曾度上岸去在後花園度他有何不可
金剛菩薩主意定 變化尼姑不嫁人 看見小姐觀花景
連忙幾步上前行 只見小姐憂悶 便把姑娘叫一聲

修真寶傳

五十一

為何觀花帶愁悶 你對貧僧說分明 金花便叫師傅听
我家兄嫂大不仁 打僧罵道殺性命 大斗小秤不公平
可憐奴家苦命盡 父母雙亡入幽冥 許配趙家爹娘兒
公婆亡故命歸陰 兄嫂嫌貧不承認 趙郎貧窮不認親
奴家想來皆由命 只為前世少修因 今日觀花來散悶
遇逢師傅到此行 倘若兄嫂知道你 怕你殘生生活不成
來在花園有何幸 快快說來放你行 小姐在上你且听
細听貧僧說分明 見你觀花來指引 來化小姐去修行
我想小姐命不倖 何不看我三藏經
話說魯金花道師傅你將前世今生因果富貴貧賤朦朧

痴啞賢愚好歹 分解我信實得過依你 出家修行若信實
不過就不能了 從頭一一叙分明 要問今生福祿壽
叫聲小姐你且听 前世培修三寶身 今生富貴為何因
前世以富欺壓人 今生貧窮為何因 前世心奸毒害人
前世心奸毒害人 今生耳聾為何因 前世歌詠三寶尊
前世歌詠三寶尊 今生瞎子為何因 前世火爆雞子身
前世火爆雞子身 今生赤眼為何因 前世和香賣不真
前世和香賣不真 今生眼者為何因 前世打蛇喪良心
前世打蛇喪良心 今生瞎子為何因 前世了眼者為何因
前世了眼者為何因 今生眼者為何因 前世了眼者為何因

修真寶傳

五十二

說話不明為何因 前世笑人吟佛經 今生矮子為何因
前世地下放經文 今生肥子為何因 前世咒罵修行人
前世咒罵修行人 今生牛馬為何因 今生腳踏為何因
今生腳踏為何因 前世抱了閃脚坑 前世賭咒輓經文
前世賭咒輓經文 今生癩子為何因 今生端正為何因
今生端正為何因 前世聰明為何因 前世香花供佛神
前世香花供佛神 認字不清為何因 前世醜陋為何因
前世醜陋為何因 前世損壞佛金身 前世作賤兒女身
前世作賤兒女身 無兒無女為何因 前世作賤妻子身
前世作賤妻子身 無夫女子為何因 前世作賤丈夫君
前世作賤丈夫君 男子無妻為何因 前世失雙親為何因
前世失雙親為何因 前世作賤丈夫君 男子無妻為何因

無兄無弟為何因 前世弟兄不和平
前世肯敬佛聖神 世世女身為何因
世世男子為何因 前世積德齋戒人
前世冤家對頭人 兒女不孝為何因
兒女早亡為何因 前世取討要錢人
前世殺生害命人 今生成仙為何因
今生孽重為何因 前世藥毒河江津
前世願人不豐盈 飛禽鳥鵲為何因
魚龍蝦蟹為何因 前世鼻貪香味人
前世口貪性命人 驢駝狗馬為何因

修真寶傳

五

句句都是真情論 並無虛言哄你身
小姐听完口問心 看來世事前生定
故爾今生是苦命 希呼失落這人身
願拜師傳學修真 爹娘把我趙家定
素真叫聲弟子听 你夫已曾進佛門
猶如檢得寶和珍 無挂無碍佛門進
話說劉素真叫道 弟子朝東跪下傳你
記日後修行明心 寺一會告辭而別
素真去也都勿論 回書又托小姐明
綉樓之上點香燈 水墨丹青挂齊整
轉回綉房圖清淨 中間供養觀世音

參悟功夫明心性 挑花綉米用火焚
去對兄嫂把話云 不知後事若何論
話說魯玉光同妻子周金蓮在內室談叙只見了環說道
大爺大娘金花姑娘不知何故把針工概行用火焚了
兄嫂听说眉頭縱 夫妻二人怒氣冲
罵聲賢妹怕要瘋 挑花綉朵都不
莫非神顛鬼在弄 做事糊為亂顛
免我責打且從容 金花把話來告誦
針黹將來成何用 死後何存在手中
爭名奪利混世虫 有朝一日大限臨
死後一切具血膿

修真寶傳

五

擇散不如猪狗用 何不修真樂無窮
逍遙快樂在天宮 兄嫂聽言心氣痛
糊言亂語糊亂哄 那見凡天上九重
為兄追趕離家中 修行辦道遠方縱
金花小姐把話誦 哥嫂息怒且寬容
攢成十字表理通 七字頭上添三字
曹金花叫兄嫂心中思揣 听為妹修行事細說從來
想前生少修積未曾齋戒 我母親撫養我是個女孩
受辛苦將來一十六載 請媒配海州雨下同偕
家師傳指點我三皈五戒 因此上我心中纔得悟開

把光陰來錯過千萬難買
變女身造的罪如同山海
貪口腹殺性命只圖爽快
在世間多受福安開自在
蓬着頭赤身體不成體態
那惡鬼把剛久任他鋪擺
手端着一碗血頭髮幾擺
那時節你丈夫兒女何在
血湖池是婦人堆山墨海
心害怕學修行與他何碍

失人身墮地獄苦楚難捱
生男女污穢了日月三台
穿綾羅搽胭脂粉賣巧弄乖
身死後坐血河自己招災
冷凄凄風寂寂淚落胸懷
有銅蛇和鐵狗一齊籠來
若不吃那皮鞭打將下來
替不得你的罪無有安排
那鬼卒逼壓你難把頭抬
因此上把紅塵一旦丟開

修真寶傳

五四

把風花和雪月不貪不愛
蒙師傅指點我終身不改
一不愛貪紅塵圖已自在
三不愛穿綾羅身上光彩
五不愛家豪富有穿有戴
七不愛有金錢富貴不愛
九不愛子孫賢腰圍玉帶
我只想了凡情嚴守戒
我只想迴光觀音自在

那怕他趙海州是個英才
把挑花和綉朵一並丟開
二不愛配海州到老同偕
四不愛想兒女位列三台
六不愛貪口腹美味心胎
八不愛有了環一並丟開
十不愛駕鸞枕八寶粧台
我只想煉虛無黍米靈胎
我只得大藥把道培栽
我只想脫凡體去到蓬萊

我只想出紅塵脫離苦海
我想到極樂不去不來
那怕你金銀多夫妻恩愛
難逃脫閻君爺虎口金牌
大難到無常來三魂不在
有兒女不能夠為你解開
勸一勸我兄嫂不必懈怠
學古人去修行理所應該
趁如今好修行三分氣在
切莫學身死後悔不轉來
成仙佛苦修煉不要錢買
不久間龍華會好坐蓮台
話說魯玉光夫妻听完全然不信便說道賢妹你去心已定
為兄嫂也不阻攔你明山洞府好去修仙休來見我罷
金花辭兄泪雙拋
出門那曉路低高
一路景致無心照
勸兄不醒泪號淘
未出閨門路不曉
不知仙山路那條

修真寶傳

五五

一路行走念佛號
驚動素真慧眼瞧
金剛菩薩暗想道
試他真心牢不牢
變化新科狀元到
小姐不看一分毫
手下人說闖了道
看你怎麼得開交
狀元看見哈哈笑
娘子你今听根苗
觀音菩薩托夢兆
說我要遇女英豪
魯金花是你名號
叫我前來把親招
金花小姐回言道
狀元老翁听根苗
自幼不愛紅塵綫
一心修行學高超
你是朝中棟樑料
何愁佳人美貌姣
伏乞狀元恕饒了
靈山會上報恩膏
狀元听說微微笑
那見凡人上天曹
是誰哄你去修道
佛在何方把手召
不如與我成親好
全在金殿把王朝
金枝玉葉封榮耀
永垂萬古把名標

金花小姐把話表 狀元不必把神勞 紅塵世事一概掃
要成親死一刀 素真心中暗想道 此女原來佛根苗
你既真心去修道 我今指你路一條 明心寺去好修道
淨室堂中悟高超 哄得小姐把頭掉 菩薩騰雲上天曹
莫非菩薩來指教 望望拜謝大恩膏 路上行程也難表
明心寺院修得高 走進山門有人叫 道友進殿把佛朝
參佛已畢把話表 眾位道友叙根苗 海州便把賢妹叫
男左女右學高超 金花落點且不表 請听下次說根苗
話說劉素真在空中暗想魯王光夫妻十惡不善打僧罵
道度他不轉枉領佛旨

修真寶傳

五六

王光堂前把酒飲 夫妻快樂過光陰 了環上前把話稟
門外听得木魚聲 王光听说僧道等 提起心中火一盆
要打僧道一百命 只爭一人滿數清 了環小子忙拿棍
等他進來入幽冥 道人化緣禮恭敬 阿彌陀佛念幾聲
行在堂前把禮頂 員外善人听知聞 听聞貴府積德行
特來化你一千金 菩薩保佑多吉慶 要榮子貴壽康寧
王光听言咬牙恨 劈面一棍打在身 道人當時開言論
捨與不捨憑善人 我來度你為賢聖 你道不曉報我恩
王光叫聲開閉眼 今天打死這道人 凡人如何成得聖
手拿棍棒報你恩 上前就是幾拳棍 打死道人地埃塵

便叫女童丟在井 打死僧道一百身 菩薩站在雲端頂
世上難尋這惡人 變化道童把他問 試他回心不回心
王光罵言死不盡 又求此處做亡魂 道童說要遭人命
員外你且听元因 師傅被你送了命 要與黃金與白銀
若還你今說不肯 拉你衙門見官清 王光听说你糊混
僧道打死一百人 誰來叫我遭人命 你今還來饒舌根
連忙出去饒你命 久住一刻死得成 道童只說我不信
只怕打住菩薩身 王光提起一根棍 打住了環小子們
又把童子打二棍 打住自己腳後跟 又叫女童打一棍
打倒王光地埃塵 王光說我也不信 為何打住自家身

修真寶傳

五七

周金蓮來開言論 吩咐了環小子們 圍住道童打一頓
棍棍打住二人身 王光夫妻叫饒命 道人不打打主人
了環小子恍惚陣 打倒夫妻見閻君 忽然住手開眼認
了環小子吊了魂 就把二人抬去寢 等他慢慢轉後生
道童暗暗主意定 引他善惡看分明 來在鬼門關前進
只見神降鬼哭聲 金童玉女把話問 你們為何開沉沉
可恨員外作惡盡 打死一百僧道身 我們要與他要命
金童玉女講人情 王光夫妻見此景 纔知善惡不差分
進了閻門往前邊 牛馬猪羊開泥沉 雞犬鵝鴨也要命
一共傷了幾千生 拖拖扯扯惡恨恨 夫妻寸步也難行

冤孽散去往前邊
米在一殿大王門
二人辦得戰兢兢
判官小鬼來站定
油鍋刀山如嫩笋
鋸解堆春好驚人
文武兩般似雷神
閻王一見切齒恨
打僧罵道殺生命
大斗小秤不公平
重責四十不容情
夫妻受刑叫饒命
七字頭上添三字
攢成十字說來因
我夫妻不向善
一身打壞
在陽間自作孽
去把誰怪
殺生命貪口腹
只圖爽快
修真寶傳
使我大斗和小秤利已貪財

去

要身勢員外郎誰人不愛
地方中有點事賣巧弄乖
謀人由貪人費心事使壞
上秦樓和楚館愛習棋牌
穿綾羅與綴尺只圖體態
拿鸚鵡喂麻鵲擺浪長街
這是我生平事罪如山海
見閻君悔不轉難把頭抬
周金蓮見夫君還陽仍改
休等那身死後自己招災
只見得眾罪人不成體態
冷凄凄風寂寂淚落胸懷
那惡鬼便剛又憑他鋪擺
有銅蛇和鉄狗一齊擺來
手端着一碗血頭髮幾擺
若不叱那皮鞭打將下來
血胡池是婦人堆山塞海
那龜卒逼壓你難把頭抬
唯春司冲得你橫身損壞
鋸解司解得你一破兩開

刀山獄拋上去如同切菜
磨推獄推得你肉爛皮壞
凌遲獄割得你橫身幾塊
十八重地獄苦奇奇怪怪
趁如今還陽世三分氣在
話說閻君吩咐金童玉女已曾引他善惡看明從此改惡向善
善超生極樂若不回心等他陽壽滿日拿在陰司受罪永
不超生悔之晚矣
大叫一聲還魂醒
了環小子哭沉沉
了環小子泪淋淋
大爺大娘要饒命
我們只說打道人
修真寶傳
五九

夫妻回言不計論
還是自己莫良心
我們夫婦要回心
陰司之事表不盡
話說劉素真見得員外回心向善命福田寺和尚把他家
圍化去消他平生冤孽已好脫身修行考他真心捨否
素真心中暗想道
福田寺去說根由
和尚海寬記牢牢
醒來不覺天明了
滿堂菩薩顯聖好
福田寺廟要翻牆
口念彌陀木魚敲
行程不覺就來到
員外便把師傅叫
有何貴事說報端
特來化你捨富榮
我們寺上修三寶
來化善人天榜標

福田寺內朽敗了
安化善人搭天橋
三尊大佛培修好
四大天王修得高
十二圓覺塑得好
十八羅漢對面照
二十四位諸大妙
來化善人捨財寶
功圓果滿赴蟠桃
這點功果我支消
負外所說微微笑
自來不存一絲毫
捨在寺上做三寶
家園田地概舍了
海寬和尚來接倒
口稱善人大功勞
拾白寫來親手交
賜你金銀和財寶
和尚告辭出去了
分付家奴听根苗
各理宗支過終朝
家奴小子齊哀告
各人領些錢和鈔
主僕分離泪雙拋
夫妻修行棄道遙
家奴小子分散了
明日離家出塵塚

修真寶傳

卒

玉光听言說道好
訪仙學道莫心焦
離鄉別井去訪道
不辭勞苦走一遭
路上景致無心照
只訪修行路一條

話說劉素真慧眼遙觀玉光夫妻來也變化一個行者試
他心真不真傳他三皈五戒指引修行去路

金光菩薩來變化
形容打辦生得瓜
蓬頭赤足嘴又大
身穿一件破袈裟
行在人前不答話
背跣脚踏臉又麻
凡夫俗子認不下
半言不吐似啞巴
玉光夫妻來問話
莊裝不彩不管他
三翻四覆來跪下
哀求師傅指根芽
半個时辰纔答話
你們二人走那塔
玉光二人忙回話
修行伴道訪仙家
和尚回言說風話
是誰哄你去出家

修真寶傳

勸君不必歸佛法
各安生理享榮華
夫妻回言我不怕
拜求師傅指根芽
相公求我指佛法
除非與我背袈裟
你要與我把床罷
相公煮飯要燒茶
脚拐無力背我要
三五年間不怨咱
若還依得這些話
指你修行坐蓮花
前思後想依允罷
道從底得佛菩薩
話說素真叫道弟子你二人既要修行朝東跪下傳你三
皈五戒二人受戒已畢和尚霎時不見站在雲端
素真站在雲端頂
叫聲員外姓魯人
要知我的名和姓
我是西天劉素真
夫妻若是不退道
神仙第九第十名
前面有個明心寺
靜室堂中好修行
若是夫妻退了道

修真寶傳

卒

萬劫輪回不超生
夫妻二人忙跪定
望空拜謝我師尊
我是肉眼凡胎子
不知上仙下凡塵
若是弟子有好處
一重恩報九重恩
起身上了陽關路
慢行好似風送雲
路上景致無心看
明心寺在面前存
二人纔把山門進
金花妹妹出來迎
兄嫂進殿祭佛祖
拜見師兄道友們
姊妹相逢嘆不盡
男左女右念觀音
大道玄關虛靈竅
三車運轉無字經
此書一時表不盡
靜听下次說分明
話說眾弟子在明心寺修行一日無事叩請師尊登台說
法把三皈五戒修真諸般條律一一解明可知道理
眾位弟子把禮頂
叩請師尊講經文
三皈五戒為根本

諸般清規解分明。素真登台把話詠。從頭一二解分明。修行人。皈依佛。時刻打坐煉虛無。奉勸修人早醒悟。自然朗朗現明珠。修行人。皈依法。時時刻刻採三花。煉就明珠真無價。佛在靈山笑哈哈。修行人。皈依僧。時刻不離無字經。兩伴咸音交一並。顧惜三寶神氣精。修行人。戒殺生。諸惡莫作善奉行。涵養自家真靈性。體學仙佛慈悲心。修行人。戒偷盜。雙林樹下有蟠桃。嬰兒姪女回光照。袖裏機關真個高。修行人。戒邪淫。莫學無知俗子們。清淨法身為賢聖。陰陽交媾煉黃庭。修行人。戒酒肉。佛祖不走湯鍋舖。自飲自身醞。酒體學靈山清淡佛。修行人。戒妄語言。而有信。

全

佛歡喜。鬧市場中不理論。三關緊閉煉黍米。修行人。除六慾。風寒暑濕燥火脫關門。採取有甘露。吞吸撮開養丹藥。修行人。絕七情。喜怒哀憂思悲恐驚。掃心飛相為賢聖。六賊鎖在梵王城。修行人。化無明。學低學小學慈仁。謙和忍讓不爭論。法輪常轉無字經。修行人。要至誠。行走坐卧轉法輪。涵養自家虛靈靜。時刻不離觀世音。修行人。要穩承。天機不可洩。漏人無願不傳佛心印。洩漏天機罪不輕。修行人。話莫多。時刻守住龍虎窩。打開自身無縫鎖。嬰兒脫壳上大羅。修行人。不離道。觀定斗柄守一久。八德池中看龍澡。九還七返一字包。修行人。少睡覺。帶果迷真精神。妨開陰。

廣益三寶晝夜不眠守樂修。修行人。莫好高。低心化氣學。賢僚跪求明師指玄妙。超出三界志向高。修行人。要慈悲。慈悲道氣有光輝。守住丹田真三昧。忽然平地一聲雷。修行人。要明道。遇逢高人求指教。自身無有道德者。惹得傍人哈哈笑。修行人。開六門。緊閉一門。開一門。這竅玄關開得好。龍吟虎嘯在黃庭。修行人。閉三關。閉了前關開後關。河車運轉南海岸。琉璃界中亮堂堂。修行人。勤悟功。時刻守住主人翁。五氣朝元無孔洞。嬰兒姪女兩相逢。修行人。莫妄想。忘情絕念功夫長。掃除萬緣飛四相。禮拜三清大法王。修行人。除雜念。萬緣放下守丹田。一意規中琉璃殿。清淨。

全

無為一洞仙。修行人。莫心奸。做事切莫瞞。了天賣迷凡眼。不得見空中還有活神仙。修行人。結善緣。是事與人方便。全一絲一毫。天眼見。因果圓滿點大千。修行人。莫貪心。貪心就有孽隨身。慧劍斬斷亂麻陣。午時現出一天心。修行人。莫要狂。有口如愚。莫誇強。寧學痴人不會講。自修自煉佛金剛。修行人。莫傲眾。順人之意。要和同。凡事成敗先慮後。總宜辦好肚量容。修行人。久遠心。半途而廢失人身。有始有終無改更。九轉丹成上玉京。修行人。捨愛恩。離鄉別井。學修行。功圓果滿蓮台證。超宗拔祖度雙親。修行人。拋利名。世事紛紛不惹塵。太子不願皇宮鎮。修成仙佛萬萬春。

話說劉素真把修真戒律講完還有釋迦文佛說天律五經一卷解與弟子听听。緣知佛法森嚴之處。

佛置天堂地獄深生死輪迴豈非輕何不回頭早修真酒是人間亂性湯言多語失皆因酒不認爺來不認娘善惡簿上甚分明百年命盡歸陰府犯戒之人仔細听陰司簿上甚分明千刀碎剗鉄籠蒸殺人放火是痴人休說眼前無報應運去時衰禍更臨都是陽間造孽人判官註定生死簿

修真寶傳

六四

世人不知陰司事六道四生都是人變作牛馬還他人十殿閻君親勅令惡者終日歸陰府夜叉追去不容情又無日月並星辰三朝五日方纔曉去到望鄉台上看望見家鄉六親人哀哀啼哭痛肝心路上罪人無其數去到破錢山脚下都是陽間造孽人四邊都是鉄圍城其中罪人無計數又見奈河深萬丈一河血水浪層層把橋童子認得清金橋不許惡人過要度修行拜佛人

修真寶傳

持齋戒殺無惡犯閻王欽遵好善人怎奈迷人不修行修行定有天堂路鉄鎖鎖住行惡漢長枷枷了不良人穿牆小賊刀山林油鍋煎煮不良輩殺害生靈千刀割凌剝碎剗不容情披毛戴角去還人背夫逃走銅蛇咬罵人瞎眼自己瞎陰司拖去眼珠睛拋撒五穀鉄狗吞欺罵善人刀剗髓陽間有錢買得命陰司只要一卷經抵觸父母鉄棒刑黃金萬兩拿不去

修真寶傳

六五

釋迦文佛親口說持齋念佛不虧人都是前生念佛人三千諸佛同說下萬億天龍皆擁護十二圓覺左右分四六諸天護此經八大菩薩所說法十二鬼王都發願八部天龍護戒經四天王與雷神有人書寫常供養天律經中之骨體不生不滅又無形枉在世上空為人出家僧道不參師參透明師親口訣世世生生佛子與話說眾弟子听完頂禮而退善哉善哉信受奉行各各立

妙按下不提。

不表靜室來修養

四書又把家鄉揚

張龍染病把命喪

天德星君離了凡

陽春修行九年滿

他母陳氏望心傍

月色光明花園轉

思念兒女泪悲傷

耳听城樓更鼓响

不由為娘泪兩行

一更裡

泪汪汪想起陽春哭一場。花園跪磚把命喪。又被

猛虎咬去降

年幼娃娃把命喪。怎不叫入泪悲傷。

二更裡

泪長傾。想起玉秀痛娘心。兒去修行怎心忍。可憐

你父入幽冥

倘若我兒修成正。不枉為娘費慇懃。

三更裡

泪悲憂。想起姪兒陳春秋。自從修行往外走。姑娘

修真寶傳

六六

每日泪雙流。惟願蒼天多點佑。姪兒回來免父憂。

四更裡

泪盈腮。提起媳婦泪滿懷。自從陽春佛門拜。連累

媳婦命運乖

不思為婆年紀邁。為何一去不回來。

五更裡

泪雙拋。為兒為女苦心焦。大丹不就令人笑。可惜

誤了自終朝

倘若修成長生道。不枉為娘把神勞。

陳氏望兒且不表

又把陽春說根苗。

話說劉素真

叫陽春弟子。你母在家。每日懸望。五更悲啼。

可去度歸天界

陽春道弟子領命而去。

陽春拜辭師傅駕

仙風飄飄好光華

撥開雲霧把凡下

只見府門開。嗟嗟。連忙上前把話答。叫聲看門听根芽。

煩你通稟夫人話

你說官親要見他

門官出來忙回答

夫人傳你快進衙

見了夫人把禮下

心中暗想泪汨沙

假意說句圈套話

夫人福壽享榮華

陳老夫人把話答

道童何事到我家

童兒隨口便回話

夫人在上听根芽

貧道蓬萊去遊耍

遇逢陽春一仙家

叫我貴府送書札

書信要交親生媽

夫人听说有書札

喜在眉頭樂更佳

便叫道童取書札

只見道童把口答

夫人不解其中註

道長為何把口含

書信貧道失落下

夫人听说泪汨沙

怒請听。

道童曰。夫人不必悲泪。我還記得。頃與夫人听听。不必發

修真寶傳

六七

陽春修書泪雙拋

跪稟母親莫心焦

跪磚還魂虎救了

仙山學道樂逍遙

玉秀桂英成了道

要度母親上天曹

那時全家成了道

九玄七祖得高超

凡情盡拋速速了

來人一路上天曹

念完道童不見了

有一女子賣仙桃

話說夫人一霎時

不見道童正在疑惑

又見一女賣桃作

歌而來。夫人問曰

毛桃將來何用。仙女曰

听我道來。

賣桃歌。歌賣桃

桃從何處長根苗。若問此桃根苗處。生在

西彌半山包。半山包

長根苗。二千年滿結蟠桃

烏鴉飛過

不撒叫。日月二宮過度交

過度交樹好高。一丈六尺半中

腰要問桃樹有好大。七個仙姑抱不交。抱不交何人瞧。青

龍白虎守蟠桃。猶怕孫猴去偷盜。能大能小一窠包。一窠包要開花。龍吟虎嘯。花放霞花開。紅樹多幽雅。枝枝好。好光華。好光華。結玉菓。桃結八萬四千顆。若問此桃好。大個大如日月小波羅。小波羅一物無。無中生有如黍珠。甜的將來敬仙佛。酸的拿來敬仙姑。散仙姑好機緣。王母蟠桃會八仙。老子吃了證佛果。少仙吃了登九蓮。登九蓮樂無邊。逍遙三千及大千。凡人不識桃中味。酒色財氣受熬煎。受熬煎苦難言。爭名奪利心不開。妻美好似催命鬼。子愛就是引魂幡。引魂幡有不掌。與家治業朝前擺。富比王侯心不滿。無常到時莫主張。莫主張。淚連連。生前造孽自己填。

修真寶傳

六

兒孫陽間充好漢。誰來救你出苦淵。出苦淵難上難。悔殺在生造孽。纏皆因不听善人勸。墮落輪迴。佛悲傷。佛悲傷不忍心。命人賣桃指修真。此桃金銀買不去。十字街前送智人。送智人要修行。諸惡莫作善奉行。十惡八邪除不盡。千兩黃金買不成。買不成善根輕。未把此桃認得真。此桃香勝波羅蜜。凡人吃了得長生。得長生貼骨親。授拜明師指修行。纔知自身蟠桃。到敬獻南海觀世音。觀世音在人身。世人昧了不相親。兩個啞童唱詞調。懷抱一本無字經。無字經要修行。半疑半信失人身。子不問斷叫一聲來。應一聲。應一聲。龍虎吟。採煉自家精氣神。八仙黃河擺棋。

驚動水府龍子孫。龍子孫看輸贏。將軍匹馬上崑崙。四相不離老玉位。午時現出一天星。一天星現光明。日月二老照黃庭。南斗二斗顛倒挂。十二宮辰左右分。左右分朝元君。紫微高照放光明。二十八宿歸正位。左輔右弼九耀星。九耀星點明燈。九盞明燈照主人。九重寶塔層層現。層層現出蓮花燈。蓮花燈色色新。仙童玉女看花燈。龍燈獅子般般有。笙簫鼓樂鬧沉沉。鬧沉沉樂快哉。龍獅朝賀十字街。坤轉乾旋地。天泰風火家人喚嬰孩。喚嬰孩廟門開。十八羅漢兩邊排。香花童子雙雙拜。三尊大佛坐金塔。坐金塔寶蓮台。千人朝去萬人來。天垂寶蓋層層現。池湧金蓮朵。

修真寶傳

六

開。朵朵開。天花隱紫鸞。白鶴滿天飛。龍馬河圖現。祥瑞伏羲畫卦結刀圭。結刀圭。地山謙坎坎離離。顛倒顛。水火既濟。天風姤。雷澤歸妹。紫抱眠。紫抱眠。結菩提。道在人身不可離。若人知道桃中味道。包天地造化機。造化機人不覺。利鎖名牽。遼不脫。貪恩變愛。即是火。早來蟠桃出娑婆。出娑婆。得安然。西方世界亮堂堂。無去無來無量佛。不生不滅。壽無疆。壽無疆。說不完。微微表個大團圓。仙桃將來普天散。中國品成大羅仙。大羅仙。赴蟠桃。萬法歸一。共一丈三丈。八難。不侵。繞那時。難遇我賣桃。我賣桃。遇有緣。有緣得買上西天。錯過這口難相見。又有十二八千年。

話說夫人听完說道有如此之妙處拿顯與我吞下。一連吃三個仙桃就脫了凡體霎時起在雲端。

夫人吃了三個桃霎時騰雲上九霄陽春玉秀來跪倒

母親上天赴蟠桃母子相逢喜不了南天門上走一遭

天門土地來傳號玉皇大帝坐靈霄太白星官忙奏表

月德星辰回天曹玉帝准奏來得好各歸原位赴瓊瑤

天宮之事且不表姊妹度母得高超轉回靜室听師教

又把陳爺說根苗

話說陳文忠一日閒坐想起三十年前香願承還至今七十餘歲四時啾唧趁此天道溫和好去酹還香愿。

修真寶傳

七

陳爺存心還香愿

世人見了認不穿

逢州過縣多飄蕩

庵堂寺院燒炷香

一路平安到湖廣

支賓待客甚非常

周公桃花兩傍站

家神恩佑保安康

不言文忠托神看

擇日要把主僕降

去朝湖廣武當山

隨帶安童去作伴

觀山玩水喜揚揚

慢行數月由路轉

忽然攏了五當山

衆拜滿堂諸神像

十大元帥威武揚

若是我兒回家轉

又表妖魔起禍殃

想吃人肉不露相

打伴平常客商樣

收拾盤費一百三

一路景致隨心看

招商客店喜非常

妖精變化和尚樣

真武神前了願香

文忠繳香訴一便

重修廟宇換金裝

變成一個好和尚

花言巧語說一場

遠來善士耐香愿寬要幾日又何妨該得文忠身遭難險些一命見閻王不言主僕身落難回書又把天宮揚

話說玉皇駕坐靈霄寶殿耳熱面燒坐卧不安不知凡間有何冤枉。

玉皇正坐靈霄殿耳燒而熱不安然開言便問千里眼

凡間何人有冤愆真武祖師拿本見口稱天齊听臣言

武丹山是臣修煉移失寶貝在凡間香花燈水果身現

茶食寶珠衣妙玄盜天靈氣搖身變日月精華不計年

陳文忠去還香愿被他所纏入套圈他是上界危月燕

星辰歸位還本原他子春秋在修煉上宣倒旨把他宣

修真寶傳

他子春秋在修煉

上宣倒旨把他宣

修真寶傳

七

玉皇准奏如閃電

忽然玉旨來詔宣

十惡妖魔多可厭

霎時來到廟門前

十仙各把神通顯

移山倒海水湧泉

陽春借起斬妖劍

桂英金簪有妙玄

桂芳使的護身簡

金蓮拂塵妙無邊

星官領旨下凡間

星君吩咐回天轉

隨帶道友去相添

一湧而進山門殿

戰敗妖精冲出圈

龍虎相交好兇險

春秋使的無極圈

青陰借起陰陽剪

金花弥陀念真言

仙家各把本事顯

明心寺在講修煉

春秋接旨救父緣

騰雲駕霧如閃電

妖精出來動刀懸

不能取勝搖身變

十仙借水現金蓮

玉秀明珠打皮面

海州使的是金錢

玉光祭起星經卷

殺敗妖精現身源

香花燈水菓作亂 茶食寶珠衣十全 十仙上前去收檢
父子相逢泪漣漣 春秋根由訴一遍 師傅占卦顯妙玄
父親苦把紅塵戀 迷昧不識大羅天 五行判斷九年滿
父子相見不虛言 上皇倒背來差遣 度我父親上南天
文忠所言把身欠 倖喜父子得團圓 五色祥雲如閃電
一時三刻到南天 太白星官拿本見 春秋織旨跪聖前
玉帝便叫危月燕 官還原職太陰邊 玉帝退位天門掩
春秋回寺對師言 從頭至尾訴一遍 素真說道忠孝全
收回寶貝是十件 不知內中道根源 哀求慈悲講一遍
從何而起在世間 素真登台把寶點 從頭一二吐真言

修真寶傳

七

夫此香者。上三炷。在天為日月星。在地為水火風。在人為神
氣精。道祖名靈寶會香。釋迦為行檀寶香。孔子名清淨妙
香。修行人為智慧性香。收圓普度之時。為道德真香。有詩
為証。詩曰

信手拈來三炷香
無根樹下青烟起

非烟非火亦非煙
供養三寶大法王



天此花者。在天為五色光彩。在地為萬物光華。在人為美景
至寶。道家為紫金山花。釋迦為九品蓮花。儒家為富貴春
花。修行人為寶聚三花。收圓了道之時。為極樂蓮花。有詩
為証。詩曰

我佛仙景似銀花 不信之人莫勸他
採來插在無縫塔 供養三寶壽無涯
夫此燈者。在天為星。在地為長命。在人為智慧。道家為慧燈
釋迦為金燈。儒家為神燈。修行人為祖燈。收圓了道之時
為九蓮燈。乾坤日月照破八萬四千光明。有詩為証

詩曰

須彌山前一盞燈

照澈日月普光明

有人識得此燈者

迴光返照認無生

天此水者。在天為雨露。在地為清泉。在人為津液。道家為神
水。釋迦為法水。儒家為汲液水。修行人為漚溪水。收圓了

修真寶傳

七

道之時。為甘露水。有詩為証。詩曰

須彌山下一清泉

流去流來幾多年

有人飲得泉中水

便是長生不老仙

天此菓者。在天為青黃赤白。在地為金銀銅鐵錫。在人為
心肝脾肺腎。道家為金木水火土。釋迦為生老病死苦。儒
家為仁義禮智信。修行人為五氣。朝元有詩為証

詩曰

五行攢簇樂天然

功成告竣十善全

乾坤顛倒成混沌

龍虎交歡左右旋

夫此茶者。在天為陰陽。在地為炁。脈在人為性命。道家名感

應釋迦為慈悲。儒家為忠恕。修行人為鉛汞。故獻佛神名曰淨茶。有詩為証。詩曰

須無蒙山頂上茶

五龍捧聖獻菩薩

取坎填離乾坤卦

醍醐滴滴養丹霞

夫此食供者。在天為高皇宮。在地為長養宮。在人為黃庭宮。道家為不二。釋迦為玄牝。儒家為方寸地。修行人為無縫鎖。三才總歸戊己。四相不離太極中。有詩為証。詩曰

虛靈不昧真不昧

其道光明其道明

世人空中放得土

出仙出佛出聖人

夫此寶者。在天為物華天寶。在地為萬物靈寶。在人為金銀

修真寶傳

七

珠玉。道家抱元守一。釋迦為萬法歸一。儒家為執法貫一。修行人為摩訶至寶。有詩為証。詩曰

鍊寶原來龍虎交

無極之中產根苗

有人識得玄中妙

道不遠人守一爻

夫此珠者。在天為星斗。在地為珍珠。在人為慧目。老君為混元一炁。釋迦為太和元氣。孟子為浩然之氣。修行人為摩泥寶珠。收圓了道。為黍米明珠。有詩為証。詩曰

黍米明珠獻佛祖

出自乾坤丹鼎爐

有人參透長生路

纔是兒女大丈夫

夫此衣者。在天為雲霞。在地為霧露。在人為衣冠。老君為道

衣。佛祖名為袈裟。聖名為朝衣。收圓普度之時。為紫綬仙衣。有詩為証。詩曰

軒轅黃帝治衣衫

紫袍金帶着輝煌

凡人識得迴光相

天為羅帳地為毯

話說劉素真講完真解。眾弟子頂禮而退。按下不提。

自去月來乾坤照

四書又表李桂英

他父亡故三年整

他母得病在其身

了環二人來問病

奶婢病重不得行

黃懶惰說要酒飲

張囉唆說要暈辛

奶婢行善却害病

佛祖就該保佑人

看來齋戒我不信

奶婢何不開了暈

王氏六賊來纏緊

遮迷佛信病昏沉

了環二人把暈敬

修真寶傳

七

雞肉煨藥補精神

王氏吞下咽喉哽

了環吃得估眼睛

看看人事都不醒

那時一命見閻君

桂英青英回家問

只見了環泪淋淋

二位姑娘聽奴言

奶婢得病入幽冥

姊妹聽說咽喉哽

哭聲母來箭穿心

該得我母大數盡

早來三刻救娘親

轉面又把了環問

我母齋戒清不清

懶懶囉唆不答應

袖占一卦便知情

你害我母歸戎損

罵聲了環不是人

了環巧言不招認

跪在地埃在誓盟

日月三官來作證

虎咬殘生話不成

當天發咒不打緊

驚動虛空過主神

趙公元帥管值日

即差黑虎下凡塵

霎時一陣狂風起

虎叫二人喪殘生

姊妹見得這般景

我母代罪不非輕 不表了環來報應 四書再把桂英明

話說李桂英叫青英姊妹在家請高僧高道做七日齋筵
送柩還山為姐去西天頌佛首度母超生。

不表青英來超薦 又說桂英往西天 要問靈山多少遠

路隔十萬零八千 雲頭一起如閃電 不覺數日到西天

如來正坐大雄殿 十萬羅漢排兩邊 大垂寶蓋層層現

地湧金蓮朵朵鮮 佛前五百阿羅漢 佛後三千大覺仙

八大金剛如閃電 四大天王生兩邊 桂英攏了大雄殿

阿難尊者奏聖前 我佛慈悲開方便 孝人候旨來傳宣

佛祖分示傳來見 桂英百叩跪蓮前 釋迦文佛問一便

修真寶傳

七六

從頭至尾訴一篇 伏乞我佛行方便 赦釋我母罪迷天

頌請佛旨曉十殿 佛祖不准洩連連 文殊菩薩拿本見

哀求我佛慈仁天 佛祖開言說一遍 東土眾生罪難言

我今看在文殊面 賜你勅旨轉回還 桂英謝恩出了殿

手捧佛旨下陰間 霎時到了森羅殿 大王接旨焚香烟

開讀已畢傳各殿 赦了王氏出若冤 二叔女轉男身變

富貴榮華福祿全 桂英辭別閻羅殿 轉回佛堂對師言

從頭至尾訴一遍 素真回言忠孝全 青英設奠五七滿

轉回靜室又團圓 師言個個功成滿 同歸南海樂無邊

話說素真吩咐眾弟子你們個個功果圓滿收拾轉回南

海去赴觀音老母蓮台大會豈不美哉。

素真把話來分解 弟子位位聽開懷 為師領首有數載

纔度你們上瑤階 收降寶貝隨身帶 同師一去赴瑤台

九月十九明日快 轉回南海普陀岩 去赴蟠桃把壽拜

十位弟子早安排 腳踏祥雲駕五彩 逍遙快樂上瑤階

繞來海島人人愛 一時難得修積來 雲頭一起來得快

到了南海霧沉沉 水流長江歸大海 青山綠水普陀岩

功圓果滿登仙界 觀音老母坐蓮台 五色祥雲垂寶蓋

地湧金蓮朵朵開 金童玉女兩邊排 鸚鵡站在普陀岩

紫竹林中現光彩 淨水瓶中楊柳栽 香花童子雙雙拜

修真寶傳

七七

獻果王女對對來 白猿獻菓當中拜 八洞神仙兩邊排

靈官鎮守三皈戒 韋馱護法保蓮台 十二圓覺把壽拜

不見素真轉回來 慧眼遙觀祥雲靄 素真度人歸蓮台

度來十人把壽拜 觀音菩薩笑顏開 素真敬旨俯伏拜

跪在蓮前哭哀哀 東土眾生心腸歹 普度一時難打開

弟子一去八九載 纔度十人到蓮台 望師發下郊天赦

赦釋弟子還歸來 老母回言我知解 有勞弟子受苦災

功果記載標天榜 加陞三級寶蓮台 封贈十仙有分解

十供仙有安排 佛堂運用執事擺 靜候彌勒普度開

話說觀音菩薩把善緣簿上十仙功果從頭至尾一一看

清依功定尊點名奉佛肯封仙。

第一名陳春秋

封為捧香神仙

第二名張陽春

封為曇花神仙

第三名張玉秀

封為燈花神仙

第四名李桂英

封為淨水神仙

第五名花桂芳

封為採菓神仙

第六名李青英

封為獻茶神仙

第七名趙海州

封為獻食神仙

第八名魯金花

封為供寶神仙

第九名魯玉光

封為獻珠神仙

仙真寶傳

第十名周金蓮

封為奉衣神仙

觀音菩薩親封贈 各人執事要心勤 有功有菓居上品

無功無果底下乘 十供神仙尊佛令 二十二拜謝洪恩

菩薩退位回宮進 護法諸神散班行 仙佛由凡而成聖

只怕凡人不專心 十供神仙捨身命 此無一人誤前程

功圓菓滿為賢聖 永鎮菩提萬萬春

詩曰 人生在世苦心操 爭名奪利把神勞

是事完畢無常到 富貴榮華一旦地

請看十仙成了道 南海岸上樂逍遙

知音早覓長生道 不枉人生走一遭

全卷終

玉皇心印妙經

上篇三品神功奉持恍惚惚惚者之思之存之

守之以刻而成回此混之百日功其然耶上帝

一紀虛言古者修持難之履跡之光明吸

者為去之入此者止者修持難之履跡之光明吸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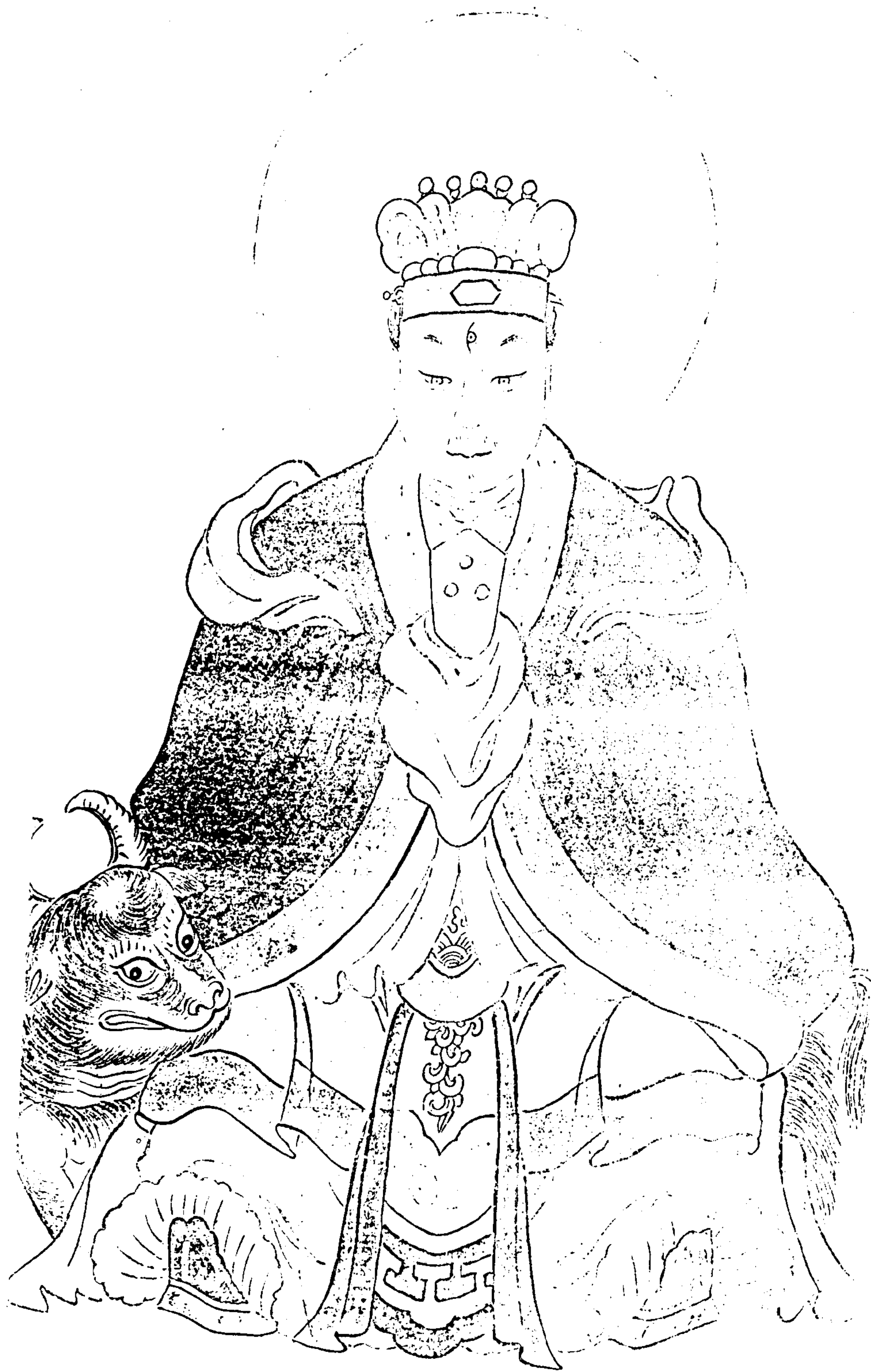
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者其精氣神神神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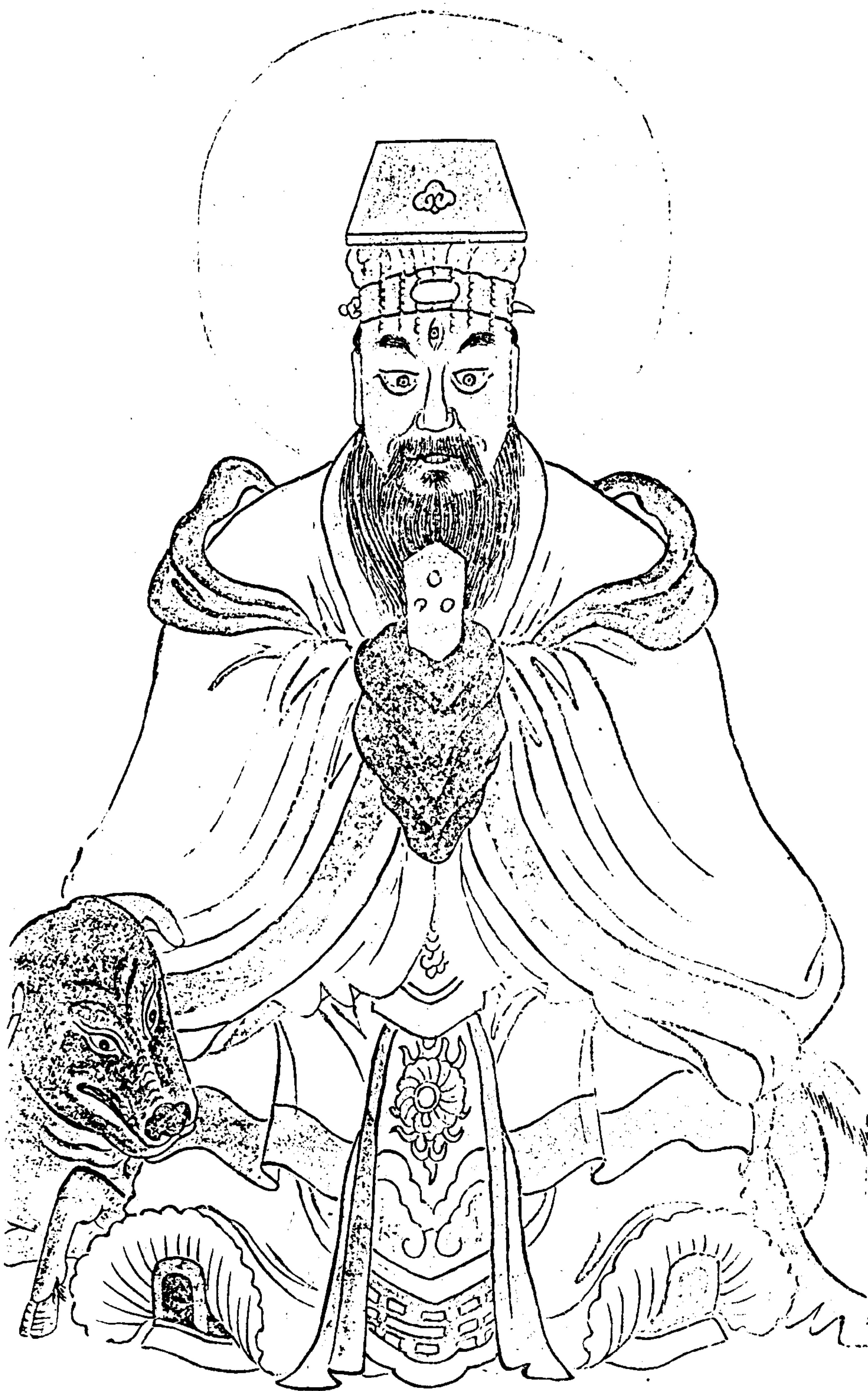
韋馱尊妙像讚

有佛有法云佛等法佛即是心心即
是法歡佛歡心見心久法一切祥
祇諸大菩薩唯憑此心佛場之法
存佛法以神即護法護法韋馱開
卷即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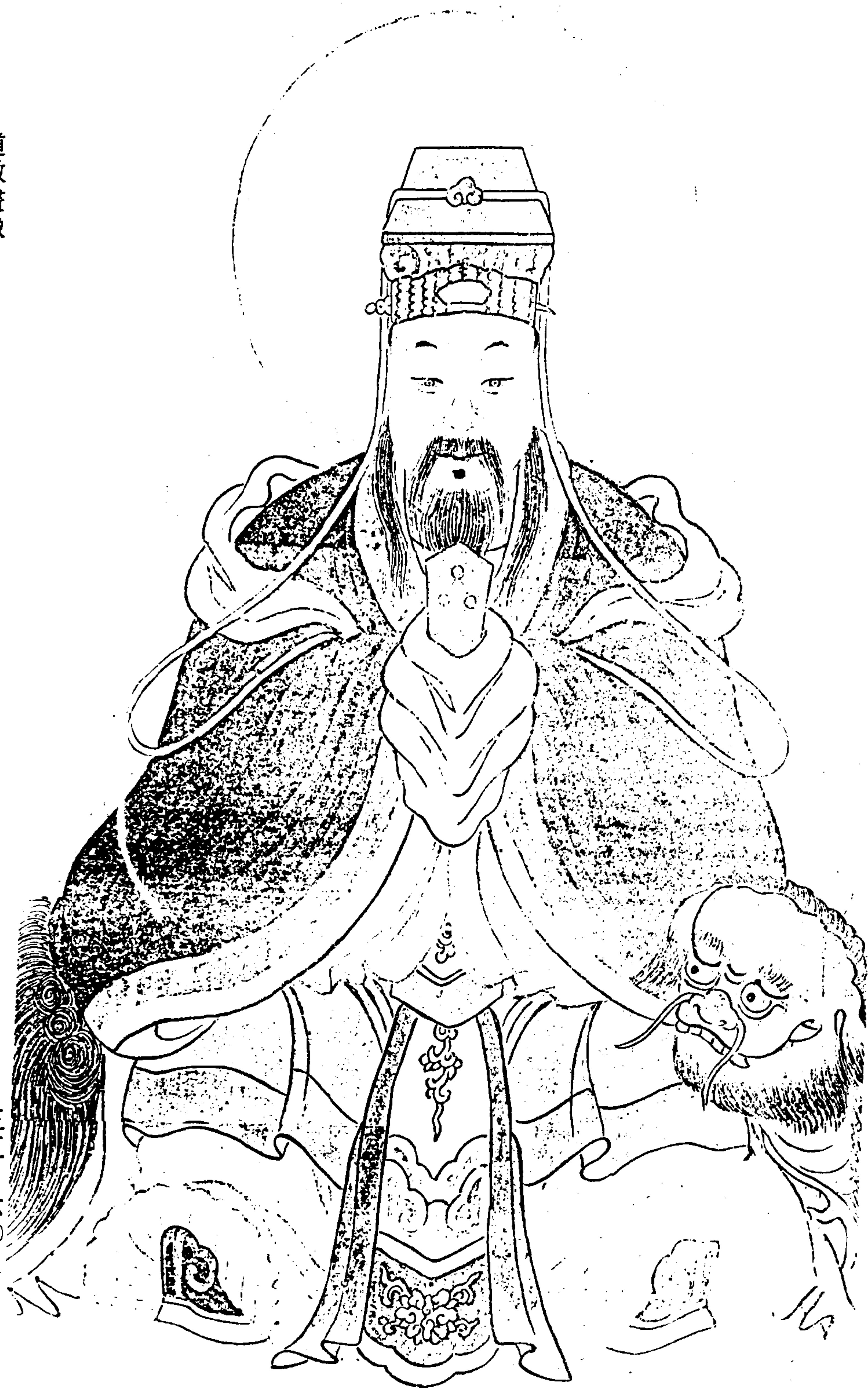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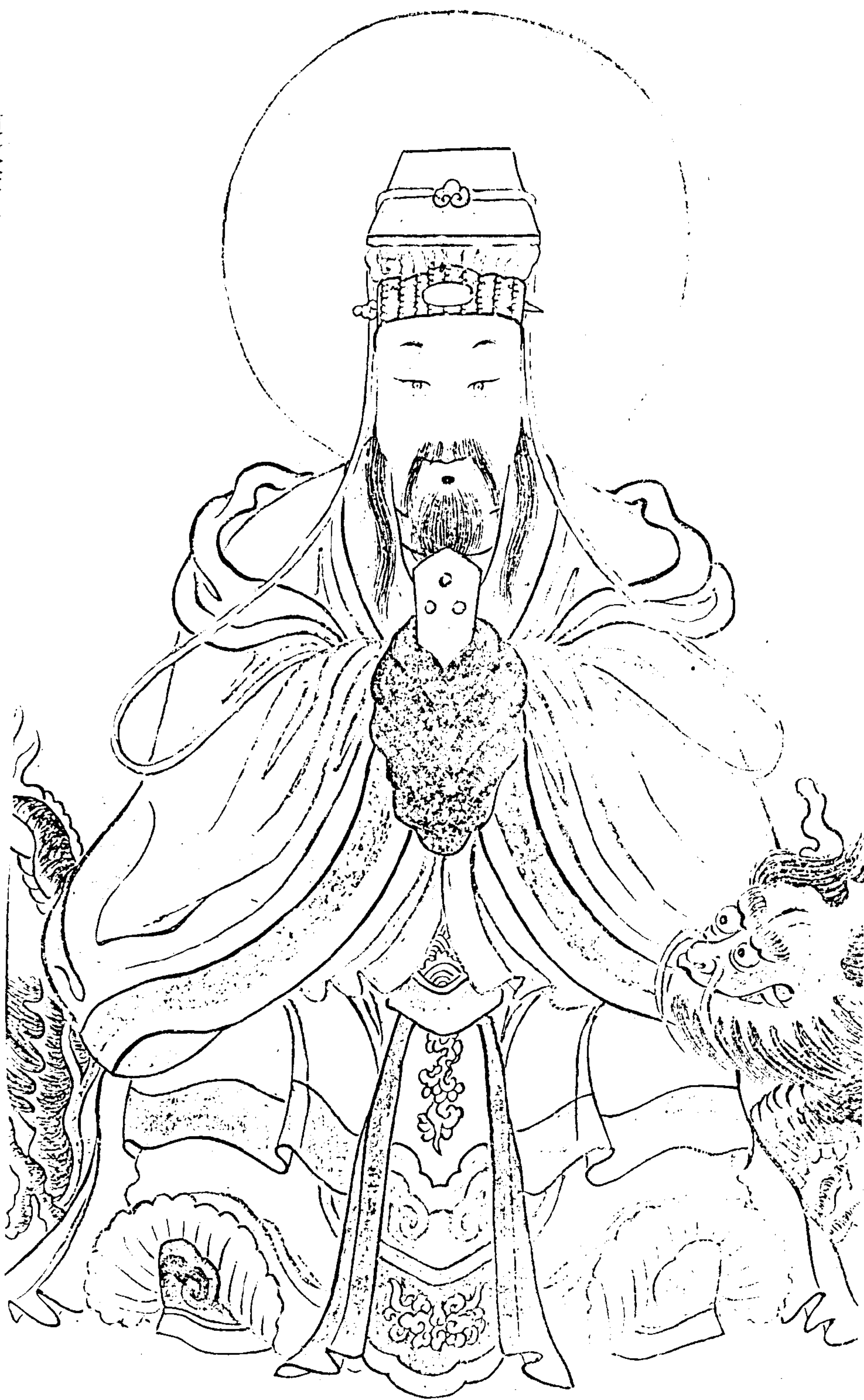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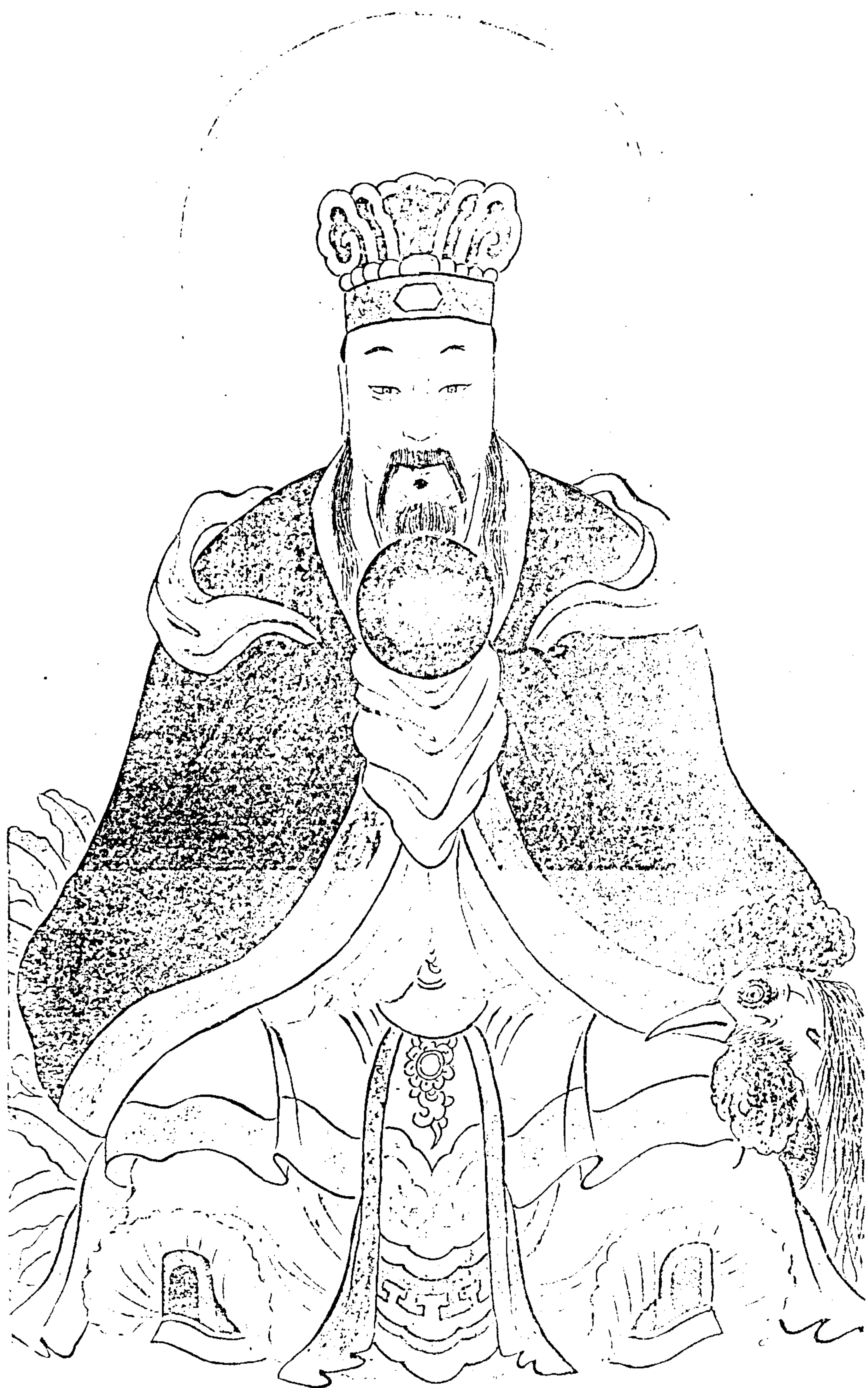














大清嘉慶丁巳桂月吉旦

錢塘弟子盧祥慶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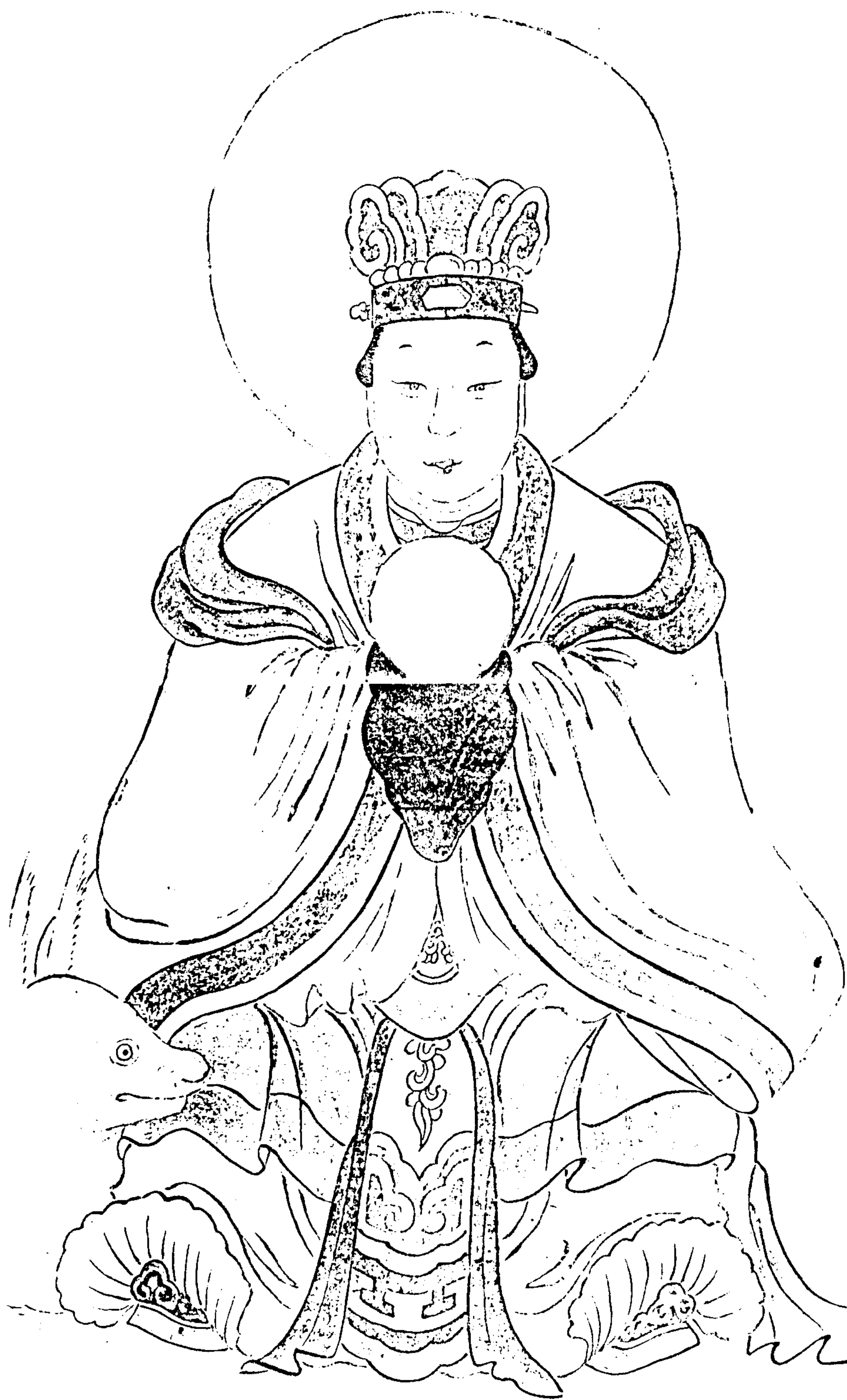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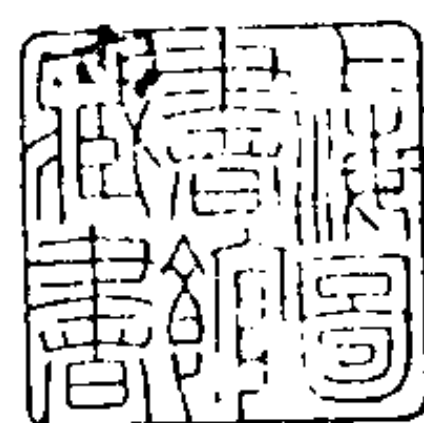






別傳酒牌

任



聞軒黃帝華胥世界宅醉鄉飲民口占謂子醉筆
 者傳刺玉嚼藥駐鍊精魄軼塔而醺乘踏而若
 蛻冲餘希靜不知紀歷元會復何問塵劫中有煙
 辟月蝸角事任子以鍼孔心連筆蔡子以輭輪具連刀
 兩妙水乳為菰蔽瓊采翻濫局為鉤繩斷荆輩懸
 一登蹄為簡餘發曼藻為神樓九霄宣洩寶華部
 署卅漚為蘭堂醺鼓奇千金下三拜之侶皆軒者貌
 盼有翔鄧林遊福庭之樂乘六而八得數四十有八繁五



五十五圖九八十二簪鮮不賅舉吁子猶耳幻礫而汎焉
 庶可漾元華儀德操抗橫厲而怡行於鳴鶴浮醺時款
 昔有鐫刻耐庵者題毒許夸雄俠狙鷲翼妍鳥足以
 為訓或避此而刻畫王寶父心愉娛說近娥洛靈瑰孀
 目攬亦近於蕩謹觀是製衣可以前無古云說因有子嶙
 論果有竹君吾復奚後置喙然不能委也鉤致以問老
 胡或尚不情之於噫此令儻行猶能為小豎為走吏不必
 揮美芙蓉凌倒景六當如蒙莊蝴蝶翅其間已幾變

葉子格五代後漸廢潘世恆著葉子譜所謂葉數四
十百文為案十宮名貴者其譜亦罕傳渭長仿章
庶葉子格画列僊書酒數繹事蹟為歌詞或節戊
句吟唱揭目牙籤上制手之視格所註并客合者飲客符
主人則飲主人觥令苦唐諱因酒壽慈氏子哭初削
契板手鐫渭長溪画理自吳道子陸探微早洲老遜之汰

咸豐壬子渭長客江南黃子公壽謀家室况向名逾年將
贅焉歲單還里僅匝月金陵告警朋儕紛布居者驚
走公壽亟寓書招之合卷於嬾家挈以歸渭長之在吳也
聞粵西變日與周子存伯誦兵有請纓志時吳人懷負
金巧絹素者接踵至是家居獨畫稍呈給米鹽以代其
常苦妻孥紛事日益工索過尼之戒勿輕出夫江淮之民流
離瑣尾將軍布陣破虜師出之律渭長歸途首瞻且

衆致講習故行止坐臥戲器器具飛走之屬遠越鄙俚
悉有法度可觀慈子擅刺畫金后論者方之新安
黃君倩甲寅二月格成拓百十映乃招客醵飲客至
從者挾格與益請樂賓如投壺禮終席各齎扇一柄
已出余謂此曰是葉也三難并焉多等諸杜矢哨壺也
葉之數及於譜計之葉也外飲中八仙云云轅崎嶇

聞猥霸井面身域鄉曲復不置手書議策治安中稟執
暇則勉為列僊葉子格慈君客莊鐫梨如方策狀曰四
十有八版拉同志行酒為樂皆鄭景純洋機塵網錫銖
纓後巡遊仙詩以寄志是冊之作母亦有蟬蛻赤松之意
邪狀則懣心多悲吒已存伯名閑秀水人滬濱之戰斬
首五百級仰功扣即官戴藍翎永興松風里氏丁亥歲
藍禾甫葉某於大瑤山館

歲在甲寅孟春吉日族子渭長夢棋隨鈴兒生彌
月為湯餅會宴賓布席美出列傳葉子以脩陽
政留醉斗石客曰我聞神像朝翔立關高會州
島鹿林車行雲列真畢造境始娛賜錦囊馳耀
安得鶴跨王有馬植乘張蕭挹浮邱東和洪崖肩
摩罕曰屈吾語汝金陵之難鋒交煙接骨枯江岸
生拋家室供難特竄游子阻險書沉望斷為入斯
座得脫塗炭左胸右脉搏琴拍瑟杖學虛箇客樂

許宸	王到	鄧魚元	清平吉	張良	孫登	謝自猷	蔡任	盧陽	蘇陽
韓湘	薛昭	微安世	鍾維權	張初平	孫登	謝自猷	蔡任	盧陽	蘇陽
盧月娘	許毛娘	陶安公	七九	孫登	孫登	謝自猷	蔡任	盧陽	蘇陽
羅郁	張果	鄭璞	徐福	謝自猷	謝自猷	謝自猷	蔡任	盧陽	蘇陽
微學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林道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葉法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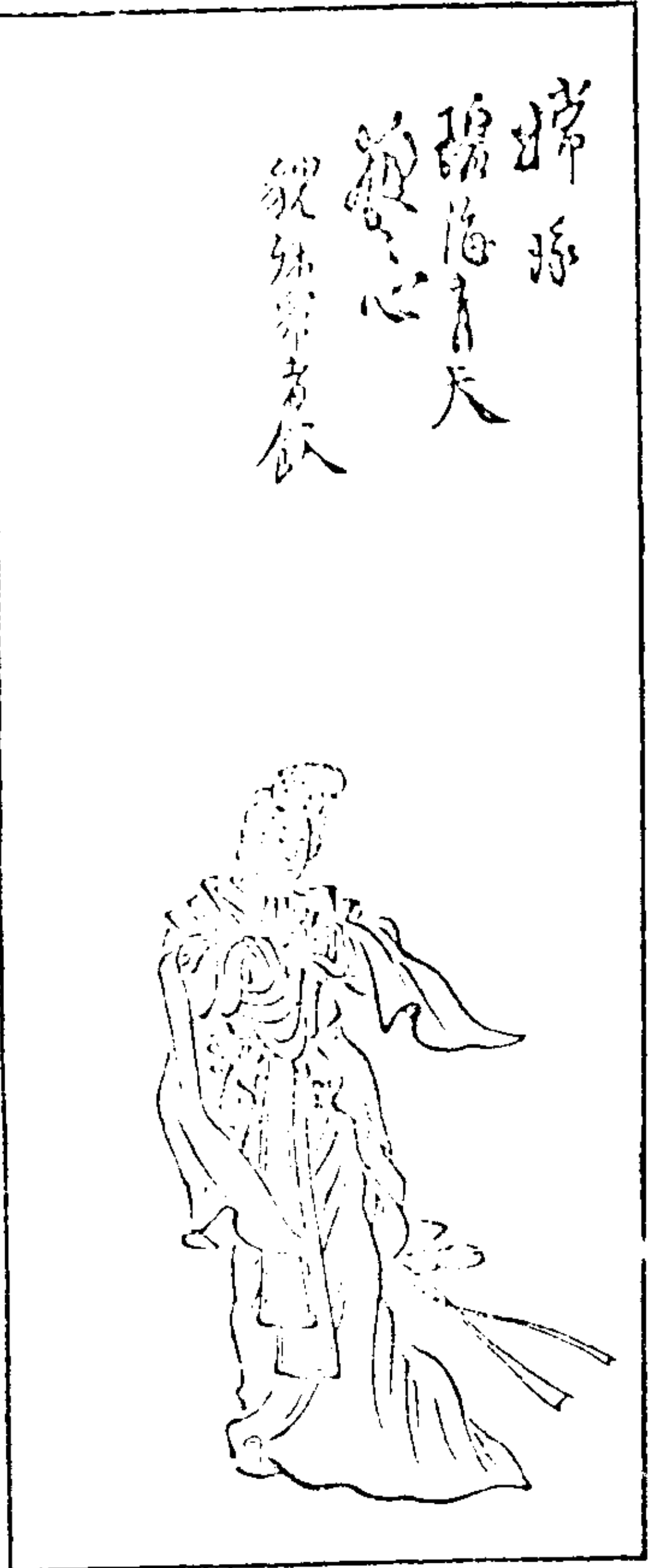
豈今夕何殊筵肆負嶠竿奠玉液者欤唯術受地稿
輒法太乙兵握靈符戰勅丁甲批豺拉狼家字廖
清手艸露布像樂公笛鳴靈策樞靈凱奏連營
乃安老老益肆育孩嬰巨起揖歸隱漢寧山橫名
題青簡於錄注長生杖扶綠玉枕秘黃蓮迹候高士
屈并並連瀛日持巨起票結侶坐傾顛茲把臂具顛
陽真也客對曰請子去血識之逐榻相管題葉以呈
任淇竹君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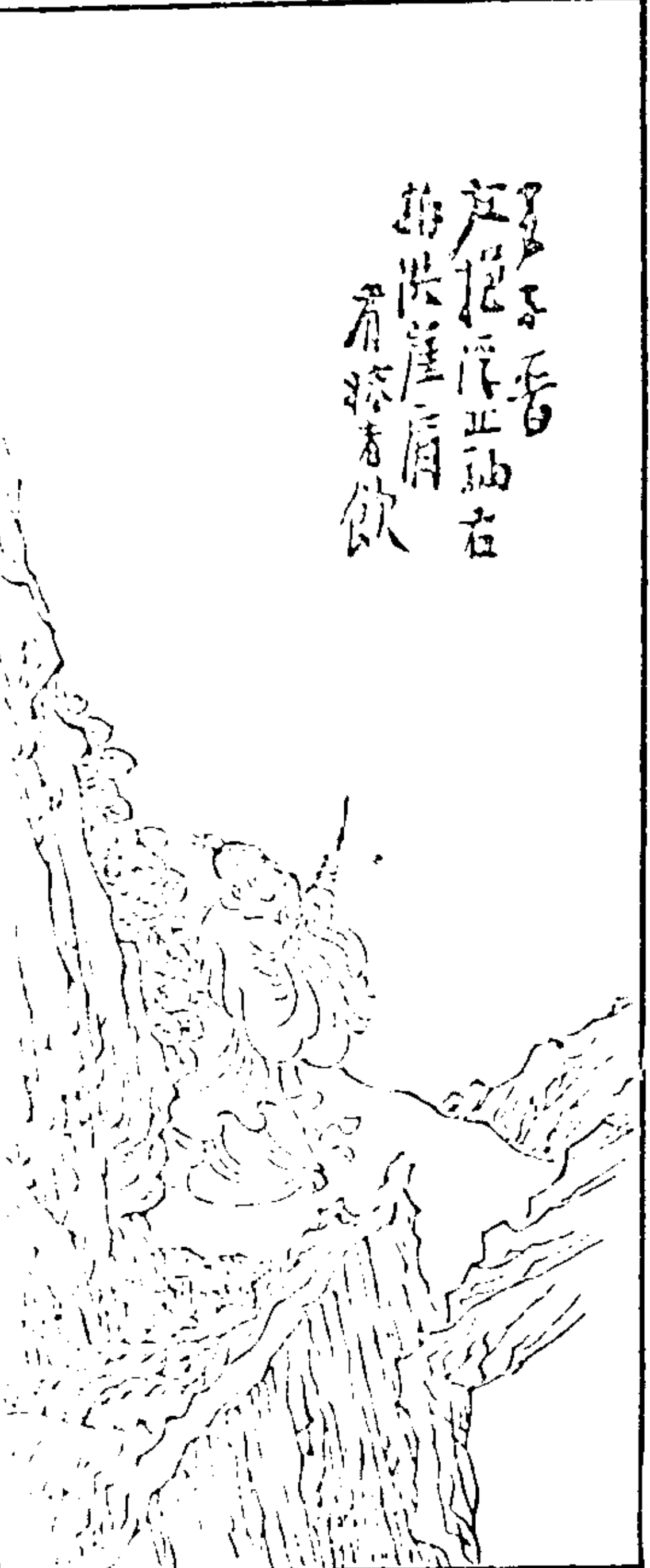
廣德子
名山曰崆峒崆峒山在道中
默坐清修



關令尹
關令尹誰能改
執市飲新和如爵



常孫
瑞海青天
觀心
貌外常飲



聖子香
江提岸正山右
瑞洪崖肩
看松香飲



弄玉
同祥相應同
氣相並

龍者多於岸掛對如飲不計如飲

黃初平
華成石成羊即此
可上命滄桑今
朝中隨須九龍
飲滿庄



任光
佳趙簡子來聘以市
飲主度



賀子高
道不乃浮于海
飲食良與者大杯

桂父
采葵復采桂尚不免
乎公之累 常齋者外



黃石公
如知能春之隱者
各酌其酒者連者二五



黃安

吾嘗以爲隱已見三生以爲笑
斜臥者餘



張良
高鳥起良子藏借者而壽厚
方不若者先酌其酒者連者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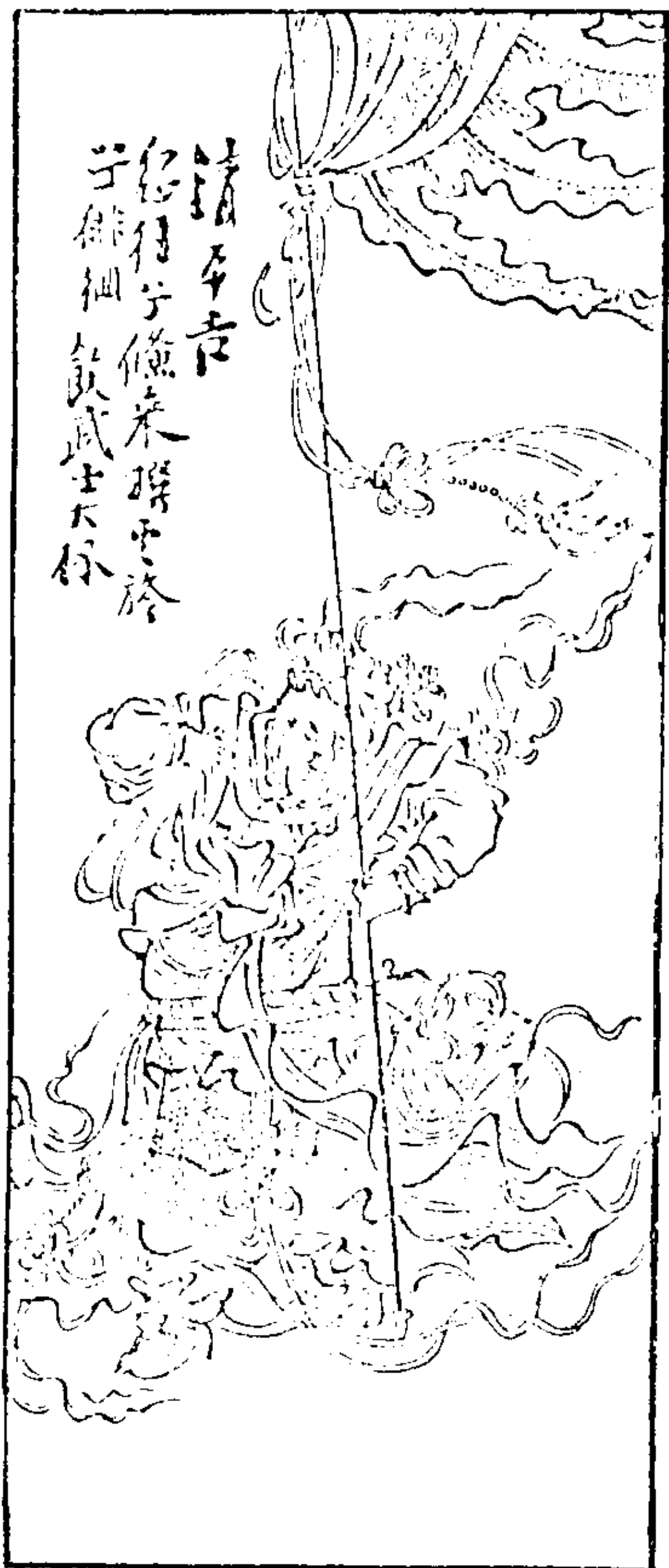


孫覺
建武者飲



劉政
朝餐若木華若飲而津水
後為子開陽木百穀者飲之諸
利以長肉

東方朔
拔劍割肉折以壯也
好肉食者飲



請平吉
能得子儵來聯中於
子鮮細飲武士大杯

鍾離權
叱咤固字侯馬不從子遊
琴瑟操我必生者大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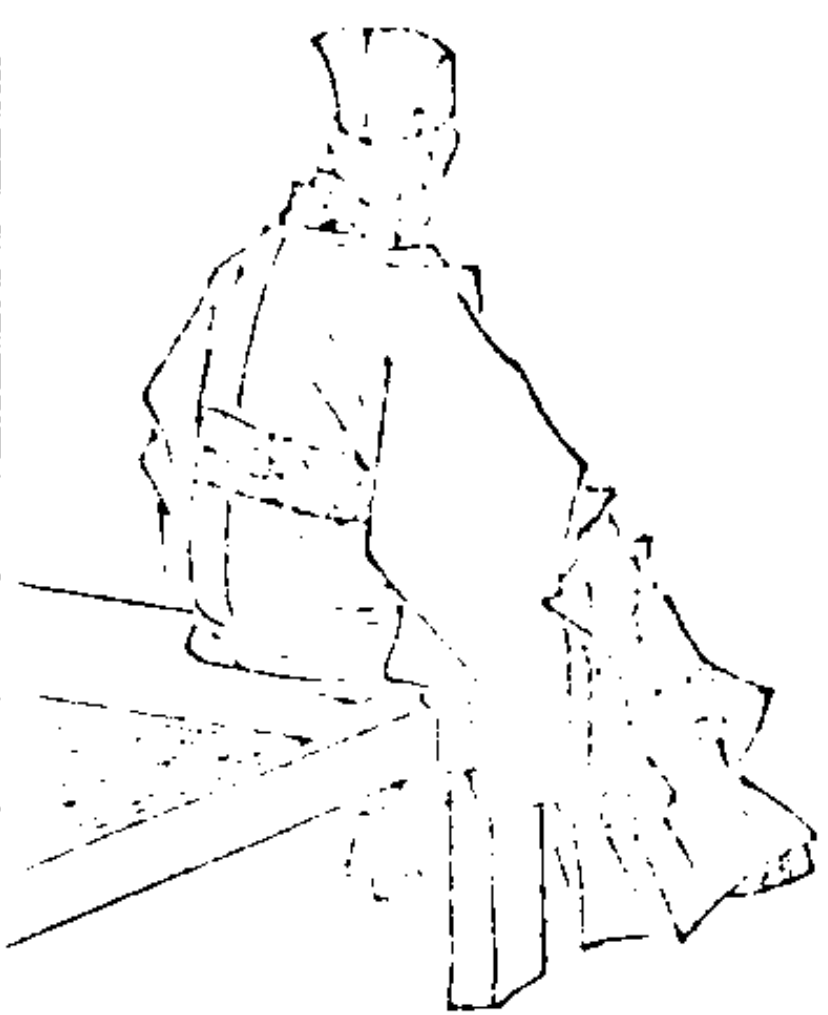
劉綱
合諸卷屬合大歡喜
此內者代執書三益



衛朱卿
服中一母為中事
無與者生席飲大龍
勿多言信



蔡攸
不有所食者觀者見春仙之在
其身之執者久飲時序收復



太極公

帝中日月長
投壺不中者飲



女兒遊道中
以有翁不覺在後翁飲



柏福

隱于巖門誰識子真
姓多過木亭者飲



徐福之海上三神山
亦未識以時還
報者酒過游者以酒





蘇仙公
駐懷放步于公何求
姓名夢即名飲



陳安世 鐵書生不取飽
與前朝明日早
主者持酒飲諸君入三席
後謝諸君以飲未肯去焉



鄧伯元
青精之飯色如璧珠飽食
後日其樂于
清酒者免飲



陶安公
下世因父錄成圖
故煥者飲

六

郭璞
未幾修溫政天子問
擅地理者飲爵



陶宏景
嘗有松栢好風來
誦歌樓居者飲



葛洪
甄其之入嶺南
太守入其仕宦者飲



多烈
飲不隨不知
醉獨醉松
中散而顛
不得遠
金藥者飲



薛昭懷非而走平家得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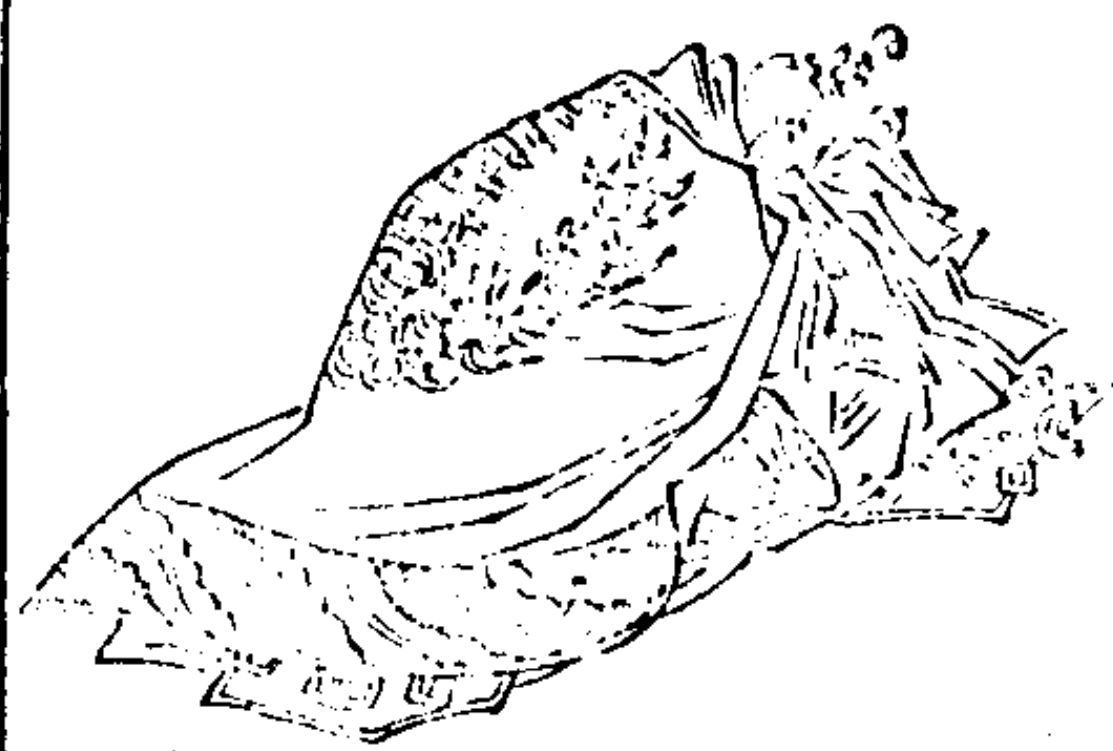
飲趙希道以卡既



葉法善

尔母為星垣子之詐也

習行錄者飲



張果

字隱居

不為多言

多言者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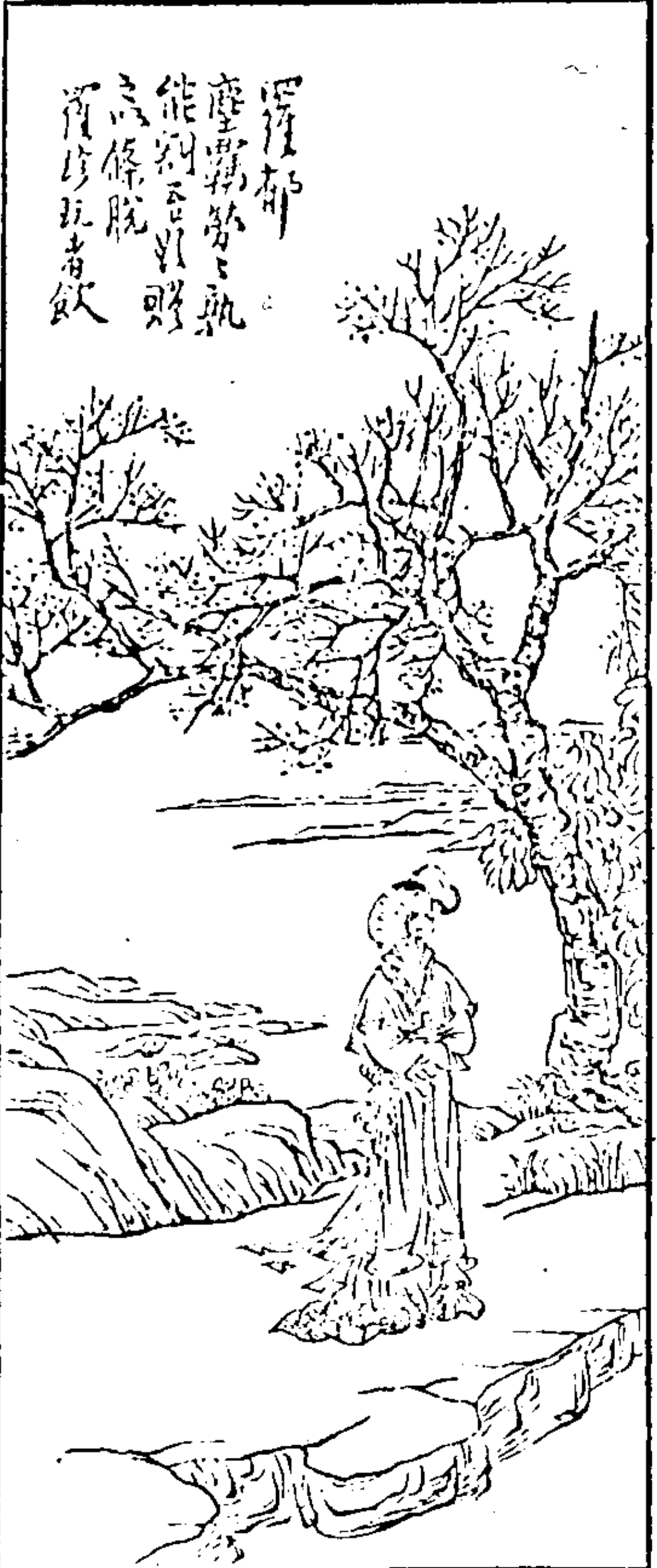


藍采和

持大拍板唱踏歌

能歌者免飲





于君安瀾輯畫法叢刊
成馳書房為之序余維叢
書之興甚有裨於學術人
畫之成其失在廣收羣籍
博而不約雜而不純無以適

門學者之用於是始有書
一類之叢刊而畫法叢刊
於畫畫先以畫學為之序
明畫世之畫法其具昇祖也
卷景鳳之補卷繼之恆畫

廣子創體何未純其後
之者有清張祥河之集刻
是人之克明之辨要然皆
參數種各有其失其詳拙
以畫畫畫深解題編中

于君此編皆各自為卷以按
之本一一注明並海和校勘
端五氏之失偽書雖亦不
然非如卷氏之清其考其
而收畫畫一類則較此

多蒙為謹款玉以采稿本
鈔本多世不經見尤為家
所未遇去畫於相亦宋初
易於明季而極盛於清代
迄至近世尤覺夥既然生

畫論叢刊

余序

三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有心得而造極精潔者仍
不多觀茲編所輯雖廣
而按擇於慎言為法乎
叢刊以來有以此一編於
古今畫子理法之源流與

其要旨梁備世之遺詢而
自後學之津逮是于君之
斗適其友有游山之約不及
得誌倚裝書以塞責
丁丑五月龍馮余紹棠



畫論叢刊

余序

四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古者畫以象物紀事飾禮致用而已未聞講其理法漢以迄士夫好畫日多研習之討論之於是理法遂有闡明其著為篇章傳之逸世者殆以晉顧愷之畫雲臺山記始夫一畫從心六法成規科有十三宗分南

北象物寓意形神之說各持句畫渲淡工逸之見吳越院野所尚不同而有成體徐黃所師有異而自立門由犬馬鬼魅而窮天地萬物之變由工匠污漫之所事而為賢達士夫性靈情感之所寄託畫之源流派別既紛歧雜出而

講其理與法者亦各說淺述略句有拘奧紛然盡其所得以立言惟因其人學有淺深識有高下立言亦頗有出入合則互相稱引否則互相辯詰故自晉以來代有著述明清之際尤多纂輯然其書果足資吾人之參究與否安

在吾人之學術性情有以證驗之而始有辨蓋畫有法無法有理無理無法而有法是為至法無理而有理是為至理至法似無法而法在有法之外至理似無理而理在有理之奧至法至理有非易言文所能盡引喻借

觀不著跡象窺玄探奧祇許神領苟非積
有學養潛心體會何能得其究竟故輯論
畫之書難在精選讀論畫之書要在靜參
安瀾先生博學多藝既著韻譜乃輯畫論
自梁以來選錄都五十餘種或撮諸叢書或鈔

畫論叢刊

鄭序

三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自孤本舉凡畫法畫理之著作蓋已取精採英畢
羅於是吾人欲究繪事可不必用心擇別而有善
本各得從其性之所好學之所需於焉深參默
會發其妙解生其新知其愉快為何如則先生
之述前啓後具有功於藝林又何如若視為閑編

聊以遮眼或珍為祕籍藏諸枕函或駭其難解
有同佛偈而廢諸高閣是皆非吾人治學求藝
之道而有負於先生者則更何如故吾於是書之
行世深知先生用心之苦立願云書為不可及无漁學
者得是書而善讀之也藝海無邊彼所何羨欲

畫論叢刊

鄭序

四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往渡之慈航在茲下丑五月鄭于昌序於學度廬



例略

- 一本刊專輯關於書法畫理之作於敘述源流品第鑒別之著皆一編入故松靈畫憶只取上卷溪山臥遊錄只取一二兩卷
- 二本刊關於古今致疑之作如山水松石格山水訣筆法記各書以其流傳既久語多精到均行收入亦輯古詩者仍存蘇李之意也
- 三本刊於坊間通行之本如芥子園各集人多備有皆行從略
- 四本刊所輯均係前人遺著凡現存作家之書時或改易未爲定稿暫不入選
- 五本刊於各書版本皆將所有各本參互校讎並附校勘記於後
- 六本刊所輯大致可分總論及分論二類總論列前分論居後在三類中更據作家年代之前後列其次第
- 七本刊之前冠以各書作者事略以便檢查各事略皆本書學紀載之較早者其於不可考者概付闕如
- 八本刊所收各書文字時有俗體間有未行全改期於再版時改之

畫論叢刊

例略

一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論叢刊目錄

山水松石格	樊元帝 畫苑補益本	一
山水論	王維 畫苑補益本	二
筆法記	荆浩 畫苑補益本	二
山水訣	李成 畫苑補益本	一
林泉高致	郭熙 畫苑補益本	九
山水純全集	韓拙 畫苑補益本	十
寫山水訣	黃公望 元刻校勘錄本	二
畫論	湯垕 珊瑚網本	四
繪宗十二忌	饒自然 圖書集成本	二
畫說	莫是龍 寶顏堂訂正本	二
畫旨	董其昌 式古堂書畫發微本	一七
繪事微言	唐志契 四庫全書本	一三
畫塵	沈初 綴說郭本	四
畫論叢刊目錄		
畫引	顧凝遠 佩文齋書畫譜本	二
苦瓜和尚書畫語錄	釋道濟 知不足齋叢書本	七
龔安節先生畫訣	龔賢 桐花館訂正本	四
畫筌	笪重光 桐花館訂正本	六
南田畫跋	恽格 紫琅軒叢書本	一九
雨窗漫筆	王原祁 昭代叢書本	二
麓臺題畫稿	王原祁 昭代叢書本	一一
繪事發微	唐岱 昭代叢書本	一三
東莊論畫	王昱 四銅鼓齋論畫集刻本	三
石村畫訣	孔衍拭 昭代叢書本	二
浦山論畫	張庚 昭代叢書本	三
書學心法問答	布顏圖 紹興周氏段鈔本	一八
讀畫紀聞	蔣騏 蔣氏游藝錄錄本	三
學畫雜論	蔣和 蔣氏游藝錄錄本	三

藏外道書

芥舟學書編	沈宗器	冰壺閣原刊本	四五
溪山臥游錄	盛大士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一六
山南論畫	王翬	四明鼓琴齋藏鈔本	二
畫譜	張式	藝海一勺本	五
山靜居畫論	方薰	知不足齋叢書本	二二
養素居畫學鈞深	董榮	荔塘藏鈔本	三
松壺書懷	錢杜	榆園藏鈔本	六
過雲廬畫論	范瑩	龍游余氏寒柯堂藏鈔本	九
南宗抉秘	蘇琳	屏風藏鈔本	九
畫筌析覽	湯貽汾	藏修書屋本	一二
醉蘇齋畫訣	戴以恆	葉氏刊本	六
夢幻居畫學簡明	鄭穀	紹興周氏藏鈔本	三七
頤園論畫	松年	濟南俞氏藏本	一五
春覺齋論畫	林紓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手稿	四二
畫論叢刊	目錄		
文人畫之價值	陳衡恪	中華書局聚珍本	四
畫學講義	金紹城	吳興金氏藏手稿	三十
小山畫譜	鄭一桂	借月山房本	三十
墨竹譜	管進升	圖書集成本	一
竹譜	李衍	圖書集成本	五
天下有山堂畫論	汪之元	原刻本	六
寫竹雜記	許和	聚珍印書館藏本	二
華光梅譜	釋仲仁	續百川學海本	三
題畫梅	查禮	銅鼓書屋本	三
寫像秘訣	王穉	元刻校刊錄本	二
傳神秘要	蔣驥	蔣氏游藝齋錄本	七
附錄			
裴濟志	周嘉賓	昭代叢書本	七
賞延素心錄	周二學	雙照樓本	五

作家事略

梁元帝武帝第七子名繹字世誠小字七符初封湘東王侯景既廢簡文帝又廢豫章王而自立帝命王僧辯平景遂即位於江陵帝性喜文學工書善畫自圖官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著書甚富都四百三十卷

王維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尚書右丞家於藍田輞川善畫尤精山水觀其思致高遠出於天性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有畫意蓋其胸次瀟灑落筆便與庸史不同何則諸人以畫名世不過長於畫若維者妙齡屬辭長而擢第英豪貴介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之句云國繪寶鑑卷二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尤長山水頗得趣向嘗語人曰吳道子畫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采二子所長自成一體撰山水訣一卷行世其間先啟後發鈞布置後學畫者得有山徑故關全倚北面師事之不獨爲唐宋之冠爲百世之宗也名臣梅堯臣見其圖謂上有荆浩字持歸翰林公之句所以知浩學固不凡耳國繪寶鑑卷二

李成字咸熙唐之宗室後避地北海遂爲營丘人業儒風文氣調不凡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遂放意詩酒之間寓興於畫以自娛耳適有顯者招成得書憤笑自古四民不相雜處畫論叢刊作家事略

晉本儒生游心藝事而已奈何使人羈入賊里賓館研吮丹粉與吏人同列此載遠之所以碎琴也却其使不應後顯者陰以厚賂成之相知術取數幅焉所畫山林藪澤平遠險易藥帶曲折飛流危棧斷橋絕調吐其胸中而瀉之筆下如孟郊之鳴詩張翥之狂草凡稱山水者推爲古今第一至不名而曰李營丘焉有惜墨如金之說流爲後學參悟國繪寶鑑卷三

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書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宗李成法得雲烟出沒峰巒隱顯之態布置筆法獨步一時蚤年巧繪致工晚年落筆益壯著畫山水論并談言遠近淺深風雨晦明四時朝暮之所不同至於溪谷橋徑釣舟漁艇人物樓觀等景莫不分布得宜其論也言之最詳後人遵爲畫式更能教子諱思者業儒出仕亦深論畫但不能肖父作畫耳國繪寶鑑卷三

韓拙字全翁南陽人善畫山水窠石有山水純全集行於世國繪寶鑑卷三
釋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華光山一見山谷出秦蘇詩卷且爲作梅數枝及烟外遠山山谷感而作詩紀卷末雅聞華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寫盡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峰倚晴吳又見其平沙遠水題云此超凡入聖法也每率此爲之當冠四海而名後世遺稿
管夫人道昇字仲姬趙文敏室封魏國夫人能書善畫墨竹梅蘭晴竹新篁是其始創寸絹片紙後學爲之模範國繪寶鑑卷五

李衍字仲實號思齋道人蘭丘人官至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致仕封蘭國公諡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始學王洵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頗同稱其鑑鑑卷五

黃子久散人公自號大痴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類悟明敏博學強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後錄

王思善釋自號癡絕生其先隸人居杭之新門為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巖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

二三已能丹青亦鮮寫真先生即傳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偉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日華歸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趙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祕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莫雲卿初名是龍後以字行更字廷韓華亭人方伯如忠子育外家長于虞山幼補諸生工詩文書法性復豪邁山水宗黃大痴揮染時悉從磊磊落落鬱鬱葱葱時發之故神酣意足而氣韵尤別著有畫說一卷明畫錄

畫論叢刊 作家事略 二 潘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董其昌字思白號玄宰華亭人由進士官至大宗伯晉宮保諡文敏詩文有容彙集以書法重海內畫山水宗北苑巨然秀潤蒼鬱超然出塵自謂好畫有因其曾祖母乃高僧書克恭之雲孫女所由來者有自也明畫錄

唐志契字元生泰州人為諸生年好畫不學而能性嗜石有米芾之癖著繪事微言四卷議論精確弟志尹字聘三亦能畫明畫錄

沈頤字則信號石天吳人工詩文書法精研繪事著有畫聖畫傳燈諸書山水臨摹諸家位置華整小景有極淡遠者明畫錄

顧凝遠號清霞吳郡人少負驚才長而好學於古今墳典藝志無所不窺而又精於畫理好事者得其寸楮尺璧輒護為百結本雖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

道濟字石濤號清湘老人一云清湘陳人一云清湘道人又號大滌子又自號苦瓜和尚又號瞎尊者前明楚藩後也畫兼山水蘭竹筆意縱恣脫盡窠臼晚遊江淮人爭重之一時來學者甚眾今遺蹟維揚尤多小品絕佳其大幅惜氣脈未能一貫後錄

張賢字半千號柴丈人家崑山流寓金陵為人古風工詩文有香草堂集若干卷善書畫家貧歿不能具棺殮會曲阜孔東塘客遊金陵為經理其後事撫其孤子收其遺文半千畫

筆得北苑法沈雄深厚蒼老矣惜考韻不足耳後錄卷上

京口宣待御入都王石谷送之維舟江濱酒話別討論六法石谷指隔岸秋林曰此參差疏密丹碧掩映天然圖畫也即為待御寫之翌晨南田亦至稱歎不已題詩八章待御為文記之一時傳為勝事時際昇平海內豐稔士大夫得以優游風雅苑增華其高懷逸興迄今猶能想見也待御名重光順治壬辰進士號江上善山水著有書後畫筌曲盡精微畫錄中

惲壽平以字行武進人名格一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一作雲本世家子工詩文好畫山水力肩復古及見虞山王石谷自以材質不能出其右則謂石谷曰是道讓兄獨步矣

格妄恥為天下第二手於是舍山水而學花卉斟酌古今以北宋徐崇嗣為歸一洗時習獨開生面為寫生正派由是海內學者宗之正叔與石谷為莫逆交討究必極其微石谷畫得正叔政則運筆設色之源流構思匠心之微妙畢顯無遺正叔雖專寫山水亦間為之如丹邱小景趙承旨水村圖細柳枯楊圖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冷淡幽雋之致然其虛懷終不敢多作也嘗與石谷書云格於山水終難打破一字關曰君良由為古人規矩法度所束縛耳正叔寫生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大家風度於是乎在石谷推重不

置故正叔懷石谷詩有云墨花飛處起靈烟逸興縱橫堪瑣瑣自有雄談傾四座諸侯席上說南田正叔性落拓雅尚遇知已或恒月為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以故遨遊數十年而貧如故對家人未嘗形戚戚於面惟吟詠書畫自娛所居有賦香館唱酬皆一時名士年六十餘卒於家其子不能具喪石谷為經理之弟子馬扶義字元取得其傳授名於時逸筆尤佳後錄卷中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太倉人奉常公孫康熙庚戌進士由知縣擢給諫改翰林補春坊天子嘉其畫供奉 內廷鑒定古今名畫書畫少司農充書畫譜總裁 萬壽盛典總裁官卒年七十公童時偶作山水小幅黏書齋壁不常見之訝曰吾何時為此耶詢知乃大奇曰是子業必出我右問與講析六法之要古今異同之辨及南宮獲雉奉常曰汝幸成進士宜專心畫理以繼我學於是筆法遂大進而於大痴淺絳尤為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畫卷之氣盡然格墨外是時虞山王景以諸麗之筆名傾中外公以高曠之品笑過之

世推大家非虛也現那元照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當讓一頭地奉常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乎元照深然之 聖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為供奉即命畫山水 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 賜詩有畫圖留

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為供奉即命畫山水 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 賜詩有畫圖留

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為供奉即命畫山水 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 賜詩有畫圖留

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為供奉即命畫山水 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 賜詩有畫圖留

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為供奉即命畫山水 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 賜詩有畫圖留

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為供奉即命畫山水 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 賜詩有畫圖留

與人看句鑄石爲章紀思也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畫項則遇三者一不備不足以發古
萬渾逸之趣客有舉王右谷畫爲問曰太熟舉二時爲問曰太生蓋以不生不熟自處也嘗
自題秋山晴爽圖卷略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晚
露習氣觀此語其所至可知矣公官京師時每歲秋冬之交予門下賓客畫人一幅以爲製
謔之需好事者往往緘金以俟平時以應詔不遑凡求者屬賓客及弟子代筆而自題其名
大率十之七八鑒者若徒憑款識則失矣茲錄卷下

唐岱字靜庵滿洲人內務府總管工山水用筆沉厚布置深穩得力於宋人居多能品也紙
候清廷今上賞之蒙恩品題最多詩載樂善堂集恭錄千山落照圖一章我愛唐生畫展索
意未已昨從街市中購得粉心紙好趁靜室間爲我圖山水著墨濃淡間萬壑秋風起水亭
跨明波澹遠延步履斜陽映天末咫尺有萬里嘆對意稱遙烟浮暮山紫位置倪黃中誰能
別彼此恭讀一過足以得其畫之佳致矣而嘆對兩言神味清香更可想是圖落照之妙也
微續錄卷上

王昱字日初自號東莊老人書山水得司農公神韻而于古渾中時露秀潤之致更爲雅俗
共賞書畫記開目初爲麓臺族弟工山水疎而不薄淡而有致筆意在雲林力盡之間國朝畫
畫論叢刊 作家事略 四 游歷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卷九

鄒一桂號小山無錫人雍正丁未進士入翰林改侍御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工花卉
分枝布葉條暢自如設色明淨清古治畫極精而後僅見也深邀 睿賞題詩榮之詩載樂
善堂集一桂嘗作百花卷每種賦詩一絕進呈皇上亦賜題絕句百篇一桂後寫一卷恭錄
御裝於每種之前而書已作於後藏於家少司寇錢香樹嘗借小山遊盤山時杏花盛放香
樹出紙紙素寫無山杏花圖小山即於花下點染屋宇垣墉山嵐花氣一一入妙人皆知其
花草之工不知其山水之佳著之畫微續錄卷下

孔衍栻字愚法先聖六十五代孫嘗爲濟寧州訓導致行孝友沈靜寡言舉孝廉方正辭舉
鄉飲大賓又辭善畫深入宋元名人之室著畫題畫詩等書行於世四朝名流徵卷二百五
十

張浦山徵君庚一號瓜田又號懶伽居士少與韓軒倚書簪石侍郎但從南樓太夫人受畫
法浦山故錢氏近戚爲翁子行宿軒簪石皆族子是時太夫人次嗣曉村司馬亦好筆墨正
如四家之宗術夫人各得其妙悉臻厥成此千載藝林佳話也浦山幼孤貧不樂爲舉子業
年二十七始研究經史及唐宋大家之文入江西志局已而歷游魯燕梁楚內辰以布衣應

鴻博爲試罷復佐蔣檢討校士於蜀平生著作等身爲文簡樸精當詩各體兼擅尤長五古
著有強恕齋詩文集瓜田詞鈔徵君論畫嘗言不讀萬卷不行萬里不可作畫其所著畫微
錄洞悉宗旨皆中肯綮在嘉禾曾見其水景山水數幅洵能乾濕互用氣韻深厚又有仿
大癡秋山林木圖一鏡潯色輕微尤得天趣評者謂幾及聲靈余則謂不亞廬州矣陳太夫
人嘗畫歷代帝王道統圖及白描大士象故浦山又善白描工細人物其寫意花卉亦宗白
陽山人嘉興曹種水曾見其雙馬便面可見徵君於繪事兼擅衆妙不徒以山水名時也
林今語卷三

布顏圖號竹溪一號嘯山烏亮海氏滿洲鑲白旗人官綏遠副都統繪軒讀書記云善畫
著有畫學心法問答弟子時乘戰德乾得其傳八旗畫錄布顏圖字嘯山號竹溪以蒙古人
籍鑲白旗滿洲先爲部屬後官至綏遠城副都統能詩善琴山水學於張振岳論畫最重章
法所謂鈎鎖連環務求脈絡分明故其畫繁而不亂簡而能厚尤好用渴筆淡墨層層皴染
常奉使湖南歸追憶其風景作瀟湘圖一卷山水樹石人物城寺舟車橋梁無所不備而煙
雲洲渚飛瀑急灘皆奔赴筆端觀此卷殆不信世間有難寫之情狀矣國朝畫傳傳佚三種
蔣驥字赤谷江寧人書畫無不道皆著有神祕要一卷金壇縣志卷九

畫論叢刊 作家事略 五 游歷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卷九

蔣驥峰和字仲叔金壇人孫移家梁溪書學承其祖法自稱江南小拙由四庫館議敘
得舉人官學正著說文集解書法正宗等書善山水人物寫照尤長墨竹曾寓吾郡乞畫者
甚多輒自題云興之所至以草草畫字之法爲之或畫竹既就以指補石尤有別趣刻有竹
譜一冊曰寫竹簡明法攷前人竹譜自撥三聚五至叢九帶十以下即無分筆之先後學者
因無從著筆蔣峰特明布葉變法及疊綴結頂垂稍各法爲圖十有七章并集前人名論及
自著寫竹雜記數十則附於後開卷了然洵可稱藝苑金鑑矣墨林今語卷七

查禮字惺叔號榕巢順天宛平人以部郎出守廣西太平府擢四川松茂道旋陳臬事金川
平定叙勞超授湖南巡撫至京請訓得疾終於里第寫山水花鳥俱極精緻尤善墨梅墨香
居畫說卷六

吳興沈芥舟文學宗鑑以書畫游吳越雅負盛名居烏程之視山灣自號研溪老圃草
堂數椽環以水竹紙窗木榻圖史羅列簡然隱士廬也書法二王畫兼山水人物刻意入古
功力甚深一時名公咸重之著有芥舟學畫編四卷痛斥俗學詳論正法是爲畫道指南生
平傑作有漢宮春曉萬竿煙雨二圖爲寶鑒家所寶有神品之目萬竿煙雨圖今在開川計
二田家筆墨秀潤華滋在子久思翁之間晚年則純用焦墨矣墨林今語卷三

鎮洋盛學博士字子履號逸雲又號蘭後外史嘉慶庚申舉人司鐸山陽生平博覽羣籍學問淹雅尤肆力於詩嘗與其鄉王雲門大令並客吾邑往還倡酬多奇麗之作同輩莫不推服近更淳古雄厚深造自然著有藕絲閣集君夙好六法壯歲始習皴染約以奉常司農爲宗而加脫略落落有大家風格幾於吳門出視所作煙絲雲縹圖卷蒼莽深秀已心折之既於魏塘又見其爲類如寫靈芬館圖尤極蕭疎幽曠擅元人之長斐江畫學得君復振世必有貴重之者學博之任山陽有吏隱之樂潛心篆隸既刻淮上倡酬集復纂溪山臥遊錄紀其平生所見古今妙蹟及前人題跋諸家論畫以迄今日士夫筆墨綴以評語類周櫟園讀畫錄併於澉石山房獲見一卷余別學博已久浮鴻江湖音問闊闊因送王參軍之淮上爲寄一絕云西風江上一帆移秋老淮南草未衰十載冷官猶不返因君問訊盛蘭移 墨林

畫論叢刊

作家事略

六

潘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尤須得其不著力處時論學浩用能入絹素之骨比人深一色晚好用破筆脫盡窠臼畫格一變著山南老屋畫論卒年七十九學浩享大年道光之季畫苑推爲尊宿館吳中寒碧山莊劉氏增其盛其時吳越作者雖衆足繼前哲名一家者蓋寥寥焉潘氏校輯三張荔門上舍式字抱翁自號夫椒山人無錫文恪公泰開之族孫隱居江陰縣砂山當道屢薦不就惟以翰墨自任然不輕舉筆一點一拂期與古人頡頏所作詩古文詞以不雕飾爲工書法胎息河南出入晉宋能懸臂寫細頭楷畫筆澹遠蒼秀山水具元季諸家體而自展機軸經營慘澹無迹可尋有寶畫絕句云洗空心地俗塵刪一卷黃庭自掩關明日斷齋愁不得且研殘墨畫秋山著畫譚五千餘言圖畫用筆墨之妙而一歸於靜心養性蓋不止爲畫道言者刻見荔門前集墨林今話卷十六

石門乃蘭士黨錢塘奚鐵生岡西兩高士也詩畫人品皆卓絕而風趣各異論者並重之蘭士幼敏慧侍其父雪屏先生梅游三吳兩浙間與賢士大夫交即以筆墨著後僑寓禾中之梅里雪屏歿極困窮乃就食桐鄉時金比部鄂慶年尙少其太夫人信奉釋氏留之寫經且繪佛像鄂慶長亦善繪事癖嗜書畫多購禾中項氏所藏名蹟屬其摹仿由是朝夕點染山水人物草蟲花鳥悉臻其勝中年贊梅里王氏旋僑居桐華館左右焉維時海內畫家屈指可數而如蘭士兼擅衆長者尤罕故其名日益重屢有以千金聘者鄂慶輒爲謝絕既而阮芸臺尙書視學浙中慕其名招之不得已遂至西湖踰年歸里遘疾卒年六十有四蘭士字懶儒一號蘭坻又號樛生不著述其富其山靜居詩稿四卷畫論二卷已刻靈芬館詩話云山靜居集五言古體有漢魏盛唐之情微而無其面目五言律風格亦不減唐賢一時詩人未能或之先也生平多病又因醫藥半人遂絕意科名以畫隱耳其山水花卉論者皆得宋元人秘法崑山王椒畦尤稱其寫生運筆賦色不落小家斷推樛後一人余按蘭士寫生有極荒率者筆趣直追元人晚年又佳作梅竹松石題畫亦多舊句如墨枇杷云寫生以意勝形似務須心手空凡庸酒後畫松云離披見高情荒率駭俗目答鐵生論畫書云不拘難易須雅馴以法裁情得畫旨讀此數語可以見其畫格矣子二長廷珊號鐵珊工詩古文北關舉人曾宰直隸平谷縣次延瑞號小蘭工花鳥人物早逝墨林今話卷五

畫論叢刊

作家事略

七

潘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年用意之作椒翁題後曰爲能手子耀號枯匏邑諸生工楷法書亦有意致墨林今話卷十三范引泉機常熟入寶畫奉母精鑒別凡書畫古玩入手即能辨真偽沿街設冷攤往來賓客酬酢勿衰暇即點筆仿吳漁山王石谷山水而稍變其法神韻盎然會母喪茹長齋歸心淨土詩冷峭宗其家石湖翁如題畫云碧水雙流繞岸分板橋風景愛斜曛空濛遮斷青山影又被飛鴉破白雲寶畫詩云莫笑柴門沒草萊只因寶畫偶然開登山未肯呼庚癸補裏烟雲換米來室李荷號藕仙能詩學寫蘭花亦楚楚有致歿後引泉檢舊篋得客吳門時所寄二絕云戚戚期三月良深內顧感莫愁銀珠珠百裏吳門近書來有淚痕未聞心已領欲答復何言墨林今話卷十八

華琳字夢石初習舉業於梅成棟不就乃致力六法精研數十年每作一畫懸壁間玩視累日輒毀去稍幅則滑而再書至不能滑乃已有稱其畫於京師肆厥肆見之購遺仍滑而棄之故其畫不傳惟所著南宗真秘三十則藏於家天津縣志卷二十一之四仁和錢叔美參軍杜初名檢自號松齋又號靈公一號記居士湘鄉方伯第七子家世鼎盛君獨擅勝好游足跡幾遍天下生平屢致千金不爲家計隨手揮灑幼工詩深通畫法人物仕女花卉靡不精尤擅山水嘗題額於令穆松雲山樵諸大家神與之合間爲金碧雲山尤

妍雅絕俗耕烟所謂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者庶幾近之畫梅師道嘉興冷疎散香氣從十指間出可與冬心兩峰並驅曼生常云鐵生往矣伯事一道安得不以此推賞雲伯亦云海內詩人衆矣而超妙清曠鮮有能及叔美者嘗有松壺畫資桂未谷題詞云萬里逢錢七支離散蕩人惟餘一枝筆寫遍楚山春客裏黃金盡尊前白髮新幾時聞老眼石爾出風塵余於乙未歲始識君於西湖之野瀟湘時年已七十五矣而精神矍鑠尚能作細筆山水蠅頭小楷一如文衡翁晚年適程君序伯亦在杭時相過從暇出畫憶兩卷見示乃叙其生平所見唐宋元明諸大家真跡及其得力之處字句雋妙議論明通大有裨於後學兒子輩生從之游嘗題畫生湘江陶思圖云余戒詩久不復能握管構思然瀟湘余舊游地對茲圖書秋懷悵觸不能無言爲賦一詩遠落葉初落湘波秋已深迴舟楚山外曾聽夜猿吟寂寂騷人宅陰陰斑竹林知君圖畫裏蕭瑟寄遐心

林今話卷十

湯雨生都督貽汾字若儀晚號粥翁武進人以祖父難際窮冠雲騎尉爲三江守備歷官粵東山右浙江儒雅廉峻盜賊聞風帖服後以撫標中軍參將擢溫州鎮副總兵因病不赴退返白門賃周進士保緒園居思終隱焉督都稟請異凡人文地輿百家之學咸能深造書畫詩文並臻絕品嗜飲酒工彈琴下至圍棋雙陸擊劍吹簫諸藝靡不好亦靡不精也生

作家事略

一 中華印書局印行

不足跡半天下官微所至恒闢地治圃栽花築室與時人逸士遊棲輟著見者疑仙事母楊太夫人盡孝太夫人有斷釵吟二首繪圖徵詩海內之士莫不重其貞節題詠殆配董夫人琬貞號澤湖一號雙湖故海鹽名族女夙嫻詩書公子壽民右民樂民女公子紫春皆工於染翰克傳家學都督畫無所不擅而尤長山水骨韻蒼逸直入元人之室嘗以簞江上畫筌一編分目爲十參以己意透徹言之曰畫筌析覽讀者可以見其於此深矣其他筆錄甚多不能盡述

林今話卷十五

戴以恒字用柏熙從子山水得文節正傳與楊伯潤張子祥齊名從學者百餘人遠至日本朝鮮皆願執弟子禮來見其名重海外如此著有醉蘇齋畫訣光緒辛卯年六十六歲家知希錄卷七

鄭績字紀常浙會人知醫能詩善畫人物兼寫山水張維屏屬繪菊護圖具有野趣寓粵秀山麓園曰夢香有三醜石頗怪偉著有論畫二卷

松年字小夢

松年字小夢蒙古鑲紅旗人官汶上知縣繪境軒讀書記云工畫花鳥山水學青藤白陽諸家晚年酬應之作未免太率其書亦然八旗畫錄初從如山冠九習畫後自成家宜遊山左曾任范縣知事以不阿權貴不久罷官流寓濟南以書畫自娛一時從之學者甚衆所畫山水

花鳥人物蘭竹無不工尤善用水故秀潤絕倫喜用元書紙作畫至今成爲風氣書用雞毫嬌健不羣著顧園論畫中多甘苦自得之言其子柏棠泉亦善畫能世其業

陳衡恪字師曾別號槐堂又號衡道人江西義寧人祖寶鏡湖南巡撫父三立世所謂散原先生者也君夙秉家學行藝著稱於時遊日本習師範博物學歸應教育部之聘歷充師大美術教授研精書畫雖無所師承而獨闢蹊徑有明人風格詩近宋人亦不貌襲其韻若父刻印初效吳缶翁而能變其體邇年得安陽出土誌石顏其齋曰安陽石室又曰唐石樓癸亥之秋奔母喪金陵遺疾卒年僅四十有八中國繪畫史

金紹城又名城字輩伯一字拱北號北樓一號蕩湖浙江吳興人生有夙慧幼即嗜丹青課餘握管輒過異常人其鄉里士紳富收藏舊物古人卷冊臨摹頗有亂真之概其作畫雖無師承而動筆即深得古人旨趣山水花鳥無一不能兼工篆隸鐫刻旁及古文辭及長留學英國鐫司大學自修之餘必仍習畫如故畢業歸國道經美法諸邦遍覽其山川考其古蹟光緒三十一年充上海會審公廨襄議委員旋改官京曹退食之餘時與王公親貴名流碩彥研究書畫篆刻考古詞章之學所見名賢遺跡益多而學術益進昇平日降著有藕廬詩草及北樓論畫等書宣統二年奉派赴美考察監獄凡經諸國於考察法制外莫不兼留心

畫論叢刊

作家事略

九

中華印書局印行

美術考古求新精研記載各國王公紳商共認爲中國美術家歸國後適政體革新應補內務部僉事旋被選爲衆議院議員歷任國務院秘書在內務部時議設古物陳列所爲當軸採納又籌設中華博物院未成於民國九年春創辦中國畫學研究會日本諸畫家均聞名來華造訪議開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赴日歸途罹疾於十五年九月六日歿於滬濱中外人士莫不同聲悼惜生於光緒戊寅九月得年四十有八湖社月刊

山水松石格

梁元帝撰

夫天地之名造化爲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橫或格高而思逸信筆妙而墨精由是設粉壁連神情素屏連隔山脈澗澗首尾相映項腹相迎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叢實孤平扶疎曲直緯拔凌亭乍起伏於柔條便同文字

或難合於破墨體向異於丹青隱隱半壁高潛入冥插空刻削地如坑秋毛冬骨夏陰春英炎緋寒碧暖日涼星巨松沁水噴之蔚榮衰茂林之幽趣割雜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霧破山明精藍觀宇橋約關城行人犬吠獸走禽驚高舉繡綠下黑猶賴水因斷而流遠雲欲墜而霞輕桂不疎于胡越松不難于弟兄路廣石隔天遙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高嶺最嫌鄰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密問既然傳筆法秘之勿泄於戶庭

畫論叢刊

山水松石格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山水論

王維撰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寒樓臺樹寒道路人寒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額水看風脚此是法也

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巔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岩形圓者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爲壑也兩山夾水名爲澗也似澗而高者名爲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粗則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定賓主之朝揖列翠峰之威像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岸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則林木岸絕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烟樹水闊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木根斷而纏藤臨流石岸欹奇而水痕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如鱗生土上者根長而葉直生石上者幹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低壓行人傘笠漁父簑衣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曉霧縹微臘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山銜紅日帆捲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縹烟籠長烟引素水如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簾簾幽林雁鴻秋水蘆花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烟籠霧鎖或曰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霽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而爲衣樹藉山而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畫論叢刊

山水論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寫山水訣

黃公望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餘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假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較而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

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

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雲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淺輭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

爲之再用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樹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

畫論叢刊 寫山水訣

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概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可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

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侵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

容易入眼使墨土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

臨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間圖畫者

是也

山水中惟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痕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

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或左側皆可爲面臨筆之際始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瀾畫此畫有生趣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幾多便入畫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

發生夏則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煙雲黯淡天色橫糊能畫此者爲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濃厚米元章論李光承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

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維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其上謂之雲頭用水筆景間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

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爲雪要薄粉景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概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

難畫絹上染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謂之上品古人作畫胸次寬闊布景

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畫論叢刊 寫山水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植眼圖然後上頓子墨法春秋膠漆停夏口膠多膠少冬大膠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樹其色潤好看

作畫只是簡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

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寫山水訣完

山水訣

王維撰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然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連綿之道主峰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面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機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巖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鈎鏤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觀樓閣遠景煙籠深巖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掛遠山須要低排近樹惟宜拔進手親筆視之餘有時遊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塔頂參天不須見殿似有似無或上或下茅堆土阜半露簷廡草舍蕭亭略呈橋樑山分八面石有三方閑雲切忌草草樣 人物不過一寸許松柏上現二尺長

畫論叢刊

山水訣

一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筆法記

洪谷子荆浩撰

太行山有洪谷其間數畝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鉅山四望迴跡入大岩扉苦徑露水怪石祥烟疾進其處皆古松也中獨闢大者皮老蒼蘚翔鱗乘空蟠虬之勢欲附雲漢成林者爽氣重榮不能者抱節自屈或迴根出上或假截巨流掛岸懸溪披著裂石因驚其異迴而實之明日携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本方如其真明年春來於石鼓岩間遇一叟因問其以其來所由而答之叟曰子知筆法乎曰叟儀形野人也豈知筆法耶叟曰子豈知吾所懷耶聞而慚駭叟曰少年好學終可成也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曰畫者華也但貴似得真豈此撓矣叟曰不然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爲實若不知術苟似可也圖真不可及也曰何以爲似何以爲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凡氣傳於華遺於象象之死也謝曰故知畫者名賢之所學也排生知其非本詭筆取與終無所成慙 受要定畫不能叟曰晴窓者生之賊也名賢縱樂琴書圖畫代去雜慾子既親善但期終始所學勿爲進退圖畫之要與子備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立形備儀不俗思者刪擷大要凝想形物景

畫論叢刊

筆法記

一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真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墨者高低濃淡品物淺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筆復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爲任運成象妙者思經天地萬類性情文理合儀品物流筆奇者蕩跡不測與真景或乖異致其理偏得此者亦爲有筆無思巧者雕綴小媚假合大經強寫文章增遞氣象此謂實不足而華有餘凡筆有四勢謂筋骨氣筆絕而斷謂之筋起伏成實謂之肉生起剛正謂之骨跡盡不敗謂之氣故知墨大質者失其體色微者敗正氣筋死者無肉跡斷者無筋骨媚者無骨夫病有二一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不登於岸可度形之類也是如此之病不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俱泯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刪修子既好寫雲林山水須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爲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疎匪青匪翠從微自直萌心不低勢既獨高枝低復偃倒掛未墜於地下分層似疊於林間如君子之德風也有畫如飛龍蟠虬狂生枝葉者非松之氣韻也柏之生也動而多屈繁而不華椿柳有章文轉隨日葉如結線枝似衣麻有畫如蛇如素心虛逆轉亦非也其有松樹椿柳榆柳桑槐形質皆異其如遠思即合一一分明也山水之象氣勢相生故矣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巖間崖下曰岩路通山中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

山水訣

李成撰

水曰淵其上峰巒雖異其下岡嶺相連掩映林泉依稀遠近夫畫山水無此象亦非也有畫
流水下筆多狂文如斷綫無片浪高低者亦非也夫務雲烟輕重有時勢或因風象皆不
定須去其繁章探其大要能知此是非然後受其筆法曰自古學人孰爲備矣更曰得之
者少謝赫品陸之爲勝今已難遇親蹤張僧繇所遺之圖其理夫隨類賦彩自古有能
如水墨墨章與我唐代故張璪員外樹石氣韻俱盛筆墨精微真思卓然不賞五彩繪古絕
今未之有也趙庭與白雲尊師氣象幽妙俱得其元動用逸常深不可測王右丞筆墨宛麗
氣韻高潔巧寫象成亦動真思李將軍理深思遠筆跡其精雖巧而華大虧墨彩項容山水
樹石頑澀稜角無隨用墨獨得玄門用筆全無其骨然於放逸不失真元氣象元大荆巧媚
吳道子筆勝於象骨氣自高樹不言圖亦恨無墨陳員外及僧道氣以下粗昇凡格作用無
奇筆墨之行畫有形跡今示子之經不能備詞遂取前寫者異松圖呈之更曰肉筆無法筋
骨皆不相轉異松何之能用我既教子筆法乃爲素數幅命對面寫之更曰爾之手我之心
吾聞察其言而知其行子能與我言詠之乎謝曰乃知教化聖賢之職也祿與不祿而不能
去善惡之跡感而應之誘進若此敢不恭命因成古松圖曰
不測不容惟彼貞松勢高而險崖節以恭葉張翠蓋枝盤赤龍下有蔓草幽陰蒙茸如何
畫論叢刊 筆法記 二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論叢刊 筆法記

二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得生勢近雲峰仰其摧幹偃舉千重嶺嶺溪中翠峯烟籠奇枝倒掛徘徊變通下接凡水
和而不同以貴詩賦君子之風風清匪匪幽音凝空

更嘆異久之曰願子勤之可忘筆墨而有真景吾之所居即石鼓岩間所字即石鼓岩子也
曰願從待之更曰不必然也遂辭而去別日訪之而無蹤後習其筆術當重所傳今遂修
集以爲圖畫之軌轍耳

筆法記完

畫論叢刊 山水訣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擬布高低落筆無令太重則濁
而不清不可太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辟鋒繁細則失神澀樹枝左長右短立
石勢上重下輕擺布裁排勢使相俱上下雲烟取勢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左右林麓鋪
陳不可太繁繁則堆塞不舒山高峻無使傾危水深遠勿教窮澗路須曲折山要高昂孤城
置之遠邊城市依於山脚畫大不用雲烟雨景無多遠望山舍仍居隱僻漁翁要在平灘潮
晴晃朗暮雨陰昏舍屋不在多間漁釣有時而作隱憂依樹古木窠叢簇扎山頭高山烟鎖
其腰及嶺雲翳其脚遠水縈紆而來還川雲烟以斷其派怪石巉岩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
根原野曠蕩相連若山依其低淺石須圓混鋒芒入而後展層木要交叉挺條四時枯茂迅風
拔木暴雨崩崖淺流則岸畔平灘深則陡崖直下岸坡之上必要高低則地淺烟林之木
亦宜疎密則繁聚重岩切忌堆疊峰更宜高下孤峰遠設野水遙拖道路時隱時顯橋梁
或有或無遠怕陰昏近防重濁崖崖怪石不用細施皴皴枯槎也宜少作遙烟遠曙太繁恐
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礙防他版刻山原峻險依稀難選猶存崖岸傾危隱約雲林深暗平川
畫論叢刊 山水訣 一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三昧

雖遠參差幾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遠多顧接布雨路有明有時起雙拳陡高陡低霧濛明
爽舒晴烟靄隱隱欲雨喬木鬱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堆堆奇怪者三塊兩塊點綴樹葉稀
疎間密數石脈以重分輕亭庵不在常施樓觀仍須間作人物轉顧多般野店猶防相似氣
象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疏冬樹枯牙安帖樹根栽種龍爪宛若抓拳石布積層
根脚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三轉澗澗水不過兩重侵天一道飛泉湧湍多湍徹底翻濤巨
浪漫湖平流則波茫茫雲浪浩浩山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烟一派便休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
疏於平野矮窠密布山頭孤烟遠自水邊薄靄隱依巖脚野橋寂寞遙通竹塢人家古寺蕭
條掩映松林佛塔春水綠而微澹夏津漲而瀾漫秋涼盡而澄清寒泉澗而凝泚新篁肥滑
岸石須要皺若古樹槎枒景物兼遠秀媚分清分濁應幾輕重相兼淨重淨輕病在偏枯損
體千巖萬壑要低昂聚散而不同疊疊層層但起伏呼喚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自然遊戲

宋郭淳夫林泉高致序

男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秦鳳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郭思若虛纂集

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書畫之流也易之山墳氣墳形墳出於三氣山如山氣如氣形如形皆畫之雅輪黃帝製衣裳有章數或繪皆畫本也故舜十二章山龍華蟲曰觀古人象爾雅曰畫象也言象之所以爲畫爾雅卦說觀象繫辭謂此語繪事後素周禮繪畫之事後素功畫之本甚大且遠自古說伏羲畫八卦謂爲今汝畫之畫畫文訓爲止不知畫八卦爲何等義故畫當爲畫但今畫出於後世其實止用畫字爾又今之古文篆籀禽魚皆有象形之體即象形畫之法也思卿角時侍先子遊泉石每落筆必曰畫山水有法豈得草草思卿一說旋即筆記今收拾纂集殆數十百條不敢失墜用貽同好噫先子少從道家之學吐故納新本游方外家世無畫學蓋天性得之遂游藝於此以成名然於潛德懿行孝友仁施爲深則游焉思焉此志子孫當曉之也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序

一 潘驥手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林泉高致

翰林待詔直長贈正議大夫郭熙淳夫撰

山水訓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鞿轡此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荷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爲離世絕俗之行而必與箕穎埒素黃綺同芳哉白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耳日斷絕今得妙手憑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豈不蕪雜神觀淵濁清風也哉
畫山水有體鋪舒爲宏闊而無餘消縮爲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騁侈之日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筆即掌中几上一展便見一覽便盡此看畫之法也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一 潘驥手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世之爲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居者有可游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爲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謂相兼理當如此故也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爲得今齊魯之士惟慕營丘關陝之士惟慕范寬一己之學猶爲蹈襲况齊魯關陝輻輳數千里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爲病正謂出於一律而不肯聽者不可罪不聽之人迨出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爲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爲文余以爲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况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格勤以周之不格則景不完故精情氣而強之者其迹頓懦

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消之者其狀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回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格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決不爽則失滿酒法不回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思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豈非所謂惜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事汨志撓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惜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窗淨几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盤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閑意定然後為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微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須如此而後有成先子向思每丁寧委曲論及於此豈教思終身奉之以為進修之道耶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則竹之真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此蓋身即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真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真山水之雲氣四時不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二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同春融怡夏蒼鬱秋疎薄冬黯澹盡見其大象而不為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嵐四時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為刻畫之迹則烟嵐之景象正矣真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縱起止之勢真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盡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迹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溪谷斷續以分淺深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為衆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為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倣傚背却之勢也長松亭亭為衆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為振挈依附之師帥也其勢若君子軒然得時而衆小人為之役使無憑陵愁挫之態也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如此遠十數里看又如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如此背面又如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而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如此陰晴看又如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而究乎春山烟雲繚繞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窮塞人寂寂看此畫令人人生此意如真

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烟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歸見幽人山客而思居見巖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真即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

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為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激湍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其山多奇峯峭壁而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於雲霞之表如華山垂溜非不千丈也如華山者鮮爾縱有渾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也

西北之山多渾厚天地非為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岡隴靡靡之所理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盤礴而連延不斷於千里之外介丘有頂而迤邐拔萃於四達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峭拔也如嵩山少室類者鮮爾縱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

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天台武夷廬山雁蕩峨嵋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仙聖窟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飮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香香漠漠莫非吾畫此懷素夜間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執筆者所發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墮下不知何以撥景於烟霞之表發興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三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於溪山之韻哉後生妄語其病可數何謂所發欲擴充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于峰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于巖前此不擴充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何謂所覽欲淳熟近世畫工畫山則峰不過三五峰畫水則波不過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蓋畫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盡皆向背頓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矣畫水齊者汨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瞻也何謂所經之不衆多近世畫手生吳越者寫東南之聲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壯闊學范寬者乏營丘之秀媚師王維者缺關全之風骨凡此之類皆在于所經之不衆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奇萬里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秦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巖一慨盡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皆在于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于坡陀失之粗專于幽閒失之薄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迹不混成謂之疎疎則無真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亦不潺湲則謂之死水雲不自在則謂之凍雲山無明晦則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則謂之無烟雲今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烟雲到處隱烟滿不到處

畫格拾遺

早春曉烟陽初蒸晨光欲動曉山如翠曉烟交碧乍合乍離或聚或散變態不定飄飄縹緲繞於叢林溪谷之間曾莫知其涯際也

風雨水石猛風驟發大雨斜傾瀑布飛空濤奔射石噴珠濺玉交相濺亂不知其源流之遠近也

古木平林層巒立怪木斜欹影浸寒水根蟠石岸輪囷萬狀不可得而名也

烟生亂山生烟六幅皆作不遠亦人之所難一障亂山幾數百里烟嶂縹緲矮林小宇依稀相映看之令人意興無窮此圖乃不遠之物也

湖陽樹稍綠素橫長六尺許作近山遠山之前後神宇佛廟津渡橋梁縹緲分脉割能思覽景不可殫言惟是於濃風積翠之間以朱色而淺深之白大山腰橫抹以旁連手向後不遠

林麓烟雲縹緲一帶之上朱絲相異色之輕重隱沒相得畫出山中一番曉意可謂奇作也

西山走馬圖先子作衡州時作此以付思其山作秋意於深山中數人驟馬出谷口內一人墜下人馬不大而神氣如生先子指之曰躍進者如此自此而下得一長板橋有皂帽數人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八 潘驥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乘欸段而來者先子指之曰恬退者如此又於峭壁之隈青林之際中出一野艇艇中蓬蓬菴中酒榼書帙映菴前露頂坦腹一人若仰看白雲俯聽流水冥搜遐想之象舟側一夫理棹

先子指之曰斯則又高矣

一望松先子以二尺餘小絹作一老人倚松岩前在一大松下自此后作無數松大小相連轉顧下湖幾十百松一望不斷不若未曾如此布置此物為文淵公意取公子子孫孫聯綿公相之義淵公大喜

畫題

世說所載戴安道一事安道就陳留范宣學宣之讀書妙善安道皆學至於安道學畫宣乃以為無用而不喜安道於是取南都賦為宣畫其所賦內前代衣冠宮室人物鳥獸草木山川莫不畢具而一一有所証據有所徵考宣讀然後從之曰畫之有益如是然後重畫然則自

帝王名公巨儒相襲而畫者皆有所為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禮殿有西晉益州刺史張牧畫三皇五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樂故王右軍恨不克

見而今為士大夫之室則世之俗工下吏務眩細巧又豈知古人於畫事別有意旨哉

林泉高致完

畫論叢刊

山水純全集序

南陽琴堂韓純全撰

夫畫者伏羲氏畫八卦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嗣黃帝時有史皇蒼頡生焉史皇收魚龍龜鳥之形蒼頡因而為字相繼相更而圖畫興焉前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曰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書畫同體而未分故知文能敘其事不能載其狀有畫無以見其形有書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於畫載言莫善於書書畫異名而一揆也古云畫者畫也益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明揮纖毫之筆萬類山心展方寸之能千里在掌豈不為筆移造化者哉自古迄今賢明上士雅好之術畫也然精於繪事者多矣予世業儒第名滿朝賦性雖野惟志所適慕於畫探前賢之模範究古今之精微自幼而嗜好至今自題詩畫當時諸客前身為畫師爾乃賦賦其性耶唐右相王維文章冠世畫絕古今嘗自題詩云當時謫宦客前身應畫師誠哉是言也且夫山水之術其格精淡其理幽奧至於千變萬化儼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非博學廣識焉得精通妙用歟故右軍學之士凡俗之徒忽略茲道為名而學其論廣博之流惟恐淺陋也彼學學汲汲與利名交戰者與吾道殊塗爾彼安

足與首之愚集山水人物已為山水歲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為法不敢為卓絕之論雖言無筆藻亦使後學之士頗為開悟因述十論以附于後時宜和歲在辛丑季夏月十八日也

山水純全集目錄

論山

論水

論林木

論石

論雲霞煙靄風光風雨雪霧

論人物橋樑園城寺觀山居船車四時之景

論川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論觀畫別識

論古今學者

山水純全集

論山

凡畫山言丈尺分寸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各有形體亦各有名習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知也主者衆山中高而大也有雄氣敦厚旁有輔峯叢圍者衆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高卑朝揖於前者順也無此者逆也客者不相下而過也分陰陽者用墨而取濃淡也凹深爲陰凸而爲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於廣極者也洪谷子云尖曰峯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下曰岩岩下有穴而名岩穴也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岑銳山者高峻而纖峻也卑小尖者冠也小而衆山曰巒巒者名羅圍也言製涉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木映也一山爲係小山曰峽大山曰壑極謂高而過也言屬山者相連屬也言嶺山者連而絡驛也絡驛者羣山連綴而過也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言衆微者近山傍坡也山頂衆者山嶺也若者洞穴是也有水曰洞無水曰府言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嶺者如輶轡也言小山別大山鮮不相連也言絕景者連山斷絕也言屋者左右有山夾山也言礙者多小石也平石者盤石也多草木者謂之帖無草木者謂之拔石載土謂之堆石上有土也土載石謂之堆土上有石

畫論叢刊

山水純全集

中華印書局印行

也土山曰阜平原曰坡坡高曰壠壠相連掩映林泉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路曰谷不相通路者曰壑窮遠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澗夾水曰溪溪中有水也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有四方體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水少西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險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景秀而華盛北山闊坦而多阜林木氣重而水窄東山宜村落薪鋤旅店山居官行客之類西山宜川關城棧路羅網高閣觀宇之類北山宜川盤車駝樵人背負之類南山宜江村漁市水邦山閣之類但加稻田漁樂勿用車盤駝駝要知南北之風故不同爾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此說四時之氣象也郭氏曰山有三遠白山下而仰山上背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山前而觀山後者謂之深遠自近山邊低坦之山謂之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近岸廣水曠闊遙山者謂之闊遠有煙霧漠漠野水隔而旁礙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渺者謂之幽遠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中用也兼備博雅君子之問若問而無對爲無知之士不可不知也或詩句中諸山名雖得名即不知山之體狀者惡可措手而製之凡畫全景者山重疊層疊咫尺深遠以近次遠或山下增疊分布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序又不可大實仍要風落鎖映林木遮藏不可露體如人無

衣乃窮山也且山以林木爲衣以草爲毛髮以煙霞爲神采以景物爲粧飾以水爲脈脈以風霧爲氣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真山惟務俗態探合虛浮自爲超越古今心以自蔽變是爲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難可與言之嗟乎今人是少非多拘今亡古爲多利之所誘奪博古好今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蘊奧者誠可與論也彼嗟古做今侮慢宿學之士適足以此言爲戲耳

論水

夫水者有緩急淺深此爲大體也有山上水曰澗澗謂出於高陵山下有水曰澗澗謂其文溶緩山澗間有水曰澗澗而漱石者謂之湧泉若石間有水湧湧而仰湧者謂之噴泉言瀑泉者巖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分灑於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湧騰沸噴噴湧湧流雖龜鼉魚鼈皆不能容也言澗瀑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礙中猛下其片浪如滾石有石迎激力回四折交流四會用筆輕重自分淺深盈滿而散漫也言瀑者衆流攢衝鳴湍澎湃噴噴若雷風四面激流謂之瀑也言沂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瀑泉頗異矣亦宜分別夫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卷翻山水中少川也有兩邊峭壁不可通途中有流水湍急如箭舟不停者飲水可無急於此也言江湖者注洞庭之廣大也言泉源者水平出流也其水混泥不絕故孟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多用之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以遠至近仍宜隱隱爲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流而不流此之謂歟夫砂磧者水心逆流水流兩邊急而石聲中有灘也夫石磧者輔岸絕流水流兩邊迴環有紋中有石也言壑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涼秋水微清冬水微慘又有汀洲洲渚皆水中人可住而景所集也至於漁漁雁雁之類畫之者多樂取以見才調況水爲山之血脉故畫水者宜天高水闊爲佳也

論林木

夫林木者有四時之榮枯大小之叢薄咫尺重深以分遠近故木貴高喬若逸健硬筆迹堅重或疏或實以筆迹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或重木在乎行筆高低景悉由於用墨此乃畫林木之格要也洪谷子訣曰筆有四勢筋骨皮肉是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轉轉隨骨謂之皮筆迹剛正而露節謂之骨伏起而肥謂之肉尤宜骨肉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軟弱也骨多者瘦而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薪也勁死者無肉也迹斷者無筋也墨而質朴失其真也墨微而怯弱敗其正形其木要停分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無勢力不可太短太短者俗濁也木皆有形勢而取其力無勢而亂作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要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

畫論叢刊

山水純全集

中華印書局印行

也若筆細脉微者怯弱也大凡取舍用度以木貴若健老硬其形甚多或幹而進枝者或曲折而俯仰者或躬而若揖者或如醉人狂舞者或如披頭仗劍者皆松也又若怒龍驚蛇之勢騰龍伏虎之形似狂怪而飄逸似假寐而躬身或坡側倒起飲於水中或峻嶺倒崖而身復起為松之儀其勢萬狀變態莫測凡畫松者臨岸倒起之木其根起伏出拔土外狂而且進也其平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崖中旁進小根方宜出上也凡作枯槁木務要發虛空耳且松者公侯也為衆木之長亭亭氣概高上盤於空勢鋪濶枝進而留掛下接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周而不比則浩曰成材者氣概高幹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假蓋而枝盤頭低而腰曲者為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為古松也右丞曰松不離於弟兄謂高低相亞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為幼松者其梢凌空而舞出其針交結而隆重也且柏者若侯伯也訣曰柏下叢生要老邊而舒暢皮宜轉紐節節有紋多枝少葉俯腰展勢若蛟龍身去復回蕩迭縱橫乃古柏之狀也幼柏者葉密枝進稍舞拔也柏者松身柏皮會於松柏故名曰柏其枝橫肆而盤屈其葉散而不定古柏之體也餘種草木難以具述惟楸槐柳杉儀各異大概有葉之木貴要豐茂而蔭鬱至於寒林者務森鬱重深分布而不雜宜作枯槁老槎背後當用淺墨畫以相類之木件和為之故得幽韻之氣清也林樹不用明白尤宜烟

畫論叢刊

山水地全集

三

滑縣于氏校印

畫論叢刊

山水地全集

四

滑縣于氏校印

風映帶誠為威嚴深得乎妙用者哉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繁也夏蔭者謂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謂葉疎而飄零也冬骨者謂枝枯而葉槁也其有林樹者山石上有密木也有林疏者山脚下林木也林過者遠林烟暝也大要不可狂斜倒起隱淡直立辨其形質可一一分明又云質者形質備也雜木取其大綱用墨點成淺淡相等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無衣裝使山無儀盛之貌故畫密林茂木有華盛之表也木少者謂之露骨如人少衣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減矣

論石

夫畫石者貴要磊落雄壯若頑頑澀澀頭頭面面厚厚薄薄重重深深落落堅實凹深凸淺皺拂陰陽點均高下乃為破墨之功也且畫石者不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險峻有崖岩嵯峨者有怪石崩坍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嵯峨嶙峋千怪萬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入皴紋多端也有披麻皴者有點皴者或斫破皴者或橫皴者或勻而連水皴者一畫一點各有古今家數體法存焉昔人云石無十步真山有十里遠況石為山之體貴氣韻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不可失此論也

論雲霞烟風光風雨雪霧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為總也雲出於深谷納於峭壁奔日掠空渺渺無拘昇之晴霽則顯其四時之氣散之陰晦則迷其四時之象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閑逸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峰其勢險峻淡雲如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若兜羅之狀廓靜而清明冬雲澄黑慘鬱示其玄漠之色昏寒而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黑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慘淡此陰雲四時之象也然雲之體聚散不一輕而為煙重而為霧浮而為雲聚而為氣其有山嵐之氣煙之輕者雲掩而霞舒雲者乃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烟為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施以彩繪恐失其風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有游雲有出谷雲有暮雲之次為霧有曉霧有遠霧有寒霧霧之次為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烟烟之次為霞有江霞有暮霞有遠霞雲霧烟霞之外言其霞者東曙曰明霞西照曰暮霞乃早晚一時之氣輝也不可用凡雲霞烟霧之氣為風光山色遙岑遠樹之彩也善繪於此則得四時之真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風光當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迹而草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少逆也如逆之則失其大要矣繼而以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雨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欲雨有雨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暮雪有欲雪有雪霽凡雨雪意皆本乎雪色之輕重類於風勢之緩急想其時候方可落筆大概以雲別其雨雪之意則宜略而不宜顯也又如爾雅云天氣下而地不應曰雲言暗物而輕也地氣登而天不應曰霧言明物而重也風而雨之為雲言無分遠近也陰風重而為霧言無分於山林也此皆不時之氣也雲霧之流至於魚龍草莽之象呂氏之言其明也然風雲之形陰機之論深得然窮天理之奧掃風雲之候曷可不深究焉

論人物橋約關城寺觀山居舟船四時之景

且畫人物不可粗俗貴純雅而幽閑其隱居傲逸之士當與村居耕更漁父雅體貌不同竊觀古之山水中人物殊為閑雅無有粗惡者近之所作往往粗俗殊乏古人之應言橋約者通船曰約約者以橫木渡於溪湖之上但人迹可通也關者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旁無小路方可用關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於山峻林木之間不可一一出露恐類於圖經山水所用惟古槩可也畫僧寺道觀者宜橫抱幽谷深岩峭壁之處惟酒旆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間以至山居隱遯之士放逸之徒也務要幽僻有廣土處可畫柴扉房屋平林牛馬耕耘之類有廣水處可畫漁市魚深及捕魚採菱晒網之類也言舟船者大曰舟小曰船漁人乘者為艇隱逸所乘曰船或掉以網罩或旋以絲綸者漁艇也或為木屋或

作欄欄者遊船也以小漿所搖者謂之飛航獨一木所造者謂之相槽於山水中所宜用者其舟船游漾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巨載之舟於山水中少用也品四時之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可畫以人物欣欣面舒和踏青郊遊聚陌觀秋千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種捕魚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坦坦於山林陰映之處或以行旅憩歇水閣亭軒遊蕩納涼玩水浮梁浴鶴江濤曉汲涉水過渡之類也秋則畫以人物蕭蕭月採菱浣紗漁笛搗帛夜春登高賞菊之類也冬則畫以人物寂寂圍爐飲酒慘冽遊宦雪寒人聲靜運糧雪江渡口寒郊雪臘履冰之類也若水野之間春兼於禽鳥者可畫以燕雀黃鸝夏畫湖鵲鷺秋畫征鴻羣鷺冬宜畫以落雁鳴鶴今各舉其大概耳若能知此以隨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中裝飾無不備矣

論川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夫畫者筆也斯乃心運也索之於未狀之前得之於俄頃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擲管而潑萬象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吳道子筆勝於墨爲畫之質勝也常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全善惟荆浩採三賢之能以爲己能則全矣蓋墨用太多則失其真體損其筆而且濁川墨太微則氣快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爲病耳切要筆墨乎規矩格法乎自然氣韻必全其生意得於此者備矣失於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愚俗之可論歟凡未操筆當凝神思豫在日前所以意在筆先然後以格法推之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格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用在乎筆也然作畫之病者衆矣惟俗病最大出於淺陋而筆法之失動作無規矩推取逸務古淡而枯燥苟從巧密而細細詐僞老筆本非自然此謂筆墨格法氣韻之病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何謂版病腕弱筆凝取與全虧物狀不扁不能圓渴者版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次妄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暢者結也愚又論一病謂之離病筆路謹細而凝拘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同死物狀如雕切之迹者離也凡用筆先求氣韻次探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於其間矣且善究其畫山水之理也當守其實實不足當棄其筆而筆有餘實爲質餘也筆爲華藻也質餘本乎自然華藻出乎人事實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是猶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混真俗病耳思知其守實去華之理設若行筆或粗或細或揮

畫論叢刊

山水純全集

五

游驛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或勾或直或輕者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似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太粗則寡其理趣其筆太細則絕乎氣韻一較一點一勾一折皆有意法存焉若不從古畫法只寫真山不分遠近淺深乃圖經也焉得其格法氣韻哉凡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淨而明山要掛泉宜灑落雲烟出沒野迤邐過松似龍蛇竹如風雨也

論觀畫別識

瓊瑰瓊瑗天下皆知其爲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其荆山之姿而爲美驂騑騑天下皆知其爲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其北之駿而爲良若玉之無別安得瓊瑰瓊瑗之名馬之無別豈分驂騑騑之別別玉者卞氏耳識馬者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以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於世也隱過化之精實論古今之韻與發揮天地之形容藉藉聖賢之藝業豈賤俗人得以易其端倪蓋有不測之神思難名之妙意寓於其間矣凡閱諸畫先看風神氣韻次究格法高下者爲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德生慈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操縱者何哉且畫本成之格豈用難於范範正如字法顏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政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臨書驗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圖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雖博究諸家之能精於一家者寡矣若此之畫則難乎神思亂乎規格難識而難別良由此也惟節明其諸家畫法乃爲精通之士論其別白之理也窮天文者然後設丘陵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衆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耳觀畫之理非融心神者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是理也畫有純質而清淡者辭漫而古拙者輕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動者幽曠而深遠者昏曠而意存者真率而開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者此皆三古之迹達之名品參乎神妙各適於理者然矣畫者初觀而可及究之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而不可及再觀而不可及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也畫譬如君子顯顯其跡而如金石若乎行而合規矩親之而溫厚望之而儼然易事而難悅難進而易退動容周旋無不合於理者此上格之體若是而已畫猶小人欺以浮言相習以矯行相尙近之而取侮遠之而有怨苟媚語以自合勢詐僞以自蔽旋爲交構無一循乎理者此卑格之體有若是而已畫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於此而不達於彼非所以能別識也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露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顧筆取要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用變通不質不華如飛如動六曰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用變通不質不華如飛如動六曰

畫論叢刊

山水純全集

六

游驛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墨墨者高低淡品別淺深文彩自然似非用筆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但有一長亦不可不探覽焉畫有真可傳於世不自顯其名者所謂有實則名自得故不期顯而自顯也畫有一時雖獲美名久則漸銷所謂以譽過於實者故不期銷而自銷矣凡觀畫者豈可擇於冠蓋之譽但看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閒思遠理深氣象脫灑者為佳其未當精絕惟實巧密者鮮鑒矣世有主晉卿者咸里之雅士也耕獵於文史放思於圖書每燕思之餘多戲以小筆散之於公卿之家多矣嘗蒙青眼左顧每閱畫必見召而問觀之論乎淵奧構其名實偶一日於賜書堂東掛李成西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跡云李公家法墨潤而筆精煙風輕動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寬之作如面前真列峯層崖厚氣壯雄逸筆力老健此二畫之跡真一文一武也余嘗思其言之當真可謂鑒通骨髓矣其格法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其優劣明其是非可謂精通善鑒者哉畫不遇識如客行於途無分於善惡也不亦悲夫今有名卿士大夫皆從格法聖朝以來李成郭熙公穆宋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信能悉之於此乎按畫譜荆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今山水專門頗得意趣間嘗謂吳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態故王洽之畫先潑墨繼

畫論叢刊

山水純全集

七

清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素取高下自然之勢而為之浩介乎二者之間則人與天成兩得之矣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性之所資於人者學也性有顯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於己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之人以天性恥於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而業逾不精也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風雨晦暝飢寒喜怒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愷之王維後世真跡絕少後來得其旁貌者猶可絕俗正如唐史論杜重道殘齊廢後枯渥後人盡前入用此以為銷日養神之術今人反以之為圖利勞心之苦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昔人冠冕正士宴閑餘暇以此為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畫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學也奈何今之學者往往以畫高業以利為圖金自墜九流之風不修術士之體豈不為自輕其術者哉故不精之由良以此也真所謂棄其本而逐其末矣且人之無學者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法也豈落格法而自為超越古今名賢者歟所謂真學之士則多性狂而自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不恥於下問惟恐盜學者為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難學而狂亂志不歸於一者自蔽也有少年夙成其性不勞而

頗通暢而不學者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設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惟務作偽以勞心使神志蔽亂不究於實者難學也若此之徒斯為下矣夫欲傳古人之糟粕達前賢之圖奧未有不學而自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為己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盡乎精粹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

山水純全集後序

嘗謂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述今瑣瑣碎碎亦其偏見特以僻說蔽其天地之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幾何哉不可數而名計也然畫之祖述於古有自來矣顧於唐虞備於商周尊於天子用於宇宙明於日月山林之形別於鳥獸魚蟲之跡制之冠蓋褒冕設之樽罍鼎彝六經其載百代祖繼迨此而下雖世不乏然未備其體或工於一物長於片善無復有能超越而能盡其純全妙用之理者也且畫者闢天地玄黃之色泄陰陽造化之機掃風雲之出沒別魚龍之變化窮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波濤以至山水之秀麗草木之茂榮翻然而異蹶然而超挺然而奇妙然而怪凡諸於象數圖於形體一扶疎之細一軒輊之微覆於穹窿戰於磅礴無逃乎象數而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也故合於畫造乎理者能畫物之妙味乎理則失物之真何哉蓋天性之機也性者天所賦之體機者人神之用機之發萬變生焉惟畫造

畫論叢刊

山水純全集後序

八

清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會神融默契動靜於一毫投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韻飄然矣故昧於理者心為緒使性為物遷汨於塵勞接於利役徒為筆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謂天地之真哉是以山水之妙多專于才逸隱遜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識性明了燭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況山水樂林泉之興豈庸庸賤賤貪富鄙夫至於粗俗者之所為也豈其畫於山水誠未可以易言也今古之跡顯然而著見於域中者不為不多矣略究形容而推之遙岑疊嶂遠水沉明片帆歸浦秋鴈下空指掌之間若睨千里有得其平遠者也雲輕峰秀樹老松疎溪橋隱隱逸樵釣江村棧路曲逕崢嶸層閣漱石飛泉去騎歸舟人少自得其全景也若松栢老而亂怪草木茂而蒼鬱臨流挹澗崖古林高此乃其樹石者也木葉披若千山響翠烟重暎斜之勢林繁如葉葉有聲此得其風雨者也畫至於通乎源流貫於神明使人觀之若親青天白日窮究其奧釋然清爽非造理師古學之深遠者固克及此今有琴堂韓公純全以名宦簪履之後家世儒業自垂髫誦習之間每臨筆視多戲以筆石既冠從南北京遊常於江山勝概為所樂者聞其所至之景宛然而旋踵於前繼而工畫於山水則落筆驚世不苟名於時但遊藝於心術精神之間至於爛額焦頭窮年皓首過於書籍傳癖未嘗一日捨乎筆墨猶恐學之不及也竊古今之妙而宇宙在乎手順造化之源而萬化

生平心故研精思極深得其純全妙用之理者其間純全公之畫誠公自紹聖間擢之
都下進藝爲都尉王晉卿所憫適於今寧藩邸繼而上登寶位授翰林書藝局祇候累遷爲
直長秘書待詔今已授忠訓郎公未嘗苟進迄今祇以畫爲性之所樂頃者出示以平昔編
稿胸臆藉與俾僕以補文釋意然所集山水之論莫不備悉備載且指物而各敘其說言筆
墨華藻可居典寶博古綴今增加證識分雲刻風露山水林木樹石各得其妙講
其氣量之通四時景物識三古精華一句一事繁榮然後學者覽而爲慨若筆墨要顧不
偉歟當南陽接朋友則講論古今爲文章至於理遠如藏珠之蚌藏玉之石學者不可輕易
其文當求其理信乎公之論畫如珠玉之秘於此如公之畫純於古不雜於後代故其立
論集曰純全庶幾博雅君子爲之傳於無窮也宜和辛丑歲冬十月二十有四日夷門張懷
邦美後序

畫論 叢刊

山水純全後序

九

游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數矣惜未得遂其所欲也

宋高宗每搜訪至畫必命米友仁鑒定題跋往往有一時附會迎合上意者嘗見畫數卷
頗未佳而題識甚真鑒者不可不知也

世人收畫必欲盛飾以金玉不知金玉乃誨盜之端前賢事蹟可鑒

燈下不可看畫餘酒邊亦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至於庸
人繆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短氣耳

看畫本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勝有口力鑒賞遇勝口有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
政欲相與誇奇鬪異博物耳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口力略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刺齷齪
用心計勝至於必得倫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聲價不彰若實鑑高尚之士固不
待說破平常口力未定者或爲所惑已收一物性命與俱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難阻
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

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述各有其道豈可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
初學看畫不可不講明要妙觀閱記錄否則縱鑒精熟見畫便知何誰語以美惡之由茫然
無對難忘加議論支吾一時然談吐俗謬識見淺短爲知者所哂不可不學也

畫論

湯 壘

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隱隱若筆莫不各有所主祝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
畫之法六得其一二者尙能名世又得其全者可知也

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
茫然失對

余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志見圖畫愛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渴借記錄彷彿
成語詳味其旨歷觀往蹟參悉古說知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移不稍確也

人物於畫最爲難工蓋拘於形似位置則失神韻氣象

顧陸之蹟世不多見唐名畫多矣迨不畫家之唱也照映千古

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伯時畫三紙可換吳生畫一二紙得吳
生畫二紙可易顧陸一紙其爲輕重相懸類若此

古人以畫得名者必有一種是其所長如唐之鄭廣德之李昇並以山水名宜和畫譜皆人
人物等部畫目稱其能山水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余凡欲修宜和畫譜者

畫論 叢刊

游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家人子弟不可不留心看畫蓋留心不於此則於彼所益非一端前輩名人鉅公未有不游意於此者陳無已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讀者可爲浩歎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宜和紹興所藏之粉本多有神妙者

宋人畫鑒精妙無出於米南宮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時有過處當時如劉良濟薛道祖林子中蘇志東兄弟輩皆不及之後有黃伯思長容者出著法帖刊誤專攻米公之失余從而爲辨析其詳作法帖正誤一卷專指長容之得失當使元章復生不易吾語也俗人論畫不知筆法氣韻之神妙但先指形似者俗子之見也

古人論畫之神妙有云畫十二辰圖有十二游蜂循環飛動畫婦人則有迴身動頭之異不可枚舉此皆迂繆其說以求奇非正論也

今人看畫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爲末節如李伯時畫人物吳道子後一人而已猶未免於形似之失蓋其妙處在於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平生不惟得看畫法於此詩至於作詩之法亦由此悟

畫論叢刊

二 潘驥手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唐人畫卷多有紫綾作標首至有紅綾作引首用珊瑚爲小軸如今藏經之狀不可得已

唐人畫手卷多有紫綾作標首至有紅綾作引首用珊瑚爲小軸如今藏經之狀

宋末士大夫不識畫者多縱得寶鑒之名亦苟且蓋物盡在天府人間所存不多動爲豪勢奪去買假道擅國柄留意收藏當時趨附之徒盡心搜訪以獻今往往見其所有真偽相半當時聞見不廣抑似道目力不高一時附會致然邪

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嶂之類不可枚舉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卉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陳去非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臬其斯之謂歟

畫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烟樹石人物禽畜樓觀皆是賓且如一尺之山是主凡賓者遠近折算須要停勻謂如人物是主凡賓者皆隨其遠近高下布景不可意推也

染絹上深下淡蒸絹上黑顏色黯淡雖碎者文理不直絲亂斷惟自然古者絹黑而升青白明看畫不必以絲素明開爲辨

畫論叢刊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

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

收畫之法道釋爲上蓋古人用工於此欲覽者生敬慕愛禮之意其次人物可爲鑒戒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其次花草其次畫馬可以閱神駿若仕女番族雖精妙非文房所可玩者此元章之論也

今人收畫多貴古而賤近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論世代可也只如本朝趙子昂金國王子端宋南渡二百年間無此作元章收晉六朝唐五代畫至多在宋初名筆亦收置稱賞若以世代遠近不看畫之妙否非真知者也

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墨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觀山水墨竹梅蘭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觀天眞次觀筆意相對忘筆墨之迹方爲得之

畫論叢刊

三 潘驥手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今人觀畫不知六法開卷便加稱賞或人問其妙處則不知所答皆是不肯偶爾看熟或附會一時不知其原深可鄙笑

收畫若山水花竹窠石等作掛軸文房舒掛若故實人物必須橫卷爲佳

畫之爲物有不言之妙古人命意如此須有具眼辨之方得其理若賞閱不精又不觀記錄知其源流縱對顧陸名筆不過爲亂竊金以自寶奚貴其知味也哉

山水之爲物真造化之秀陰陽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洋洋如萬頃波未易摹寫

六朝至唐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于宋朝董元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三二人終不逮也

世俗論畫必曰畫有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爲易事不知方圓曲直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麗粹人匠氏有不能識其妙者况筆墨規尺運思於縑楮之上求合其法度準繩此爲至難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絕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趙忠義輩三數人而已如衛賢高克明抑又次焉近見趙集賢子昂教其

子雍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人至界畫未有不工合法度者此爲知言也

大凡觀畫未精多難爲物此上下通病也余少年見神妙之物稍不合所見便目爲僞今則不然多開闢疑古人之所以傳世者必有其實古云下十間道則大笑不足以爲道即此意也

古云以下三句謂觀本所無也依說本補入以下二則同

觀六朝畫先觀相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概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古畫東移西撥持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

畫論完

畫論 叢刊

畫論

四

游縣子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繪宗十二忌

饒自然

一曰布置迫塞凡畫山水必先置絹素於明淨之室伺神閑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經營若障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煤朽布山勢高低樹木大小樓閣人物一位一位置得所則立於數十步之外審而觀之自見其可却將淡墨筆約具取定之式謂之小落筆然後肆意揮灑無不得宜此宋元君盤礴睥睨之法意在筆先之謂亦須上下空闊四傍疎通庶幾瀟灑若充天塞地滿幅盡了便不風致此第一事也

二曰遠近不分作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雖云丈山尺樹寸馬分人特約略耳若拘此說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大人物爲是蓋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峰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則遠淡近濃遠淡近濃遠淡不易之論也

三曰山無氣脈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定一山爲主却從主山分布起伏餘皆氣脈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疊下必數重脚力盛得佳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謬也此全景大義如此若是透角不在此限

四曰水無源流畫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須上有山數重則其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澗淺瀾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掛山便畫一派泉如架上懸巾絕爲可笑

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有崇林者有不遠者有繁迴者有空闊者有層疊者或多林木亭館者或多人物船舫者每遇一圖必立一意若大障巨軸悉當如之

六曰路無出入山水貫出遠近全在徑路分明徑路須要出沒或林下透見而水脈復出或巨石遮斷而山嶺漸露或隱城隴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樹藏之庶幾有不盡之境

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畫石皴法不一當隨所學一家爲法須要有頂有脚分稜面爲佳

八曰樹少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概生崖壁者多纏錯枝生坡隴者多高直千霄多頂近水多根枝幹不可止分左右二面須尙間作正面背面一枝半枝葉有單筆夾筆分榮按四時乃善

九曰人物僂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者肩目分明點綴者筆力蒼古必皆衣冠軒昂意態閑雅古作可法切不可行若望者負荷者鞭策者一例作僂僂之狀

十曰樓閣錯雜界劃雖未料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尙背分明角連棋接而不雜亂合乎規矩繩墨此爲最難不論江村山塢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雖不用尺其制一以界劃之法爲之

十一曰清溪失宜不論水墨設色金碧即以墨清溪溪須要淺深得宜如晴景空明雨景夜景當昏蒙雪景當稍明不可與雨霧烟嵐相似青山白雲止當於夏秋景爲之

十二曰點染無法謂設色與金碧也設有輕重輕者山川螺青樹石用合綠染爲人物不用粉靚重者山川石青綠并綴樹石爲人物用粉靚金碧則下筆之時其石便帶皴法當留白面却以螺青合綠染之後再加石青綠遂指染之然後間有石青綠皴者樹葉多夾筆則以合綠染再以石青綠綴金泥則當於石脚沙嘴霞彩用之此一家只宜朝暮及晴景乃照耀陸離而明鑒也人物樓閣雖用粉靚亦須清溪淡綠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屬方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希孟趙大年諸家可法日本國畫常犯此病前人已曾議之不可不謹

繪宗十二忌完

畫論叢刊

繪宗十二忌

一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說

華亭 莫是龍雲卿 著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著色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拘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畫更奇古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於庸史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有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畫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致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

畫論叢刊

畫說

一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林惟柏楊柳椿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點入之正爲此也

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滿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平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滿湖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柏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撥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噪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

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之道所謂以字畫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至如刻畫細碎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率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奇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駒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張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一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畫論叢刊

畫說

二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董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點綴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是米氏落茄之源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不遠寫湖天淼茫之景極不俗然不奈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幀又其自題師子林圖云予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漢中題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畫法漫矣蓋迂畫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董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川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嶺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畫說完

畫旨

華亭董其昌思白著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取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輔政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後山云晚知詩畫真有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郭郭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領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常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常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指顧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馬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照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川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嶺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畫論叢刊

畫旨

一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謂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正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兵起以和尚棄獨全釋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啟南文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鉅擘者此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著千卷書更佳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得一新境輒曰之曰又是上陵回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畫道亦爾馬遠夏圭畫不及元季四大家觀王叔明倪雲林姑蘇懷古詩可知矣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武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

耳江山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就進爲武林人已漸派之日不知趙吳與亦浙人若浙派日就漸滅不當以謂斜俗者係之彼中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輩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直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當學也

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吳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仲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逢禧携示余顧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即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似偏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墜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論叢刊

畫旨

二

潘子氏校印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之道所謂字畫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造仇英知命趙吳與止六十餘仇與趙雖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且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麟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道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始得真法以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全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

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纖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驟網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蒼苔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趙大年令穠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大年平遠見大年江干雪霽圖外錄
趙令穠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併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飛吾將老焉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耦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此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

畫論叢刊 畫旨
三 潘子氏校印
中華印書局印行

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浸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與猶遜廷翁其胸次自別也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直復筆矣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畫木發五岳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柏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橫點彼此相藉望之模模糊糊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若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眷屬耳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具遠望之似樹其實點綴綴以成行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閒出乃見蒼樹雖枯柏楊柳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為此也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情未可知其解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然山水林泉清幽幽曠屋廬深遠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渲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曳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論叢刊

畫

四

潘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盧鴻又名盧乙字浩然唐玄宗時隱於嵩山應詔入長安見帝不拜宰相使人問之曰禮者忠信之節不欲以薄待君父耳除諫議大夫不受還山為構草堂堂有十景鴻皆自為賦鴻又善畫畫與王右丞埒故世傳草堂圖多名人所轉相臨撫也

輞川粉本行世者橫卷耳余以卷中諸景收為長軸如李伯時白蓮社圖然以輞口莊為主余在長安苑西草堂所臨郭恕先畫粉本也恨未設色與點綴小樹然布置與真本相似郭忠恕谿山行旅圖余得之長安館師韓宗伯見而奇之謂此圖如滄海沈珠荆山玉卞和一出真是絕凡余每歎服斯言乙已春作此小輞如與古人有合

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沈古今日郭洛官舍涼風乍至齋閣蕭閒提筆做之元畫不能將之得幾箇微其意他日取以相質不知離合何如也

余家有董源谿山行旅圖沈石田曾做之文待詔所謂生平不見北苑畫山得半幅即此圖也今日在西郊抱珠樓遠眺城陰秀峰如簇川原蒼莽一片江南畫派信筆作此殊懷出藍

宋元明畫余所藏各家其備惟蘇文貴小景未見耳昨於潘侍御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行筆潤秀在惠崇巨然之間借觀旬日寫此圖以擬之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傳於余者余懸之畫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掃二圖厥明以示客客曰君參巨然神幾於一宿覺矣

余寫此圖用李成寒林法李出於右丞故自變法超其師門神家呵稱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者也

昨歲在石湖寫此圖今携至西湖展觀乃絕似兩峰六橋境界惟是積雨連旬煙霏不開與李營丘畫法無當須米家父子可為傳神也

李成畫偏頭關在萬金吾郭季家余在長安借臨今做其意為此

關全畫為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扣角圖做關筆皆用橫皴如盤糕坡乃知倪所自出也余家有關全秋林暮靄圖絹素已剝落獨存其風骨尚足掩映宋代名手數輩元季惟倪迂得其意雖荒率墨戲非工細者所能庶幾也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特奇麗東坡為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獨為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副本在人間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烟江圖亦

畫論叢刊

畫

五

潘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自以為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項氏見晉卿瀟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項氏本不戒於火已歸天上晉卿跡遂同廣陵散矣今為想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從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存而弗論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存其意蓋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米畫滿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王晉卿寫武昌景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雖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做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顧不能當也

米元章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謬習雖右丞亦在訛詞致有巨眼余以意為之聊與高彥敬上下非能盡米家父子之變也

余發病山齋黃石公數讀被相過為消寒寂之況偶出絹素強余寫米家山燭下塗抹僅似其荒率天真耳六法未能備也

余在山中先後六年雖自開遠每苦筆墨微索者無寧日不能作鐵門限之也郭洛官署雖依鳳山之麓北望翠屏在眼松聲鳥語居然林樾又鮮過客終日掩關得從夙好今年還書

無事遂作數幅此幅則以許中含機趙伯驥萬松金闕卷見示故做之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今年項晦甫復以趙子昂鵲華秋色卷見
贈余兼探三道筆意為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則吳興爲多也

圖書譜載尙書能畫者宋時有蘇軾元有高克恭在木朝余與鼎足若宋趙孟頫則宰相
中道赫有名者

高彥敬尙書載古松上海誌元末避兵于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則尙書之雲孫女也今日
詣竹岡先塋宣三品贈誥念余仕路遲遲未及應恩曾祖父母展拜之次想負高儒人在時
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歸舟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勝國名手以
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以鵲華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錄未見房山真跡耳余得大姚
村圖乃高尙書真跡烟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千久山樵所能夢見也爲此圖以做之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楊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
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錄未見高尙書真跡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雲變
滅神氣生動果非千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黃爲別訪之客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
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畫論叢刊

畫旨

六

清華子氏校
中華印書局印行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外恰要三百餘年翻身出世作怪沈政南曾有此圖余以意爲
之并書六言絕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
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
明筆意及之

余爲仲醇蔡雲林一幅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
半耳仲醇好懶瓚畫以爲在千久山樵之上故是識韻人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
呂安命鑑

余頃馳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通服谷水塔上登壇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
瘦蠹王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經像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
床相對而坐了不著筆硯既雨窗靜聞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遊爲寫迂翁筆意即長
安游子能有此適否

此做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蒼丘寒林山石宗關全做似北范而各有變局學
古人不能變便是羅堵間物去之轉遠乃錄絕似耳

近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爲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米
襄陽在踐履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真米宋法稍加散耳吳仲圭大有
神氣得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也

此倪元鎮畫余於海上顧氏見之書作歐陽行本體畫作董北苑體亭中著兩人有小印雲
林字皆與他雲林畫不類今日委神超以粉本見示遂臨之

誌下爲余談劉冲倩鑑圖之勝因作此圖却寄余將爲山陰之遊他時以相質不知果有當
否蓋圖一曲未聞有李白詩王維畫紀勝太白亦惟風流季貞之句不足以配天姥夢遊篇
也鑑圖主人能爲余作楚詞題畫則甚善

渭川一竿發明王之夢及其千載遂作素封竹亦時而俗此美齋種竹獨取淇園耳圖在朕
山之上大都挾江山之勝與永和聚賢翰墨風流橫絕海行之稱名圖者余尤意傾則以其
爲文安相國之舟傳家無厚業宛然饒儉花不姚魏石不平泉喬木萬株不河陽而僅寄情
於此君以組豆文安於洛陽司馬問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是在美齋矣宋趙伯駒
爲君實獨樂園圖李伯時自爲關山莊圖而子山爲題絕句如右丞相川圖余未暇過江
覽小淇澳之概因誌下視圖書此若賦詩寫景以待異日

畫論叢刊

畫旨

七

清華子氏校
中華印書局印行

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尉時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
靖天師碑與延陵李千此碑皆在華陽筆法類徐浩三藏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略曰德
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真玄風可想主德
如存云旁有四賢以嗣季子董永章昭與王素而四癸亥二月畫於宋陽舟次因命之延陵
村圖并書此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實甫有落木蒼寒畫院界畫樓臺少有郭恕先趙伯駒之類非余
所習茲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岳陽樓圖欲其真事當彼巨麗耳

余與平原程黃門以使事過江南一日開輿道上嚴院迴復峰巒孤秀下有平湖潏潏萬頃
湖之外長江吞吐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蓋以江滿秋水測
之果然

趙文敏黃鶴山樵皆有書弁圖余遊弁山維舟其下知二公之畫各能爲此山傳寫神照然
山川靈氣無盡余於二公筆墨蹊徑外別構一境未爲蛇足也

郭河陽論贊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
南諸山以九子爲可望齊山爲可游若可居者惟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

志也

范爾正新構草堂於雲隱閣若之旁周余頗其額余題之曰尋雲莊蓋取謝公詩所謂尋雲
陟累樹隨山望園閣不對芳尊酒還向青山郭首夏自清登歸宿爾正山房因圖此幅乃學
僧巨然吳時存一清話耳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

吳興寫蒼苔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力盡蓬閣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勝腫經霜

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
堪對

簡文云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余過仲醇歲

寒齋中大不容斗而花竹娟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若有象外之致此非所爲會心不在遠者

耶喜而作此圖

水作羅浮碧山鳴于關鐘此大白詩何必有承詩中畫也畫中欲收鐘磬不可得但衆山之

響在定境時有耳四通正自覺解人不易

畫論叢刊

八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山下孤烟遠村大邊獨樹高原此王右丞句也非吾家北苑與高房山不能摹寫近時以來

得其緒餘者寥寥不聞余所以寫詩中有畫即畫中有詩意此圖然非右丞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趙吳興管補圖所謂大丈夫得志之樂未有圖之者余書昌

黎全序因爲山水以弁之亦僅摹吳興畫境耳

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烟客來睡起渾無事捲起西窗浪接天東坡先生絕句當

是居黃時作趙伯駒與吳興趙文敏皆爲圖之余此幅亦學千里畫法也鄂渚公署去黃百

餘里江上晴窗尤入東坡詩境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傲士種樹不幾株清涼總相似此綠天菴詩也余夏日北窗坦腹展玩

是圖兼爲臨之頗得清涼滋味

余之游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映發蕩滌塵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犯

垂堂之誠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著雨具者彼何人哉先是余之游撫李也

爲圖崑山讀書臺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重做巨然筆意以志余慕余且倒衣從之不作波

民老也

余以至後三日與陳仲醇唐元微張兼之同處谷水至樊江信宿元微先別余兩三人稍逗

帆觀米元章樂陶先生志王晉卿烟江疊嶂圖自後泊舟吳山獨探諸勝意興所至輒爾潑
墨凡爲仲醇作畫十餘幅歸已經月矣因識歲月

此余于辰癸巳爲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舍宋太學借畫臨做之筆所謂粉本用時笑

謔者不下數十幅遺散漸盡止存此耳自是畫畫頗多臨摹反不及前武帝既得相如平不

耳非復讀賦詩時庶幾遇之之意也

撥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晉陵道中望遠岫平林坡陀溪岸一一如畫秋色正佳舟行間適隨意拈筆遂得十景

畫中詩惟有承得之兼工者自古寥寥余雅意六法而氣韻生動吾莫爲人獨所心醉大疑

山水此册皆有其意矣

米敷文題滿湖圖云生平有著色袖珍卷爲伯所愛 盟於天而後歸之今不知安在

余擬之爲米家山已復雜元人法正可出入懷袖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見王維江干雪意圖跋

右丞山水入神品見王維江干雪意圖跋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峰石連澗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

畫論叢刊

九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唐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於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

志和自爲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葭間習

知漁釣之趣故也張志和漁父詩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

師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

好古獲此奇跡惠公似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

余以丙申持節吉藩俱見米元章北苑圖跋

余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見北苑本圖外錄

郭恕先樓閣山水可謂人巧極天工錯非李嵩輩所能夢見也此圖似金焦境界或疑不類

余曰君曾見五代時金焦即當首肯耳

余在廣陵見司馬端衡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多宋元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

之逃名王介州嘗跋作張端衡後見陸放翁集始知其誤跋畫最非易事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聖王所謂減筆者其意欲盡去瑣瑣蹊徑而若減若沒萬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李成晴窗雨景三橋舊之項子京全法王維今歸余處細觀之其名董羽也

營丘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礙下自成陰軒輅間雅然遠眺道路深窈然深居川壘頗微而微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傲右丞余從京邸得之自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成熙上摩詰爲主然晉卿尙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三十日奉旨持節封吉府渡錢塘次馬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瀟山圖至武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湘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蹟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瀟山圖筆細謹而無滄蕩之致湘川圖多不皴惟有鈎染猶是南宋人手跡余在京師往來於懷主形夢寐及是獲披觀再過始知晉卿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此卷爲王越石以倪迂設色山水易去爲恐新都多收藏家轉入素封手不韻今又爲遜之畫論叢刊 卷一 一〇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璣卿所收得所歸矣第景純夢中之錦爲江令割裁多盡且奈何

昔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兩本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但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惟有心斃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前余獲觀於東郡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祕自余返瀟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蓄唐宋蹟以余爲如何

米南宮襄陽人自言從瀟湘得畫境已隱京口南徐江上諸山絕類三湘奇境墨戲長卷今在余家余洞庭觀秋湖暮雲良然因大悟米家山法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 見宋文公跋 冊本畫自題

畫論叢刊

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盛所謂天閑萬馬皆宮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巖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繇深解故論畫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閒靜無他好榮故耶此梵隆之筆蓋龍眠高足如北苑之有巨然皆不讓於師者凡得四軸而有端平間一題偈實非端平間畫師所能措也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見宋文公跋 冊本

余二十年見此圖於嘉興項氏以爲文敏一生得意筆不減伯時蓮社圖每往來於懷今年長至日項晦伯以扁舟訪余携此卷示余則蓮社先在案上互相展視咄咄歎曰伯時可使延津之劍久判雌雄遂屬余藏之戲鴻堂

吳興此圖兼有丞北苑畫法 見趙松雪跋 冊本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家而倪迂黃子久畫云雖不能悉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尙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未有不不及無過也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奇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畫論叢刊 卷一 一一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 見仲圭畫史 冊本

此幅余爲庶常時見之長安邸中已歸雲間復見之顧中舍仲力所仲力諸所藏大疑畫盡歸於余獨存此耳觀大疑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張伯雨評云峰靜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疑非擬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不虛也 林嗣高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 見黃子久天 冊本

此吾松顧中舍名正誼之所藏也中舍持入長安爲川中郭民部所購顧舍人每向余惋惜忽忽二十年客有游蜀者得之歸江而舍人已千古矣楚弓楚得以致復收之 子久

黃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道機鋒電發其博學乃爲畫所掩耳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澁暖翠第一

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途名荆蠻民今藏余家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詩云雲間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猶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室圖繪寶鑑以爲師馮觀觀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

師其畫

梁溪華學士收藏法書名畫為江南冠李項子京後起與之競勝元季四大家無所不有惟倪迂畫室畫翁易致畫卷絕少項所藏獅子林圖華則鶴林圖耳文太史父子嘗欲兩家合併為一各不相下獅子林為京口張修羽所收余數訪華文伯於東皋亭山出此見示如徐洪客一見唐文皇心降神伏咄咄歎賞文伯覺余雅好便以見歸幾同豪奪豈亦學士公點頭相許為同宮同味令其文孫作米老揭視山故事耶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白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疎者異趣耳獨此幅蕭散秀潤最為適古亦平生得意筆也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要叔能之余所藏勸書圖學李昇金盤鶴學周昉皆有春藍之手我朝則沈敬甫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勝山水間有木色然皆真虎也

相如之賦昔人稱為勸百風一此冊子畏之畫似勸希哲之詩似風又幾於贊矣若夫王嬌以女兵柔薛濤以才媛娛賓不在亡國敗家之列當置輕典否則不免重懲之誡薛伯虎絕手昂嘗有創為即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為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為精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畫論叢刊

一二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符之類有客扣門出看尋人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視之惟空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王西園為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潤同時偶偶甚有高韻余得其日記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紀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思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啟南本色此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師所能淡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為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實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余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巡捕船上畫樊川南陵水面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為客竊去乃其歎惋余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趙榮祿仿趙伯駒小幅畫法妙絕問一筆之殊愧不似余不復見徵仲筆去二趙可知矣

晉夫人墨竹世多有之余見山陰繡佛圖亦工山水今復見此佛像及小楷皆有法度雖文敏續書數十行無能遠過也白石翁跋筆法不減清翁垂始當作無始或偶然筆誤耳魏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并羽毛世所鮮及嘗為楊生畫芙蓉約略漫淡生態逼真然聊復自娛人不獲多見也

花品從衆香國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便有草芳競妬其品自絕

趙子固畫水仙欲與楊無咎梅花作敵子固南宋人周章實慶中極重其品曾刺舟嚴陵灘下見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水仙出現也

昔見周貞靜先生小景雲山十幅餘絕類米虎兒高尚書及是又見行草書不減蘇玉局黃涪翁與其詩得三絕曾游楚中以一瓣香薦於先生遺愛嗣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今不忘如此前輩風流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錢舜舉山水師趙令穰人物師李伯時皆稱具體趙文敏嘗從之間畫法宋進士不化元者此卷得李伯時筆或亦臨本蓋伯時畫阿羅漢粉本流傳勝國時尚多也

石仇實父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衷於李伯時筆見與陳居中文姬歸漢二圖之間位置古雅設色妍麗為近代高手第一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教文學士小米跋於海岳庵中不似人間鈎勒法也然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勢水有味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顛生平畫石甚多獨此卷悉摹宣和所藏宣和一生寶石皆為騎臺入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傳流幾千百年信乎翰墨之真堪與萬乘埒也

畫論叢刊

一三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唐李德裕採天下怪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誠後昆曰有以平泉石輕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內一醒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湊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又云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曰潤曰瘦曰透以知畫石之訣亦盡此矣趙文敏常為飛白石又常為卷雲石又為馬牙鈎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為此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此羅漢妻水生弁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雲間時筆當為丙子丁丑年如生力駒順風鴻非復晚歲枯木禪也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筆勢崢嶸文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觀此卷者當以意求之

衆生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余以菩薩為毫生蓋從畫師指頭放光拈筆之時菩薩下生矣佛所云種種意生身我說皆心造以此耶南羽在余齋中寫大阿羅漢余因贈印章曰毫生館丁南羽白

余嘗與肩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鈎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肩公胸中素具一丘壑雖草草澹澹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之畫師恬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

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彝曾爲雲窩二律詩獨未爲圖耳今見遜之此圖追跡子久烟雲奔放林麓深密實爲畫中之詩三十年前眼境重新坐收暢亭奇致歎服歎服

王遜之

沈石田每作畫其師道同魯兄慨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其筆勢妙處實不可學故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遜之爲畫蕭疎簡貴如此圖者假令散南見之當咄咄歎賞

余以丙申冬得黃子久富春大嶺圖卷以內寅秋得沈啟南傲癡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初聞白石翁有出藍之能乃多木家筆又難以米家墨戲其有似者過半不若遜之此圖氣韻位置遂欲亂真也丁卯夏五日雨窗觀長荷鑒定書此以志崇慕

李孝廉長衡清修素心人也平生交有二焉陽一爲程孟陽善畫一爲鄧孟陽善書過於程蓋程以能畫故不受法縛而鄧孟陽居六橋三竺湖山間每長荷游展所至必與之俱乘

頽然微醉有意放筆時輒以紙墨應無倫合作與否收貯如頭目腦髓果有以十五城易者知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衡以山水擅長余所服膺乃其寫生又有別趣如此冊者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而孟陽爲慶卿之漸離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畫論叢刊

畫旨

一四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若趙興黃鶴山樵吳仲圭黃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畫之目鈍滯山川不少邇來又復矯而事吳裝亦文沈之賸獲耳伯玉此冊行筆破墨種種自超可謂劃俗入雅故當名家伯玉寒士然從項氏兄弟游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爾有得書友陳道醇特好之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出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愚謹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富窮工極妍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丘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開畫師之口而供賞者之耳目楊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蕩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雅去其佻余訝以爲出入巨然惠崇之間觀止矣龍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未見其止不知分手之後變化若何余畫室中專待溪藤一幅與摩詰同供養耳

王摩詰十九賦桃源行潘安仁三十作閒居賦孔彰今年三十爲招隱詩志在林泉聲出金石其詩則取材於選程格於唐奄有摩詰安仁之長而若置身於輞川莊河陽別業以終老無期市墓者雖年三十而摩詰安仁晚歲躊躇涉世賦自首同所歸安得舍塵網之句重分迷悟矣惟是詞之品雖懸畫師之習猶在其山川長卷不免乞靈於石丞然又出入荆關規

畫論叢刊

模畫巨細密而不傷骨奔放而不傷韻似未以輞川爲竟音他時如章蘇州李晞古之大年詩畫更當何若以此少年之筆爲券可也

王叔明爲松雪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游東西洞庭兩山皆見其餘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枝刻畫爲未變唐法也原之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鶴老人氣質蒼秀潤若家顧長康真有種耶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驥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傲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古文太史與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作以資鑒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聞琴之聲如隔壁釵釧不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枯削力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古人論畫見真易

吾鄉朱文豹以穎銓爲冠軍常待詔闕下即畫蘭自給畫蘭深得文太史風韻今仕於閩獨不見其寫九節蘭豈懷鄉結夢習此谷中草木耶且湖南以海禁鮮至猶待將軍登平海寇復還舊觀耳

畫論叢刊

畫旨

一五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古人左圖右書自虞舜時已有作繪彰施之論近代白沙先生尤工畫梅講學家宗玩物喪志語幾所謂教風景漢玄水獨取潑潑新安絕句詩寫爲八景一經點綴便自風流不減輞川龍眠諸名蹟以爲臥遊其間無關洛洛清境有進技者矣余好古人畫至爲人舉入中山篋不免作此語護短玄水觀之無俗不真即藝成道或以此有取於余也

吾鄉畫家顧仲力中舍最著其游長安四方士大夫求者填委幾欲作鐵門限以却之得者如獲拱璧今原之長公元慶踵其家風有出藍之能又以精工任其古雅如王氏之有發獻奇矣奇矣

書有法帖尙可意求至於畫道必托繚索非木石雕鐫所能傳者今宋元名筆一軸百金鑒定少譌輒收脂木而淺學之流朝事執筆夕以自標或曰此學范園此學董巨殊可慚惶亦聞王安道之事乎安道精於醫自謂天下少雙開案中看國醫不遠千里爲之備保凡及三年莫窺其際一日忽作片言國醫駭之曰子非王安道乎相視而笑安道遂縱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而歸翰墨之事談何容易也

歲在己亥余北歸過汶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室名道坤者所作山水花卉冊見示託路大夫求余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書家之有李衛奇矣矣山居花萼幾三十年乃

聞問秀之能畫史者一再出又皆著於武林之西湖初爲林天素識爲王友雲彼如北宋臥輪偈此如南宋慧能偈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長求夫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見其止友雲潛岩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繞樹三匝非然明二三君子爲之金湯何自磨磚作鏡余又惜于東阿雖度外憐才不遑見獻花天女聽其說法與余同耳

林下風

趙承旨畫漢馬管夫人隔垣窺公作漢馬形自此絕筆蓋傳神之妙能使生馬之神收入筆端杜工部丹青引所謂花應却在御榻上罔人太僕皆惆悵也李伯時畫馬秀鐵而呵之恐中習既久或墮馬趣則子昂變形益自可信吾邑顧太學家有鐵馬圖雖子昂用筆不能辦亦當代一絕余每勸太學令多儲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如秀鐵而說法耳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筆鈎筆如伯駒伯駒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澀澀破破黑黑焦焦盡得之矣

米元暉自題瀟湘圖有詩云山中宰相有仙骨坐愛嶺頭生白雲壁張此畫定驚倒先請倩

畫論叢刊

畫旨

一六

畫目完
中華印書局印行

人扶著君朱晦翁又題云開雲無四時散漫此山各幸之霖雨安何妨如幽獨余每有當其語畫成即以題之庚戌春日寓於德清吳禮部之來青樓樓收西湖之勝畫中所得不少余自園中歸阻雨湖上日望雨峰如濃墨畫每有所會輒爲拈筆成此長卷凡半閱月雨霽圖窮別構一境不使米氏父子可伎倆矣因記其歲月於此

長興姚中丞家有黃子久臨溪書屋圖昔年曾訪之如索靖觀碑今爲未盡其法聊以效顰耳

耳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如獨詣無取絕肖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

吳文中爲米仲詔畫所藏石一卷仲詔走信三千里視余余爲定名曰此洞天靈嶽也蓋文中以孫知微畫大法爲此石傳寫神照而其蜿蜒垂垂者當作水觀劍峰巒嶺者當作金觀孤起林立者當作木觀坡陀平曠者當作土觀宋邵氏以石與金木水火土而六謂石具五行之秀也仲詔所藏有之矣昔人開鏡可照二十里許者曰吾面如樸子大安用是開視可呵之出水者曰一文錢一擔水安用是此雖發於名賢之口未爲篤論物有尤物如人有異人若夫蘇子瞻之仇池米元章之硯山可抑其聲價與他山之石等則相取相重矣

何必昂昂將取長才大戟足矣何必韓白哉豈直石之不幸而已米蘇二公爲石兄作卞和泣意不在石也仲詔豈有異耶元章洞天一品石有甘露降其旁禮部狀聞於朝今仲詔在輩轂之下太乙下觀百靈潛衛何止甘露瀝須彌而已

見石丞奕
根圖外錄

朱仲詔

畫目完

畫論叢刊

畫旨

一七

畫目完
中華印書局印行

繪事微言

明 唐志契 撰

畫尊山水

畫中惟山水最高難人物花鳥草蟲未始不可稱絕然終不及山水之氣味風流瀟灑昔元章題摩詰畫云雲華石迹迥出天成筆意縱橫參於造化至題韓幹畫則曰肖象而已無大物色東坡一時見吳道子佛像摩詰謂川圖明然嘆曰於維也無間然其有所重哉

畫名

畫名膾炙一時流傳千古其不易得之精神宗室一流繪畫爲易如晉之顧長康唐之王摩詰梁之張僧繇隋之董伯仁宋之李龍眠文與可米元章及李成父子等品雖不一誰非精神而後採繪墨者乎至若畫果遠邁時流不愧前哲縱橫變化見者失色未有不與滿海先內傳及千古者也特出名時較拖青衣紫者不絕耳不然吳道子一貧士荆關兩寒生巨然一頭陀松年一黃門子久倪元鎮但逸士何以價重千金聲稱不朽哉是在豪傑之士法今傳後雖無階梯日久評論自定

傳授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一

清 孫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凡畫入門必須名家指點令理路大通然後不妨各成一家其而青出於藍未可知者若非名家指點須不惜重資大積古今名畫朝夕探求下筆乃能精妙過人荷僅師庸流筆法筆下定是庸俗終不能超邁矣昔關仝從荆浩而全勝之李龍眠集顧陸張吳而自闢戶庭巨然師董源子瞻師與可衡山師石田道復師衡山又如思訓之子昭道元章之子友仁文進之子宗淵文敏之甥叔明李成郭熙之子若孫皆精品信畫之淵源有自哉

畫以地異

寫畫多有因地而分者不獨師法也如李思訓黃筌便多山峽氣象者生於成都也宋二水范中立有秣陵氣象者家於建康也米海岳曾作宣京口便多鎮江山色黃公望隱於虞山落筆便是常熟山色信高入筆底往往爲山川所關乎

山水寫趣

山水原是風流瀟灑之事與寫草書行書相同不是拘擥用工之物如畫山水者與畫工人物花鳥一樣描勒界畫粉色那得有一毫趣致是以虎頭之滿壁滄洲北苑之若有若無河陽之山蔚雲起南宮之點墨成烟雲子久元鎮之樹枯山瘦迥出人表皆毫毫不著象真是千古若使寫畫盡如郭忠恕趙松雪趙千里亦何樂而爲之昔人謂畫人物是傳神畫花鳥

是寫生畫山水是留影然則影可工敘描畫乎夫山水始於畫院俗子故作細畫思以悅人之目而爲之及一輻工畫雖成而己之興已索然矣是以有山林逸趣者多取寫意山水不取工緻山水也

畫要讀書

昔人評大年畫謂胸中必有千卷書非真有千卷書也蓋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集四方遠客山人縱談名山大川以爲古今主快能動筆者便令其想像而出之故其胸中富於聞見便富於丘壑然則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士夫勉之無望於庸史矣

畫不可苟

宋元人畫愈玩愈佳豈今人遂不及宋元哉正以宋元人雖解衣盤礴任意揮灑爲之然下筆一筆不苟若今人多以畫餽口朝寫即欲落筆完雖規格似之然而藉藉非矣即或丘壑過之然而非韻非矣又常見有爲俗子催逼而率意應酬者那得有好筆法出來始信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良有以也

要看真山水

凡學畫山水者看真山水圖極長學問便脫時人筆下套子便無作客俗氣古人云墨瀟瀟川影筆花傳人神此之謂也蓋山水所難在咫尺之間有千里萬里之勢不善者縱筆畫前人粉本其意原自遠到落筆反近矣故畫山水而不親臨極高極深徒摹倣前人棧道瀑布終是模糊丘壑未可便得佳境

存想

畫必須靜坐凝神存想何處是山何處是水何處是樓閣寺觀村莊籬落何處是橋梁人物車舟然後下筆則丘壑纔新不然任意揮灑非不可人便是套頭矣及至得了新丘壑又好住手却多一番蛇足

品質

寫畫須要自己高瞻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又迂翁自題師子林圖云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顧謹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北苑筆法渺乎脫矣蓋迂翁聚精於畫雖從北苑築基然借荆關而兼河陽專以幽深爲宗者也若縱橫習氣即黃子久猶有焉然則趙吳興之遜迂翁乃胸次之別耳

畫須從容自得適意時對明窗淨几高明不俗之友爲之方能寫出胸中一點灑落不羈之妙

畫有自然

畫不但法古當法自然凡遇高山流水茂林修竹無非圖畫又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右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然看得多自然筆下有神傳神者必以形相與心手淡而相忘未有不妙者也夫天生山川亘古垂象古莫古於此自然莫自然於此孰是不入畫者寧非粉本乎特畫史收之絹素中棄其醜而取其芳即是絕筆

大小所宜

凡畫山水大輻與小輻迥乎不同小輻臥看不得塞滿大輻豎看不得落空小輻宜用虛愈虛愈妙大輻則須實中帶虛若亦如小輻之用虛則神氣索然矣蓋小輻景界最多大輻則多高遠是以能大者每不能小能小者每不能大亦如書家之小字用手大字用肘細小運指者然各各難兼也總之大畫最難得好是以小畫傳留者多大畫傳留者少亦不獨不能珍藏之過也

逸品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三

潘驥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山水之妙若古奇峭回渾韻動則易知唯逸之一字最難分解蓋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隱逸有沈逸逸雖不同從未有逸而濁逸而俗逸而模稜卑鄙者以此想之則逸之變態盡矣逸雖近於奇而實非有意爲奇雖不離乎韻而更有過於韻其筆墨之正行忽止其丘壑之如常少異令觀者冷然別有意會悠然自動欣賞此固從來作者都想慕之而不可得入手信難言哉吾於元鎮先生不能不嘆服云

老嫩

凡畫嫩與文不同有指嫩爲文者殊可笑落筆細雖似乎嫩然有極老筆氣出於自然者落筆粗雖近乎老然有極嫩筆氣故爲若勁者難逃識者一若世人不察遂指細筆爲嫩粗筆爲老真有眼之盲也

做舊

畫者傳摹移寫自謝赫始此法遂爲畫家捷徑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師其意而不師其迹乃真臨摹也如巨然元章大擬倪迂俱學北苑一北苑耳各各學之而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定筆筆與原本相同若之何能名世也

畫要明理

凡文人學畫山水易入松江派頭到底不能入畫家三昧蓋畫非易事非重而習之其轉折處必不能周匝大抵以明理爲主若理不明縱使墨色潤澤筆法遒勁終不能令後世可法可傳郭河陽云有人悟得丹青理專向茅茨畫山水正謂此

蘇松品格同異

蘇州畫論理松江畫論筆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準繩也筆之所在如風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氣味也任理之過易板凝易彘架易涉套易拘掣無生意其弊也流而爲傳寫之圖障任筆之過易放縱易失欬易寂寞易樹石偏薄無三而其弊也流而爲兒童之描塗嗟夫門戶一分點刷各異自爾標榜各不相入矣豈知理與筆兼長則六法兼備謂之神品理與筆各盡所長亦各謂之妙品若夫理不成其理筆不成其筆品斯下矣安得互相譏刺耶

畫在天分帶來

昔陳姚最品畫謂立萬象於胸中傳千祀於毫翰夫毫翰固在胸中出也若使姚最然依樣葫蘆那得名流海內大抵聰明近莊重便不佻聰明近磊落便不俗聰明近空曠便不拘聰明近秀媚便不相蓋言天資與畫近自然嗜好亦與畫近古人云筆力奮疾境與性會言天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四

潘驥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資也貞觀公私畫史評吳道玄爲天付勁豪幼抱神奧後有作者皆莫過之豈非天性耶

山水性情

凡畫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山便得環抱起伏之勢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掛脚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而落筆不生軟矣水便得潏潏淙淙之勢如綺如雲如奔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而落筆不板矣或問山水何性情之有不知山性即止而情態則而生動水性雖流而情狀則浪浪具形探討之久自有妙過古人者古人亦不過於真山真水上探討若做舊人而只取舊本描畫那得一筆似古人乎豈獨山水雖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若含蕊舒葉若披枝行幹雖一花而或含笑或大放或背面或將謝或未謝俱有生化的意畫寫意者正在此著精神亦在宋舉筆之先預有天巧耳不然則畫家六則首云氣韻生動何所得氣韻耶

氣韻生動

氣韻生動與潤潤不同世人妄指潤潤爲生動殊爲可笑蓋氣者有筆氣有墨氣有色氣而又有氣勢有氣度有氣機此間即謂之韻而生動處則又非韻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者動而不板活潑迎人要皆可默會而不可名言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

圖畫北風見者覺寒又如畫貓絕其畫大士渡海而滅風畫龍點睛飛去此之謂也至如烟潤不過點墨無痕迹法不生澀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

用墨

寫畫須要好墨寫扇面與絹綾尤要緊既有佳墨又要得用墨之法古畫譜云用筆之法未嘗不詳且墨乃畫家僅知黠黠點拖四則而已此外如幹之一字道之一字挫之一字擢之一字其誰知之宜其畫之不精也蓋幹者以淡墨重疊六次加而成深厚也道者有意無意再三用細筆細擦而淋漓使人不知數十次點染者也挫與擢雖與點相同而實相異擢用臥筆旁掃乎皴而帶水擢用直指旁掃乎點而用力必入法皆通乃謂之善用筆墨

積墨

畫家要積墨水墨水或濃或淡或先淡後濃或先濃後淡有能積於絹素之上盡然溢然再冉欲墮方潤潤不澀厚不薄此在熟後自得之

凡畫或絹或紙或扇必須墨色山淺入濃兩次三番用筆意積成樹石乃佳若以一次而完者便枯澀淺薄如宋元人畫法皆積水為之迄今看宋元畫著色尚且有七八次深淺在上何況落墨乎今人落筆即欲成樹石或焦墨後只用一次淡墨染之其有水積潄用乾筆拭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五 潘輝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之殊可笑也此皆不曾見真宋元筆意耳

寫意

寫畫亦不必寫到若筆筆寫到便俗落筆之間若欲到而不敢到便穉唯習學純熟游戲三昧一灑一淡自有神行神到寫不到乃佳至於染又要染到古人云寧可畫不到不可染不到

皴法

畫鑒之家近訪名公遠尋前跡漢魏以前名畫即不易見如宋元至今名筆代不乏人人各一家各一皴即不能備家收藏亦豈有不經見之理但做其皴法切不可混雜如書家寫鍾繇者又兼黃庭寫二王者又兼過庭便不妙矣皴法有可相兼者一二樣耳若亂雲皴止可兼皴皴披麻皴止可兼亂柴皴斧鑿皴止可兼皴頭皴自非然者未有不雜者也雖然管見郭河陽而帶斧鑿解之者曰當年筆黃子久而帶卷雲解之者曰戲墨真耶訛耶

丘壑藏露

畫登嶂層崖其路徑村落寺宇能分得隱見明白不但遠近之理了然且趣味無盡矣更能藏處多於露處而趣味愈無盡矣蓋一層之上更有一層層層之中復藏一層善藏者未始

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藏得妙時便便觀者不知山前山後山左山右有多少地步許多林木何嘗不顯總不外躲閃處高下得宜烟雲處斷續有則若主於露而不藏便淺薄即藏而不善藏亦易盡矣然愈露而愈大愈露愈小畫家每能談之及動筆時手與心忤所未解也此所以不可無回之一字

筆法

丘壑之奇峭易工筆之蒼勁難揮蓋丘壑之奇不過警凡俗之眼耳若筆不蒼勁總使筆他人丘壑那能動得賞鑒若人物花鳥便畫相去不遠矣

忌纖巧

纖巧之習世多於趨畫於畫反不崇尚但巧矣而容或不莊重非畸邪無理則安放不牢每有石上砌石樹根浮寄樓宇傾壓路徑難通之病是巧與莊易相妨處落筆時須商之

冗與難不同

畫家筆路要清而冗難俱與清相反者也如林木叢密一幅中塞滿屋簷欄觀水閣舟車或三四見謂之冗至於難則以巨然規格而難叔明李唐筆法而難李成即米家父子相同而實有異不可難也苟為不分難極文極妙終是野路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六

潘輝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碎石

古人畫大山必山之輪廓向背並詳意已先定然後皴之其山脚下必不可無亦必不可多今人從碎石起手積成大山者多矣雖古畫云崔嵬不崩賴此峽岬然以之論畫最是病古人大畫中雖多細碎處要之取勢為主耳

樹木

畫樹不拘曲直各有妙處是在安放處少不得一株多不得一株為佳大抵樹一曲乃有迎風探水垂蔭之勢然則諸家豈無直樹乎蓋樹直而生枝發葉處必不都直即董北苑樹盡是勁挺之狀然向背俯仰未嘗無也若郭河陽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矣

樹石所宜

林木山石各有分配若重山疊嶂與單山片景其樹石大不相同苟或相同則經營位置非僻澀便板結矣如閨亭景乃可作巧石梧竹及巧松若以閨亭樹木移之大山大景便不相稱

枯樹

寫枯樹最難若古然畫中最不可少即茂林盛夏亦須用之訣云畫無枯樹則不疎通此之

謂也但名家枯樹各不同如荆關則秋冬二景最多其枯枝古而渾亂而整簡而有趣到郭河陽則用墨爪加以細密又或如鍾繇蓋微則關者多也如范寬則其上如掃帚樣亦有古趣李成則頗而瑣碎筆清勁董源則一味古雅簡當而已倪元鎮則此數君可以兼之要皆難及者也非積習數十年妙出自然者不能仿其萬一今人假古畫邱壘山石或能僅似若枯樹便覺露矣以是知枯枝求妙最難

柳與松柏

嘗云畫工不畫柳畫便非柳難畫也多因欠工夫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只要分枝得勢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畫出又要蕭森不結滯不板實有迎風搖颺之意又畫春柳未垂條深秋柳已衰敗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若松柏之法則筆法記與純全集詳言之矣故不贅

水口

一幅山水中水口必不可少須要峽中流出有旋環直捷之勢點滴俱動乃為活水蓋水比石不同不得太硬不得太軟不得太枯軟則無勢硬則板刻枯則乾燥故皆所忌然既有水口必有源頭源頭藏於數千丈之上從石縫中隱見或有萬丈未可知此正畫家胸襟亦天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七

清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地之定理俗子輒畫泉石竟從山頭掛下古人謂之架上懸巾

雲雨風烟

畫雲要得流動不滯或鎖或屯或聚或散飄飄欲飛意象畫雨要得深樹雲霧帶烟帶風無天無地點點欲滴意象畫風要得萬物鼓動不可遮蓋意象今畫家只知樹葉向一邊便是風景至於人物全若無風那得一毫生動甚有樹向一邊更無從分三面者又有并石亦順風勢者殊可笑蓋風景山石常用逆勢乃顯得風大此古人秘傳非臆說也畫烟要得昏昏沈沈朦朧不明意象其墨色宜淡近處略用顯明是在染之功不在落墨之力也然而晚景微似之只亦為晚烟斷續耳若月景則與烟不異而清朗處過之若烟月又與月不異而渾沌處過之此語聞之李仰懷述錢罄室云

烟雲染法

凡畫烟霧有內染外染之分蓋一幅中非有四五層屯鎖定有三層斷滅若內外不分必有謬理之病縱使出沒變幻墨色豐潤無足觀也畫雲亦須層層要染不然縱如蓋如芝如帶終是板刻古人惟其有此畫法學之者易涉於俗惟董北苑不用染而用淡墨積出在樹石之間此生紙更佳也松江派多用此法

雪景

畫雪最要得清發栗烈意此時雖有行旅探梅之客未有不畏寒者只以寂寞為主一有喧囂之態便失之矣其畫山石當在凹處與下半段皴之凡高平處即便留白為妙其畫寒林常用枯木冬天亦有綠葉者多是松竹要亦不可全畫其枝上一面須到處留白地古人有畫雪只用淡墨作影不用先勾後隨以淡墨畫出者更覺韻而逸何嘗不文近日畫太史只要取之不寫雪景皆題一枯木單條云吾素不寫雪只以冬景代之若然吾不識與秋景異否此吳下作家有乾冬景之謂

樓閣

畫樓臺寺屋須宗前人舊跡今人不能畫樓閣中掛拱腰櫺而徒以青綠絨成諸口泥金勾鈎等語殊為謬蓋蓋一枳一拱有反有正有側二分正八分者有出稍飛稍有尖頭平頭者若差之毫釐便失之千里豈得稱全完

凡寫一樓一閣非難若至十步一樓五步一閣便有許多穿插許多布置許多異式許多枱拱櫺櫺欄十週圍環遶花木掩映路徑參差有一犯重處便不可入目

學畫樓閣須先學九成宮阿房宮滕王閣岳陽樓等圖方能漸近唐人款式不然縱使精細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八

清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壯麗終是杜撰

古人畫樓閣未有不寫花木相間樹石掩映者蓋花木樹石有濃淡大小淺深正分出樓閣遠近且有畫樓閣上半極其精詳下半極其混沌此正所謂遠近高下之說也聰穎者當自得之豈筆舌所能盡發

凡畫樓閣一圖轉須得八九人或三四人點綴方有生動及畫寺樓廟宇便不妨寂然無人或一二古僧亦須有安靜之象更得古木蒼然為妙蓋未有古寺而無古松古柏喬枝封幹者是在畫家下筆安放妥帖其一種天然點染之趣豈必在粉本中一一摹寫

遠山

遠山川染不用皴畫家以為易事豈知安放高下妥帖正一幅之眉目其間宜尖宜平不可素也其染處亦須一面染到一面染不到乃無板凝之病又古人畫淡墨遠山之外復畫濃墨遠山後人往往笑之不知口影到處之山則明不到處之山自然昏黑於晚景落照時更易了然若不信請於風雪天色或晴霽薄暮時高眺留意審察方信古人不謬

點苔

畫不點苔山無生氣古人謂苔痕為美人簪花信不可闕者又謂畫山容易點苔難此何得

輕言之蓋近處石上之苔細生叢木或雜草叢生至於高處大山上之苔則松耶柏耶未可知豈有長於突兀處不堅牢之理近有車馬點綴不顧其常與否觀之浮奇如鳥鼠之聚堆積狀耳那得生氣必要點綴從石縫中出或淡或淡或淡淡相間有一點不可多一點不可少之妙天然就疎密得宜豈易事哉古畫橫畫直畫不點者皆有之要未有一點不中窾者此必畫山石無一筆頗敗破壞之處故臨點者自然加一點一點好看少一點亦無妨也今妄謂山石醜處須以苔掩之此所以愈適愈醜且石骨既成不識果能適否是以浮寄煩腫之病都坐於此然則山石果然畫得有轉折態度何難於點苔耶

畫畫

凡圖畫在字山間歲月既久名人藝士不能復生可不珍重乎一入俗手動見屈辱舒失所操揉擦裂真畫之厄也故有收藏而無識鑒無閱玩無裝裱無餘次皆非真能審畫者又審察既多奸狡混雜中乙次第毫不可訛若使真贋兼陳新舊錯出如入寶肆中有何趣味所藏必有書唐宋元名蹟乃稱博古若徒取近代紙墨較量真偽必無實賞以耳為目手執卷軸口論貴賤真惡道也

賞鑒

畫論叢刊

繪事微旨

九

清華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看古人畫畫如對鼎彝如讀詩詞誠不可毫涉粗浮之氣蓋古畫紙絹皆脫舒卷不得法最易損壞風日須避之燈下不可看恐為煤煙燭淚所汚飯後餘瀝須洗手展玩不可以指甲刮損諸如此類不能枚舉然必欲事事勿犯又恐強作情態惟遇真能賞鑒及閱古畫者方可與談若對俗父輩惟有珍秘不出耳

看畫訣

山水第一竹樹蘭石次之人物花鳥又次之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鳥獸魚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幽幽曠屋廬深遠橋舟得宜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澗落雲烟出沒野徑迂迴松篁龍蛇竹含風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實是妙手若人物如尸如塑花果如粉如捏雕刻蟲魚鳥獸但取皮毛山水布置遠近樓閣樓閣錯雜橋梁梁作斷形徑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周或大小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脚無水水源無來歷雖名款定是俗筆為後人填寫至於臨摹手落墨設色自然不難辨也

識畫火候

有火候方識透筆眼若有天生就若使火候欠工夫滿紙雲烟如膠似漆品畫高低有十

畫論叢刊

程一程不到九難明若使十程都走到世間無復畫欺人寫畫高低有百般般般俱中世人看但得名公一點化方知趣不在毫端世人評畫俱任耳不會動筆志妍雖畫得一分識一分到了十分微若絲若使一分有不到縱使聰明那得知

古今優劣

書學必以時代為限書則六朝首推晉魏宋元不及晉與唐遠矣畫則不然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後代不及古人山水花鳥前人不及後人

名家收藏

凡收藏不必錯雜大者懸掛齋壁小者則為卷冊置几案間遠古如顧陸張吳必不有親筆矣唯歷代鈐印有名者所宜收藏其不甚著名者非所宜蓄若鄭道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汪小村張平山汪海雲皆畫中邪學尤非所尚

絹素

古畫絹色雖氣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煙薰黑多是上下二色偽作者其色黃而無精彩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鱗魚口須連二三絲偽作者則直裂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揭熟者有獨校絹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校絹五尺餘細密如紙

畫論叢刊

繪事微旨

一〇

清華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者元絹及明內府絹俱與宋絹同元時有密機絹松雪子昭畫多用此又嘉興府密家以絹得名今此地尚有佳者董太史筆多用研光白綾未免有貴氣

古畫不入常格

畫有法則不拘拘如時人先落墨後染墨子蓋亦有先染三四層後以濃淡積成者不但規模宏遠而意象畢新雖近時名公見之亦若不知其所以成者此法在晉唐已有之不直宋元也金陵朱狀元府中有李成夜景淡墨如霧石如雲動樹色隱現不一又有范寬雨景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雖絹素深古而筆氣勢可探今人未見古人真蹟雖說亦不解也

古畫無價

畫有價時畫之或工或拙時名之或大或小分焉此相去不遠者也亦在人重與不重耳至古人名畫那有定價昔有持荆浩山水一卷傳者宋內侍樂正宣用錢十萬購之後為王伯璽所見加三十萬得之續以為幸伯璽曾為翰林待詔詮定院畫優劣故一時畫家都以黃氏愛憎為宗以其能賞識也又王西室得沈啟南直幅四軸極其精妙吳中有一俗宦聞其美而謀之願出二百金王終不與後王西室一見也臥畫間兩日西室謂畫遇若人真知己

也因述二百金之說西園以一非可值千金易為又興化李相公失謝傳仙畫一軸曾帖招字報信者五十兩則畫價可知諸如此者不得盡言請諸目不得執畫求價也

院畫無款

宋畫院案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本然後上其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多無名者明內畫水陸及佛像亦然金碧輝煌亦奇物也唐伯虎常笑人以無名人畫板填寫假款如見牛必戴嵩見馬必韓幹之類豈非側目方竹畫法古罕乎

金碧山水

畫院有金碧山水自宣和年間已有之漢書不云有金碧氣無土砂痕乎蓋金碧者石青石綠也即青綠山水之謂也後人不察於青綠山水上加以泥金謂之金碧山水夫以金碧之名而易之金筆可笑也以風流瀟灑之事而回於描金之匠豈不可笑之甚哉一幅工緻山水加以泥金則所謂氣韻者能有幾生動否且名山大川有此金色痕迹否後即有一二名家為之亦以人而求售耳乃觀者不察一聞李將軍之筆遂不惜千金以購之將自己實有賞心者乎抑炫人以博識者之賞乎請問之好事家

名人畫圖語錄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一一

清孫子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董思白跋樓居仙圖云昔郭忠恕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於屋宇樓閣則自為一家最為獨妙棟樑檣櫓望之中虛若可躡足閣欄扉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皆無小差非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然想先仕於朝跡雖不羈放浪玩世率以傲恣流寓海島中蛟形仙去及歸寫樓居又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潘微開遠無塵埃氣者也予嘗見想所作盤車圖粉本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為人無法度如彼其為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想先規矩度量而為之則亦疲矣

居赤水云沈石田做諸簪意奪真獨於倪迂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戴冠卿云畫不可無骨氣不可有骨氣無骨氣便是粉本純骨氣便是北宗不可無骨氣不可有骨氣無骨氣便少縱橫自如之態純是骨氣便少輕重濃淡之姿不可無骨氣無骨氣不可有骨氣無骨氣便家氣便俗不可無英雄氣不可有英雄氣無英雄氣便似婦女描繡純英雄氣便似酒店帳簿

又云沒骨畫創自徐熙之子崇嗣擅名花卉不墨勾巡墨色渲染而成予謂祇可施之花卉耳不謂宋人有川大青大綠大丹大粉遂成山水命為沒骨山水皆高克明董奴子輩手出

見有真蹟亦自可人但後人學為之若無四五斤工夫自然不及幸勿以未見而反嗤沒骨為失體也

仇實父云唐宋人同一故事有意風世非賢孝忠良則幽閒雅逸終不落惡趣元人始以晚麗相尚無非奢靡如明皇慶幸圖金谷園圖射雉博古出獵等圖徒動人侈心畫何益於世魏和叔云自幼垂髫便能畫者從古惟李昇姜道隱丘慶餘趙伯驥郭若虛李成父子數人而已李昇小字錦奴寫蜀境山水如桃源武陵峨嵋化山等圖其擅名者也至今有粉本唐明皇朝先有將軍李思訓山水絕妙故蜀人皆呼昇為小李將軍蓋其藝相匹儔非真將軍也開元中李思訓為除衛將軍與其子李昭道俱得山水名時人號大李小李若小李將軍的指李昇云

宋石門云畫山水惟李成關仝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大家雖有代標程前古莫能方范寬代難繼後唐夫氣象蕭疎林樾蒼翠鋒銳墨法精微者皆正之制也石體堅凝難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峰林渾厚勢狀雄強搶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復有繼起者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類造室或各開戶屬皆可稱尚然力之三家猶諸子之於正經矣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一二

清孫子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葉雙石云予性好寫水蓋自幼學之舅氏呂廷震者也曾記舅氏云畫師相與言山水不露冰謂山石峰嶺崖石烟雲樹石可以繁帶掩映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而文勢勢要盡其遒餘派別故於畫為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夸服當世者不過盤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唐人孫位畫水必難石為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端瀑是不足於水也曲陽剛壁有畫水批傳為真蓋水紋不漫隱起浮流混混不息其後有梯升而崇者知辟為險鋒為下隨勢為水以是街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偽也元初孫白始創意作潭泊淺原平波細流停為激澗引為決潰盡出前人意外別有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為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瀾為瀾瀾而自為衝波使夫繁紆曲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乃真入神也圖大開一門戶矣嘗言畫水要不斷水脈為工畫急水要不一混潤潤為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水者真可一笑也夫漫流之水則為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湧起反如印板豈勝道哉要知畫水者當觀其源次觀其瀾又其次則觀其流然知此者蓋鮮耳故知汪洋滿蓄以激澗為不引脈分流以蕩漾為勢至於索為瀾瀾散為淙淙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也亦知求於此乎

張振羽云畫有四宜宜文宜清宜逸宜咫尺隔別畫有五忌忌冗忌雜忌套忌俗忌濃淡無

分

強二水云古畫非脫落不堪用不須補葺蓋經一次補葺失一次精神亦不必重洗亦不可剪裁過多一恐失神一恐後日難再補也

李仰懷云畫山水不可太熟熟則少文不可太生生則多戾熟熟還生斯妙矣

袁玄石云山水有五美者逸奇回韻山水有五惡者板刻生癡

徐仲修云山有翠微不可無路岸有人家不可無渡石有自然最忌作怪寫人認真定犯俗態

馬醉狂述唐世說云政和中徽宗立畫博士院每召名公必摘唐人詩句試之嘗以竹鎖橋邊賣酒家爲題衆皆向酒家上著工夫惟李唐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上喜其得鎖字意

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衆皆畫馬畫花有一人但畫數蝴蝶飛逐馬後上亦喜之又一日試

萬綠叢中一點紅衆有畫楊柳樓臺一美人者有畫桑園一女者有畫萬松一鶴者獨劉松

年畫萬派海水而海中一輪紅日上見之大喜喜其規模闊大立意超絕也凡畫者皆中魁

選

錢萬方云動文成殿中有春龍起盤圖乃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一龍蜿蜒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一三 潘驥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從中出一龍尾倚在穴前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

猱草木盡離波濤震駭瀾各瀾漫山中居民老少聚觀闔戶闔扉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

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遇異人

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

給事微言完

畫史

表原

長洲沈 頤明倩著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設首始客曰借此神技創自婦人余曰設首脫釋於觀象之害則

造化在手堪作畫祖

分宗

神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氣運復相敵也南則主摩詰畫佛秀出龍圖爲文人開

山若剝開宏瑛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之沈文憲燈無盡北則李思訓

風骨奇峭神掃掃硬爲行家建軸若趙幹伯駒伯駒夏竦夏珪以至戴文進吳小仙張平山

紫日就孤禪衣鉢塵土

定格

少陵云高簡詩人意今人刻意求簡便落倪迂不刻意求簡欲爲倪迂不可得也

趙大年不遠遠家眼目剪伐叮咛天然秀潤從惻惻川更得來然昔有評者謂得胸中千卷書

更奇古則無書可以無畫

畫論叢刊 畫史 一 潘驥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予創作十筆圖以開同社尙繁者斐洗日淨頗林斷諸味外取味如經所云露盤火中清冷

雲也

把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凝恍靜畫中有物

物中有聲此僅爲智者道吁嘉隆而後神骨且乏况聲乎

層層疊疊如欲行長篇遠山鍊麓如五七言絕愈簡愈入深永庸史涉筆拙更難藏

董北苑之精神在雲間趙承旨之風韻在金四已而交相非非非也董也非因襲之流弊

流弊既極遂有矯枉至習矯枉轉爲因襲共成流弊其中機樞漸遷去古愈遠自立愈竄何

不尋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旨非金四非因襲非矯枉孤蹤獨躑躑然自得

辨氣

山於春如慶於夏如戴於秋如病於冬如定

筆墨

筆與墨最難相遺其境而鼓之清濁在筆有鼓而帶之隱現在墨

米襄陽川王洽之澹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讀天隨子傳惜飛墨法輪廓布

絨之後稍帶烘漫以顯氣韻沈鬱令不易測題目顯然鼓毫釐目失細微酣澤呼或臆所部

一黑大千一點塵劫是心所現是佛所說

寒山凡夫與子論筆尖筆根即偏正鋒也一日從晉人渴筆書得畫法題曰樹格落落山骨
索索溪草草草雲秀其中卒筆倪顧安窮真露古人云畫無筆迹若書家藏鋒若騰鳳大掃
作山水障當是狂草筆迹不計

位置

近日畫少邱壑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大癡謂畫須留天地之位常法也予每畫雲煙著底危峯突出一人綴之有振衣千仞勢客
訝之予曰此以絕頂為主若見孫諸帥可以不呈巖脚柯根可以不露令人得之悟筆之外
客曰古人寫梅柳竹作過牆一枝離奇其勢若用全線繁枝套而無味亦此意乎予曰然
行家位置稠密不虛情韻特減倘以驚雲落葉東村西舍便有活機米氏謂王維畫見之最
多皆如刻畫不足學惟以雲山爲最戲雖偏鋒語亦不可無

古人有活落處殘剩處嫩率處

郭河陽云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予亦云遠山有平無曲遠水有去無來遠人宜孤
不宜侶

畫論叢刊

二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一幅中有不緊不要處特有深致

胸中有完局筆下不相應舉意不必然落格無非是機之離合神之去來既不在我亦不在
他臨紙操筆時如曹瞞欲戰若圍欲戰頭頭取勝矣

先察君臣呼應之位或山爲君而樹輔或樹爲君而山佐然後奏管傳墨若用朽炭躊躇更
易神氣索愈覺愈劣

刷色

右丞云水墨爲上誠然然操筆時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韻既足則刷色不妨

點苔

山石點苔水泉索線常法也叔明之渴苔仲圭之撥苔是二氏之一種今之學二氏以苔取
肖純淡也古多有不用苔者恐覆山脈之巧障皴法之妙今人畫不成貌必須盡點不免婦
女添湘之謂

命題

郭熙云作畫先命題爲上品無題便不成畫此語近於膠柱鼓瑟古人作詩或有詩無題即命
題不可以無題題之若題在詩先其響不之天而之人乎徐聲遠云晏坐絕詩詩將自至歷

之不去得句成篇題與無題於詩何有良工繪事有布置而實無布置實有布置
象之所有不必意之所有不必象理不離於異見事不關乎悲用此中一落些子便判人
天何暇命題或者脫局實心描詞拈語固無不可

自題非工不若用古川古非解不若無題題與實互爲注脚此中小失奚啻千里
古來豪傑不得志於時則漁耶樵耶隱而不出然管託意於柔管有韻語無聲詩借以送日
故仲毫構景無非拈出自家面目今人畫漁樵耕牧題不達此意作個穢夫俗父偏優於釣
絲或施於樵斧略無坦適自得之致令識者絕倒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後來書給並工附麗成觀
迂瓊字法道逸或特用川跋或跋後系詩隨意成致宜宗
衡山翁行款清整石田晚年題寫灑落每使畫位翻多奇趣白陽輩效之
一幅中有天然候款處失之則傷局

臨摹

臨摹古人不在對臨而在神會目意所結一塵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議

畫論叢刊

三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孫虔習右軍書而孫虔截然李何學工部詩而李何各別雖然彼觀劍而悟走襲而成其爲
師也非上上根不能

黃源以江南真山水爲稿本黃公望隱處山即寫處山皴色俱肖且日襲筆視遇雲姿樹態
臨勒不捨郭河陽主取真雲態初作山勢尤稱巧絕應知古人稿本在大塊內吾心中慧眼
人自能觀者又不可概真程派作游蕩生涯也

稱性

了事漢意到筆隨淡墨掃紙便是拈花點竹

顧漢中題倪迂畫云初以黃源爲宗後迂自題獅子林圖云此畫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
能夢見俱不免有前人在晚年隨意抹掃如獅子獨行脫落儕侶一日燈下作竹樹傲然自
得曉起展視全不似竹迂笑曰全不似處不容易到耳

有一畫史曰開作畫步即入畫曉復寫夢境每入神途有蠅落屏端水鴨上魚堪躍水龍
能破垣稱性之作直操元化蓋緣山河大地器類眾生皆自性見其圓舒卷取捨如太虛片
雲寒潭雁迹而已

遇鑒

專學一家不可與論畫專好一家不可與論鑒畫

昔人云看畫以林泉之心臨之則高以騷侈之目臨之則卑問鼎不可與賞心者同年語也予故曰畫逢青眼神偏主論到黃金氣不靈

今見畫之簡潔高逸曰士大夫畫也以爲無實詣也實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維李成范寬米氏父子蘇子瞻晁無咎李伯時輩皆士大夫也無實詣乎行家乎

世人遇世人畫則實解人遇解人畫則實習相近也目計不足歲計有餘無其人無其畫

畫盛完

畫論叢刊

畫

四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引

顧凝遠

論興致

當興致未來腕不能運時徑情獨往無所觸則已或枯槎頑石勺水疎林如造物所棄置與人裝點絕殊則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畫之生意出矣此亦錦囊拾句之一法

論氣韻

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矣氣韻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取之於四時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積墨也

論筆墨

以枯澀爲基而點染蒙昧則無墨而無筆以堆砌爲基而洗發不出則無墨而無筆先理筋骨而積漸敷腴運腕深厚而意在輕鬆則有墨而有筆此其大略也若夫高明偶儔之士筆墨淋漓眉目畢燭何用粘皮搭骨

論生拙

畫求熟外生然熟之後不能復生矣要之爛熟則自有別若爛熟則又能生也工不如拙然既工矣不可復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則雖拙亦工雖工亦拙也生與拙惟元人得之

畫論叢刊

畫引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學者既已入門便拘繩墨惟古人靜女傲書童稚聊自抒其天趣概恐人見而稱說是非雖都未肯實有名流所不能者生也拙也彼云生拙與入門更是不同蓋畫之元氣苞孕未洩可稱混沌初分第一粉本也

元人用筆生用意拙有深義焉善藏其器惟恐以畫名不免於當世惟松雪翁真然冠冕任意輝煌與唐宋名家爭雄不復有所顧慮耳然則其仕也未免爲絕藝所累

然則何取於生且拙生則無莽氣故文所謂文人之筆也拙則無作氣故雅所謂雅人深致也

論枯潤

墨太枯則無氣韻然必求氣韻而漫羨生矣墨太潤則無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畫生矣凡六法之妙當於運墨先後求之

論取勢

凡勢欲左行者必先用意於右勢欲右行者必先用意於左或上者勢欲下垂或下者勢欲

藏外遺書

上聲但不可從本位選情一往有無根抵安可生發蓋凡物皆有然者多見精思則自得

論畫水

本華作海賦竟或教以水之前後左右甘之遂添出數語乃知關全有側作泰山圖非橫看
成嶺側成峰邪故身在此山不知山真面目名語也

畫引完

畫論叢刊

畫引

二

滑縣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藏外道书 (3 5)

作者 = 李一氓

页数 = 6 8 8

S S 号 = 1 0 4 8 2 2 6 2

出版日期 =